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宋太祖三下南唐  
仙侠五花剑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 《仙侠五花剑》说部题词

歙县周忠鏊病鸳

游戏人间小谪仙，几回沧海变桑田，  
仓皇南渡浑如昨，何必春秋定记年？

飞仙剑侠事茫茫，我辈从来有热肠，  
敢说丰城饶宝气，霎时银海眩奇光。

笔花飞处剑花飞，豪气如虹信手挥，  
蓄得满腔忧国泪，为伤时局屡沾衣。

无剑原难斩佞臣，此情何日慰骚人，  
挥毫雪涕从容写，横扫阴霾大地春。

伤心南宋旧衣冠，留到如今哭也难，  
忍泪含悲说何处，偏安安忍问长安？

稗史奇观太认真，尽堪持赠有心人，  
文章报国知何许，搦管还惭草莽臣。

时事原难判五花，梁鸿应窜海之涯，  
孙登忽地发良啸，不怕山灵齿冷耶。

秋水凝霜不碍寒，愿教留取斩楼兰，  
世间巨眼知多少，漫作寻常笔墨看。

鸳湖问业女弟子黄鞠贞

读罢奇书询大观，笔花飞舞剑光寒，  
辟邪别有风霜旨，敢作寻常说部看。

凛凛霜锋三尺持，干霄正气想当时，  
是真是假何须问，儿女英雄信有之。

世事嵌崎郁不平，谁将肝胆向人倾，  
几家亦有须眉志，痴欲求仙叩玉清。

热肠一片托毫端，剑气森森照胆寒，  
尽许借书消块垒，豪情写与后人看。

## 序

繫夫鳧鳥朝飛，御清風而千里；麟隄夜吼，墮黑氣之一團。積火自燒，隨煙氣上下；中矢不退，逐電光往來。拉 驚猿壁，七迹而橫蹋；踰跼似鳥垣，十重而偷逾。凡茲名托列仙，雄夸游俠，事多怪誕，語究荒唐。是知絕世文章，《春秋傳》原非信史；空中樓閣，《山海經》半是謔言。好事為之，由來久矣。

仆友劍痴，閉戶滬濱，枕流海上。胸羅星宿，身到螂嬛，下筆成文，聲協金石，拔劍斫地，氣薄雲霄。閒嘗放眼古今，游心竹素。謂：“夫傳奇述異，盡多充棟之書；說鬼搜神，不乏覆瓿之料。然朝報或嫌斷爛野語，又病荒蕪。若非博士買驢。文深義晦，即是賤工畫虎，貌合神離。求其得意直書，愜心貴富，鉛華洗盡，花樣翻新。燃溫犀以燭幽，鑄禹鼎以象物。神仙任俠兩傳，合成兒女英雄，雙管齊下，而又老嫗都解。如吟香山之詩，疢鬼可驅，似讀孔璋之檄者，古人未作，後世無聞焉。”用是磨礪詞鋒，指麾筆陳，匠心默運，生面獨開，撰《仙俠五花劍》一書爾。其排雲而出，人下九天，入水不濡，身經百煉，熔金成液。耀匣里之芙蓉，切玉如泥；斬人間之荊棘，無遠弗屆。則飛廉莫能追，靡堅不摧；則夏育失其勇，雪來丹之。憤黑卵不得瓦全，挾詢美之危素娥，依然璧返。能使奸雄胆落，義士眉伸，誠藝苑之別裁，稗官之杰構也。至若精神團結，字挾風霜，藻采紛披，語有根柢。曹將軍繪馬，骨肉停勻，孫武子論蛇，頭尾呼應。猶為余事，無俟贅言。

嗟乎！紅羊劫急，白馬盟新；強暴跳梁，桀黠構扇，弱肉爭食，公道何存。言者頰鳴，聞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蕩，借箸誰籌；制南越之猖狂，請纓無路。人情汹汹，天意冥冥。蘭成無取樂之方，屈子有《離騷》之作，則欲消磨歲月，開拓心胸，代梁父之吟，下東坡之酒，舍是編其奚屬哉！

辛丑七月下浣古滄洲狎鷗子

序于海上語新樓

## 主要人物表

虬髯公	得道剑仙。
黄衫客	得道剑仙。
昆仑摩勒	得道剑仙。
精精儿	得道剑仙。
空空儿	得道剑仙。
古押衙	得道剑仙。
少孙大娘	得道剑仙。
荆十二娘	得道剑仙。
聂隐娘	得道剑仙。
红线女	得道剑仙。
秦应龙	秦桧的堂弟，酒色狂徒。
郝天彪	江湖积盗。
白素云	曹州府城武县农家女。
雷一鸣	山东城武人，雷家堡团练首领。
云万峰	雷一鸣的异姓兄弟。
甄 卫	秦桧门生，城武县知县。
薛飞霞	姑苏人，贫家孤女。
文云龙	苏州府吴县人，虬髯公之徒。
燕子飞	临安人氏。飞贼，性喜女色。
陈 实	老渔翁。
陈雪贞	陈实之孙女。

## 主要人物表

宋太祖	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
苗军师	宋军军师。
高怀德	东平王，驸马。
高 琼	高怀德之子，字君保。
刘金锭	高琼之妻，刘乃之女，后封为王妃正一品夫人。
高怀亮	高怀德之弟，死于疆场。
高君佩	高怀德之子。
郁生香	高君佩之妻。
冯 茂	平南王。
艾银屏	冯茂之妻。
李 景	南唐王。
余 鸿	南唐军师。
皇甫晖	南唐主帅。
林文旦	南唐勋武侯。
肖化龙	南唐总兵。
郁 瑞	南唐镇国将军。
余 兆	余鸿师弟。
刘 乃	刘金锭之父，字子臣，北汉主刘崇族派弟，振国将军。

## 序

宋太祖当五季扰攘，首佐周世宗南征北伐。及世宗中道而崩，孤立幼儿，将不抚，至有立点检为天子议论，兵变于陈桥，黄袍加身，位登九五，亦天命所归也。不然，日下复有一日，黑光相荡，天象原有异征，稽之天时则是，人事则非。当此立幼时艰之日，众将士中，孰不欲国有长君？无如周世宗崩日，只有此孤幼儿耳。当宋太祖为众所推，亦当却众请，而以周公佐相成王为心，但此非其时，然周公为成王季父，又当国家平宁之日。宋太祖虽与世宗同事于初，然不过以异姓手足君臣，实有比不得周公之于成王也。故宋之有天下，所取之顺逆，不及于汉高，与唐太宗相侔匹耳，何也？唐于隋未而得天下，惟当初唐高祖曾事隋炀帝，而炀帝又为化及所弑；唐太宗虽诛化及，与杨帝复仇，后不免取天下于隋幼主，同是与宋皆有君臣之嫌。故唐宋二君之逊于汉高也。以此，虽然五季之世，干戈不已，四方糜烂，其民各镇，据疆守土，焉得其人一而统之！原宋太祖一心戒杀，以体上天好生之德，又有合乎汉高者。汉高睹项羽残暴不仁，彼一入关，首与秦之父老约法，除秦苛政，正见体上天好生之君也。至宋太祖师下江南之日，嘱曹彬用命，则已戒之嗜杀。及城破之日，彬称病，诸将未明其心，以请病为问。彬言：行师之日，太祖命彬嗜杀之戒。故诸将入城，不伤一人，是太祖体上天之心，彬又能体太祖之心，是君臣皆以戒嗜杀为首务，其兴宜矣。即如太祖正大位之日，首尊儒重士，大开文明之教，其为知致治之本，是政之当首务，亦不在汉高、太宗之下。至于身当戎马之地十八年，亦何异汉高亡秦灭项之勇敢，太宗清隋割据，雄才开基之神武之君，又其侔匹哉！特此传之，以博一笑，为之序云云。

## 篇目目录

宋太祖三下南唐 ..... (1)

仙侠五花剑 ..... (181)

##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讲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驳，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旨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9 月



## 内容提要

本书是晚清两部武侠小说《宋太祖三下南唐》、《仙侠五花剑》的合集。

《宋太祖三下南唐》叙泰岳山赤眉老祖恶宋太祖在杀郑恩，命其徒弟余鸿投至南唐李景帐下兴兵为乱。宋太祖御驾亲征，余鸿用计将宋太祖困于寿州城内。郑恩之子郑印不计杀父之仇，由华山前来救驾。郑印之母陶三春得郑恩梦中指点，亦领兵前去救驾。又有来将高怀德之子高君保与女仙刘金锭从潼关借得兵马杀进寿州城。三路人马到达寿州，杀退敌军，解了寿州之围。余鸿施计，以法术暗害刘金锭。经刘金锭的师父梨山老母恳请黄石公打发门徒冯茂下山相救，刘金锭脱险。后来余鸿为刘金锭所擒杀。余鸿的师弟余兆请来五妖，摆下阴阳阵，欲破来兵。宋兵在孙膑真人、黄石公、陈传老祖、梨山老母、金花圣母等协助下大破阴阳阵，南唐遂为宋所灭。

小说虽以历史为影子，然情节离奇，荒诞怪异，亦属神怪小说。故事曾被改编成戏曲鼓词《三下南唐》、《双锁山》等在民间广为传唱。

《仙侠五花剑》以南宋秦桧擅权为背景，述仙侠下凡除奸消暴的故事。奸臣秦桧网罗党羽，迫害忠良，扰乱民众。仙侠公孙大娘炼就五花宝剑，由虬髯公、聂隐娘、红线女、黄衫客、空空儿各带一口，下山授徒。仙侠分别授剑术与民女、书生、义士、妓女，大破危害百姓的秦府卧虎营官兵，斩杀秦氏党羽，行刺秦桧，解救受害平民。唯空空儿将芙蓉剑错授贼人燕子飞。燕子飞与强徒勾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公孙大娘亲自下凡除之，诸侠遂云游四海而去。

小说情节生动，结构严谨，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 宋太祖三下南唐

## 第一回 悯忠 冤赤眉示罚 奉师命余鸿下山

诗曰：

- 其一 英雄不必尽男儿，伫见闺人长六师。  
既异阴阳皆佐国，何须戎服渐为雌。
- 其二 只能咏柳使超群，况复执仇乐姝林。  
自古女军原恶敌，兵符矧是 有功深。
- 其三 慢将刀尺去从戎，六月匡王属女工。  
寄语凭妻诸汉子，司晨宁让勿称雄。
- 其四 周惟太姒 致麟祥，只合宫中佐圣王。  
究竟伐崇参赞处，不闻幽静涉戎行。
- 其五 大家亦有东征赋，汉史终虚记闲戎。  
想是坐言抒宿愤，未能佩剑向从军。
- 其六 武功何必少金钗，狱降由来定所排。  
吩咐深闺如虎女，勿徒降媚便舒怀。
- 其七 后来明有曰夫人，步武如堪作后尘。  
独惜唐成明败处，终输刘女使麟君。

此数首俚言，说却书中所载刘金锭、郁生香、萧引凤、艾银屏、花解语诸女流，竟能使宫难浅窄，涉险阻于疆场，粉面娇娆，伏犴狴于阵伍，银钗数管，赛过大乾长枪，玉腕一双，扫尽千军万马，真乃女子军逢人僻易。想古往今来，如谢道韞、蔡文姬等咏柳才高、辨琴逸韵，留人齿颊，然亦不过文采风流，为闺人雅事。究什么标功万里、表壮山河，为国家却敌，以至守土称臣，咸归一统，即或有等勇以义生，一时遇敌手，又复仇不受淫污所辱，亦属一人一家的事。至于柳腰无力，冲阵而御烽烟，闺中有才服寇而称臣妾，此固千古罕有，宇宙奇闻。迥思天女作列女传事。刘氏诸人夫出不获翰墨著迹，为妇争光，然妇人主持中馈，以拙为宝，不过较诸长舌差胜一筹耳。

至如唐主父子聚麀，秽及诸臣之不洁者，武则天乃一介女中之材智首淫浪班头。但以唐除叛乱以救民，原取隋氏天下于张尹二宫妃，是淫乱主女以开基，故不再传，而有淫浪武氏以报应之。但上苍佑贞洁以范风化，然唐世武后如此淫秽，为千古败坏纲常罪之魁首也，故于唐终宋始，另纲纪一新，降一班女英雄淑女下凡，使他功标社稷，定策军机，做作一场非凡事业，以为阴人佐盛世之光。况赵太祖正当应运之期，山河合混一统，以定久分必合之势。故值日功曹下凡间，查察那一家积德培阴鹭之基厚者，以消受此贵女，白首唱随，以觅良缘登对，然后恢复王家大业。当日送生司马领了玉皇上旨，速带女星五颗下凡，寻送降生之尘世，不须多表。

先说泰岳山中一位大仙，修炼数千年，久证仙班。上洞仙翁神通广大，

---

悯(m n, 音敏)忠——怜恤。

矧(sh n, 音审)是——况且。

太姒(sì, 音寺)——周文王妻，武王母。

谢道韞(yùn, 音运)——东晋女诗人，聪慧过人。

聚麀(y u, 音优)——喻父子共妻，褻渎天伦。麀，指母鹿。

阴鹭(zhì, 音质)——阴德。

道号赤眉老祖，已知宋太祖赤手结交英雄，打平天下，登基后，以酒色糊涂，枉杀义弟郑恩，老祖慈心恶之。一天，忽值诸仙友梨山圣母、陈抟老祖、孙子真人四位上洞仙齐进宝洞会见赤眉，有老祖说曰：“众道友，中界之气运一新，香孩儿虽奉了玉旨，昌夏中土大位，故藉周世宗之基业以接继，又得曹彬、赵普、高怀德、郑恩一班文武左右扶侍，一心一德以成大业。原周主柴荣，以姑子归宗，入继郭威大位，信为五代一贤明之君，无有其止。自世宗驾崩之后，当传之嗣子，尤乃香孩是奉天帝生于赵氏之门，以开宋基上，至陈桥兵变，居然受了黄袍加身，这是生成福命，享玉食于万方、位居九五，本当然也。惟郑恩与香孩儿非别将可比，义切桃园，情同手足，后竟以大勋不报，不念功劳手足情深，糊涂以酒，白刃相加，以此是绝无仁义仁心之主。贫道心不忍功高反得孽死，意欲敕着一班狐仙野魅下凡，将彼江山搅乱一番，以代郑子少泄一忿，以息其冤魂，又忧诸怪不依善果伤害，众生可悯，诸道友以为如何？”陈抟祖曰：“事虽令各可恼。自古人臣功高，震旦其心，跳不出骄恃傲慢，为人主所忌，未有不害及其身。故汉初张良成功之后，见汉高心疑功臣，即辟谷逃避，不留恋于富贵，故众功臣遇害，良独得免于诛杀之祸，此乃明哲保身者也。然韩信、鼓越、英布诸人，心头太高，看得功名富贵四字太重，恃功傲人，只自雄而不觉人主早已猜疑矣，至后身首两分，实不味此急流勇退四字耳。倘效着张良及古之范子二人高志，何得杀身之祸哉？”赤眉祖听罢，微笑曰：“陈师妙论，足为功高之臣千古保身鉴戒，但香孩儿与郑子义别君臣，情同手足，非同疏泛君臣可比，可以合则留，不合则退之论。须当知之，以一过而报应之。”孙膑真人又曰：“今老祖执宋主一人之过，令众生受此兵戈之祸，亦当念吾等仰体上天怜悯之心，今定乱未久，又使一众无辜当此灾咎，奈何！奈何！”赤眉祖曰：“如此，且不发差诸鬼魅下凡，令一潜修正戒而往，止困悴香孩儿一番，使彼知杀却无罪能臣，便招外敌偏国所侮，罚其劳悴数载忧惊，不许伤生害众，贫道主见若此，不知众道友以为如何？”群仙见赤眉老祖如此法旨，各仙曰：“足见道长慈悲，道今一心也。”是日各仙辞别过，自回洞中修炼，俱各不表。单说赤眉仙一心不差诸凶魁下凡，只命门徒一人，名余鸿，此道者，原非人身，乃北山一老年鸿雁精修炼，已得人身，将有千年道行，其名已入仙班之列，今又拜赤眉为师，得随老祖，久沾化雨，日沐春风，修炼得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当日老祖动了杀机之念，此日命仙童呼唤余鸿至，将此泄发郑恩屈杀一案，以困宋主于军中，劳顿他以示罚之意。又旨命余鸿：投往南唐李景帐下，借其兵力，令他勿称臣服于宋，开此端衅。宋太祖乃雄豪之主，性质方刚，岂受欺侮，定必须兵争战，贤徒且藉法力奇能，困悴他二纪，少咎其狠害有功之恶。但彼帐下众将乃奉命保国佐拜者，但许擒获，不许杀害一人，且要取胜，而忧困真主数秋，即要回仙山，断不可贪恋人间俗富录，杀生灵以取祸也，慎之！戒之！不可忘却嘱咐之言。”余鸿领诺。按他乃一鸿鸟修炼成人身，本属性子好动，不好静的，但潜修已久，将证仙班之列，故不妄动，一心受命于深山，今见师命之下凡，身涉尘上，一心欣悦，诺诺连声依命。当日老祖又将数件镇山之宝命他携去，以备应用，按下慢表。

却说南唐李景乃李升之子，自称五代时唐宪宗之后，亦未历实考，然而

---

抟（tuán，音团）。

敕（chì，音斥）着——告诫。

五代纷争，至周世宗帝时，李景巴嗣父位，割据金陵即今立南地为帝。在周世宗时，已兴兵征伐，急去帝号，后复改年，而仍称帝。当宋太祖扫灭群雄，僭诸国位，正中上不无戒惧，是至礼贤下士，以求佐粥于一隅，实欲以自强其国，巩固其邦，日惧太祖来攻伐吞蚀，故日夕养兵蓄锐，以预备之。文臣武将不少，雄兵数十万，亦江东一劲敌之国也。且唐主善精于文字，首于绘画，乃一聪慧之人。当日文武臣有出名者皇甫暉、黄原济、李暉凤，皆是当世英雄，更有薛吕、秦凤、罗英、程飞虎，皆前唐功臣之后，有战时林文豹、林文旦，聚于一邦。此一天，君臣设朝集会于银銮宝殿，评论宋太祖灭了南唐，又收除高季兴，西方复并灭蜀，孟知祥一路归降，王全斌、曹彬、潘美等兵威大震。君臣交谈，唐主景曰：“宋太祖一路平却诸邦郡，或灭或降，天下已定于七八，今有我江南未下，他贪求无足氏，只忧他兴兵蚀馋，怎生拒敌彼之盛？”当日有文臣明智者，皆言宋之乘并土字，天下已得十之七八，我主金陵一郡文地，怎能与全舆大盛对敌。我邦虽有将兵，谅非宋二高、曹、王、潘作对，不若仍去帝号称臣，以免彼兵临境，又费一番惊扰也。唐主闻言未答，又有武臣数人，皆言不可无故称臣，况我邦兵强将勇，上下一心，宋虽强盛，若他兵临远险，亦未易即胜，不若我主先修书一函，命一人呈之观览，其词半卑半硬，将我邦土产之物贡献为名，试探他君臣如何，回复我主，并察其国中虚实，然后，我们或降或守，方不免于自弱于一时。唐主点头称善。正在君臣议论之际，有军官人事，言午门外有一道人要叩见千岁，唐主想有此胆量道人，公然叩见，即唯命之宣进引见。不一刻，进至银安殿上，唐主远见此道人，五绺长须、纶巾羽扇，姿非光采，双目如晓星。当时询及来踪，方知高门法士。道人稽首礼毕，唐主命之座下，茶罢，复诘彼叩见来由。余鸿对曰：“千岁洪据金陵一方，兵多将广，是至宋主东西北并灭各方，不动汝金陵者，以千岁据此长江大河之险干东南界也。且千岁善于礼贤下士，君臣一心，且机可乘，千岁何须虑也。至下计者，首议去帝号，臣服于宋，今山人特千里下山，叩谒千岁，求乞执鞭左右，未知允准收录纳否？且不是山人夸张大言，千年修炼，法力颇精，能分过去未来，千岁远续唐裔三百之纪，虽偏安于一隅，宋终不能侯君也。”唐王闻言大悦曰：“孤正在与群臣议论降守之策，谋款未决，今得仙长降临指示强孤之弱邦，何其幸也。又承愿佐助我国以拒宋师，孤无优矣。”即日敕旨命军人筑坛，登坛拜为护国军师。余鸿一心受托，即日登坛，众文武一班参见同礼，唐主亲捧御酒三杯，余军师饮过谢恩。当日李景主自得了余鸿为军师，请问他兵法对敌进退之技，彼对答通明，出言有叙，迥非凡人可及，心中倍喜，自谓邦佐得人，料宋主南下无碍矣。对敌不弱于彼，一时心雄胆壮，并不修书，又不往与宋太祖称觞庆寿之礼。此一回上邦下国两相启衅，一番杀运，亦金陵有此劫数。不知两国交兵争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南唐主回书拒宋 赵太祖命将督师

词曰：

屈杀贤良，困受沙场，从此十八载，赵君王回瞻殿宇，只见云庄附怀，妃子转似孤凰，也知天子亦离乡，伤伤伤。念切当阳，义伐徐方，后来八九家，共赘襄维，兹元老，因称鹰扬，矧斯臣妾且号邑姜，功盖残唐，长长长。

却说宋太祖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为众将士推尊宋周后主继立而有天下，又赖众将兵力助而成禅，北伐西征，混归一统，所有宇内霸主伪主皆称臣降服，四方莫不奉正朔天王。值来太祖万寿圣诞佳辰，诸家王子王孙，各勋戚文武大小臣家，悉皆备办许多礼物珍仪，于五更之初便佩玉登车，纷纷趋跄 寝道入觐，颂唱华封三祝。又有外省边疆众文武员，俱有贡礼，回朝上寿。并诸外国及附属归命侯王，亦莫不挟狼圭 梯山航海而至，以尊敬中土圣主。太祖自庭殿中受献，只见许多珍仪过丰，一一盛陈，旨下慰劳诸臣，传召毕，龙颜喜霁。是日少不免鹿鸣赐宴，遍陈设排各殿，各王侯文武大小臣千百，俱均颁赐，畅叙乐饮于殿中，一番庆闹，君臣共乐。酒至三巡，宋太祖徐徐而言曰：“今天寡人五自寿纪，悉当众卿文武，诸邦边隅土宇之臣，贡献隆仪之盛，回朝庆祝，足见内外远近之臣爱戴恭诚，惟今金陵南唐李景，以一隅之地，藐视寡人，并无差使庆祝一词祝叙，亦属不恭，众卿以为如何处之乎？”有兵部尚书潘美奏曰：“臣近闻南唐李景，招贤纳士，严训军兵，其志匪小，今各兄偏邦入朝贡献华祝称觞，他独不遣一人进明恭祝，显见目无我大宋，不恭之甚，将来有不臣服之心，不若我主趁此执罪，命将兴士，征封有名矣。”宋太祖未答，又有军师苗训奏曰：“此行未为不妥，俱今已四海一家，谅此甫唐区区一隅之上，何足介怀，不烦圣虑。可旨下责他君臣，不谅德力，不礼回朝恭祝，何夫国威，如若即行征讨，似涉不教而诛，况荣士洁费非国家益也，不若待阁部词臣，草檄文一道，命使驰往晓谕他一番。倘或彼君臣醒悟，差人谢罪，正当赦宥之，足见我主以德宣化而治，各邦靡不欣服矣。倘他仍执迷抗拒，然后命将兴兵征伐，取罪未晚，不知陛下圣意如何？”宋太祖闻言曰：“卿家处置得宜，惟词翰之臣，莫与卿之匹，汝回第中，三天之限，且备檄文，命使臣驰往偷之。”此日退朝，文武各散。次日苗从善檄文草就，上呈御毕，即皇印封固，钦差往金陵而去。涉水登舟，非止一日才得到此。一天，南唐主自拜余鸿为军师，有三月之久。一日早设朝，正在君臣叙集，有玉门官入奏，大宋天子差官员一位，有赉旨 到来，唐书启皇封，君臣开读。其文词曰：

昔者，唐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尽入。兹我邦主德臣明，拨乱反正，拯其将坠，救兵民于水火，奉天宣化功劳，施恩垂恶，而互邦协和，布德行仁，而百蛮宾服。蠢尔南唐，一隅之上，梗化不朝，藐祝不恭，罪难逃咎，屡欲受敕天师，恭行天讨，惟我主宽洪伟度，有慕千古之行军以化格为治，故王老之师有征讨而无战斗，是舜帝虞廷舞干

---

趋跄（qīng，音枪）——行走快慢有节奏。

入觐（jìn，音进）——朝见君主。

圭（guī，音现）——古代帝王诸侯举行礼仪时所用的玉器，上尖下方。

匪——同“非”。

赦（shè，音射）宥——免罪，减罪。

赉（lài，音基）旨带着皇帝的旨音。

成而格有苗，武王周师回车马以警殷纣。兹命我词臣，秉笔宏文，中明语训，原不欲用武，以伤和气致祥好生之德。今敷陈安危之要，君侯其敬听之：忿尔唐末五代纷争，瓜分割据，至英雄并起，豪杰风从，我主车驾所临，靡不输减纳款，君侯所共见闻也。惟两帝不并生，一姓不再伏，明者见危于元形，智者窥唯于未兆，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世胄，阿斗纳印，安作晋世乐公。君侯诚能深鉴成败，投味微子之踪，猛思后主之乐，则福庆无疆，士民安堵，农不易亩，市不尚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帅，岂不大有裨于国哉？如执迷同悟，听佞惑说，至于兵临城下，玉石俱焚，噬脐革及。

当日南唐主李景，看见檄文朗烈，埋义分明，稍有畏怯之心。又转请余军师酌议此事，余鸿曰：“腐儒笔锋亦锐利，不知我主兵精粮足，有何惧哉？”遂不作谢罪表文，只将檄旨笺尾批回七律诗一首，曰：

南唐继统在钱塘，屡欲兴师破汴梁。  
文有孙吴精阵律，武增虎豹骋沙场。  
高怀活捉同妻死，陶氏生擒与子亡。  
天命早知须顺服，免教刀斧见阎王。

书后又写着大唐正统皇帝付与宋君御前览悉。

却说宋太祖一天设朝，使臣回国，一见李景不独不回谢罪之书，反作此悖逆犯上强词，藐慢太甚，太祖一见，羞颇大恼，拍案骂曰：“好胆子，李景，蔓尔偏上，朕好意相待，不忍加兵征讨，犹恐残害，兵民可悯，不料他竟公然逞志出此恶逆犬吠之言，怎可不加诛戮。朕若不发兵征讨，他亦差将来争了，不师亲行征伐，定必生擒此贼，方消朕恨。”有高王爷怀德出位启奏曰：“南唐李景，伪袭李唐之后裔，割据金陵不过八十一州地土，谅有什么苍头百万，粟支十年之富庶。即君臣和协，无乃一班伴食文词诗赋之人，今不度德力之势，以小敌大，以弱拒强，实乃自取败亡之祸也。不若待臣藉陛下天威，兴一旅之师前往，以顺取逆，自必献功奏捷，何须主上亲身马上之劳，有碍轻出万乘之尊。”太祖曰：“御妹夫论虽理有所依，但朕起自马上功劳，与诸将士久相雄角，亲冒矢石一十八载，见尽多少英雄，负气自许，率性不受人欺侮。今李景这匹夫，逆恶辱言，侮蔑太甚，务必生擒杀败他，亲辱此贼，方得心平也。况自登基一十三载，身安慵乐，骸肉旋生致病，正不胜刘先主所感慨。朕意已定，妹丈不必谏留，今即着卿为督师主帅，史圭、石守信二将为左右先锋，冯益为参军。”再令曹彬、潘美、王彦升、罗彦怀为辅军，九王八侯及军师苗训俱随南征以护驾。复令王金武后队解粮，同心协力，征胜金陵，旋师奏凯之日，回朝因功加资封爵，以报将士之劳。是日众文武闻谕，各人领旨，定了出师日期，退朝已毕。有宋太祖又对御第二王爷匡义言知，征讨江甫李景，托之监国署位，依政处分，朕不过一载上下可以还朝，叮嘱一番。二王匡义领命。宋太祖又在昭阳正宫皇后谕说知之，复往后宫禀知杜氏皇太后，子某日定期别母后，即当兴兵征伐金陵李景云云。有杜太后曰：“皇儿于十八年马上功芳，乃得九五之基，安逸未久，方一纪之外，今又思历险疆场，今天下已定于十之八九，躬为万民之主，理合优处节劳，岂可再历兵危险事！愿皇儿勿往，且命将提兵悉足成

---

听佞（nìng，音泞）惑说——听花言巧语，谄媚人的话。

噬（shì，音世）脐——比喻后悔不及。

悖（bèi，音倍）逆——指违反正道，犯上作乱。

髀（bì，音闭）肉——大腿上的肉。

功奏绩矣。且母前两天夜梦不祥，于三更后，见皇儿高登一李树，几乎倾跌下，幸得云霄上飞下五只彩凤，将儿翼扶而下，须臾间已惊醒，方知一梦之兆，至今母心尚怯惧，介怀不安。儿今又思离位远行，未知主何古兆。想来有此幻梦预报，不若王儿勿往，敕旨各家王侯武臣能征惯战者往讨江南，何必立意亲征，以恰老忧。”太祖闻母言，对曰：“母后勿心烦，儿一自少年十六以后，即一生闯游，四方遍走，在家少，出外多，喜动不喜动中之静，天下之大，东西南北之地土，十之七八风土民情柔悍皆知。今汴京进金陵不过四十天之程途，有何于碍。且母后所梦最吉，儿攀登李树将倾，反得五凤协扶而下，后必得五女将为助，以成战功，未可知也。况儿不历险沙场已久，困于大位，实不喜安静，今随征一出，反觉心逸开怀，以免久困于深宫内殿，儿所闷问久矣。但今中土堤封万里，十得其八九，单有金陵一掌之地，如此梗强，有失各国之威，只争此功亏一篑，便可放马归山，牧牛归野。况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鼻，何劳母后挂怀。儿若不亲临敌境，将士不肯用力，在日费斗金耳，非为胜算也。”当日杜太后向知皇儿心性，喜流动而恶坐逸者，是必难以强留劝之，只得言曰：“儿等既主兴兵，断不可亲临出阵，以万乘贵躯，非同小可，须当谨沫小心，为母减忧。”太祖皇领诺，安慰而出。当日众后妃王子皆知圣上亲征，只有皇后娘娘想来，皇太后尚且劝驾不止，徒陈留无益，未必帝心允回，只得钱别送行贺喜而已。未知何日起程御驾亲征，且看下回分解。

---

堤封——通共，总共。也称“提封”。



### 第三回 高元帅兵进寿州 余军师计困真主

诗曰：

一时勇愤义从王，虽属孩提切远将。

优恐相逢强敌处，六军失却白鸠扬。

住语宋太祖在宫中与诸皇后妃子饯别长言，却说东平王高怀德受了太祖拜授统兵招讨大元帅，是日退朝，回归王府中，进内堂，有皇姑赵美容迎接王爷，夫妻见礼下座，请问王爷今天五更天上朝，何至午刻之晏方回，有何朝政酬议？高王爷将南唐不肯臣服，书下，反出强逆之辞，触怒圣上，今要御驾亲征，命着本藩为督师主帅。王姑听了，即曰：“君命所差，固不得推委，但王爷方得数载卸下马上辛劳，今又要涉险沙场，妾心颇不乐也。”东平王冷笑曰：“为臣本当忠劳王事，为子本当尽孝双亲，是人生立品之大节，岂以劳逸为辞。况本藩叨蒙汝兄恩宠，以极人巨，一家显贵，谁谁可及，正报不尽王恩也，岂敢少言推委。但母亲耄耋之年，儿子年少，全赖王姑代劳，敬奉小心。严训孩儿，教文则外师，技武则王姑，不可使他安逸首重，不许外出游荡，三五为群，欺压招灾，有私心清白高门。”王姑领从，语未毕，庖官早已送进酒筵排上，说不尽许多山珍美酒，海味琼浆，侯王门不啻天子丰著，不须多表。

当日夫妻畅叙交酢，两旁音乐齐鸣。此时高琼公子，表字君保，年方二九，一闻父王奉旨远征，即来上禀，言儿在家，一无所事，不若跟随父王同往，一来可以左右随从，二来与国家出力，立微功于朝廷，以报些小圣上隆恩。王姑闻言，冷笑曰：“小小年纪，便口出大言，真乃不知年少，不明汗马功劳匪易也。”君保曰：“母亲勿将孩儿小覷为一劣夫，儿今已习操得枪怯精通，弓马纯熟，各府王子那人出得孩儿之右。今跟随父王出征，原要学些进退兵法，以为日后与国家出力，方不愧我高家功臣之后，望求父王母亲准允，了却孩儿素志。”有平王爷闻言喜悦曰：“我儿出此智量之百，虽未见诸实行，但立心高远，爱国忠君已见于大概了，果不愧高门有后也。兹汝虽有其志，年纪尚轻，且婆婆年纪已高，母亲一人，汝又无弟妹，不若汝在家代为父敬奉婆婆，孝顺母亲。今思起汝叔怀亮，身亡于沙场，想来令人下泪，为父不时伤感折此雁行，今幸婢娘李氏十分贤慧，抚养成汝弟君佩，与汝恍惚，生来气质不凡，后日亦能继父志。惟当弟兄一心，同习文武世业，切不可外游放荡招灾，恃世宦欺压别人，以取怨忿，方为成器之儿。今不必随征，依母亲在家可也。”君保又见父王如此吩咐，料必不允，只得揖别，闷闷退出。此天高王爷祭祀过家庙祖宗，然后与王姑饯别，婢母子侄送行，有许多天性分别离感之言，不多细表。王姑复进朝往内宫送别皇兄宋太祖，也无交代。

单说高元帅誓师日期已至，一众武臣将士早在教场伺候，十万虎贲两旁站立，杀气腾腾，誓师祭旗，申明军令，炮响三声登程。一众文武大小朝臣，

---

耄耋（mào dié，音冒叠）——指八九十岁年纪的人，泛指老年。

庖（páo，音袍）官——厨师。

不啻（chì，音赤）——不但；不仅；不只。

文酢（zuò，音坐）——以酒回敬。

虎贲（bēn，音奔）——勇士之称。

王子公侯何下千余，皆叙于教场中，送别主上銮驾。朱太祖嘱咐御弟主勤劳监国，次及左相赵普，及六部大臣，一众一品大员，要依朕政令处置得宜，一一不须过述，文武全称领旨，送出皇城十甲外。太祖传旨，御弟众王子大小臣回城，不须远送，众臣领旨，行程望不见旗幡之影方回。各文武回府，按下休提。

单言宋太祖 登程，高元帅大兵所到，秋毫无扰，军令森严，百姓清安，实乃军威势锐，杀气冲霄，旌旗耀日，盔甲鲜明。未入东南境，先有南唐探子越境打听明白大宋天子 御驾亲征，一报知唐主。唐主闻报，心下惊惶不安。此日，召余鸿国师、大元帅黄晖、威武大将军林文豹、镇殿大将军林文旦、世袭平辽王薛吕、护国公秦风、越国公罗英、鲁国公程飞虎一班武将上银安殿。唐主即曰：“前者批回表文尾于宋君，料必他愤怒，今兴发大兵亲行征伐，孤想他天下已得十之八九，兵雄将勇，孤以一掌之地，与彼相恃，何异犬与虎争，故特宣请国师与众卿酌议，抑或投降，定夺战守，以早定主见为宜，以免兵临城下之日，一群生灵皆作刀头之鬼。”余军师奏曰：“我主勿忧，宋兵将虽然强盛，只可别压诸邦，倘要胜我主，除非山人不在此金陵土地，波兵若来，个个遭擒，方显山人手段。少立奇功，以报千岁平日相知雅托。且一切放心，勿坠三军锐气。”唐主曰：“军师乃法门高弟，今既一力担当，孤固已安枕无虑。惟今宋主御驾亲征，兵雄将猛，亦当准备迎敌。古云兵骄必败，但须早定个胜算，方不至兵到忙惶，岂不为上。”余军师曰：“臣料定宋师此来，必由寿州发进。”唐主曰：“军师何以预知？”余鸿曰：“宋君万里兴兵，先计粮草，乃敢深入重地敌境。宋主在马上十八载，久证惯战，几老于兵，今外涉吾上，必先入此平庄大道，必言得了寿州，一路由凤阳府直取金陵，便成破竹之势。”唐主曰：“如此须命一员上将勇略者，以重兵驻扎，方能保守此要害地也。”余鸿曰：“不须将兵驻守，他兵新到，正在锐盛，与战断非我军之利，不若投个空城之计以困之，一绝彼之粮草，不忧十万兵为饿鬼，宋邦随征大小君臣一概断绝了。”唐主闻言，大悦曰：“得军师如此妙算，岂惧大宋将兵凶勇。”是日，余军师即差勇将林文豹、黄甫晖授计前往寿州城，传令知尽行城厢内外众百姓，民间军兵，不分贵贱，往速迁运入皇城内地，以避宋兵攻征。不然，彼大兵一来，皆要尽杀。令一下，吓得寿州城众百姓数十万，人人惊惧，个个凄惶，急急搬迁，纷纷跑走皇城避兵，拖男带女，一路嚎哭之声，可怜悯也。再说林黄二将，令军士数千，将寿州城仓库钱粮，一概日夜督令北运讫，些少不留，然后回城缴令，余军师另有机谋慢表。

再说宋太祖一路大兵，一月久方入金陵城境界，已攻破了界牌关，杀却唐兵万余。有败残逃奔散去，高元帅将兵拨一万五千与潘美把守界牌。连日君臣酌议渡江进取，太祖要从寿州攻入，高元帅曰：“寿州乃金陵咽喉之地，重扼之方，唐人知我军攻破界牌关，定必严加守御，抑或设伏奇兵算计，趁我军初到，地土未捻熟，反中他计。依臣愚见，不若从卢州府进兵，暗攻合肥，出其不意，尚易成功。”有苗军师亦以为然，请帝准依。太祖曰：“朕菲不知附马之谋是慎重之行，然施诸强敌必须如此，今伪唐兵单将弱，找兵一到，即攻了界牌，可知运筹无策的，谅今直攻直进无不克之理。况卢州水险山岖，我军不时要运粮接济，寿州平坦大路，夫马易于往来，先攻他一阵，看彼如何，再作设施。”众将领旨，一程向寿州攻进。已近城五十里，高元帅发令下寨。苗军师吩咐军兵掘井取泉，不许食南唐城濠之水，众军遵令。

次日，高元帅下了战书，南唐差遣大将林文豹、黄甫暉统领一万五千军马出敌。高元帅即差发史圭、石守信出营与林暉二将对垒。一万雄兵杀上，将兵交手，宋兵甚锐，唐兵抵梢不往，大败而奔，林暉等押止不得，见兵卒散乱，死亡数千，收兵入城躲避。高元帅令将人马将寿州城只要围困攻打，不料林文豹二将受了余军师之计，许败不许胜，此日一败，即领归众兵入却皇城，弃寿州不守。再说宋太祖催令高元帅进兵，差史石二将带兵要攻打杀人，二将心雄先登，喝令抢关，三军奋勇争先，须臾，城门大开，宋将兵杀人，并无将兵把守。史石二将暗自称奇，不知何意，只道南唐君臣等人人俱敌不战，弃城而走之，岂知乃余鸿用计。此日得了寿州城，即回营中报知，太祖大悦，深以势如破竹，指日攻破金陵。高元帅传令，不要追逐甫唐败散之军，多伤杀害，一同护驾大小三军拔寨进城。正在传令毕启行，方登帅堂，命将查点仓库回报，上其仓库上俱空，粒粟全无。城中百姓，所查城厢内外并无一人。宋太祖大惊，已知中计，有高元帅低首不言，知太祖拒谏败事，但君上过处难以面执而责之。有苗军师曰：“此乃空城之计，岂有重地要害之城，如此而无兵丁把守之理。今当速退，再扎大营，以免中他空城之计为高。”正在宋太祖悔错之际，高元帅发令，众军退出，只听得轰天炮响发振，有军士入报，四边城濠外有军马数十万杀来，灯球火箭，打个不绝，喊杀如雷喧嘩，宋兵大惊，不敢出城。太祖悔恨不及，高元帅只发令王侯四大将军紧闭四方城门。元帅军师复请太祖登上城楼一观，果见城外重重叠叠，雄兵猛将围困得犹如铁桶相似，真乃令人可法也。远远只见队伍中拥出一道人，纶巾羽扇，八卦道衣，头尖颌阔，双目星光，门牙突出。手中提了一条杖棍，在城下指向宋太祖骂曰：“可恼宋君，假托着陈桥兵变，窃了幼主天下，一得无义江山，复又枉杀有功之臣。我师乃大罗上仙，今命山人下罚，知事者投于我主大唐，倘恃兵力意谓灭却诸邦，天下无故，擅自兴兵，窥睨 吾主金陵，休思妄想。今日身临远土，正当亡灭也。却被山人用着小小机谋，即令汝十万军兵，数十员猛将，困围了如在宠中之鸟，釜内之鱼一般矣，还想望什么纵横宇宙，霸土争雄，倒不如写下降表文书，将大军且攘与我主大唐，尚不失为藩王宾位，是汝知机之处。”不知宋唐交兵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落魄锣连擒敌将 风火扇惊退宋军

诗曰：

万人辟易有奇能，擒纵随心号妖僧。

个个英雄难用武，牢笼何日脱鞴莺。

当时余鸿将宋太祖骂辱一番。太祖又惊又恼。大喝：“何方野道，出此恶逆大言。”喝令左右放箭。城上数千弓矢手，纷纷箭如雨点打下。余鸿一见，冷笑曰：“勿道几枝小矢，即万刃刀山，贫道岂介于怀。”口中念念有词，只见矢到飞开，并无半点沾身。当时，宋将人人忿怒，见道人大言恶骂，恼了石守信，请旨杀下城，以擒妖道。高元帅曰：“石将军，妖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犹恐妖道有妖法伤人，胜不可穷追，须要小心提防为上也。”石先锋领令，带铁甲军五千，放炮出城，渡濠桥，飞马大喝；“妖道看刀。”大刀劈下，余鸿茶条杖架开。暗想此将英勇，定然宋之有名也。只见他恶狠不通名姓，大刀乱砍，只得招架，十合上下，将条杖一晃，扭转梅花鹿，一连打三鞭，退下数步，取出一宝，名落魄锣，对着石守信一击，响振喧天，石将军不觉坠下马，人事不醒，由南唐兵拖去拿下。宋太祖城上看见大惊。有刚谷侯史圭大怒曰：“可恼妖道，战不过用妖物拿人，好猖狂也。”复请旨出马，祖曰：“不可，妖道有邪术拿人，怎能以力胜他？”高元帅也劝止之，史圭不听，飞马杀出城外，大喝：“妖道本事平常，专恃妖术伤人，若不还我石河阳侯，将汝命送在本侯枪尖之上。”余鸿冷笑曰：“宋将好不识时务也，我主唐王，乃真命之主，自高祖开基三百余年，岂料汝宋王不明天意，恃却兵强将勇，无故加兵于我金陵，杀我乔元帅，攻破界牌关，好生猖獗。前起兵又杀害我大将军刘仁胆，只道天下无敌，岂知今日自投罗网，兴兵深入，困在我境孤城，谅汝君臣插翅难飞也。倘知天命者，回城对宋君言知，书下降表称臣，放尔君臣回国。如若逞强执迷不悟，即见十万性命休望生还，岂独活擒尔石守信一人也。”史圭听了余鸿一夕强言，气火烧天，怒声如雷，喝声：“妖道胡说，看枪。”把长茅照面上刺去。余鸿知他凶狠，茶条杖不上十合迎冲，将梅花鹿扭转，向本阵营奔走，史圭怒气不息，拍马追赶上，落魄锣一响，史圭落马，又被捉拿，有军士捆绑往唐营去了。有太原王国舅曹彬不忿，带怒出马，仍被余鸿拿去。

此日南唐主见余军师一日之间连连拿捉了宋朝三员上将回城。好生喜悦，对着众将文臣等曰：“余军师有此法高强，一刻生擒了宋邦三员猛将，且困围了宋军，观此何难灭宋以兴复孤大唐天下，再整李氏江山。”诸文武皆称，首贺我主得人佐弼当兴。

却说宋太祖此日一连失了三将，心头纳闷，只得命人闭守城池。不准别将复出。次日，唐兵又到城下骂战，有把守城军士人报，高元帅大怒：“可恼妖道，擒却我三将，又来城下猖狂，若不亲临出敌，反被妖道所轻，待臣今出城与此逆道拼个死生。”太祖曰：“非言勇战可以对此妖道，若论驸马枪法，天下无其匹，奈何妖道以邪术弄人。即卸马被擒，今失去史曹石三将，他并非欠能被捉的，汝所共睹。今三将失陷，朕心实优之，但汝为三军之主，朕之首托，岂可轻躁而出，以迎妖道之锋乎？万一有失，朕倚向何人护驾，三军哪人主持？驸马且忍耐，暂发出免战，决策于军师，解救三将为上。”高元帅曰：“臣为督师縶之任，今日妖道逞强，羞辱主上，连擒三将，耻辱太甚。他虽有妖术伤人，臣何惧之？且藉陛下洪福，必要出敌杀却妖道，才

得恨消。”语毕，上马提枪，带兵一万，放炮开城，杀出吊桥，大喝：“妖道，来祭本藩之枪尖。”当时余鸿正讨战之间，只闻城中炮响轰天，冲出一支军马，盔明甲亮，一杆大纛旗高悬，一将银盔雪甲，手执丈八长枪，面如银盆，三络清须，年方四十上下，真乃生得威严凛凛的福相。余鸿一见，谅得此将是东平王高怀德，只暗暗叹羨曰：“怪不得赵宋功劳魁首，沙场破敌班头。”遂将梅花鹿一拍上前，茶条杖一指，喝声：“宋将通报名来以受死。”高元帅大喝声：“妖道不知天命可畏，妄唆一隅弱主致动于戈，伤害生灵，罪逆难逃，方知后悔。倘知醒悟者，速回与唐主，诚命谢罪称臣，罪尚可免。不然，隅土地踏平，万众遭殃。吾乃宋主驾下东平王高怀德也，唯独妖道不知大名么？”余鸿冷笑一声，曰：“山人知汝是宋君之胆，今遇山人，只恐往日功劳一旦付于流水。休得望沽。”语罢，一茶杖打去，高元帅长枪架开，余鸿倒退梅花鹿数步，双手振疼，已知高元帅本领高强，难以力敌，发打脚奔走。高元帅一想，妖道以邪物伤人，倘若追赶去，又陷于妖道之手，蹈却三将之辙，即竟勒马不追。余鸿回头暗骂一声，好狡猾的高怀德也，他住马不赶，难道今便由尔逃脱不成。只得扭回神鹿一拍，近取出落魄锣，对高元帅连连响击，元帅不觉一发昏迷。已是人事不醒了，即刻坠于尘埃，宋兵追救不及，已被南唐铁甲军拖拿入城中。宋兵大惊，奔走回城。余鸿戒杀不追，鸣金收兵，进步银銮殿。有唐主李景闻报大喜，想来余军师果然法力高强，一连拿捉敌将四人。且高怀德乃宋邦主帅，今已被拿，大唐天下指日可恢复了。

住语唐城内大排筵宴贺功。再言宋太祖在城中闻报，高元帅又被余鸿擒捉去，吓得大惊失色，一心苦恼，众将士安慰一番，太祖开言曰：“朕有兴兵以来，赖众将兵之力，创得江山。今已四方颇得平宁，土宇已当平服，今只有金陵伪唐主以一掌弱弱之土，横梗不服宾王，朕于万不得已用兵，不料南唐有此妖道用术拿去四将，顷刻败兵，眼见得江山难保。倘若返戈低下以求乞南唐，岂不丧辱开基伟业，老耻千秋，众卿家有何良谋以解此危厄，方免主忧臣辱也。”有苗军师奏上：“我主龙心且安，自古兵家胜败无常，我大宋承运开基，上天垂象，真主御世，李景乃伪唐一灭，岂能再兴。况周文王尚有囚于羑里之日，汉光武还逢困于昆阳，后皆脱难，死中得活，以成帝业。今四将被拿，谅区区南唐，必不敢加害，我主放开龙心。但想来此空城中，其奸计难以孤驻，不若趁此唐人得胜，少懈攻城，我等尽将本部人马趋势冲出此孤城，离此火坑，待圣驾回朝，臣文武等仍再行征讨决雌雄，以天下全土之盛，难道反倒倾于小小一隅哉？今只军退方为胜算也。”太祖闻言，只得依奏。次早五更时候，各军将士饱用餐膳，苗军师传令，武将张光远、罗彦威、罗彦剑、加进王彦升、陈青、张英等一班文武将士，三王四侯，九门节度使一齐上马提刀，带了大小三军，拥护赵太祖纷纷杀出南城。

再说唐城中，余鸿道人袖占一课，已知来人保太祖逃走出寿州回朝之意，想他乃宋朝开基受命之主，不能祸及真命之君，不过奉师之命下山，将他围困迫罚，以警之杀戮功臣之过，勒他与唐主讲和，两相罢兵，亦可报唐主恩遇之隆，岂可妄然伤他将士。主意一定，辞过唐主，出至南城，取出风火扇，除了火记，对着大宋军伍中连连数扇，狂风嗖嗖大作，呼呼响振，已将宋邦

---

纛（dào，音道）旗——指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羑（y u，音有）里——古城名。故址在今河南汤阴北。

军队人人吹起，已是身不由主，立足不定，不能住步，人人退后被吹回，个个打归入城中。一日苗军师也知妖道用着邪法，借此风势吹打回，亦无可如何，只得吩咐众军，将四城紧守防御，仍入牢笼。有太祖惊心，日日不乐，众文武人人切齿忿恨妖道一刻难消，此日不奉。（原本下缺）

## 第五回 弄幻术高王险死 明妖法太祖释疑

诗曰：

奇奇怪怪展神通，驱遣随心夺化工。

只恐皇天难纵恶，定然获罪竟无容。

当日宋太祖一闻众将被余道人擒去一半，吓得胆落魂飞的恐惧。当时余鸿又率将兵大队直逼城濠下骂曰：“宋人君臣，恃勇自投罗网，涉吾疆土，即可称臣纳献降书，一众十万性命尚留一线。如若迟延违逆，要汝君臣人人白刃加千首项中，方悔之晚矣。”宋太祖闻言，惊上加忧。有苗军师见太祖一心惶恐，只得权词，于城上对余鸿曰：“两相对敌，胜负未分，献降称臣有大邦下国之别，岂有尊卑倒置者？我君臣自有定见，汝须量力而夸，何须以一小胜为强，不用晓舌，相煎太急。”余道人闻言，想来此语知他也有畏怯之日，只得不深求，吩咐退解内围之兵，暂缓攻城，回见唐主领功。唐主喜迎曰：“全仗军师法力，一连拿下宋将十余名，足丧宋君之胆了。孤早排下贺功之筵，上敬三杯。”亲离宝座，双手递上，余军师接酒，双手拱持言曰：“蒙我主千岁隆恩，今之小小功劳，奚当过奖重赐，臣感激无涯也，但君赐加恩敢胆逆命。”一连三杯吃吸讫，然后谢主，众文武依次坐位同畅饮贺功。酒筵席间多言军师法力无边，睹此宋将个个英雄猛勇连日擒拿，至今人人魂迷未醒。唐营筵毕，唐主吩咐：“将擒来十二员宋将牵出梟首，以报昨天破我界排关，杀死朕元帅刘仁胆、乔将军之仇，然后复回寿州界牌，捉下宋君臣。孤家成了一统，兴整大唐天下也。”余军师曰：“宋将伤害不得的，我主有所未知，贫道修炼有年，自得金鳌岛赤眉大仙指点，修行数百纪，传闻大道。今大宋乃受命之君，难以伤他护佐之人，不过且困之以威，方不敢小睹我主金陵一方耳。久必相和，以乐处太平之景运，也是世道当其时。”唐主曰：“两国相争，那有擒来之将不杀之理，况宋十二名将，世之猛勇者，若放纵回，为唐之患，为宋之利，岂可生置之？”余鸿曰：“宋既不能灭，众将亦阳寿未该终，今迷而不醒者，非真死，刀魂未伏舍耳，故以昏沉未觉。待山人教他醒回，背宋仕唐，混弄宋君臣一番，自然惊乱，他无措之处，定必与我主讲和，不敢侵扰。且借宋人之力，他得其势，我得其逸，又借宋之刀，以杀宋人耳，岂不更善乎？”唐主曰：“人已死怎能却复生，且事已奇也，且能使来将反戈投我，背宋仕唐。但云宋将十二人，乃大宋开疆展土，内有王亲御戚，父母妻儿皆在汴梁京中，他等即可回苏，焉有弃居亲以事仇敌之理？”余军师冷笑曰：“仙家妙术，果有可还魂之技，并有灵符迷其真性，定然依令呼喝，即君臣父子妻儿皆不能认识，只随其术，令之呼使耳。至于降我唐之往攻宋者，是山人可定主也。”唐主闻言，疑信交半，只得曰：“有此奇事，军师且试演可也。”余鸿应允曰：“真事果非谬言，待臣弄事便见。”是日唐主退回宫去，余军师吩咐将十二员宋将尸骸安放阶下，备办下砂丹、毫笔、纸之用度，有十二幅乌鸡、乌犬之血秽物，将黄纸染糊，用剪裁成纸人十二个，各像人上书符章一道，向空中喷上一口法水，一阵旋风，十二纸人空中飞舞一回。余军师喝声下来，纸人纷纷落下案上。军师将其折成三角灵符十二道，令军人除下来将头上之金盔，安置于发际之内，复将他原盔戴上，手持七星宝剑，于案上一拍，念着分魂分魄的咒言，一番大喝：“宋将其人某人一魂三魄入体，于二魂四魄庆皈正法，拘禁在纸代人腹于发际中，不得有违。”喝毕，将宝剑向宋将十二人个个一拍背上，大呼：“宋

人各各遵法旨还阳，急急如律令。”顷刻宋将十二人冒冒失失扒将起来，性似发呆一般，双目圆睁，不言而立，此乃十二人魂魄未足，神思恍惚，泥玄丸宫被灵符迷去真性，心下糊涂，只由用听，乃余鸿以法咒令之也。当日分列两行站立，只有唐人文武官一见，个个惊骇跑离班位。余鸿冷笑曰：“众文武不必惊惶，宋将自此降服我唐朝了，与汝皆属同僚，何须畏避！”唐主闻知，即登上银銮殿，果见十二名宋将分立两旁左右，盔甲明亮，心中疑惑不定，欲逃避下御座。余鸿指宋将对唐主曰：“我主不必惊疑，臣已用符术将宋之十二员将士降服，今宋将已降顺我大唐一殿之臣也。”唐主闻言曰：“军师虽然法术精通，孤见此宋将凶勇，他已还阳，只爱反去，不肯降服，转伤我邦兵将，乃有放虎归山之患也。”余军师曰：“我主众人既然疑惑不定，待山人试演他将士一人，验之，自见准信不诬言矣。”语毕，将木剑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大喝高怀德听令。有高王爷闻令即上军帐前打拱曰：“军师有何将令差使？”余鸿曰：“尔且领兵一千五前往攻打寿城，不得有违。”高怀德领令，飞跑出王城去了。唐主一见，方知军师法力之妙。唐之众文武臣多见诧异，余军师法力果然非凡夫可及者。当此，唐主喜悦曰：“孤得军师佐弼，降了一班宋将，且高怀德曹彬乃大宋金梁玉柱之臣，今为我唐所得用，何愁唐家故业不依然返复，皆藉军师之功也。”余鸿喜色扬扬，谦逊曰：“此乃千岁当兴其国，不失为偏邦之首，宋虽然应运，终不能力唐之害。”君臣言语投机，不知余鸿亦是权词以对唐主耳，岂不知宋乃开基应运真命君，故其对唐主言，不失为偏邦之首。唐主一心以为与宋并驱天下，亦一时心头之热也。只因余鸿捉得宋将，故有此妄想。但世人深驰于名利之处，正合着两句古谚之言曰：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

却说宋太祖日困于孤城，愁念诸将被擒，虽不见首级号令，但心上惊惶不已。正在思闷，只见军人入帐跪奏，高王爷提领南唐兵马来城壕边骂战不已，不明其故，特来启奏知，乞万岁爷定裁。太祖闻报，怒曰：“可杀奴才，敢生妄唾渎于朕，高王爷已被拿去，未知生死，况彼与朕外戚至亲，乃忠心贯日之人。焉有被擒投敌反来讨战之理。妄报之罪何辞，又出正法。”左右正牵下报军，他即喊叫：“枉屈，倘果万岁爷不信，有半字虚同，蚁军丁自当碎尸寸斩之罪，只请万岁爷亲龙驾上城楼一观，自分真假，以免蚁军丁负屈狗命一条。”太沮闻奏。又惊又疑，只得传旨，命放下军兵，即统带侍御军人上至城楼远观，果见高元帅在城下带领一旗唐兵，在远远驰骋扬威，纷纷箭炮攻打城池。宋太祖不胜惊异。在城上大呼一声！“御妹丈，朕在此，何得忘心胡乱行为，朕虽与汝有君臣之别。实手足，相加以国戚骨肉至亲，二十年来君臣腹心一体，何得被妖道擒去，即贪生畏死便忘恩负却心腹手足之情，改变忠肝义胆心肠，难免千秋污名也。朕今劝汝良言，劝汝急醒回头，速归回城与妹丈共灭南唐班师，同享太平之福。”说完不住招手，呼之入城之意。只见高元帅二目光睁，指手蹈足，跳叫不已的哮咆，全然不悟不明，何也？太祖见他许久不认，不以君臣相见以礼，一味长枪滚弄，大喊呼杀，觉得又羞又怒，即城楼上骂声贪生畏死匹夫，汝身居国戚，位极人臣，既然贪生畏死投降了敌人，其情可恕，原不应投了敌人，反兵攻城骂战于城下，还不知羞愧，此乃逆臣之尤者。喝令左右放箭。有苗军师连忙止之曰：“不



可，臣想东平王乃素怀忠义奇男子，身为王家御戚，位尊爵显，建立下汗马功劳，岂轻轻投降于外敌，以遗臭名于后世。今察其神情，犹恐破妖道幻术多端作弄。则东平王不独不免一死，且负屈臭名于千秋了，望我主深思参详。”宋太祖闻言一想，忽然醒悟曰：“若非军师之言，定中却妖道奸陷之谋矣。细思高怀德乃昂昂豪杰人，君臣二十载腹心相待，岂有贪生畏死以负国恩。”只得叹一声下楼，座中不觉凄然，龙目堕泪曰：“今日朕不幸被困于此孤城，实乃主忧臣辱，细忖来十八年马上辛劳，枉用着力，八旬母后难待，锦绣江山空成画饼充饥耳。”言毕倍切下泪。但不知何日解围，太祖脱难，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宋太祖当空叩祷 陈抟师遣徒下山

诗曰：

辅正诛邪合上天，齐城祷告理当然。

几天勿谓离凡远，帝主虔孚 感格先。

当时苗军师众文武见宋太祖悲感，皆来劝慰。苗军师曰：“陛下不可伤怀，有损龙体。今十二武将虽被擒，料必李景断不敢加害，但我城中粮草将尽，外运不通，深为可虑也。且余妖道善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算卜幽微，昨天要私逃，拔寨不得，今不若此夜陛下虔诚祷告上苍，求祈破妖高人，须要君臣悖诚告祷，或可感格天心，有破诛妖道者，效看当日唐太宗被困高丽故事，乃圣天子自有神灵佑助，当为可信也。”宋太祖听奏，只得依允。又有管粮官上奏，军粮只有一月四旬上下之用，太祖及众文武闻此皆惊。太祖复曰：“一月余粮饷，三军必危矣，如何设施乃可？”苗军师也无计可施，太祖闷闷转加。是夕只得沐浴更衣，斋戒虔排香坛，祷告肃诚。将自十八年战争以义师救民，削佞诛奸以安天下基业，已成四海混一之庆，不料南方李景，以金陵一隅之地，抗拒硬横，欺神轻侮，有损国威，至出于不得已亲领六师征讨。不期被妖道余鸿用术捉去将士，被困于孤城，粮自将尽，君臣在一月中数十万将兵皆作孤魂之鬼，恳乞上天怜佑，早差仙洞高人，收除妖道破敌，方救却数十万生灵，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太祖祀告望燎已毕，时交三鼓，各自归营帐。

是日感格天心，有值日纠察游神，转将宋太祖此夜祭祷之文上达天庭，玉帝一见表上之词，已知太祖困于寿州。他原有三载魔障飞灾，实由自取在杀功臣致激恼赤眉示罚以准折之，但今粮草将尽，救兵未到，十余万军兵性命可悯，今不若差一星君，仍令昔飞鼠运去当日唐李密之粮三十万以济军，再说明隋末唐初之时，天下扰攘，乃隋炀帝无道，四方英雄并起，各据一方，有李密据金墉城，却被一队飞鼠蔽天如萤虫蚁队之多，纷纷飞入仓廩，尽将李密九十余万粮米一时运衔去，不遗留一粟，是李密亦该当亡灭，故被飞鼠尽将粮食盗去，以济助当兴之人。在唐时太宗帝被困在三江越虎城，粮食将尽，三军忙乱，正忧败散，此时顷刻满天飞鼠纷纷扑入仓廩，粮米足有三十万之数。尚有三十万直待杨文广被困于粤西柳州府城，又得飞鼠运去，救济他三军。此是前代之事，带笔略为表明。

却言次早天色初亮，太祖起坐，众将士参见已罢，一刻间只闻空中狂风呼呼，吹声响亮，有物鸟飞扑之声。此际天尚未大明，又是晦日，下旬无月，太祖正在疑惑，细思奇异，只见飞扑之物在空中纷纷飞下，由阶上檐上队队黑色不分其数，密密丛丛，尽飞入后厢仓粮之所，不明何故。天色大亮，只有管仓粮官即刻出奏，上有飞鼠，不分数百十万队之多，衔运粮米入仓廩中，顷刻而满，约有三十多万上下，宋太祖与众文武将士大喜。人人称奇，有此天助，料必陛下虔诚祷告上苍，天帝佑护也，有苗军师曰：“此又乃唐太宗时，兴兵征伐高丽国，被困在三江越虎城，粮绝得飞鼠盗了李密之粮，救济了三军性命，正乃真命天子自有百灵佑助。今我主昨夜祷告上天，求破妖道，并告知粮食将尽，故上天差遣飞鼠，又运粮米以济我们军食，料必破

虔（qián，音前）孚——诚敬，为人所信服。

仓廩（áo，音熬）——贮藏粮食等的仓库。

余鸿妖道又有高人了。”宋太祖闻言颇自安心。是日，尽将殿中查点过，果足三十万之粮米，三军大小喜色欣欣，加增锐气。

住语宋城中君臣叙话，却说华山得道一仙翁，乃陈抟老祖也。他在山中，坐在蒲团，垂目养心神。是日，双目一开，屈指一算，知宋太祖当初杀害了郑恩，被赤眉仙命徒余鸿下山，投南唐败困他将一载，已是意乱心烦，只恐有伤龙体，但郑被杀之后，贫道将他世子郑印救取上山，已经三载，然太祖虽不合杀害手足功臣，惟郑恩向日心直率粗，曾有骂主辱君之强罪，亦不免今被屈杀，亦当天数难暗，正其辱主之咎耳。且宋太祖自与贫道一奕之后，卖却华山，果不失信，一登大位，即叨蒙隆恩，封我为此山睡仙。今当其有灾不乐，余鸿猖獗，心思破敌之人，不免差印徒下山，一安太祖，少削余鸿之威。况各王侯之子，各有遇合良缘，天所生成联缀的定数。主意一定，即着令仙童闲云可往山后唤取师兄郑印至此，为师有吩咐之言。闲云领命往山后，已见印坐在石台之上，自言自语，且不惊他，暗所只闻印口中长叹一声：“吾郑印生来真乃一苦悲之命也，忆起当年可恨昏君赵匡胤，诈为酒醉胡行，在杀我父亲，以至少年失怙，后又被这老道人吹的神风刮我到山，已经三载。至我不能回家见母，能不令人伤心也。”有闲云见他流泪满面，含悲声音惨切，未免怜他。可惜此子一介王门世胄，今在此荒山清泉淡薄。这师父倒也糊涂了，不管人家愿与否，竟意将拿来，强派为徒，令人替此少年可惜，可悯他也。呼唤彼迟慢，只恐师父怪责，遂将师命传唤说知。郑印连忙拭于眼泪痕，随了闲云，来至中洞，于师蒲团下礼拜罢曰：“师尊呼唤，有何吩咐。”老祖笑颜满面，呼叫：“贤徒，只因山人与汝有师徒之缘，所应叙炙三载，故用神风刮尔到山来，传汝双鞭，授飞槌，已经三载，兵器之技已练熟。今尔可上能安慰慈母哭泣之悲，下可了百年床头之愿，中又可救生民涂炭于水火，又加以风云际会，鱼水徐歌，尽遂生平之出处，今正当其时，不须错过此机会也。今命尔下山，此去大振家声，力光前业，一来显得贤徒幼学壮行，不负修行苦练；二来见得为师收留教导一番之诚。”有郑印闻言对曰：“须蒙师尊指授真传，已经鞭精槌谱，可以下山见阵。但圣上非君之仁者，已曾无辜杀害我父亲，不异君臣变为仇敌之憾恨，此去犹恐这无仁心之君不相容，那时进退两难了。”语罢下泪一行。老祖微笑曰：“贤徒不须过虑，太祖自误杀汝父之后，日夕悔错，思念汝原乃一王子之贵，日后昌大门闾，乃累世簪纓者。不必以父亲屈杀为君主仇恨也。然汝父在日，虽云性品抗直粗莽之汉，屡有狠狠骂辱主君之罪。君者，天也，尊也。臣者，地也，卑也。然汝父在朝之日，位在大臣之上，不殊与当今手足之称，惟当别辨君臣之序，不该以下抗上，故当今略去君臣之分以待汝父亲，知他率直卤莽，是至多次容忍，故积渐未，罪过已深，一天无辜受诛，亦抵偿往日辱君不敬之罪，是该当应得者。此去须要一心护佐开基圣主，以继前人光烈，方不负为师收汝为徒三载，授教武略之技也。此去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一生富贵功名，绵绵福禄。”又命差仙童取出宝甲金盔，豹尾神鞭，盔上将定魂针插上，方能避抵得余鸿的落魄锣。当时郑印将盔甲穿戴上，背插双钢鞭，复又深深下拜师尊，复与闲云仙童辞别过，正要抽身出山。陈抟祖又曰：“此华山往寿州不下五千里之遥，怎能速至？今且赠尔一帆之风。可伸掌出来。”郑印即伸出

---

失怙（hǎ，音户）——指失去了父亲。

叙炙（zhì，音志）——比喻受熏陶。

手掌，老祖用朱书符一道，又吩咐：“起时一路须当合闭双目，耳边风狂响振，不可开目。倘开双目，有妨跌仆坠下所伤，直待风不响时，不妨开目，即可至寿州了。且再赠汝灵符一道，照此乘风，可驾走云途，后有用处。”郑印领诺，即出至后山门。仙童也来送别。郑印依命双目紧闭，有老祖使起神通，念念有词，大喝一声疾疾，郑印不一刻已吹上九霄云外而去。印在半空中只闻风声呼呼响亮在耳边过送，心中暗暗称奇，自付仙人妙用，果非凡人可及。当时只依从师父之言，双目闭上下敢少开，不三四辰刻之久，已到了寿州城，按下慢提。先说宋太祖一祷告上天之后，又得飞鼠运粮得济三军粒食。此天至第三天，正与众将军师酌议破敌之策，一心惧着余鸿妖法利害，但不知郑印入城可退得余鸿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驾风云郑印见主 详讖诀苗训秘机

诗曰：

难中遇白最堪欢，况复亲情泪眼看。

此日大功重建立，勿仍猎犬令他寒。

再说寿州城中君臣正在议论余鸿法术拿人，此非我将兵不锐至败，奈何彼以妖物名落魄鏖，一连十二将遭拿了，众将失去尚且缓些，还有高元帅也陷于南唐中，如何设施乃可救之。君臣尽皆闷议不决。顷刻之间，只见云汉中有一人向城中飞檐而下，向前阶一滚降落，是满身甲冑，背上插双鞭。宋太祖大惊，众将也不胜骇异，各各抽出腰刀佩剑，大呼有刺客，要上前拿捉，只闻那人大喝一声，犹如天上打个轰雷，众将吓得呆立不动。此人大言曰：“吾非刺客，乃汝南王郑恩之子，郑印也，吾奉陈抟师命，来寿州救驾，不须动手。”众将闻知，皆收回刀剑，太祖与军师将此人一看，只见此少年年方不过十五六，身躯八尺，铁面生光，河目海口，真乃一英雄武士。当时苗军师唤曰：“汝是郑印汝南王之子了，今圣上在此，何不行个君臣大礼。”郑印闻言依诺，即抖甲上前，当帅堂中对宋太祖倒身下跪朝参。太祖一见郑印，想起三年前面后糊涂，被郑恩触怒，一时酒性发愤，将他执下欺君骂主之罪，登时将他斩首，醒后悔之不及，想起手足情深，虽乃异性骨肉，但与他自少年时交结，立下多少马上功劳，一心一德，何异同胞之谊，今一见他儿子，不见其父，想起前情，不觉心酸，花目中泪下沾襟，起了座位，手挽曰：“御侄平身，朕前少年时弱冠与汝父亲是异姓骨肉之交情，同胞谊，不料君臣酒后糊涂，失言交恶，执责汝父，误伤性命，朕悔莫及，时常思念痛切酸心。今幸御侄长成，身体容貌与父恍惚，朕悲中有喜，今袭职汝南王，世禄加恩以补报三御弟之误杀，又足以志朕之过也。”郑印闻太祖之语音，陈及前事，不觉流泪谢恩。太祖又问：“御侄自三年前被大风吹去，王嫂上朝奏知，寡人已经旨发四方，寻觅各省郡，不见回音，至今三载，至王嫂数年忧思，可不怜此孤独也。惟御侄方才言说，奉陈抟仙师之命，下山来寿州救驾，但不知那一位陈抟仙师？授汝有何法技？可救解得寿州之危厄，且奏朕闻。”郑印曰：“陛下容小臣详奏上闻。”当时郑印将华山陈传老祖三年前风刮上仙山，至今奉师命下山，一一言知，又叨蒙老祖赠赐仙盔宝甲，可抵避余鸿妖道落魄鏖。但他法术高，非小臣所能驱除此道人，要破敌者，也须待五阴将会合齐集，方能胜之。老祖发启我下山，行时如此嘱咐，吾师定必判参，前有准，后无差。”宋太祖闻印言来大喜曰：“朕前三天祷告上天，愿得高人来寿州城解围破敌，自许回朝之日，免向缺国课，并天下罪人减等，以补朕躬之咎，今已有验，得御侄奉师命下山，朕无忧矣。惟陈抟祖师，当朕少年时，生性未定，为打折唐主御勾栏女乐，杀了一班淫靡娇娆，至发配问往关西，道经华山，与陈希夷三局棋对奕，将华山书写与他。彼乃高人上仙，非凡夫可及，今还念及寡人破困此孤城，又赐赠许多仙物与御侄，到来保驾，正见其厚情垂念朕之深也。但未知汝下山时，老师父有何言吩咐指示，且说知南唐何日得以平服？奏凯班师，御侄可闻知否？且奏明以安朕心。”有郑印对曰：“师尊临别之时，并未有定着班师之日为言，只说余鸿向昔禽鸟羽毛之体，乃数百年修炼得成人形，复得赤眉大仙点化受戒，不久证应仙班之列，故炼就神通广大，非小臣可能除逐他也，只可保守在寿州城，以佐安陛下圣怀，仙师又言，如要收逐此道人，除非五阴将同齐叙会大台，共结

良缘，方能平定得南唐，大功方可奏绩。今已另有八句诗词赠下，以待小臣回寿州上呈陛下龙目观瞻。”当时郑印取陈抟老祖一柬，上写着。

欲胜南唐定世华，五阴须待数无差。

也知榴树藏金锭，那晓银屏艾蕪芽。

救驾生香芳号郁，降魔解语女为花。

萧音引凤诚奇遇，风虎云龙总一家。

当时宋太祖看罢八句诗词，实不解其意，又对苗军师参详一番。军师接柬书一看，默默一思，曰：“仙机莫测，日后自有应验。”原来苗从善精于察星观云望气之学，占卜通透，虽未尽知过去未来之事，然见了陈希夷的诀谜，已辨出胜南唐者有五女之名，乃刘金锭、萧引凤、郁生香、艾银屏、花解语五少阴，方能平服，非五老阴。但陈抟祖不预泄天机，故苗训亦不直指出其五女之名，道与道同秘之意，待郑印一去，自然引出这班少阴出来。太祖曰：“陈仙师言五阴，朕未出师之前，母后梦五凤救朕于高树翼抚而下，今老祖又言五阴女可破敌，不免发诏回汴京，调取陶王嫂、王姑、李夫人来救驾破敌如何？”苗军师曰：“我主果然天亶聪明，料事如烛耀天，但仙师既遣御侄前来，有如此掀天本领，何不草诏命他冲围回京取救！”太祖欣然准旨，问及印可承往否？印即奏道：“臣承君命，即刀山火穴有所不辞。小臣下山之日，师父赠我乘风符一道，不用三四辰刻，已到汴京了。”太祖大喜曰：“御侄果然忠孝，今仍袭封汝南王，以子荫父职，破唐之日，再加恩赏，即着饱网餐饭准备冲围。”印领旨，是日辞了圣上，敕旨出城，想来初到寿州，一功未立，且不驾云符，冲他大营一阵，然后以乘风符回京。当时太祖、军师等见印出城，即登城楼观他，只见印大步踏入唐营，大喝一声：“看鞭。”将唐兵打个不绝，纷纷大乱，唐兵大呼，放箭不及，死者甚多。印的双鞭发动，犹如点雨，并无一箭着身。唐兵遇着即死，抵挡不住，四散让路，一时如入无人之境，一连冲入三匝重围。只见两杆大纛红旗，数员大将拥一主帅，大喝：“小贼，敢来踏我大营。”他乃皇甫晖，是南唐主帅，有军士报知宋将踏营凶勇，故领将来拦阻。只有郑印自得老祖传授双鞭，未经试发，是个性急小英雄，乃目空一世者，岂惧三五个唐将！只将兵器打个不住手，闻皇甫晖喝呼，只作不闻不瞅不答，双鞭打去。皇甫晖大怒，长枪一起，月内抛梭挑进面上。郑印长钢鞭左一挡，右鞭一飞打，去马冲杀，对战五十回合，却被印左鞭飞中皇甫晖右肩膊上，喊声疼痛，打得甲碎分裂，口吐鲜红，带转马鞍而走。原来皇甫晖算得南唐一员勇将，所以南唐主命他领兵困住宋太祖，今虽受伤一鞭疼痛，只招喝兵将杀上。有郑印双鞭扭打，八员副将落马五人，兵丁不敢近前。又杀却唐兵千余，乘势冲透七层大营，走不上营外，有一队甲军追上，只得走，恃着雄勇，一心等待，再杀他个片甲不留，方显己之武技非弱。言未了，只见骑一梅花鹿道人赶上呼喝，印一见知是余鸿道人，二人相见，有余鸿大喝：“可恼宋将，不知进退，十被山人擒拿七八，今又来凑拿不成！敢生胆子踏吾大营。”郑印大呼：“妖道，知天命可畏者，即日逃走归山，深藏古洞，炼性修真，不然，数百年苦炼一旦付诸流水，一命付入轮回，岂不可惜工夫。”余鸿闻言喝曰：“小小畜生，人道变化未成，出此大妄之言，料必不思久活了。”言毕，一茶条杖打来，郑印左鞭一架，喝声：“妖道慢来。”然余鸿被他一鞭发力，双手振疼，梅花鹿坐立不定，想来此宋将年轻，实力很大，以力敌，性命难保。急扭拍梅花鹿跑走，印拍马追赶出外围。宋太祖在城楼上大惊，远远大呼：“御侄不

可追赶，此妖道他有妖物伤人。”但城隔外围有数百丈之遥，那里呼唤得闻，只远远观见余鸿取出落魂锣，连连响振，太祖心中着急，只见郑印依然拍马追赶，上前双鞭打去，险些将落魂锣打破，余鸿大谅不验，急收锣跑走一箭之路，想来落魂锣屡验，今此小将似不闻，何也？不免用斩神刀伤他，也算彼不幸也。想罢，登时将刀飞抛空中，发出光辉灿灿，映日争光，夺目惊人。有郑印初时心怖，岂料他神盔上放出霞光冲去，神刀跌下尘土。余鸿大怒，不知又用何法物，拿着郑印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唐军师遇敌初败 宋将军破寨回朝

诗曰：

正气由来自胜邪，术穷转觉技难夸。

寄言左道从兹退，勿致终来末路嗟。

再说余鸿见郑印头盔上霞光闪闪冲起，将飞刀打下尘埃，插在马前，心中大恼。想来此贼有此宝盔，落魂锣又不验，实乃一异人也，怒目圆睁，又向香囊中取出豆子，念念有词，向空中一撒，顷刻之间，化成数千军马纷纷落下阵场杀上，将郑印重重困住，俱是凶恶猛汉军人，令人惊怯。只因郑印体中穿上仙甲，众鬼恶兵只喊杀，不敢侵近，他反双鞭乱打，直冲入阵里，众兵马纷纷倒退仆跌，沾土已变化回豆子。余军师怒上加怒，看不出小贼有此宝贝盔甲，锣不能擒，刀不能伤，变化兵又被破了，意欲收兵回关，又恐被唐将众人将吾小瓢，欲以力战，小贼实力很大难敌。正在心头烦恼。原来郑印一想，师言吩咐这妖道果然法术多端，皆被吾盔甲所破。但想师父之言，彼乃多年得道，法力精奇，我非其敌手，倘再来别术，非吾所利也，不若先下手为强，想直抽出飞锤一柄向余鸿打去。有余鸿见破了怯术，正在烦恼，还要复用法物，不意又被郑印一飞锤打来，急如闪电。余鸿喊声不好，将身一侧，已落打在左肩上，不胜疼痛，跌下梅花鹿边。郑印再飞一锤，余鸿大惊，急忙中借土遁走了，只被印将花鹿脚力打死倒于地中。有郑印叹声：“将已收除妖道，却被他走脱，想必气数未便该终，不若早回汴京取救也。”即透出杀上，快马加鞭，唐兵将人人不敢近他马前，由印杀出，一连跑走数天，到了本国的内地，见一骑人马拥护一主而出，乃一潘字大纛帅旗，郑印一想，自己身居王爵，此官乃一大将之职，应当下马相见，今仍是公然马上而来，好生无礼。暗怒中又意思他未曾得知主上封吾王位，此乃不知不罪，也难怪，且暂相见为是。当时潘美在马上相近，见一少年，是王侯服色，细认来，似被风吹刮去郑恩之子郑印一般，连忙滚下鞍马，笑而询问曰：“马上王爷可是汝南王世子王爷否？今观尊容相似，乞道其详，以便见礼。”郑印见他下马相迎，请问彼尔，下却金鞍，呼声：“潘将军，世叔大人，小侄果乃郑印，前被风刮上仙山，今奉师命回朝取救，得蒙当今加恩袭职汝南王，杀出重围，且请大人并进关一叙谈，即日起马行程。”潘美曰：“如此请王前步，待下官随从。”二人拱手一同共进界牌关，宾主下坐茶献罢，郑印转问潘大人未晓打听得主上危困，众王侯被擒否？潘美曰：“主上被困寿州城，众王侯失手，小将知之，屡欲离城兴兵救驾，奈无诏旨到宣，卑职身受边关重地，是以未敢擅离，今经日久探听关城未失，然主上亦困下不得驾回，正欲统兵来往打听消息，今不期遇着王回朝取救，小将不须离境往寿州了。”有郑印闻言曰：“今吾奉旨回朝取救，且待二王爷发差，五阴将往赴敌，大人仍守此头座关，不可疏失为上，待救兵一到，余妖道不难收灭也。”潘美点首称领钧旨。是日，郑印刻日登程，分别而去；离了界牌关，一驾上灵符，半天之久已到了汴京城。怎奈印乃少年贵生王侯之家，不轻多出，京师城市少游，况别却多年，真乃岁月几何，江山不可复睹，地土多有改迁，身进王城，动问旁人许多，方至汝南王府中，但此位少王生来性急卤莽，有老父遗风，一进王府头门，大呼母亲那里，一程大步踩进。有一新充家丁，失时倒运，不知他是少主回来，上前大喝：“死囚休得狂妄，闯王府，罪大不赦。”双手拦阻，却被印当胸一托，力如卸山，已将家丁攒跌去丈余，远撞在石柱栋上，



头额破裂，鲜血流而不止，已死了。有向日老家人，方知少主独自一人回府，又惊又喜，即曰：“且喜少主回归，老奴等有夫远迎。”即引导人九重内府。

不表外府将死家人收殓埋葬。且言郑印一程进内，只见白府依然，风景无异，早有家人先已入报，王妃预出，母子重见，印下跪，两相泣泪，有如梦中，想不到一刻相见，惊喜交集。陶王妃挽起孩儿，询问前因，印即述得遇仙师始末。又言知现奉当今太祖诏旨母亲领兵为帅，袭汝南王之职。陶三春闻儿言来，不觉恨叹一声，曰：“此话儿休提也，汝父在日，功高社稷，一旦无辜被杀害，今日被困急灾，方见有用人之心，此无情薄行之主，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享。今君主虽有旨命，为娘死也不愿奉诏。前日我儿被风刮去，我自觉一时无主，今幸母子团聚，明日交回诏书，即辞官作速回乡土，靠着十亩东晨，聊作太平之乐，母子膝下相依，还胜三公奉养。”此夕话，陶夫人有感于丈夫功高被害，君上薄情寡恩。岂知郑印乃英年壮志，心欲大振家声，师训章章言犹在耳，是一副热肠。今忽闻母言如此，不得不遵，且暂含糊答应，明日见过君王，再作议论。母子言语多时，夜深分寝去。

此夕陶王妃方幸得回菽水 承欢有人，正更深未合眼，枕畔踌躇，从违未卜，转多时，已三更之中，不觉飘然庄周一梦。耳边不住车马呼喝之音，又见有金甲神人拥着一尊王者如阎君或神圣，夫人只得下拜。目略注视，岂知此神圣乃丈夫汝南王。陶夫人呼声：“王爷何往？何得独弃下妾身？”有汝南王下了车舆，扶起安慰夫人，不须苦恼。夫人位下，诉知寡居苦节，正欲母子归乡，孩儿心性又留恋高官显爵，不若王爷携了妾身同往，免在苦恼于尘凡。言罢，又哭泣起来，王曰：“在阳世与大人是枕畔恩情，今吾已归神位，是幽明异路，然以未尝一日忘怀之，但夫人阳寿未终，安能一路同聚，直待婺星 飞坠日，方得共见双星，至于汝丈夫前者被君王杀害了，也领了辱君抗主之咎，短减寿元三纪，以惩戒强臣于后世，且合当归还天位有期，与当今君无干。况汝今一时苦，正属名亘千秋也。今主上被困于南唐寿州，有祷文告于皇天，吾于天帝玉座亦得赐览，今正虑着汝以妇女之见，念恨私仇，逆旨不忠，以取天罚，故特来指点告知夫人，且领君王诏旨，从孩儿之志，大振吾郑门世代忠君报国功名，千古不朽。夫人日后亦不失血食香烟。”夫人见丈夫此言谕劝一番，只得哭泣领受，又闻王言曰：“神道不得久留，夫人且自保重自爱，阳寿享福尚有三纪，子贵媳贤，名辉声振，众臣莫及。为夫去了。”见车马纷纷而起，陶夫人那里肯舍之，向汝南王龙袍哭泣挽住不放，却破王爷大袖一拂，车驾马匹俱已起在空中，陶夫人反跌仆在地，大呼王爷，方才醒苏，方知一梦，已是五更之初，桌上银灯灼灼，尚半明，起来挑亮。想起丈夫训劝之言，不觉一汪珠泪。但想来不可不遵从，坐至天色已曙了，丫环进水梳洗毕，即传进孩儿入内。

印请母安礼罢，陶夫人将昨夜梦王爷功训之言一一说知世子，印也下泪一行，母子对面伤感。夫人收泪曰：“孩儿，此已往之事，父亲已为神道，天命注下不必记恨朝廷了，且登朝呈上太祖御诏，以待署君二王爷议帅娘且依旨命。”郑印止泪依命入朝。有二王爷一见太祖诏文呈上，方知太祖被困于寿州城，众王侯被捉去，正思王兄主上无事起惹灾殃，座朝安享好不美，定必兴兵御驾亲证，今被困于远土。诏内命下各王女将解围。是日只得依诏

---

菽（shù，音叔）水——豆和水。指最平凡的食品，常用作赡养父母之称。

婺（wù，音务）星——古星名。即“女宿”。

旨分头命下往宣，正是诏旨一降，须臾陶三春、赵美容诸女将次第上殿，二皇爷将太祖被困诏旨，命各女将领兵救驾传明。各女将军俱称领旨，二王爷即日传谕兵户二部，一面点定三军，办足粮草，刻日起程进兵，固然各人无事辞驾回府。单有赵王姑一闻郑印言及丈夫被南唐活捉去，不独此，不料高王反投唐，复向太祖倒戈，此段情由，令他惊骇不小，又不由人不气忿，并要在王兄署君谢罪。二王爷曰：“高驸马平日忠肝义胆，人所共知，御妹何须过怒，料必别有原由，不可着急。今同领兵去日，得分明了。”有王姑只叹声辞别王兄，回归王府。不知何日起兵赴敌，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高君保背母私逃 陶三春领兵救驾

诗曰：

少年壮志合从军，况属君亲灾咎闻。

背母私逃情可恕，复能破敌立功勋。

住语陶氏夫人回王府，预备领兵挂帅，母子又有一番言谈，皆说及王姑美容恼恨高王爷一刻变心改节之奇，也且不表。再言赵王姑辞别回府中下坐，春山愁锁，闷闷不乐。有世子高君保，见母请安，一见此愁容之色，即动问母亲好好登朝，一回来何以有此不悦之容，且示说知孩儿。王姑见子问及，不觉两泪一行泣下，曰：“儿那里得知有此人伦大变之事。汝父随征，身为督师主帅，躬担王命重任，出阵被妖人擒去，贪生畏死，投顺唐人，反戈背主，岂不玷辱高门，一家难活了，为娘岂不忿忧也。”君保闻娘言，心下一惊，面色一变，曰：“母亲此说何人传知？”王姑曰：“现有郑家哥哥领旨回陈及，且诏旨题明，岂是旁人传说。”君保听罢一想，曰：“母亲，岂有此理！吾父王一生忠良耿性，在母亲平素所知，况我父与当今又属君臣亲情姻娅之谊，君臣一心一德，并无嫌隙，何以一夕改前事仇。即言贪生畏死，不过投降了，岂有反戈辱主奇事，内中必有别情，母亲休得过恨，但须要带儿同往随征，一则得问父王事情，二则与王家效力。”王姑曰：“方才圣上旨谕，言三王四侯、众节度使十三名将皆为敌人擒去，今汝乃不暗事少年，并非能惯疆场，岂宜同往随征。今为娘不过因奉王命，又见汝父变节之事，不得不行耳。汝若抛心不下时，勤飞递来往家书讨信音可也。在家与侄儿君佩弟日勤弓马，夜习诗文，不许闲游，外出招非，须依为娘吩咐。”君保听了，心中不悦，复恳说一番，王姑终是不允准，只得退去不乐。来至书楼一见弟君佩，问及起，君保并将前事一一说知。君佩听了，也觉骇然。又曰：“王伯母既不许我弟兄同往随征，惟王伯父如此糊涂，又未知真假，心下何安？况我宋朝天下十得八九，只有南唐金陵以一掌之地，被他如此猖狂，捉尽王侯大将，这还了得。但我弟兄有此武艺，不趁此试演一番，岂不埋没了英雄手段，不若凑此伯母、母亲未兴兵，吾兄何不先背地到潼关三爷处借些兵马，前去报个头功，弟亦随后而到，自有个脱身之法，兄意以为如何？”君保听了弟言，深合己意。至次日辰早。君保装束了盔甲上马，只佯言出猎于南山。此日逃出王府，已经两天之后，有王姑不见君保进内堂问视，究查家人，家人言已经游猎两天。有君佩又不以实对。至第三天，出师之期已近，有翠华李夫人曰：“君保侄儿三天不回府中，定必私往南唐去了。”君佩在旁冷笑曰：“哥哥只因王伯母不准携他随征，他闻王伯父如此信音，心内不安，故私逃去，已经三天矣。”王姑闻，一惊曰：“不好了，少年粗率，妄作妄为，不遵教训，必中敌人之手。”言毕，珠泪滚下，李夫人劝慰王姑伯母曰：“奴想侄儿虽仅弱冠之年，作事自小老成之见，今一人单枪匹马，断无去自投罗网之理。他往寿州，定由潼关顺道必先到尊舅三王爷处借兵，方敢前往，不若差人火速前往追问消息，或可追回也未可知。”王姑曰：“已经越却三四天，只忧他早借兵去。”夫人曰：“既去，亦乃顺道，问及一言，方知消息，我婢姆乃得安心。”王姑只得允从。李氏夫人又以君佩不肯早言通知以至误事，欲行家责，王姑转代求免，夫人乃赦之。君佩火曰：“母亲，今哥哥已往，是一家皆在沙场破敌，儿一人在家好生寂寞难过日也，儿亦要随同赴敌，决不愿一人在府中捱日。”李夫人欲不允许，王姑心一想，即曰：

“我家原是世代武将之子，断不肯敛静的，倘不允他同行，又蹈了君保之辙，不若准他同往，反胜私自逃奔，以免担忧过虑。”李夫人无奈，只得允从，君佩暗中欣然。

是日出师，王姑娘姆共进教场，又有罗氏夫人，余氏夫人已集在场中。王姑多少千百家将、内监、宫娥左右拥护一到，众夫人皆来迎接，知会过陶夫人，同见礼毕。当日陶夫人接领帅印，二王爷传敬御酒三杯，夫人谢过王恩，又见诸军事务已准备，赵王姑为前部先锋，李夫人为参军，罗夫人为左军，余夫人为右军。当此，署君二王率同文武大臣干部门外送别，三声炮响，雄兵十万队军登程，果然一班女菩萨旋作金钢猛汉，尖尖玉笋，提持铁剑银枪，三寸莲花金鞍跨上，一路大兵，杀气冲天，犹如蚁阵，向东南发进。渡了黄河，一程直下吴江，非止一日。程途有王姑一心忆起丈夫投敌不知真假，儿子私逃未分祸福，正忧急中，见水接连天，波腾浪涌，舟中起倒，原算历险于长江，信口吟咏一章，以见怀思，诗曰：

横海戈船破浪飞，波臣万里奉天威。

不倾盗穴根难尽，若惑人言事恐非。

老至愁生添面皱，年多骨瘦减腰肥。

乞身可许成功后，母子夫妻合队归。

当日王姑吟咏罢，伤心不已，恨不能如雁鸟之高飞，早早到了金陵，探知明白丈夫投敌背君之事，岂知出路由路，岂理人之望眼将穿，心悬两地。

住语王姑在战舟终天怀抱不悦，却说高世子一自逃出王府，原只虑母亲差人追赶，故不由大路而行，只向私程而跑，不独山道崎岖，且路途踟躅，况贵品王侯之子，玉叶金枝，府门似海之家，岂多轻出，即平衢大道，也难分辨，何况此私行山路。只一心雄胆壮，只向东南妄奔，饥餐渴饮，马不停蹄，一连数天，赶程已有千里。一天，跑下荒山，在山边道经阡陌，只见云布满天，狂风大作，顷刻连天大雨。君保只得埋躲在山脚大树中。不料风愈急，雨益大，盔甲衣衫尽皆湿了，见不是驻足之所，只得冒雨加鞭，跑过数条阡陌，树林外有了山庄，急走近下马，扣上庄门数下。庄门内有一半百老人问及来由，高世子将过客遇雨，并言天色将晚，来借一宿，明天赶路之意说知，只有庄士众人曰：“贵客且请往别处借宿罢，只因敝庄近日屡被强人骚扰不宁，致使家爷有命下，言一切生面人等，概不敢接留。事出有因，非力薄行，只求见谅，见谅。”言毕，复闭面庄门，有高世子斯时心下忖度，倘舍此庄所，并无可他适之所，复举目一望，又无别舍人居，只得仍在庄外恳求。有庄内诸人实见过意不及，又不得相留，只人人在内诈作不闻，原意欲他索个无味自退。当日君保求借多时，彼乃少年英雄心性，求恳言语一番，庄内之人不睬不理，怒从心上起，遂大喝：“狗奴才，我乃孤客，急而相求，既不肯见纳，亦当再面白一言以拒绝，吾也不复求借，以往别处，谅有济急慈惠之人。今汝一班奴才，好生无礼，诈着耳聋不睬，且待本公子打进庄内来，方知为鹊有巢，为鸠居之手段也。”有这些庄丁多人在内暗暗冷笑，言此人自称公子，想必是痴呆的，虽似一武家规模，但彼乃一人耳，白手怎生打得进内？当时公子言来此说，在内的，仍作犬吠猪嗷及笑语之声，激得高世子性恼极矣，喝声如雷，双臂一伸，用力一拨，早已将两扇庄门推折作为四段，庄已大开。一声响振，四片板跌下，庄丁众人大惊，登时跑入内厢，多言他是强盗，我等性命休矣，纷纷跑入报知老爷小姐。当时高世子见将他庄门打折，众人跑走入里去，他只踏步权在外堂首立着，看他主家人来有什

么言语作为。自思一将他庄门打折，是自理偏，但想已身是王家内戚之贵，用好言告知，即打破他门也无于碍。正在想像自言，早闻履步声曰：“老爷出来了。”君保一目观去，只见远远一人，长袍，一撇皂色，头上儒巾，手执羽扇，乃紫膛面色，双目星光，年方五旬外，三绺清须，后面十余人随。方才众庄丁见君保一力推折庄门，有此凶狠力大，更惊讶他不知那一般人，少不得跟随庄主出外观看。有老庄主走近，一看高世子，未知如何理论，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求借宿不啻东床 设夜筵何殊赘酒

诗曰：

赤绳一系定良缘，才子佳人合有天。

试雨行云还未卜，先教霖霖住加鞭。

当时老庄主出至府门外，只见一位美少年，二九上下，貌如珠玉，气宇轩昂，一身甲冑，手执长枪丈余，已知他是一英雄少汉。但如此装束，定必官家世胄，已将一片怒心早消化了。只有高君保一见刘庄主，飘然风雅，道范斯文，令人起敬之心，想起方才卤莽粗动，反有愧心，自怨自咎。又见此老面带笑容，言曰：“方才众家人不懂事，不合见拒留宿，至得罪贵人。此根由只缘近日敝土有匪徒劫窃，是以老拙教他们不可寄留外人寓宿，不料众家人有目无珠，不分辨别，执一而论，不明贵客乃当今朝廷显爵光临，又不早通报知，致令老拙有失远迎，已获罪戾，况此天色将暮，又属雨大淋漓，一带荒凉幽径之上，果无别处可投宿者，即有庄外之人，询察知果系真实良客，也当谅情见纳，今之一概执板无变通，实蠢奴才也，贵官请宽量勿见罪，如何？”当下高君保一闻刘老一夕良慈之言，倍觉恭感情深，即上前深深拱揖，刘老又谦逊还礼。君保答言曰：“小子一时粗卤，动气将宝庄门扇推毁，自知无礼，获罪已深，但因雨大湿透衣冠，无方躲避，至碎门求宿，待吾补过再请罪。今蒙尊丈一番谦逊周全之说，倍见汪涵雅量，反令小子羞愧无躲之地矣。但今得坐门首，俟至天明，即刻赶趲程途，足见恩惠之至了。但不知尊丈上姓高名，祈示知之。”庄主曰：“碎却庄门，此小之费，须不当挂齿，何必言补偿。老拙姓刘，名乃，是中年隐居于此。请同尊官贵姓高名。”君保一想，不可将此真姓名实言知，只回言：“小子姓高，名佩，官指挥使，奉宋君王命催取军粮，道经宝庄，不意有缘叨蒙刘老先生周全，何其幸也。”刘乃曰：“原来高将军驾临，岂敢轻慢，坐门首之理。粗筵便撰请进中堂叙款。”语毕，携手同挽至内堂。有君保只得长枪放下门首，刘老又命家丁将他马匹牵入马槽喂料，当时老少进至内厢，分宾主下坐，有家丁送上香茗吃罢，二人谈话投机，不一刻，家丁排陈上酒筵盛撰，山禽海味之美，酒数巡，宾主酬酢。是夜仍乃大雨淋漓不已，酒至更深，老少有尽东南之美，对答相投。高君保仍是少年心性，正直豪爽，又食酒过多，不觉尽劝酬相欢，吐露出真姓名，乃宋君御戚显贵藩王之子，遂陈祖上英雄本末，辅宋周扫平北汉，功高社稷，灭刘崇，不觉抵掌而谈，意色扬扬，岂料此位庄主刘乃，即是北汉主刘崇族派弟。身为刘姓子臣，当北汉时，官封振国将军，曾因丁贵先锋夫机，为高怀德所败。刘乃又见北汉王昏淫不德，力谏净不入耳，已知天心不附，不能力挽，故挂官致仕，隐居于此，父女埋名。今闻君保陈出世家，回忆刘主初盛之时，真有不堪回首惨切，忍不往泪掉两行。君保冷目一观，即刻惊讶，起来问曰：“晚生陈起家世一事，刘老先生何以悲泪若此？”刘乃初时还尚塞歧唔，后被君保许多问，只得将出仕北汉，刘主无道，不从良谏，自取灭亡，所以闻昔喟感也。当下君保方知失言，对面即为敌国仇人，只奈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无可如何，只得离席长揖谢罪。刘乃挽扶曰：“此已往之事，况各为其主，胜则为君，败则为寇，老拙已知天命所归，况谏净

霖霖（mà i mù，音脉木） 指小雨。

谏诤（jiàn zhèng，音见正）——直爽他说出人的过错，劝人改正。

不入耳，书疏上不行，故老拙不得不致仕以归，但今老拙有一陋见鄙言于世子，勿性率直，老拙方敢发言。”高公子对曰：“刘老先生乃先辈忠良纯臣，高明老成之见，今幸赐教，大有增益，晚生自当洗耳恭承受教。”刘乃曰：“哲人有退步之机，君子有谨言之戒，只劝世子此后萍水相逢，凡遇周旋之际，切勿交浅以言深，一则俱以为歹人暗算，取祸之由也，须当志之。”高君保诺诺领命，又曰：“老先生金石训教之言，自后当必铭箴以为终身宝鉴。”言罢把盏再酌，用过夜膳，交谈已是多时，不觉时交三更候，刘乃命家丁设备帐铺牙床于书斋，以待世子安寝。君保称谢不已。

不表刘乃酒醉安睡，再言高君保睡不心宁，又闻雨声潇洒，瓦面沥沥下淋檐前点滴，自觉心闷意烦，一时有感，占吟一长咏以志感，其词曰：

云暗暗兮郁愁结，雪隐隐兮哀怨绝，雨潜潜兮血脉下，水冷冷兮悲声咽。乌乱啼兮  
怜人苦，花零乱兮谁是主，欲入深兮无永穴，欲高飞兮无翰羽。扞腔问心心转迷，仰面呼  
天天不语。混宇宙兮不分，霏烟雾兮氤氲，西风起兮天霁，挂远树兮夕曛，聚还散兮暮  
云平，晦复明兮日初晴，何时阴消兮世界清平。

是夜高公子吟咏罢，仍是展转反侧，一夜中何曾合眼，只是心悬两地，念切思亲，尚有十余天程途到得寿州救驾，恨不能即日插翅奋飞，一夜之恩的不已。复又悔之，悔方才席上一时失言语，唐突了刘乃。岂料他原是昔日北汉旧故之臣，曾与父王对敌，倘若他见怪，念着自仇，实乃身入牢宠，难以得脱也，一夜惊忧，按下慢表。

再说刘乃年过五十，并无一子，单生一女名唤金锭。方才高君保打碎庄门，有奴婢报知刘小姐，后又闻知是大宋将官，是以触着仙母师言吩咐，言他日后姻缘在宋将贵胄之子，是今留心探听。又表明刘佳人自小一生好道，久闻圣母在梨花山修真，入元母大仙之列，故交十二之年，自立心虔诚，执手上梨山叩拜圣母为师，又与萧引凤、郁生香、艾银屏、花解语四美为金兰友，正乃天生一班豪英烈女，为皇家效力，为宇宙阴将军之光。刘金锭在梨花山五载，素为圣母怜爱，一心指点法门技艺，至风雷变化，腾遁俱全，移山倒海，唤雨呼风，诸般法术精通。当日圣母原领了玉旨，敕命打发五仙女下凡，护佐宋太祖。是岁刘小姐辞师下山，此日在闺中闻高世子与父亲携手进内堂，小姐在屏内看见，高世子果然生得仪容俊稚，犹如美玉无暇，铮铮气概，料必文武双全。怎得一人与父亲露个消息，将托以终身，不枉我金锭具此花容仙技，奈此子乃忠孝传家一伟丈夫，但想婚姻由父母决准，我无媒的以自招也。又思忖，此子一言不合即打折庄门，强抢入室，有此胆量，想是目空一世英雄，不出个辣辣手段与他，谅不肯服依我们。刘小姐有了主意，自然用下礼谋处，于实乃前定良缘，任尔外邦仇敌，地北天南，终要成了同餐共枕，断是不错也。

当晚君保有酒后失言，冒冲刘乃，虽感他言不记怪，惟因两敌今日相逢，非同别则小故，万一彼口是心非，晴算起来，性命可忧不保。是夜立心不睡，独坐危危。有家人刘安几番催促公子安歇，君保不允，只与他闲谈。又问及汝家老爷有几位贤郎，何不见一人出陪相见？刘安曰：“我家老爷中年失偶，当有心存为国亡家，向未续弦，是以单生一女，今已年方二九，武艺精通。”言未毕，君保冷笑曰：“汝言小姐的武艺精通，比如有降夫手段，抑或用婢奇能。”刘安曰：“非此言也，我家小姐才可比谢道韞，武可并花

---

氤氲(y n y n, 音因晕)——形容烟或气很盛。

木兰，德匹孟光，智同侃五，更具法力无次，上可济王家大用，下能拓土安民，真乃女中一真大丈夫也。我想家小姐脩具此奇能，天下无有其廷，即世子爷是一英雄世胄，当领教手段，必甘拜下风矣。”高君保一闻刘安高抬小姐一番言语，不禁微笑曰：“自古深闺少女只晓拈针绣描。即有些拳艺之技，不少小籍父兄指点一二耳，至于疆场上阵，历险交锋，即上古至今。只有我大宋女英雄几人，为上盛。吾凉尔家小姐，远处安居，又非男子汉，远近求诗，名师教习，且无弟兄一人，尔家老爷又的性情古实，还有何人指点小姐？尔休得出此大言，欺哄于高某也，况吾虽乃年轻，但学全满身武艺，非弱劣汉子，惧人怯恐者。”当时世子不准信刘安之言，不知如何会见刘小姐，且看下回便知。



## 第十一回 君保打碎招夫牌 金锭设机赚凤侣

诗曰：

闺中止合善描鸾，沉有英雄继范韩。

一夕大言传述处，惹来把剑要相看。

再说刘安见高公子不信小姐闺女奇能，又称言曰：“公子爷倘早到两天，便见我家小姐本领是如何。”君保曰：“何以见之？”刘安曰：“近来尚属五代分争之余，各方盗贼未经尽除，尚有强横者，又不肯守本分归农食力，时复三五成群，山林啸聚，田间路途抢截，夜里村庄打劫。故敝庄上两天三更时候，来了五百多贼人，我家小姐大开庄门，一人出敌，杀得他七零八落，个个跪地求乞性命。老爷乃慈善人，一一纵去。斯时公子若在此，也当拜服。故汝今来求晚宿，吾庄丁不允，承为此也。”君保听了，言曰：“若此，又是一奇女子英雄之辈，但尔家小姐有此奇能，自应匹配高才，方免彩凤混人鸡群，尔老爷未知与他许字，何人有此多大福命，才可消受此女班头。”刘安听罢，冷笑曰：“不要问及小姐姻缘、若小人说出来，又个免破公子不信而见笑矣。”君保曰：“对匹良缘有何可见笑之理。”刘安曰：“自古婚姻皆由父母所命，此女之常。只有我家老爷见女儿具此奇能下世法力，正要访寻佳偶东床，遂却但腹之心，以免明珠暗投污土，怎亨小姐屡屡不允从，反请老爷于庄前途双锁山上设立一个招夫牌，不论诸色人等，到来与小姐比较武艺，倘有能胜过他者，自愿赘在敝庄，已经引动多少海外英雄豪杰，天涯壮士，时常比角，个个磨拳擦掌称能，及一交锋，任是推山项羽，举鼎孟实，俱被打丑而去。近日不见有敢来比武者。”言罢，激恼了君保，有心搜痒，言曰：“世间有此无故女将军，还要亲身领教。”心下打点，明早出马与他比较高低，只奈何他输己赢，刘老又要雀屏招赘，有碍却行军事情，要我解救君父之驾。左思右想，行踪靡决，转属多暗，不费更残漏尾，鸡鸣报晓，天色已经雨霁云影，东方现出车轮红日，正是行人喜悦，鸟唱声频，有诗为证曰：

一天浓翠泼新晴，雨后山光万叠生。

已讶苍麻亮润沃，不妨农事意何守。

荷风拂槛原无暑，鸟语喧林总莫名。

咫尺塞湖延赏处，翻行远郡望云情。

其时天色已大亮，高世子实乃行程心急，故等候不得刘老丈，一抽身告别，只向对安曰：“小生前途赶急，不及面辞刘老先生，有烦刘老管家代吾多言，拜谢尔家老爷一宵留款之德，侍至成功班师之日，后会有期，自然复又亲踵登堂叩谢。”语毕，上马觅提长枪，加鞭出了庄门，取程途而去。

原来刘安奉了小姐之命，将此言语对答高公子，要打动他招赘之心，原是小姐设计赚他。当时刘安苦留公子不住，直待公子已跑出庄门外，方去代主走送一程。适见高公子不向双锁山去，故在后高声大呼曰：“公子爷此去走差程途了，不是往南唐之路。”君保住马回头问曰：“又劳老管家相送。此是什么所在？”刘安曰：“往左边大道方合，此去定必经由双锁山，是我家小姐悬招夫牌地面。”当下刘安此言，又触起君保技痒之心，即自忖度，身既到此，要一观他牌上有何言词。遂即一马加鞭，跑上双锁山前。举目观看，果然山上幽林之所，苍苍翠竹参天，青青古松秀野，一望荒山一石墩上挂座一个牌子，不是钢铁铸镗，又不是金银打制，不过一块梗木，有二尺高，

一尺阔，其中央上书着数行字。公子双目一庄，见四俚言，其一曰：

双锁山前一凤凰，时常耍弄手中枪。

有能对敌平相角，输却赔钱便拜堂。

其二又有四俚言曰：

有能方许敌双枪，劣弱休教妄进场。

失手恐忧难得命，却无药饵理刀伤。

当时高君保看罢，俚言虽鄙俗，然而猖狂却太甚，一刻想来，激得怒气顿生，火星直冒，骂声狂妄丫头，即男子汉也不敢当此大言牌，况汝闺女妇流。拿起牌一拳打为两段。刘安一见大惊，呼声：“公子爷，尔今累及小人责罚了。”君保曰：“吾打碎他牌，安得累及于尔？”刘安曰：“今日正值小人看守小姐此牌，今公子爷将牌打作两段，又非要与小姐比较手段，小姐一闻知，必加责小人看守不慎之过，岂不见罪乎？”君保曰：“小子一时怒激于心，误将此牌打烂了，尔虑小姐见责，也罢，我且在此等候，且速往回报知，待我说明激怒之故，训谕他一番。”当日原是奇男子美佳人姻缘已到，自然凑合机关做作出来也。实乃：

三生石上良缘定，此日牌中作聘书。

当日刘小姐自从见了高公子气概昂昂美丈夫，一心牵系此良缘，梨山圣母点定不差，但奴一片痴心，于他彼漫不相关，于我怎能以凤求凰，故一夜中何曾合眼。捱至五更天明，梳洗靓妆毕，正在绣榻坐下纳闷恹恹，只见一婢环跑至房中，言知：“老仆人刘安着婢来报知小姐，他言昨夜求宿的高公子一出庄门，跑上双锁山，便将小姐的招夫牌打为两段，他还要在山上等候着，要与小姐比武。一般言语，特回报知。”有刘小姐闻言，将一胸愁闷情怀化作欣欣雀跃，正要他惹起自己来，方能引他入彀，以为媒由也。但下宜露面，竟栽成花容生怒曰：“世间有此无情之汉，狂妄之徒，既怨他打碎庄门无礼，今一放下杯盘，复将人欺负。尔等四丫环跟随，奴出山看他有何本领，敢将吾招夫牌打破，彼是个无情匹夫。”即唤春桃、夏莲、秋菊、冬梅四丫环，一齐结战装，持刃上马，出庄门向山上跑，果见高世子尚勒马悬望等候。有刘小姐拍马上前，假作恼花容忿色，问曰：“奴家君设此牌为择选东床大事，未知有何见犯公子，将牌打破，毋乃不情，欺负过甚？”君保曰：“小姐息怒，小生想念，择婚姻缘，皆由父母之命，媒妁之传，安有悬牌自择招赘之理。且高某平生最恶人大言不让，牌中所说，未免逞强太甚。我想小姐乃闺中弱质，描龙画凤，或焚香月下，或联咏红楼，是汝身分有其事，至于马上冲锋，场中对敌，是我男子毕擅其能。吾劝小姐自后免出此大言牌，由老令尊择配为合理。”刘小姐曰：“目击不如亲为。奴之手段，公子未领教，怪不得不准信，请放马来，走数合便明白了。”君保曰：“小生蒙小姐指教，妙甚，只恐枪上无情，有负令尊公一场情分，又于小姐眷爱，心有不忍，小姐不如息怒，请回府上为高。”刘小姐曰：“奴设立此牌，原因比武招赘，今被公子打碎了，想是公子怯敌，也不如自后勿称雄汉，奴即恕尔无知，回去自不计较。”此言乃刘金锭实乃请将不如激将之意，果然公子闻言带怒曰：“小姐定要与小生比较，甚好，今顾不得私恩了。”长枪一起，当面刺过去，小姐大刀撇开，男女刀枪并响，大战数十合。初时君保见刘小姐花容婀娜，体态轻盈，是个弱质娇姿，岂是我高家枪法对手？纵有些武艺，

---

入彀（gù，音够）——比喻入牢笼或入圈套。

不过数路刀法而已，只可杀败些毛贼村汉，那里有大本领。岂料一连杀有五六十合，刀法精通，不意此柔物反成铁汉，只见他大刀犹如雪片一般飞舞，砍拨不住，此时方知他利害，暗暗称奇，怪不得他大言欺世。又有刘小姐亦见高世子枪法委果高强，乃家传绝技，倘奴非法门弟子，圣母教习刀法，断然敌他不过。况此子有潘安宋玉之美，当今天子贵甥，王侯世胄之子，真乃凤凰池上客，龙虎队中人，今若与他酣战，实费力，况他枪法甚高，大称奴怀，不免弄些法术，降服他典杰之心，方肯允结和谐之愿，岂可当面错过，一夫此名山美玉。天涯海角遍寻，再难觅胜此佳公子也。刘小姐主意一定了，将大刀连连挥打数下，即扭转马，拖大刀诈败而走，有高君保一见，拍马紧紧追上。不知刘小姐用着什么法力，结得姻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诈败阵一意招婚 硬拒战三陈却配

诗曰：

女先求男事希罕，一宿庐中作帝馆。

不识前缘薄自媒，难怪英雄心不满。

当时刘小姐诈败逃走了，高君保一心思付小姐虽则武艺不凡，刀法纯熟，但敌不得我高家枪，故拍奔了，即将马一催赶上，扬言曰：“此回方知汝是娘子，终低一筹。从来阴不能胜阳，天下尽知，已有榜样也，待他日小姐于归之时，对着枕边人阉威自逞，终要言及我高君保枪法非弱也。今不是急迫小姐，只要汝速些下马拜服，吾即休了，倘小姐再抗强时，小生枪上发出无情手，只恐小姐将往日力退海字英雄之威，终成一场笑话矣。”刘小姐回首媚眼一瞧，曰：“公子，今者尔我本领已见，但公子既胜于奴，要拜服不难，但该依着牌中的言辞，回见过吾父亲，成允此事，方才了得。”君保曰：“小姐要成允什么？但明言知。”刘小姐曰：“公子休要多诈，难道汝乃王侯之子，不通文字之理，奴牌中文字说的缘故，汝已看过，将牌打碎了，是有来因也。”语毕，眼角留情，又将五手一招，微笑带羞，桃红满脸。原来君保岂有不知他为招赘而来，但今救驾心急，那敢提及此事，况父王母亲不知允招否？岂得草草承允于他。只因自己生来性刚，见他立此大言牌，十分逞强，故与之比较，使其勿得轻视天下男子汉耳。今不料他杀败，要荐知前言招亲，如之何可却他？不免以言羞辱彼一番，以绝其念，待我好跑路途，即往寿州。遂呼曰：“小姐，汝之芳要贵容令人如对看梅花终日不倦，然婚姻二字，乃人伦一生之大节，今日尔我不过萍水相逢耳，倘非有媒的之传，父母之命，与此钻穴相窥，逾墙相从何以异乎？但小生祖宗三世以来，芳名颇以清白自许，所有聘归结婚，皆凭媒的通传，父母所命，未见小姐以女流自主，不依从父命而立牌自择婚姻，只可惜小姐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可恨与小生家传不合，只今求小姐见谅，将此段良缘另寻佳偶，自有相当合时者。”高君保此语，分明戏金锭以女求男，不知羞耻之意，刘小姐听了，觉得羞惭起来，怒而喝曰：“好匹夫，奴乃好意好言以劝勉，汝以酸话见酬，是个无情薄行之徒。且看刀枪上拼个高低。”当下且咬住钢牙，大刀挥发不住，公子长枪急架相迎，两人又力战起来，再抖精神。奈男女两不同心的战杀，一个要演英雄，一人要成夫妇，此乃各的志向不同，刘小姐想又诈作败下，跑走入一所松林，公子带怒杀得性起，拍马飞赶来，小姐即回马带笑，呼公子且息怒，彼此天涯，偶遇机会，未必无缘，今非宿仇有恨，何苦认真来战斗，反不若与奴回去禀知家严，结成姻眷如何？有世子冷笑曰：“小姐既今难敌小生，便要往寿州救驾矣。”言毕，回马向东南快马加鞭，刘小姐那里舍之，飞马赶上，玉手一伸，将公子马尾一拖，扯回数步，是此力势不小，赫得高公子一惊，喝声曰：“世间有此罗嗅丫头，尔欲若何？独不畏本公子的枪法也。”当骑二人对面又不发枪刀，刘小姐是假怒，高公子实乃真烦，又是两佳美不同心之处，不是无缘，乃心志各向也。刘小姐复曰：“公子既嫌弃，不肯招亲，且偿还奴的招婿牌，如若不然，且将头颅割下，君方可往寿州。”君保闻此狠言，见他痴心混闹，只得喝声：“偿还尔一枪，待吾去罢。”一枪挑去，岂知金锭咒念法言之语，将公子长枪一指，恰似泰山一般沉重，仅

---

阉（k n，音搨）威——阉，妇女居住的内室。比喻悍妇的气焰。

提揭得起，正振动不便，小姐大刀撇去，君保枪一架，马反退数步，不觉羞怒起来。小姐笑曰：“奴只以公子一伟丈夫，王侯世胄，心欲托以终身，有以囑于高门，日后俾得老父亦可依附。公子原非奴敌手，故方才诈败以成其美事耳，似此美玉明珠不能消受，反来认真唐突，如或执拗，如前教汝一命丧于松林。”君保曰：“小姐不必动怒，待小生实实对汝说明，休得再来痴阻于我。此事吾两人私订约了，再难成者有三：但想我父身为宋将，小姐的令尊公曾仕北汉，他是刘氏宗室，今虽境往世迁，亦属敌国，此不成者一也；目今小生私下许盟，乃自行聘娶，如亲迎之日，必告知父母，倘若双亲执意不允，此时乃中道捐弃，岂不误了小姐终身一世，小生问心安否？此二不成也；今圣上被困，父亲被擒，正乃沉舟破釜努力之时，何暇心谋家室，况国法森严，今小生从军，倘中途纳妇，原有干国法例比，临阵招婚罪同一辙，此更三不成也，但小生年虽轻，承父王教训，凡所行为，皆以理不亏是践，断断不草草效浪子所为，以玷辱双亲也。且小姐乃一名色仙花，具此文武全村，实闺帏领袖，士女班头，岂无少年才美贮作金之贵者，高吾十倍的。”刘小姐听此一夕至言，心中倍加敬服，愈觉令人见爱，是人中正大英雄，那肯舍之。即曰：“公子名言雅论，乃圣贤中人，更见清合家传，但吾两人非比无因，梨山圣母有言吩咐于前三载，言金陵兵戈一动，是奴姻缘合会之期，今正当此时，公子与奴乃天南地北，彼此求宿，又将奴的招夫牌打破，其事非偶然也，此乃天良缘宿有，结缔公子，何须多惟执拗？况且令尊公被余妖道所计害，公子欲行救脱，必须奴助汝一臂之力，方得成功，并且余妖道法力高强，只有奴一人，方可降服，倘公子允从，奴执箕帚，即往解汝君父之困厄，公子以为何如？倘执迷不允，既要死在目前，不但君父救不出，只忧反绝了高门香烟之种，成了不孝之名，那时悔之晚矣。”当日高公子虽乃智慧之人，但想此女既然有此才貌，武艺精通，匹配于己，心岂不动情？惟今一身难以自主。倘应允了，父王母亲不准从，岂非爽约于他，后有闻风声，实令人一番笑话道谈，故已一心虑着此，只是不敢允从。当时激恼得刘小姐粉面泛出桃花，即取出一红丝索向空中一抛，但见金光满目，向高公子落下，已细绑于地中。又念念有词，喝一声疾起，将公于吹起挂在松丫上，小姐忽然不见了。只见松林间飞跑出一黑面大汉，身高丈余，手执大刀如板门，大喝曰：“高君保，汝不允从婚姻事，激怒吾山神，吃吾一刀。”公子吃了大惊，只得哀求饶命，自愿允从此姻事，大汉子大骂而去。一刻之间，只见小姐在马上怒目不语，惟有高公子吊在松枝上，狂风吹得摇摇而动，将已断折，心中着急。倘跌仆，下有丈余，岂不是个烂碎尸骸的。情急中只得大呼：“小姐，休得作弄，诈作袖手旁观，要救下小生，倘仆跌下，一命休矣。”小姐怒曰：“公子看奴甚轻，几番开导，不见允从，奴已心恢了，且回归罢，汝另觅别人解救，奴是不多管的。”言过，要抽打马，公子大呼：“小姐，小生允从汝姻约，求将小生放下。”当时刘小姐只住马曰：“公子既允从奴，岂敢得罪。”即口中念念有词，不一刻，公子被狂风吹下，轻轻在地，小姐手一招，红丝索已收回。君保大悦，曰：“多得小姐救解，改日回来再谢。”上马连鞭。急急飞逃走了，气得小姐面如上色，口念真言，唤上四丫环，各人领符一道四环换形而去。

再说高公子走得脱身，便发力加鞭，并不回头盼望，一程跑走三五里，

日已午中，正走得人困马乏，腹中饥枵。想来不好，当初私出王府之时，已带得二百两金子，以为路费，不意昨夜失遗在刘庄床榻中，今又不能回马取，能得为日食之用。只奈此处孤山，远近并无村庄人家酒市，不知还有多少程途，是官衙得以供应就食，且再借些路费，乃可跑走不竟。又行走里许，只山堞边露出一小小酒肆一间，并无男子作酒使的，内有三个少妇人在内沽酒。当时高公子正在人饥马渴，立出一个主意，做个骗食之夫，食了酒膳，无钱钞完交，谅此三个妇人，在山僻之中无人之所，也不能奈我何。此刻公子直进酒肆来，三个妇人曰：“贵客官是来赐顾吃酒乎？”公子点头曰：“然也。只要上上佳馔美酒送来。”妇人领诺。不知公子骗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刘小姐痴心联结 高公子硬性辞婚

诗曰：

一时未挂杖头钱，任是临节也枉前。

只合忍饥随袖手，盘盂几见卫姬贤。

却说高君保进入酒肆下坐，有少妇曰：“客官要吃酒尽便惟一说，此地一带荒山野地，并无人敢胆子在此开个店户，只有我家是独一买卖，利息加十倍，方肯沽出，每碗饭取银子五钱，每壶酒银子二两，每盘佳肴银子十两。”当时公子只曰：“尔们只管上好酒饌送来，银子不拘多少，且有劳代喂马匹，一总送尔酒银工银。”少妇等领命。须臾，酒肴陈列，公子大饮大嚼。只因天早出庄，未曾用膳即跑路，又遇小姐大战数阵，好不饥忙，不一刻间，食得佳肴美酒，般般也遍，用饌馐了，少妇收去余残碗膳。公子一刻上马，正要奔，一妇止之曰：“结算了酒膳数账方许走路。”当时公子被他止留，算明共计食用八十二两银子，然公子自思，囊底皆空，只得强言曰：“待小生往前途办了公干，自当赔还，且记登数月之账。”一妇曰：“一面不相识认，食了许多东西，方说日后记账之理，看汝不出。一昂昂少年，斯文一脉，来作骗食光棍，但不看我壁上贴的么？囊中有钞方沽酒，袖里无钱不借馐。汝只顾大杯饮嚼，难道我们酒食不要本得来的？”高公子没奈何，只得曰：“小生非比别人，乃系当今御外甥高王爷之子君保也，只因救驾心忙，失去银子，费用改日自当赔还尔们，并非谬言欺哄的。”一妇曰：“世间有此骗食棍徒，还要假冒王亲国戚来吓恐谁人，今不管汝什么等人，欠账须还钱，若果没有，且留马匹作按折。”当时公子见他声声不肯饶议，且要马匹作偿，但无此马匹如何起跑程途。一刻激得怒从心火起，正要一不做二不休，即拔出腰刀，要杀却三个妇人。那妇人大呼不好了，请婆婆出来，齐声喊叫。果见一老丑陋妇人，从里厢跑出，十分凶恶，大喝曰：“老身只道那方浪子来骗食，谁知系敌国之人，独不知我们受了南唐主李景所托，在此单锁山假开个酒肆，待有宋朝将士到来，即要下手，岂知尔自投于此，来得甚好。媳妇等，可急关门，活捉此骗食贼，往唐主请功领赏。”君保闻言大惊，正欲舍马不顾急奔，不料店门关了。回观，只见老恶妇人，黑似炭煤，满面麻子，颧骨横生，二目寸深，二牙露出口外，手持一柄大腰刀，恶狠狠迫出中堂。公子只得挺身回斗，长枪架开大刀，有三个少妇来助敌，亦飞抛碗碟打个不住，公子只得左闪右避心慌意乱，不及战斗，甚见费力。须臾，店内杯盆打抛得粉碎，净净响亮，满屋瓦砾。三妇人大喊助威，公子胆战心惊的战拒，只顾得闪躲瓦砾，手一慢，险被凶妇大刀所伤，一闪失足，仆跌于地中，被三个少妇拥上拿住不放。老丑妇持索子捆绑了，扎在店柱边。三个少妇曰：“这光棍骗了酒食，还要行凶杀我们，今且不将他押解唐主，不若现成将此人杀烹了，作肉猪卖，姑可准折食酒本钱，还得百十斤肉沽出，倍利也。”老丑妇曰：“贤媳所言不差，将来开腹烹之，又免累及我们解送跋涉。路途数千里，那里有闲暇工夫。”正议论，公子暗自言曰：“前被刘金锭困弄以法力，他原爱我，可以情面求之，今遇此凶恶不良，料得性命难保，但思命往不辰，到处即系敌国，这是定数，无可恨。只不该为此贪杯口腹甘肥，以至宗桃失祀。父母

饌馐(yànyù, 音厌玉)——指饱食。

借馐(s n, 音孙)——馐, 晚饭。这里是借粮之意。

单生吾一人，别无所靠。空藏满身武艺，马术奇能，又于朝廷半功未展，便迨刀下而亡，君王父母之恩，付诸流水。如今一死，有何惜哉？只可恨埋没了英雄而罪负于不孝耳。”想罢，不觉哭声起来。只见那老丑妇一展长唇，笑容堆满面，露出一腔淫态，言曰：“教尔后生家，单身出门，切不可贪杯为口腹，一贪杯，即能招祸了。今见尔如此悲泣，定然畏死求生，但老身有一法，若允就俯从，便可地狱立化天堂。”君保闻言，忙问曰：“比如依尔们何如？”老妇曰：“如允听从，何愁无生路。自念老身，一自淫杀情郎以来，正寡居二十载，屡欲寻个好对头，以乐晚秋，奈何命入孤鸾，所逢每每不偶，今见郎君一貌鲜妍，具此本领，若肯俯就在此，与我结为夫妇，当炉炊以度活，便将汝绑缚脱放下，以便成鸾凤之交，又免以一死。”高公子闻言，真乃令人可恼，又甚可耻，不料世间有此太不自谅老怪物，原来此老丑妇是一淫精蠢物。心下彷徨，又被逼不过，只得言曰：“小生已死在目前，别的事易从，以老妈妈二十年来琴音未续，亦属可怜，但以尊容目睹，小生实不敢领教，自愿一刀两段，由尔等婆媳施行也。”有老丑妇怒曰：“执拗儿真不畏死乎？前哭后刚，乃虎鼠两端之人，今复唐突老身，要来没用。各媳妇，与我开刀罢。”有两少妇怒声如雷，手持刀斧，君保斯时亦自料即死。忽一刻，一少妇飞奔而入，气喘嘘嘘，对老丑妇曰：“婆婆不好了，这宋朝少将岂知乃系双锁山刘金锭初定郎君，今被我家拿住，金锭风闻，已率领了数百家婢前来打救，现已喊杀连天，将店门打塌，打进来了。”有老妇闻知，大惊失色，忙呼媳妇，我等且逾墙逃避，免遭刘丫头毒手。果见四妇人各取梯子，不顾君保，皆走散了。

只见刘小姐领了许多女兵闯了进来，见君保冷笑曰：“救解来迟，有惊郎体。但逼婚之人已深恨奴家，比如公子何不允从此美事，正乃男才女貌，佳偶相当。奴是意外人，是至公子三番两次哄奴，即逃脱去。但汝贪杯为此口腹甘肥，险些对着好姻缘，想必公子一心注意此美人，奴今从此收拾私心回归，免得夺却别人美事。”言罢，半笑转身，徐徐步马而去。当时君保羞惭愧，忙忙呼唤小姐，小生今番知悔错了，汝解脱我绑缚，真心依从此姻约也。小姐闻此言，又带转马曰：“公子，汝是善说谎的人，令奴难以准信。”公子曰：“小姐倘若不准信，待吾对天发个誓词如之何？”金锭允诺，君保曰：“昭昭皇天在上，我君保今与金锭小姐面订婚姻，须当心诚真约，倘有反悔哄诳者，日后死在枯井之下。”发言罢，小姐即与他松下捆索，谈说了数言，君保复言要往南唐救驾，日后再达知双亲，自必来迎接小姐。语罢，即上马持枪而去，回手一拱，跑出店门。一刻之间其处并非店宇，乃一山边大地，四个妇人，实乃小姐四婢。又有春桃曰：“小姐，这高公子言语不多，如此情形，又不十分感谢，不说些真心实言，此不过因捆绑了求解救急，故发此虚誓之词耳。今得脱身，匆匆而去，他岂真有心于小姐婚姻之约乎？”小姐听言，不觉冷笑曰：“吾非不知他是虚誓之言，枯簪水井，那能有水，无水又焉死得人之理。但这公子乃年少英锐之概志，硬性刚急，降服不得他，必要擒纵一番，方能使彼终心归服。今既发此谎誓之词，又使他有所见应。”即唤过四婢，又各授过符法，往行此事。言此番可成功了。四婢领命去讫，在前途备下枯井等候。

再说高君保一路马上想起，可发一笑，酒肆中丑陋妇人，年纪高迈，尚

---

枯簪(yu n, 音鸳)之井——无水之井。比喻不可相信。



不知耻，如此贪淫，岂有此理来逼婚，斯时料是必死，不意又得刘小姐来得凑巧，解救于我，一命方苏，此原算彼有恩于我也。但此佳人不独美貌超群，且法力精通，武技可羨，又一片为我痴心，三番两次哄他，不愠恼，反好言劝勉，是多情柔顺之女。我想人非草木，在吾君保，生于王侯之家，年交二九，尚未觅得登对之人，皆因高门世宦，且父王母亲选择过于高远。但除却金锭小姐，那人有与其匹，但不幸他父与吾父曾为敌国，况未经稟命，今值救驾解围心急，那有此心。原今日算我负他一片心意，要我咒言一誓，想来枯井，那有淹溺死人之理，是吾哄狂过这佳人也。思思量量一路行程，以为得计。是时，红日归西，乌影沉坠，正乃一望荒凉，剔心儆目，行人心急。不知高公子此去结得姻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多情女弄术惊夫 硬性郎应誓陷井

诗曰：

一念方萌便有天，偏来应愿在当前。

蜃楼自是空能立，又见情丝似蔓延。

再说高公子一程跑走，见天色已晚，自思昨宵因冒雨投庄一宿，险些惹起一端祸事，今不可向人家寄寓了，只要向平衢大道而奔，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只去寻有无城市，便有官衙可以安宿。正在加鞭，一路急忙忙地赶趲，不料一马当先，叮咚一声响，即连人带马跌下去，吓得公子魂不附体。抖定一刻，将手一摸，四围俱是砖石，举头一望，有三二丈高深，姑有微光一点，自幸不小跌坠死。想一番方醒悟跌陷于井中，不觉长叹一声，曰：“吾方才赌下一誓词，哄骗这美佳人，不料今竟应验了。跌坠此枯井，难独是些少说谎亏心，便有得天神监察，又有应验？如此之急也。不须多想，此井虽然枯涸无水，奈何是深险不过的，况且此地又是荒山野岭，安得有闲人过往以遇救。”上眼看看，待至数日间，人马皆要饥饿死于此枯井中了，舌一番，只好待时至阎王殿上去，只是仍跨着马，只见井中冷气直侵衣袍，只摸抓见四围宽大，下了马，推归一边，下坐土泥，幸得枯干无水，坐下不妨污湿衣甲。少一刻坐定，观见井旁有一光点微微露出，隐隐如灯光亮。心中想来，此里深陷，如何又有旁光透出，莫不是地下别有一天不成？正是：

山穷水尽疑无路，云暗星明又有村。

当时高公子一心疑疑惑惑，说声也罢，于是俯伏爬进去，看是何地所在。只向光的爬去，果有小径一条，仅可行走，但一望前途仍是荒凉。一派想来，曰：“莫非此山岩复有路相通出的，不知又是一个何方地面？我也且慢顾其马，人出了为高。”即提了长枪，一程步行出却小径。只因此径仅得五寸而已，不独不容马走，行来狭些，还要匍匐蛇行。一连小径有里许，前途便一条大道，宽广可以纵步起行。此时天已初夜光景，月色如银，是中甸天，一路行来，阵阵春风飘来喷鼻，此林间山花满目，景致不异桃源仙洞。高公子当随愁心略放，还是心疑，不知此地归于何所。行完一杖间，瞥目又露出一所宫殿，巍峨广大，檐瓦飞甍真乃雅致。有诗赞之曰：

小桥通溺水，殿角倚青山。

苦问何方所，神仙任往还。

当下高君保看来此间殿宇模样，既不是皇城殿阙，又不是市中神圣殿宇，况在此并无人间烟火，若非阴司冥府，定然仙子琼居所在，只得行近，立在门外，侧耳而听。便闻内里有步踏之声，听之只觉雕莺婉转之语，想来其中皆属女子之华，不知凡人，抑或仙子，只得将门扣打数下。门中应声而启，问客何来？当时高公子只见一位仙姑，手执净尘拂一枝，貌目如画绘之美。公子尽将落陷枯井失路原由，误入此处历历告知。并问及此处究属何方，乞求指示，回归原路。俾得往寿州救驾，深沾仙姬莫大之恩。只见仙姑微露银牙，笑曰：“郎君此来不异刘阮到天台，张君浮槎临阆苑，行踪误度岂属无缘。此地既非九重帝阙，又不是三山仙境，便即圣母一所修净之居，梨山胜地也。日前圣母有云：‘某年某月某日，有位贵公子到此胜地，说出姓名，姓高名琼，表字君保。’今郎君应此年月日到来此地，得毋其人乎？圣母又

阆（làng，音浪）苑——传说中的神仙住处。

言：‘此人无情之辈，妄如矢誓，专于打谎欺人，但欺人即欺天也。’又有四句言书下，不知仙诀何意，请君看来便知己之行为。公子闻言，暗一惊，往壁用目一看，四句曰：

井枯数丈誓生灾，坠仆深岩更可骇。

既已发言今应验，勿重反复惹悲哀。

仙姬呼郎君：“此四言乃圣母预定于前，以卜今日之应征耳，未知郎君果历过其事否？请道其详。”高公子见他将自己所行之事，早已一一代说出，不自认而自认，他是神仙，料难将隐情瞒得，只将求宿所遇刘金锭之事，一一细底说知，还指望他即指点出迷津之意。有仙姬冷笑曰：“看将起来，这刘金锭与汝恩情兼尽，汝尽将他的一片真情付诸流水，是乃一位薄情薄幸无义之汉也。如此不独为大丈夫所不齿，即市井小儿亦知唾弃了。汝又发此假誓，一一说哄之，欺人皆要应见，还有何指点迷途之人，只好在此枯井中埋葬其枯骨可也。但圣母方才朝天阙，也曾吩咐下，有一人来此，有所求，暂且等候下，或许指点救汝未可知，只由汝之造化。”当时仙女此夕话羞得高君保又惊又恼，面色数变，但思身在穷途，又知他是个仙姑，且多是自己过处被他一一道出，故不得不怒气吞声，或冀得圣母慈悲怜恤指点，或便有生路。忆思圣母乃上界元仙，他见危死者断无不救之理，不由骂辱之言，佯作不闻，只好正其衣冠盔甲，以待迎过圣母。再俟一刻，闻内里有钧天乐音悠扬，内又有仙女声言：“圣母朝阙回宫，着令郎君参见。”有仙姑引道，一路进了九曲丹池，左边青松，右边丹桂，说不尽仙家花木景致，高公子那有闲心玩赏，一程随着仙姑至大殿。只见圣母当中坐下蒲团，一见圣母仙颜，头如霜的鹤发，带上七星冠，手持尘尾，胸挂念素珠。高公子即下跪俯伏拜见。参毕，圣母称言：“高世子请起，待贫道点化汝一言。”当时君保未敢遽起，又叩禀圣母一番，只言失足于枯井中，今迷陷于仙境所在，求乞圣母大发慈悲，救脱指点回凡间，活不尽恩深也。圣母曰：“世子不言，贫道尽知，汝志大心刚，全心报国，自是忠孝无双，但不思敌人法力高强，非武勇将士所能克服也，必须贫道门徒刘金锭、日后同到寿州，始可能制服得左道余鸿。惟吾门徒屡欲奉事中辍于世子，何以世子三番见拒，欺哄他以少年人，反要学鲁男子程明道等辈，至令秦楼玉管无音，关雎雅韵不谐，何也？”高公子仍说以前三不可之辩为对，说明此事有难谐之故，非由薄行以负刘小姐之恩情也。圣母曰：“高论未尝不是，但事出于权变，方为有用之才。汝岂不闻治世取官以德，乱世取官以才，时有不同，操持自别，凡事不能板执而行，即医疾病治天下不外一权变耳。今两国相争，南唐得余鸿为护，已操胜算之柄矣，尔大宋不亡灭者，仅如一线也，倘非得一法力异人，以正除邪，尔宋未必无损弱。且世子全家行军总领，定然陷于敌而全节，那时追悔已晚。不若世子依从贫道劝勉，且从权先论闺房，后往勤王，方无少误，日后方知贫道之言非谬也。”当时高君保闻圣母之言，心中捉摸未定。圣母又曰：“贫道曲意联缀以雅成者，亦因汝两人原属姻缘宿定，贫道断非人间尘世三姑六婆，凭舌唇而妄言撮合。如若世子尚属心下狐疑，今即着侍女娘往月老仙翁取上姻缘部与汝一观，便知明白可凭了。”君保闻命只得诺诺应允。又曰：“此婚姻美事，原不该多推见拒，只虞日后父王母亲见责，以不告而娶

---

遽（jù，音巨）起——急忙起来。

巾栉（zhì，音志）——巾和梳子、篦子。泛指盥洗用具，奉巾栉，指妻于侍候丈夫盥洗。

为非礼，不准所请，岂不有碍我与小姐两人乎？”圣母曰：“不须世子多虑，不出三月之久，贫道门徒该当谒见宋君王。这是遇当合其时，且与汝父同为一殿之臣，共享一主，贫道岂有碍世子与吾徒哉？”当时仙姑取至月老仙翁酌定婚姻部子来，圣母于案上展开，细细查阅，捡至一页，查看一行，上写着：高君保刘金锭注定大宋龙飞某年某月某日，天定宿世姻缘，梨山圣母为媒主张。当时高君保目击过，也见不胜诧异之奇，只诺诺连声，还敢道个不字。又高君保复问圣母曰：“今弟子于婚姻之约固不敢违忤，但今误进此仙山，津迷于此，怎能早日与小姐复会，和谐过花烛，刻日要赶赧南唐，要解救君父危困，实乃心急不碍烦也。恳乞圣母勿再延，以安弟子之心，倍见慈悲恩广普荫也。”圣母闻言，口称：“善哉！善哉！世子句句心心以君父力忠孝传家，可羨配对吾徒，真乃一双第一，无双俦侣者。”圣母喜色欣欣。不知高公子回凡结得婚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违忤（w ,音午）——违反，不顺从。

## 第十五回 承师命初谐凤侣 急国难暂拆鸾群

诗曰：

果然幽境异尘寰，福地由来绝世间。

刘阮也曾身到处，散花无数接仙班。

再说高公子求恳圣母指点回凡境之际，有圣母许之。只见圣母仰面向空唤呼刘金锭贤徒者三，顷刻之间，只见刘小姐驾一朵白云，从飞檐而下。当时高公子见了刘小姐，不比前番两心各别，故公子在喜悦中又加惭愧。当日刘小姐只假作不见公子，只诈作不知其故，向丹墀下叩拜师尊。小姐目侧一瞧，微笑曰：“请问公子要赶急往南唐救驾，因何又到得仙山，此乃异事，所不料也。”公子闻言含泪曰：“待吾诉知小姐。”尽将失足枯井之事，一一说明。有小姐冷笑曰：“事出于偶然，但公子口是心非，枉发此誓言，故惹此飞灾，勿言三尺没神祇，举头二尺上天知。公子，汝心反复不常，当得有魔障之报，自今不可谎言哄骗，线淫福集灾消。公子可当醒悟也。”公子当下羞愧。只得称言：“小姐金石良言，小生自当佩服，断不口是心非也。”圣母又曰：“汝夫妇两人是宿世姻缘，休多言闲话，已往之事，不必复陈了，须当打点正务。今公子既肯种玉于蓝田，速回凡境，今当汝两人姻缔会合之期，良辰断不可错过。今男女不告命而会合花烛，在礼法似乎相悖，但今为师与汝作主，是从权变以应机会。倘从正论，待命于父母，犹恐不允，反成逆天之咎。宋太祖又御敌无人，江山有碍，须当早回，自此逢凶化吉，遇咎转祥，汝夫妻享受不尽人间富贵，一生福祉齐眉，但后嗣艰辛些，也不失为二美传家，不须多疑少虑。此定数之言，是汝夫妻一生结果。且余鸿乃飞鸟修炼，生成好胜，野心未纯，法力不弱，乃为宋之劲敌。他已有八百年道行，不久身证仙班，亦奉师命下山，扰宋数载，但不伤宋朝将兵，定必无罪复归仙岛，不一二百年，已成功列入上洞大仙了。倘不依师言，野心不化，开了杀戒，伤害性命，不免脱凡于沙场，又为宋将兵之当灾，此是后事，定断不来，为师去也。但嘱咐之言，切不可违忤。”圣母语毕，大袖一展，空中落下五色祥云，高驾往海岛公。君保正要开言动问，只见小姐口念咒语，拔出宝剑挥指，顷刻之间，此地并非梨山，仍系公子前时跑走松林之地，大不见有什么枯井，其马匹仍拴于古松树横枝下，高君保大加诧异，惊未定，呆呆想度，刘小姐见公子不语立站，冷笑一声，将他背上一拍，曰：“公子不须多疑，此乃仙家之幻境，非为奇异也。”但当初设的枯井，原是假的，是刘小姐四婢受符作成圈套以陷之。然圣母来点化高公子，实是真事。只恐君保执意不允此姻配，日后再无机会可结成的，岂不有误了宋君御敌之人。且目令护宋以退亲鸿，必要五阴少将，刘金锭乃五阴首将，一人会合后：四阴将定必继续相随，可聚集同归一殿，破敌成功，当时刘小姐咒言呼喝，一刻，四婢俱集在目前。小姐命婢将公子马匹解下，请公子抱上小姐，仍上马并行。其时还是夜半，月色光辉。小姐曰：“公子且请再宿一宵，明日复行程如何？”君保曰：“黑夜中艰于行走，犹恐失足又陷枯井之辙，只一虑今与小姐并马回归府，还恐令尊公察问男女黑夜同行，何辞以对？”小姐一想，此言有理。呼唤四婢近前，吩咐四婢早归，只言小姐夜猎晚回。小姐使起法，将隐身符令公子藏于盔上，人不见其形，此事除四婢之外，无一人知道。是夜小姐引导公子进至闺房，二人见礼下坐，有四环服役献上香茶，后花园早已排开案，炷上名香，以待两美携手进园，夫妻交拜天地。此夕初结良缘，实乃遵从师

命，不目之为苟合，断之为从权可也，在刘小姐心欣意乐，得了此美对良缘；此际高公子见圣母吩咐指点悟来，且月老姻缘部上注明前夫妻，一心信其不错。即父母日后有责怪，自有措词以对，况刘小姐乃一朵美艳名花，那有少年不仰攀采取之理。方才因君父困围未解，故心急嫌疑，到此境，喜色欣欣，双双交拜，祷告一番神祇月老，奉师命以联婚之意。拜罢起来，携手共进香房，四婢早已排开合卺筵宴，杯箸齐备，夫妻左右对席，两旁四环侍立，酌酒对叙，时交三鼓，酬酢交杯，夫妻畅叙，两美目角传情，如胶似漆，与对敌时大异。俗语云：茶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当时小姐有了酒，粉面泛出桃红，倍见娇妍夺目。有少公子一双目，眸若星弹光亮注射着佳人。四婢环知心会意，随即将残馔收拾去，再往后花园，于月光之下同酌吃喜酒，齐言小姐好眼力，招赘得此美貌丈夫，且身入王家显贵，真乃福禄齐眉可贺。

住语众丫环叹羨庆叙吃酒，再言公子此夕诈有酒醉不语，挨近刘小姐膊肩，小姐代为宽衣，双双共进罗帏，鸳鸯浪涌，云雨翻腾，好事中难以实指，人人如此，个个皆然，及至云收雨霁时，枕畔之间小姐细言公子曰：“今宵一会，已成百年永好，倘公姑父母不依从，奴只以死自誓，以报郎君今夕之情也。”公子曰：“小姐乃深于情种之女，数次有恩于小生，感铭于心不竭，今夜一宵已定百年姻眷，慎始存终。大丈夫所为，岂有今日娶，明日弃，以辜负小姐之理。以吾父王虽严训，惟单生小生一人，母亲怜惜如掌上之珠，既婚配了小姐，岂有不依小生所请，小姐休得过虑，此事吾也十拿九安的。况又有梨山圣母至凭，且月老注姻宿定之缘，是以尔我一天南，一地北，不念一朝撮合，定必无差也。”小姐闻言悦色，曰：“足见公子意之至，但日间阵上奴家几次劝言开导，汝只执拗不依，汝诚何心也？”公子曰：“小生只因救解君父心急，倘入赘了，小姐多则挽留三两月，少则羁绊吾三两旬，我那里等候得许久？是至一心不允。且又无圣母取出月老姻缘簿，及至目击宿定之婚姻，那里敢再错过以违天命，吾志如此也，但以小生前日推却之深，正见今夕恩情之重。”夫妻言语浓情，正乃只忧鸡报晓，不愿日东升，少不又是翻云复雨，两好多少言谈，不觉五更天明，夫妻起来，侍环进奉巾帨，梳洗毕，茶膳送上用过，公子要作别登程，小姐亦不敢挽留，犹恐父亲察知。然见乍合遽分，情丝怎忍即割，早已含着一包珠泪，春山眉锁，一段愁怀，泪声呼公子：“今叨蒙不弃，连理结成，此去尚有千里方出潼关，公子须要保重贵体，早晚慎于安身。最要者，慎风霜，戒花柳，免移两大人所忧，为妾所挂念也。”言未了，不觉纷纷下泪。公子一见小姐钟情之至，又不禁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而珠泪落下两行，公子反与小姐将袖袍拭泪，曰：“小姐不须苦恼，小生心性行止，谅必深知，今日暂尔分离，不须切切于怀，况会合之期匪远，汝岂不闻方才圣母吩咐，不出三月之久，汝当谒见宋君，同为一殿之臣，正乃举案齐眉有待，今切不可溺于痴情，挽留于我，反惹旁人议论，小姐乃才慧之女，小生不言尽悉。”小姐忍泪曰：“承公子正言雅训，妾敢不佩服遵从。请上马，惟奴所嘱言，须当勿忘。”公子领诺，正要抽身，小姐一想，起急止之曰：“奴一时分别心慌，险些有误夫君。”公子惊曰：“何事张惶？”小姐曰：“公子此去入城见驾，唐兵围攻不妨，惟有余鸿法力多端，非武夫可力敌，二马相逢，恐遭其害，切不可恃勇与他交锋，且避

---

合卺(j n, 音紧)——成婚。

巾帨(shuì, 音睡)——佩巾。

之进城见驾，可免灾殃。今有圣母镇压灵符。”亲手取下银盔，与公子戴立，结在发内，好好扶正银盔。公子此际，见小姐如此用情之深，实乃多情贤良女，也觉不忍分离，不意又堕泪沾襟，惹起小姐倍加悲切，对面泪眼相看，只得步出。小姐送了一程，有七八里，公子几次催速回，小姐只是不依，不知不觉又有七八里之远。众丫环也劝小姐请回，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只忧老爷又疑惑不安也。小姐听了劝言，不觉下泪纷纷。公子也惨切依依，二目观望，小姐曰：“公子前途慎重，奴在闺中日盼佳音。”公子曰：“小生一进城见驾，自即放胆奏知圣上来迎请小姐。”言罢一拱相辞，分途别去。不知夫妻何日再会，同为一殿之臣，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唐军师怯敌退兵 高公子卸甲染病

寺曰：

英雄才结女班头，又向疆场破敌谋。

当年白马金枪去，麟阁标登姓字留。

当下刘小姐辞别公子，回归庄上，一心感念丈夫远行不为意，只忧余鸿法力利害，丈夫恃勇心刚，遭其毒手，故后园夜夜焚香祷告，当空佑护公子一路平安，无灾无咎入城。他实乃多情之女也，不烦言。

再说高君保一路行程，快马加鞭，饥飧渴饮，夜宿晓行，将有半月，赶上潼关。此座关乃三王爷赵光美镇守，兵多将勇，以守御此咽喉重地。惟君保是背母私逃的，单枪匹马，要与三王爷冥舅借兵一万五千。是日扣关，令人通报，三王爷闻王外甥到关，大喜，即传他进见。高公子下礼，上请过三王母舅金安，三王爷曰：“贤甥至亲，休得拘礼。”命之下坐。甥舅情深，谈论多时，是夜少不免排筵宴，甥舅以叙，王爷问及起，公子将背母私逃瞒过，只说借兵先往寿州报知太祖公公，后队母亲、陶夫人大兵不日到来。三王爷许允。此大事在别人，没有王姑号令，抑或陶元帅军令在，三王爷必不允借离守关之兵，惟君保乃外甥至亲，故不用令箭为号，即一诺借之。次早，王爷令人点起精壮铁甲军一万五千，粮草齐备与之。公子暗暗大悦，拜别三王母舅，出潼关而去，迨后王姑赵美容差人赶到，三王爷方知王外甥乃背母私出，懊悔不羁留他，又不查察明，恐招姨妹怪恼，即日差兵追赶，已是不及，只由彼行为。有家丁赶回，上复赵王姨，不多细述。

却说高君保得了一万五千雄兵，威威武武一程向金陵杀进。一到了寿州城，果见唐营大寨扎结于五里之外，将寿州围困得如铁桶一般，其坚固势若江潮，众如蚁附数十万之多，看此光景，可不令人寒心。公子忖思，此区区万五千兵，这回方知观海难为水，他众我寡，怎能一阵杀入城中知会。原来君保乃心雄胆正小英雄，一想，令军士一众尽将带用的爨灶食器所用东西概行毁弃了。军后一刻不明，只得依令，抛毁碎烂。又见公子拔出宝剑，对众兵一按曰：“今爨釜食物已毁弃尽，一军莫能造飧食，但限以今天，各军兵奋力向唐营阵冲杀，大破敌寨，入了寿州城，不愁无食。”说出此言，三军方知公子是效着沉舟破釜之谋。但事已至此，军令一下，不得不遵，各抖锐气，领将令而出。公子喜悦，一马当先，众兵随后蹀人，无不奋勇，以一当百。公子长枪犹如生活蛟龙一般，使发起，挑刺得唐兵尸横遍地，宋兵纷纷杀入唐人营寨，透进重围，刀枪交如，砍个不休，唐营大乱，各逃四散败走，飞报余鸿军师，出阵一见自营散动，宋兵奋杀。又见一个少年美将军，用的丈八银枪将唐兵挑死无数。余军师大喝：“宋将且住，休得逞强，山人在此。”当时高君保住了长枪，将余鸿一看，身穿八卦道袍，手持茶条杖，呼喝而来。公子想妖道法术非凡，须要小心提防为上，待兵入城，方得无碍，即大言喝曰：“本公子今日入城见驾，知事音休得拦阻，倘执迷专恃妖法，只忧死在本公子枪尖之上，那时枉尔千百年修炼之功。但恨汝陷害我父王，弄此妖法反至倒戈背君，有玷清白之名，皆因尔这妖人的计陷，深仇莫大于此。看枪，小爷爷岂惧尔邪法多端，今要分明拼个死生。”有余鸿闻此语，方知此少年将，乃高怀德之子，赞美不尽，父子英雄，家传将种，怪不得大宋当兴之主，



有此国彦佐粥邦家。又见小将枪法高妙，十分沉重，非以力可胜之，取出落魄锣一响，岂知公子得刘小姐的定魂符结札于发盔中，由尔神锣响振，公子只作不闻，反冷笑曰：“妖道，尔之小小铜锣何异乎小孩子顽弄之戏物，本公子有何惧哉？尔有什么妖法只好尽演，好待吾取尔妖命。”此一夕言词，不过公子的硬言，岂真有实法力降伏他。只有余鸿一心想来，此神锣善于追魂落魄，如何宋之少年将多不畏不验的。前月出城少年，将此锣不验，今入城小将，又一少年不畏惧，难道是宋之少将皆有仙家一体？心中惊疑不定，此人又言有法力，倘照依前月出城黑面小贼，破我法物，弄巧反拙，败阵出丑，反被唐主所轻，不免让他进城，谅彼之救兵有限，仍难逃出此围困。遂喝令军士，休得与此小贼较斗，谅彼是釜中之鱼，待他进城一同受死。当时唐兵被宋军猛力杀一阵，死者万多，受伤不少，实乃一夫拚命，万人莫当。今闻军师下令，纵他入城，即一刻哄退下去。高公子也发马扬鞭，一万五千兵随后。

先说宋太祖自令郑印回朝诏取五阴将来解此城围困，不三四天郑印驾云先回报知，有十万大兵，即日五女将登程赶进来，不须圣虑。故太祖天天盼望救兵。此日高公子杀到城濠下，大呼开城，军士人报知太祖与苗军师，即登城上一望，下果见大宋旗号，遂发大炮轰天，大开城门，接应兵马纷纷进城。

单言公子下马，至内城帐中见太祖，山呼已毕，太祖一见，龙颜大悦，问明大兵既会集，缘问尔母并四位夫人还未到城，何也？高公子上奏陛下：“臣甥儿并非与母大兵同队，原因母亲不准臣甥随军，但想父王闻投降了敌人之事，乃逆之大者，为此，臣甥放心不下。且陛下又因此孤城，正臣甥用武之日，只得私下背母奔出，先往潼关三王舅处借兵一万五千，先来寿州见驾，敬请龙安。及询明父王怎生降敌反戈皆主，今已罪及满门，实有不安也。惟后队陶夫人伯母与母争等，不出七八天大兵即到关矣。”宋太祖闻奏，只喜色扬扬，曰：“难得甥儿年虽少，作用有此老成，背母私自鸣此险地，并非不索以逆亲，正见忠君爱国。念及父之当灾，且汝父乃忠烈奇男大丈夫，岂有背主忘君之理，实乃妖道之计算作弄也，又乱惑我之军心耳，圣御甥有何可罪之理，且一旦放心，尔母一到，责罚自有朕与汝言情作主，定必代为讨恕。”且吩咐排筵宴与御外甥接风，各勤王兵丁，大加犒赏，以得胜论三军，欢声振悦，深谢圣恩。当时高公子参见过军师，又见礼各大臣文武，有郑印是兄弟同班，正乃君臣一堂共叙畅乐，酒至三巡，是夜尽畅叙亲爱之欢。太祖又及问：“余妖道用邪术伤人，且他兵将十倍于贤甥，尔仅得一万五千之兵，怎能破围入城？且细言朕知闻。”当日公子将己之意见，想来南唐之兵，自不及十之一二，怎能冲杀透入内城，是至弃却釜灶食器物件，一时奋力鼓锐三军，又得灵符镇压，方得智退余妖道，以进城中见驾。太祖闻言大加叹赏，曰：“御甥一年少儿，未经疆场大敌，今有此智量，奖励三军机谋，即古之名将不外如此作用，日后长成，更见智略位加，是寡人之深幸也。有继父之儿，亦朕国家之幸也，今日妖术既不能伤高郑甥侄，何愁南唐不服，其功浩大。”命左右侍御监满酌，庆功三大觞，以表御贤甥英少奇才。公子喜色欣欣，领君隆锡，拜受不敢辞，一连三吸而尽。正喜悦之际，太祖还要问及得灵符以镇退神锣得于何来自之由，君保对答，言未出口，顷刻仆倒于地中，吓得太祖及众文武大惊。太祖离位，众将文武挽扶他起，只见公子面容发赤如桃花，两目紧闭，牙关不动。太祖观此吓得惊慌失措，将御手抚摸

身体，四肢尚温暖，惟昏沉不动，如睡熟一般。太祖不觉下泪曰：“贤甥，不晓汝一刻昏迷不醒，是何得此速疾之灾？倘真长逝，不独朕拆去一栋梁少将，即王姑妹半世只得此子，岂驸马双双气杀也。”太祖纷纷悲泪。有苗军师曰：“我王休得悲伤，臣观此速疾无妨，公子只于马上过于劳动，以少年王子贵体，未经惯劳风霜，一刻入城，用酒过杯，以至邪风乘一时晕迷耳。且用宁神和解药饵，可保平安也。”是日太医下药，公子暂回苏复阳，但只一病恹恹，来得痊瘥。宋太祖略觉心安，天天探问病痊，多召太医驳察其疾，日望他痊愈，安养在后堂，再不提枪出敌。但不知王姑大兵到城如何解围，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陶元帅冲围对垒 余军师引敌交锋

诗曰：

忍辱方能定大谋，休教闻语便含羞。

果然不入迷魂阵，数十王侯一旦休。

住语高君保染疾于后堂，宋太祖日夜留心，令太医官调理。再说赵王姑自见家丁赶回，报知禀说三王爷有书，大抵回言君保御甥前五六天借兵万五千，言奉命奔报头功去了，安慰王妹不必心烦之意。有王姑无奈何，与元帅陶夫人一同走马，一路大兵，长驱发进金陵，水陆程途二十余天。是日到寿州大地，安营于二十里外，扎顿毕，是夜埋锅造饭，歇过一宵。陶元帅次日分发各将兵，冲杀入城，许进不许退避。诸将兵得令，人人争先逞勇，纷纷杀入，大挫一阵，唐兵倒退。有守南城先锋程英，大喝曰：“弱宋救兵虽到，休得逞强，既无了主帅，又无将士，至用妇女出师。”当时正遇陶夫人马冲，程英大刀砍去。陶夫人大喝：“张左铁锤。”被隔开了，右锤向程英一下，打中左膊肩，喊疼一声，已翻身仆跌下马，再复一锤，打破天灵脑，死于马下。唐兵无主四散，王姑三夫人一齐杀上，高君佩双锤银光闪烁发打，唐营中虽有铁甲偏将迎敌阻挡，怎当得宋将兵生力军精锐，女将一齐协力，唐兵偏将多落马。又有片甲不存者，败阵飞报入银銮殿，唐主惊忧而恼。座武班中林文旦勋武侯，年纪古稀之时，乃大元帅林文豹之兄，要请兵出敌，以退宋之救兵。有余军师急止之曰：“此日出师不利于我军，老将军不必出敌，他占一束锐气而来，且由他进内城，我迟三天出兵，方趋避得此灾咎。”林文旦曰：“兵临城而由敌人猖獗，待他兵大集，非我之利，言什么出师不吉日期，吾平素不准信此无根之谈。军师勿将吾年老迈，小观于我，比少勇时雄心未改的。”余军师曰：“山人非以年高轻视老将军，吾昨夜仰观天象，只见南角轸星暗坠下，以分野参之，正应在我南方金陵地。今老将军乃古稀之人，又要出马，大不有利，故欲趋吉以避凶，且迟三天五日出师，方得无碍，以避咎故也。”林文旦不听信军师观止，且想言这道人前时出敌，屡屡得胜，捉拿下宋将，不许我主执杀，今本将军出阵，又多阻止，莫非他见大宋来的将兵利害，他不敢出敌？今见吾杀出，又阻止，分明恐吾立了军功，便扰了他之颜色。今且不中彼之计算，定显个手段，杀败了宋将，看这道人有何言语对答，然后羞讽之。再表明余鸿言，将星下坠，应分野之地，是定准之数。今余鸿乃得道半仙之体，岂不明天文异征，原应金陵将星。这老林定必出敌，是他老命该终，天数难逃，也不能挽回，至有此疑心硬执出沙场受死。唐主闻余军师趋吉避凶之言，也来劝止林文旦。但彼仍不允从，不带军兵，上马执持九环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飞马出城。有余军师暗嗟叹一声，曰：“天机难背违也。”

却言陶元帅一见唐兵逃散去，六七远离，正要整兵入城，忽闻背后一将飞跑近，大喝而来讨战。赵王姑曰：“该杀的唐将，还来讨战，他死期到了。”上马出敌，大刀一摆，喝声：“杀不尽的唐将，敢来受死。”当日林文旦乃好色之英雄，虽有了年纪，一片淫欲心不异少壮年。赵王姑乃中年半老佳人，然而丰姿犹玉，体态娉婷娇妍动目。林文旦一见，目的的睛圆圆的射着王姑，即喝声：“尔宋朝绝了英雄男将，用着美人局来上阵迷人，惟本侯见娘子姿

---

轸(zhēn, 音诊)星——星宿名。

容姣姣，婀娜动心，焉忍将刀刃加在美人粉项。但吾虽年老，然精力未衰，今目击尔宋朝亡灭不远，不若小娘子随了本候，回去做个偏房，省得祸于尔。”言毕，乃冷笑观看。王姑闻此污秽辱言，大怒。喝声老牛畜生，不知廉耻，今不来斩下尔畜类头颅誓不回兵。上一刀口口，林文旦架过，下一刀钩开，左一刀文旦划解，右一刀挑拨，斩个四门。林文旦曰：“好刀法，只可惜口口趁武。”原来林文旦乃南唐天字号英雄，年虽老迈，男口未衰，与王姑战十合上下，王姑见他大刀口口，抵挡不住，回马败走。文旦曰：“休走。”催马赶去，言生擒回城做个小星。王姑败下，慌忙取出平日所暗练三口袖箭，是百发百中的，一时扭转马，见林文旦提刀赶近。此是老命当休，王姑一伸玉手，三枝小箭犹如飞闪之疾，一枝中在额，两枝中在两颧，似乎乃一品字之形棋，林文旦呼喊痛一声，还未拔下，王姑已跑近，大刀劈下，已作断头将军呜呼了。可怜英雄一世，死在女将之手，似此老淫物，一死何惜。是日王姑得胜，亦不枭他首级回营。只有唐兵将林文旦尸首收拾回城中。唐主惊惶钦服军师天文有验，有先断决之能。唐主又言，此是老将不从劝谏，自出讨死，是惜不来，是怨不得。但他终于王事，可得旌表，遂以王礼葬之。堪叹这林文旦，身已古稀之年，一心味色之痴，至于丧命，真乃老淫魔可发一笑。有绝诗二章咏之曰：

#### 其一

痴男方欲把娇怜，诈料强弓出袖弦。

可见色中恒丧命，劝君深味作箴言。

#### 其二

勿欺妇女胜无难，暗箭常施对面间。

堪叹年高痴欲汉，吊亡何用泪频潜。

住语林文旦身亡，唐主吊慰，封赠诸丧已毕。唐主又对余军师言曰：“宋之君臣虽乃被困，奈两次救兵入城，皆取全胜，我军一连败却数阵，伤兵七八万，折却大将两员，岂我甫唐可见前胜后败者。”军师曰：“我主勿忙，今老将军一死，已应其凶，待山人明日出马，必须胜他。”唐主大悦，曰：“若得军师亲自赴敌，孤何优也。”即传命排宴，与军师预贺战功。是日君臣乐叙不表。

再说王姑转败为胜，杀了南唐老将。其当败下时，陶夫人正要拍马帮助，见王姑一发出袖箭，斩了南将，大赞箭法稀奇妙技，并马回营，又天色已晚，权宿大营一宵。次日正要整备军马，入城见驾，又见军士入报，言南唐有余军师亲临出阵骂战。陶夫人曰：“此妖道法术多端，须要防，勿妄进马追赶，还防中却妖术，有伤性命。”有翠华李氏夫人曰：“我师连胜两阵，今妖道亲出敌，定有准备，要来复仇。今王姑此去对阵，必须倍加提防，看势而行，不可躁进，方保无虞。”王姑应允，李夫人曰：“元帅，今妖道法力精通，众夫人须要会同出营，与王姑接应，方见慎于行也。”陶元帅称言有理，一众出营掠阵。再说王姑一马飞见，见一道人，知是余鸿，擒陷他夫君王爷的，气得咬碎银牙，不问情由，大刀劈下去，余鸿将茶条杖架过，知是王姑女将，杀死林文旦的女英雄，即大战一阵，余鸿诈败，拍梅花鹿逃走。有王姑一见，余鸿战不数合，顷刻奔走，并非真败，此妖道必用什么妖法来算计，且不必追赶他。余鸿见王姑乖巧，勒马不追，不上钓饵，难以施法取胜，只得又拨

回脚力，辱羞激他，言曰：“尔大宋专以女色迷入于沙场。昨天林老将军被尔贱婢迷惑丧命，但吾国师乃有道根行，仙翁不凡，身体不犯色戒，在汝生来千娇百味，只好迷惑凡间俗子，野合勾魂。今在阵卖俏装娇，吾国师最所不喜。有手段再来冲敌，定擒尔回城以祭老将军好美鱼之墓，待他与尔再结一段魂鬼姻缘也。”王姑闻余鸿辱羞之语，大喝：“花言妄语妖道，岂非邪左妖哄骗伪唐主，还失命以妖术伤人，只恐罪盈满贯而亡，可惜数百年修炼尽破，悔之罔及。”当时余鸿想来，数次用的神锣不验，不知何故，若以力敌，断难胜此丫头，不免用神刀伤他便了。算计已定，放出芒利小小神刀，向空一掷，口念咒言。王姑在马上只见半空中有长蛇一条，金光灿灿向他脑顶而落，心中惊惧，飞马跑走数丈地，那里走得及，却被神刀金光追冒落下，斩在右肩，伤了右臂，大呼叫痛，落于马下。李夫人一见大惊，飞马跑出，有余鸿发鹿赶上，要取王姑首级，却被李夫人恶狠狠长枪一划，照面刺去，余鸿反吓一番，余罗两夫人急拍马走上，将王姑抢夺回本阵。不知王姑受伤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遇飞刀美容被伤 施灵丹金锭解厄

诗曰：

勇柱当前不顾身，飞刀伤害觅医人。

情深婚约刘家女，只奈君王信未真。

却说李夫人见王姑落马，飞身上前，将余鸿对面一枪，差不多将道人刺中面庞，余鸿一惊，仅将茶杖及神刀即忙收回，余罗两夫人抢回王姑回本阵。陶夫人又惊又怒，取出一面小小黑旗一摆，念咒有词，一刻间乌天不明，狂风大作，有无限豺狼虎豹将唐兵冲撞乱咬，唐兵大惊，阵脚散了奔逃。余鸿也不知其故，借土遁逃去，只有唐兵受害，自相残踏，奔不及者，又被宋兵大杀一阵，尸骸满野，血流遍地，一连追杀数里方回，陶夫人收了法术：背负王姑回营，王姑面如土色，四位女英雄心忧，方暂按下。

再说余军师架得上遁回见唐主，备言伤了王姑，今虽败去军兵，然女将被神刀所伤，不过七天不能生活，除是高仙灵丹方能调救。

住表南唐君臣议敌，又言刘金锭自从送别了高公子，将比武招夫牌收回，他父刘乃尚未知其因由，询及起女儿缘何将牌收回，刘小姐方言与高公子比较武艺比败了，他是家传妙技枪法，故女儿收回牌，向未禀知父亲。刘乃闻言大喜，曰：“女儿即日，何不早说明为父知之。我想，高公子身是王侯之子，当今御甥，贵比玉叶金枝儿，比输武艺于他，实乃莛萝有托，但不知他约女儿为姻配否？”小姐对曰：“彼言急于王事，但一进了寿州城，便申奏知当今，来迎接女儿。但此去寿州，不过二十天已到，即回复来仅得四十天程途，至今将两月之久，尚不见公子的回音，女儿正要禀知父亲。”刘乃道：“汝父曾仕北汉，与宋太祖是敌国，此段姻缘原难对的，女儿不免趁今太祖受却南唐危困，前往效力，立下功劳。一来化仇为好，完此姻盟，二来与国家出力，青史留名，方不负圣母传训汝之武略工夫。”小姐闻父亲之言大悦，诺诺连声。次日子闺房中拾齐圣母所赐赠法宝，携同四婢，拜别父亲起程。

是日父女洒泪分离，一程急赶，半月已到了寿州城。正值是日王姑出阵，被飞刀所伤。小姐当日见有大宋旗号，军马驻于城外，只得令四婢通报知。初时，陶夫人与李、罗、余三位夫人甚属狐疑，不明此女是何人，只得姑传他进见，要问个明白，刘小姐直入，四婢随后入内，又述明来意，又道出高公子乃背母私逃一番之话。众夫人信以为真，方知公子在中途比武招亲，今此女奉父命特来荐约。有李翠华夫人将小姐侄媳一看，真有倾城国色，暗暗叹说侄儿佳配。当时重新见礼，刘小姐坐于下首，彼是卑辈，乃理之当然。小姐又请命于夫人一众，要拜见婆婆。陶夫人曰：“不要说起汝婆婆，王姑昨天出敌，被余妖道飞刀所伤，于今疼痛，于后营用药饵搽之不见应效，只呻吟呼痛，正一同忧心，既要打点杀散四门围城兵，进城见驾，但思王姑如此疼痛，怎好移动，为此，正无计可施。”小姐曰：“既如此，待奴一观伤处，自有灵丹可调瘥也。”李夫人曰：“事不宜迟，贤侄媳快速往后营，看调王姑婆婆。”语毕，众夫人一同起位，引导小姐到后营。小姐一看，已知被妖道飞刀所伤。曰：“此刀乃炉中煅炼百年，非凡间之药所能痊也。但所伤不过七天，便要溃烂卸骨而死。今日幸毒气未深入五心，现有圣母灵丹在此，倘调化下，一刻可能出毒而痊瘥矣。”众夫人大悦曰：“幸得小姐来作

---

莛萝（ni o luó，音鸟罗）——蔓生植物。比喻同别人的亲密关系，有依附攀缘之意。

救是，不然王姑一命难延了。”当时小姐令人取到净水，又于香囊取出一粒小小红丸，将水调化开，一半滤灌入王姑口中，一半擦其伤口。当九一擦下，王姑不见呻吟疼声，不一刻，王姑的膊上伤口黑恶水流出碗多，其痕口已合。只闻他鼻息睡熟之音，半刻苏起，打个呵欠，坐定自思，被飞刀所伤，一时怎得平宁痊瘥。有众夫人见王姑沉吟忖度，将刘小姐来投凑巧，方得王姑无恙，实乃吉人自有高明来解厄。王姑此时明白了，忙起位要谢活命之恩，刘小姐那里敢当。是日李夫人扯过王姑，一方将君保侄儿怎生招赘了刘小姐一番尽言知王姑。当日王姑诈作不知，只向金锭又问及起所来，有此凑巧，托厄扶危，感谢不尽。小姐见问，趁此托言，曾叨世子不弃，许下婚姻之约。今又奉父命前来，并要与王家出力。只求陶元帅及众夫人收录，以立微功。有王姑见小姐既有活命之恩，且美丽超群，又精于法力，如何不嘉纳之理。想来正好与孩儿一对美夫妻。是夜随即命人排开宴饌，与贤媳洗尘，邀齐众夫人一同畅乐叙话多谈，且婆媳十分爱悦欣欣，酒至更深，方散席，各自分投营帐去了。只有婆媳二人一夜不睡的谈说多言。小姐又将自小失母，为父单生奴一人，并无弟兄，是刘门福祚之薄，今公子不弃，婆婆叨爱，感恩不尽。王姑闻言，大加羨叹，媳妇贤良，安心之正是婆媳情深，不多细表。

异日，陶元帅发令，大兵一同起马入城。但想唐营结困兵四门，尚不下四十万，且刘小姐是个法力高强之女，令他为前队，又代替了玉姑之劳，且能制压余妖道者必此女英雄也。是时一来报知圣上，早晓救兵到了，以安主怀；二来亦早与君保侄儿相会。与众人参议过，多言有理。此日刘小姐领命，便上前讨令符上阵出马。陶元帅问及小姐带兵多少可护卫入城？小姐曰：“冲围不同对垒，倘护从众多，反见首尾不能相顾的挂碍，今奴且同着四婢便足矣。”即拜辞婆婆元帅众人，结束上马去了。陶夫人大兵在后，迟半天之久，方发炮离营起马。

先说刘小姐一马飞近唐之大营，自然奋力大冲，刀如雪片挥振，无人敢拒阻，一刻杀得唐兵七零八落，一连冲七层大营，方见寿州城，城下刀枪重密，早惊动了城上牙将，又往报知宋太祖，前来观望。有太祖料是王姑陶夫人等大兵到了，即上城楼一望，远见来的不是本朝旗号军马，心中惊疑不定，并无多人，只见一员女将，快马加鞭，跑至城濠之下，生得一貌如鲜花，年仅及笄之少美，大呼要见驾，入城投报救兵到来，且进城与丈夫相见等语。太祖闻此言，再盘诘一番，方知小姐乃旧日敌国北汉将军刘乃之女，自言是君保之妻。此奇事也，平日并未见高门说及，即公主夫妻并无一语达知。彼王姑妹既不同在此，御外甥亦卧病在牙床，难以通言询察，恐有反情，中却南唐之计。当时宋太祖呼曰：“来的女将既言奉王姑之命入城解围，今令箭何在？”刘小姐曰：“已曾带便了。”遂向令符袋内取觅，以备呈上验据，不料探取去，竟如赵子龙当阳不见了阿斗一般，大惊失色。想了一回恍然记认起，急言曰：“臣女虽曾奉带得王姑令符，放在符袋内，方才在唐营中冲杀一场，料得驰发马急，失于唐营之中，故今不得呈上据验，只求乞万岁恕罪。”宋太祖曰：“将来凭令，非同小故可以谅情收录的，非朕不肯容情也。但今两国交兵，恐有奸细混投，是以难于空信的。”刘小姐闻太祖之语，叩首再陈奏上：“岂敢言陛下不容情，但令凭虽失，臣女尚有凭据之物，求陛下龙目观。”太祖准奏，放吊桶于城下，小姐便将君保所赠别的金钗一双

---

及笄(j, 音基)——笄：簪子。特指女子可以盘发、插异的年龄，即成年。

呈上，太祖细认，镞上有高琼名字钤刊上，太祖准信了。又恩此女想是英勇之人，何不令他再冲踩唐营，一者可验其来归之真伪：二者杀散唐围困之兵，岂不一举两得。主意已定，这是宋太祖为人未免立心阴险之处。对刘金锭诡言曰：“汝呈上金镞，果有高琼讳名钤刊上，但物有失去未可知。且人又有同姓同名亦定不得也，怎得为据验。”刘小姐曰：“陛下还疑心未准信，且命高公子出城一面可明白了。”太祖闻此言，暗暗自悦曰：“他已中脱计矣，彼要会高君保，朕乘此得以有词哄之也。”即开言曰：“汝要朕之御甥何难，但他已经镇守在南城，汝可往去相见，他自然开城迎接。”当时刘小姐无奈，只得允从，快马加鞭，杀往南城而去。不知会见高公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刘小姐敌杀四门 唐军师战法两败

诗曰：

敏髦 相从荐约妇，沙场破敌五佳人。

立功佐国男儿让，兰阁名标表女勋。

当下刘金锭闻大祖称言高公子镇守南门，正是切心觐面之人，岂惧亲冒矢石之劳，即拨马又向唐营南城杀人，奋着心中冲人重围，众唐兵纷纷让路，不能阻拒。四丫环刀劈砍刺，也随马后。不一刻，杀近至南城壕边，大呼高公子守城在那里。只见旗盖之下，又是红面君王，岂是高公子？原来太祖立心诤哄此位女佳人，他在城里先已转上南城，在此等候。当时刘小姐少不免山呼于城下，且问高郎所在。太祖又曰：“只为唐兵攻打西门甚急，故又令御甥现已往西城抵御，是以复离此南城也。”小姐闻言又疑又恼，但到此来，犹如身在半途，进退两难之际，无可如何，又偕四婢从南门杀到西城去。有守西城将兵拦截拒，被小姐大刀挥于马下者甚多，飞身入至西城内濠水边。想来三城遍走，途险艰辛，还不见丈夫，一心以为即逢郎西，不料复到西城上一望，座下的仍是宋君玉，及至询问，复言高公子往北门去了，刘小姐闻言，声泪俱下，想来公子原在城中，难独君偏不收纳奴也不成？故不容与我夫妻相见。泪下一行，呆呆不语，烦恼中也不叩见宋君。内中一婢夏莲曰：“小姐，似此宋君，必多疑心我们无令符为凭，犹恐是南唐诈投来赚他城池之意，故令小姐冲杀四城门，一来试验我等来投降真伪，二来替彼杀败南唐之兵势，故一连杀入三门，仍下令与高公子知之，故不得相见。我小姐既已三门杀过，岂可失此功亏一篑，即也前功尽废了。况退后也要杀敌而回，均属一战的，倘不得入城为言，回家有何面目见我家老爷。今若再杀胜北门，难独宋君又有何辞推却？”刘小姐听了，见事出于无奈，只得复俯从之，观此倍见来太祖心狠险毒也。当日刘小姐冲杀过三门，已有半日之久，腹中已经饥饿，少不免取出香囊中之母丸一颗，分割开五女充饥，主婢再抖精神，即飞马复向北门冲杀入踩战。有唐将人报，一连三门俱被宋之五女将踩踏蹂残，今北门又入报，有南唐主复闻大怒，曰：“一日之间，却被那五个臭丫头如此猖狂，将孤的四大营盘翻作乱土，恰如彼之闺房地，由他要出则出，要人则人，又被他残兵斩将，以此凶狠丫头，定然军师出阵，方能取胜矣。”当时余鸿闻报，是刻金锭冲杀三门，已打听真明，知此女是梨山圣母首徒。久知圣母是元母仙之首，法力精通，刘金锭是他得爱首徒，岂架心传口授，法宝多端，是至他冲杀三门，一闻人拒，只诈伪作不知，今现杀冲北城门，唐主逼请，不得不准依，只是强应跨上梅花鹿，一阵跑出北城，见了佳人，手持大刀，并无军兵随从，只见四名丫环，俱执刀枪棍斧。余鸿曰：“来的女英雄可是梨山圣母高徒刘小姐否？”金锭一见冲出一道人，知是余鸿，对曰：“然也，道长可是赤眉祖师令高徒余师兄否？”余鸿曰：“正是。”又言：“令尊公当初曾事北汉主刘崇千岁。又乃刘崇一脉，官封一品镇国将军，是与宋两为敌国，后为宋所灭。令尊公与来得无是君之敌忾，今得我唐君困了宋王君臣，无异替与刘氏报复敌忾一般，令尊公正当差遣小姐前来翼助我南唐为正理，何得反帮助着旧君之仇敌，且令尊公当日忠义有名，今日亏诸皓首，可不惜战！况山人与小姐虽非同教，亦乃同道中之一脉，不便同师相

残，不异鹬蚌相缠，非于两人之利，孰不若小姐反戈投明辞暗，唐主必敬重起复令尊公一品首职之荣，小姐是一生显贵，山人敢竭诚心相告，愿小姐三思，免至他日有失身事暗之恨，又蹈看郑子明之辙。宋君是个无义薄情之主，何成功之后猎大终当宰烹，是已有前鉴的。如小姐不悟回思，终当悔忆山人之言也。”刘小姐曰：“此乃不察天对违逆上帝之心，不谙兵衰之愚者之言，又以愚人也。唯无命无常；有德者上天顺佑之。当初家父果曾仕刘崇，但主德昏庸，依言是依，忠言逆耳不纳，此至上下离心，天命改革。家君见此无道之至，难以佐弼之，故早已洁身去乱，隐姓埋名，乃明哲保身家，或有训，何得以小节拘而责以常钊乎？且师长乃上帝之姿老祖师首徒，自当早明天心眷时，气运当兴。今赵宋乃承运一统江山，四方割据者，不过为唐宋，俱皆为宋驱除之鸱獠也。奴实惜念道兄八百载功夫，丹侯将成，岂不知兴衰进退之有定，倘偏要逆天道而行，辅假灭真，少不免死脱于凡尘，岂下尽弃却久座蒲团修炼之苦心。令师妹之言，乃为正理所见明，而且大祈道兄深心自量，自知回头是岸矣。”当时余鸿闻刘金锭一夕回答之言，又说他不免死脱凡尘四字，恼得满脸通红，将一片婆心化作仇冤相待，喝声：“贱丫头，大言不惭，与尔法力上拼个高低。”一茶条杖打去，刘小姐大刀架开，战有十合上下，余鸿拒撑不住。心中一想，自言刘金锭刀法精妙，难以力敌胜之，不免发出神刀伤他，看彼可避得过否？一刻拔出祭起飞刀，投上高空，口念咒词。又表当日宋太祖仍上北城楼上，初时见二人对面不知着什么言语，只离城百十丈，一语不闻，一时辰之久即杀起来。顷刻间，只见余鸿远远发祭起一小刀，有光金灿灿，向刘金锭那顶上落将下来。宋太祖城垛上远观，甚是惊惧，心急曰：“今番女佳人必遭妖道飞刀伤害也，是朕误死汝了。”宋太祖正在一心着急之际，又见女佳人取出一枝小小五色彩旗，向空中一拂，又不闻他口念什么言词，只呼喝一声起，此小旗飞上云端，也发出一道霞光冲天。又见余鸿的飞刀跌坠地中。宋太祖看定言曰：“不料此女佳人小小少年，有此法物。今想众将皆为妖道法力所困，今不怠此女能破余鸿，将来要解此围定然此女将也。”不觉龙颜大喜：“如此不失为御甥妇的，是国家有幸生此女英雄以佐弼寡人者。也罢，待朕亲击战鼓，以助其威，可大胜余妖道。”当时刘小姐正与余鸿赛开五采阴阳，已将他飞刀打下，余鸿大恼，见飞刀被他打下，即招取回收藏过。又复口念咒言，向西北方吸一口气，拔宝剑一指，只见狂风大起，日色无光，飞砂走石，不住打来。刘小姐一见，冷笑曰：“妖道弄此小技，奴岂惧乎？”复喝：“疾。”五雷掌上一放，天上打个大霹雳，依然红日光明，狂风不起，砂石不飞。余鸿又见破了法，想来这刘丫头移山倒海，掩日遮大，喝草为兵，五遁之术俱全，难以胜之，正在心下筹谋。当日刘小姐见宋太祖在城上进鼓助威，正要遣出个妙手段立功，待太祖目睹亲瞻，此刻向香囊中取出圣母相赠的宝贝钢鞭，此鞭专一击打傍门外道，一切魑魅魍魉之妖怪。当下一刻祭起，空中金光一冒，要向余鸿打将下来。然这余鸿乃得道之辈，明知打仙鞭非凡利害，登时落下马来，将身一缩，忙借土遁走了，单将他脚力打得骨碎飞残，已替代余鸿一死矣。刘小姐见余鸿走脱去，复将唐兵大杀一阵，主婢五人纷纷追逐，伤唐兵千余。此日，围北城之兵，尽皆散去，俱逃回城外，报知唐主。

是日宋太祖不胜大悦，早已命守城副将一众，将北城门大开。刘小姐下马而进，主婢一见太祖，山呼参朗，太祖命之赐坐。当时太祖方实言曰：“非寡人方才不令汝与甥儿相见，但前月间一到城，报知救兵后队次到解围，岂

知即染了卸甲冒风病症，已有两月之久，未得痊愈，故不能出堂与甥妇相会。今现安枕于后堂，倘要见会他，甥妇往后堂可也。”小姐闻上语，反一惊，丈夫久病两月，即奏曰：“陛下，臣妾虽非精干岐黄之技，然得圣母之灵丹，所调治凡人之疾，无有不痊愈而效者。且公子之疾，料必娇生贵养，不久惯风霜劳顿，是至易感风邪，今臣妾且将仙丹调治之，他的小恙即日平安痊愈也。”当日刘小姐取丹调治公子之疾，不知效痊愈于何日，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刘小姐灵丹调疾 高公子奉旨完婚

诗曰：

一朝便尔解牢笼，可是佳人法力通。

寄语南唐须早服，免教后悔败亡穷。

却说刘金锭闻太祖言，知高公子疾病，自言仙母灵丹可疗其疾。太祖闻此语，龙心大悦，命军师引导小姐，主婢相随来至后堂。军师指明公子卧房的所在，即刻辞出，好待小姐调灵丹与公子服食。

是日奴婢取上净水，小姐取出灵丹调化后行近牙床。只见公子面色青黄昏沉，两目不觉，佳人怜借，滚下泪曰：“前两月相逢，公子何其英锐气概，不幸身染飞灾，为妾来迟，至郎君多日受苦，奴之过也。”令四婢将公子且缓缓扶起，小姐身挨近郎，公子昏沉无力，手搭小姐玉肩，小姐一手托住公子背腰，一手持丹，四婢扶持定，已将丹汁一盅滤灌入公子口中，缓缓吞吸下食讫。小姐慢将公子放按下床中睡，复抽锦被盖回身。立刻，公子汗出如雨，仅半日之久，伸缩转动，元神已复揉目呵欠而起。当时太祖放心不下，亲驾到后堂，只见君保伸缩起来，不觉满心喜悦曰：“不信甥妇有此灵妙仙丹，不三个辰刻，已调治痊了数月病人，即当古时卢医扁鹊甘拜下风矣。”是日君保一见太祖自来在此，急下床参拜，太祖止之曰：“御甥不可拘礼，只因汝疾初痊，不必即劳动也，且调养后营数天，然后与起，可保平宁。”公子曰：“臣甥今未知一刻精神如故，且刘小姐何日进城到此，正要动问，不觉陛下驾临，未曾问及明白。”太祖闻甥言，知其昏沉病中，未晓其原由，微笑曰：“自御甥儿到关时，排宴贺功，酒至半酣之际，甥儿辄得急疾，已经两月之半。今得甥妇到城用着圣母灵丹，一刻调治痊愈。虽汝灾星当退，实由甥妇灵丹之功力也，须当深谢之。”原来君保一见了刘小姐到此，醒悟苏时，已暗暗吓得骇然。只忧太祖知其私订婚姻，不告禀双亲，来执责越礼之罪，不料宋太祖已闻刘小姐申明在先，瞒谎不得，只硬着舌曰：“甥儿前者在刘家庄借宿时，不过向诺一言，并未有实约于刘小姐，今何得在人主驾前真实认来？小姐是何不忖思也，且此事未经告禀父王，母亲未知允准否？今小姐复公然认真，岂不罪及于高某，受责匪浅矣。”刘小姐听了高公子负约之言，怒目而视曰：“公子乃负盟若此，奴非败柳残花以附攀公子，□□双锁山比武招亲，对敌力盟，胜奴者同订婚姻之约，前两月已经定约联盟，今日奉父命来寿州城，一者立微功于圣上，以退余鸿；二来荐此盟约，是奉父命而荐缘于公子，非奴专于儿女私情也，今公子负心，出此无情之语，是亦何心不忖思的。”当时太祖听了，两言尽晓二美年之意，笑言曰：“甥妇二人休得多言驳论，朕是明白其中隐情，御甥果与甥妇订姻盟于先，只忧有私订婚姻之嫌，未知父母执拗否？又似乎阵上招婚于旧敌之女，有干国法。今朕作主，于两嫌之事俱皆免究。且御甥得甥妇，先有救汝母之恩，今一入城又调理痊愈汝之久病，岂可相负他两番活命调恙之恩，朕今反要汝先拜谢于他。谢者，谢他救活汝母恩人也，今败余鸿，退唐兵又有功于寡人，甥之姻约定必撮合的，不须较言。”当日高公子原非要赖刘小姐之姻约，一时认出，只恐太祖执正国法有罪。今见太祖将他两人心事透言明，大安心了。公子含笑向小姐深七揖去，正要依叩首，小姐双手挽扶回礼曰：“那里敢当公子大礼，为子女辈本当代劳姑嫜的。”太祖一见大喜，得他夫妻相和，两相慰谢。

当时又报道王姑与陶夫人大兵已到，太祖仍命他夫妻及众文武俱出城外

迎接，大小三军纷纷进城。王姑时与众命妇夫人一进内城殿上，参见过圣上，太祖俱各赐坐，慰劳跋涉辛苦。有高君保急向母亲请安，并谢过私逃之罪，未又将比武约姻于刘小姐原该有罪，今叨蒙御母舅将功恕罪，一一禀知。王姑初怒他私逃之咎，不免要切责，但得太祖讨情，言私逃不过为着君亲急难，当得赦免。又有李夫人等众相求饶恕，王姑怒消允免。君保又与弟君佩相见，弟兄恰恰喜悦和乐，不在烦言。

当日太祖对王姑论：“这刘金锭与甥儿同年同月，正乃一对佳偶夫妻，况此女法力无边之技，久后能制余妖道者，此人也。况他先有恩于御妹，后又调治了甥儿，他一心奉父命来荐前日之姻约，不免选择个黄道吉日，与两人完却婚配，待彼一力担承灭除妖道，早日奏凯班师，是个万全之策。且高妹夫为人性直心耿，若一回来，嫌他是北汉敌国臣之女，执拗不允此婚，岂不有负此女恩情，朕心也不安，御妹以为何如？”王姑曰：“陛下王兄所见高明，此女恩义两全，美貌超群，臣妹不胜惜爱。况具此法力，可制妖道，舍此女那人敢抵当此任，况王爷执硬成性，有些少碍于理者，断不依行，万一不允其亲事，即臣妹也难主张，今趁明日上吉黄道，即要完谐花烛，臣妹感谢不尽隆恩。”太祖闻言大喜曰：“足见兄妹同心。”当日传出旨意，赞礼官预备停妥，赐宴台爵。当日王姑母子又问及起高王爷被妖道拿去，反投了南唐来骂辱君上，未知果确有此事否，太祖曰：“果然，妹丈被擒后，即领兵来城下骂战。初时朕也恼他无智量。既被擒去，即贪生畏死投降了，则又何可反戈来骂朕。后得军师解说，言王爷是忠心耿汉，岂有此事，必受妖道暗算，想此猜甚明，汝母子不须以此事狐疑也。”王姑母子方安，又谢太祖恩量，次日音乐齐鸣，内外庆闹食喜酒，是晚送归洞房，有数言为证：

两个新人，原是旧人，天台路熟，自然驾去轻车。巫峡游重，总属荐来旧梦，花心

再破，无复血染猩猩，暮雨仍行，可记云浓片在。

当晚二人是奉旨完婚，自然比前日晴里寻盟倍加欢娱遂志，不言可知。但高公子勿在圣上眼前不肯直认。一心订盟招婚，犹恐小姐怪他薄幸不情，暗中说明心志，实惧畏圣上见罪，是以虚言耳，小姐闻此说释心不较，一夜谈情不尽，更感圣上用情主婚，得遂我两人之愿，誓以死报国恩，言言语语不觉五更之初。夫妻早起梳洗毕，先上殿叩谢君王之恩，再回拜见母王姑请安，王姑心花大开。得儿夫妇和谐。王姑曰：“今得儿媳成双。皆王兄舅主持，是最大王恩浩荡，儿媳须当念之。娘今到来，仍未实知汝父王爷实迹，心有不安，明日出阵，定必与南唐拼个高低，打听真汝父降叛是否，方见分明也。”君保曰：“儿一入城，正要问及父王事情，不意是日到关，即一病昏沉不起，人事不知，尽服大医药罔效，若非得圣母灵丹，儿只忧一命难痊。”

住语母子婆媳言谈，却言当初郑印一回城，太祖即令他各路运粮，此日解粮回，陶夫人见儿到关，大悦。太祖吩咐印：“御侄路途解粮艰辛，且往后营闲息三天，再出听令。”郑印谢过主上，母子是夜又有一番言谈，次日太祖见粮草齐备，兵将云巢，各女将分队伍出敌，两军对阵，杀得唐兵屡败。余鸿出阵，妖术皆为刘小姐所破，比不得当初刻日之间生擒宋将十二员，今逢了敌手连败数阵，弄得无计可施。此回南唐主见余军师数败于女将之手，回视他如冰山一般，未免颜色上减了三分，有些轻慢，不似当初敬重，且唐主屡以危言要激着余鸿，要他出个辣手的计谋以胜宋师，免得将来丧败，金陵一郡危矣。当时余鸿忖知唐主之意，奏言：“胜败无常，我主何须畏惧，山人千年苦修，难道败于阴人之手，不若再将前谋用去，弄得他君要仇臣，

妻要仇夫，子要仇父，惑乱彼一番，然后趁他内乱“使得一鼓而擒矣，我主何须多虑。”唐王曰：“孤一间土宇，全仗军师一人破敌以拒来人，既有妙谋，早为设度，以解孤忧怀。”余鸿曰：“明日须当如此作用，管教宋兵猛勇女将无能，皆可收除了。”不知次日余鸿用计胜得宋人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余军师再演迷符 高藩王复被驱役

诗曰：

忠良中米作奸臣，幸有媳明尽时国。

妖道逆天开杀戒，他年身首两为分。

却言余鸿当日领了唐主之命，要出个奇谋，以败宋师。但想刘金锭法力不下于己，况他众将兵个个英雄无敌，以兵力交锋，固弱于来，以法术赛斗，只得其平，似此难胜。不若再弄法符拘役高怀德去讨战，以惑乱其军心，待他君臣、父子、夫妻自相残害一番，亦乃他损我益之事。主意一定，重施符咒，将高王爷对面一喷，高王心一迷，一事不醒，只依着妖道之令，带兵五千直跑至寿州城外骂战。宋太祖闻报，复惊骇，急上城楼与王姑君保同看，果见高王爷在城下，有唐兵数千，手指城上，耀武扬威。王姑恼得白面泛出面红，气得手足冰冷。君保见了，心惊惶惶，不意吾父如此糊涂。王姑曰：“丈夫如此无礼，待臣妹拿他回来待罪。”太祖曰：“朕恩妹丈平日忠良，一柱青天可表。今如此反目，抑或贪生畏死，定然被妖道来算计，但纵使不念君臣之义，亦当还念夫妻父子之恩。今御妹贤甥，正宜同出城，小以情理开导劝之，倘能触悟回感复归未可知。若仍恶不悛改，亦只许生擒，不许汝母子伤杀，犹恐别有计谋，便屈害了妹丈，”当时母子领旨，并辔直出城外，高王爷排开五千唐兵，只大呼喊战不已，将来太祖咆哮大骂。王姑一见，两泪交流，呼唤：“王爷何故作此背主投敌之事，且回城与妻子在驾前同求圣上赦此重逆大罪，或圣上念着手足君臣椒房之谊，可以准佑赦我们。”言未毕，不知王爷何故，妻子也不相认，大喝一声：“泼妇，那里来的？”一枪刺去，王姑一闪侧，枪已落空。王站长叹一声，曰：“王爷，汝乃一顶天立地大英雄，立下多少汗马之功，今日背君投敌，妻子不相认，何以一旦改变心肠，妄为若此，独不顾名移千秋乎？又不思少年时落魄，孤身失路，托足无门，一身漂泊，自如水面浮萍，一遇吾兄，一心结识，不以贫贱为嫌，遂将妾联成姻眷。又迎接汝母到府，同享荣华。后又因周世宗要征伐刘崇，王爷又要逞雄，强出头贪图挂帅，岂料世宗念着旧仇杀其父亲，反要将夫君治罪正法，幸得我兄一力保免，多方调护，方得保首领归家，及至我兄接御江山，即推心置腹，封汝为一家王位，似此皇恩浩荡，那有些少不周之处。今既被生擒去，首宜日计脱身，复回故国，以图君臣复聚。次则见危受命，做忠义节臣，为妻自愿空房自守，各尽其心，那有一败被擒，即日投降于敌人，反来倒戈骂主，此乃禽吝之类也。夫君还有何面目于世。”不料高王被妖道灵符所迷，心不醒悟，魂魄不齐，那里听得出良言劝解。又有高公子亦早下马于远地跪下，在父王对面呼哀不止，恳他听信劝言。岂知王爷不独不从苦谏，复一枪照王姑面上刺来，王姑只得大刀撇开。王姑见他恶狠狠不少念夫妻之情，长枪刺上似真仇敌一般，心中又恼又恨，只得举刀杀将起来，大战有二十合，原来高怀德乃左天蓬将军降世，天生神勇，王姑那里抵挡得他枪法，君保在旁见母力懈，犹恐有失，只得拍马上前，助着母亲，但一个是父，一人是母，岂得作为仇敌帮助，只得依着太祖生擒之旨。那高王被妖符所迷，并不知枪法，只顾乱刺，枪无路数，是以一刻被母子生擒过马，押送入城。王姑母子将唐兵一路杀散，走回唐营报知。

---

并辔（pèi，音沛）——并马而行。辔：驾驭牲口用的嚼子和缰绳。

只言宋兵将高王捆绑下，见了太祖，尚不醒悟，不知见礼，只是哮喘大呼骂不止。有两旁文武员见王爷如此，皆来相劝曰：“若得王爷回心念主，下官等愿以死谏，力保无罪，定乞赦免。”当时高王两目圆睁，只顾辱骂不已，激恼得众将文武尽皆含怒，不知他是被妖道灵符迷了真性，魂魄不附的，以后无一人晓舌。当时宋太祖也觉得心烦意乱，闷闷不语，尚下明他心迹如何，对众文武曰：“观御妹丈所为，倘若放他缚绑，必然动手有伤于朕。他是臣，朕是君，固不可以为训。今一旦将他正了国法，又是有伤王姑母子之心，难以为情，似此如何处置？”有廷臣拟得国法曰：“一人背，九族当诛。今圣上下罪及妻孥，只将他一人正法。是天大隆恩也。况大义灭亲，周公是大圣人作用。今王姑母子又非可以主持者。他乃一逆乱之臣，即死亦怨不得妻儿之难保也。”有王姑母子闻此立法之森严。一惊不小，不觉跪在当中，于君前哭泣起来。太祖亦惨然垂泪曰：“汝母子不必悲哀，朕仍念着汝母子姑媳功劳，手足之亲，少不免在法从宽，将御妹夫割了足跟，只令他艰于走动，免至为国家之患即休矣。或长禁守之。”高公子含泪谢恩曰：“得陛下如此汪洋圣度，减法从宽，小甥儿百世报不尽王恩也。”当时王姑母子不胜肝肠欲断。

此日刘金锭在后堂一闻婆婆母子擒捉了王爷公公回城，一出来正要劝解，又闻圣上要将他斩，以正国法，吓惊不小，赶急跑上殿，见过太祖，问及情由，王姑将王爷变心，昏迷不悟，不受劝谏，又得圣上恩赦免死，负此通天大罪，有何面目立于人世，是何高门之不幸，作此恶孽之报也，说完悲泪不已。刘小姐闻此酸心之语，也下泪纷纷，只得上前下礼王爷公公。王爷只是双目呆呆瞪定不顾。小姐见他诧异，又将王爷双目细看，只见他目睛或青或黄，数色不定，即曰：“不好了。”太祖王姑忙问其故，金锭曰：“臣媳来迟，几乎中着妖道狠毒之谋。”太祖王姑惊问曰：“难道他是假高王不成？”小姐曰：“人非假的，但受了妖道符障，迷却真性，王爷的真魂离了人身，魄不守本舍，一时性乱心迷耳。他发鬓上定有迷魂符，是至王爷迷失本真。”君保曰：“如此即要搜的。”跪上前将王爷金冠除下，不想王爷发际上露出一幅三角黄纸，绕结于鬓上。母子摘取下拆开，一黄纸朱砂符书下，即忙呈上，宋太祖骇异。即接上观看，但见笔书得左右奇离，一朱砂符，不知其中作何使用，至令御妹丈如此昏迷糊涂。遂越思越恼，想见妖道恶毒，恨曰：“好狠辣妖道，险些砍我朕的擎天栋柱，真令寡人气杀也。”随将此符付回金锭。太祖又问：“甥媳，用何术破此符以救御妹丈。”刘小姐曰：“不须用法力破其符，今将符除下，王爷公公自然复苏回醒，一无所恙。倘要他速醒悟，将符用火焚化过，将净水调化开，与公公吸饮下，不一刻已苏醒的，更是快速。”有公子闻言，即刻取至人将符焚化了。但当初取下符时，只见高王一交仆跌下地，原来高王向藉此符差遣，方能走动得身躯，故将符一去，即仆跌于地中，如睡去一般，鼻息呼呼响闻。直待王姑母子将符焚化用水溶开，滤入王爷喉中，又有刘小姐在旁念咒真言，以待王爷魂魄早回本体。不一刻，只见高王一伸一缩，刘金锭即令公子急解公公绑缚索子，只有宋太祖尚觉惧怯，犹恐他苏醒难制。有伤朕躬及众人。刘小姐上奏曰：“今不比符迷时，无妨了，倘王爷公公魂魄归元，自然心明性定矣。非比当初被符迷失却本命真魂，是至糊涂不分好歹。”当时君保急将父王绳缚松下，高王须臾之间似乎大睡初醒一般，双手将二目揉擦，即从地下挺然立起，觉得浑身汗下，举目两旁一观，只见太祖及众文武男女将上，皆立于帅堂，至太



祖高位起立，无一人下座的。看此，不胜大异，又不明其败时，见王姑、儿子、婢两行四夫人等皆在，不知何日到此，一心狐疑不定，正要开言动问情由。王姑一见丈夫苏醒了，触起方才一时要正国法，不觉两泪交流曰：“王爷险些一命归阴不打紧的，惟得臭名口口口播于千秋，复罪及满门。今先于圣上驾前请谢过背逆重罪，待妾再说明汝之行为，只忧气恼汝也。”当日高王爷听了，不胜骇异大惊，不明所由，只得依着王姑之言，向太祖跟前下跪。不知太祖有何言语为词，且看下回便知分解。

## 第二十二回 破迷符高王请罪 斗法术余鸿败奔

诗曰：

一遇法门便屡败，逆天祸患早当解。

如何险里幸偷生，复尔不忘此杀戒。

当下高王闻妻王站言来，一心未明过处，正是茫然惶恐，只跪下太沮驾前。王姑将前事说未完，心已酸了，切切中喉咙便咽，不能复语。有君保急上见父。将他投降了南唐，来城下讨战骂君前事一一说明。高王闻此骇异事，一刻惊得面如上色，下脆不起，只求圣上开刀正法，以免于国法有干，按大逆背伦大罪，奚过于此，有太祖也触动起前情，不觉目中泪下，御手扶起曰：“此是妖道所作弄邪术，以至妹丈受此毒害，怎能怪责以执罪。只险些妹丈一命被伤，折去朕之手足栋梁也。今幸天佑，复得君臣一家，正为不幸中之幸矣。”扶起赐座，高王谢主下座，又向王姑慰劳一番，当此夫妻见礼，随后李夫人等次第拜见，及众夫人俱在，问及起，方知再回朝取救兵解围。未后君保君佩子侄叩拜见，又有刘媳妇一节之事，王爷方明白了儿子招婚是北汉宗室，以敌人之女安可婚配，又乃自主，不禀命双亲，正要切责君保，宋太祖曰：“若非此女到来助力，妹丈焉得今日君臣、父子、弟兄、夫妇满门完聚？此皆甥妇之功力，有神于国，又有恩德于汝父子夫妻也。况朕得他功恩两全，赐主为婚，并非御甥自主以咎错之，即皇姑一同议配匹，妹丈无多追执矣。”当时皇姑又将被妖道飞刀所伤，得刘媳妇灵丹求解，是此女素有恩于我们夫妇也，况具此法力高强，为邦家之一助。高王听君妻之言有理，只化怒为欢。当晚太祖吩咐赐宴，与妹丈一家重逢喜酒。饮半酣之际，高王曰：“余妖道几乎将吾性命了决，但一死何足惜吝，独可恨将臣一生忠义之名，矧为万年遗臭之行，真与这妖道有渊海深仇。且众将被他所擒，幸尚未伤其性命，待臣明日出敌，定与妖道拼个死生，手刃此妖，方泄心头之忿。”有刘金锭上奏陛下、公公：“此妖道非可以力胜之，座中除却汝南王，无一人可避他妖术耳。今公公出敌无补，反受妖术所损，不免明日待臣妇出马，与公公复此深仇，或藉圣上洪福，得除妖道未可知。况我翁被妖道符迷真性以来，元神未复，今虽苏悟，尚须养息一旬十天，方得安宁如旧也。祈公公准依媳妇所请。”太祖闻说，深以为然，曰：“贤甥媳高见，可准依。明日着令代翁出敌，以除妖道。”是夜酒至三巡，更深方散席筵，各各谢过王恩而退。是夜高王夫妻父子一门许多叙话，迥非往传，不须多述。

次日刘金锭领旨出敌，戎装上马，高王爷发兵一万二千五百与之。再说上日高王爷被擒回，王姑母子杀败唐兵，有败残的入报知唐主，问及军师。有余鸿对曰：“料高怀德被拿回，真魂未复，乃一呆废人耳。宋太祖定然恼恨他背主忘君，必然执杀，一来大宋了决一员上将，二来罪及妻孥子媳。若除了刘金锭一人，由他兵雄将勇不足惧也。”不意次日饭后，有军兵入报，言宋女将刘金锭讨战，坐名要国师出马。唐主闻报一惊，问余鸿，也是不能测知，想来难道高怀德被擒回，被这贱丫头识破此符不成？想来实是怒气不息，切齿大恨，只得辞过唐主，踏上吊睛黄虎，持过茶条杖，带兵一万，冲出城来，与刘金锭对阵混杀一场，未分胜负。余鸿想来此丫头法术精妙，不如先下手力强，将脚力连退了数步，取出一个小小葫芦，念咒有词。一刻间葫芦口飞出一颗小星乌，飞上云端，忽化成满天烈火，如浮云千百段一般，向宋阵上乘狂风烧来。刘金锭一见，冷笑曰：“金、木、水、火、土，五行

浅法，乃道教中初技，汝不须在班门弄斧了。”即拔出宝剑一指，对北方念咒，一刻即狂风大起，反将满天烈火向回唐阵上吹打去，吓得唐兵走散弃逃。余鸿一见急收回火阵，心头忿怒，取出神刀向空中一抛，化作千千万万刀刃斩去宋阵，来如飞一般。刘金锭也将宝剑向高空祭起，亦化成万万千千满天金光灿灿锐刀利剑，赛斗在当空，早将神刀打下地中，只见刘金锭将手一招，其宝剑依然收回。当时余鸿怒声如雷，大喝：“贱丫头，汝破山人的神刀。”言毕，即将茶条杖飞起，只见一列化作千百万蜈蚣虫纷纷飞扑向宋阵，上来乱咬。有宋兵大惧，正要逃走，刘金锭见了，急取出念珠一串向当空蜈蚣虫一抛去，念咒真言，顷刻间化作一长蚊，有数十丈，早将蜈蚣虫乘风吞吸尽，不见一虫，其茶条杖已跌下尘埃，当日余鸿见诸般法宝皆为刘金锭所破，思想还有一神仙利害法宝，乃系赤眉大仙镇山之宝贝，原不得轻用的，今逢此敌手，顾不得不开杀戒了。此宝物，名为百炼化血金锤，一祭起盖下来，不论仙凡，一刻之间化为脓血，一尸不全。当时余鸿见胜不得刘金锭，今用此狠烈物，一心弄死他，顾不得师父嘱咐他勿开杀戒之言，只要唐主敬重，显彼一人之法力耳。当日一祭起金锤，有霞光万道在空中滚滚旋转，正向刘金锭顶门落将来。当此，刘金锭早知此物非凡利害，只得取出圣母所赠日月镇妖球一抛起，红光闲焰将此化血金锤托住，不得落下来。二宝各有霞光冲射，真乃好看耍。余鸿暗想好利害丫头，又有此宝贝来托往金锤，伤彼不得，算来无别物除此丫头矣。二宝物在半空中旋舞俱不落下来，余鸿只得念诀，伸手一招，回收归香囊中，刘小姐也收回日月球。余鸿想来诸般法物不能胜此丫头，即五行外法只用来无济，倒不如趁此未败，带兵逃走了。正喝令兵丁退后，他即驱虎力扭转而去。岂知刘小姐领旨，一心擒拿余鸿，与公公复仇消恨，二者可除国家祸患，今见彼不战而逃，口中咒念真言，用真昧火连烧，请神符三道催速，忽然天上降下四大尊神：赤鬃红髯，一执金鞭，一持大戟，一携金锤，一提大斧，立向佳人候旨。刘金锭曰：“有劳四大圣尊神，今有南唐主，不顺真命应运之君，抗拒王师，又收录截教道人余鸿，不从师命，逆天而行，以假灭真，该得打落酆都之罪，已经奔逃往东南方。今差四大尊神往擒拿他，除此妖道，以待圣主早日旋师，以安抚天下。”有四神圣领了法旨，如飞电一般，向东南角追赶上，将余道人四方围困住。当时余鸿见脚力金睛虎咆哮不走，已知有险阻，只开慧目一观，只见左青龙，右白虎，前豹尾，后黄旗，只见四大金甲尊神，怒目而视，皆持兵刃相向。余道人大惊，恐难以脱身，早知天命难违，何必逞才能开杀戒，至有今日，不免倒是弄巧反拙也，只得下气向四神圣挽求曰：“山人此来原奉师命以困宋主，罚他屈杀功臣之过，又许唐分以金陵，一隅土地耳。今战争并未伤害宋将一人，只思困太祖准许唐一隅地，不受制，即放还宋将了。今既动了尊神之怒，山人自今回山再潜修，不理中天杀戒，恳望尊神念着吾之师尊赤眉老祖情面，放脱山人回去如何？”四圣怒曰：“尔师不过因宋主屈杀功臣令汝困他以警报之，今尔不依师命，妄贪俗情富贵，立心开杀戒，动了好胜之心，犯着皈依之戒，虽不伤将，也损兵不下百万生灵，已樱上天之怒，今宋乃应运，唐乃偏既裔土耳，今又助逆祸顺，不思早日回头，今立身子败亡穷迫，始来摇头摇尾乞怜。今日本神奉着正法差遣，只知依法旨所敕办断，不询私以容邪魔于世，定必打汝落酆都。”余鸿闻此，心中大惧，自想今番难以逃脱了，一时悔恨不已，想来又恨师父打发吾下山，顷泼我千百年苦修之功也。正在烦恼。忽然醒悟起，奉赤眉祖下山之时，付下一小旗法物，教我若遇凶恶煞神，

万可用着。今日刘金锭请来四位凶神，如此穷逼，岂非用着此宝，方能制之，即忙忙取出一面小旗，信手展开，只见金光万道射目。当时四神圣立定收回淫威，兵器又不发出，一刻之间，已高驾祥云若飞电一般向天去了，余鸿方才放心。但不知他此轴旗是何宝贝能退去四位尊神，且看下回，便知分解。

## 第二十三回 因败北唐主恢心 被讥诮余鸿演术

诗曰：

正人不作暗中谋，妖道逆天有近忧。

每恨世间存此数，至今追论嫉如仇。

当时余鸿将小旗展开，四神圣一刻升天回位而去，但此旗非能制四神，只因旗中有一尊神像，名为斗母，此神圣专管一众天兵天将，是以诸神一见，即刻颺避去，故今余鸿得此宝旗，方得脱身，复借上遁而奔，不顾手下二万兵丁。当时刘金锭一见四尊神避着余鸿小旗退去，正是目击成功在即，不料他偏有此解脱之物。此乃宋之君臣灾殃未该除满之日，当时无可奈何，将唐兵大杀一阵，收兵复入城中，见却大祖、公公，又细将战法之事，一一陈明，大为惜恨。当日刘金锭又以收除余鸿不遂，心下不安，未知祸患何时得止，不觉默默不言，无心吃此贺功得胜之宴。宋大祖乃明白天子，聪慧之君，早已看出佳人不悦，只好言安慰之，反赐御酒筵贺功，以表奖其胜敌之能。高王一门喜悦，深感主上加恩，即公子见美妻有此法力奇能，为当今所表奖，暗暗称快，深服其妻也。

住语宋主贺战功，再说余鸿败走，借土遁奔回。唐主当日闻军师又败于宋女将之手，遂心恢惊俱，即曰：“孤今知道法术不可恃也，今若此屡败，虽少折将，也损兵，不若拜宋称臣，遂不失为南面一隅之土宇，何不下令，人人退步。使荷戈赤子蒙羞，孤岂忍心乎？柩残沟中之骨，折人妻，孤人子，皆孤之罪过良深。此后请军师勿言个战字守字，以祸孤国为幸了。”当时余鸿被唐主抢白他一番，觉得颜汗无地。想当初，自己恃着法力一扇，担承唆教唐主勿称臣于宋，果初时屡胜。今一遇女佳人劲敌，倘即罢手，有何面目回见师尊。即负愧言曰：“我主何须匆忙，勿以一败恢心，虽刘金锭是与山人敌，于彼亦不能奈我何？待山人出一狠毒奇术，以绝此丫头之命。但山人受师法戒不许妄动伤生，方得功成正果。今刘金锭如此法力，多般与山人作尽对头，不由人不大忿，定然出此狠术以了决之。但此绝恶行凶之事，山人只可惜弃却千年修炼之功，一旦付诸流水矣。皆因承千岁眷注大恩，托以三军之大任，故不得不为此绝计耳。此事但兆山人之福，在千岁当知吾一片之苦心，忠于汝大唐社稷，即或死脱，无所憾恨也。”当时又有众唐将罗英、程飞虎、王元济、李晖凤、宋修明、林文豹一班武将，人人精石英雄，奏请我主不可恢心，称臣于宋。况我兵尚有百万之众，武将如云，岂弱于赵宋。今刘氏女虽称法术之能，不过与军师是个对手，岂可因一败以臣服之？当日唐主初时因余鸿又阵上败回，故出此丧气言语以讥诮之，岂即欲屈膝于宋。及至诸将认以为真，多言谏止，自然顺着准奏，拂袖驾退散朝。

到次日，众文武臣，多往余军师帐下，请军师定必演个狠法术妙计谋以除宋女将。余军师闻众将同心齐劝勉之言，不觉长叹一声：“也罢，山人只预得千年修炼倾消，也悔恨不得了。”未几，排上香，注上明灯四十九盏于当空，即穿上道服，恭身下跪，祷告一番，咒念真言，筮卜一卦，占上刘金锭年月日时，在于某某出生。须臾占出，三爻已准。又观其本命星，乃上界天魔女转世临凡，故有此等法力，想来非此狠毒计谋，断不能收除他。当日静中绘下个坛台图，此去离营二十里，在清流山下。有所荒芜地，名为绝流垆，正与刘金锭姓有忌犯。是日，发令王元济曰：“王将军可带领五百军人，前往此地，用竹木筑成一个高台，照此绘图为式，尺寸长阔皆依问度，于明

日午后要作法应用，不得有误。”王元济领令去讫。军师又命李晖凤，即日命人将禾草扎成一女将军刘金锭形像，用生人发鬓结梳成髻，其形身穿着真衣响甲，准明日午后备用。又命宋继修备办下乌鸡乌犬及瓦盆二面等物，俱于午后备用。当日众将见此出军奇事，从未之见者，但一时间闻令自觉半疑半信的，惟有军中命令不敢下遵。当此众将各各分头准备去，以待军师明日所用。到次日，只见军师作法，唐之君臣皆来观营。有军师虔心沐浴斋戒了，果于午后众将各来缴令。候至二更时，军师更换衣服，登上法坛，念诀烧焚过邀遣灵符一道，以法驱役得一位勾魂野鬼来集坛下。是夜七月中旬，月色光辉，星明洁洁，余军师在坛上大喝：“亡魂听令，可前往宋营中将刘金锭魂魄勾摄到来，不得违令。”亡鬼领法令而去。又见军师披发跃足，手持桃木剑，在坛上揖诀，步斗持罡，向空中咒祝一番。只见女魔星莹然堕在坛台，铿铿有声，光芒四射。军师摘下女星，放在瓦缶之内，复将一个盖着，四边外点起明灯四十九盏，悉用着宋继修办来的乌犬乌鸡血煎熬成膏油，四围将瓦缶盆口隙用澜污油膏封固，又将禾草扎成刘金锭女身，用锁扣着颈项，拴于坛台中，两足用钉钉下。一刻念咒，然后袖中取出一把小弓，放一箭向草人射去，正中左目。直待至五更，余鸿方下坛去。是每夜如此用其法，每夜射箭一枝，如射完七枝，是七七四十九窍，不论汝仙凡铜皮铁骨，也要负伤而死。今且第一夜，妖道先向佳人的草形像射在左目上，自然志效。亦是刘金锭灾殃当有的。妖道正要绝此红颜彩林理劳，即可横行天下，到处成功，心中以为得计。是日下得坛台，又向军中挑选了童子兵丁三十六甲，以充天将，屯在台下，以应三十六天罡。又发令出，不许俗眼人私窥，只恐泄漏，如违令者，定斩不饶。策童子兵领令去讫。原来余鸿用来此法，乃系旁门左道绝惨毒法，还不知女魔星降生于刘门，奉了上令佐护炎宋开基土者。今余鸿此日用着绝恶邪术，焉能绝其性命？但今被他暗算计，亦是佳人该当有此灾咎，故受却魔难，而后可玉体再现。

正是明枪容易躲，须知暗箭实难防。

住语唐营中余妖道施法，只论刘金锭虽系法门弟子，是五行正法，呼风唤雨，喝草为兵，五雷五遁，掩形易体奇能，件件皆精，惟旁门左法，仿生陷物一切邪谋，一毫未曾学得。今被这余鸿暗算起来，如何得知其由。是夜夫妻卧至五更初起，还未梳洗，刘小姐于半夜中觉得粉项中上下疼痛，伸缩不顺，起来时，双足硬着隐隐而痛，左目又如针刺一般，已失明不见人，颈项甚似被索拴住，心下着惊，不解其由，只得对丈夫说知异症。高公子是个恩爱的丈夫，一闻知，心头着急的思分痛。又曰：“想必贤妻上日一连杀敌，用力过伤，劳损根骨，如我当初入寿城见太祖一般的病症。但目得疼痛失明，此何故也？待吾禀知父王母亲，然后奏知主上，召太医官调理，自当痊愈如日矣。且自保重，勿再劳也。”言罢，公子步出，先请父母金安，随即将妻昨夜得疾之由上禀双亲。此日高王夫妇闻媳妇据此异疾，即往奏圣上。有宋太祖一闻知，龙心着急，即刻召传太医官前往诊视六脉行药，是所必然。及至晚膳后，此夜各归安寝，各皆不提。只有公子夜睡不宁，一心忧闷美妻奇疾，不料直至五更天，又被余鸿在法坛上射了一箭。当日刘金锭卧牙床尚未起，不意右目又如左目一般痛刺，只可怜一双日月变化密密乌云。此日高公子越见惶恐切切心慌，一候天色黎明，先禀父母，即出殿奏上加疾之由。宋太祖闻奏倍见惊骇，实无策可施，再急召太医，一众十四五名，究问发药并病症之由。有众太医官合奏上曰：“据刘夫人所得之病，其症甚异，症患与

六脉不符，然细察审诊，原及六脉调和，并无浮沉迟数，那得有此目疾项足疼痛之患？倘或邪道伤害怪异之症，又非岐黄佐使之术所能疗痊也，求乞圣明睿鉴。然臣等是习岐黄，俗人只以君臣佐使药饵，对症行发，只今症患不符六脉，臣等于刘夫人病患，实不敢投发妄下药，求乞陛下谅情，恕臣逆旨之罪。如今不知刘金锭被余鸿妖术害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迟数（shuò，音朔）——迟速；缓慢与快速。

睿（yuì，音锐）鉴——明智的决定。

## 第二十四回 刘小姐被禁中伤 苗军师观星排卜

诗曰：

逆天妖道弄真邪，术禁佳人命险恶。

七七便将尸解去，宋君恐折栋梁嗟。

当时宋太祖见众太医官不愿下药饵，一心倍加惶闷。又高王爷夫妻一程来到御帐中，参礼见主，问及媳妇得此奇疾怪症，好烦闷不安。太祖又将太医官皆言六脉调和，并非有疾，不敢下药言知。有高王夫妇闻此语，心下倍惊，曰：“可怜媳妇，呻吟叫苦，不知是何怪症。今太医官又言，若此算来无救的。”言毕，王姑下泪沾襟，高王嗟叹。太祖又曰：“我们虽有雄兵数十万，猛将不少，若非甥妇，无人可制胜这妖道，今不幸得此奇灾，病势日加，倘至不起，那再有何人代朕平服得强唐。”言罢，不觉龙目中双垂珠泪，打动得王姑夫妇倍见伤情切切。有王姑悲泪之际，一想起媳妇是个法门弟子，那有自己之病症不明白之理。王姑说出此言，太祖及高王皆言有理，太祖即着王姑进彼卧房，问及媳妇，岂知刘小姐一被妖术所禁之一时，魂魄未全，正呻吟痛苦乃懵懂，非复有平日的明心卓见。王姑虽细加察问，他竟糊涂答应，全无绪端，太祖闻王姑回复知，倍加闷乱，正用人之际，不免忧形于色，坐卧不宁。苗军师见主烦若此，即出奏曰：“凡人之病，必知根原，乃有治法。今御太医不识刘夫人病症，不免待臣虔卜一卦，自有应兆，我主不可过忧有伤龙体。”太祖见奏，准命具卜，好察甥妇大限休咎。是日军师当着御前，虔心炷上名香，禀告历圣先师，占得一卦，默断一番，奏曰：“无怪刘夫人得病如此怪异罕奇，以卦象断之，被人暗算，幽囚其病体。但以所临害之地在东北方。想余鸿所畏害者刘夫人一人耳，犹恐被他暗算，则刘夫人一命危矣。但卦象该得如此，但未知果准验也否？”君保急问军师，料此难救，敛手待毙乎？苗军师此封只忧七天之外恐不能逃其大数耳。君保闻言，不觉泪珠如雨，太祖亦为之恹然长叹。再问军师，还有何救法。军师复对曰：“今仓卒难以尽知其暗陷之实，待臣今夜再观天象察星曜，可知夫人的吉凶矣。”太祖允奏，原来苗训军师善观天文，察星斗，纯精占云望气之学，佐太祖以定天下，不愧为国师之位，此夜登上观星楼，仰瞻万象一派疏星，历历可纪，自戌至寅时并不见天魔女星出现，心下着惊，呀的一声：“刘夫人危矣！”细推测一番遂决，其破余妖人将他本命星收禁了，囚在落星台。对太祖君保言：“刘夫人不独本命星暗却，被这妖道收禁了，还暗中陷害，是以受病危急如斯，似此如之奈何？”宋太祖君臣倍加惊惧、伤感。军师又曰：“不若待臣再卜一卦，看七天之内刘夫人有救否？”王姑垂泪曰：“有劳军师，再决休咎。”当时苗训再占筮，得先凶后吉六合之象，判曰：“刘夫人大限固不妨了，不出三天自有高人解救其灾，且贺喜我主复得一员上将，一两天可应矣。”当此太祖、高王夫妇颇宽心。只有高公子虽收泪，仍是愁容默默。有王姑见儿子过于惨伤，只因王姑中年只得此子，并无再有男女，爱如掌上明珠。今见他过于哀切，岂不怜惜之。唤他至眼前，慰曰：“我儿不可过伤，有损身体，为娘半世止得汝一人，为终身后之依靠，倘过于哀恸，坏了身体，香烟之续，倚向何人？虽然夫妇情深，亦当体念双亲以节悲痛也。”公子带泪诺诺连声，遵娘教训。王姑又曰：“军师曾言有救，先凶后吉，想必媳妇当有此飞灾，但今已大限不妨，自有高人来答救，何须过忧。”当时宋太祖及高王夫妇少不得终求军师设个救转善谋，以破妖道的收禁本命星如



何？苗军师对曰：“臣自赍发受书编止，讲济圣道之学，并未尝学得以法术杀人之技。但妖道邪术，必须神仙中人乃能破之，其收禁之术，且要能人盗取其收禁本命星之物，乃能解之。臣是一凡俗之辈，怎得涉险以盗之乎？总之，不一二天，臣料得有人来救，断非讹误也。我主且安龙心，王爷母子休疑。”

当时君臣父子只等候搭救之人，单有高公子闻军师实断之言，回自卧房看视妻身，将军师占卜观星言知。有刘家四婢春桃向夏莲言知，私地曰：“小姐既被妖道收禁之害，但忧者不知耳，不得原因，难以见解。今军师又指出在东北方，我等何不向此方追寻，看他用何妖术收禁得小姐，或有可用为之处，于中有救也未可知。”三婢皆以为然。酌议已定是藉着小姐平日所赠的灵符，皆乘风架上云去寻觅。一出城，来到唐界，向东北方上寻望，果然走上三十里，远远见一座高坛台，灯火冲天。四人催速跑近，知是妖道收禁小姐之所，一同共商，又借此隐形飞身而前。原来周围守坛台的童子，只是凡俗人，可以隐形瞒过，至坛上，数员神将，是奉符法以守高坛，况四婢女道行不甚高强的，不过平日间得小姐指教一二，仅足防身，如何闯得进坛中，众凶神不许他冲入坛来，几次却被驱逐出，四婢只得依旧回归寿州，按下慢表。

再说南唐军师见宋师一连三天不出，已知自行法术已应，只要七八天射尽暗法箭，乃能得刘金锭一命归阴，除了心腹之患敌手之人。奈南唐主李景不是真命应运之君，度量狭浅，前刘小姐败他数阵，伤残几名战将，恨入骨髓，但无奈何，军师不能胜他。今见将此女将收禁下，正欲洗雪前损兵折将之耻，实再听不得三天五日，即欲攻城再战，余军师也阻止不得，遂点大将秦凤、薛吕、罗英、程飞虎一众，即统领大兵十余万，至寿州城外骂战。太祖高王闻报，亦料得敌人必因刘数日不出，特来索战，以探我军。但兵来将挡，不可示弱，定见个雌雄。遂差陶夫人、赵王姑、李夫人、高氏兄弟带兵出城迎敌。两军大战杀，征尘滚滚，日色无光，各有伤损。程飞虎乃程咬金之后，一双板斧非比寻常。罗英，罗成之后，丈八茅枪倍加利害。即此薛吕、秦凤，皆有祖传之技勇，若非陶夫人、李夫人、赵王姑、高兄弟一班男女猛将，决不能抵敌。有余军师在后军冷笑，出而言曰：“尔们休逞强，尔之女法师尚被山人收禁了，不久归阴，尔等要做第二名刘金锭不成？”有高君保闻言大恼，奋力杀退程飞虎，心中大怒，火上添油。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明，长枪狠狠刺去，余鸿的茶条杖抬挡不住，自知难敌君保英勇，倒退虎力十余步，口念真言，一刻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将来兵打退。幸得公子有刘妻符护，飞沙巨石打来不沾身，仍将唐兵大杀，挑翻千余，其余将皆奔回。高王爷在城楼见妖道用法利害，犹多伤军兵，即忙鸣金收军。公子闻鸣金，只得舍唐兵不迫杀，扭回马进入城中。此日唐人得胜复将寿州城重重围困住，多添兵将，比前困倍加利害。太祖忧虑心烦，高王爷分发将令，四门严加把守，日夜亲身巡逻，保护此城，免惊圣主。

是日苗军师占卜算定，刘金锭三天有高人到城解厄，五少阴将会合之期不远，但机会不可错过。此日奏闻圣上，要暂求交帅印令符半天之久，待臣着令三少将往各方，自得五阴集会齐，可合破妖道也。宋太祖曰：“前者陈传祖有书相赠，说出五阴破阳指示朕，故特召取王姑等到来，以应其言，后又有刘女来破敌，今又有何五阴可来助的？”军师曰：“原有五少阴，非今之五老阴，但天机难以妄泄，只求陛下王爷暂交印令，于臣自当有策划也。”

太祖听了，只得准依。有高王此日将帅印令符一并交付军师。有苗训即已升坐帅堂，众武将重新打拱参见毕。军师拔令一枝，命高君佩听令，要混入双龙镇，暗带火箭，于来夜初更后，射入南唐屯粮之所，绝他兵饷，不得有违。高王辞曰：“闻双龙内地有郁将军，慎于把守，犹恐未将无能，有误军机，求军师另差别人。”军师赞曰：“少年足见老成谨慎，直往放心，功必成。吾有锦囊一书交付，待至八月中旬见了汝南王，始可与他观看，自有奇遇，包汝一生恩记吾苗某也。”微笑又命郑印往石州山后借请助兵，只宜一往，不宜再行。二将领令，分途去讫。军师下了帅堂，交还令符与高王。不知高郑两人奉军师令得何所遇，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恩爱夫妻忧永别 情深师徒遽分离

诗曰：

寻常结缔且难离，况复恩妻逝可悲。

相慰劝酬皆决烈，永分何以慰相思。

住语高君佩郑印两人分途公办，暂为按下，未文自有交代。惟南唐自得胜之后，见刘金锭不能出敌，唐主以为大宋君臣是釜中之鱼了，故催迫余军师连天带兵骂战。宋太祖心忧如焚，只恐唐兵大集，今深入其疆土打破寿州，君臣危矣。今刘甥妇又罹此飞灾，何人可拒妖道，正在龙心纳闷不安，苗军师高王爷不时安慰，言城池坚固，断不能移动。高王又曰：“得将士当心保守，不惜辛劳，足见我主君臣一心一德。南唐一隅之地，岂能为我宋害，即兵多围城，不过藉妖道一人之法术耳。他逆天叛理，岂能长久乎？”军师曰：“王爷明见不差，南唐不过化外偏邦，岂吾大宋并驾，且待刘夫人明日灾星一退，五阴会集之期不远，那妖道高飞远走、难逃五雷显诛，我主龙心且安。”当时宋太祖闻高怀德苗军师安慰之言，龙心暂安。只有唐主果然添兵遣将，不分昼夜攻打四城甚急。城中守具亦甚备，灰石积堆如山埠，羽箭滚木如林。高王爷发令，陶夫人保守西城，偏将十员协同，督兵又有兵三万，多张弓矢、灰石、火炮。赵王姑保守北门，偏将十员，精兵三万，日夜当心。李夫人保守东城门，偏将十员，精兵三万，小心巡逻。余夫人保守南城门，偏将十员，精兵三万，紧守不离。当时王爷见圣上惊忧，故四门令四女将，并多添将兵把守，不容唐兵近濠城下攻击。唐兵一来攻打，城上弓矢、灰石、滚木齐下，唐兵反折损太多，也且慢表。

再说刘小姐四婢环此夜出寿州往探听余妖道收禁小姐之法坛，不料来至法坛，已被凶恶神守法台，不得入，几次倒退出，只得一路回城中，即将果寻着落妖道收禁法台，被神将阻，不得进入，一一禀知高公子。有君保闻此实事，果被妖道暗算，正乃惨上加惨，眼看看一对鱼水夫妻，只恐要永诀别离，苦切处，此夜何曾合眼。捱至四更天，只思想军师之言，三天之内，自有高人来搭救，据他卜筮如此，但未知准验也否？又思方才四婢环之言，果见恩妻被妖禁病法术收本命星，终难有命，教吾怎忍恩妻受此暗害，况死得如此惨伤。有刘小姐病中醒来，侧耳闻公子自言自语，说此伤心话，即含泪呼声：“公子，不可过伤，有损贵体，妾多蒙圣母指点，得配好姻缘，圣上荣赐花烛，指望早日平定南唐，是归宋土，夫妻白首齐眉，不料被此妖道毒算，数日夫妻一旦分离，未免不无遗恨，实妾之命薄，好比秋云耳。”高公子闻言，带泪曰：“恩妻倘有不测，吾与妖道断不两立，不是他死，定然我亡。只可惜并未一兄两弟以继后嗣宗枝。且父王母亲怎舍抛弃，为至恨也。”刘金锭下泪沾襟曰：“丈夫岂可为妾身以弃双亲，但妾既不能事君父以终，是入不忠不孝之论，且不能见老父一面，心实有不安。倘妾有不测，只求丈夫班师回归之日，恳祈顺道说知吾父，代妾一言，恕我不能忠孝两全，好言安慰老人，以免因妾早逝过哀。至于刘门不祚，并不一兄一妹，以事奉高年，日后还求念着数月夫妇之情，照管妾老父一二，即妾在地府中瞑目感君高情也。再者妾死之后，至嘱丈夫，万勿因妾轻出，与妖道争战。他有法术异宝伤人，非仙莫能救。妾还有破术图一幅，君可常常挂在甲怀中，以妨妖法侵害。”言毕，命众婢于香囊取出此图，公子痛哭接受，又曰：“愚夫不过念着双亲罔极之恩，不然决不令我恩妻独行于地府也。倘有鼓盆之日，小生誓

不再续弦音，以报恩妻之遗爱我也。至于汝父令尊公泰山处，我自必待之如父。倘若得胜班师，必顺道回请归王府，侍奉以终天年，尽却半子之恩，不须我妻挂念。”公子语毕，倍觉惨然，夫妇泪目汪汪，刘小姐闻丈夫说到誓不再娶之言，但想数月夫妻，又未有孕嗣，岂可不再整珠弦而乏高氏香烟，复曲陈谏道一番。公子只含泪允从，正欲复有所说，已是时交五鼓，眼看看又见妻一刻昏乱起来，想必又是余妖道下毒手之时了。有公子抱持着哀哀的痛哭，又无别方可救，四婢环也是一般惨切。公子想来，军师卦上言三天之内，自有高人来搭救。按占卜时，明日是第三天，三天之内岂不应于明日？但妻被妖毒陷害狠烈，倘若再迟两三天，岂不应了军师前卜之卦，不出七天之外，我恩妻一命难留于世了，教我君保怎肯独生。哭得倍加悲惨。四丫环见公子悲切过恸，皆言公子深于情种，与小姐真乃在天为鸳鸯鸟，在地为连理枝，在水为比目鱼情好者，比别人夫妻常的恩爱迥异。当日公子哭之切，四婢代安慰之，略为按下慢表。

却说刘佳人初得此疾，梨山圣母已知金锭爱徒为余鸿用邪术所害，正欲即要下山搭救，一掐指算来，黄花山黄石公之门徒，乃豹尾星名冯茂，乃宋上大夫冯益之子，亦当下山佐宋，当得其时，不免待此机会，往见黄石公，待其打发冯茂下山，一来救解金锭危厄，二来助力于宋，以平南唐，早日班师，以免多伤军兵性命。算定，即刻驾云，一时辰之久，已至黄花山。

先说这黄石公，乃神农黄帝时得道，久隐于黄花山。于秦始皇末世，汉运初兴之先，化一老姬，以试汉张良，一连三试，其心专诚，方与曰：“孺子可教。”遂尽将兵书将略观云望气之学授他。后张子房佐汉高祖平秦灭项，定天下之功不在萧滕之下，皆藉黄公授的兵符将略所至也。此日圣母来至洞外，只见藤绕蔓蔓，又深进处，只见黄花满布，望去朵朵延龄。方玩赏间，洞内跑出一个童子，貌虽老成，年似十一二小孩儿，身不满三尺。圣母言知要见黄仙翁。冯茂一见道姑，自称梨山圣母，要见他师尊，只得入内通报。黄石公闻圣母到山，即起位出洞门相迎，两仙相揖见礼，携手并进内洞分座，仙童献过菊英香茗，圣母将余鸿违师言，开杀戒，用邪术害门徒金锭，厄危在旦夕，要求道兄差遣令徒下山，一来救解门徒危厄，二来显师门有用高徒。黄石公曰：“余鸿违师，定取脱体凡尸之祸，况门徒自到山八载，武技有成，俗缘当缔，他的君臣父子领指一者，正当其时，道长仙母不来言及，山人亦欲遣他下山。今令徒金锭乃五少阴之首，岂得中却余鸿邪术之害？那得复有佐宋之人？今迟缓不得，即着他下山便了。”圣母称谢，即告辞出山，黄石公送出洞外揖别，圣母架云自回梨山而去。

当日黄石公唤至冯茂，曰：“我徒在山八载，长成二十之年，今当下山，君父期当会，早结良缘，以救刘女之厄。但此去必须与余鸿作对，但胜他，不可伤他性命，以至令彼师尊嗔怪，惹起风波。”冯茂领命，又称：“师尊在上，弟子久在仙山八载，叨蒙化育深恩，怎忍一朝别离师颜，是永无再会之日了。”言罢，不觉珠泪双流。黄仙师微笑曰：“好贤徒，念念不忘本恩，足见天性之良也。但汝仙缘无分，只合享凡尘富贵。况汝是冯门香烟之种，定必离山觅缔良缘，以待真主成功，自此乐享平宁之世矣。就此下山去罢。”冯茂只得忍泪领诺。当日黄石公复传他些法物以应敌余鸿。当此，冯茂想，架云易跑路，但出敌需用马匹的，即以无脚力行军走入阵，望师赐教。黄石公曰：“山后一众仙禽神兽，力赛龙驹，我徒任意往取为脚力可矣。”当时黄石公引冯茂至后园，冯茂一路想来，这老师父是一位怪仙翁，吾在仙山入

九秋，他不带引入此园，我又不见有此地，今方到此。言想未了，只见后洞有所园林，上书着“飞禽洞”三字。师父已住足，念念有词，那洞门不扣自开，随了师父进入，果见有许多仙禽猛兽，皆向师徒点头，似悉参见一般。黄石公遍看，只唤了一只神鸦，吩咐曰：“今命着汝跟随冯茂师兄同佐炎宋，以协助除妖成功回来，准修炼成形入仙班去也。”神鸦点首再三，冯茂叩辞师尊跨上。黄石公又曰：“贤徒一程不可逗留，致误军机，且急救刘家女，要速往也。”冯茂依命，起乘神鸦冲霄而去。不知冯茂回寿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破神锣余鸿大败 踩唐营冯茂立功

诗曰：

生死安排有定衡，岂能人力任移更。

五阴只合扶真主，天遣冯侯到此行。

却说冯茂背上神鸦不两个辰刻，已至寿州城。想来初见宋君王，一功未立。自己也觉无光，何不先杀败妖道一阵，然后往见君父，方知吾之本领。主意已定，将神鸦一拍，飞至唐城，举目下视，果见千军万马，是阵法齐整，遂接落云头，拨神鸦飞落唐主帐中。斯时李景正在用午膳之际，方举箸间，忽见一矮人，手执双铁尺，如方板之大，从空中滴水飞檐堕下，骑着一只五色鸦，金睛喷火。想是宋人差来做刺客，慌忙急来抛箸走，离座位大呼叫救。有帐下左右军兵急急举刀斧相向，将冯茂围住。冯茂大喝：“该死的囚奴，来纳命耳。”左敌右击，铁尺发飞不住，将兵丁一刻打死百十余人，兵丁大乱，各抵拒不住，纷纷走散逃往他营报知，李景早已伏躲于帐后，被冯茂须臾间搜出，方欲将他一尺打死，往报军功。但他粗中有细，想来彼是一国之君，不过与我宋争雄，又不是这余妖道，且不可造次以害之。遂手只持其胸，复唬吓之曰：“少爷本欲将尔打杀不为过，只尔逆天命以抗王师，罪所应得，然此间非疆场上，明刀明枪，只死还不瞑目。今少爷饶汝一死，即可辞退余妖道不用，勿为妖人所惑，以至伤害生灵。可翻然悔悟，臣服于我大宋，是知顺命智者。倘仍执迷不改悔，下次再来，决不以情面姑饶。”说未完，余鸿已得闻报，跨飞虎催兵而入。一见大怒，将茶杖从冯茂背上而落。冯茂目明手快，侧身一手将李景举起来挡余鸿茶杖，余鸿急收手不敢发，不然将唐主早已打死了。当时冯茂将唐主一撒抛，余鸿急接扶而去，命左右搀挽往后堂安歇过。余鸿将冯茂一看，见他骑坐一飞鸦，身之侏倭不满三尺，只似十一二岁的小孩一般，不觉失声发笑，又大言曰：“宋朝没了大将，故打发此小孩子出阵，是该当邦家亡灭的。尔这小孩子，该当下礼叩首请罪，便饶恕尔幼小无知。”此语余鸿分明欺笑着冯茂身材矮短相戏谑也，冯茂亦戏耍他曰：“汝乃不肖孩儿，身入妖道异端，逆天行道，为父屡屡教责，只是逆命不依从，偏要助力于伪主，以假灭真，激恼汝父出此等逆命不孝儿，少不免五雷轰以危为父也。”当时余鸿见冯茂眇小，视为儿戏，只消一杖可以了决短人性命。尚不知这短小人得师传教双尺，如风闪之急。余鸿杖一下，他左尺一挡，右尺即飞过去，反弄得余鸿招挡不及。他或左或右的急打，手一慢已被铁尺打在左肩，不独疼痛，早已跌下尘埃。冯茂正急下手落尺，正要打死妖道，除却大患，好入城报功，忽醒悟起师长吩咐之言，不可伤他性命，只得住手，实见便宜了妖道。那余鸿被打落地中，不料跌落了当门二齿，口血漂来，方知矮人利害，心头大怒，将身一跻，复上虎背，冯茂一见冷笑曰：“好妖道，不独跌失二齿牙，倘仍不悟，改心迟回，激恼汝父，只忧一命难逃，但今仍念着汝师情面，故以汝性命作个人情，即可早日回头，归山潜修，免失同道之气。倘若留恋俗凡富贵，下次逢着小爷爷，决不相饶。”余鸿火怒攻天，大喝：“短贼，今日山人不取尔狗命，誓不胜称道行清高。”言罢，一茶杖打去，冯茂呵呵冷笑曰：“今不打落汝齿，只取汝性命，双尺招架。”当时余鸿牙门既痛，心中恼怒，恨不得将矮子一口吞下，但见他双尺如雨点一般不能招挡。想不妙，犹恐被他再打丑，怎见众军人，不免用神锣擒此矮贼。遂将神虎一拍诈败奔逃。冯茂已忖知其意，妖道战不过定然用的落魄锣，

吾师已早言知，他用的锣捉却宋将十多员。今且依师父所传的定魂神咒无碍矣。即将火鸦一催赶上，余鸿一见大悦，暗言今番矮贼上钩了，即取出锣连连响振不止，冯茂一路嘿念仙咒冲上，只诈痴呆来算计他锣，持过双尺归一手，一手取出神锤。余鸿意其晕沉，冲进近，冯茂大喝一声：“妖道，尔打的锣不中听，待小爷打罢。”一神锤飞打过，叮当响振。余鸿收锣不及，已将落魄锣打得碎烂，片片里地，气得余鸿面赤而青，那知矮贼兵此法力，既将神锣打碎，谅别有法物，又遇一劲敌了。不可再出丑，恐复斗法输他，遂有何面目见唐之君臣。想罢，即借土遁走了。当时冯茂见妖道遁走，但想他手下兵丁无罪，不可过杀，由他散走去也，不可在此圈内久恋，且归寿州见君父，救刘氏女为急要也。即刻架起神鸦，起在云头而去，及至秦凤、薛吕、罗英等一班武将闻知，统领大兵来至银安殿，冯茂已去。

不表南唐，再说冯茂飞至寿州城下云头一望，只见帅堂上君父俱在，即徐徐落下飞檐上座，宋太祖见形影惊讶不已，不知是那位上仙下凡，但见此人跑下火鸦，远远行近阶中，原是一小孩童仙来。他小小少童，如何会腾云架雾，难道是个南唐作刺客者，妖道差来算计，或为内应乎？宋太祖即忙大喝：“小小年纪，如何又会腾云架雾从空下来，莫非南唐差来作刺客乎？”冯茂行近阶下跪曰：“小臣非南唐奸细，乃陛下殿前臣冯益之子冯茂，黄花山黄石公门徒也。”太祖闻言想当初冯益有独子一人，只因游猎，称说被狼虎衔去，岂知又得黄石公救上仙山学艺，又乃与郑印同一辙也。但冯益之子一去八载，计年来已是弱冠了，长成二十，缘何身体仅三尺，像一小孩子，上下又看来，不觉可发一笑。当日宋太祖即询问：“冯茂，汝在仙山将十载，料必神仙真不食我凡间粟食乎？故令汝身形长不成，大为可惜也。但汝不归汴凉城家去，反来此戎马之地，此是何因的？汝既非九尺八围之躯，迥非对垒之能，到此非汝所宜的。”冯茂曰：“不瞒陛下，小臣非无能之辈。”当时说未完，有冯益在班列中，一见儿子伸奏出一段前情，急出相认，悲中继喜。当日冯益年过五旬，方幸儿子得回，禽犊私情，人人如此，还忘却儿之矮小也。但太祖不甚喜之，是个没兴的，回身下坐不问。冯茂复奏上：“奉着黄公仙师之命，下山助我主平定南唐，先已顺道踩入唐营，将唐主李景捉拿下恐吓一番，又败却余妖道，已将彼之落魄锣用神锤打碎，一刻借土遁走了。”当时宋太祖闻冯茂复奏之言，又惊又疑又转喜，即急急追问前情，冯茂尽将仙师教付真咒灵符神锤宝物来抵敌余鸿说了一番。太祖闻奏龙心大悦曰：“不道小卿家人虽渺小，立功却大，大败妖道，论功可抵一侯爵。”当时父子谢恩已毕，共回私寓中，父子初逢完聚，晚膳后秉烛夜谈不休，刺刺多语。正是夜静更深时候，冯茂忽侧耳听去，隔壁有哭泣哀声。冯茂即问及父亲，此哭泣之声是何缘由？有冯益见问，长叹一声曰：“孩儿有所未知，左寓所乃高王内室，君保夫人刘金锭被余妖道收禁本命星，用着七箭定咽喉妖法来暗算，今已三天了，无可救解，目今凶多吉少，病势转加沉重，是以合家恸泣。真乃可悯此年少女佳人，也只可惜具此法力奇能可制余鸿，今反为余鸿妖法暗算，可恨大功未成，哲人先逝，可悲耳！然军师上两天占卜，言不出三天自有高人来救搭，未知来日果到其人否？倘来迟，此女一命延了。”冯茂曰：“救搭人已是孩儿也。方才未奏知圣上，吾下山时，师父有言，刘金锭乃女魔星临凡，原奉天帝玉旨保宋江山，岂容妖道绝他一命，该得有搭救。他师圣母日间来山相见，吾师故着儿即日下山，以搭救刘女为急。但要将他妖书盗取，方可绝此妖害后患，并要盗他七宝秘书方能救解得众王

侯将士被迷。要在孩儿身上担当此役，惟两盗他的妖书方见烦难，领办匪易的苦差。惟师父之言，天机不预泄，只许做来，自必成功。”冯茂此夜说出此事，冯益暗中羨着儿子奇能，又得恩师点化之功也。次日早，冯益急出帅堂，将儿子昨夜之言一一奏知太祖，喜从天降，又深羨军师占卜准验。但不知冯茂如何盗取妖书，救得刘佳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乱唐城冯茂盗书 破妖坛金锭脱难

诗曰：

棋逢敌手知难着，力到穷时欲息肩。

不若名山优净乐，强如争战逆苍天。

当下宋太祖闻冯益奏知他儿子冯茂可救得刘金锭，并被擒众王侯，太祖大喜，适高王父子在此闻此奏言，不胜着急的邀请冯茂，求他此夜作速往救。又有太祖曰：“今救急甥媳为先，众将只因被擒已久，大限不妨，惟甥媳受苦灾，被妖道禁痼，病势已险极，御侄今夜作速依师命而行，其功非小。”冯茂领诺连声，高家一门深以为幸，第一高公子放下愁眉，又道谢军师占卜有准，果应三天内得冯公子下山而来。

是夜不过二更中，冯茂将身一扭土遁入唐城中，探出头来，只见唐帐中银灯星罗布列，灿灿光辉，唐主当中下座，余鸿并一班文武臣俱在。当时冯茂在黑暗中遁唐主帐所，听他有何言来，惟余鸿此被冯茂杀败，仆跌下落了二牙齿，日前恼恨，唐主正在帐中设酒与军师解闷。酒过数巡，便闻唐主曰：“孤想来胜败无常，难必成功，心亦久欲归附赵宋，免得生民涂炭，但昨天来之刺客，被这矮贼弄得几乎一命不保，军师又受败伤落齿，朕已恨入骨髓，此回即锯刀在头，亦断不臣服于宋。”余鸿曰：“我主既有此坚心，臣诚粉身碎骨有以图报，但臣一向虑着我主辄因小衅便尔灰心，今若胆雄志壮，安见昔日破釜沉舟不获成功于一日，况臣已定下七箭定喉书妙法，将收除刘女在即，且宋将十余员英勇，除高怀德一人走脱，别将被禁迷魂魄日深，即除灵符烧毁不能救解，除非得臣枕中七宝秘书依法咒之方可唤他醒苏。今暂尔小挫，何足为忧。”唐主深以为然。又曰：“昨日前来的矮宋将，不料他小孩子一般，看不出有此奇能，并将军师神锣打碎，法力定然利害，以后须防备他。”余鸿曰：“宋之能异人不少，臣还有几位同师得道好友，倘果穷竭难敌时，定必请他来共事，何患乎宋人强劲？”唐主闻军师言来，还有同道中之友可请来帮助，自然加倍安悦。是夜，君臣畅怀叙饮，时交三鼓，须臾筵宴料岂难再酌，唐主要安息，军师亦酪酊如泥，即在帅营中睡熟。冯茂在堂殿中暗地悉听明白，复遁出外营，向东北角跑去，果见坛场中有二丈高，下面有数十童，穿的是各衰服，执的是哭丧杖，冠履皆似孝子一般，知是妖道拨来守坛以应法者。时正三更中，个个低头哈睡，冯茂伏念法言，对向童子面上一口吹去，悉皆昏倒在地如死一般。冯茂即欲跨上坛中，观见四位神将把守四方，貌状狞狰，犹如金钢彪汉分立坛首。冯茂不敢即进上，即咒念真言，仗出师尊桃木剑一拍，大喝：“何方正神，因何遵着妖道陷害奉旨佳人，以逆天心，上帝岂下嗔罚。”四位天神见冯茂遣出原始正法责他，即云：“本神亦奉余道人以法旨邀差，不得不勉力遵令，原知其行之非，是左逆也。今法师既有此责备，本神遵正旨归位是也。”四尊神金光一起，各归天界渺渺潜踪。当时冯茂一见，并无拦阻，踏上坛中，只见星灯光灿灿，香烟霏霏，中央放列一个大盆，两相密盖。心下想来，不知妖道此盆何物神，正要揭提开看，怎奈此密盆上下线口如膝胶封固着，非以手可扳揭开。思算不来，猛然见坛台上放下一口剑，知是妖道用的法剑，只取下来向盆线口一刀，霎忽铿然而开，方得注目，即有金光一阵从盆中飞出，冲霄而去，即远望高空，旋见女魔星焰光朗耀。冯茂方知是刘金锭本命星被收禁，今已复位。又见坛正中一棹埃壁，钉一禾草女装，真衣甲，真发髻，身披采币，中矢箭四枝，

两目两肩，倘中齐七枝，金锭不在七七四十九之数，已是难救了。又见桌上有书一小卷，插在坛炉底，即取看，首页有五字：“七箭定喉书。”细阅来，即乃妖道计害金锭法书方法，乃是立坛高大式度，用的器皿，并列着请神咒言。但书内自首至尾并无解救方法列上。冯茂一想来，料必不用怎生解法。将草人所中之矢四枝一连拔下，将坛中四十九灯向草人烧焚起来，一刻间火焰烘天，红光一片。冯茂早取书剑收藏，将足一蹬，下了坛台。只见坛中众童子眼见烧成灰烬。已是四鼓时，有巡逻军一见，急入报知国师。余鸿是夜有了酒困，正在梦中擦醒，方欲进坛发射，一闻军丁入报，跌足曰：“不好，定然守坛童子不慎之过，弄坏事矣。”急催兵队，只望将坛火扑灭，岂知坛台十烧其六七，跌蹋杉柱，神将不知何往，童子烧得腥臭满郊。只可惜七箭定喉书及宝剑烧毁了，岂期为冯茂所得。

当时冯茂远远只见妖道差人来救坛上火，又要遁入他卧帐中盗取七宝秘书，又可救众王侯十二人。正尴尬他趁救火未回，想为得计，急借土遁赶奔，一到后堂余鸿卧帐前榻中，且喜案上灯光未灭，并无一人肃静，只放心，持了案上灯，将他卧榻遍照，果见一漆枕箱子，即投地，双足踏破烂，只为妖道以符封口，不见痕线，凡人不能开启，碎破了果有七宝秘书在内。冯茂满心喜悦，揣入怀中，再寻搜进他后营，果见大宋各将十二人多在一营，呼唤之，懵懂若不苏醒，似醉如痴一般。冯茂心烦，想来一众如此，怎能一刻携救他出城，即取出七宝秘书，披撮一看分明，始知要依书里先念咒言，对诸将咒诵，将他头上盔发取下符帐烧化了，方能醒转。冯茂依法书咒毕，果见十二人不一刻皆醒悟。冯茂即将始末一一说明，众人尽皆惊愣，互相称怪，又深恨余鸿。冯茂与众王侯着旨一同杀出冲围逃走，又忧众人初苏，神力未复，唐营猛将雄兵盛旺，难以冲出。若惊醒他，反谨守倍加，再难解脱。有史圭、石弘二人曰：“不若公子先回，放下他妖书再统大兵到来接应，放炮为号，我们乘机会杀出，方得万全之策。”众同称善，冯茂允从，身一扭，不见矮人，众人多称他奇能，故救了我们，是吾等之大幸也。不然十二性命死在南唐妖道之手。

当时冯茂急奔寿州，仍是四更将未，尚未转五鼓，将所为遇之事一一奏知太祖及高王，喜未已。又见君保此夜出殿言：“臣甥妻于三更残四更初已得双目明，左右肩不见疼痛，如平日之痊愈了，正要出殿奏知，以安圣心也。”太祖闻知，龙颜倍悦，此皆御侄之大功力，以救回朕之功臣也，论功为元首尚表之。当时高王即刻点集雄兵五万，众男女将尽出，单留圣上及军师守关，要救脱众将，非同小故。即随冯茂引道，一路偃旗息鼓，趁月光微明，一程来至唐外城。冯茂先遁入，将城门大开，杀散守城军士，大兵一拥而入。当时何以攻唐外城之易，只为城里坛中失火，一众文武大小三军皆入城内扑救，即唐主也出宫去看救此夕坛，枉已烧成白地，许久方熄焰。余鸿叹恨一刻，前功尽废，况又失却剑书，此后再不能行此法，长叹中垂头丧气而回。方欲进帅堂，只闻远远喧哗喊杀声，军士奔报，外城被宋大兵攻入城池了。余鸿吓得急忙忙带同救火将兵出城外重，只见大宋旗号在城中纷纷杀出，并十二员擒禁宋将皆上马提刀斧杀散自军，忙乱中不明宋将一时怎得苏醒回。当此黑夜中，唐兵怯惧不知宋军多少，四野走散，只由宋将兵纷纷奋勇杀出城去。即余妖道气忿，呆呆有法似无法了。一刻，唐兵只剩百十人在近身，只得眼看着由大队宋兵回寿州而去。正在五更中，余鸿恍惚回内城，有唐主闻此变只道宋人乘火乱来取唐城，唐主吓得惶惶不已，正在催人寻见军师众将来护

救。有余鸿面色无光而来，唐主动问，方知外城禁押宋将尽逃回，唐主倍加惊恐。只有余军师不明宋将一刻苏醒逃脱，实推测不来，呆呆不语。只有唐之武将怒声如雷，计点军兵，杀死五千余，唐主纳闷昏昏。君臣面面相见无言，唐主半晌言：“宋果也难敌，屡次将近成功，不独无功，又得复败，似此果属天命当兴，难以逆行，枉自损兵折将耳。”当时余鸿不知如何对答唐主，抑或战降如何，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赏战功冯茂封王 失法宝余鸿演扇

诗曰：

千里红丝一线牵，岂容更改有违天。

一双鱼水同归宋，破敌成功理并莲。

当日余鸿见唐主一番悔错怨言，心惶愧而因猜疑，即袖占一卜，拍案曰：“不好了，原来坛中失火，并后营放脱十二将，皆乃矮贼夜来作弊，既放火烧焚坛台，料必将书剑盗去。但大宋有此奇人，真乃难敌，天弃子也。惟宋十二将皆被灵符所禁锢，一刻焉能苏悟？即有兵来接应皆是呆呆不醒悟者，怎驱之以跑回？”自言自语。只有唐主心烦，不复询问他，余鸿当此，亦愈烦恼，不觉亦意冷心灰，自归营帐思量，恨杀短矮不已。他有此伎俩，岂能复立于唐以建功，倒不如早回洞中，修真养炼，以免烦恼。正回帐要就枕养神，按帐去摩，不见漆枕，只地下一堆碎破打烂。急索七宝书，已空空如也，惊骇如雷轰顶，嗟叹一声：“矮贼，料想吾前生与汝结下渊海深仇，至有此作尽对头，不料此七宝书复被汝盗去，故得放脱十二宋将，今日面光丢尽，誓不与汝两立于凡世。”遂不进寝，坐至天明，军中早膳已毕，即发令出敌讨战。

先说冯茂领高元帅令，一同杀出唐城，与众将走脱回寿州，太祖大喜。旧臣复回，脱离灾难，皆冯茂功力，又救解甥媳一命，旨命史官记为首功，将侯爵又进升平南王位。茂拜谢圣主隆恩，喜扬扬。又有高王父子亲来致谢，冯茂谦逊不敢当。宋太祖此日命传大排筵宴，一来赏贺大功，军兵夜劳；二来幸得君臣齐叙回，不失一人，高琼御甥免却鼓盆之叹。是日五更天早宴，众乃庆闹乐叙开怀，大小三军皆沾御赐，欣欢雀跃，不觉酒有数巡，将近午候。即军人入报：“有余鸿城外讨战，且声声要指名冯王爷出马。”冯茂闻言，即停杯盏，请旨要出战，太祖曰：“余鸿定因昨夜御侄破他法，盗他妖书剑，今激怒而来，必有毒算奇谋，兵法云：构命穷寇，当避之。愤激势头，终当暂让，不如勿应其锋为高。且侍数天，甥媳健旺，然后合为灭之何难？”冯依旨，太祖复命进酒，君臣只是放杯举怀，众臣文武吃得庆，致行酒令，拳枚交酬，相劝不等，交杯导食。未几，小军复报上，唐军师兵马攻城甚急，只声声要冯王爷出敌。冯茂再请旨令曰：“陛下旨谕，勿敌忿怒穷寇，固为兵法则训，但今观之，余妖道所恃者，落魄锣、宝剑、箭耳。至于呼风唤雨、倒海移山、喝草成兵五行之浅法，今还有别的妖法物，小臣或藉陛下天威，且出马一阵，再败妖道一番，待李景畏服出降未可知。又免余鸿日久为患，另有他谋。求陛下准奏。”高君保在席间亦要随阵以拒妖道，太祖着准旨。两少英雄上马去讫，当时亦散席筵。高冯二将带领一万二千五百精兵，一出城，冯茂拍马当先，君保押后，有冯茂只见余鸿勒骑等候，怒目圆睁，将茶杖一指，骂声：“矮贼，狗强盗，既不能明枪上阵，效着穿窬之行，以盗窃为能，但尔众将及刘金锭命未亥终，故令尔侥幸成功。今不计较尔偷盗之罪，至于七箭喉书，七宝秘书，皆吾师镇洞宝贝，急当送还。如若延迟，教汝宋人皆作无头之鬼。”冯茂冷笑曰：“原当怀念尔师面情，且送赐还，但尔出言不逊，令人可恼，令少王不特取尔秘书，复来取尔残命，以免再逆上苍。”当时激得余鸿五内火焚，一杖当头打来，茂双尺架开。余鸿一想，

---

穿窬(yú, 音于)——即“穿壁窬墙”。指贼。

以力难胜，不免用宝扇伤他。将虎一扭败下，冯茂只道余鸿没了妖物数种，未必复有利害法宝，一心要杀败他，好勒唐主归降，岂知余鸿尚有风火扇。原来此扇扇山崩，扇地地裂，扇人人成灰烬。但冯茂昨夜盗书，未曾盗得此扇，所以各物俱亡，此扇还在。当日余鸿取扇对冯茂一扇，冯茂喊声：“不好也，热火利害。”大喝兵丁不可进了，急拍神鸦飞走高空仅二四丈。余鸿连连再煽，狂风猛急，身不由主，一如浮萍随风吹飘，又觉火热攻心，如醉一般不醒。只团狂风吹上九霄而去。只君保押后，见余鸿用扇吹着风火，冯苏跑上云头，正要上前接战，只见头队兵早被火害作为飞灰，心惊不可上前，强死无益，即喝令兵丁急退避，及走入城中，只后奔者又被焚烧千余，兵败入城，奏知太祖，大惊不悦。有冯益倍加烦恼，痛念孩儿被风火吹去，未知生死，终日闷愁。当时高无帅查点一万二千五百兵，伤死人千余不表。

再明余鸿此扇火透数里，风吹人千余里方止，是左道法门利害之物。惟冯茂幸得神鸦，原属火鸟修炼而成，此鸦非火可坏，当时展开二翅，保着冯茂，顷刻千里急奔，所以冯茂得以不烧死，此神鸦之力也。当过却千余里，扇风一息，然后堕下尘埃，已落在—所地方，乃—所庄园。悉有庄丁，于五更天尚未大明，信步巡视，行到冯茂身边，见—物似小孩子—般服地，看未真，大惧，意是怪物形异，急步走回，入报庄主。此庄主乃艾姓字万青，亦是南唐臣子，自因无子嗣，是以—生平淡，不愿富居，退步奉礼于家，单生—女，芳字银屏，年已及笄，尚未受聘，艾万青视之如琰璧，父女相依。当日有—庄丁报知有—妖怪物死在后花园内，父女闻言即同入园来—看，果见—孩子僵尸仆于草际，手足短小，面如枣色，乃人非妖也。父女不解此孩子何来，尚有气息，如睡熟—般。艾老急命庄丁取到百草药来救灌之，冯茂吃下，顷刻苏来，抽身起，举目见—老人，—少女，闻他曰：“死里逢生，不来叩谢，乱忙思行不顾，何也？”冯茂始醒悟起为余鸿火扇到此地，定然遇他们所救，只上前询及，果然得救，急向艾老揖谢。万青又复诘茂的来因，冯茂未将姓名提出，先将与余鸿交战被风火扇败走言来。—刻，女子去了，正要跨鸦走程，忽—女将满身披挂，飞马挺枪刺来，冯茂—闪惊讶曰：“方得汝们搭救，何故忽以白刃相加？”只闻此女曰：“父官南唐，屡闻本国军师败于汝宋人，不料尔是我国仇敌，奴故即回取兵刃，好为朝廷擒捉敌人。”此时冯茂方知遇了仇敌，只得拔出双尺，急架长枪，杀了数十合，女将败走下。冯茂意他—闺中弱女，有什么奇能，看近赶上，只见此女抛起—条红索子飞滚在空中，如游龙—条，正举目顾盼之间，索子堕光已落在身，神魂—晕，双尺堕落，两手已被绑拴，火鸦飞起高空，顾盼似欲救之状，是神鸟性灵者。青父女喝令庄丁押过，冯茂—刻醒悟，方知女娘利害。自思难道方免余鸿所害，又要死在此女之手！—刻押至内堂，有万青喝令庄丁：“牵出斩了。”冯茂—惊，又想起金木水火土五遁俱全，他要杀我，不若待彼开刀，借铁金遁走。正默念遁咒，庄丁只顾开刀，—手砍去，反—交仆跌下地，不见了矮子，万青父女惊讶曰：“有此异人？”叹借—刻，冯茂复从土出，急向故处拿回双尺，骑回神鸦，公然自恃本领，定必登门再战，收服此女，以报却绑拴之恨，原来万青父女眼见矮子遁去，又料得他再来抗拒，有艾小姐早在阶前放着—件宝贝，名为“布地网”。倘人将足—少履，任是快捷如飞者，皆不能脱其索绊。当日布定妥当，忽闻有人在门首辱骂喊战，秽语加羞，艾小姐即刻启扉与战，小姐—见冷笑曰：“败军之将，岂又言勇，再来混扰，难独不畏绑拴耶？”冯茂大喝：“小小贱丫头，今番休思活命，不打汝为肉

泥，不见少王爷本领。”艾小姐并不多言，长茅对面划进去，冯茂双尺架在旁，小姐不再还手，只拍马反走，跑入室来。冯茂一想，好奇也，这小丫头正在一枪才起，并不恋战即跑走入室中，此是何解，莫非又用此索来绊我的？吾今见索即遁走，怎奈我何？今追进去有何干碍？想罢，将火鸦一拍，一程跨入中堂追进艾小姐，只见小姐在内堂阶上弄枪，骂声：“矮贼，敢上堂大战百合乎？”冯茂喝声：“好丫头，专会逃走，还夸张什么？”催火邪一进至阶下，火鸦即不能起，似有牵绊住一般，犹恐中计，拍鸦高起，果然鸦爪利锐，蹬脱网绊，冯茂一侧，火鸦脱去高飞，反将茂倾仆阶中，四下网住。火鸦在空等候。但不知冯茂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恃技艺冯茂遭擒 荐姻缘银屏强合

诗曰：

弹冠相庆理当然，岂料同擒继后先。

此日两雄皆一辙，前知明哲是高仙。

当下冯茂被艾小姐令庄丁捆绑了，小姐又收拾回地网，那时冯茂方才悔恨曰：“若知此女有此仙家宝贝，理不应既脱身复来讨战，至重入他的罗网，但今事已至此，悔恨之已晚，只得忍耐。”又思有以走脱之想。少刻，艾家侍女捆押他入后堂，茂挺立不言，万青喝令推过一边，对女儿曰：“今将此矮贼怎生处置乃可？”艾小姐答曰：“女儿细思此矮将初时会遁脱，亦是能人，杀之诚恐再走脱去，只合明日解押入唐主城中，倘此人果系宋之上将，父亲受赏不少。”万青曰：“女儿果也高见不差。”随命庄丁收管下，用过夜膳，万青复虑今夕何以看守宋将，艾小姐曰：“父亲不必虑着，且必设见个万全之策，以收管之。”冯茂在旁闻此语，不知他父女用着什么方法来算计，正在疑虑心忧。至更深时，此女命侍婢取出一个大布袋，冯茂意他将自己抛放入袋中，放入河水淹浸死不成？但不解绑拴，即借水遁去。亦仍被捆绑住怎得别人代解索子，岂料他仍绑着放入袋中。又闻女曰：“此贼非凡，尔丫环料难看守，不若权时将他高高悬于吾卧房中正梁上，好待明天押解。”诸侍女领命，即起悬于房上正柱梁。但冯茂且喜身材眇小，袋中反觉宽大，无所苦屈，在上望下，见诸侍女尽出卧房。有艾小姐一人待卸下素妆，望视下双莲花未及三寸，面比桃花白玉，娜娜柳腰可爱。冯茂在袋中饱看小姐一番，在袋中呆思乐境，原乃少年心性，人人如此，不禁口出于人耳，曰：“我冯茂早知如此了局，实乃军师害我性命也。”当初艾小姐只闻得冯茂言与余鸿对敌，并未说出姓名，今小姐闻袋中人说出他是冯茂姓名，心下暗惊失色，即假发怒曰：“汝既是冯茂，奴闻他曾学道于黄花山，何暇来此，被人所擒，难独是天下有两个冯茂不成？”袋里曰：“吾乃黄石公门徒，并非两个冯茂，只算自己轻敌，故中却女娘网计，并非力不足。”艾小姐闻茂言呆想一番，不敢造次。是晚父女食酒数，小姐有了酒，已觉困倦，上牙床睡去。冯茂见小姐，呆想一番，不知他是何主意，当时饱看成恨，及闻他有了鼻息，忽又欲走出，无奈袋口有符咒封固，一般实不可开，一想来口齿，向袋中谨啮噬之。一刻，仅穿可突出仍然难以遽出。又急挣裂一番方得滚地而出，开门走脱。岂知他与支定，正合其时，故有此番遇合。行未及出庄外，想来被他擒捉出丑一场，何不将他轻薄调弄一番，以报日间绑缚之耻。倘他将差就错，允肯此事，与我结为夫妇，若得此佳人，是一生心满意足。且法门武艺之女，亦可借他相助平服南唐，岂不两全之美。彼悄悄回至小姐卧房中，行近牙床，仍闻小姐徐徐鼻息，又且喜灯光未灭，一时色胆如天，将身捱上牙床。亦是两人缘缔当合，及至艾小姐醒来，酒气过多，尚还动弹不得，方知失身于矮将。正要大呼有贼，冯茂着急，伸手掩小姐桃口，又曰：“小将原是黄花山石老师门徒，奉师命下山保宋，又承军师之令，到此寻觅良缘，想必前定无差，不然是天涯两地，一朝会合，已定百年，是非偶然也。今小姐失身于小将，岂容再更之理，望祈小姐海涵，恕小将粗莽之过。但吾一下山到寿州，已将刘金锭并三王九侯众将救回，高封平南王之爵，今小姐入赘于吾，不失为王妃也，祈小姐见谅。”小姐羞假恼曰：“汝人小胆大，不修廉耻，强奸闺女，罪该万死，况两为敌国，即奴允恕了汝，父亲闻知，岂容得汝如此强

为，又一命难逃耳。只可怜奴自小失母早孤，只依于严父，今一旦失身，教奴怎达与父闻？”不觉言来下泪一行。冯茂起来向小姐揖谢曰：“小将未种玉于蓝田，能不慕小姐才貌，且武艺超群，目击南唐危，小姐父女若一心依附于伪主，定然尔们祸患，岂如我大宋承运之君，一统之隆，一建功后，玉带横腰，享不尽人间富贵，是小将一片爱惜佳人深心，迥非徒效着桑间丑行者也，请小姐三思。”艾女听了，叹嗟一声：“此天定，非人力可为违的，当初圣母曾言出汝姓名，有宿世姻缘，但当时因不相识认，故尔如此，及在房中奴闻道出姓名，奴斯时不知计之所出。今已失身于公子，又遵着圣母之嘱咐，但须两全终始，勿使奴有白头之叹，即感公子过爱也。”冯茂喜悦曰：“幸蒙佳人以小将粗蠢为嫌，岂敢言一弃字之理，小姐请为安心。”语毕，时交四鼓，冯矮仔又向佳人求欢。艾小姐叹一声不语，只恨姻缘不该匹对着此矮渺奴，大是不幸也。是夜试雨行云，春风两度，不须过表。当时冯茂又问艾小姐何以又精于法力，小姐见问，曰：“言奴乃金光圣母门徒，日间所用之法物，皆圣母赐赠。”冯茂喜曰：“今与小姐私结下缘，才同归宋，立战功，以示归附之诚。”小姐曰：“业已成夫妇，自当合从君家去就，但且暂瞒过父亲，日间已说过，将汝起解，今又背地成却夫妇，倘若父亲闻知，未明他心执责否？不若仍瞒过众人，直待到了宋营，然后用计招父亲来投，方为胜算。”冯茂喜其计高。未几，圭复鸣，银屏只虑众丫环早起进卧房，即催促冯茂仍入袋中。至天明，众丫环进房侍候姑娘梳妆，艾小姐只托言身体有病不安，丫环报上老爷，万青意女儿病疾必因日间捉拿冯茂太劳，亲来卧房看视，又防如此恐误起解宋将日期。小姐曰：“谅他插翅也难飞，待女儿抖擞一两天，精神平健，起程未晚。但朝夕须与他些水米，押解生人方获垂赏。”万青依从，遂吩咐众婢小心服侍小姐，以便疾痊解宋犯。是夜小姐以病为名，假厌喧哗搅扰不安，尽令诸环出外，反扃户自寝，天明始许到房侍候。众婢不解其故，只得遵命而去，自此房中并无顾忌。至入夜，小姐自将冯茂解下，同食晚膳，安睡，自然一世于此房中不厌嫌也。正是祸灾之地，立作巫山，真便宜矮徒了。自他装在袋里，只觉日长夜短，说不尽枕上风流，又问及小姐，昨夜被擒，神鸦何在？小姐曰：“不料此鸦有此圣物之灵，自汝阶下被捕，他即飞上檐头，左顾右盼，一见公子入堂来，此鸦即飞下堂中，犹如日前畜养一般熟性。现在堂中。”冯茂喜曰：“此鸦原是神物，师父赠我为脚力。若非他性属火，余鸿用的风火扇来，吾一命早已了决。”当日矮仔在此活泼，独可惜寿州城内冯益痛念，君王盼望，惜他少年立功浩大，未知被余妖道扇火害得如何他去而不返？

住语寿州城君臣忧闷，再言汝南王郑印自奉了军师将令，往山后石州借兵，原来郑印一生性急卤莽之徒，不减老父遗风，一闻即行，不少等候问明得山后路途，石州那方奔走，并费用日给未带腰间，且认不出道途，走来跑去仍是金陵境内之地，不分远近，便尔发马加鞭。此日带的干粮食讷，腰间少了白银，只因性急心粗，当日忍饥疾跑数十里，见一府城，乃锦绣繁华之地，岂少酒肆茶坊。当时郑印饥饿，忙忙要进酒坊中吃个不亦乐乎，争碍囊中空空如也，欲进又止。忽想来，天下人皆要纳输国饷，自己身居王位，即进去吃了百姓的东西，说明免他税饷，亦无不可。况为着王命所差，即本土官员也当供应，何况那些子民？不知郑印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遇敌仇郑高被获 得囊书萧郁从权

诗曰：

宿缔良缘定不移，佳人才子高相宜。

男英女法同归宋，奏凯成功信有期。

却说郑印腹饥已甚，一见酒肆茶坊甚盛，闹兴地头，不计腰间空乏，踏步进酒楼坐下，大呼：“酒保，拿进上品佳肴上来。”须臾，肴饌盛陈，数壶美酒，郑印放开大量吃个不住手，真乃龙飧虎嚼，数次呼肴喊酒。当初郑印进店中之时，主家见他貌状狰狞，衣甲乃王家装式，又不是本土音谈，乃是生面客官，不敢言盘诘问。及郑印食个饱醉之时，正欲下楼赶路，酒保见此客人食了数两酒饌银子，即便上马跑走，只得开言讨账，郑印大言曰：“郑汝南王食了东西，本得土地供应，还要讨什么银子偿尔的？可算明所值几何，作除房店地该税课若干折免，不然且往本地头县主给发。”有柜上店主一闻郑印所言来，知他是赵宋王侯，实乃本国仇敌，何不出首以图重赏。即刻计上心来，即上前喝退酒保，深深揖拱陪笑曰：“方才小伙伴狗目无珠，不识王爷驾临，以至冒渎唐突不恭，恳乞恕罪。”纳头便拜，郑印大喜，又有诸店中人驮上名，酒家强为假欣欢的逢迎，店家又曰：“小人有眼不识王爷光降，又蒙给偿准税课，但口命无凭，乞求王爷书下一玉印，以为日后催粮官到来将凭字呈验，方不负王爷钧旨大恩典。”原来人最喜的奉承好语甜言，郑印见酒家说出领恩一片逢迎之语，心中更悦，大赞店主人贤明，本着准汝。又令店主取过文房四宝，言过免他此族房居税课十年，店主人假作喜色欣欣，顿首谢恩，立命酒保再办上品酒筵一叙，挑的海味山珍，贵品佳肴美酒，恭敬王爷。原来郑印虽方才食过一次，但他是个酒囊饭甑的黑王爷，食肠宽大者，一刻又食何难，况见此美味香浓扑鼻，加料美酒，好不大称心怀，又放开酒肴量，只顾饮嚼。有店主先已命人奔往官衙通报密禀知。有南唐总兵乃萧化龙，一闻报，即带领兵丁五千，一路直闯至酒肆中。化龙大喝：“宋贼，好胆子，还在此吃酒。”郑印闻此喝骂，方知此身仍在金陵省南唐境地，误中店主毒谋，正起位举刀相迎，奈何吃酒过多，手软足浮，昏昏无力，且南兵数千围定，众实难敌，软下马来，由他兵捆绑了。萧总帅发出五百两白金给偿酒店，主人大喜叩谢。

当时化龙方要带回关中，即刻审实押解唐主报功，惟明日隔一天就是中秋节，届十五夜佳辰，但官场中原有大小之分，下送上的节礼纷纷不一，且同僚厚交者，尔邀我请同叙中秋之大欢，何异乎与民间之乐。想来，且过了来日佳节动身。当日又有一莫逆厚交同僚，乃郁瑞，官拜镇国将军，父女二人亦解来一犯。此犯人，亦乃大宋高君佩，高怀亮之子。但这萧总兵未明捉获原由，问及起郁瑞，曰：“高君佩昨夜行险而来，他单枪匹马，潜到本营镇上内地，敢胆子将火箭射入粮房，欲焚灭我邦粮饷。岂知天不从人愿，为本官所觉，统兵围定，不料此将少年英勇，反将吾臂打伤，幸得败兵回报女儿生香，忙中赶到，方将他拿下。今正欲起解我主王城报功及雪洒鞭打之恨，正虑路途上有生变忧。只因近日被主上将各哨营兵调去十之八九，今各营哨各边城空虚，今押解路兵不满五百名，正时虚道而来，与贤弟借兵三二千，以便护从押解，未审贤弟尊意允准如何？”有萧总兵闻言，不觉微笑一声，

---

饭甑（zèng，音赠）——甑：古代蒸食炊具。这里形容饭量很大。

曰：“有此尴尬之事，符合之由。”化龙将擒获了郑恩之子郑印之事说知，不免一同路程押解。但今夜是中秋佳节之期，正是与兄为通家之好，不免尔我在衙同赏佳节，二女儿在内堂一叙，明日一同赶路，得以尔我凭依，又不虞道途疏失，明天解犯未迟也。当日郁老又是个酒徒，闻萧总兵要赏节食酒，满心喜悦。一刻，萧小姐郁小姐是金兰姊妹，萧小姐一闻他到衙，大喜，即出迎接。

这萧化龙亦单生一女，名引凤。当日两人在中堂庆月吃酒，内堂是郁萧姊妹登楼赏玩月色光辉，叙酌细语金斟，已是更深夜静，万籁无声，周周金风顺吹耳畔，静中忽闻嗟叹之声，姊妹饮酒叙炙有多时，信步只潜去，侧耳听之，原来君佩郑印押捆理在一所，同在囚槛，对面相逢，各言出所遭擒捉，不胜憾恨。姊妹听来，初只闻一人曰：“大丈夫死在疆场，争光日月，自知尚有慈亲，日后衰服不能奉侍，但忠孝断不能两全，何须作此儿女愁态？”又闻一人曰：“郑哥哥言来有理，但可恨者，苗军师别将不差指使，偏要命吾身入虎口，以至今日送却性命。至临行时又言知付下一囊书，教我有灾咎时，见了汝面方可拆开同看，即便危中有救。今已被绑拴住，手足难伸，怎能向怀中取出一观？看他原是个占卜高明人，或准验未可知，惟两人一般被绑，奈何？”二人正在嗟叹，姊妹在暗中尽听分明，即回身复进百花亭上。萧引凤呼：“姐姐，愚妹曾忆下山时圣母言，我二人异日皆并匹配宋将，各得各姻缘。今夜又闻二将自称苗军师付下锦囊之书，危中有救等语，若是有些来历，恐忧当面错过以至后悔莫及。不若趁两宋将被绑拴住，手足难动，不由他主，将彼怀中书搜出一观，便知其中着落了。姐姐以为如何？”有郁小姐允从，同至囚车所，命婢环跑上索取，郑印一见大喝，不容与之。惟君佩曰：“我原未知书中所指何事，我等概不能取看，且由他取去，或遇事其中得救未可知。”郑印怒解不语，来婢果向君佩怀中取了一个锦函书，封的谨固，即回步上呈二位小姐。姊妹忙接过，将外面锦绫展拆开，同向明月之下看，见上写着八句言词：

婚姻宿缔见机先，吩咐佳人赴百年。

引凤招郎人姓郑，汝南妃子汝良缘。

生香秋夜原从玉，君佩灾囚合得娟。

匹配分明天作合，自行亲获自成联。

当日姊妹两佳人看罢，暗暗着惊，引凤曰：“词中指明二将是尔我丈夫，看来又与圣母所嘱咐之言暗合。今既当面相逢，岂可违逆天命师言，反囚害之，怎生处置也好？”郁小姐曰：“天命宿缘固当从，正宜自谅，然而人生佳偶，最是难结好对。”萧小姐又曰：“虽则如此，但依师命而行，又见背君亲而事仇敌，何以见父于他日？”生香曰：“天下之义理有经有权方为并济所用，今天命已眷注于赵宋，观南唐断难久享此一隅偏土，尔我一时背父私婚，以纲常而论，似属不孝，不知身佐受命之君，转祸为福，不随败亡之主，日后可将功折罪，保全满门，又得身荣显贵，岂不又以权变而言，还算不孝中之孝，所见者更倍大也。”引凤小姐听罢，深服郁妹妹高论不差。姊妹二人复又细细斟酌一番，吩咐众婢环皆不得走漏风声，即命闭上外厢园门，又复差心腹婢取到铁斧一柄，早将囚车打开，令丫环略道及原由，又与除去手足扣练，引了两位公子进至百花亭上，二位佳人反觉含羞愧赧起来，只得告以军师所赠的书囊，吩咐随即交回，两人且问两公子作何处置？有高公子接回书，看得分明，只是低头不语，只有郑印尚不明书里情由，正要骂着二

佳人无礼，君佩头一摇止之，郑印接书看明，方知姻缘即在目前。又见军师是个奇人。但不知男女四人议得姻缘允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两佳人经权并济 一美娃参驳同情

诗曰：

君恩浩大及妻孥，殿内家人尽女豪。

谁道南行辛苦日，算来益就各儿曹。

当时两位佳人含羞对二位公子曰：“汝军师来的囊书与奴姊妹圣母吩咐姻缘之言暗合，想宿定无差，天与不可违也，请二位公子参详。”当时高君佩感着二美柔情，有心脱救，若硬而不从，只必交他父押解，只忧有伤性命，一身死不足惜，只惜念母亲无人膝下所依。况且军师已列上书囊，是前缘所定，谅难中改，然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只当时对郑印说明一番，印俯从依。只有萧引凤议及此姻配安所托属，郁生香一想来，恐自己所获来的高公子被引凤错占，即答曰：“谚俗有云，夫妻是个冤家，今各人捉获的对头，便是各人夫妇，何必又另议之。”初时引凤犹嫌着鸳鸯面的王爷不及高王之美貌，及闻生香说言有理，况苗军师书上又说明白，各人配合各姓名，何得倒乱？况郑印虽外貌不扬，但于诸臣中禄位第一显贵，日后一王妃身份，声价首压群臣中，也均得便宜，遂让生香妹许配高王公子，他许匹郑印。男女四人议定，许下姻盟，各出物件，互相交执为贖。二佳人又虑着两公子日后反悔为请，郑高曰：“大丈夫一言出口，即至细微事许之，不容更改，况此婚姻事，人之大伦，岂得食言，二位小姐不烦过虑也。”二佳人见公子言来若此，又说他次第拜告天地祝禀，示以信诚，二美姊妹喜悦，再命婢子取过酒馔一筵，言曰：“料必两郎今夜未得饱用，故再送酌来在百花亭石台上，两相对叙略饮。”郑印又曰：“今蒙小姐姊妹不弃，现结丝罗，须当同归我宋，待吾奏禀君亲以图久远。但汝今令尊公便要将我二人押解往唐营，如何走脱？”二位佳人思想一番，曰：“不若明日如此如此，见机行事，何忧脱不得牢笼。”两公子喜而谢之，再酌饮一番，谈多时，已是报鼓四更残，且暂请二人上回刑具，进囚车，二女携手回归香阁安卧，以免泄漏机关，好待明朝打点夜算之事，彼此皆以为然，各各叮嘱而散。是晚且喜两父亲是至交酒友，各将兵丁开怀赏月，多是饮得酩酊大醉，众人沉湎了，毫不知觉。此是天数，故以颠倒中如此易撮合也。

到次早，各将兵皆起，惟有这位郁将军，只因日前被高君佩打伤一臂，夜来酒肉过多，以至毒从热发，天明时只浑身壮热，筋骨疼痛，严然大病一般，竟不能起。女儿一闻急往问请。又一刻，化龙直来看视，郁瑞就伏牙床中答曰：“吾之疾患，不过酒多过伤而发，且诊视服一散药饵，待三两天料是不妨，但目下必须起解宋将，所忧者吾不能随往耳，怎生方算也？”引凤趁势进言：“尊世伯，此事倒不必虑着，奴与贤妹皆有手段，非众将士所及，不若待吾姊妹齐同起解，尊伯在此养病，吾父亲自必当心请医调理，待身体稍宁，奴及妹定赶早回。”化龙亦深以为然，劝郁兄长且在敝衙署养病，待平宁方可回去。郁瑞允从，即吩咐女儿生香曰：“解此朝犯须当谨细程途。”小姐领命。是日龙化又命女儿一同起解宋将，又要点些军兵。生香曰：“男女同队伍不便，孰不若侄奴处有侍女兵二百人，皆经教习，武技不群，即姐姐处亦有侍女兵二百人，多是拳艺精通，带同前往押解，一可当百，且属境内地，料亦无妨。”萧郁二人允请，二位小姐暗暗欣然得计，即日改卸男妆，点齐侍女兵，将宋犯起解，离却关中，迁道暗往寿州而去。

一日天色已暗，投旅店安屯行李，继后又有一技军马进入。萧郁小姐方

讶关中泄漏出原由，有军马追赶来，心下不安，差去婢环探问明白，即进内禀知：“小姐不必虑及，此枝人马原系艾家小姐来此寄寓也。”君佩闻言，即动问：“来的女将艾果何人？”郁小姐曰：“公子未知此女，亦本国人艾万青之女，表字银屏，他是拜金光圣母为师，我与萧家姐姐曾拜金花圣母受业，虽非同门，然自十岁以上三人皆有此瓜葛之亲，来往不断间的，见此相得，故结拜金兰，姊妹一般情好。今亦寄寓于此，不知何故，两位公子且暂隐在里厢，待奴等请他到来一叙便知明白。”言毕，高郑隐伏，生香即命婢请了艾女进入，三美一见，叙话一番，彼此皆瞒过投顺归宋之事，只言往解宋将犯人耳。是夜各散，用过晚膳。原来艾女所言来，高郑二人已窃听明白，皆悦两小姐要向艾女求放了冯茂以全一殿手足，郁萧初时有难色，不知艾女心下若何，今见二公子恳说，暂应允，相机而行。两公子复入内躲匿。引凤再命婢复请银屏叙话，当时艾女刚完夜膳，复随侍环进见，首问何事，引凤曰：“久不会贤妹谈情来，久未候问得多言，今不意相会于客寓中，特具一杯淡酒相邀，与郁妹同心也，并无别情。”艾女曰：“如此叨领二位姐姐情深记念。”是晚，姊妹分次而坐，酒有数巡，不觉欢叙耐久，已经交三更时分。引凤满酌一觞一双玉手递敬上曰：“贤妹请饮此贺喜酒。”艾小姐笑问曰：“此喜酒敬在何来？”引凤曰：“妹妹擒得宋将，明日解去请功，父女官上加官的荣显，愚姐来道贺有功之喜耳。”银屏曰：“二位姐姐各各也擒得宋将，姐姐二人有功，愚妹亦有功，均同酬贺如何？”于是妹妹三人酬酢交谈，更将四鼓。萧小姐又曰：“贤妹明早三人必须齐同赶路，以免参差有阻。”银屏犹恐露出机关，即答曰：“妹明早还要等候父亲，只恐有误日期，须当先行为上，回归之日，自然亲往尊府，姊妹盘旋，如何？”萧小姐一想，他已得宋犯且登程途数天，还等什么父亲，内中定有跷蹊。遂虚说：“姐有一言相告，但恐我妹泄漏不稳当。”银屏曰：“奴三人义结一心，岂将姐姐机关事泄漏之理，任是天大事情商之何妨？”引凤诈作狐疑吞吐状，艾女一见，发怒曰：“既如此，枉奴平日肺腑相待。”生香在旁曰：“姐姐，艾妹非比别人，汝何必狐疑于心。”引凤即命侍婢出外看过旁间人窃听否，回报引凤，然后曰：“请妹复来，非因别事，又闻宋将冯茂乃黄石公高徒，于功显封王爵，福分非轻，同落在贤妹之手，正天假之良缘也，妹何不缔结此人成却佳偶，强如解他唐营，不过老父得些虚赏耳。况宋气运当兴，南唐不久必败，弃暗投明，保身亲大节，百年如水，两得其宜，诚恐妹妹当面错过，追悔难回，只虑美玉明珠投于壤上，岂不惜哉？”艾女听了，不觉粉面桃红，看了两姐姐不住，颜色数变，只呆想一番，银屏也颇明两姐。徐徐说曰：“凤姐姐为妹计，颇觉近理，但姐姐擒得高郑，彼此又当何处以处之？”此回引凤不能即答，许久，不觉想来发笑，反被银屏再三逼诘。生香见引凤被穷驳，语不来，转曰：“平日三人如同骨肉，有事须当实告，何必怀疑试诈。”银屏深以为然，引凤复曰：“奴二人一心归来，故已结许宋将了，特与贤妹商知，未知可否？”艾女见他真言，仍未敢遽实言知，第曰：“亦有此意，但不敢违背严亲所行耳。”生香曰：“今日须当从权。”以免与国同亡之言劝之，艾女叹奖郁明哲知机，引凤又吐出曾与宋将业经同盟

### 第三十二回 同归宋奉旨联婚 求借兵故旧重会

诗曰：

三擒三纵法前贤，冯茂冤仇独上言。

岂料邪心终不改，呼朋引类逆天。

当时引凤生香通知高郑两公子，言艾妹允妥此事，高郑浼银屏请出冯茂相见，银屏允从，进寓内也说原故，冯茂喜悦称奇，一刻随到。三少年相见，各述所遇相同，喜之不胜，皆因祸得福。即于此言谈，男女分坐，复倒金樽，三人弟兄难中逢吉，正乐饮不辞，不觉五鼓中天，此是别中逢喜故态。有郁佳人自恃得了俊郎名王似玉，嘲哂着银屏曰：“贤妹携出一个男儿来，愚姐看来意是妹之少弟，即转念令高堂一向仙游，后并未有弄璋，何得有幼子，难独妹妹方定了夫家便即生育不成？”银屏见他作弄，曰：“姐姐不必相戏，凡天下人往往有貌状魁相奇昂八尺，然而本领反不及孺子，岂少之乎？今隆中诸葛有三杰：孟、仲、季，郁姐姐已得古其龙，故来藐视于人，殊不明人小渺，功力大，又非所论也。”萧、郁见妹泄出甘露，先降风情，方知会合先期。引凤含笑耍之曰：“艾妹如此夜夜已 字，须妨情郎动粗，头颅撞破乳，他日产下公子，乳食不能，如之奈何？”三佳人一夜各相耍笑，外厢三少年食酒笑谈言，曰：“不期偶遇的姻缘，好灵准的军师，深服矣。”当日男女早起，草草用过朝膳，催装急行，幸一路关津查无觉着，二十余天方到寿州城。三少将先入城中，奏知宋太祖，且告以出于保性命，只得私许婚姻，谢罪候旨。太祖一见三少将皆同回，大喜，又遇合招婚，与高琼夫妻无别，遂准旨，一概依婚。少刻查宣三女英雄进见，山呼面圣，旨命俱赐敕一品夫人，就日奉旨完婚，洞房花烛，和谐好事。茂父冯益、二母陶、李夫人喜得佳媳，此是太祖一时权喜得人处，次早各谢圣恩，然后拜见舅姑，当日君臣父子喜色扬扬，太祖传排筵宴，且喜五少阴尚后待一人，不须多日，今得其四，同仕一朝，亲热尽平日相知雅契。此日诸男女将会集齐不少，但宋兵前几番遭败，死亡过半，但前日郑印奉令往山后借兵，于中途遇结婚未往，不若再命将往去借兵五万来助战。有郑印仍请旨复往，太祖因他前次去不成，恐彼粗莽有误，乃改命高玉去。玉领旨带领三百兵辞驾登程，一连赶

到了石州，行至寨前，着人通报，山后老将军袞闻赵太祖 见命

杨业初不知太祖差那一位官员到山，大开山门。只有君佩仍执 子之礼，跟随杨业祖入内，复拜见太祖大人袞，口称曾孙王拜见太祖大人，并请金安。杨袞一闻高王曾孙来，大喜，挽扶命坐。

原来当初高怀亮未出仕在家，残唐五季之末，亮初来汴京寻父高行周不遇，后行周尽忠死节于潼关，亮不得知，至是流落。杨业见他英雄，收为义子，与诸亲子延平等十分相得，不异同胞。后亮归宋，随太祖出师死于北辽阵中。其时李氏夫人生下怀腹子，杨袞父子久已怀忆，今见他来，各子好生大悦。业对高玉曰：“前汝父情同骨肉，即与诸昆弟不异同胞友爱，后汝伯怀德知弟在此，太祖几次相邀，只得割爱，命之同事宋君。不料汝父死于北辽，老父屡欲兴兵报仇。未得如愿，今见孙儿如见汝父一般，令吾好不伤感也。今贤孙到来，未知何因？”杨袞闻子言起，也下泪起来。君佩起位禀上太祖：“祖考大人，不须伤感，吾父去世已久，喜得孙儿，一脉香烟未泯，王伯功劳浩大，一门显贵，足见光大门闾，曾孙儿与太祖大人各居异地，不能待父少报昊天之恩， 莫大于此，为至恨也。今困圣上被困寿州，命孙

儿到来，求请雄兵五万，招助以 南唐。只因回 遥远不及，今有些王礼上送公祖大人，请收纳。”杨衮曰：“前汝父已仕宋，今孙儿又仍官于未，今南唐不奉召，反拒王师，余妖阻兵，不得早日平服，正当兴兵助战，况孙儿亲来此地，岂有不发兵之理。今未建功何当赐礼？”君佩又代主致意一番，衮方受纳。当日君佩要求见祖母叔婶等辈，杨业引入相见，祖母诸叔甚欣然的。须臾排上酒筵，公祖父子叔侄一堂庆叙。君佩是夜宿于寨中，然杨衮年高九十一，不亲往命，杨业同媳余赛花，长孙延平统壮兵五万，炮响登程。君佩拜辞太祖，洒泪而别，又进内辞过诸叔婶等，各各安慰而去。

军马离却山后，一路威威武武，已到寿州。太祖闻报，命军师及众文武尽出城迎接，杨家军马纷纷入城。杨业朝见太祖，要行君臣礼，太祖御手挽扶赐座曰：“蒙君侯闻旨即出师亲临帮助，朕何其幸也。倘成功之日，自当列土酬功也。”杨业领谢圣主，又言：“臣久欲归身汴京以代主劳，但因世居山后，父亲已经年迈。”太祖闻衮尚在，即曰：“令尊公交乃五代，当初马上见尽多少英雄，今犹尚在，是九旬外之 福祉齐天的老将军。”杨业言，老父今 也，虽及不得少年，但精力尚少足十之六七，未为全安弱也。”太祖听了，不胜羡慕之至。是夕少不免设御宴与杨家父子接下马洗尘，九王八侯六节度使一品大员皆陪杨业父子执盏交酬。是夕君臣庆叙，不须多表。

当时寿州城此日旧之战将一班尽归，用法的有刘金锭、郑印、冯茂，今复添了萧、郁、艾三女英雄，及杨家助战军马，太祖见羽翼已丰，料此日平却南唐不难，凑此军容振盛，是日金锭亦强健平安如昔，统领全师男女将士出城挑战。唐人见宋城挂着免战牌十天之久，今反来讨战，即日军师领兵而来。两阵排开，余鸿一拍脚力当先，见刘金锭复出，想来要预备此丫头，果及赛斗法宝种种，皆为金锭破解。复见冯茂，更觉倍惊，前用风火扇除矮仔，只道他转轮去了，不料仍在此，想必风火扇用来又属无功。越看矮人，越觉愤怒，大喝：“矮贼，乃偷盗穿窬之卒，汝宋主不用堂堂正士，反倚着一班狗盗妖妇之流，不窃取，即来疆场卖俏，岂不知耻不知辱者。矮贼，须急速送还剑书则干休，若少隐匿，山人回岛请老祖到来，恐忧祸及满城。”冯茂冷笑曰：“余鸿，汝要求还剑书不难，且回说知唐主，刻日投降，即还汝剑书，如若不依好言，并将汝妖道首领砍下来，岂止区区邪书钝剑，何足道哉。”当时激得余鸿火星直冲斗牛，大骂矮贼，恶狠狠茶杖打来。奈冯茂此日步战，或前或后，打刺不住，余鸿在骑上不便转折，茶杖架得左尺，右足上打中尺锋尖，喊声痛杀也，犹如童子拜观音撞下地来，疼痛不已，不即借得土遁，故宋军拿定捆绑了。刘金锭仍忧他遁去，取出灵符一道，令冯茂贴他道冠上。当日擒了南唐主首恶，金锭不去追杀后兵，只待他纷纷走散回城，只有宋将人人喜得拿了妖道，同押入城，奏闻圣上。有高王父子、曹彬等众王侯被他所擒害者一见之他入城中，正仇人相见，怒目圆睁，冯茂已知众将忿恨，急于太祖驾前密奏曰：“原余鸿向擒我将十余人，并不伤害，且小臣下山之日，师尊也曾叮嘱多言，许败他，待彼心服自去，断不可伤其性命。若今杀害了，惹彼赤眉仙师出山，不独臣等有不便，即宇宙立变扰攘，孰不若我主卖个人情，将他纵去，俾其醒悟悔意不及，或劝唐主出降亦未可知。如仍硬拒不服，是死耐无悔。臣领担下次擒回断不姑饶 求陛下勿依众将所请伤他性命，如何？”但不知太祖允从冯茂奏请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再擒兵生擒复纵 屡败阵逸献成仇

诗曰：

目来胜负是无常，兵用输赢只有伤。

妖法妄兴邪士阵，难称旗鼓两相当。

当日宋太祖闻冯茂奏上要放纵余鸿，然太祖亦素闻赤眉老祖上洞大罗元仙，神通广大，岂可杀其徒以启端衅，平得南唐又起此风波，实于邦国有损也。况今我将兵已足，法力之士已备，谅余鸿一人之力，纵他回亦不能为我之害。升御座，将士推上余鸿，高、曹、史、石、罗、张众王侯皆请诛戮妖道以除大害。当时太祖拍案指着余鸿骂曰：“逆天妖道，日前恃着妖法，助唆伪主，伤兵害将，今日被擒即该诛戮，念体赤眉老师情面暂开一网，顿寄头颅，速回城教李景投降献土，两相罢兵，称臣归附。如若硬拒，仍强唆摆多端，下次擒拿，定斩不饶。”语毕，喝令值殿军松绑纵之使去。有国舅曹彬、张光远、石守信、史圭等齐奏曰：“李景不臣，专恃妖道，拒阻我军，今既一鼓擒之，国患已除，正当将妖道千刀万段，竟能服平南唐，今放纵他回，岂不放虎归山，异日恐有噬脐莫及之悔，求我主立命冯茂追还，方免后患，休听他放纵之误也。”太祖曰：“妖道虽助李景抗拒大兵，然自擒去朕股肱之臣，并未加害一人，亦念修行中慈悲。今一擒而斩之，可惜其修炼有年工夫。今纵他去，使之回头是岸，劝谏李景归投，免动干戈为上也。”众武臣见太祖不允从，只叹恨而止，君命无奈之何。

当日南唐败兵回城，报知南唐主，当李景闻知军师被擒，定然杀害，料得今番准归降的。正在惊惶，忽见余军师又回城中，又惊又喜，慰劳请问之被拿入城，怎生脱身得回。余鸿见问，面红耳赤，不欲说出己之丑，将太祖放纵他瞒过不说，又谎言被押至帅堂，自以法遁回，以来之君臣断不能为山人之害。此是余鸿虽入仙班，仍不免好胜之心，嗔痴挂碍，故后来不能免于杀身之祸。

当日唐主原知他是个术士，初时实相信，以至宋太祖宽量之旨毫不得闻。见放纵了余鸿，数天仍不见李景投降之音到来，少不免又命冯茂出师声罪致讨，一统兵出城。余鸿推委不得，只羞愧颯颜，见冯茂冷笑曰：“不须小爷半玉尺，已屈膝尘埃，被捉拿，刀寄项中。得我主大度开恩，饶汝狗命，即当劝李景归降。不料偷生数日，仍不见降音，仍敢抗拒，今番拿捉，断不姑宽。”当日骂得余鸿羞惭不已，不敢答言，又禁不得辱没，放马来战。冯茂双尺要照前擒他，岂余鸿是惊弓之鸟，见来势不同先，借土遁逃走了。宋兵乘他军中无主，掩杀一阵，所获军器马匹甚多。此回又是宋人得胜，唐兵损伤万余，来不伤数人，原来余鸿自料一切法宝俱被宋将盗坏尽，别法术胜不得矮贼丫头，故遁去不顾唐兵。但思独剩得一柄风火扇，乃是护身之宝，不敢轻用，恐被他们一体败却，岂不是赤手空空，怎好回山见师一面。且前扇这矮贼不得，今天出阵，被他将前数天被擒之事叱白，三军马上皆闻，倘回城泄知唐主，及众将一闻，再有何颜面复立唐地。长叹曰：“早知有今日挫败，不如静坐山中，只强违师命等候炉火纯青，何苦为着俗事争名偏出，以至自生烦恼，但事已至此，仇恨已深，不能取回七宝神书，如何回山复命，实乃进退无门也，今悔恨无及矣。”

---

颯 (tī n, 音舔) 颜——形容惭愧。



正一心忧闷，又想起还有一师弟最相契好，同道修炼的，他乃鸦精修炼成形，名余兆，亦有八百年道行，与余鸿法力不相上下。他一想起要请他下山帮助以便与己复仇。主意已定，咒念有词，大袖一振，天降一朵五色祥云，跨上九霄而去，即望火龙洞而来，顷刻千万里，到却山门外落下云头，将山门呼扣。仙童应声而出，一见余鸿，知是师伯，急入内传达师尊，余兆闻报，出山来迎接，两仙相见，携手同进内洞下坐。余兆知他向凡心，恋富贵，颇不合道教，故先讥诮他曰：“近闻道兄辅佐唐主，料必成却大功，灭却大宋也。故回山相见乎？”余鸿即将屡败被挫辱原由长短说明，余兆曰：“赵宋既有了一班法士，自当速回，如何定必在此俗土生端，至失却许多法物宝贝。这仍是道兄贪恋俗凡爵禄以至堕落魔障之愆，又大开杀戒复乱乾坤，即汝不言，弟亦知之。现今师尊日前有法牒交来，着弟下山来拘汝回山治罪，但弟念着同道手足之情，几番代恳，是以师父暂为允准停拘，正想，日间师父又有法旨来催促弟了。”余鸿曰：“此事师也糊涂的，是前后心性两端。命吾下山之时，原欲屈宋由唐金陵一隅，以存偏安之祀便尔成功告退，不料梨山圣母遣来刘金锭，华山差来郑印，黄花山差来冯茂，以及金花金光二圣母命着女徒一众，但他众我寡，断难对手，即脚力梅花鹿、落魄锣、七宝神书、斩仙剑皆已失毁，以至进退两难，求宋矮贼，不许交还。此事原非我自闯，乃师命吾下山至有此端衅耳。”余鸿复说谎曰：“今冯茂诸人有不堪言者今听者发眉直竖。他们言，彼师尊不日要将我等师弟兄一门教类尽灭除，免得左道逞强惑世云云。如此教吾怎下得此气。今师父不知自强，纵由他教毁辱，反将徒执罪，目击他教有师弟，我独无？如此回山领罪，待此教日后灭尽我们。”言毕，即起位。当此并非有赤眉祖来拘押余鸿，此是余兆要一时激着他试真明白，初犹辩及冯茂诸人未必将吾合教一概藐视，是师兄言过其实是真。余鸿闻说，愈装着假激烈以恼他，大言曰：“师父既由人欺侮我辈，自当甘死无辞，弟是首祸之魁，说不得了。但城门失火，弟岂忍祸及一众师叔伯弟等，以弟是吾同道中至交，须早作准备，倘一体聩聩罹此棘手，后来悔弟之言，祸至已迟也。吾今回山去罢。”余兆闻言带怒曰：“此言是当真的么？”余鸿曰：“各当各事，如弟不信，勿怨吾言之不早，以至祸临迅雷不及掩耳，幸甚也。”余兆听此谗言，不觉拍案大怒曰：“果尔如此，诸人真是吾师兄弟之合对仇者。兄且不必回山去，可引弟往见唐主，先下一毒手，免受后之陷害。”当时余鸿知余兆下山之意已决，犹要再激以坚其心，不至于中止。又曰：“山人因唐主待吾过厚，是以不妨替他屈膝为恼，又是奉师命下山，若云师弟大丹将成，不久证归大道，岂可再履尘寰，顿生魔劫。况冯茂诸人法力不浅，吾已领教，师弟决意去，恐为敌人所轻，反为不美，须当思之而行。”余兆曰：“仙凡一理，道无两途，他是横逆猖狂，浅浅之愆固不烦与较，但过面相欺已极，不由不较耳。今师弟但求胜负少分，显我教非弱弱可欺藐者，消一念之忿，即不为仙道，亦不反悔也。”余鸿闻言暗喜，余兆收拾要用的宝贝各物，吩咐门徒看守清净山洞，即日两仙高驾祥云，金光冉冉而去。一刻到得南唐地，余鸿乃先进殿中来奏享唐主，言聘得一位同师道友到助，法力倍胜于山人，祈我主令众恭迎，方见我主为国求贤之诚也。唐主大悦，尽差文臣武将数十百员皆出接迎进。当时唐主只道是个什么谋士高人，原来就是一出家道人。但见此道者，生得面如点血，发比朱红，五绉

长髯，生来状貌异凡，一见令人骇惧，迥非善良道貌也。但唐主为国计，存亡所关，不得不敬信而周旋之。只见道人曰：“山人稽首，愿吾王千千岁。”唐主起位曰：“上仙休得拘礼，请坐下。”是日少不免君臣共同议敌开兵。余兆下山助阵，扰得赵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余妖仙施威伤将 刘佳人抱病出师

诗曰：

由来妖道不明天，已见摧残复向前。

李景终然臣服宋，伤生只为信邪言。

再说余兆到得唐城，唐主景不知他初到有何奇能，正要道他督兵与宋法力之士见对一阵。然余兆初来亦要立个得胜战功，好待唐主敬信，文武悦服。不一刻，统领三军杀来寿州城外喊战，指名刘冯二人出敌，报入城中。当日悉遇刘金锭又罹小疾，在床不起，当时只有冯茂请旨出阵。宋太祖想来，唐兵不出对敌七八天，今又复来讨战，必有强来的，抑或妖道另有奇谋来赴敌，不可冯茂一人独出。有银屏见丈夫独出马，请旨愿同附阵，太祖允准，当时夫妻并马押兵出城。唐之余兆早排队伍以待，一见城中大队来兵冲出一员女将，甲服鲜亮，丽艳丰姿，意是刘金锭出阵，正要与余师兄雪屡败之辱，大喝：“来的丫头可是刘金锭否？”艾银屏未答，后面冯茂见不是余鸿，又是别的一红脸道人，遂冲近接言曰：“不必定要刘金锭收除汝野道之命，吾今夫妻难道不足取汝首级乎？”余兆一望后阵只见黑鸦上坐着一孩童出此言，即冷笑曰：“汝言是一对夫妻，真乃俗言瓦鬼伴观音也。但目睹汝宋朝不能成大事者，来的手下将官是什么七手八臂的巡天神帅，降世哪叱，原不过用的非粉面油头，定是侏儒矮眇，此来形者，只好与吾唐邦将士数阴毛，敌豚稚之秽事，何得在阵中驰骋耶？”冯茂怒而喝曰：“好野道，难独认不得汝祖宗爷，黄石公高徒，今要将汝这变未完的畜生定诛不赦。”言毕，双玉尺打去，兆亦双剑相迎，一连混杀，将兵相对，胜负未分。银屏运兵直冲，唐阵散乱。余兆一见，将宝剑向南一指，一团连天烈火向宋阵上吹来，烧得宋兵大败而走，烧伤太多，胜中反败，唐兵追杀。当时火势腾腾，又向冯茂夫妻烧来。妖道剑指之处，火即飞来，冯茂看来不好，即驾上火鸦高飞而去，银屏一惊，只道丈夫被火烧伤奔走了，又见火冲面吹来，只取出捆仙索系起来擒妖道，不料仙索反被烈火烧断。银屏只得急收兵，败走入城，奏知圣上，又忧丈夫逃去，未知被火所烧害否？不一刻，冯茂驾火鸦从空落下，方知妻身败回，伤兵四千人。当时冯茂又见银屏妻已被邪火烧伤些花容，又闻仙索被烧断了，实不胜忿怒，复请出战，太祖不许，只命高曹张石紧守四城，预备御敌，且待金锭疾痊，协同开兵。旨意下来，冯茂夫妻只着回寓调理火伤，按下不表。

再说余兆见宋师败阵，冯茂驾云走脱，得胜带兵而回。唐主见余道人一胜宋师，败了矮将，想此人是宋之法士，屡与余军师作对，且被他将法物毁的毁坏，盗的盗去，今实喜得败他。惟有余鸿倍加喜幸，败此矮贼，大感师弟雄才法力，正乃少雪山人之恨也。

住语唐人喜胜贺功，到次日，余鸿见有助佐之人，便领兵丁日日来宋城营中骂战，恨不能一刻灭却赵宋，争奈他只是闭关免战。二妖道屡日来城攻击，四城亦力守不出一卒。一天，有郑印在城楼守御，闻道人骂战猖狂，忍不住大怒，急跑大殿请高王发帅令出敌，太祖止之曰：“冯茂夫妻法力亦不在御侄之下，又已败回，御侄断不可恃勇出马，此妖用的邪火伤人利害。”有引凤曰：“妖道所用南方丙丁真火，闻污秽可破解，可取犬马血令军兵向

火漂射洒去，必可扑灭了。”太祖闻说，姑且准行，高元帅发令，又戒他夫妻须要小心，见机应变，不可恋战云云。夫妻领令出城，两军相遇，余兆方知来将是郑印。余兆曰：“郑印，汝为人，不分德怨的木偶人也。吾师弟兄只因汝父被不情君妄杀，是至托足于南唐，不惜辛劳，置身杀戒戎马之地，与汝父雪恨，不料仇将恩报，恩将仇报，岂非有目无珠者。况汝非山人对手，可令刘冯出马，早除灭他，好待南唐成功，山人复归修行净土。”郑印曰：“吾父虽然被杀，惟臣子无复仇君父之理，安容汝等借事生端，伤害生民涂炭，罪非轻，敢来弄唇播舌，煽惑强词，强为他人俗事，果何益哉？且汝数百年苦炼，几登仙籍，岂可再坠杀戒以弃前功，败于将成，深为可惜。即速回山修炼以补日前妄行之愆，可以免堕落深坑魔转。”余兆闻印一番透根澈底之言，大怒，双剑挥来，郑印大刀架开。少刻，余兆将宝剑祭起，一指南方，又是烈火连天，飞炮一般烧来，引凤令众军士齐射犬马秽血，高空洒去，登时烈火熄灭，郑印一见破他烈火，即抽出打仙鞭一掷，当空打下来，打在道人左膊肩，喊声痛杀，已打落蟾蜍兽。郑印赶上，大刀正在砍下，余兆一惊，负痛将蟾蜍一拍，已穿入地土中去了。不一刻，在地复出大骂：“可恼小贼，打了山人一鞭，誓不饶汝。”在腹中运气，吐出内炼成真火一团，对宋阵卷去。此回不是犬马秽血所能破灭他，五内炼成三昧真火毒以成。当时郑印夫妻见秽血不能消熄烈火，恐被烧伤，即带兵逃走入城，五千兵伤却二千，宋太祖越不敢开兵，命将倍加紧守四城门。

当日出师已将三载，有随军文武，内中有文臣年纪高迈者，厌日久羁于军旅中，不觉屈屈不畅，有诗恨之曰：

沧溟东望郁烟埋，盼捷空将老眼揩。

讨贼自惭张叔夜，治军谁似李临淮。

渔盐海岛惊风鹤，卒伍山村御虎豺。

何日尽教烽燧息，早纾宸虑慰民怀。

此诗是内中文臣伤乱所作，行军日久，不能如古之名王者之师，一出而天下平服，今擒捉放纵一妖道，一道又来，正忧虑着胜败无常，他日未知鹿死谁手。惟刘佳人疾病数天，有君保见妻疾未痊，余道人连日频来骂战，连败两阵，又有一妖道助唐，触起心情不安，不觉长叹一声。当时金锭病略起，病中初醒，耳边闻丈夫嗟叹长声，即徐言曰：“丈夫勿因妾一时微恙，日见耽愁，此小小患疾，谁能概免，且放宽怀，只恐忧来有伤贵体，反虑妾不安也。”当时又见公子皱眉不语，未晓因由。金锭乃多心女娘，再三细诘，当时君保本不说出，诚恐刘妻勉力出阵，后被金锭再三追诘，不得已，遂将余兆先用邪火杀败冯茂夫妻，后用真火打退郑印夫妇，两次伤兵七八千，今天天讨战，要贤妻出敌，比拼高低，一一说知。金锭听了大恼推枕瞿然而起，即要出阵。君保阻止不住，悔恨失言莫挽，眼看妻身披挂，上奔帅堂，请公公高王发令，太祖亦以甥妇疾方未痊，不宜轻出。金锭曰：“臣甥媳承陛下圣恩，又奉主上公公命，生擒讨逆，已将微躯置之度外，今敌人城外辱骂，君忧臣辱，臣甥媳岂惜此微疾之躯，受敌所辱，断不耐烦也。”太祖也止不住，只得下令协同各女将同出掠阵，当时余、陶、罗、郁、艾、萧众女英雄尽随而出。余兆此回各通姓名，方知金锭出阵。战斗一刻，余兆想来，用南方五行火未必烧得金锭，运气吹出三昧真火吹来。金锭口念有词，对北方王发真水，以法致雨淋漓，将烈火洒灭。余兆想来，利害丫头，连吾真火也消熄了，怪不得师兄法力精奇，也难敌他。大喝：“贱丫头，敢破山人真火，

看宝剑取尔。”手一抛，飞出一口宝剑，起在空中，一刹那间化作千千万万，满天叮当响振，灿灿光辉，向金锭纷纷落下。众人皆惊，金锭取出神鞭一抛，当空挡住，不知二人斗法何人胜负，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斗法术大败余兆 破唐营进取徽州

诗曰：

修行日久忽更弦，善恶只争一念迁。

伸开毒手伤残忍，止得垂垂获罪天。

当时刘金锭见余兆发出宝剑，化作满天交加，影日响振，向他斩将下来。金锭也祭起金鞭，化作万万千千，鞭剑两宝旋转飞舞于空。半刻，金鞭将宝剑数千张纷纷打下地中，兆一见惊怒，只将原剑收回，又金鞭满天向他顶上落将下来，余兆想来，此丫头果然利害，不若暂回城中，以免辱败，即将蟾蜍向地中钻下去了。唐兵四散逃回城，金锭不赶，收兵而回，太祖大喜羨其带病出师，为国忘身，今天一出，又退却妖道，古今名将之魁首，又加进军功，爵封王妃正一品夫人，金锭谢恩。高王爷对太祖曰：“敌不可纵，寇不可长，今宜乘胜，大破唐营，徽州一带可下矣。”太祖亦觉被困日久，恨不能刻日成功，早日旗旋转换，奏凯旋师，免太后汴京盼怅。遂将旨命遍传，大小三军文武尽起偕行。

再说余兆被金锭斗败失利，借脚力遁回，唐主当日未知胜败，即诘问，余兆不说出斗法败了，只是含糊答应过。唐主一时捉摸不定，方欲穷诸胜败缘由，天色已晚。

先说宋邦君臣此夜偃旗息鼓，大队军马出得城来，已是酉刻。忖度此时唐人正在埋锅晚膳之时，正好军马杀进，果然唐军营中正齐用晚膳，不虞意外未备之事，一时被宋兵大队突然冲入，透满大营，大刀阔斧纷纷砍杀，四下喊杀，喧哗大振。走不及者，皆作无头之鬼，五营八哨，大小三军，三十万之众有等，方拿得刀枪，又上不得马匹，四下残踏，死者无数。杀入中军帐，李景正与二位妖道共桌酒阑肉饱，一时闻报，不觉醉意全消，杯箸堕地。二妖道早已遁土而奔，唐主危惧发振，只闻远远喧哗，大喊敌兵将士杀入，大呼救驾，幸得皇甫暉挺身背负了唐主冲围而出，薛吕大戟抵挡宋兵将，秦凤、罗英断后。宋兵纷纷杀寻两妖道，搜不见。大宋合着杨家兵，非比寻常，大军直抵徽州，唐兵死者尸首堆衢，残伤十余万，众将身带重伤，偏将一众死者无数，所遗弃刀枪马匹甚多。当时唐之将只顾保了唐主直奔至清流关外，守关主帅连时闻报，以兵接应，迎请唐主入关。主将姓姚名凤，原系汉时名将姚期后裔，同护南唐，镇守此关已久。当夜见报道唐主被宋踩营来奔，安慰一番，即欲提兵恢复故营，又因黑夜不便，难知虚实，倘若再败，危中加危，进退无归了。当晚仍忧宋兵乘胜直下以窥清流，即发令四城兵马准备守关之具以防守之。是夜宋主帅督兵长驱直进，众将协力大杀唐之将兵，正连夜穷追，高帅以穷兵勿逼赶鸣金，运回唐所失马匹辎重入城，时已天明亮了。只有唐主安顿在清流关，众将查点掩埋败死将兵十多万，被杀伤者无数，方见两道人假俱而至。唐主好生不悦曰：“孤因一时不度德力至与赵宋为仇，又将众武臣雄勇，以至数十万精兵尽丧，日费斗金，不料今日众人是个冰山难倚。若即如昨夜一败，强寇方张，各图自免，不顾孤身，平日所说，个个是忠用，人人是义胆，不知化归何有。若非薛、黄、秦、罗四将奋不顾身，身创重伤，保孤冲围而出，早已死于乱军中矣。断不能与二位相见。以此观之，我南唐终于不济，不若及早投降赵宋，二位高仙亦即请回山修炼，异日丹成，或能福及于孤国也。”鸿兆闻言，唐主讥讽，语塞了一刻，同言曰：“吾主戏言，反甚于喜焉，今山人当受不起。今虽一败，未至于国破邦亡，

惟山人上体天心，又承师命，一向戒杀，不伤宋将一人。今宋人反窥吾不备，不是明来交锋对垒，瞞课 吾埋窝晚膳一更之初，不意杀来，那人预备，伤我兵十余万，裨将百十员，好生狠毒。今既他不仁，我何须重义，已是计穷力竭之时，顾不得好生之德也。何难刻日灭杀宋人，但须我王勿要生退怯心，包得六龙终御，先业重光。”薛吕、皇甫暉亦以军师初捉下宋将时，不肯杀害，至有今日之败。此后若肯任杀，何愁宋人不退败乎？况吾国中尚有雄兵三十万多，猛将不少，望吾主不可以再败便尔君臣离散，受制于他人。倘宋君不纳，求为一县令不可得，只还忧性命难保。”当日唐主听了二臣之言，改容色弄，故至令两道人复施毒谋。正乃宋之君臣灾殃未满，杀运未完也。余兆实深恨宋人败辱，被唐主奚落一番，心中忿忿，对余鸿言知，有一法物，管教宋之君臣数十万之众，不出五十天皆登鬼录，不算弟之功能。余鸿闻说大悦曰：“只由师弟大展雄才，用来伤陷了宋之君臣，成功后，二人同回山上复师尊，是吾等奉命下山，未必吾师深责怪。”

住语师兄弟设计，再说宋太祖依高王乘夜大破南唐营，袭取了徽州府城，太祖深喜，记了众将士军功。所恨者御弟在汴梁城署位，好不坐享安然，不少念吾君臣若困于寿州，日夕担惊，既不添兵又不送饷，实虑及所存之粮草有限，岁月迁延，未晓何时平服南唐，粮食乃军中第一要务。当日宋太祖见刘金锭身体平宁如故，可以押制妖道，即点差冯茂奔回汴京催解军粮三十万，又可令冯茂回见彼母亲，以安慰失离日久，是孝道当然也。他妻艾女亦请旨偕行，回见家姑，并顺道回省父亲。临归寿州之时，父亲染了一病，心悬两地不安，亦要归家看视如何。太祖准奏曰：“亦是一点孝亲之心，理当如此，但路途上汝夫妻须小心。粮饷乃至重大事。”当日夫妻领旨，拜辞而去，后来冯茂回归见母，安慰老母亲，艾女回家视严父，仍然拜别，领旨解粮回寿州，一路平安，也无傍笔交代。

再说寿州城此日悉值宋太祖万寿之日，高王爷率同大小文武之众合奏上，虽在军伍中，然圣诞芳辰，跻堂 介寿称觞之礼，岂可废缺，正尽众臣子一点恪敬之心。当日宋太祖只因军旅事烦，诸事皆忘记了，即己之生辰不及记着，今见高王率同文武大小臣上殿，要行称觞拜献之礼，方始记着此日是己生辰，微笑曰：“朕非众卿言，已忘记了，但今困于军伍场中，乃君臣卧薪尝胆之日，累及文武众卿大小三军别母抛受，朕有何心复谋醉饱，免费诸卿诚心爱主。”高王军师等皆曰：“陛下念及臣等之劳，正见圣德渊深，王恩浩大。然陛下乃普天之下臣民大父母，今值万寿无疆之庆，千秋共祝，近者称觞，乃人臣重礼，安敢因羁戎马之地废之，众臣之心不安也。况今又值徽州大胜，正藉陛下洪福，臣等得以安心上寿。今李景大败，亡命远奔，星夜走险，仅以身免，虽然倚着两个妖道，谅唐主自此心寒，无容多虑，可见邪不胜正，天心不附，且待粮草一回来，再进兵，目睹江南指日可下了。我主暂且开圣怀，允准臣等所奏，得以献沉，少尽臣等恪恭为心。”太祖闻奏，龙颜霁悦，允受群臣庆祝称觞。此日大开御庖厨，大排筵宴，山珍海味丰繁，玉液琼浆陈列。自文武大臣一众，下至六军五营八哨兵丁，皆沾领御宴赐颁，各各喜欢喧闹。当日君臣乐叙畅饮于帅堂，颂鹿鸣，歌天佑，铭皇恩于煌煌。

---

瞞(jiàn, 音见)课——探视。

跻(jī, 音基)堂——升堂。

抛(zhì, 音志)受——抛：阪；山坡；塌下；崩溃，比喻舍家从军。

当此，上下皆忘却身在戎马之间，疆场之地，麇歌 拜和的交酬，不觉酣饮醉态，君臣将士，玉山倾侧，自辰时至入酉刻，各司共事散去御筵。此夜各文武皆已酩酊了，比不得前每夜严戒巡查谨守。正值事有凑巧，悉值此夜余兆要设计残害，一刻生灾。未知来人如何，下回分解。

---

麇（g ng，音更）歌——连续不断的歌声。



### 第三十六回 下瘡砂余兆肆凶 到军粮冯茂急救

诗曰：

妖道逆天开杀戒，至教宋士尽瘟癘。

自有高仙频解厄，瘡砂毒物岂筋伤。

住语宋城中夜晏，君臣欢叙，再说唐城中兆鸿定下毒计；要残害尽宋之君臣及大小三军。当晚萌此恶念头，于近三更后，余兆身带着一根隐身草，此草生在蓬莱岛中最绝顶之处，不结花，其长仅四五寸，形似菲菜，其叶圆，其茎红，倘凡人带在身中，往来出入众人不见其形影。以此亦是一宝贝仙草，但长植于蓬莱，那有凡俗人得知。是夜余兆藏于怀中，一隐形跑入寿州城内，只见一众守城兵个个酒气醺醺，有的后垂目合。又俯望帅堂中的灯光明亮，诸文武所寓，有醒有睡的，知是宋人此夜为酒所困，更易于施为也。遂暗中取出黑小旗四枝，口中咒念真言。一刻间有四城土地到来，打拱曰：“法师有何法旨差遣？”余兆吩咐，将四面法旗分布寿州城四门，日夜看守，要掩着凡人眼目，不许擅自拨动。土地领法旨去讫。又念咒一番，一阵阴风飒飒切切，悲声呼响，敕来一班野鬼冤魂，有战死疆场者无数。余兆吩咐众鬼亡魂，今交毒物一种于汝，此名瘟癘砂，可在寿州城近宋扎营之所，不分内外，凡有河井，即有水之处，即要将此砂放下，不许少有遗漏，成功之日，许汝等一众鬼魂美地头超生。诸鬼魂又领了法旨去讫。果然将瘟癘砂于城中有水之处遍放下毒。余兆见瘡砂完布尽，一驾上云头，黑夜回归清流关中，收回隐身草，将此布置行为说知余鸿。鸿曰：“师弟有此毒宝，何忧宋人不一网打尽。”语毕，喜悦扬扬，只候着成功。

又说明南唐只得两江之地，租税虽多，地土虽饶稔，但自用兵以来，一动辄数十万，月中军饷太重，日费千金，多了两位法师，日日群臣赐宴，用度之奢，比宋加倍。况自五代变乱之末，民业凋零，禾稻失时，耕植甚少，实乃庄种希少，饑食者多，虽欲倍加抽征，奈各民室家县罄，自然仓库空虚，并无陈积。当日军中水薪告竭，唐主惊惧，想来无粮不聚，只得命文武官员于各府州县四路催征，惟空仓廩者十之七八。即双龙镇固为其国中总聚之所，不意一天被宋将差人烧焚得七零八落，更加乏竭了。唐主无奈，只得将内帑所蓄积发出数十万白金，以充军饷。当其时，鸿兆弟兄两人已中毒了宋之君臣大小三军之众，不出五十天，人人腹胀而死，——奏知唐主，看来值此军需不足，粒自乏困，何暇有心与他师弟兄施为答话。半晌，徐言曰：“今虽蒙两位法师许以尽灭宋人雪耻，正思肉食未能，此身已先填沟壑。当此饥饑乏粮，军用不足，怎能与宋争衡。今免却二位费心，功劳枉用也。”余兆曰：“山人昨夜亲往寿州城施放毒物，要宋之君臣一网打尽，过不得四十九天，人人腹胀而死，只劳我主勉力撑持，五旬之内，那时御登九五，一统江山，何愁国用不敷。”只有唐主见余鸿说出屡言杀害来人易如折枝反掌，及至将成功，又即瓦解，此后说出天花坠心中那里准信，无心与二人驳论，见彼喋喋多言成功，只得半讥半诮答之曰：“若等待得五十天之内，孤看此乏粮之军，皆为饿莩之鬼，又何暇计及宋人之死与生。”余兆见唐主不入耳，又嫌日久之意，是功所难成。为此，又再启唐主：“既难等候多天，狐疑五旬之内为久，且近此十天之内山人包将大宋君臣首级献上，方见山人手段。”唐

---

饿莩(pi o, 音飘 上声)——饿死的人。

主闻言，尚且疑多信少，只得点头默待，看彼再行投施。又说明，宋之君臣虽去恭祝天子称觞，酒巡过多。余兆又云：“宋之君臣因酒所困天计，少于提防，易于施为，但余兆余鸿均同一师，修炼学道，同时将已千年之久，不日正果仙班，岂有隐形五遁不全者。”即来之君臣不无祝庆被酒，亦被余兆所毒算了。总之宋君臣当此有灾，三年困顿未消满耳。

又言宋太祖自从差点冯茂夫妻催取各路粮饷，去后十余天，但冯茂夫妻是法门高弟，一刻驾云四路催趲，迅速而到。先言宋城中被妖道故下此毒砂，近营泉水遍下，想水火两行顷刻难离，不得饮食了，数天数十万众食下不觉。数日之后，自宋君以至城内兵丁，腹中渐似雷鸣响的一般，又腹胀痛胀。初三四天，犹意是食中所滞隔，不甚介怀，又至三天，臃胀如孕妇一般，饮食不下，且不分九王八侯大小文武兵丁，皆染此奇症，只有刘、郁、萧、陶、余五女将皆有半仙之体，又得各圣母灵丹保命，不至大疾传染，只是蛇异推猜，已见诸君文武情形，料然中毒，究不知被余兆所为，下此瘟癘砂，以至此毒归聚五心，即除五女须有灵丹保命，毒不攻五心外，皆卧藉不安，亦艰于履步。心下虽然明白，惟有殒手待毙而已，日甚一日，满床中皆作睡卧慵夫。今幸冯茂夫妻赶急于国务，催速军粮，不满二十天，已催齐三十万军粮，解到寿州城，已近黄昏时候，即要叩关而入，只大呼城下，并无一卒，旗幡不举，即骇然疑惑。冯茂即着艾氏妻押守粮饷，军马驻于外城，他驾上火鸦，飞入城里，看其缘由，且慢开城门，岂料一落下帅堂中，一见太祖及高王军师文武等，如痴如醉，或睡或倚床。问之，只摇头不能出语，手指口将腹肚中一摩，冯茂只将太祖御袍一掀起，只见腹大高如盆覆。高王、军师、父亲各文武皆同此症，形模一般。茂当时不胜骇异惊慌，想各人像着木偶一般，口不能言，忙速开关，接应着妻艾氏，将粮饷安顿，命军士收归仓廩，夫妻商议怎生救解。艾银屏曰：“细察一众异症情形，似食中毒物一般，且往刘、萧、郁姐姐房中一看何如？”再说刘金锭、引凤、生香皆得圣母灵丹调服，此症方除，后一两天方得略起，不敢饮食内城井泉。艾氏夫妻进来，五人相见，金锭曰：“前八九天献祝圣寿，食了酒筵，众人皆成此疾，料必被妖道所算，吾姊妹三人今初起来，全仗汝夫妻之力探察分明，方得有救。最要者，入城运粮军兵及汝夫妻不可食城中河井之泉，且看四城门子午方位有无插下旗幡，即要拔去。冯茂夫妻闻说复惊，即辞出至城楼，茂将目一揉，口念咒，果见四城垛有土地把守将黑小旗幡。茂遂大喝：“卑劣毛神，敢插此妖旗以害圣天子、诸星主大臣，罪该万死。”土神被骂，曰：“非关小神之罪，乃奉余仙师灵符差遣，不得不遵看守。”冯茂喝令拔起，土神诺诺连声拔除退去。又见无数冤鬼野魂不下百十万看守各处城河井泉濠沟，遂诘询之，众鬼魂皆告：“上奉着余仙师下毒砂，以陷宋人，不日成功，要超生我众冤魂美土。”冯茂闻此长嗟一声，喝令：“散去，不可依从妖道邪行，复取罪戾，以至永堕沉沦，不得超生也。勿为所误，以困真命之君，更加罪咎。”众鬼闻茂吩咐正言，呼哭吠吠之声，尽皆散去。冯茂回来与艾妻酌议要设救众人。银屏言曰：“曾闻圣母所说，此毒砂，乃山中毒气所聚。埋绕封各毒草，将其土砂炒炼拌匀，其砂尽吮其毒气，而今落在井河中，服食者七七四十九天膨胀而死。圣母又言过，倘中其毒，汝师黄花山黄仙师处自有仙草可解救也，可即速往求来，以救君臣一众。”冯茂闻言，依其指点，正要架上火鸦调而

起，忽见腰下宝剑无故自鸣，拔出鞘响动，冯茂遽止，艾氏诘问其不往之故。冯茂曰：“吾且慢往，今夕定必唐人来劫掠吾城也。”不知冯茂怎知唐人来袭劫，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畏行险唐将辞劳 欺强敌余兆出丑 1

诗曰：

强将 事枉施强，岂意君臣寿命长。

独惜世唐程老将，翻身城下见阎王。

当下冯茂见妻诘询他止步不往之故，茂即曰：“贤妻有所未知，吾初下山之日，师尊有言吩咐，付赠龙阿剑一口，乃炉中锻炼钢铁一百八十年，露天于日月五星一百八十年，吸云飧雾已久，其名唤作知来剑，凡将动着杀机，此剑必先自鸣出鞘，或敌人来投杀，或往杀敌人，今应验。”又道：“唐妖道作弄此术只忧夜来劫杀也。”艾氏闻此言亦着急曰：“既如此，丈夫今夕不可离城而去，且协同守御，用智退贼，方保无虞，再明日抽身。”冯茂以为然。原来此夜真乃满城君臣性命所关，宋太祖以及诸将士皆乃上天列宿应运临凡，岂容妖道一天陷害尽。即冯茂有此宝剑，应兆是难灾得遇救星，闲言少叙。此夜夫妻分守，尚有解粮五千兵丁可以应用，暂且登城守备，以观变动，是可随机应敌。

原来南唐只因军饷困乏，故天天催着余兆不要等候四十九天，以除陷宋之君臣。余兆知宋男女将内有术士不少，实候足四十九天待他君臣人人命尽，然后入城开刀易以为力。今被唐主追催不过，只得于半月之内，强为承应，入城了决他君臣。当时心下忖思，下了瘟癘砂已十二天，必人人腹胀抱病难起，即有能起者，亦断难披挂对敌，亦稍可入城了决彼君臣。岂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悉遇冯茂夫妻解饷而回，余兆怎得知，正料想不到也。

是次日食过夜膳，忽传令报鼓，于下排班俟候，诸将不解其意，但见是他国师呼唤，岂得不遵，众将忙上盔披挂，皆立等所发令。余兆即拔令，唤程飞虎只统兵三千，从寿州南门抄上。又令林文豹，亦统兵三千，从东门扒上，一下城时，各各寻搜宋天子文武官员百十人削首，病兵不必杀，大开城门，吾兵天明即到，不得有违。程林二将吐舌摇头，共辞曰：“往者明阵对敌，岂有畏惧，今三千岂能有济？况宋之雄兵数十万，猛将甚多，黑夜中岂无巡逻。军兵越境扒城非轻易事，他在城上，我在下，守军一叫喊，石灰滚木齐下，四城兵包裹，固此去实送死耳。明争明战，虽杀身丧命亦所甘心，今一旦蹈险取亡，此段功劳自愿让与别人，我等诚不敢枉死以误国家大事。”余兆曰：“二位将军有所未知也，难怪尔们。但山人算得寿州城里将士人人受病，难以举动得刀枪相战，故用些少人马与二位将军，扒城进登颇不费力，随意杀却宋人，决然无碍。尔独不看十余天并无一宋将前来挑战。况山人昨夜已亲往寿州城窥探于外，果然旌旗不整，巡守寂然，更无出没烟火，可知他城里君臣皆乃僵尸一般，何须畏怯。”二将又曰：“虽则国师法力之高，但兵法上不厌诈也，宋太祖乃十八年马上主，能征惯战之君，勇略俱全，手下将士皆英雄伟杰，谋士法士萃于一邦，今若此偃旗息鼓，安知非诱敌之良谋乎？我二人死了不足惜，但长敌人之志，反笑军师为人所愚也。”余兆见二将不知他用此毒砂陷倒宋人，若欲亲往，又碍着亲手开杀戒，有坏仙规，此杀戮只可令别人做的，是将杀罪移在凡俗人耳。今见程林二将畏怯不行，不免用今赌赛法可勉他往了。又唤：“二位将军，此去果无宋兵抗拒，只劳云梯一架，便可进城，任尔施为，倘仍不准信，山人与尔自愿立下输赢断约。”原来当日程林是个烈性英雄，平日心中倒有七八分轻薄道教，一味专恃符咒，迥非正道之人。奈何唐主被他唆惑，当日又未曾疏上逐客之书，只欲凑此他

为不顺，便要斥逐一个无颜面羞去之。况所为总将成功，又失败，未见一者成功。今又邀此奇功，不劳多兵，不折一矢，身坐享安，便令强宋受毙，二将准料他办不来。今得其愿赌甘罚，只得允行，初议以头颅相博。有唐主曰：“以事无中主必有一亏，彼此岂可自相矛盾，有伤性命，非自裨益，于国又有殒也。”遂从中仪以赌三千金，更要输者跪献罚酒三盅，保令赢者坐饮。”程林二将只得勉从，各写下断约，押上花记，互交字迹，各为执据。其时晚膳后，将交二鼓，二将各带兵三千出城而去。是夜中旬，星月交辉，清光万里，不用火把，静悄悄恰似偷劫夜营光景，来至寿州城，时候三更，但北城是从清流关逆向者，只有东南两门可入，余军师原命二将一齐登城东南，各扒上。原来程林算计，倘若一齐扒上，一时中计，便无人救应，不若一支人马扒城，一支人马在下面提防，若是军师所说非谬，俾先登城者下去开城门，后队兵接继入城。不料二将声高夜静，顺风易闻，程林之谋为语，被城上冯茂尽听分明，只暗中预备他扒上城时发手。当时程林二人议定，程飞虎先登上三千兵丁，架起云梯，程老将奋力一跃，疾捷而登，刚上到城隅垛口，立足方定，早被冯茂发铁尺尽力打去，将程飞虎足胫骨打折，喊声痛，如轰雷翻身落跌于城下，破额脑而死。可怜一位老将军，竟作绿珠存节，坠楼粉身。有林文豹在下面初时不知，只道他立足不稳，不知被宋将暗收，急奔扶救，忽被城上弓矢巨石齐下，打落如雨，兵死过半，又惧城中有兵杀出。林文豹见失手，急喝兵逃走，耳畔犹闻城上曰：“不识兵机，枉来送命，我主帅特令偃旗息鼓，引鸿兆二妖道到来纳命，故命我冯爷在此等候多时，不料他被别人替死走脱，妖道可恨。”当时林文豹远远闻此言，岂敢回头，只顾跑走，只乘着月光急奔，犹恐城上从后射贯脑，无奈奔回城中，已是四更天。文豹只见余兆尚在秉烛观书，以候二将回关报捷，旋见林文豹穿了只履回来，正觅军师埋怨言：“白将程老将军送了性命，且城上人杀他不是别人，妙在又是冯茂。”余兆初时犹意文豹畏罚假哄着，又询及败残兵方知是真，余兆不禁失声气死在地。余鸿一见大惊，急呼喊救，越时方苏。翌日亲到唐主驾前待罪。唐主君臣原畏他是个术士，只可心里埋怨，口中还是敢怒不敢言。有唐主亦谅其本心无他，亦是为着国家之事，是至不言讼罚。又有余鸿在旁言，师弟一闻兵败，程将军一死，登时一气倒地，越刻始苏。唐主不究，只得追赠程飞虎死节，恤其妻儿以慰人心而已。然冯茂所为果然，余兆不知，自此心下更畏此矮徒。想必瘡砂初下时莫非早被看破，立时将解此毒，故他将计就计，至累吾一场出丑，真乃事难逆睹，此仇恨有海般深。当着众文武，羞惭不过，与此矮贼势不两立，此后即有所谋，再不敢夸张于前，必须踏稳他脚，方可向人前施去，免至效着强言夸张，反遭磨折于目前。此话是余兆自言自语的说来也，不烦叙。但害人足以自害，是千古龟鉴，大抵如斯，岂足奇闻？但此夜冯茂用智杀退了唐将兵，谅妖道君臣丧胆，决不敢再来惊扰，吩咐艾妻小心把守四城，艾氏领诺。冯茂即架上火鸦，不一刻已到了黄花洞，进内参谒过师尊，先问候过起居，尽门生之礼，后将出运粮回，不料宋主君臣概染此病状告禀，求请答救，黄仙师曰：“余兆计陷无非用此瘟瘡蛊毒耳，原可以药味而痊，但中毒已半月，计日已深，且数十万多人皆被毒，何有许多药饵济调。贤徒未来，为师早知矣，曾向南海慈悲借备得一杨柳枝，可携回调疾。”不知冯茂回城如问，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宋太祖悔纵妖道 刘佳人智赚傍门

诗曰：

奸邪肆凶受天收，左道阴谋岂遂谋。

此日杀身闲底事，千年力炼一时休。

当时黄石公将杨柳枝付与冯茂带回城中，凡有若臣中毒大小三军，将井泉水放杨枝一洗，拿起杨枝，取井泉一缸，将杨枝水对众人一洒，受疾之人即刻苏醒，其腹胀立消而痊。井河之水一经杨柳枝浸洗，毒气尽解，不妨再饮食矣。冯茂闻师言大悦拜谢，领了杨柳，一刻火鸦飞架回城，已是日午当中。见了妻，备言师教设用，冯茂取出大杨柳枝，夫妻急如教法施去，果然一众如梦方醒，人人大泄其便，黄黑不等，悉属腥秽异常。自太祖众文武大小三军一朝复宁如初，方能饮食渐长，精体强健。独有石宏、史圭二将，年纪衰迈，脏腑虚弱，正气敌邪不住，不觉入膏肓。况前番曾被余鸿迷禁多时，两重受害，此日竟呜呼哀哉了。虽则大限所终，亦因妖道作弄而死，有太祖哀之。见二功臣没于王事，随即着军中暂以王礼收殓下，待等班师之日，运枢回京再行加恩旌表，此是后话不提。

但诸臣遭着妖道中毒，虽然感激冯茂求师搭救，有等立刻感谢之，有等不平而怨谗言。昨日面擒捉下余鸿，他偏主君不杀放脱，至有今日，反被他下毒之害。然当时众文武不分得鸿或兆所害，即太祖见此死亡了史石二将，心亦不悦。冯茂劝他将余鸿放脱，冯茂也觉其意，即奏曰：“臣非有心左袒于余妖道，即杀之亦匪难，但恐杀却日后反劳圣虑耳。”原来冯茂此言，乃是依师吩咐妙旨，倘一时杀却鸿等，必然惹出他师赤眉祖来，以至倍加扰吵，故宋太祖那里尽晓原由。但知刘金锭等可制得他，特托论之：“凡以后诸将，但两妖道得擒获下，即刻收诛首恶，断不姑饶。”金锭及众术将皆称领旨。只因太祖见妖道用此瘟癘砂险将君臣大小数十万人性命一时尽灭，倘此妖道常在，又生别谋，我等忧无遗噍类，故安得不欲先降除两妖。

当日刘金锭自思，圣上天恩浩大，比别臣不同，一门国戚、显贵，今因上虑不安，他是个女中豪杰，一心忠义，奋不顾身的女将军。次早膳后刻，且带领一班女兵，又领了高王兵一万二千五百精兵，杀往清流关发送，直抵城外讨战。有守城兵入报，当日程老将军一死，不独唐主惊惧失色，即两道人亦见本领用尽，无别法可施，但为唐主之胆，余鸿素日担承拒敌宋人手段，岂得当时推委，效得虎头蛇尾伎俩？即好歹亦要硬着出阵。余鸿想来此番倘果敌不过宋人法术，即回山苦请得师父到来，那忧金锭众法士不收除的，心虽怯忖，而于唐主驾前也装着色厉内荏。有唐主问及军师曰：“今宋法女金锭讨战，可出敌否？”余鸿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山人久炼仙山，岂及不得这丫头不成？”即带领一万五千兵辞唐主飞据虎力而出。有刘金锭正在督兵讨战间，只闻城中炮响一声，冲出一旗军马，远远又见余鸿出阵，即勒马以待。见他对近，以马鞭指定余鸿骂曰：“尔这野道是屡败无能者，再有何面与人主强苦支持，凡心不改，又暗下瘟癘砂，今尔师赤眉老祖恶疾尔不法，不皈依旨命，有玷其门墙。昨天已命人前来与我主讲和，且不日即别差道人来拿尔，抑或亲身下山捉回定罪，打尔下酆都，永不超度，看尔不久还来见阵否？尔不要迷而不悟，祸不远矣。奴不与尔角较，且待不日老祖来收拾尔，且回城等候，令别将出马，免来混。”但金锭非真知他师怒恼余鸿，不过一番权词，以吓之，看余鸿怎生颜色，然后设计擒获他，方不费

力。岂期事有凑巧，原赤眉老祖乃上界首仙，得道数千秋，正是万载不朽金躯，有天地即有此高仙也。只能知过去未来，久明赵乃赤帝临凡，接李唐当兴应运之主，是奉上苍下凡，为四海苍生之瞻仰。然因一日酒色昏迷，不思郑恩是一粗卤直率狂徒，初结义时手足相待，素知其品质卤直，并无一点诈伪之心，粗卤率性是难改化，今因一执怒杀害，未免君之无情，伤害手足之臣，忍心也。是至赤眉仙责罚，困苦他三载，未之为过。但恨余鸿原奉师命，恬不为怪，先依师命擒了宋将王侯十三名，不许加害，是依师命，顺天而行，后因宋来了法门之士多人，仍要狠斗，伤残多兵不下百十万生灵，怪不得赤眉也恼不依，训旨顶他脱尸于凡。今刘金锭阵上言来，赤眉师有法牒来捉拿他，不过度理而言以恐吓之耳。不意符合着余兆前昔下山初言，是师父命彼来南唐拘押回山治罪，与此言暗合，当此余鸿深信之。况昨天余兆放此瘟癘，并无一人知觉，今见刘金锭一一说出，似乎真系师父亲临凡土，指点明解救，至今余兆失手的。当日在阵上听得，似醉如痴，呆呆不语，无心恋战，不挥兵，不举杖，只喝令一万五千兵跑走，回清流关而去。有刘金锭见余鸿不战带兵去了，亦不迫赶，只恐枉伤军兵之无罪者，是体上天以嗜杀戮为戒，原是刘佳人存其戒杀之德，为将者，不可不效之，忽踏着秦之白起，楚之项羽，坑戮惨忍，非上天好生之德，后二人皆不得善终。

当日余鸿带兵回归内城，对唐主曰：“刘金锭与山人未曾对垒两相罢兵，但观大宋亦因粮饷不继，亦无心于江南土地，不日班师，千岁不须忧虑也。但宋人若再逞强时，山人定必回仙岛启达师尊赤眉老祖下山，不吝三山五岳九州十岛十八洞神仙诸天佛祖也不干碍了。愿我主放心。”当日在唐主见屡败阵，料必不能力拒赵宋，略有翻悔之意，暂尔承允余鸿之言，又曰：“待寡人明日与众臣酌议，看怎的处置。军师过劳了，请回帐后安歇可也。”余鸿听罢，即辞过唐主，来至后堂见余兆师弟，要酌量一个善后的方法。但余兆亦修道有年，原知余鸿虽奉师命下山困宋，但迷乱好胜之心，已堕入邪魔之障。昨言师父有旨捉拿他回山，亦恐吓之，免其堕落凡俗，尽废前功之意，倘再妄杀戮，只自己一身也难保，诚恐师父果来深责，也难免罪莫大，仍悔恨着当初被余鸿哄唆下山，悔恨已不及，又不能私自一人脱身去，仍念他一旦浼求己下山，是师弟兄之情，日后不好相见。故今余鸿亦弄得余兆进退两难，只一心惧怯师父下凡，一同拘押回山，定罪深责，打落轮回，可悲悯也。今见余鸿到来与他酌议退宋安唐，又说出刘金锭恐唬之词，言昨天师父亲到宋城，着令宋君与唐讲和，又言师要差人来拘报我们回山，据这丫头如此言来，但未知果的确否？当时余兆听了鸿言，也觉心惊，缘何用此瘟癘砂不验，莫非果然师父临凡，破我设施？如此危矣。心下踌躇不安，又不对余鸿实说，也不强辨金锭阵上之言是真是假，聊且安慰余鸿，不须忧虑，师父断不亲临凡土，但我弟兄既不能胜宋，且见机以脱身为上。

住语余兆弟兄私论之言，且言金锭收兵回城，众兵无话，只众将问及余鸿不战心虚，何故不追获他，金锭言：“鸿多能变遁，岂易即擒，今道着彼虚心病，明日易于擒拿了。”众将闻言，尚不准信，当晚金锭唤四婢，令春桃受符咒化成赤眉，三婢化作仙童，至清流关寻觅着余鸿，言昨天黄仙师、陈抟祖、圣母会见吾师，言汝先依师，后违旨，开杀戒，茹荤酒，玷辱师门，特差弟来拘回山，且出见师面。未知余肯见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冒赤眉余鸿授首 倚师长余兆逃生

诗曰：

订交刎颈信平生，妖道凄然感旧盟。

不避虎狼枕尸哭，羞乎同学见深情。

当时余鸿欲不出见师尊，又忧获罪益深，无所措辞，更难免赦，反不如出去见师，辩明进退两难之意，或得老祖念着师徒之情，有赦逆命之罪也未可知。当日余鸿于众唐人尚搪塞数语，仍不敢张扬，实认真以至出丑，只怕地跟随着那位夏莲化身的假道童出城来见师尊。此时春桃假师装成怒容恼目，切责一番，余鸿垂头丧气，不敢仰视，徐徐方敢低声言曰：“愚徒今之下山，原奉师尊所命，非徒贪恋着俗凡富贵也。”赤眉祖曰：“为师只命汝将赤帝困苦他一番，未尝令汝妄开杀戒，伤陷多兵，屡施毒谋，有坏修仙入道之心。还不记下山为师吩咐之言，倘果有未妥，亦当早回仙岛禀知，不得妄作逆行，以至失却许多法物，罪大非轻，断难宽赦。”余鸿犹强辩驳，赤眉怒曰：“不守清规，玷辱吾仙范，非吾徒矣。”即喝令三个仙童取出捆仙索绑扎起，余鸿见所言皆确，不敢多机，惟有恳求宽赦，师尊念着师父面情，大开罗网。原来余鸿师法宝皆被冯茂盗去，又毁坏了，金锭尽对四婢说知，故教春桃一并说的确话切责之。当时春桃见鸿皆中计，不能辨他是假师，暗喜，见缚绑下，恐忧彼遁脱去，又将小姐付下镇压一符结于他发巾上。此符若贴结在人身头上，任尔五遁俱全，断不能再遁，善变化亦不能变化，原算圣母之镇压符为仙第一有用之灵妙也。故金锭早付之四婢，知余鸿有百般变化，善于五遁，是先定此妙算。当下余鸿被绑，忙中一想，方念着自己虽然有罪过，师父未必下此毒手，何故又将灵符来镇拘我，毫不容情求赦，亦见奇的。但他以我为仇，要将吾性命收除，便不以我为师徒之谊，我又何以师长视之，今正死生交界，不遁走更待何时。嘿念真言，将身一纵，只见绳索全牢不脱解，方悟镇压符利害，当时又惊又恼。有春桃只忧久留唐城，有救兵追来，反要费力，登时喝令假仙童，速速拘押去。三婢会意，协同女兵急推押向寿州而去。有余鸿见仙童与师父不是将已带押回金鳖仙岛，反向寿州跑赶路途而行，实是忿怒。想来难独是这老乌龟还将我为进见之礼，解我往宋营表献浮天子不成？当此不能遁去，不能变化，怒上心来，不禁大叫：“徒弟既有大罪，带回金鳖洞中，千刀万段，可以身往，若忘函杖亲情，半生纳履，止图一只俗富，以博人主其心，将我解往仇家，死不瞑目。”只有假师童绝不回答，只顾将他一程押推。余鸿大恼：“赤眉何得一时反目，竟至于此，今生纵不能复此仇，来世定必冤冤相报。”语未完，行程急赶，已到寿州，一入关时，做赤眉假仙童少不免复还本来面目，将余鸿解献上请缴令。当时余鸿看出此情形，方知中计，但无可如何，欲逃遁不得，大骂：“一班淫婢，下此毒手，敢冒渎吾师尊。山人虽一死，吾师若闻知，不忧尔宋君臣有安席之日。”当时刘金锭心里虽知杀却了余鸿，定然惹出他师尊之祸，但一放脱，凡心不改，仍要逆行伤生，是纵杀两难之虑。但想冯茂擒一次，纵一次，今捉回即再欲放脱，此回亦恐众将兵不允，心不服也，不免暂且先除却目前之祸根，以待将来理论，凑着太祖已知复拿回余鸿。又想，南唐逞志争雄者，皆藉此妖道之力，若将他除灭了，实乃剪却李景羽翼，然后江南次第平复。当日刘金锭奉着君命不得不遵，即刻遂将余鸿押至金殿圣主发行刑，原者，宋之君臣那里晓得，后有赤眉不忿执责之患，皆谓除却余鸿，



去却南唐腹心之患。最切恨是当初被落魄锏迷拿收禁的十三将，今又复擒回，怒上倍加，正记起昨擒复纵之恼，众将怒目睁睁。余鸿一押至帅堂，尚口出不逊之言，上座武将倍怒，高元帅怒甚，一拍喝：“刀斧手，推出辕门外斩首。”不想去一刻入报，言数次斩杀，余鸿不得刀砍杀去，反将刀口打崩，火光迸出，刽子手反跌仆下。今一连十余人斩杀不得，特来禀知，如何诛戮？太祖高王众将骇异，不知妖道用着什么法术，不能行刑，如之奈何？有刘金锭曰：“此妖道有异术，寄钢金于头颅项中，是至刀斧不能伤。且待臣甥媳请宝贝剪除之。”当下金锭出至法场，将怀中小葫芦揭去盖，口念咒言，只见白光两道冲出，如双剪一般，飞至余鸿跟前，只见头颅落地，鲜血淋漓。可怜一只北山鸿雁，修炼将近千年，又得金鳌岛赤眉祖许多化雨栽培，将证大罗仙班之列，不料此日奉师命下山，不依训旨强为，强作逆天佐伪灭真，伤害百万生灵，未尝无罪。后仍恋着凡俗荣华，忿心不灭，不肯回山收心，以至堕落淫魔尘障，仓卒罹凶，亦宽可悯。

有余兆此日只道真师尊亲来拿他回山，已小忧心罪及畏俱。又不知师父怪责吾离山助他否？故一时不敢出城见师，想着师兄的劝谏，今见等候了半天之久，仍不见余鸿回转，心中大加疑惑不安，复将隐身草藏在怀中，将身遁至寿州城里打听消息，从帅堂地道出现。他有隐身草，众将兵自然隐形不见，使得一路遍寻内外。一来至法场中，只见已将余鸿的首级高悬号令。余兆想来，可惜数百年道行，掉下泪来，正是：

铁砚共磨趋步日，白衣犹缺送行时。

当日余兆一见同道余鸿身首异处，乃头高悬，尸横野，一时友爱之情，难免不觉纷纷下泪，即于月光之下枕尸放声痛哭。不料身中隐身草却被鸿尸秽血所触，已成无用之物，已不灵验了，自现出原体，余兆亦不及知之。宋之巡逻兵一闻法场有哭泣之声，看近月光之下，乃见一道家装扮，分头暗报，四面埋伏，一刻三四千兵蜂拥捆住拿下，恐他遁去，推押入帅堂。太祖一见，拍案怒曰：“汝两妖道，逆天唆哄李景不服，至两敌交锋，伤残军兵性命不下百万之众，昨天党羽被诛，乃唇亡齿寒了，尚不做惧避迹潜踪，今黑夜中还敢来探哭。他是死有余辜的，汝今来服泣，定必心还不下，若不尽诛妖道，何日得南唐平服。”有余兆想来，余师兄已见诛死，恐蹈着他辙，即假言曰：“汝君臣好生胆子，山人的师尊赤眉到了，要拘余鸿回山，今被尔们杀害，特命来探消息，敢将吾无罪陷害耶？倘吾师一怒，汝君臣人人化作飞灰，那时悔之莫及。”刘金锭在旁听得此言，心中一惊，未知真假，赤盾到否？久闻他神通广大道祖，况冒认他师尊，杀却其门徒，不过出于不得已，想来倒有不合于理，今若并将余兆又杀害，岂不复与赤眉倍种荆棘深也。倘触他一怒，吾等皆非其敌手，遂恳奏太祖，暂赦免之，他比余鸿罪未至于死。且念彼赤眉师面情，且又未知真否到来，赦之以改前非，劝谏唐主早日归降，即速随师回山，不许复唆唐，下次擒拿断不姑饶。余兆喜他中计得脱，抱拳借土遁急奔回。当日太祖屡闻金锭冯茂数言赤眉神通法力无边，亦有畏惹他之心，只仍依从放脱。余兆去后，再命苗军师一卜，方知余兆假托赤眉下山，皆虎词，追赶不及。

再言余兆终念余鸿惨死，平日彼此戴笠情深，裋袍义切，有苦联交刎颈，今一旦牙榻生尘，午夜鸣鸡，倍感方思复仇。转虑及孤身无助，难以独力成功，一夜思之，想起有帮助数人。未知哪几人可助力，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思复仇余兆聘妖 急退敌唐主纳邪

诗曰：

书来法令可差神，南北东西尽布阵。

左边须知能陷正，终于罪满报其身。

却说余兆痛恨余鸿被宋君诛杀，要报仇雪恨，是夜思记着助力之辈，乃北方二古洞还交结下五个同道好友，皆是法力之人。欲报余鸿之仇，除非得此五仙一同到来，方可协力帮阵。到次早，唐主闻报道，余军师被刘女将用法赚去杀害了，好不惊骇，又念他舍却神仙大道，为着孤江山而死，心中伤感，又请余兆国师求计，以拒宋兵。有余兆曰：“我主勿忙，山人因师兄惨死了，宋之仇定必要报复的，山人算定还有一班同道五位仙长，神通妙术奇能，待山人尽邀他下山见个雌雄。”唐主闻言，即日催促余国师抽身往请各仙下凡，方能拒敌大宋，不然，孤邦难保。是日余兆领旨，高架祥云而去，往聘各道友。

再说宋君臣见除却余鸿，正去一巨蛇，又知赤眉非到，正要凑此进兵灭却南唐，早日班师。是日，高王发令，君保夫妻督师前往攻打清流关。当时唐主见余军师死了，余兆又往请各仙，不在城，唐主不欲出敌，众将中亦颇畏怯宋之将勇兵强，正要悬出免战。有姚凤一想，自交兵以来，自己未曾赴敌，就着平日威名，何不出阵定个胜负，以见急国难解君忧。即辞唐主，上马提刀出敌。去后，唐主再命皇甫晖领兵同出，在后接应，按下慢提。

再说北方有座清风山，一连五个野仙，一名白鹤，自号为紫霞仙；次的粉蝶，号为赏花仙；又次的猩猩，号为灵仙；更次的青牛精，号为不逸仙；最末的元狐，号为慧仙。五野仙次第相称，亦是旁门外道中人，与鸿兆原以禽兽身修炼一派，皆已成形，日久得将成列仙。此洞原初因是元狐世居，因狐妻去金陵，混入凡世，以媚俗人，采补元气。此狐妻去，自觉孤寡无依，寥寥一身，故招来四野仙同居一穴洞，炼就得十分狠毒。此天忽见余兆到洞中，白鹤仙迎接着曰：“近日闻兄在南唐李景处，后闻屡败，弟正欲下山助阵，为道中出气，但四弟等皆鼠首两端，不欲闲理别家国事，是以未临问候，未知近日又是如何光景？”余兆遂将刘冯诸人法力利害，已将鸿师兄伤害了，今奉唐主之命，特来聘请道兄等一同下山，掌军机，佐李唐。遂于袖中取出唐主台书，恭请恳切，也不烦言。各仙看此，即谦逊领旨。斯时余兆又请众道兄即日登程，犹恐宋人猖獗乘胜来攻，一时军中无主，唐主心忧，望悬我等心切，勿延迟。只有五位野仙日久修炼在山中，并未下凡一试本领，今见余兆到山邀请，唐主恭诚，乃一心喜悦下山尘土走一遭。各野仙藏过各宝物应用的，即日离洞与余兆一路架上云头，一刻已至清流关。余兆立住云头一望，只见下面喊杀连天，认来却是南唐姚凤皇甫晖二将被宋高君保捉拿去。兆欲与五道兄冲下去救回，又见刘金锭在后押阵，兆又想来屡战斗丫头不过，只忧着五人初到，倘或失利，不能胜他，倒先怯了，不如只作不知，先见过唐主，议及开兵败却刘金锭众法士方为高着。当时一同下了云头，有余兆先入关中奏知唐主，差众文武出城迎接，当此唐主方闻姚凤皇甫晖二将被擒兵败，正在十分惊惶，只虑及猛将擒亡，无人御敌，忽见余兆引得五个奇士回城，纷纷来至帐前。但见首仙白鹤精紫霞仙形容：

顶尖而锐，两目如晓星，闪闪有耀，面上毫毛寸许，啄长欲啄，虽举止轻佻而满身缟素，飘飘有神仙之致。

又见黄蝶精赏花仙形容：

头面短促，眼睛突出，长须倒卷插天，而臂常插频，进止无常，衣袖甚是文彩，而有可观之致。

又见腥腥精灵仙形容：

面如枣，眉眼闪闪，更属狰狞可畏，而臂长长拖到地，一双长脚五尺余，遍体有毛，松绒是动。

又见青牛精安乐仙形容：

躯体甚胖，头大面长，箕目巨口，头角撑横，声如巨钟。虽动止迟钝，而肥满安敦，望之知为庸庸而多福。

又见元狐精慧仙形容：

容止光昌，身材细小，碧目闪烁，威仪逊让。心似糊疑，顾盼不定，举动风流，或行或止，频摇自有定企。

当此异常之人，种类错杂，令人见而怖怯。幸南唐主素与此外道相近，惯杂类为常，当此救败之际，故无所惧怯，只知叩托以破宋助唐之谋。五妖道力任担承，唐主喜悦。是日大排筵宴，与众仙接风欢叙，暂为按下。

却说宋太祖当日差令高琼夫妇带兵讨唐，擒拿姚凤皇甫晖得胜而回。但两人是南唐之勇将，且忠烈武臣，又与李景开霸江南疆土者，平日立下战功不少，今被宋所捉拿，故唐主心下惶惶惊惧。故宋之名臣欧阳修作《丰乐赋》曾记其事，今并书之，以为此传奇之一证也。看官以此勿道是尽假说：

滁於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按史，宋师下江南之日，宋太祖命将出师，语曹彬等勿以妄杀嗜戮为囑，当其时太祖只命将提兵征讨江南耳。观史迥非太祖亲临戎马之地，然传奇与史固有详简之分，异而不同，但史实为根，传奇为余，有其形然后有其影，看者亦不须究史实录而驳论之。

再说南唐城中众妖仙甫聚，要败宋恢复疆土。当时余兆教唐主李景尊紫霞仙为统帅，唐主允准，命人筑立将坛，顷刻赶办起，唐主亲执帅印，恭身请紫霞仙登坛挂印，紫霞仙谦让而后领受之，一接兵符剑令等物，坐下帅坛中，即要点将：拔令一支，命大将军林文豹前往清流关外，五十里，于西北方，令手下能员设立一座法台，阔大周围一百九十步，高三丈三尺，台前又掘战坑左右二个，深俱要一丈八尺，限刻日成功。又拔令一支，唤上护国公秦凤前往捕捉孕妇二十名，哑童子二十名，带回往坛中应用。二将得令去讫。一日所办俱完，缴令已毕，紫霞仙下了帅坛。有唐主预先调命大小三军众将士同随五仙长，俱在法台下。只见紫霞仙来至台前揖让而登，命将士推至孕妇哑童共四十人，教将妇童剖开肚腹，勿坏全副五脏，割下来，自有作用。众孕妇始遇过刀杀害，恼哭曰：“我等众妇人何辜，见杀害。”紫霞仙曰：“不过借尔等男女身以备杀敌，今主上不拘男女，赔赏银每人一百两与汝夫家或父母，事完之日，早要用法超升尔等好位置，以赏尔为国公亡。”孕妇人人忿怒，曰：“我等丈夫家岂是将人肉货售者，枉尔身居将士，许多谋略不用以战，攻时着邪行妖魔妄杀无罪子民，上仓岂容尔左道伤残惨者，几见有用死人行兵之理。古来明将一夜下齐七十城，食刻踩楚二十寨，岂见有先杀人为用者。”言毕恨哭相骂，喊振喧哗，即那一班哑子虽不能怒骂有声，亦且暗语重重，一指相加拳埋，旋作雷轰其顶之状。有一班妖仙皆恼，喝令

兵丁刀斧手尽缚绑起，又曰：“若不早灭宋人，倘清流关一破，尔等满城尽作刀头之鬼，死于乱军之中了，何独尔四十人一身。”不知杀了童妇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残童妇妖道伤生 探阵间佳人回报

诗曰：

妖阵方罹恶曜齐，欲将法女阵中迷。

岂知邪教终无用，自有高仙合救危。

却说鹤仙喝将孕妇男童捆绑起，言国中交兵以来，文臣武将不知死去多少英雄奇士，皆因王事捐躯，不惜其死，汝等不过民家妇女贱贡，有甚希罕，即暗哑之童，染此痼疾，实乃一废物之虫耳，纵青春不老，亦属虚耽人世，枉多食果稻，不死何为。今日出于王事，国家出赏重资，还算死中便宜了。令军士开刀，妇人大哭，个个咒骂，不绝喧哗。可怜妇童四十性命无罪，一时刻间受此惨毒之刑。妖道虽则为着王事，并非分命所该终，何由死得瞑目。一时割杀完讫。各夫家父母，有的多怨恨唐主信用妖人，以至屈杀孕妇，一人两命，童子未应所死，尚有数十年延生。有的不受赔赏，十之七八。有的夫家父母贪财，不惜妻子，领银回甘食，不以为悲忿。当时妖仙传令，将各妇童五脏互相置易，复用着钉线缝密割口，以待备用。鹤仙当日沐浴更衣，上了高法台焚符念咒手持桃木剑，法水四方咒喷，不一刻，半空中金光一阵，来了一尊神，显露真形，祥云冉冉而下。有五言律诗为证：

头戴三山帽，金盔杀气冲。

连环披甲响，威肃衬袍红。

横插腰悬剑，欵窥 隔挂铜。

随带哮天犬，兼乘号驩龙。

华山曾救母，追日显神通。听奉符敕来者乃是二郎神，杀气英雄，如轰雷问曰：“法师有何差遣？”紫霞仙曰：“吾今教命摆下阴阳阵，特请二郎尊神到法阵东方与下面诸神等候，宋人打阵不许走脱。”二郎领旨而下。鹤仙复烧符咒如前，西方又来了一尊神圣，露出形相，如何？有五言律诗为证：

珠冠头上戴，铠甲亮明新。

玉带腰围畔，红袍 藻句。

靴踏祥云绕，躯乘跨日驹。

方天如可挟，金塔且兼陈。

为卒成汤运，尘身立化神。其尊神乃是托塔李天王，躬身问差遣，鹤仙即令其镇守南方去讫。又焚符一道，口念咒言一番，不一刻天空又来了一位尊神，有赞为证：

果是三头八臂，面如蓝靛，眼如铃，连环铠甲，龙鳞布水，火红袍。豸形斩妖剑，

对缚邪索，乾坤野兼混天绦，九龙神火金砖，现丈八茅枪，杀气盈良，脚两轮风火驾少年，

谁与子为京。

此位猛烈尊神是哪咤太子，当日也曾助周武王伐纣，诛妲己，追杀飞兼恶来等，全赖其力。封神榜上姓字高标，此际乘法遣而来，紫霞仙又令他镇守阵内西方去了。当时鹤仙又烧焚灵符一道，咒念真言一番，只见阴风霎霎，黑雾重重，来了一员神将，是何形貌，有赞为证：

红袍金甲，玉带玲珑，兽面金睛，须眉直竖，手拿金砖，坐乘赤驩。

此位尊神装扮，乃是五道伤神，当日为商纣大将，赤胆忠肝，各为其主，曾被姜太公所灭，后追封在万花台前得道。此日亦得法旨，遂与各神圣候旨，

---

欵(yú, 音于)窥——比喻暗中察看。

紫霞令他与各神守北方，务使刘金锭等能进阵不能出阵。当日如此阵中，皆有神将把守，不忧敌将进阵不死。余兆从旁又说知，中央未有神人把守，鹤仙只得又焚符，差遣一位，有赞：

法体金身高来丈六，金箍扣顶，竖目横眉，须发皆红，如蓝靛獠牙倒出，长舒唇外，

头角横生峥嵘鼎峙，树叶披衣腰际，下系虎群皮。

来的一位乃是如来殿中独火鬼。当日领旨镇守中央。至于深坑，则以朱省玄武守其阳坑，而丧门吊客佐之；又白虎青龙勾阵守阴坑，而大耗小耗腾蛇天罡地杀佐之，一一俱已布定。紫霞仙又命人多杀畜生及死尸之物，放在二坑中以供恶曜凶神所食。鹤仙已遣齐各神将四门中央齐备，又用法咒向众孕妇哑子，法水一喷，死尸皆立起，鹤仙遂与他点开目睛，又向心口贴着灵符一道，令人与他装束，童子披麻执杖，孕妇通身缟素孝服，且令他阵中四方分布，一见来人进打阵中，必须缠身上前，呼叫性命哀哭，众尸领法旨去讫。翌日即是厮杀日辰，紫霞仙第一令，命余兆带兵三百六十四名，俱要白盔白旗白甲，守住西方庚辛金位，拨孕妇哑童八名在招魂幡下皆立，等候宋人到来索命。第二令命猩猩精带三百六十四名兵卒，赤盔赤旗赤甲，守住南方丙丁火位，孕妇哑童八名，皆立招魂幡下。第三令命元狐精带了三百六十四名兵丁，黑盔黑旗黑甲守住北方壬癸水位，孕妇哑童皆立招魂幡下。第四令命青牛精带领三百六十四名兵丁，青盔青旗青甲，守住东方甲乙木位，孕妇哑童八名皆立招魂幡下。第五令命黄蝶精带领三百六十四名兵丁，黄盔黄旗黄甲守住中央戊己土位，孕妇哑童八名立在招魂幡下。外阵用者八名副将，分守、乾、坎、艮、震、巽、离、兑，是为八卦。又选八名牙将，分守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是为八门。又焚符请来阵门土地，为预报诸务，俱已停当妥备。那八卦阴阳阵，果然布得齐齐整整，杀气腾空，多端变化，阵阵毫光冲起九霄，显有五仙，暗有五神将。鹤仙又手执五色旗往来台上，挂起落魂钟，阴魂砂，然后始教唐将往寿州骂战，那将自称为引魂使者。他倨傲强词，言奉紫霞仙师大元帅之命，请刘金锭并有法之士，前来看阵。刘金锭一想，倘不往看他阵图，便为敌人所耻笑，须要看他阵摆得高低。遂与来将说明，看阵不许暗伤，然后带领着一班将士兵丁，将近阵前，便觉摆法齐整，杀气冲霄，龙虎分明，阵门旗幡密密，刀斧交加，非同儿戏。即吩咐各兵将高君保九王八侯等，俗人不可逼近视之，恐为邪气所冲，自己与萧、郁、艾四人各有灵符护身，这些僵尸野魂不能缠害，方近阵门，只见阵中跑出一道人说曰：“尔等女将既为法门弟子，能破得此阵即休，如若无破阵，山人务必遣来九星恶曜到寿州城与余鸿师连夜报仇了。”金锭等领诺曰：“有摆法，自然有破法。”鹤仙冷笑进阵。当时金锭知是阴阳阵，但不善破法，况见其外，不见其内，想来进阵中试一看，但阵必从生门进便无所害，且由此生门入，细看动静，然后再设破法未迟。四女将一闯入头门，虽从生门入，各有灵符护身，虽不敢近，然各凶星，一动竟被打回，数次如是，无奈只得强对：“取备宝物，方来领教。”有紫霞仙谅他不知破法，且姑依允。刘萧郁艾合众将回至营中，上奏太祖，始知南唐又来了一班妖道，摆下恶阵。且问刘金锭诸女将如何破法，金锭对曰：“道学日浅，此名阴阳阵，其阵中九曜恶煞不少，且有正直尊神协同守阵，臣妾不敢妄逞功能以入此阵。”太祖

---

腾（téng，音疼）蛇——古书上说的一种能飞的蛇。

倨（jù，音巨）傲——骄傲，傲慢。

曰：“虽然如此，必须破之。”不知刘金锭如何对主，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请群仙冯茂奔劳 差众将真人奥旨

诗曰：

少年喜事欠求详，幸得佳人共赞襄。

侥幸成功身到处，却缘国运值明昌。

当下太祖问及刘金锭破阵之法，金锭奏上未能，太祖曰：“他排此恶阵，若不能破，怎得南唐臣服，须再设法破之为上。”金锭曰：“臣妾算定冯茂神鸦迅速，命他回山请他师尊到来，方有破法。”太祖闻奏，即命冯茂刻往。冯茂领旨，辞过圣驾，跨上神鸦，三个辰刻，即回黄花洞，拜见师尊黄石公，将余兆各妖仙摆下阴阳阵，奉旨求请师傅下山破阵。黄石仙翁想来阴阳阵内有神将天兵把守，其中九曜恶煞凶星很多，一人独力难破，非请孙膂真人、华山陈抟老祖不可，只好不惜辛劳，分头相请。先往水濂洞请孙真人，次往华山会请陈抟老祖。是日，孙真人一闻黄石公相请破阵，均同为着宋室江山，理应真主华夷一统，今之见召岂有不往之理。是日，孙真人欣然乐往，高驾祥云，不一刻已到黄花洞，黄石公大开洞门迎接，二仙相会，欣然携手共进洞堂对座，共话温寒。未久见报到华山陈抟祖到会，二仙起位出迎，彼此草草叙谈一刻，各要动身齐往，先着冯茂回寿州安慰宋太祖，以免圣主悬望。冯茂领命，一拍神鸦，高驾空中先回。

再说三位高仙各驾云头联行。是日太祖见冯茂回城，禀奏上三位高仙已准召齐来，太祖大喜，预命焚香迎接三仙。一刻又至殿中，文武将士诸臣亦喜，纷纷参谒，欣见上仙。少刻又报入，众位圣母皆到，诸文武复奉君命各出接迎入，是梨山圣母、金花圣母、金光圣母，各谒圣主，六位高仙过同见礼，太祖当中起位，请高仙圣母座下，太祖龙颜欣然曰：“有劳列位上仙，为着朕的江山俗务，至令高劳跋涉，寡人甚不过意，不知将何以酬大德。”众仙曰：“陛下乃应运受命圣主，南唐主不知天命，不臣服，皆由各野道唆摆，妄起争端，今又摆此恶阵，犹恐各门徒学道日浅，怎能破此凶恶之阵，故闻召旨，各不辞劳，会合来解此恶曜，是理所应以顺天也，敢领陛下过奖酬德为言。”太祖不胜感激。是日，有各弟子参见过各师尊，礼毕。刘金锭奏请圣上，即刻命人设将台，以便推举那位上仙权为掌帅，以便调兵遣将破阵。太祖允请，即命曰：“将台搭备。”此日各仙同往，看过阴阳阵而回，遂合议。孙真人乃精于行兵布阵，推尊为帅，孙子谦逊一番，然后允请。有高王爷将此符令帅印交呈毕，孙真人曰：“山人未有甚德能，不敢当细柳任居，但今妖道摆此阴阳迷魂阵，吾当初曾在天台山为王伯央所困，后蒙师鬼谷打救，今日所谓见鞍思马，正与各道友，各位令徒争气，并且知我们等顺天而行，少助真主一统江山之力。”有众人仙凡合口称谢真人。须臾，登上将坛，开言：“冯茂听令。”茂应声打拱：“有何差遣？”真人曰：“山人有书一封，交尔前往青峰山垂珠洞素臻圣母处，借取定风珠一颗，回来破阵，事后完璧送还。”冯茂领令接书去讫。又着令郑印前往取高唐草，回城应用。那郑印最是性急粗莽人，今见真人一令，闻之便行。又命高君保带二千名弓箭手，直出北城三百里外，有一山，名聚兽山，山中有一鸟，名唤 瘳鸟，差不多有鸚鵡鸟之大，每月遇朔望日期末时始出，遇人啄人，遇物啄物，伤人害物过多，今当罪盈满贯之日，收灭有时，一展翅飞鸣，只见飞砂走石，生叶落飞。幸明天便是朔日期，汝于午刻，可装定弓箭，待鸟出时，千弩齐发，将此狠鸟殆杀下，便割此鸟脑浆带回，不可违令。又交一令，高君佩带



二十名家将往取十灵头。那高君佩见得令在后，犹恐见功迟了，竟俨如郑印一般粗莽，得令便行，真人冷笑一声。又持一令，命杨延平带家丁二十名，往取杜女血。延平不敢糊涂领令，即动问仙师：“究竟杜女是何人，在于何方，怎取得他血？”真人曰：“且先到花之寨，问询花解语便知。”延平又以平生与花解语未睹一面，不相识认，此事怎能浼求他代办，方欲再问，真人不即吐实，又言：“尔若到了花之寨将军那里，不浼他，他便先要代小将军去办，且好事在目前，正有无穷之妙，此段定然公私两济，愿遂平生，日后还要拜谢山人指点美差也。”当时延平莫然，不解此语，但他乃仙人所命，又不敢再读多盘，只得接令，聊且寻路且到花之寨再作理会。其时诸将点去讫，孙真人然后徐徐下将坛，太祖早已令大臣接到帅堂上，称说劳谢一番，诸仙圣母等谦逊。是日太祖命教诸人预行斋戒，上自太祖，下至兵丁，无不素供，明虔诚心表洁，人人喜悦，拭目以俟灭除妖道。日中无事，太祖亦要与陈抟师傅奕一场，以继续前兴，以待诸将士取宝回城，始行开兵破阵。陈抟欣然。但陈抟棋固高，今非昔比，当初太祖身为一少年公子，大运未及，至棋输与陈希夷，今日身为天下之君，进退有法，发手有叙，前之输却，华山老祖捉弄他，时未该起耳。岂知此回一下棋子，陈抟已被太祖攻击，便尔车危马困。陈抟急起称贺曰：“今观棋局中，足观主上福至心灵，与赌华山之日，势有天壤之别，故今江山一统，观此天下梗逆，岂敌王师，迥非他邦，敢与力量者乎？是足兴旺之兆征，机伏于此了。”太祖闻言大喜。后人有关之详论一编：

盖闻西伯圣人姬公，贤相尚，有日昃待月之勤，岂敢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奕，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饌，韶华之乐，不暇顾也。至或赌及衣物，徙褻勿行，或因定位之迁移，或属知交立生怒色，或因事后以言能，纵关骨肉，且起争论，一时好胜之念乍萌，当下忿戾之意顿起，究其所志，不出神之上，所务不过方挂之门。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上之赏。技非六艺，业匪九流，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论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方今大宋受命，海内未平，圣主乾乾，务在得人。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百行兼苞，文武并驾，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诚千载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当世之上，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务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其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袞龙之服，金石之药，足以兼博奕之力，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良佐郑平

梗（gēng，音更）逆——阻塞。

日昃（zè，音仄）——太阳偏西。

徙褻（xǐ qí，音喜其）——迁移。

盱（gūn，音干）食——盱：晚上。形容勤于政务，很晚才吃饭。

髦（máo，音毛）俊——比喻英俊杰出之士。

猗（yī，音衣）顿——人名，传说战国时一大商人到猗氏（今山西临猗南），十年后成为巨富。

### 第四十三回 取高唐郑印奇逢辨十灵君佩偶遇

诗曰：

生死婚姻匪偶然，却难未事见机先。

头颅可割狐能杀，总属飞龙合应天。

住语上书一番棋论，原是陈传老祖恐宋太祖耽于博剧，有誤乎朝政，并书下以为世人癖此者戒，读之未免不惕然有感于醒心，闲言叙过不提。

先说郑印奉师令行至中途，始悔及未曾问明高唐草落在何方，怎生模样，即刻接令上行，方悔己之心粗，犹恐誤事，意欲回城再问，怎奈离城已远，且妨被众将所耻笑。一想莫非果有高唐之名，有草发生的？随猜测度随行，忽见前面有座高山峻岭，飞瀑涓涓。郑印此时意想高山有水下流，或有草生发，是高唐的，即塘是田上中挑锄，那得是高？遂命家丁在下等候，单身登上，步履而行，攀藤负葛而升，一至山顶一望，果然高峻险绝，可插碧摩天，有诗为证：

绝顶通天护碧霞，神宫压海控中华。

笼中日月飞双鸟，掌上山河聚一家。

岚气书昏埋玉检，石泉春暖喷金沙。

奇峰怪石多仙迹，岩里灵芝自作牙。

观诗中寓意山之高险，可见登泰山而知天下之小。当时郑印望去，山侧果有一方塘，趋近瞻之，水亦不甚深，无鱼，澄清，当日照去，形影彻底，只见左边有草一段，大地菁葱之色。印一见喜上心头，曰：“失去草难无觅处，得回全不费工夫。此草岂不是高塘之草也，有幸自己一时凑巧，得到此高山，何不芟此一大束回去，早报首功。”遂拔剑一连割下一摊，想来无索子捆绑，即将腰间五色鸾带束缚起，无心览此山幽景致，大步奔下山，即上马吩咐兵丁从旧路回城。正是喜色惚惚行来，忽见数人闯面冲上，中一少年郎，俊美恰像妻萧女，行近看明，果然是自妻。萧询以接令所办之草如何？印即欣然，且告以己之聪悟，幸遇一峻天高山，故得此高塘上之草，今且与汝同回关中缴令去罢。萧女接过一看，冷笑曰：“以塘在高山，又目之以名则是，其实则非也。因尔接令时并不问明，刻日就道，妄想尔必有错误，故急改装奔来，看郎所奉取若何，不期果然乱拾此野草回，何能缴令？”郑印闻妻此语，不觉得喜转忧，前功尽废，急将野草弃于道旁。

又问妻高唐草果属何物？引凤曰：“此物乃是生产妇人当分娩时胎后血块之物，生产时座草为盘，俗人名此，后人是也，别名为唐草。但仙人口不出秽语，故以别名为说，君必取得此物，方合破妖阵之用。”郑印闻言温而不悦，曰：“任意呼名，令人难猜，若非妻尔来说明，实属梦想不到。”萧女又教须要往民家村落中试询，有无人家生产，方得此物。郑印领诺，引凤乃返辔回城。有郑印想来，这真人于万般不差本少爷，偏以此秽物相使，别件东西犹易办来，此物岂是当有的，但王事不得不勉力前寻，嗟叹曰：“倘妖道当灭便能巧遇，方得缴令。”遂催马夫取路往各庄村，但不想两国交兵，人多远避，门间里巷，一片荒凉，实乃惕人心目。又行数里穿街插巷，突见一老妈子，手携废竹筒内，有血灰成撮，印意他必是此物，急下马呼住妈子，

芟 (shān, 音山) —— 割或除。

竹筒 (cǎn, 音惨) —— 种竹子做的簸箕。

施礼一揖，开声探问无差，便说自愿捐金索买。有老妈子默想，所携乃是至污秽之物，自家方欲弃诸下流，今来客欲以囊金赎买，难道此少年是疯癫人不成？方自惊许，印又索请买不已，妈子见印索买情真，又转念意他或取来合药亦未可知，况自思一贫清淡，今媳妇初产下，姜酒无资，今乃意外得钱回家，亦可济一急用，管他真癫假呆，只要自己得利，即允成他买，亦觉自暗笑之。当时郑印即取出元丝一小锭约有五两上下交他，老妈子拜谢，印便上马令家丁连竹 接过，转马回城。中途忽遇高君佩，佩即问郑印所领办若何，印喜对曰：“侥幸成功，无心遇宝。”佩又曰：“彼此接令，皆不问而行，今兄既幸成功，但吾不知如何复命耳。”印即便安慰之曰：“是吉人天相，吾即亦不期得之，断无空回之理，贤弟只管勇往向前，或有所遇。”佩无奈何，只怨着自行粗莽误事，与真人差遣无尤，只得辞过郑印，勇往加鞭，分头取路，随意所之。再走二三里之遥，忽见前途挨肩成衽，人山人海，不知何故。正是：

群男青兗民康富，六市雍梁地活饶。

当时高君佩见一街衢，一路踉蹌人稠，恰值一老人迎面而来，君佩打个揖，询问其故，老人曰：“此处不是迎神赛会，又不是演戏歌坛，乃是前途一里之遥，是凤阳岭畔张家庄上来了一位卖卜先生，号为张十灵，判断吉凶有准，祸福无差，真乃子平不过鬼谷一流，所以一时引动远近多人皆去求判吉凶。”君佩忽闻十灵两字，难独是此人便是？真人命取他的头颅也。一拱相辞过老人，聊且驰马往前观看，再作处置，遂一路打马过凤阳岭，一刻已到，果见许多老幼，人人说曰：“张十灵今日何故不垂帘出招牌的，难独是一连数天求问的太多，厌烦了，故今天暂且闭门辞客不成？”内有附近同里巷者说曰：“尔等众人有所不知，他数日前已对人说过，今日是他尸解之期，无数已定，不得留于人间，所以闭门处分后事，仙化后以待人有用，不知所待何人。”众人中闻言叹借曰：“诚如是，乃吾们来迟，不获此高明判断吉凶，真可恨也。”一路上人纷纷议论，络绎无味而回。独有君佩在马上想一想，前闻十灵两字，已关于心，今又听闻此人尸解以待他人用者，更觉骇然醒悟，今若此，岂不是凑成暗合，取得十灵头，真乃仙人有先知之见也。遂决意急待看个明白，即刻到却岭畔，果见一间小小的古卜肆舍。忽有一人在门首迎着马头高声叫曰：“马上来客可是高将军否？”君佩惊讶与此人平生未睹，何故乍见相呼，已知姓字？只得下马相迎。那人又言：“若此请进。”君佩一见是卜卦舍馆，想他是张十灵了，故有先知先见之明，今已相识认，当下吩咐家将在外停候，自己下马步进，转问此人姓名，始知那人非张十灵，乃十灵门徒李方是也。又言：“师尊知将军此刻领真人军令前来，恐将军未曾识认门庐，故命小子在门首立候舆马。”君佩又询问师尊现在何所？李方告以在内堂。登时引进，君佩随入，适见一人，道家装束，鲜衣盛服，独坐蒲团，若有所候。甫入，即起延客坐，并说早知高将军今日定然奉令到来取山人头颅，回城破妖阵以应用于中央戊己土的，今将军既来此，祈开刀以便两就。君佩曰：“圣主不杀无辜，利刀不斩无罪，我君佩虽非敢望于圣，然安忍加害善人，虽真人有令，断不能下手，自无宝跽而回领罪也。”十灵曰：“小将军有所未知，山人原是唐相魏征后身，当日斩却东海老龙头，后来被老龙王开皇殿，上告我唐主，既许救，不晓机关，累他见杀，以至刘存进爪。

---

挨肩成衽（rèn，音任）——肩膀挨着肩膀，衣襟连着衣襟。这里比喻人多。

东海老龙恨犹未熄，在唐时屡屡生灾。后山人在问皇殿前许以还头，代主示罚。今喜大丹已成，正合飞升时候，故真人先知，特来成我美举，并可以为破阵之用，非害我也。将军俗人，所以不知，倘事非出有因，那有人不畏死之理？”不知君佩取此十灵头否，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杨公子因功结缔 花小姐比武为媒

诗曰：

国运当兴岂没因，邪虽胜正古来云。

公私两得君臣福，从此江山巩固新。

当时高君佩见张十灵如此说来，乃是一片无根据荒唐之语，岂得准信，非仇非敌何能下手，只不肯抽刀杀他。有十灵又催促一番，君佩只不忍闻，想一刻旋起位要告别，十灵急留，改口曰：“深悉小将军如此仁慈，不忍亲手杀山人，今无以为报，现有兵书相赠但求将军酬坐一刻，待吾取出相送。”君佩信以为真，复见他转入内，君佩仍与李方闲叙多时，久不见十灵出，佩即问：“惟尊师何故许久不出？”李方潸然泪下告曰：“讣此军师已飞化去，因将军仁心未泯，奉令不行，有误其登天时刻，故假说取书入内，必然自殪，以便将军割取首级。”君佩听了一惊，即速催李方引入观看，果见十灵尸解去。有李方枕尸哭泣哀尽，一刻起来，请君佩速割首级。当时君佩亦从旁堕泪，悯他无辜受死，又默念他有此先知先见，所说必属无讹，况死不能复生，又何惜一头，只得忍心割来，刀甫下，即已身前与处并无点血，君佩诧异藏过，又赠些白金埋葬，李方叩谢，君佩又言成功时定请圣上追封尊师以酬他恩德助成破阵之功。李方感谢不已。君佩上马位别，两相洒泪，又命家丁一众同回不表。

再说杨延平奉了真人之令，要取杜女血。此日一离开，少不免要到花之寨，但地非曾游，路上逢人辄问，果然到了一所荒庄，适见农民布种，延平便在马上借问此是否花之寨？农民见问，将杨公子定目一观，即请他住马，一程飞奔而去，报知庄主。这寨中庄主非他人，乃是花解语，一美丽女英雄。当时间报大喜，披挂上马前来，见询问之客果然一翩翩少年公子，银枪白马，白盔白甲白袍白旗，混身雪片一般，真有潘安宋玉之美，令佳人一见暗暗羡之。当时杨公子正等待庄主出来询问，意是男子汉，或老或少不等，岂知来了一位女将军，容光佼佼，真有沉鱼落雁之容，三寸金莲，一双媚目，淡淡远山。公子想来，自己阅人不少，没见过此女容貌超群，好生可爱。只见女将双刀一摆，便问：“贵客到庄有甚缘由？姓甚名谁？”有杨延平先说出姓名，且说曰：“贵地既是花之寨，不知有无杜女其人否？”花女见问，已知延平来意，随意答曰：“此女诚有，但公子先与奴家比拼武艺一番，倘果系手段高强，始将此女献出，不然徒劳下问。”延平一想，此女要比较武艺，何难败之。一金钢铁汉尚不足惧，可笑不知利害丫头。当即承允。须臾，男女各人放马，刀枪相迎，叮当响拼，约战个辰刻，不分高下。花女暗暗赞美好枪法。又战数合，拍马诈败而奔，延平拍马一催追杀，刚得赶上，忽一低下，连人带马跌在坑中而去。谁知此坑乃花小姐预先设立的，上用青草浮坑掩过，特地诈败，诱杨公子至此令其中计。延平一跌下，方欲翻身拨马，四下绳索一动即紧束了手足，牢牢系定，命庄丁几人挽上，又将马匹索上牵在大树旁系住，将延平推至一高堂大厦中。延平见座上有一妇人，年纪五旬上下，端肃庄严，面溜圆，双目澄清，厚重貌容，闻花女禀上：“有宋将一人，名杨延平，被女儿用计诱敌获下，待母亲与话。”语毕对公子媚目一瞧微笑

潸（shān，音山）然——流泪的样子。

自殪（yì，音益）——自杀。

进内。延平不知此女有何因由擒他，又不恶相待，想侧不透其中缘故。入内一刻，即卸下披甲，艳素雅装复出，更觉一种国色天香之美。但闻半老妇人曰：“美英雄被获来，畏死乎？”延平怒口：“汝这丫头战不过本公子，用此陷坑计本领，有何希罕，但大丈夫视，死如归，有何可畏。倘吾父山后杨令公，谁不知大名远振。若吾父及宋主闻知，尔一庄大小寸草不留，还要诛灭九族。”妇笑曰：“老身恃戏言耳，实欲仰攀屈将军为半子，以终残年倚靠，敢云相害。”延平一想，不料他来求婚。即曰：“婚姻两字，事关人伦之大者，主张自在严慈，小子何敢遵诺自专？”妇人曰：“言及此，足见杨公子年少老成，英雄行止，真令老身敬服，东床首选，舍公子那人可属。但老贱寡居，单生一女，曾在素珠圣母学法多年，颇得宗传手段，归家时又蒙圣母嘱咐下，言小女日后与后山老令公长子有宿世良缘，归身于彼，后享万钟贵爵，玉带横腰，万不可错为嘱，是至今闻驾到，姓字皆符，故小女敢于得罪。然老贱以强颜说合，贵贱悬殊，原不敢攀，但圣母嘱来，小女原与公子前缘有定，故老身敢于以母权作冰人为请耳。至于公子欲取杜女血，圣母预知，与小女说过，若非女儿相助，此事断不能取成也，愿公子参详自择。”延平自语，原不识杜女是何等人，不知如何取法，况真人说明，花解语便是，岂不是求浼此女方能取得。又闻真人微笑言好事已成，公私两就，定然是婚姻之事。既然与花女前缘有定，况属又是圣母法门高弟，貌赛西施之美，且允其所请，取了杜女血回去奏闻圣上，谅亦无妨。主意已定，即说曰：“许结婚姻不难，必须待小将取了杜女血回城奏知朝廷，禀明父亲方敢完婚。”老妇闻公子两得相宜权说，十分喜悦，即亲手上前松下索子，延平抖衣见礼，花小姐见此，反面红两颊，进入内厢。是夜治酒留款，延平见天色已晚，回关将有八十余里，且权过一宵，只得承他款酒。当晚延平在客位一席，命丫环酌酒，母女主位一桌远远相陪酒。谈叙中，延平说起破阵军令催速，今奉命取杜女血，小子究竟不明是人还是物，真人只管遣差，数番动问，他又不明言，只说在宝寨中，小姐方知可办，花母冷笑曰：“此因由小女受师嘱托，方知其故，女儿可历情说知郎君。”小姐含笑曰：“公子怎得知此来由，圣母说明此女非凡，原是清风山妖洞中狐女所现，今元狐精已在南唐阵中，为佐妖阵，今狐女子前数年，或变化下山，混入流娼，媚人精血，若能迷得媚此大贵人百个，便尔成功为狐之上者，方今且采补将完，便有几分道气，但杀人过多，正于天怒其罪盈满贯，今已难逃杀身之祸，奴得承他罪恶而擒杀之。但此妖狐须藉人之手方易于收除，奴虽有灵符镇住，不能逃走，但以阴压阴，他心不怯怖，犹恐开刀时他略成些道行，恐妨借铁遁走脱，难以迹寻之，须藉公子开刀，方不能临形走脱，计须如此如此，可收除此妖了。”小姐说明此故，公子心中大喜，细想若非入赘此美佳人，怎能取得此妖狐，既不能缴令，又难以取用破阵，实乃天子洪福，国运当兴，至有此凑巧成功。延平见大功将成，可缴令，是晚更觉开怀畅饮。有孟氏岳着令丫环频酌劝贤婿，不以粗馔为嫌，多食数盅。公子曰：“蒙岳娘不弃，结成姻缔，半子非外人也。今叨盛馔相款，更感情深，岂可见外之言是责。”当夜实乃母子情深，孟氏又暗中喜得佳婿，生来堂堂一表，真是女儿有此福厚，又为己身日后有靠，真乃：

三生石上前盟在，吴越终是一家。

是夜延平开怀乐饮，用过晚膳，宿于寨中。不知明日除取杜女血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花小姐改装赚妖 杨公子缴令招婚

诗曰：

妖狐淫媚变娇颜，法女乘机灭怪奸。

俗子凡夫仍不悟，皆云惜恨美人残。

却说女狐精下山混入流娼家，改名杜玉兰，以至媚人真精血，卖身与娼家。但变化形貌，美丽非凡，娼母以千金买售之，声价远振，果然美中善于迷惑凡夫，一夜中倾囊相赠。鸨母收此女后，为摇钱树之首，凑及淮阳地面，不尽酒色风流，油头粉面，满泛珠江尽漏，笙歌彻耳，灯人光辉不夜天，何下数千粉黛。自玉兰到来，扫尽群艳，占尽虚恩，月姐凤姨皆罕其匹，一时价重连城，远近争委赞者纷纷，车马履填不断。然杜女又极性高，一切庸夫俗子，不愿接见，必须文人墨客公子王孙始肯追欢，故所采者皆贵人精血，原是他妖计，俗凡人那里得知，故受害者皆贵胄上人，皆说他有此才美颜色，怪不得择人而交。当时花小姐尽知此狐底里，为着圣母吩咐姻缘，要仕于大宋，凑此成功破阵大功，一夜思之，此狐已入娼门，一时难以强取，而擒获必须用计，投其所好，可算神机。忽想起本土有一世宦之人，陈姓，名理，乃是先朝功臣，今犹世禄不世官，有家财千百万，雄豪一方，亦算一富星近贵者，久闻杜玉兰绝色，果然交结以来最是相知雅爱。陈自结识杜女以来，真乃挥金如土，撒去不下十余万，鸨母腰间满贯。迩来或陈一到女室，动辄经月，严如伉俪一般；或陈久不来，女便乘舆亲到陈所，流连信宿，习以为常。鸨儿藉此肥囊，不敢少禁，不料妖狐媚迷日勤，陈理不能支，沉湎无度，已抱病归家，不到追欢，将已两旬，杜女日中悬望。有花小姐探听真实，即将此窍惑之。此天用变化术化成陈理一般身迷，备下镇压符，先着延平与二十名家将拔刀在中途接应，教他下手，延平领诺，伏在等候。小姐一程来到鸨儿室中，即着杜玉兰出迎，有妖狐喜色欣欣，不喜陈理贵精将竭，今见颜采，倍加喜也，为异人本领。二人相见，两相安慰，皆说恩深义重。小姐曰：“近日沾微恙后，性颇厌喧哗，故在室中设备小酌，要请美人到领，俾得把盏于幽静中，负荆于前别多日之罪。”玉兰只要一心媚断此人精血，那有不依他言之理。又是重新装描，故小姐诈与摩头弄面的理云鬓，暗将镇压灵符结在他顶发内，此狐妖毫不知觉。须臾辞过鸨母，上了轿来。只有小姐前行引道，有里许，延平手执大刀，呼喝一声，众家丁拥上，刀剑将轿攻去，两名轿夫早已走散。延平一手捉出杜女，此妖一见大惊，摇身一变，不知何故变化不出，将身一纵，不能起于空中，身似俗凡人一般重坠。又见延平大刀晃亮，惊怖不已，要土遁，两足不能穿土，心下傍惶，不明何故。不能逃脱，只得跪下哀求乞命。此狐还不知小姐用此符镇压，不由他百般施来，不能变动。延平大喝：“妖狐罪大通天，伤残于百人性命，败尽人产业，绝人宗支，分折人妻子，今日岂轻容汝。”一刀将头砍下，又破胆取血，弃其狐尸于郊野。有愚人个个只言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美娘，不幸遇刀惨死，不知此狐杀人过多，罪已期满之日，除去本土媚杀大害，一些凡俗愚夫，怎知内里根由，当日只有两名轿夫回到媚室家报知，鸨母大惊，及追至旷野中，延平等已去久了，并无踪迹，只得饮恨吞声，痛及钱树忽枯，备棺收殓，亲身至陈理家中探问杜女因陈相公邀请，及至野中被害说知，岂料陈理被妖狐所迷，日久精血已枯，一病恹恹将死，岂有复起来到得汝家。鸨母闻言惊骇不已，疑惑不定。明见陈大郎到舍邀杜女而去，缘何又一病将死？怎知化小姐弄的神通，

奈己只娼门难以迹追，忍之而已。

当日延平取了杜女血回寨，小姐早回，延干即要告辞动身，拜别孟氏岳母回城。孟氏口：“今取得杜女血，是功已成就，仍办酒筵与贤婿荐程，并有腹心话相托。”延平只得领命。是日酒筵排上，进位就席，酒叙间，孟氏曰：“贤婿，吾女儿本奉圣母之命，有言嘱咐在先，所云身生南唐，功立赵宋，不可违逆，方得全五阴，并同显贵。今日贤婿回城缴令，在驾前申奏明小女来归圣主，立此战功，主帅定然收纳，以便就此拜见令尊严慈，老身是得所托也，望贤婿俯就依从。”延平固属暗中心痒，小姐又喜色欣欣，低头不语，杨公子满口应承。酒罢，夫妻即日拜别尊年，延平又曰：“小姐此回成立功之后，定必回归山后石州，且待回故土时禀明高堂，自然来迎接岳母同回叙会，以便朝夕侍奉。”孟氏深感公子厚情，当时母女洒泪分别。后来延平与花小姐回山，果也即日迎接孟氏母同到山完聚，此是后话难以长编。

延平当日回寿州，先将杜女血呈上缴令，孙真人微微冷笑，看着杨公子曰：“山人所差各将未有及得公子一人美差。”当时公子知真人取笑为着许姻之事，不觉面色红红，双主仍将许姻事隐过，单有真人得知其故。又言叙出花小姐助取杜女血，方得成功，且系奉着素珠圣母师命，到来军前效力，不敢擅进求旨，及主帅定夺。太祖未言，真人曰：“花小姐，真人早已算定此日必来投我主，但他不来时，定必聘请，方成五少阴将，若缺其一，破阵不成也。今圣上当与应允，万事不期成就的，况又是素珠圣母高徒，即可圣上旨命宣进。”太祖曰：“况此女又助取杜女血，有功于寡人，正直召见赏功。”须臾，花小姐奉宣入觐曰：“呼见驾奏明，奉圣母命及老萱亲到投陛下效力，求准旨收用。”太祖一见佳人，年方二九以下，一貌如花，与四少女将一服绝色，且延平未及有室，又蒙杨令公一见召命，他夫妻父子一同兴兵相助，正无以美事相报，不若将此女赐以为婚，正两得其宜也。太祖想定不差，即谕旨：“花小姐助与延平，彼此有相助同功之恩，一路同回多时，何异凤鸾好偶，此中遇合定有良缘，今朕作主，准赐婚配，花之慈母亦无不俯依之理。况又与前四少将御侄等最合，如出一辙，更见姻缘婚配出于千古奇闻也。且为朕爱将之心，后日志之。”有杨业余氏夫妻不胜喜悦，见此女绝色无双，正堪与吾儿对匹，即刻俯伏谢恩。宋太祖喜色欣欣，双手扶起曰：“此女乃圣母高徒，正当与平匹配，正是卿门福姐得此美贤媳也。”杨业复谢主恩。当日太祖敕封花小姐一品夫人，赐下金魁霞珮，一品夫人朝服，脂粉银五万两，问珠三百颗，玉珥玉环丰厚，择吉当殿完婚。有花小姐闻旨谢恩，面泛出桃红，自然美女有此羞态。

当日同师五女皆为法门弟子，昨日天各一方，虽然相交已久，会少离多，今同一殿，所事一君，妹妹五人，彼此皆遂所愿。今五女同归于一，正应着当初陈希夷有书与宋太祖所说五阴之数。今当风云际会，龙虎麋歌，可破妖道得胜了。斯时郑印高君佩与冯茂各取物先回城缴令，真人一一收接藏备待用。此日良辰吉日，正当杨公子花小姐成亲之日。正乃圣上为媒，非同小故，五音频奏，设彩张挂珠帘，帅堂内外兴闹肃诚，请二位贵人参天文拜，先谒谢君王，后拜见严慈舅姑，是礼之大观，天子命设御筵喜酒。是日各文武同叙，大赐赏喜筵，六军沾惠。

不表杨公子夫妇和谐，再说孙真人见待用之物已取齐，别无所需，以翌

---

萱(xu n, 音宣)亲——尊称人的母亲。



日乃天解吉辰占度，正合破阵除妖，着令众将兵大小三军，太祖以下至兵丁，要五更饱餐战饭，上将台听令。六军响应，不知如何破阵，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五仙师进兵破阵 五妖道扶伪伤生

诗曰：

自古害人终害己，岂容群妖恣猖狂。

呼群引类归何益，助伪无功反自伤。

却说孙真人当日嘱咐定各将士大小六军，次早饱食战饭，俾及诸务完备，真人仍谦让与一班道友登坛，众将早已会集俟候。礼毕，孙真人拾令一支呼曰：“陈希夷道友有请。”陈抟应声而起，真人令统兵一千五百，杀入东方甲乙木之位，并带五员老阳将高怀德、潘美、曹彬、张光远、罗彦威、岳元福，俱要白盔白甲白旗白马，以金克木道理，自带护身宝贝，用诛仙剑。此方乃牛精把守，谅他怎与道友对手。又令五将，山人有灵符五道，各贴在盔额上方，免妖魂野鬼缠吞之害，马到便先斩他魂幡倒下，将各孕妇鬼哑童杀了，便可成功。陈抟祖诸将领命而去。真人又令黄石公统领一千五百兵丁杀入北方壬癸水之位，此门乃系老元狐把守，此将成天狐，法术高强，尔须将他妻杜女血沃去，必然以邪攻邪移之，为尔斩下。至相克法，则用五名少阳将郑印、冯茂、高君保、高君佩、杨延平，皆黄盔黄甲黄旗黄马，名为土克水，亦有灵符五道，赠与五将贴于盔额上，一到阵中将魂幡斩倒，杀去孕妇哑童亡魂，可全胜了。又令梨山圣母带兵一千五百，杀人南方丙丁火位，所守此门乃猩猩精，可将黄昏沙一撒打他，原形必现，杀却无妨，所带随者五名老阴将，则陶三春、罗奉英、赵美容、李翠华、余赛花盔甲旗马皆穿跨黑色，名为以水制火。五将亦各贴上灵符，一度进阵，倒魂幡，杀孕妇哑童亡魂。又令金光圣母统兵一千五百兵丁，杀人西方庚辛金位。此方乃黄蝶精把守，此精将有千年道行，恐他变化多端，可将高唐草施去，他沾秽必现回原形，可将灭仙剑斩却。又令五阴少将刘金锭、萧引风、艾银屏、郁生香、花解语，甲袍旗马皆用红色，名为火克金，亦各贴灵符，马到阵先斩魂幡，杀却孕妇哑童。一时仙凡奉令已毕，孙真人又言，诸妖惟紫霞仙乃是千年之外仙鹤所化，最为利害，非山人带了定风珠、十灵头前去施法不可。众文武皆请高仙自作成功可也。真人又带兵一千五百，皆盔甲袍马用着青色，杀入中央，并以土填塞两深坑，十灵头可冲散恶曜诸亡神鬼。点兵将已讫，正下城将坛出敌阵所，宋太祖冷笑曰：“诸将兵点齐讫，何以真人独外寡人，而不便令。”真人曰：“陛下贵为天子万乘之尊，岂可轻出行伍以犯险敌与诸将比列乎？”太祖曰：“寡人正从马上三尺剑以定太平，今大敌当前，实有刘先主之心，何必以黄袍加体来，便不与六军同其劳逸。”真人虽壮其言，终不欲使人主效力于疆场，轻身试敌，止请其满身披挂，登上城楼，擂战鸣金，以真龙人中之主为诸将士镇压妖邪魔，便胜于披坚执锐，太祖欣喜悦以为然。当日分摆已定，宋兵争门而入，分破四方，皆以众仙为首，兵居中，将押兵，队伍自然晓从生门出入。有太祖在城楼鼓响处大喝一声，相应各将兵奋勇杀入阵，诸神妖亦相角厮杀，那里法术可敌众仙许多法物，阵内一齐动宝，只阴风霎霎，日色无光。原来阵上托塔李天王、哪咤太子与及二郎诸神等，乃系堂堂正大尊神，安肯替妖魔伤害忠良以残败真命天子之理，不过因紫霞以符法所遣，不得不遵，正是勉强为所差也。初虽遵其令，及各真人破其法，诸神将此回亦要反戈相向，以顺上天的，是正神大道。所为由来用邪术者，一被人斥破机关，无不有杀身之祸，以此为好左道邪教惑世者戒之慎之。诸妖道见一连五位上仙进阵，见敌头不好，自料难敌，意欲遁走，又见阵被破乱，

诸尊神各回天位，单剩些阴魂野鬼，一见众将灵符护身，不敢近前抢吞食，被众仙正法驱打逐去。两深坑恶煞凶曜，被真人入阵即放五雷轰天死尽，一千五百兵丁各将泥土一囊填满之，众将兵踩入中央，不妨仆跌陷下。当时各仙用着各宝贝，开天罗地网，弄得众妖上天无路，落地无门，仙剑诛的诛，斩的斩，可惜仙鹤精号为紫霞道人，颇可入正，已有千余年工夫，一夕为余兆所诱，入此妖魔之类，不得善修，反死于阵内，是其失于明察，有逆天命耳。不然再修二三百年，身证大罗班列了。当时至狡猾者余兆，一见众师叔入阵，早已弃阵不守，即刻先遁脱身而去，只死了紫霞仙、赏花、安乐、慧仙、灵仙五怪，一时妖气消灭，天晴气爽，阵场中复霁。但南唐排阵时所用的将兵，人人杀死，孕妇哑童皆作无头马足之尸，沙场上烂尸体如冈相枕，遍野中血染野草，真为可悯。高王令人于野中开掘，俱掩埋之。

当日太祖见仙凡既获全胜而回，大开开门候着，纷纷全军而进，并无士卒损伤，喜扬扬而得功。太祖早已令厄人安排荤素筵两用，以赏仙凡战功。席间太祖以无以俗物酬谢为言，诸仙亦答以陛下洪福所至，我自正当一统，南唐一隅土地，焉能持久拒命。只众妖乘机妄开杀戒，故不免逆天授首耳，此非尽山人等之功也。席散各仙又向各门徒取还所付的法宝回洞中，从此太平无事，不劳干戈，此宝无需用矣。男女门徒等取出送上，各师尊收藏过。刘金锭复禀梨山圣母曰：“在阵上早不见余兆，恐其走脱去，其邪心不死，再来扰乱如之何？”圣母未及回言，有孙真人曰：“他不来则已，倘敢再扰，山人有五雷阵图付下，自能除灭他，不劳过虑。”金锭拜礼而藏下。有诸仙又向太祖告别回山，太祖依依不舍。请五仙再留数天，且待南唐降服，然后回山，未知可否？少尽寡人感铭之心。陈传师曰：“仙凡异路，不能久留，今赐此留款纶音，足见陛下感念抒诚，山人等莫不铭志诸怀，今陛下与天齐福，珍重自爱，以优龙体，日后不无再会之期。”太祖准谢，各仙语毕，各驾祥云而起，太祖也起位相送，众门徒皆下拜送别师尊。但见五仙冉冉霞光入云远没，君臣皆觉诧异，一番议论。又言破阵诛妖已尽。只可惜众唐将兵死亡者很多，说出来，太祖亦觉不忍闻。又言此祸皆因李景不合误听妖道余鸿之言，来书不逊以拒宋命，至两下交兵，伤残百数十万，皆由妖道李景罪之各切也。君臣叙话多时，只因大破唐兵，众将兵劳力，方议歇息两天再整甲兵前往清流关攻进擒拿李景，便可再一劳而永逸矣，奏凯旋师有期。及至第二天方议进兵，又有探马军回报，余兆已在复归清流关，未知李景再入寇否？太祖闻报，又虑妖道败后势不甘心，复呼群引类来扰乱，但恐不能再往名山请众仙降临擒他。刘金锭曰：“圣上免忧，真人临登程时，付下五雷阵图，为诛兆计，倘他不知进退，是妖道命该一网的。”太祖曰：“果然邪不胜正，又不能两立，必要铲草芟根方免后患。”刘金锭领旨，君臣散去。

再说南唐此日见阵破兵将死亡者十余万，五妖仙皆亡灭，带兵在阵者一无生还，李景一见关中只剩得数万兵丁，余者老弱兵数千，将士死已过半，料不能济，且忧为宋虏，不若拜辞七庙，寻个自尽，以免被宋俘所辱。又思去杀却妻儿，死后免得落在他人之手，受辱不安。内有文武大小臣二十余人，多来劝慰，唐主只是不依，踌躇未决。不料余兆刚回，君臣正在哭别，不知此一回关中，又有何风波作浪，且听下回分解。

---

纶（lún，音轮）音——皇帝的诏令。

#### 第四十七回 因兵败李景残臣 欺敌劣余兆殁阵

诗曰：

一劳永逸在于兹，三载披坚未敢辞。

从此金陵平定日，凯旋弃唱乐班师。

却说余兆败阵，斯时不敢即回关。到次日，奔归清流城，进至帅堂，只见唐主君臣哭泣。李景要自尽寻此短见。余兆劝曰：“均之一死，千岁何不偕城一死战未迟，况今日之败，皆因他各师下凡相助大宋，所以一阵各仙中他计败亡。彼刘郑诸人有师尊，山人亦有师尊，但吾一向不敢回山稟请者，只惧老师责罚山人不劝归余鸿师兄耳。故吾屡屡欲进又却。今既一败如斯，祸延众友，同类皆亡，此仇此恨梦寐难忘，即回山受责有亏，必要力恳家师到来伸雪此恨，宁可粉身碎骨，亦所甘心。倘得吾师下山，不时刘郑冯诸人扫灭，即孙瞑陈官圣母等仙要甘辞下风。”斯时李景正在进退两难，闻余兆此夕话，还有侥幸于万一之心，自然暂且免寻短见，看余兆可是真否请得老祖下山。再作处置。此是人人贪生，物物畏死常情耳。再隔一天，余兆又探听真各仙师一众，三位师及众位圣母已回山洞中去了，并将大宋所有法门弟子往常所用的法物宝贝皆为师所取还携去，那时将宋之将士不在目中。刘金锭等又失所恃，何足惧哉！且不必往请师傅，如今山人可复此众道之仇也。

余兆原是邪教修成，野鸟成道，与余鸿好胜留恋凡俗之心未改，故逆天心，不顾再三至败，伤残过多，该当此野道罚之不守清规，定有杀身之祸，今孙子付下五雷阵图，他若回头改念，悄悄奔山岛悔过潜修，不五百年后，身登大罗神仙之列，岂不美哉？无奈魔障不修，凡心迷细，死而不悟。岂料五位仙师先见失明。五雷阵一排，又是他授首之日也。

唐主闻余兆探真，宋营各仙已去，又将各法门男女宝物尽收回山，于是君臣破哭涕为欢。且萧引凤、艾银屏、郁生香三女皆本国人，其父现居有职，前相着他三女是圣母高弟，恐其为患。唐主久知他是从夫偕父归宋，尚不敢杀其家口者，只忧他见父母受害起杀心，无所顾虑，只死力来攻。今闻众女失了法物所恃，正要将他父母正法以快投敌之心，以绝内患。君臣筹划已定，发旨一道，命将前往洋子关召萧升郁瑞前来共议恢复土地之谋。二将闻主召命，不俟驾而行，飞赶至清流关中，唐主传见，萧郁二将齐入，暗令重门随入随封，二人那里得知，上前行君臣礼，唐主一见，发来暗号，左右已先埋伏下三百刀斧手，一齐走出，将二将牵下，不由分辩一言，即刻乱刀杀却。又命偏将带领一千铁甲军，再去艾家庄，不分男女，一刀一个，不半刻，不留一人。然后发火一炬烧此庄，数天有火焰不灭，堪磋李景自救死而恐不服，犹有闲心诛害萧郁诸人，况引凤生香二女背父归宋，他两父不纳其女，不与往来。不与其事，今竟以此见杀害，还算属无辜，残忍之心也。

当此三家诛杀殆尽，又令再整兵马，召集各关守兵，还不下十万之众。此回军师将号令仍交余兆职掌，唐主只自日夜取佰在内与爱妃醇醉，沉湎解闷消忧。一日，余兆自发兵二万，不暇告知唐主，自率领而行，到了寿州城讨战。有军兵飞报入，有高冯杨郑五员少将皆欲出马，刘金锭阻劝之，又言有预备乃可无患，且忍耐迟二三日再收灭除此妖未迟，五将遂止之。余兆骂了半天，只见城门紧闭，绝无一骑出阵，竟候午刻下，兆只得带军而转。明

日又到讨战，一连两天，城内诸人无有应者，一近城壕巨石弓箭齐下，反伤唐兵数百而退，军士亦渐斩懈慢。自此三天后，不复来。

刘金锭知他不过渐，且究竟此妖道恨已深，岂有收心之理，正所谓不死不体，杀机已萌炽，不日又来索战，难道又不出敌。是日取出孙真人付下阵图细寻绎过，遂命冯茂多带兵丁出城，就在东南隅枕近山隈，找个方平所在，掘地五尺，上下火药填实其中，上用泥土掩盖，四面周围树起青竹四条，中央一条，名为五雷阵。冯茂领令去讫。又令郑印带兵五千，用鸟枪手，在山后埋伏阵外，待吾信一响发，即便扒上山颠，齐向五雷阵内绕环发枪，不得有违。又令高君保选二十五名老弱发疾残兵，假扮为敌，将左阵守以诱敌。分咐妥当，自己沐浴更衣，亲来阵上，将真人付下的灵符分贴在五条青竹梢上，以为栖神之所，然后烧焚心香，祷告天地，为诛妖道，为主天事，咒毕，忽闻轰天雷震一声，往来于阵上。金锭礼拜一番，然后请雷神各归方位，便令高君保前往对敌。余兆闻报大悦，即持双剑上马，君保一见余兆曰：“今日不须力斗兵，又相加尔等前日摆下一阵，为我各仙所破辱而丧师，尔们五妖道今皆沦亡，尚不高潜远避，还要与南唐争气，尔智穷力竭杀却尔且不难，但我家女将军摆下一个奇阵，要尔前往观看，若能识得，并说明破法，我们君臣即回汴梁城，不与李景争此江南土地。”余兆曰：“尔既有阵兵，山人定必来观看，难道惧敌不成？”君保见他允看，一程先跑曰：“如此，且随后来。”余兆果随君保缓马而往。君保先回阵中说知，金锭来迎对他。未几，余兆匹马亦到，金锭指阵相视，且曰：“余兆，尔敢阵中出入三次，我等自愿回恳太祖，将东南一带让与南唐，若不能入，尔且归山潜迹，不必在此混扰。”余兆举目一观，见他阵内并无入门法纪，不见天兵神将把守，毫无杀气红光，只树下青竹五条，分四方中央，颇有隐隐霞光冲起，意是抄土有火一点，是必金锭将出用火烧吾兵丁之意，但吾一卒不带来，岂忧人阵不能飞遁的。且观阵中既无神将天兵，即精捍将兵也无所把守者，二十余名老将何得是阵中之利害者。料他众人不过困师长取回法宝，并无得胜之役，又恐被君王斥破他，故特设此疑阵假树，令人不识，为孔明智退司马之计，故弄得假阵，冷冷落落耳，向不进去，令他失计，然后吐出五内真火烧他未迟。酌量定，即呼：“刘金锭，尔之阵山人不独三次出入，只三十次何难。”金锭即作假失色，复节成勉强激他一般。余兆别无所疑。原来此阵内布下天罗地网，中央陷坑不过五尺阔倒有三丈深，尽是雷火炮，四边围的阵脚，密布地网，要遁不能。在中央大坑中尽是雷炮火药。五方青竹，立五道灵符，是雷神所伏。孙真人只虑摆得齐整，神将法宝当现，诱余兆不入，故特索办此冷落难当，令妖道欺藐，姑允进阵。余兆一马飞跑入阵来，有二十五名老将，举刀枪便砍刺，余兆双剑斗树倒。入至中央，金锭信炮先发一响，城中五千人马鸟枪手空起阵中，山后五千鸟枪手亦齐集，将山中四面围定，满山烈火腾空，连环炮响不绝，喧振数十里，下面四围地雷人炮人药齐发。金锭念咒有词，顷刻雷神发恼，闪电交加，轰天裂地一般，在余兆头上震响。余兆方知不好，那里敢吐五内真火烧别人，只得念念有词，飞上云头，不想被五位雷神围定，打回阵中，心下惊惶，方知中计，不免遁去，弃了马匹。岂知四下铁网，遁穿不入，大惊，只见阵中火势地雷更烈，只思人中央借火遁，岂料一入足，已仆跌下火坑，一路飞起，幸念着避火诀，不然早死于坑中。金锭见他逃生不脱，只曰：“雷神不诛妖道何待？”五雷一齐响振，火光透天，已将余兆击死阵中，化出原形成灰。不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缘城破乞恩准降悼亲亡奏主阴封

诗曰：

两郡华邦属宋君，三年争战复开恩。

于今寇敌从无警，归马牧牛颂圣人。

却说余兆当时飞遁不得，已被金锭敕五雷神轰震死于阵中，烧成灰烬，原形烧现、腥臭异常。当时刘金锭知余兆死于阵中，即将五雷阵散去，请雷神遂天，单损老兵卒二十五人。又虑着唐主李景风闻逃走往别关，不知复有雄兵猛将否？又要费动干戈，合议连夜进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即刻回城，尽起三军，众将调齐，执持火把灯球，飞至清流关外。各大兵驾起云梯，五阳将奋勇先登扒城，越险而入，杀却守城兵将，大开关门，来师大队拥进，直杀入帅堂，四下觅寻唐主。一至内室中，唐主仍与妃嫔等数人围炉下酒，犹不知城外宋兵踩入。当时君保弟兄入见，喝令军兵挑而缚之，一后四妃左右嫔监一概下跪乞命受降。刘金锭准之，皆免执，封宫门，不许一兵一卒入乱，加速，按军法首。严肃军令，谁敢不遵。是夜将李景缚解回寿州城，天色光亮，将景献于宋太祖驾前。太祖赦其罪，命左右解其缚绑。李景谢恩感激，不觉泣下拜命，自陈翻悔，误听左道并众武将唆言，自后改过自新，世守臣节，罔敢异萌邪念。悔陈一番，太祖初时责罚多，后见景位涕奏陈之诚，悔过之语，遂准之，又进封他为顺南王，仍命他镇守金陵一带地方。自此东南太平无他事。至宋仁宗时翰林学士欧阳修作《美堂记》曰：

金陵钱塘二邦皆僭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

虽在，而颓垣废址，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

庐陵数语，正指宋太祖三下南唐擒李景时事。太祖自讨伐李景，被困于寿州，三年有余，始成功于一夕，自然喜之不胜。又念及南征将士三年于外，各宜回家拜见双亲，下抚妻子，少息征尘之劳苦，是太祖深知将兵之心也。今喜得：

止戈下斧归金统，牧马放牛祝万年。

当时苗军师只见圣上要急于班师，又请主上失出靖民榜以安反侧，并且设立官员守土以防不虞，乃可撤兵而回。太祖准旨，即命军师秉笔，倚马成，略曰：

两日不并丽，两帝不并立，王者大一统，弘九有非从，以拓宇开疆为黠武计也。盖以天生烝民，无主则乱，主多亦乱，故天经地纬，理有大正。自残唐失政以来，奸雄割据，所在风起，民生其间者，争地则杀人盈野，争城则杀人盈濠，无他，各为其主也。朕起自布衣，为周室辅居恤，然念五代分争，今日则彼胜此败，明日则彼败此胜，究之肝脑涂地，中原膏润万草民者耳。势必使天下定一德，然后可以放牛归马，使民不见锋镝之忧。所以朕自黄袍加身，欲使臣民日本正朔，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无有彼疆此界，以日事分争。故朕自承世宗遗召以来十八年，戎马倥偬，不敢少爱其身，诚者皆为此耳。尚赖皇天眷佑之诚，大兵所到功成，宇宙绝无梗化。不料李景，伪称唐代宗蕃，除州割据，惟朕一旦有事于西陲是以未逞爰整大师。后又闻其招集妖徒，鱼肉苍生，驱民为伥，朕复不惜九重之尊，大兴天讨，幸邪不胜正，妖随无常，加以将帅用命，士卒一心，用是伪唐君臣相寻知罪，三年困苦，始获臣服，朕非有所贪，实欲掘平袅虜，使百姓无复进戟退戮，从此卖刀买牛也。固负者皆已服刑。至于诚意归降，忠心来附，不论军民人等悉赦，即或归属伪官，与景亲谊，倘知革命革心，亦概置不究，务宜归告其长，而父兄奔走偕来，同咀太平，咸谕示知，毋违旨命。

此谕旨一出，果然人心安然，并无前来与旧主报仇者。此是善于调停靖乱之雄才者。宋太祖依议处之甚善、又可以令李景死心不敢复萌邪念。

当日又有女将萧引凤与郁生香自破却清流关以来，绝不见父亲在戎伍一走，并且音信全无。即暗惊骇，后风闻被李景执杀了，并同艾银屏三人各跑回家中寻觅，但见家门冷落，庭牖<sup>（y u，音友）</sup><sup>（zh n，音真）</sup> 燕<sup>（zh n，音真）</sup>，骇极大呼，无一人出应。入内，人影皆希，潸然下泪，始意归宋后，双亲必被李景所害，不禁哭晕倒地。诸女从侍人扶起急救，数次乃苏，只得含泪遍访，后遇旧日家人，于被害时逃出者，细细说明，三人父母，果为为女遇刀而亡。不得已回至寿州，合议重赏寻拾得各父母骨骸者，依次重赏。有三婿闻知，且以奏闻，太祖又念着三女战功，彼父母皆因女归宋受害，太祖叹息，遂命人书下赏格数百，分投四处遍贴，倘有指寻出萧、郁、艾三老骨骸者，官赏银三千两，不三二日即有投报者，原来萧尸为同学友所收，郁尸为旧将所收，艾尸为园公所收，皆说昔日曾沐他深恩，以义相报答，不顾罪之累及，密地逾尸蒿葬，幸当李景正在兵戈危急之秋，不暇搜察得以掩过，今日报投非因重赏，不过见大宋念功忘仇，特来相报。三女闻报，急出叩谢。艾夫人尚能识认向日园丁，即引凤、生香回忆膝下时，约略见过父亲的旧友、旧将一般，谅所报说，悉属无讹，且求引指葬地之所，三婿亦潸然泣下，六人皆去分头往寻。到了此处，各夫妇不觉哭倒山窝，诸婢仆劝解，正请回去<sup>（ju n，音捐）</sup>吉<sup>（ju n，音捐）</sup>择地，复备棺椁衣衾之类，然后破土寻尸，诸婿依议，与妻封树乃回。及见了太祖，先问事体若何，三女跪奏，且以情恳主阴封起庇，再行礼葬，少续不孝之罪。太祖曰：“此请正合朕意。”即命风监各地卜定牛眠，迁葬有日，仍命随以南唐将军冠带，负身安葬。又招复旧人，各家人仆从等守管宅墓，并拨金陵一县钱粮，为三姓庙食费用。章程草定，到期各棺椁具备，自太祖以及诸巨文武，无不临山吊祭，诸女披麻执杖，三婿亦半子如礼循行，一时奠帛焚，黄香灼，遍山光冲霄汉，远近来观，何下千百万人，无不羡慕宋圣天子隆恩重典，各家追封，歌声载道，又转羡慕诸将均之一死，与其败后死于宋人之手，倒不如未败死于李景之手，今藉邀荣也。岂得天子亲驾吊祭，诸王公大臣同奠，实乃千古重光，不孝中之大孝者。

住语旁人争羨，埋土已毕，墓上重加封植，高竖将军旗，石马石台，威仪与别墓不同。太祖发出白金十万两，旨交府允县主督修，不多烦述。诸男女天子将士徐徐回城。又有刘金锭，一天想来，念及前日摆五雷阵引敌二十五名老卒，虽则死于王事，但斯时实将他拘入死所，与别人遇敌而亡的大是不同，遂要延请法师真人，超度此亡魂。请过旨命，即差冯茂驾一云头，请得法师真人到来，金锭并将张十灵，杜女等辈，皆登入灵位。有萧、郁、艾三位夫人，见父母家属人口婢仆众人皆死于非命，亦有此心超度之，故将一众各家兵将百十名，皆登灵位，以便早登仙界。这四位夫人不约同心，以行此善果。其时请到真人，登坛朗诵真咒经符忏礼九书，连宵追荐超升，果然苦海群生，绝不与俗世贪婪僧人，骗煽道士，掩耳盗铃，愚哄俗人者同科。当时超度已毕，真人辞别归山，不知宋人何日班师，且看下回分解。

---

庭牖（y u，音友）<sup>（zh n，音真）</sup>燕——形容家门败落，荆棘丛生，房子无门窗。没有燕子在飞，一派荒凉景色。

<sup>（ju n，音捐）</sup>吉——选择好的日子。

## 第四十九回 报预兆金锭请卜听来谗赤眉下凡

诗曰：

由来祸福有先机，玉匣全书岂尽非。

不察亦能分割处，果然苗子可前知。

住语四位佳人追荐俗事完毕。一大，刘金锭忽觉心惊肉跳，未知主何应兆，意中念着别家日久，或父亲之值风烛之期，吉凶未可知，虽人生祸福皆前定，但意中甚属忧疑，不免决个趋吉避凶占断。但军师苗从善数学得家传，龟鉴有准，何不奏请他起个吉凶之课，以定休咎，或应在身边，或应在家中老父，以免惑疑不安也。当时请上苗军师，将爻数排开，卜断一番，相生相克判明，曰：“刘夫人，据卜理断，应在夫人身上；有一虚惊，是阴鬼魂暗害。但据人事断之，夫人所行青顺天也，所杀戮者，逆命也，有何阴鬼为祟的？即有小惊恐，亦心获神仙护庇无妨。”刘金锭闻军师所说，色一变而惊曰：“奴正因近日先灭余鸿，后戮余兆，正虑及他赤眉祖一闻，到来与两徒报仇。据军师卜上所断，正合他冤鬼为祟也，教奴安得不惧？故今一刻心惊肉颤，已应此妖鬼为祸无疑，但不知应于何时，有劳军师再加细阅示知。”军师再细订来，又曰：“此事应于近者，不出三天，事必有见，但再冤之，此鬼既不能为害。再逢凶，还得五仙化解，夫人无忧虑。”断毕，军师辞别过，金锭想来，军师卜断有准，且待三天如何打算，祸福皆由天命。

住语金锭忧患，再说余兆虽则被雷诛灭，他原有根行，将入仙班，有几分道行，与别妖一遇诛死，化了原形，便尔魂飞魄散，是根行浅薄，未闻道器的有不同也。他肉身受雷火熄后，一点灵魂复合魄聚成枯形，自念轻身受毙，精卫难只，既已一死，夏何可惧，少不免终要回至金鳌岛中，以苦情上恳，或能钦动老祖尊师与我弟子等，小未可知。是时果然乘着阴风云云，望鳌岛仙山而来，可幸身体比生时更轻，千里瞬息，果然到山门，方欲通报，忽然有同学弟子栖云出见曰：“来的可是余兆师兄否？兄何以形貌若肖，而头色枯槁，又见焦头烂额，何也？”余兆凄然告以故，且求待禀师尊。一进见赤眉，可悲可怒，兆哭拜在地。赤眉骂曰：“为师着汝掬回余鸿上山责罚，汝既不能依命鸣鼓，汝之反去助逆攻顺，古往今来不论三教九流满则招损，谦则受益，今尔二人心头好胜，不知退步自新，那有不败坏之理，今一死于人何尤？实乃自取杀身之祸也。”余兆又呼：“老师，弟子奉命之初，正欲拘劝他回山，但鸿言此行乃奉师父之命以佐南唐，是至弟子不敢十分强逼。”赤眉祖曰：“以他东南之行，所命不过因宋君屈杀手足功臣郑子明，为师乘其否运三载，持命鸿去困之，捣乱他一番，微微示罚，非必着他去扶唐灭宋，及至惊动了真人圣母等，事关非小，应当奔走向，报知为师，宁无处分。难道任其鱼肉，乃擅敢自专，不谅德力，与众师叔辈为仇。此是自取其祸，以至于死而不悟。”余兆又曰：“当初鸿见七宝书与宝剑秘书一概被冯茂所取，又却神魂，实见大失老师面目，是以一时起念，弟子也去同索取回各宝，然后敢与鸿携回洞中领罪。不料刘金锭冒充吾师，用计诱鸿擒杀之，即扬尸野外，绝无念及我师情面，且当轻恕之意，吾是以奋不顾身，为师门争气。不料陈传、黄石公、真人、梨山圣母、金光、金花等皆左庇其门徒，特地设下恶阵，将吾一命清灭，又骂着吾师左道惑众，出此妖孽门徒，我教与彼教



势无两立。兆今一死何惜，只虑着各师叔因门徒争气，他是党类太多，要与吾师作对，师虽然法力高强，且恐他教人广碓以遍门，故弟子九泉路上难瞑目，特冒罪回来禀知，求恳师尊明见参详。依着曹孟德之深心，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是所便宜。”赤眉冷笑曰：“那席话分明是一片胡说，鸿徒因不遵教训，恋于凡俗富贵，魔障缠身，是堕落杀身之祸，尔统死亦然。但为师念着函杖情深，好歹亦怜悯，起度汝数人等，俾得转轮，再收训海，岂可凭此三寸舌要为师与各师叔圣母作对，替汝复仇？况为师修先天四千年以来，除却上幽玄洞府上仙师，天下断无敢藐视为师的，徒弟勿妄说，口是心非。”兆又曰：“弟子已真体灭亡，即诛却群仙亦非所益，果然事出于有因，金锭冯茂等出阵屡次多骂吾师为妖仙，不久当灭尽，除了我一概左道，以免上惑人主，下哄愚民，为世之大害，果有其词，至弟子深恨其骂辱师尊，是杀身之祸下计较耳。今师傅偏偏不信，至弟子死还心不息也。且刘金锭不过后学之人，与弟子一辈同班，还称我师为师伯，一时下此辣手，将吾六人一朝诛灭罢了，惟他冒充吾师来赚捉去师兄，一时诛戮，有此大胆，冒读吾师，非藐视而何？”当时余兆一派胡言，委实入理可听的。正是君子可欺，以其太甚也。赤眉祖一想来，心已动恼，后又被兆再三实其言。禀罢，仍凄凄痛哭，赤眉不觉被其所惑，遂骂一声：“好淫丫头，安敢欺藐过甚，且众道友亦不该护短，轻动下凡，特伤我徒众多。”且又忆起余鸿所失的宝书，皆是不轻传的秘诀，正合前去取回。遂吩咐栖云等谨守洞门，又命余兆灵魂跟去复往。余兆自知说谎，恐露出真情妄语，反为不美，意欲不往，是师命难违，只得强从。此时师在前，徒在后，一刻已到了寿州城。原赤眉已经四千余年道行振深，岁与天同体，万载不坏金身，他是尧舜时潜修大道，足下欲轻下凡尘，今看师徒情深，又被余兆再三乞恳，只得勉强来寿州城耳，正是：

一时覆醢 闻凶信，不特情深悼丧予。

再说赤眉仙一到寿州，少不免要见一个棘手利害，以报知宋君臣。老祖不用特着法物符咒便可旋转乾坤。一时煞住云头，浮立于空中，向着寿州城中把长袖一拂。当时城中宋之君臣正在帅堂上共叙议择日班师，一众见日正方中，忽一刻变为晦冥，人人骇异。一时间阴风霎霎，遍地皆震，如浮在海浪行舟一般，摇荡不稳。太祖众将文武皆惧地裂丧命，于此人人惊怯，正在喧哗。有苗军师上三天占卜刘夫人有祸，是知此故也。即启奏圣上，此非地裂危陷也。臣卜测赤眉祖临我寿州城，在空显圣以责罚我们，圣上可焚香，待我众臣拜恳，自有处分。太祖急令侍官摆列香案，御手焚香恳告，大宋有罪，乞求高仙明现指示领罪，不至株连满城百姓。赤眉祖慧目一观，赤龙真主求请，只得俯从，旋即收大袖，一时宇宙光明，地中摇荡忽定，将真身现在檐头上，将手一拱揖见，太祖答礼。太祖开言曰：“仙师何以辱临凡土，有何指示？”赤眉祖遂将余兆回山之言，群女骂辱之故，是以特来领教之也。太祖力辩其诬，刘金锭、萧引凤、郁生香、艾银屏、花解语五女一认见赤眉师，便跪在香案之下，及闻他所说，合口齐称尊师伯，不必妄听此谗言，致我等获罪于师。赤眉一见怒曰：“一班不肖丫头，为着匹配丈夫，使尔背君累父，又强害及吾之门徒，自可将头颅割下偿命，反敢晓晓为师长妄辩，急将七宝神书宝剑献还自殪便罢，如若不然，管教满城滔为沧海。”太祖又代

---

覆醢(b i,音海)——醢，用鱼肉等制成的酱；古代一种酷刑：把人制成肉酱，比喻又闻到杀人凶信。

诸女求恳一番，赤眉又以刘金锭阵杀众人责罚以逆天得祸，犹可恕饶，惟不该当变化为师伯形容，将余鸿诱捉，使天下闻知，道吾扑投门徒有薄情无行为词，岂不将吾仙面毁坏？汝等罪罚难逃，休怪师伯无情也。当时众女将知赤眉怒不可解，但不知众女得脱其祸难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赤眉怒责五阴将 陈传会请五仙师

诗曰：

人生谁不重恩情，覆醢嚎徒泪暗盈。

独恼邪魔饶舌处，几乎诸女赋生轻。

当时赤眉祖怒责刘金锭等，宋太祖多言与辩，只因赤眉师不允代罪，又思强力以闻，诚恐法力不如，祸及人主与及夫家，皆不能免，实见祸难。有刘金锭，自思自己一人，又累及众姊妹夫妻人主，岂可一人认罪，拖累数家夫妇及夫家主上，只得对赤眉曰：“尊师伯且待吾等各回见父一面，死亦无恨。只得求师伯念着家师一面之情，三天之后，送回七宝神书、秘书宝剑，然后服药依命身亡，是弟子所沾恩。”语毕，叩首哀恳，太祖又从旁解劝，老祖只得允请，含怒驾云而去，有余兆一路跟着，暗暗喜悦，收灭得刘金锭。只有冯茂夫妻，不除此矮贼为恨也。当日高、郑、冯、杨五少将见妻人人受辱而罢，不胜愤怒，见赤眉一去，承应彼眼药身亡之约，不觉对对夫妻把头痛哭，上自太祖众文武观此，莫不堕泪，五女英雄将自料今番断不能免死，刘金锭纷纷下泪，早嘱夫君，日后善视刘乃父亲，收回婢子为妾，继后宗支，不可因妾一人过伤而为不孝之鬼。君保含泪感谢贤孝之妻。又有萧、郁、艾四女将，不免少年夫妇，不能一刻割舍深情，有言不尽生离死别的苦处。到次日，刘金锭一想来，大宋乃气运当兴之主，难道妖人猖獗，不无杀身之祸，今正在大宋应运之君，虽赤眉神通广大，岂可压上天玉皇大帝。谅得此事无妨。

按下刘金锭想象，再说陈希夷老祖破阵后，只见宋太祖留恋不舍，又许以日后再会之言，未必无因。今当其又将阴阳一算，已知大宋天子驾下各女将有赤眉祖责罚之难，皆因妖道死心不愤，已经唆言赤眉，赤眉下山，只忧赤眉法力高强，诸女将非其敌，倘不知进退，再触怒他，众女徒难免大祸。不免知会集众道友圣母等，与之解纷，方得无碍。是日梨山圣母等亦占算过，诸女徒被赤眉误听谗言下山责罚，又去会齐金光金花各圣母，不约同心。陈抟正出华山，不期又来了黄石公、孙真人，一同见礼，共议与众徒于寿州解纷厄难，一同驾云。在中途又会合各位圣母，一程来至寿州城，纷纷按阶檐下落。众弟子齐齐跪接，并诉说赤眉师伯误听余兆等鬼魂谗唆，以至师伯亲来责司逼命一番。众仙圣母各各安慰门徒，君臣父子夫妻方得变忧为喜，凉来各仙圣齐集，未必便畏一赤眉。有太祖先问众先师圣母怎生劝解得赤眉愤怒，抑或再动干戈，陈传曰：“今李景已经投服陛下，此后断无虑有甲冑之劳也。此事可以论理讲和，待明日山人等到见赤眉一面，陛下便可统群臣归国，一旦没有兵戈之祸了。”宋太祖闻言，喜溢于眉宇，谅众仙来以理相辩，赤眉未必不依，诸徒又力恳托急请，众师皆允诺。有黄石公对孙真人曰：“道友，汝不免再入天官诣送生司马爷，告以诸门徒被赤眉逼命报仇，言知各女婺星，乃奉玉皇旨命下凡保主，断不相害之意劝谏他，自可收手息怒了。”孙子领诺，将一袖一展，高驾祥云，一刻已请来送生司马，将此情由尽说明。司马爷曰：“五女星原奉玉旨下凡保宋以定太平，诸怪仙不顺天命自然该得诛戮，赤眉祖乃系大罗上仙，岂不明天命来之当兴乎？且邪不胜正，理所当然，他们徒实乃逆天见杀，乃自投罗网本然，赤眉何得听谗所惑，偏庇门徒，要永除良正。如今且慢禀玉皇上圣，待本神与各位仙师同往见赤眉，自有劝解之法。倘他不允，然后奏禀玉旨，以待天帝与他理论。”孙真人允谢，一

同云起到了寿州城，知会过群仙约齐，已知赤眉先回鳌岛中。

赤眉一见群仙圣母一同到来，必因诸女徒之事，意中倒有几分不悦，只得迎入，又见远远来了送生司马尊神，一同进洞见礼，赤眉只问：“众仙神圣何故光临洞中？”陈抟以恳求道友赦诸门徒之罪云云之意，赤眉见说，微愠曰：“山人非无故与令徒相仇，因至不合冒充山人，屈诱吾徒杀害，故实来与小徒伸冤，罚他充冒之罪。”孙真人曰：“令徒鸿兆二人每每涂毒宋之君臣，屡败寇不止休，且已再擒再放，既去仍仇，以此势无两立，故不得不尔，非诸女特寻加害。”有司马神见赤眉祖无允解之意，只潜回大袖中，取出前日上帝命诸女降生剪逆以佐宋，将盛世鸿图展开，在玉石桌中互相细订瞻读。赤眉原非不知诸女是奉玉旨下凡的，一者只为兆之唆谗激怒，二者要取回七宝神书宝剑，要恐吓金锭等冒充师长无礼，且问明怒骂师长藐视犯上不恭之意，四怒一同荆棘下，故赤眉一时之愠耳。将司马盛世图看毕，乃曰：“虽然诸令徒乃奉上圣母以定宋太平一统，鸿兆妄逆天时，故不得其死，倒算自作孽，不可追也，但山人是众徒友师伯弟子之称，不过鸿兆不知进退，与汝为对敌，岂得将山人辱骂，多言欺藐，不看山人面目，应当念师长与山人同班并辈，不至毒骂相欺，岂非将山人看得轻如鸿毛也。众道友以为何如？”群仙圣母等大骂曰：“岂有此理，吾之诸徒在山淳诲已久，虽未潜心人道，并无做视长上之理。况道友乃先辈尊师伯，且非下凡护唐与宋相抗，他众徒焉能敢斗胆骂辱，以取犯上深咎。此事想必令徒鸿兆不愤死亡，要激恼道友下凡仇执各小徒耳，故挑弄唆言何足取信，求道友勿为所弊，事须三思以明辩，免错冤屈于人也。”赤眉一想，果然因兆一面之词，在诸女，岂敢将此毒骂之言以取罪戾。正要查问兆，又有金锭冯茂二人因陈抟圣母带他来交回赤眉书剑，故跟随众仙在后，今见赤眉师言来，皆乃余兆迷惑的，二人下跪，上禀师伯：“此唆言出余兆之谗谮也，弟子辈岂敢犯辱尊师，大罪难逃，敢出之于口？”赤眉又问余兆，见他言语支离，不似回山时对供，遂向兆大骂：“好逆畜，死不知自责懊悔，还敢唆唇弄舌，几至错责诸贤徒，几乎因汝唆谗又要与各师叔作对，岂不又要杀斗一番，有伤同道和气。”骂一番，怒气少解，又立誓此后百不施教门入法术，免得生事扰乱尘寰，众仙圣母等皆以为然。所以古来一有变乱，多有奇人法士出现，然自元明以后，遂罕有其匹，皆因赤眉感着鸿兆闯祸。故后来绝不以法教授生徒，后世遂少了此种。此是世俗人所猜测，亦不得指此为实据也。

当日赤眉见明白此唆谗之言，怒气尽消，化仇为好，与各仙再谢，各各欣然。冯茂又呈献回神书主剑，赤眉接回收藏过，司马神收卷回盛世雄图，辞别众等，回天曹去了。众仙圣母亦辞别赤眉祖，正出洞，赤眉对众仙曰：“道友，吾不到寿州了，且于宋太祖驾前代山人一言回拜，此乃恶徒兆不顺唆谗，以至亲来唐突，仰宋君勿为芥蒂，是有劳代陈谢之。”众仙领诺，拱手驾云，一众回到寿州进城。自各仙去后一天之久，大宋君臣正议虑及此去未回，不晓其中有无变意否？一刻见群仙回城，太祖文武众臣一齐急请问事体和妥否？众仙将赤眉误信余兆谗言长短说知。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一回 询国运太祖求判 泄天机陈传预征

诗曰：

君圣臣贤国运昌，不须迁务长生方。

天心应视民心见，奚必谆谆定未场。

再说来之君臣得众仙圣母，又蒙司马尊神同往金鳌岛，明白了余兆谗激赤眉，赦罪诸女将，太祖并五少阳将父子妻儿一同拜谢，太祖又令人排列香案焚祷郊天，当空叩谢神圣，众女夫妻实乃死中得活，皆向神明祷谢，虔诚叩礼，是理所当然。是日君巨喜色扬扬，又向众仙圣母感谢搭救众人。太祖重命排开素席，与诸仙酬叙，且欲与众仙圣母同班师归汴梁城，共统山河数载，待再灭了幽州契丹及太原，使天下复归大统，少享富贵，酬答恩德之万一。群仙曰：“山人等乃世外闲俦，慵惯成性，又不当久居尘土，有累清修，今不过为着陛下地基混一，只得内闲冒罪劫下凡，岂容留恋富贵，不劳陛下念虑酬报也。”太祖又曰：“即如日前被余兆下毒水中，苟非得黄石公大发慈悲，救拔君臣安有今日？况今天下割据，四有数州，后再遇着余兆一流如何请得群仙扑灭。”陈抟曰：“赤眉师有誓言，以此后再不教生徒，斯世下便无此辈了。令虽太原幽州尚未称臣，自有二王爷光义与陛下代劳，且高家英勇，曹国舅彬才智，一班王侯无敌，文可安邦，武足定国，陛下何须过虑，自此证役颇息主上自此肉食万方，只直应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例’之语可也。”原来太祖自征南唐李景以来、先着光义弟署国，不料这二王爷平日原是心多疑，不甚爱敬其兄，不似宋太祖友爱心之宽大，故当日被困寿州，非有御礼回朝，他实未曾持自起意解一粮，添一兵，前往救驾。太祖自此也略知他不臣不弟之心，还有几分着恼他。今闻陈先师说，其日后可以代劳灭寇，心下还不准信，但属手足，况为天子之尊，当以襟胸宏度为忍之。原是陈传此语有由，分明是预说太祖死期将近，故教及时勉乐。至于伐太原，伐幽州，至光义太宗登基后乃行此事，太祖不及见也。故当日陈祖师谜语实暗道着未来之事，太祖那里得知，所以含糊答应过光义代劳之语。又问以国运长短之数，皇弟寿算如何？陈师又言：“自古主仁则兴，不仁则亡，皇天无亲，惟德是亲，故国运兴，寿数之长短皆视仁德为定券。至于天定券人定数，非山人所敢知。人定券天，是贤相谏君之美。”太祖念着自己半世倜傥，不过因时起事，意如遭逢，居然九五，安无天定之数？但恐陈希夷不肯白说耳。遂力叩不休，陈抟只得写下数句：

十八年前马上主，居然周武与成汤。

此回烛影摇红夜，过此皇龄万寿长。

此语乃是陈抟说出赤帝归天日期， 过又写四句曰：

由来边计最难降，王气将钟在土邦。

可喜忠良长倚辅，君臣相守到沧江。

陈仙师起句二语分明道着继宋而后兴者，惟此九结二语，又道着赵卫王与陆秀夫君臣母子在崖门猪吴山坠长江而死，当属未来之事，除了神仙那人晓得？太祖亦知陈希夷必不肯直说，泄漏天机以取罪戾，旋亦不多盘诘再读，将祸福一概撇下，听之天命而已。惟黄石公又言：“人生行事惟本之理，理定而数亦随之，况人君有道，造命之权，自己操之，何必谆谆举问前定为言，反劳陛下龙心。况自受困三年余以来，未免劳肝损及元神，又且余兆下毒虽解，犹恐少留脏腑，余患未清，恐乘血气之戾，有痲疽发作等症，此后深宫

酒色两字倍加节欲，方免毒从一发之患。”太祖大喜，嘉纳黄仙师金石良言，应可佩服不忘，以为成守之药石箴规训海。正是：

天下由来第一毒，只为娇色与酒肉。

此席之言，黄石公勉谏酒色二字，切中太祖生平毛病，实乃洞见肺腑，又且爱君之仙情，见乎其词也。太祖安不动容接纳，一时饱德，庶几安有卜夜。又盘旋多时，各仙师众圣母召齐众男女门徒，勉励一番，在家尽孝，在朝尽忠，凡事要体天而行，不可恃才率意，寻故多言，然后向宋太祖告别，并各门徒留恋，依依不舍，师徒情深，正是此一别后会无期，各门徒男女皆下泪苦留，太沮亦然。群仙曰：“山人等知陛下情长，大度人主，记念殊深，昌胜铭感诸怀，并各门徒亦乃仙凡各别，尔等享受人间富贵，为师等情富超闲，不须效着世俗儿女态。况我们视百年为瞬息，万里若进途，朝廷若有事时，自有当缘再到，何优会晤无期。陛下不必龙心相留，众门徒不须怀切，各宜自爱。”语毕，六朵祥云从空飞下，各仙师圣母跨上，飘然而去，太祖各徒众文武大臣遥送，上观没云影方回，互相论及两番得仙师等破阵解厄，方得成功，合说回京镕金躯以酬大德祀典之事。

随后杨业见南唐平服，李景称臣，亦请旨回山。太祖一想，欲令其父子同归汴梁，封赐重爵以报答军功。杨业再奏曰：“王恩浩荡齐天，理当遵旨，送主回京，惟老亲风烛之期，寸心不欲远离，待诸异日，臣自当依旨来朝，以新陛下宠命之光也。”太祖点头大加奖赞：“将军忠孝两全，卿一心回山事父，朕亦不得强留，但怔役尚无珠宝犒劳一军，且待朕回汴梁，自然命使臣少赏金帛到山，以酬赏多士。”杨业父子同奏曰：“区区微功，何用陛下龙心念切，为国勤王正臣子义分当为也。”

住语君臣交酬多话，果然次早杨业、余氏、延平携妻花氏夫人辞别圣驾载道，自太祖以至众王侯文武大臣三十余人，皆来荐酌送别，一班女英雄至刘、萧、艾、郁与花解语尤属姊妹情长，正以乍台忽离殊难割爱，特因各事夫家不得不然分袂，惟五女珠泪汪汪，情感而已。当日杨业夫妻父子一同出寿州城，五万大兵随后，拥护太祖亲身出关送别，自然诸大臣无一人不送出州城十里之遥，杨业父子马上拱揖数次，请圣上各王侯请回。太祖只见远送，只得住驾，各文武随回入城。

是日见靖乱诸事务完备，择下吉日就便奏凯回汴京。六军大小文武一闻此信，人人喜悦欣欣，各各打叠行装，威成武武，将士文臣，踴踴鸣金进鼓。李景君臣闻天子登程，早备白金四车，黄金二车，珠宝土产之业二车送行，俱出城候驾，一见天子出城，俯伏。太祖着唐主平身，曰：“朕历此土三年，今方得平宁，与卿等共享太平之福，蒙贤王厚礼，不须远送，汝君臣守土和穆，上下一心与国同麻，朕有望焉。朕回汴自当差官犒赏汝等。”君臣复礼，唐主君臣揖拜：“陛下圣主赦罪汪洋大恩，又劳圣驾远涉边隅，臣等之过也，少不得相送远远而还，一路父老子民喜圣天子经临厥道，莫不香烟载道，结彩铺毡，香花扑鼻。一路大小官僚郊迎百里，说不尽肃静威严，龙颜喜霁：“众百官士民有此爱朕之心，真好百姓也。”实乃王者大兵所过，秋毫不犯，故只由故土省远远观睹圣上威仪护从，以及众王侯文武女将大臣，好不威扬。水陆之师过处，风景日殊，陆马江舟，人人归心似箭。不知天子回汴如何，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平南唐太祖班师 赏战功二王惧罪

诗曰。

三载南征逆命诛，神仙凡将效驰驱。

总由太祖当昌运，从此不劳动六师。

再说宋太祖一程大兵水陆赶急，一天回归汴梁城，飞马早报，有署国君王二御弟，左相赵普以及守国文武大小官员，尽皆出皇城十里之外，远来迎接圣驾。此乃礼之常，不须过述。当日座御金殿御榻，众文武朝参过，二王爷贺喜陛下得胜起居一番，太祖略言征役之劳，高王爷又将兵符帅令交还太祖，大兵发回，兵部所剩饷粮交回户部已毕。太祖旨命各将士大小三军，且各回家见母，下抚妻儿，明日见驾，论功赐爵升赏。众文武大小二军欢声谢主龙恩。天子回宫拜见杜太后娘亲，幸他远行几中妖道之手，今得主幸免成功回来，实乃优中变喜，太祖亦以远征久离膝下为咎。自责请安已毕，又有一众皇后东西宫诸嫔皆来朝参，请叩龙安，皆说久别喜回之话，此是一定常情。当日各文武大臣各各归家见母，妻儿膝下，不胜欣悦。惟有史圭、石守信二人歿于寿州城。只得两棺运回。史石二家不胜苦楚痛哭，何幸。

住表史石二府开丧 帛超度亡魂。再说次早五更三点无子升座，文武百官大小纷纷入觐，恭肃山呼，文东武西侍立。宋太祖想来，驸马虽则功劳浩大，出于父子夫妻一门，然位为东平王，品级已极，无再加封。又以军师苗从善，参赞军机，占卜灵应有功，至屡救护诸人，加升上柱国平章事，食邑万户。又在军中已封刘、萧、郁、艾、花五女为夫人职，今再加封五官主正一品夫人，高郑冯五人封五少王进足正一品，食邑万户，世袭为恩。然旧日三王五侯九节度，官阶之品衔已高，仕途拥塞，不便再迁，亦加食邑耳。至于史石二侯，亡于寿州城内，今着阴封侯，足加赠为王，仍以王礼安葬，发出库银，着百赆赠各十万两以为丧用之资。伊两家公子上朝谢主隆恩，安葬事也无交代。又将萧郁艾在南唐被李景杀害已阴封赠爵，今仍将三人配食于忠臣祠，且著显其名为礼典，与国始终，萧郁艾三女夫人赴朝代义领恩。高琼又奏请召妻父刘乃到来终养，少尽半子恩情。太祖准旨，即命他夫妻偕行接迎，来王府中与高王相见，两亲情喜色欣欣，是藉女儿恩光，功劳浩大，圣上敕乃为礼部尚书，着旨续娶夫人。刘乃以年老不娶止之，圣上下强。后君保以半子承之，以次儿为主嗣于刘家一脉。此是后话不别重提。

却说宋太祖此日又旨命高君佩赏了许多市帛缎彩金珠，不下百万之丰，前往山后石州赏赐杨家父子，外有弯金五千两赏与他手下随征兵卒。一时犒赏分明举朝皆喜悦服，有名士作颂，以纪太祖征服南唐军功曰：

建龙九年，戎有南唐，倚邪猖獗，竟不赴廷。帝其震怒，即议亲征，整我六师，是讨是伐。既临其城，谕以威德，蠢尔不灵，大邦为仇，神人定谋，将士协力，料敌制胜，咸克鹿元，遂克南唐，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宋初兵，混一区宇，赳赳桓桓，亦照厥绪。

——杨雄《赵立国

颂》

此颂休提。却说当日各臣功劳，满朝皆有赏赐，独不及于署国功劳，乃光义二王爷也。此时光义满心不悦，且太祖不时说出被困于寿州，朝中无人设个救法，倘非众男女将士用命及群仙帮挾，身抛九重天，命在他邦矣。语近讥责御弟光义，绝不思量救驾一兵一粮，不到一书一字问候之意。故光

义觉得心不悦而惭，又恐慌自危，兄弟面上，越觉不周之处。太祖思此无情之弟，亦欲加罪之，但属手足难行，并碍着母后钟爱者少儿，若执之正法，有伤母心，不特失之友爱，又有失孝道了。然当初杀却一结义郑子明，尚且南唐有所藉口，况今骨肉乖运，难免臣民指责，故随亦隐忍不发，然而友爱之情自此益衰。光义惧罪，亦如坐针毡，恐将不免，寝食不安，所以得一事不如忍一事，忍一事不如省一事，以太祖之明哲大度，今因二弟不发兵粮，问候一言，是属他无君之心，不敬足，不念手足，是理之非者，但事已既往不必再言。公子三至，光义惧罪，有为烛影摇红之事，复多一疑。且后光义登基后，号为太宗，至征伐太原来行赐赏，王子赵德昭请叔太宗王行赏于臣下武功，至太宗多疑，在太原军中时闻谗言，德昭恩为帝自立，以继父太祖之说，太宗闻而忌之。后班师，见德昭请旨行赏将士军，太宗即变色曰，“朕且未行赏，待汝为君时再赏之。”斯时德昭请行赏战功，乃国家所当行正务，德昭无乃爱重战功兵将，以奖励为国之心，不意太宗多疑而变颜以恶应之，是至德昭自觉惭愧忧愤自经，不得其死，亦一疑字。是不论君臣父子兄弟，一疑字不忍不省，未有不做出相仇失欢失爱两相祸危之恩也。复至德芳光美二王，皆不得其死，观太宗之立心，亦见险矣。只奈何杜太后以妇人之见，命太祖曰：“天下虽儿马上辛劳所得，然汝弟兄四人均同手足，倘儿百年后，将大位传与光义，待光义后，传之光美，待光美后传回汝子德昭，儿且准依。”当日太祖乃系胸襟大度帝王，一闻母命，唯唯准依，后果至太祖病重不起时，依杜太后命，犹曰：“光义，此事好为当为之。”是托以江山之语，不料光义人问太祖之病，烛影之下，遂报宋太祖驾崩，是诚千古疑案也。为父开基，本当嫡子继立，缘因妇人不知大节，以兄弟手足亲情而疏间其父子传绍，非出于礼之大典。

然而太祖依着太后之请，将位传之弟光义，而光义应当百年后以太祖之心为心，复当依命传之光美，后光美不愿为君，即当传回御侄德昭，方见公天下之心，方不负太祖依母命以存友爱，奈何光义愤于赵普一奸谄之言，遂公然传之己子，是上负太后太祖之心，下失臣民日后之义，是君臣原其心一私于己，不以太祖为念。一迎媚国君以固己位，是其君臣罪之，难辞其责也。

却说宋太祖自从平伏南唐班师之日，又值太皇太后寿诞佳辰，八旬之一。太祖吩咐传旨王子王孙妃后文武王亲大臣与太后庆祝千秋。王亲国戚文武纷纷送献礼祝。天子大排御宴，文武百官皆赐赏，是日君臣畅叙，庆闹纷繁。各宫皇后娘娘，下及妃嫔一般兴祝开进，一连三天。高王爷是当今国戚，少不免一家王姑及刘夫人同进年宫上寿，太后见女儿外孙媳同来，不胜喜悦，留宫一月方放他婆媳回王府。

闲言少叙，一日杜太后对王儿赵太祖言：“王儿虽然马上十八年辛劳，方得今日位登九五，但汝弟兄三人，均同一脉，倘百年后可将大位传之弟光义，及光义后传之光美，光美复传王孙德昭，娘觉得富贵相同，手足共沾，未知王儿意见若何？”太祖一想，此位不过因循无心而得之，自黄袍加身，是众将作成耳，今为一家相传，何人不可，况弟兄非比别姓，有何于碍，遂满口诺承。杜太后深喜王儿笃子友爱，一诺而允，娘心安矣。不知太祖何日传位，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病痲疽 太祖驾崩 承统绪晋王依诏

诗曰：

开基匪易守基难，十八年劳马足间。

有子何须传太弟，误依母命送江山。

却说来太祖自领诺太后传位与二弟光义，不觉征服南唐后又二年，太后年已八旬之三，一病不起，崩于内寝。太祖弟兄二人执丧，文武百官挂孝素服安葬皇陵，不多细述。其时只有北汉主刘钧未下，然太祖自胜甫唐后，仍不以北汉河东为意。为人不劳即逸，太祖自即位后，前十年不离盔甲马上，自十年后，不征伐者数载，年纪近五旬了，今逸暇中不记黄石公之劝勉遗言，文有军师、赵普等，武有高、曹、潘、王诸人，正是深宫闲暇，不念及前劳，方味为天子之贵。粉黛三千，金钗十二，椒房尽倚娉婷，宫院群妆国色。即平民唱随如愿，不胜意味胶投，尚觉鸳鸯队里，况贵为天子，六宫承恩，群争望幸，其中巫峡自荐，雅意迎逢，自然将一个英明猛勇君王晚年迷得如痴似醉，捣药守宫未吐。当日天下十之平服七八，所有方方贡献的山珍海错，杂然排陈，今日在东宫把盏联欢，明日又在西宫围炉开瓮，于是捧咒承槽，御杯漱醪，奋髯踞踞，枕藉糟，恍然而醒，又兀然而醉。后有史官刻画数语以志其沉湎。其词曰：

芳菰 精婢，霜蓄露葵，玄态素肤，肥豢 脓肌，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如叠穀，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山鹑斥鹤，珠翠之珍。寒芳莲之巢龟，脍西海之飞鳞，臠 江东之潜龟， 购汉南之鸣鹑。揉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适咸，蓐收调辛。紫兰丹椒，施和必节，滋味既殊，遗芳射越。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应化则变，感气而成，弹征则苦发，叩宫则甘生。于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觞，浮蚁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娱肠。

此乃是言酒食之美，又有数语道其色荒。其词曰：

尔乃御椒房，临内苑，琴瑟交挥，左篴 右笙，钟鼓俱振，萧管齐鸣。然后姣人乃被文縠之华袿，振轻崎之飘摇，戴金摇之熠熠，扬翠羽之双翅。挥流芳，耀飞文，历盘鼓，焕缤纷。长裾随风悲歌入云。矫捷若飞，蹈虚远蹠，凌跃超骧，蜿蝉挥霍，翔尔鸿翥，戢然 凫没。纵轻体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飞声激尘，依违厉响，才捷若神，形难为象。于是为欢未溲，白日西颓，散乐变饰，微步中闺。玄眉驰兮铅华落，收乱发兮拂兰泽，形服兮扬幽若。红颜宜笑，睜盼流光。时与吾子，携手同行。践飞除，即闲房，华烛，幄幕张。动朱唇，发清商，扬罗袂，扬华裳，九秋之夕，为欢未央。

---

痲疽(yongj, 音拥居)——毒疮。

漱醪(láo, 音劳)——喝酒。

踞踞(jù, 音基巨)——古人席地而坐，随意伸开两腿，像个簸箕。是一种下拘礼节的坐法。

芳菰(g, 音估)——菰是一植物名。比喻很香的草或花。

肥豢(huàn, 音患)——豢指食用的牲畜。这里指很肥的牲畜。

臠(huò, 音祸)江——古江名。

左篴(chí, 音池)——古时称管乐器，像笛子。

华袿(gu, 音圭)——袿指衣袖或妇女的上衣，比喻华贵的衣服。

远蹠(zhí, 音直)——远踏。

超骧(xì ng, 音香)——马快速奔跑。

戢(jí, 音集)然——止息。

此编乃是言宫中声色之广。太祖自此以酒色相继，昼夜不辍，龙颜从此渐觉销减。有军师看来，近圣上与前马上时大变，遂不上疏本，即面奏曰：“洞房青宫命曰，寒热二媒；皓止幽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命曰，腐肠之药。今陛下越女在前，齐姬在后，纵欲于曲房隐闲之中，此甘飧毒药，恐伤圣体，大失天下所望。况青宫尚稚，未能强立，求陛下自爱。”奈太祖原素性不羁，未御极以来，本是一个新丰市上英雄，今闻军师所谏理之明知者，虽口嘉纳之，然不能舍此二事强行，苗军师只得叹惜而已，亦无奈之何。未几，酒兴倍浓，美色愈加，有等奸臣邀宠，又假青万选，奏以豫比竹叶，荆南乌程，由是远方来贡者不绝于路，一时浮议犀沸。岂知酒毒非常，太祖大醉入房，醒来忽觉身体发烧如炙一般，早起君大医诊厥，皆以关沐浮数，恐主发疮疽病，恩是用药以曹花能程及荆妨败毒等方。有苗军师急入宫求见问候，并力谏主上以所病皆因酒毒所发，必须戒却，服药方能奏效，自此须当切戒以倍龙体。当日太祖亦自知病深，故勉强戒过酒数天，奈五盏不交，终觉三浆难溃，欲登大饭之山，必先入酒泉之郡。故世俗所云凡人嗜酒日久，肚里实有酒癮顽症之患，此后纵欲戒之，不能实乃真的。当日太祖强忍戒，不上七八天，便尔粒食不沾口，细想酒虽有害，但撒去不用，又见饔飧难下箸，以此终日不食，岂不要忍饥死是不难了，倒不如少些酒节为高。讷知初时少饮，原来好酒之汉，见了佳酿那能忍口，少不免由少而多，至于八九分醉意方能住手，此是举世之人皆然，迥非太祖一人们好也。然天子之贵，岂乏药饵以退其病，惟功不能补过，非于服药罔效的。又半月之后，龙背上突起发个毒疽，不问而知为背痈了。至病势日增，饮食不进，太祖渐渐日夜昏迷，举朝文武大臣已知主上冥期日近，独有那位御第二王爷光义心中暗喜，登基有近之期。况因寿州不思救驾，为太祖欲执罪时刻，惊惧在心，今知太祖染此恶疽，只是放下忧心，当初杜太后有旨命，太祖兄将大位传己，故心安了。此日太祖自知将危，传与晋王二弟：“汝其勉之，以承朕志。”光义含泪揖奏曰：“我主病势虽深，只宜安静调养，勿安劳心。至于国家重器，即万岁之后，即有德昭侄儿，弟焉敢妄为，恐于后人议论，陛下王兄须当酌之。”太祖曰：“不然，以德昭尚尔十一之年纪稚幼，况初时太后有嘱，朕以大位付汝，当此朕一诺唯承之，朕遵母命，汝遵朕旨托，还有何人后议？朕观汝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但德昭儿年轻，当善遇之。再有四件大事，朕未能全得，尔当成全之，亦朕为尔为佐弼之谋也。第一者，河东之地未平服，不可不取。第二者山后杨业父子，英雄智略萃于一门，须当厚聘之以大用。第三者朕征服南唐时，半中途遇一张齐贤，此人有大才，可当军相之任，当时吾不收用之，特留来尔作相。此人得任宰相之权，大有益于国者。太行山一将，名呼延赞，英雄忠勇，可收用之，是文武得人也。须当志此四事，朕死何恨。”当时光义揖拜受命，有宋后曰：“今二王叔接继江山，将吾母子致于何所？”太祖曰：“非此无安置汝母子，今二王叔接继，何异于朕？必能共保富贵，不须忧也。”太祖再唤其子，德昭当时下跪，流泪一面，言为君不易，今依太后命，传位与二王叔登基，仍是一家骨肉亲，长保富贵，不须忧虑也。德昭含泪依旨，叩谢起来，母子仍坐一侧。

此又太祖昏沉睡去，梦见陈希夷前立御床侧，揖拜毕，与他握手曰：“山

---

饔飧(yōng sūn, 音拥孙)——指早饭和晚饭。

罔(wǎng, 音网)效——无效。

人特来与陛下别，从此回天，以了俗世了。”太祖凄然下泪，可有延缓朕之寿命否？陈传曰：“此数已定，陛下原五纪外之寿数，理合就此回位，不须伤情也。当初在困南唐时，皆中毒水，虽蒙神水救回，余患尚留肠胃，故黄石公临别时早知陛下有此毒患，故以危言恳旨当戒酒色，不料陛下于此二者全耽，所以引余毒发疽，难以救拔。今山人别去，且等候陛下龙驾，三天后再会。”语毕，大袖一拂，向天而去。原来陈传老祖前曾受太祖封以华山为睡仙恩典，复于三天之前来报知。当日太祖醒来，病加沉重，自知不起，急召光义弟及德昭王子入宫，戚然吩咐一番，言声不响，气息不继，噓噓呼吸。按史上有批点光义入侍问候太祖之时，并无太祖妻儿在旁，宫监远隔，但闻太祖言光义，汝早当为之云云。烛照一室，红光摇影，已报驾崩，是千古疑案，事之不明也。

但太祖一崩，宋后、皇子、御弟一众等大哭，哀声传召众大臣文武，人人悲泣。召颁天下开丧挂孝，禁绝鼓乐。葬毕，光义登基，诏颁示中外，议于明年正月改宋国号，大赦天下。宋后为开宝皇后，迁之西宫。即进封皇御侄德昭为八大王，宠遇特隆。王妃顾氏进封皇后。苗从善、高王爷、曹彬、王全斌、潘美一班前辈功臣，皆已极品，不能再升，只加俸禄而已。其余五少阳将，由侯爵进封为公爵。五少阴将加封五郡王。只有高平王妹丈高怀德，功劳浩大，进加九锡。郑印，念他新立功，又父有功被误杀了，复加九锡，余者皆加三级或一命之荣不等，不概烦表。

当日宋太宗自即位后，注意用兵，以承太祖威武之志。一日谓群臣曰：“河东辽下皆吾敌国，先帝临崩之时，以河东之地，必取。山后杨业父子聘他来朝，不然，反为北汉刘钧所用，非我利也。且太行山有勇将呼延赞，可聘收用之。再命人往金陵访张济贤，回朝大用。”旨下，即着君保速赴太行山招取呼延赞，又差冯茂复往金陵访取张济贤，命高君佩往山后聘请杨家父子。先着旨工部尚书符彦卿督修造无佞府，以待杨家一门来投居止。再命高王爷训练三军，以待下河东征伐北汉。再敕郑印各路催粮。各政令一一皆依太祖遗制，但下河东征服刘钧，再敌北辽之事，已有南北两来之书，不必复赘矣。但以太祖英明神武，开基不过享国十七年，即不得后嗣接继，亦依妇人之见耳。至遗后太宗光义虽听赵普谗言，立子窃位，但其一心已欲之不待赵普唆惑，心心不已了。及至第九传高宗于金兵起难之后，方是太祖嫡嗣复承回大统。今三下南唐，李景称臣，年年纳贡，岁岁来朝，不敢再复稍萌异志，东南一带，自此平宁，不复见兵戈攘扰，四民集业，海不扬波，皆藉太祖请将用命之力，以莫安黎庶也。当日宋太祖驾崩，太宗帝登基，少不得天子自丧挂孝，四海禁绝音乐，安葬皇陵。诸事已毕。按史，宋太祖自三十六岁登基，在位一十七年，寿五十三而崩，史之实据也。复有七律诗咏之曰：

耿耿陈桥见帝星，宏开宋运际光明。

干戈指处浪烟灭，士马驱来宇宙清。

雪夜访来谋国计，酒杯消释建封宁。

专征一念安天下，四海苍生仰太平。

## 仙侠五花剑

## 第一回 太元境群仙高会 软红尘五侠寻徒

三尺霜锋神鬼惊，向人惯作不平鸣；  
世间只惜真传少，正气谁担侠士名。

这一首七言绝句诗，乃海上剑痴慕古来剑侠一流人，俱秉天地正气，能为人雪不平之事，霜锋怒吼，雨血横飞，最是世间第一快人，第一快事，只是真传甚少。世人偶然学得几路拳，舞得几路刀，便俨然自命为侠客起来，不是贻祸身家，便是行同盗贼，却把个侠字坏了，说来甚可慨然。这真正剑侠的一等人，世间虽少，却也不能说他竟是没有。如今闲话休提。

单讲宋朝高宗年间，有十位剑仙在太元境高会，炼得五花宝剑，下界收徒，传授几个剑侠正宗，要使天下后世企慕剑侠之人，不致有错认门径的一段故事。爱看书的且请放明着眼看我道来。正是：

新书闲读多奇趣，古剑重磨起侠心。

话说上界太虚山虬龙洞有位剑仙，即世传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公，自从升真得道，在此山中修心炼性，不复干预尘世间事。逮至宋朝高宗南渡，奸相秦桧擅权，朝中大臣有大半皆其私党，作威作福，倚势害人，弄得天下不平的事日多。一日，虬髯公偶然静中思动，要想重下红尘，再做些行侠仗义之事，稍微奸邪。又因其时宋刻的书卷甚多，那书中也有胡说乱道讲着义侠的事儿，却是些不明事理的笔墨，竟把顶天立地的大侠弄得象是做贼做强盗一般，插身多事，打架寻仇，无所不为，无孽不作。倘使下愚的人看了，只怕渐渐要把一个侠字，与一个贼字、一个盗字并在一块，再也分不出来，实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虬髯公不看也罢，看了之时，不禁怒上心来。一日，令道童传个柬儿，择期邀请列代得道剑仙，在度恨天太元境高会，要议一个妥善法儿，不使后人把义侠的声名坏了。

是日，到的共有黄衫客、昆仑摩勒、精精儿、空空儿、古押衙、公孙大娘、荆十三娘、聂隐娘、红线女等，连虬髯公共是十位，相见礼毕。虬髯把那小说误人、急当想个善策挽回大道、并自己再想重历红尘干些侠事的话说了一遍。空空儿道：“既是小说误人心术，只消飞剑把小说的板儿一概劈了，岂不干净。”虬髯笑道：“道兄说那里话来。大凡书本风行一时，自然是散布天下多有的了。我等宝剑虽利，只怕要劈他的板儿，却是劈不胜劈。何况这一部劈了，难保不又刊出那一部来，将来伊于胡底。”昆仑摩勒道：“既这样说，须把那班著书的人，略略儆戒他一二个，使他们以后不敢胡乱动笔，岂不是好。”虬髯公道：“做书的人，他也未尝无一腔热血，一片热心，要把行侠作义的事极力摹写出来。只是认差了路，以致无一笔是处。若欲稍加惩戒，普天之下著书的人甚多，却从那一个惩起，亦且有伤天地之和，岂可使得。”古押衙道：“虬道兄如此说来，难道就罢了不成？”黄衫客道：“依我想来，虬道兄既有下山之意，须要几位道兄、道姑同到红尘，各收几个嫡派门徒，令他们行些真实侠义的事与世人看了，知道象这样的才算义侠，后来或者有人也把此事做成说部，留传世上，那时自然晓得侠客与剧盗、飞贼

---

上界指天界。道教、佛教所指神仙居住的地方。

逮至——及至，到。

儆（jìng，音竟）——戒也。

是两样的。这种胡言乱语的书，方可不灭自灭。但是，收徒一事谈何容易。第一须要择人，第二又须炼剑，这却怎样才好？”虬髯公道：“此说果然愜当。但这择人、炼剑的两件事，多不是一朝一夕做得来的。如之奈何？”公孙大娘道：“若说择人传授，我因近在丹房炼霜锬丸未成，尚需时日。若说炼剑，我处却有已经炼就的五花宝剑五口，尽可传人。众位道长如有果愿下界去的，吾可取来使大众一观。”回头唤侍女英英：“速回飞云山丹室中取八宝革囊前来。”又嘱：“沿途不可耽误。”英英唯唯，遵命如飞而去。

不多一刻，即使回来，呈上革囊。大娘解开囊口，用手一招，飞出五把剑来，光分青、黄、赤、黑、白五色，恍如五道彩霞，射入眼目。虬髯公等接来看时，每柄均长三尺左右，阔约寸余，薄只一分不到，权其株两甚轻，不知怎的，挥动时，却又十分沉重。剑尖剑口，锋利无比，更不必说，真是神剑，无不啧啧称赞。公孙大娘道：“此五花剑，我在丹房采日精、月魄、电火、霜花并雷霆正气而成，其质非钢非铁，乃是落花之液酿成。每花只取乍落的第一瓣，故得先天第一肃杀之气，和以铅汞，计凡千炼始成。剑质可以吹毛使断，濡血无痕，削铁如泥，砸石成粉。这青的乃芙蓉剑，最难运用。黄的是葵花剑，赤的是榴花剑，黑的薛花剑，白的是桃花剑，无甚高下。”虬髯公道：“原来如此。足见道姑精心向道，历久不衰，乃得炼此利器。”公孙大娘道：“这算怎么，不过是费些辛苦罢了。如今剑是有了，但不知是那几位道长下界走一回儿？”虬髯公道：“我与黄衫道兄是首议此事之人，自然当去。不知还有何人愿往？”道言未了，聂隐娘与红线女俱说愿去，古押衙与精精儿也要去时，却被空空儿先已允了。虬髯公不胜欢喜。公孙大娘遂把五柄宝剑掣在乎中，令五位剑仙各自选取。红线遂取了一柄桃花剑，隐娘取了榴花剑，黄衫客取的是葵花剑，虬髯公是薛花剑，只剩一把青芙蓉剑，因公孙大娘说最难运用，众皆不敢受领，自然是空空儿的了。大娘随将五剑应如何展舞，如何吐纳的法儿，略略述了一遍。又道：“诸位道长下山，倘然得遇有缘，千万须看此人的心术若何，然后传他绝技，不要误授了外君子内小人的人儿，那时仗着本领高强，又倚宝剑利害，妄作妄为起来，不但有玷师门，只怕为祸不小。况道长等此去授徒，原欲阐扬正道，使人不入歧途，倘若误授匪人，其害何堪设想。诸宜留心在意为是。”虬髯公道：“道姑的高见不差。我想我们此去，果遇可传之人，亦只先授他些拳家的正径与着剑法的宗传，且莫把这吐纳绝技任意投人，并不是吝而不传，且待他们功行成时，再行补授未迟。”黄衫客点头称是。公孙大娘遂将空囊提交英英携着，起身向虬髯公打一稽首，告辞回山。昆仑摩勒、古押衙、精精儿、荆十三娘也要去了。虬髯公等送出境外方回。

黄衫客问虬髯公道：“不知虬道兄等现拟先往何处，且于何日动身？”虬髯公道：“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吾想先到燕赵各地走一回儿，看看有无缘法，再定行止，明日即须下山，不知众位如何？”聂隐娘道：“江南山明水秀，其间应钟毓奇人，我欲先至江南，然后沿江而下。”红线道：“我想先到齐鲁之间走走。”黄衫客道：“我也是这个意儿。”空空儿道：“我想到临安去，一来求访人才，二来宋帝南渡以后建都于此，也好探探秦桧一

---

愜（qiè，音妾）当——适如其分，合于情理。

稽首——跪拜行礼。

毓（yù，音育）——同育。养育，形成。

班大奸的近日作为如何。”虬髯公道：“既这样说，我等此去，自然俱是行踪无定的了。但是万里求才，颇非容易，断难三日五日便可先后回山，将来倘要聚首，须先定个地方，免得彼此无从寻觅。”黄衫客道：“此言甚善。”聂隐娘道：“我在江南，多则一年，少或五六个月，难保不到山左一行，那时与道长相逢，也未可知。”虬髯公道：“这本来是说不定的。譬如我到燕赵，若无可以传道之人，也难保不改赴江南各处。就是黄衫道兄等，也不一定到了何处竟是何处，或在途中聚晤，亦未可知。但不能竟定在何日、何时、何方见面。难道觅得传人，即便授他剑术同着回山，不使他们略略行些功果，使众道兄道姑等见见不成？”黄衫客道：“贫道据虬髯兄之言想来，临安现为建都之地，空空道兄他又本来要去探秦桧一班奸贼作为，不如后来竟在临安相会，定以一年为期，彼时即使觅不得门徒，也须到了临安再寻机会如何？”众剑仙皆称：“使得。”虬髯公与黄衫客又略略谈了些话，五位仙侠携着五口宝剑，分手回山而去。到了明日，一个个束装起程。

若说仙家的行止，本与凡俗不同，出行时须带着许多衣服铺陈，又有那家人话别、亲友饯行等事，极其累赘。这虬髯公等皆是飞行了道的真仙，本来乘风驾雾，可以瞬息千里，来去自如。此番只因要下界去寻觅真才，藉传大道，不得不徒步而行，可以慢慢的随处留神，仔细侦访。故此各携着五花宝剑与护身仙剑之外，又随身带些丹炉初炼的金创起死回生丹，并那仙山深处所产的灵芝、仙求、钟乳、空青各种妙药，以便到下界时易钱使用，并可疗人疾病。

时在大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中旬暮春时候，众仙侠下得山时，一路之上看不尽柳暗花明，玩不尽山辉川媚。就中黄衫客与红线女是同到山东去的，虽黄衫客修真之处在飞云洞，红线女在一线天，却俱在太玄境的西北方上，相去不过三十余里之遥。是日，不先不后同时下山，恰在半途相遇，彼此各打一个稽首。红线女问黄衫客道：“未知道长此去，取道东南而行还是望西北进发？”黄衫客道：“我想先赴西北，然后绕道东南，未识道姑若何？”红线道：“道长既由西北绕至东南，我不妨由东南折至西北，想来若大一个山东省城，四下里兜抄转来，未必竟无一二可造之才，不知道长以为然否？”黄衫客点头称是。

二仙侠谈谈说说，行了一程，俯视下界，红尘滚滚，浊浪茫茫。红线女道：“此地相隔凡尘尚远，我们何不乘风而下，各自分途，免劳跋涉。”黄衫客道声“使得”，二仙侠遂又打个稽首，各纵祥光分头下坠。红线女使的乃是金遁，十分飞速，一霎时已踪迹杳然。黄衫客在仙山脚下撮一些土，借土遁法往西北而行。不消片刻，但见汪洋大水，一碧无涯，已是混元湖地界。此湖周围三万六千里，按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数，每度百里，深不见底，乃仙丹交界所在。黄衫客来到湖边，收了土遁，正欲借水遁渡湖，忽听得豁喇喇一阵狂风，只吹得沙飞石走。风过处，见湖心涌起一阵怪浪，好似山移岳动一般，借着风势，望岸上直扑过来。浪花中隐隐见有一物，浑身雪白，四足腾波，在那里张口吐沫。这浪顿时愈涌愈高，不下千寻峭壁。黄衫客知是湖中出了妖物，急忙将袍袖一扬，想把浪头拂将回去。不料那怪见了，十分恼怒，越越的推波助澜起来，离岸只一箭之遥。黄衫客见来势太猛，不敢迟延，

---

祥光——平和祥瑞之气。

金遁——五遁之一。道教遁形之术。五遁为金遁、木遁、水遁、火遁、土遁。

慌把两足一登，离地有十丈多高，驾着半云半雾，定睛向湖中细看，究竟何等妖魔，胆敢如此兴波作浪？

正是：

何来倒海翻江怪，敢阻乘云驾雾仙。

毕竟不知黄衫客遇的何妖，如何渡得湖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黄衫客一剑诛妖 红线女单身杀盗

话说黄衫客自飞云洞借土遁法来至混元湖边，湖中忽起大风，来一怪物，张口作浪，急举袍袖拂时，退他不得。看看逼近岸旁，黄衫客忙将两足一登，踏空而起，往下瞧瞧是何妖物。那怪已似觉察，昂起斗大头颅，两目灼灼，宛如两道金光，直冲霄汉。霎时间，忽又把头向水底一低，支咧咧大吼一声，涌起一阵急浪，足有数十丈高，向黄衫客直淹过来。黄衫客说声“不好”，在着空中使个大鹏展翅之势，滴溜溜向东南方旋了开去。这怪见仍旧淹不着他，又在水中昂起头来，把口对着黄衫客一张，喷出一股冷气，好似雪练般一条，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且此冷气之中，隐隐似有巨灵掌一般大的五个指爪，斜刺里向黄衫客抓来。黄衫客到此地步，暗想：“我因怜这妖魔，不知修炼几千百年始得在此混元湖中仙凡交界之处占穴而居，再数百年，功行到时未必难成正果，所以不忍伤害于他。如今这样肆恶，若再让时，深恐反遭不测。只不知他究竟是个水族中怎么东西，有此怪异，未可轻敌。”遂双手向空打一稽首，说一声：“上苍好生，不是偏我黄衫好杀，但今日水怪兴波，逼人太甚，不得不一开杀戒，愿为当世除妖。”说罢，伸手向袍袖中一招，飏的飞出一把剑来。但见一道寒光，向着那怪口中所喷冷气直冒过去，敌个正住。

其时，半空中恍如有两条白龙在那里厮斗，约有半个时辰，不分胜负，黄衫客见了大怒，起右手并着三个指头向那仙剑一指，口中喝一声：“捷！”说也奇怪，这剑起在空中打了三个盘旋，向那白气中直冲而进。那怪大惊，慌忙把口一闭，收回白气，又将四足向水面用力一伏，窜入波心而去，黄衫客焉肯容他，借着剑光护体，使一个寒鸦扑水之势，把身子往下一逼，跃入水中，紧紧追赶。那怪慌了手脚，只想凫水而逃，又恨被寒光逼住，不敢行动。黄衫客看看将近赶到，拼指向剑光连指数指，这剑望着那怪顶门直劈下来。那怪此时愈加着急，使一个鲤鱼攻水之势，掉转身躯挺着四足，向黄衫客狠命扑来。黄衫客微微一笑，喝声：“孽畜，休得猖獗！”即在丹田穴中运出一股气来，向着那怪一呵。此气乃是先天三昧真火蕴结而成，比着凡火有百倍之热。这怪怎能抵挡得住，顿时在水中缩做一团，动弹不得。黄衫客把手又向剑光一指，这剑直飞下来，将怪腰斩水中，分为两截，鲜血直冒，湖水变红。黄衫客十分过意不去，道声：“善哉，善哉。可惜尔数千百年修持，一旦化为乌有，皆尔不守正道，妄思图害生灵所致。”口说着话，把手扔将袍袖一扬，收回仙剑。因念怪虽斩了，奈在水中，看不出究竟是甚妖邪，十分利害，何不取上岸去瞧个仔细。遂一手提着一截，远远先自撩上岸去，然后将身透出水面，慢慢的踏波而行。果然仙家妙用，衣服冠履，毫无水迹沾濡。

逮至到得岸边，定睛向此物看时，并非别的水怪，乃是一只极大白獭。牙长似戟，爪利于钩，身约丈余，毛浓寸许，自头至尾，一白如银，并无半点杂色。黄衫客暗忖道：“原来是这孽畜，怪不道方才口吐白气。那气中如有五个指爪，却是他驱鱼的长技。但白獭髓乃金创中第一圣药，不论如何血流皮破，只须合琥珀屑熬膏敷治，立刻便能止血生肌，将来且无一些斑点。

《西阳杂俎》及《拾异记》中载：吴主孙和宠邓夫人，一日和醉，舞玉如意，误击夫人头角，额破血流。太医奏请以重金觅白獭髓和琥珀末敷治始痊，此是明证。惟调敷时因琥珀太多，以致脱痂之后留有一点血痕，殷红夺目，后人相传为獭髓妆，播作美谈。这是下药时铢两未称，乃至于此。否则色泽均匀，可以毫无破绽。况世传獭肝能治肝胃等疾，亦极神验。我今何不把他剖了取作药笼中物，留着医治世人，岂不大妙。”主意定了，甚是欢喜，探手袖中，取出仙剑，先把胸腹割开，取出肝来。大凡飞禽走兽的肝叶，本来皆一叶的，独有獭肝按月而生，一月一叶，此时正在三月，故有三叶之多。黄衫客即取湖水洗涤一过，再运丹田真气向肝连呵数回，把那水湿之气吸干，收入怀中豹皮囊内。又把足骨及头尾各骨敲开，倾出好些髓来，白腻如膏，也用先天真火炙干，一并收入囊中。余下的皮肉等物，依旧抛入水内，任他随波逐流而去。从此为混元湖除了一患，免得后来或有凡间甫经得道之人，欲渡此湖，被其吞噬，且免湖中水族伤残殆尽，其造福却也不小。

黄衫客既将白獭收拾已毕，把豹皮囊揣入怀中，藏好仙剑，起一个穴底擒龙之势，飞身下湖，用水遁法，不多一会渡过仙湖，早登彼岸。但见一片荒郊，绝无人迹，因仍驾着土遁，走有百里之遥，看看红日西沉，依然前不把村后不着店。黄衫客连夜趲程，也不稍歇，直走了一日一夜，不知经过几重恶岭，几道毒泉，始觉渐有人烟，到了登州地界。我且按下慢表。

再说那红线女，自驾金遁与黄衫客分途之后，他虽是往东南去的，却也要过混元湖而行。只因当初共工氏与颛顶争帝，共工头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后来虽得女蜗氏炼石补天，那地却未曾补得，所以混天湖的湖面东南方西北方有数十倍之大。红线女到得岸边，看见一片汪洋，茫无涯涘，欲使水遁之法，深恐湖面大了，未免费力，故把莲钩一蹬，起在半空，驾着半云半雾而过。俯视湖中，甚是风和浪静。惟西北角隐隐似有一道杀气直冲霄汉，正黄衫客剑斩白獭之时。红线女因急欲趲程，也不去仔细看他。及至渡过湖面，有五百余里沙漠之他，不但人迹不到，连鸟兽树木也是没有。直待过了此处，方见远远的有几点青山，却有大海阻隔。那山乃在大海之东，正是山东曹州境界。红线无心观玩，依旧纵起云光，片刻间过了海面，始慢慢的将身一晃，落下尘埃，款步而行。

其时已是申牌时分，大约又走有三五十里之遥，见有一座高山挡路。这山周围三百余里，共有三十六个高峰，一个个高插云表，所以名截云山，十分险恶。红线见了，心下踌躇。正想再纵云头越过此山，忽听得山凹里有一片哭喊之声，心下大疑，急忙将身一纵，来在一个小小峰头往下瞧看。但见来了一伙大盗，约有二三百人，为首的身长九尺，向外一张锅底脸儿，身穿元色绸软销，腰束黑绩战裙，头上边皂色幞头，足上穿一双元青缎扒山虎薄底快靴，两手提着两把泼风刀，押着一个愁眉泪眼的女子，过山绕道而去。红线暗忖道：“看这光景，分明是伙酒色强徒。但这女子，独自一人来此深

---

西阳杂俎——书名。所记多诡异的事物。

拾异记——书名，为志怪小说集。

趲（z n，音赞）——赶。

涘（sì，音四）——水边。

申牌时分——申时，指下午三点钟到五点钟的时间。

幞（fú，音福）头——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

山何事。若说他有同行亲属，或被强盗杀了，因何地上不见尸骸，好不令人难解。我今既到红尘，正要行些侠事，何不看个明白。若这女子果有冤情，何妨杀了强盗，救他下山。一来泄个不平，二来可与行人除害。”主意一决，跳下峰来，探手胸前，取出一个胡桃大小的剑丸，临风一晃，化作一道寒光，隐着身形，尾随群盗而去。

抄过了十数个峰头，便是山寨，约有一百余间房屋，也有是瓦盖的，也有是草编的。又转了两个山湾，方是大寨，共是九开间七进高厅，乃依山傍岭而成，所以一进高似一进。

那黑脸的盗，押着女子，直到第七进厅中。红线仍旧借着剑光隐在厅前屋檐之下，举目望厅上看时，只见正中间坐着一人，八尺以外身材，一张淡黄色脸，两道疙瘩眉，一双蜂目，颧高耳陷，口阔鼻低，腮下边一部短髭不到半寸，身披杏黄罩衫，内衬秋葵色短袄，头上戴一顶闹龙扎巾，脑后双飘雉尾，腰间悬着一口三尺长的佩剑，足登粉底豹皮靴，分明是个盗首模样。回头，只见那黑脸盗先自上厅，说了几句言语，听不甚楚。这盗首便传女子进厅，高声问道：“看你小小年纪，倒有这般大胆，究竟姓甚名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从实来说，或者免尔一死。”女子只是嚤嚤啜泣，绝不作声。盗首因冷笑道：“你纵不说，我也知道。你来的那一条路，除是往卧虎营去，别处不通，明明是在营中秦大人那里逃出来的。本来你年纪尚轻，貌也不错，可以收留在山。只是大人与我颇有交情，今虽被吴头目拿汝上山，还当着吴头目送汝到卧虎营去，听候大人发落。”这女子不听此言犹可，听了之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带泪骂一声：“狗强盗！原来与负国强徒往来。不幸我乍离虎穴，又入龙潭，也是命该如此，只苦的不知我父母生死若何。”话尚未完，看他抢上一步，将头向着盗首的腰间直撞过来，乘着势儿，双手找他佩剑，要想拼一个你死我活。盗首见了，哈哈大笑，喝一声：“贱人，休得无礼。众英雄何在！”猛见厅事两旁来了百数十个人，一个个手持刀械飞奔上来，黑脸的盗也在其内。红线此时再耐不住，将身一现，喊声：“女子休要惊慌，俺来与你杀这一班强徒。”一道剑光向大厅上直逼进来。黑脸盗见半空中飞下一人，好生惊骇。后见也是一个女子，济得甚事，提着泼风刀望红线面门劈来。红线喝一声：“止！”但见剑光一绕，这颗斗大的黑头顿时落地，鲜血直流。众盗见杀了同党，那肯干休，发一声喊，围将拢来。盗首也拔出佩剑，大喊：“何来泼妇，伤我弟兄，休要放他走了，倒了俺郝天彪一世威名。”红线心中暗想：“看此山寨，至少也有数百人，不能杀戮太多，有伤上天好生之德。谚言‘擒贼擒王’，不如先把那自称姓郝的盗首杀了，余盗略略示些儆戒，使他们弃邪归正，岂不是好。”因起三寸金莲，打一个着地扫儿，把群盗跌出丈外，伸手并着两个指头，向剑光连指两指，这光直逼郝天彪顶门而来。

那天彪是一个积盗，惯走江湖，见冷森森一道白光射来，晓得必是剑术十分利害，急将两腿一蹲，使个潜蚊出洞之势，向外飞奔。谁想这剑如生着眼睛一般，呼的一旋，飞也似的跟了出来。天彪大惊，要想回身窜入人丛，或可幸避，奈已不及，只得大叫一声：“我命休矣！”急起佩剑，使一个五花盖顶之势，拼命保住颈项。那晓得耳根后飐的一声，却被红线连剑连人斩于厅前地下。这把佩剑削成两段，落在血泊之中。也是郝天彪为盗半生，奸

淫妇女杀害人民，造孽过多，故此只落得这般结果。众盗此时吓得一个个胆战心寒，面如土色，丢下枪刀，一溜烟多想往外逃命。谁知红线又起两个指头，向剑光团中略指一指，那剑望着众盗头上直砍下来，只得共叫一声：“饶命！”一线齐的跪地告求。正是：

蚁蝼尚然知惜命，为人焉有不贪生。

毕竟不知众强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服仙丹素云换骨 衍宗派红线传拳

话说红线女斩了郝天彪，又把剑光连指数指，向群盗头上斩来，吓得众强徒一个个哀呼饶命，跪了一地。那女子也苦苦代求道：“且请仙姑息怒。此事罪魁祸首，乃黑脸盗与着这穿黄的盗魁，今既俱已伏诛，还望仙姑饶恕他们。勿因难女一人，有伤数十百人性命。”红线一来本只要做众人的下遭，并不是定须斩尽杀绝；二来听这女子苦求，手也软了好些。因对众盗言道：“尔等在此落草，平时罪恶不问可知。本当一概斩了，为民除害。姑念此女代求，暂饶尔等性命。以后须要改恶从善，勿再为非，免贻后悔。”说毕，将手一招，那剑冷飕飕打了一个盘旋飞了回来。只苦得剑光飞过之时，众强盗不知不觉也有削去头发的，也有失去了须的，也有飞去眉毛的，竟把这百数十人弄得无一个没有记识。因此大众战兢兢的尚跪着，不敢起身。红线道：“尔等受此惩罚，谅也不敢再作这强盗生涯。如今快把地下死尸收拾出去，传话山上山下、山前山后一众强徒，各自散伙，改邪归正，不准再在此地逗留。如违，立斩不赦。”众人听了此言，好似半天里得了恩诏一般，谢了一声，各自起来，七手八脚将郝天彪及吴头目的尸首搬去掩埋，一面果然传出话去。顷刻间，把截云山五百余名大小强人散个干干净净。

其时，天已渐渐黑了，厅中只有红线与女子两人。红线见桌上放着现成的灯烛，遂敲石取火，点了一支烛儿，把这女子仔细一看。见他生得面似梨花，腰如杨柳，风姿妩媚，骨肉停匀，只可惜两眉太竖了些，略带三分杀气。年约二十上下，不长不短身材，穿一件半旧半新的元色窄袖小袄，外罩月白罩衫，下系天蓝裙子，里边湖绿裤子。足上一双红缎弓鞋，约略三寸左右，乃是一个花枝般的人儿。正要问他姓甚名谁，并问独自一人到此深山何事，那女子先双膝跪下，叩谢了活命之恩。又问红线：“仙居何处，是何道号，也好日后图报。”红线微微一笑，双手扶起道：“山野之人，本无名字，图报一说，更是休提。但不知你何人，至此甚事，却被群盗拿上山来？”那女子含泪答道：“难女白氏，小字素云，乃本处曹州府城武县人，父名受采，耕田度日，祖传连环弩箭，时至山中猎些鸟兽。母亲青氏，生难女姊弟二人，弟名如玉，年方十岁，祸缘此起。偏东道上十里之遥有座高山，名卧虎山，绵亘百有余里。东界济宁，南界武定，西北界海，乃东省咽喉要道。近日金兵犯顺，各处水陆戒严。此山新来一支官军在彼驻扎，那统兵官姓秦名虬，别号应龙，乃当朝首相秦桧的堂弟，年纪不到三十，善使一柄九股托天叉，有万夫不当之勇，奈是一个酒色狂徒，外人因此与他起个混号叫做花花太岁。自从那厮驻兵此山，名虽控扼金人，实则扰害百姓。凡近方略有些姿色的妇女，时被他抢入营中，玷污清白，有几个三贞九烈之人，誓死不从，也不知断送了多少性命。今日午后，那秦应龙不知从何处饮酒回营，经过难女门前，适兄弟开着门儿在街玩耍，被他一眼望至屋中，瞧见难女，乘着酒意闯入门来，以查察奸细为由，欲与难女提亲。父亲岂肯容他，略略与他斗口，被他叱令从人，谓为不应藐视官长，不服稽查，欲将父亲拘进营去。后在家中搜出打猎所用钩枪、弩箭，竟又指为私藏军火，罪上加罪。不由分说，把一家人拘至卧虎营中，兄弟害怕啼哭，竟被秦应龙一掌打死。难女同着父母进得营时，

---

落草——旧称逃往山林为盗。

从人——仆人、部下。

共拼一死。谁料秦应龙回营之后，酒冲上来，呕吐交作，因着暂押营门，听候酒醒发落。难女与父母乘着看役借众营勇在营房赌钱之际，出其不意，商议脱逃。那知不上半里之遥，见后面尘土飞天，竟被勇丁追至。父亲见事已如此，令难女在前逃命，自己与母亲在后断路。不多一刻，大队人马竟如潮水一般涌来，口中大喊‘快拿逃犯’。竟把父女三人冲散。难女情急智生，伏在道旁荆棘丛中，未被他们看见，幸脱虎口。母亲当时被兵勇拘回，父亲奋身抢救，不得已与众兵交手，寡不敌众，也被他们拿去。难女此时肝肠寸断，进退无门，直至贼兵远去，方敢出来。因此孤身逃至这里，不想又遇黑脸强徒，拿上山头，见了盗魁，竟与秦营通同一气。正欲使黑脸盗押解赴营，幸得仙姑搭救。”说罢，泪如雨下。红线女道：“原来如此。但尔伶仃弱女，现欲何往，可是想到官署告他？”素云道：“此地离城较远，况秦应龙官居统制，又是当朝首相之弟，纵使告到当官，也是断断无益，所以他敢这般的无法无天。刻下难女实不瞒仙姑，意欲觅一熟识亲邻，打探父母下落。如幸安然无事释放回家，尚得骨肉团聚，乃是万千之喜。倘有三长两短，惟有毁容保节苟活人间，伺秦应龙出营之时，仗着我家传弩箭，报这不共戴天之仇，事成，俟觅父母尸骸，好好安葬，即当披剃入山，永高尘世。不成，惟有一死而已。”红线道：“听你之言，能发连珠弩箭，不知尚有何技，乃想报此冤仇？”素云道：“弩箭是看父亲施放，略略知此法儿。别的技艺，何曾学得？”红线道：“你今年有几岁了，父母曾否为你对姻？”素云两颊一红，道：“今年一十九岁，尚未联姻。”红线重把他身材面貌细细的估量了一番，又想他的父母一定凶多吉少，心中便有收他为徒、使他日后得报亲仇之意。但不知他的心术究竟如何，所以一时未便出口。素云见红线两眼直瞧着自己，不言不语，且先时问他姓名，只说：“山野之人，并无名姓”，明是不肯直说，心下不禁疑惑起来。因又重新细细动问，且言：“今日天色已晚，不知仙姑当往何处安身？”红线此时也不再隐，便把来踪去迹细述一番，并说：“今夜天已晚了，此间现有房屋床铺，我不妨相陪着你暂宿一宵，明日再说。”素云听是上界剑仙下凡，怪不道有此绝技，不禁破愁为喜，重复跪下地去，端端正正拜了四拜。红线慌又扶起，连称：“不必如此。”二人又谈有一个更次。

红线问素云：“腹中可饥，山中谅有厨房，何不煮些饭吃？”素云答称：“晓得。”举火寻至厨中，果然有肴有饭，不要说是一餐，足够一二年粮草。素三盛了一大碗饭，端了一碟子火腿，一碟子咸鸡，又另寻了两碟子笋蔬，找一个盘儿装好，端上厅来。红线见了道：“难为你取到此间，奈我不食人间烟火已久，你请自便。”素云也不相强，略略用了些儿。因有心事在身，再吃不下。少停，将杯盘收拾，来请红线安睡。红线道：“我在山中打坐惯了，你可自去寻上房睡罢，休来候我。”素云不肯相离，在旁坐着。红线反觉过意不去，坐了一会，陪着他同觅上房略睡片时，天已大明。素云起身时，也不梳洗，泪汪汪的跪在红线面前声称：“便要下山去探父母消息。”红线劝住道：“休得这样悲伤。你且在山稍待，我与你走一遭儿若何？”素云听得此言，纳头便拜。红线又安慰了一番，说一声：“我去去就来。”立刻驾起剑遁之法，一道寒光竟往卧虎营而去。素云见了，又惊又诧，又喜又悲。

不消片刻，红线已回，告诉素云道：“探得你父被擒进营，因袖中藏有

弩箭，欲射秦虬，被手下乱棒打死。你母痛夫情切，骂贼触柱而亡，现在两个尸首俱藁葬在山脚之下。”素云听罢，大哭一场，咬牙切齿的道：“我白素云不报此仇，有何面目见父母兄弟于九泉之下。”红线苦苦相劝，素云仍哭个不停，后来竟哭得泪也干了，声也哑了。红线暗忖：“好一个孝烈女子，我如收他为徒，日后谅来不至误事。只是一个娇怯怯的人儿，如何学得剑术？”眉头一皱，暗说：“有了，何不给他吃一服换骨金丹，把他凡骨换去，然后传他技术，报仇未迟。”主意一定，伸手向胸前虎皮袋中取出一粒桂圆大的丹药，金光耀目，香气扑人，拿在手中递与素云道：“你既要想报此深仇，倘然苦坏身子，反是误事。我有丹药一丸，你且吃了，与你易过筋骨，即在此间缓住几日，待我慢慢授你仙剑，使你报仇可好？”素云听了，正中下怀，急问仙姑：“此语可是当真？”红线道：“谁来哄你。”素云顿时止住了哭，翻身拜了八拜，改称恩师。将丸接来纳入口中，觉有一股香气直透入泥丸宫，回到丹田穴内而去。少停，觉得手足酸麻，坐立不安。红线道：“你既服此丹药，即须身子作热，快些起来入房安息，休再悲伤。”素云道：“谨遵恩师吩咐。”遂勉强挣扎进房，昏昏沉沉的倒头便睡。直到半夜方醒，身上热得浑如火炭一般，翻身时骨节之中格格作响，一连三日三夜，精神恍惚，茶饭不思。到第四日早上，红线进房问：“服药后身子如何？”素云伏在枕上訴了一番。红线道：“你服的名换骨丹，吃了下去浑身三百六十骨节一节节皆须换过，此后便可身轻于叶，纵跳自如。但须卧床七日，且半个月內不可劳动。你要安心静耐等待，过了半月，为师传你的技术精了，方可报仇，万勿心焦。”素云诺诺连声。红线又叮嘱了些寒暖当心的话，出房自去。

素云足足在床卧了七昼夜，四肢不能展动。直至第八日早上，略觉松动了些，起到外边厅上见过红线，红线命他吃些茶饭，依旧回房养息。一连又是八天，已是半个月了。此时素云精神百倍，行路也比先时快了好些。因念父母已亡，未经穿孝，好得山寨中尽有银钱，取了两锭白银，下山去买了一套素色衣裤，一件白灰布道袍，一个女道冠儿，一双豹皮底小云鞋，竟改了道姑装束，发誓：“报仇之后，定当随师修道，超拔父母升仙。”红线见他这样精心，十分欢喜。

一日，清早起身，命素云在高山顶设了一副香案，供上公孙大娘所赐的桃花宝剑。红线先自向西拜了四拜，后命素云跪下，叩头发誓道：“弟子白素云，今拜红线为师，传授道术，志在报复亲仇，广行大道。日后如有为非作歹，妄杀生灵，一切愿受五雷击顶。”誓毕起来，撤过香案。红线将剑授与素云，先传了他些收发操纵之术。素云一一领受。红线又道：“凡学剑术之人，第一要心术端正，不许无事生非。第二要诣力坚固，不得有初鲜终。第三要涵养深沉，不可逞能嗜杀，有此三者，方许大道能成。但是剑学一法，全在以胆识为君，勇力为佐，拳脚为阶。若无胆识，遇事必慌；若无勇力，临场心怯；若无拳脚，焉能舞动风生。如今你已服了换骨金丹，筋骨既俱换过，灵府亦必洞开。这胆识、勇力，二者皆可，无须顾虑，惟有拳脚一门，须得用心习练，方能日有进境。你须耐苦，待为师的细细授你。”素云道：“恩师似此提携，弟子敢不唯命是听，有负栽培大德。”红线道：“话虽如此，须知拳脚一法，又非剑术可比。第一要心灵手敏，第二要脚步从容，第

---

藁（gǎo，音稿）葬——藁同槁。槁葬：草草安葬。

泥丸宫——道家语。脑神名精根，字泥丸，其神所居之处为泥丸宫，后亦泛指人的头部。

三要进退有度。三者之中缺一即难胜敌。况拳经又有内堂、外堂之分。内堂以静制动，全在服气，练气各法，尤非旦夕所可收效。若外堂纵然精进，究是浮功，学也无益。这却如何是好？”素云道：“弟子闻父亲传说，近世拳法当以张三丰为宗，此拳别有门径，恩师谅知，可否传授一二。”红线道：“张三丰系本朝武当山丹士，相传朝廷飞诏召张时，适道阻难进，夜梦神人授以拳法，厥明 单身下山，空手毙贼百余，因是以拳法鸣时。但此乃近代之事，彼时我在一线天修真，焉知他的拳脚门径，不过是列仙中有游戏红尘的回山言及，故得略知梗概。就是少林内堂，当我幼时亦未有此。我今且授一个不传之秘与汝，果能尽心学习，将来自足拔帜人间。”遂把外罩衣服脱下，就在山顶拣一块平阳之地，使出一路拳来，命素云在旁仔细观看，留心习练。正是：

莫言技术相传易，须晓功夫苦习难。

不知红线授素云的是怎么拳，素云即能领悟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厥（jué，音决）明——明日。



#### 第四回 白素云飞行绝迹 黄衫客来去无踪

话说红线收白素云为徒，先欲传他拳脚，然后再授剑术。故在山顶空地亲打一套拳法与素三看，教他留心学习，此拳名落花风，自蝴蝶穿花起，至残风扫叶止，共有二十四手擒拿、收纵、圈踢、钩飞之法，奇正相生，变化不测，乃红线幼时所习。初开手时，尚有径路可寻。到得后来，真似落花飞舞一般，倏高倏低，忽起忽落，疑进反退，疑退反进，令人眼花缭乱，不可逼视。素云看了，一一的紧记在心。红线打完，收住了拳，又把各拳中的最要解数细细授与素云：如何是蝴蝶穿花，如何是蜜蜂抱蕊，如何是狂风拂柳，如何是急雨摧蕉；那一手是飞燕出林，那一千是寒鸦绕树；低一伏是落花流水，高一窜是飞絮扑帘；荡一荡是风摆荷花，点一点是露凝仙掌；猛一脚是春雷惊笋，重一拳是晴雪压枝；宽一路是斜月移花，紧一步是残风扫叶；那几拳是上三路的扼要，那几拳是中三路的门户，那几拳是下三路的紧关，自始至终，口讲指画，述了一番。素云心领神会，牢牢记着，不敢或忘。师徒二人直到日影西斜，始各下山稍息。

即从这一日起，每早素云必在山顶练习拳法，午后学剑，晚上红线更授些养气服气之术。约至一月有余，渐能将一套落花拳一气打完，惟觉甚是费力。又一月余，始略纯熟，且已稍能高去高来。红线见他有志竟成，暗暗的甚是欢喜。

无奈素云屈指亲亡已将百日，大仇未报，痛切万分。一日，又欲辞别红线下山。红线慌又止住道：“你的拳术虽已略可施展，然在万马军中单身杀贼，全在飞行绝迹，来去自如。何况秦应尤十分了得，你的剑术又只粗学皮毛，自卫尚且不能，焉望报仇雪恨。须要耐心习学，静待水到渠成，千万不可轻举妄动。”素云洒泪答道：“弟子非不自知功行尚浅，但想辛仇一日不报，此心一日不安。若照恩师说来，未识同时方可去得。”红线道：“你不晓俗语说得好：‘大大夫报仇在三年之外’么，似你这般刻苦，虽不消三年五载，然一年半载却也难定。为今之计，待为师再授你轻身飞越之术，须要踏今能立、坠瓦无声力度。那时，你到秦营先去察看动静，尚可下手，神不知鬼不觉的，黑夜把应龙杀了。一来为国诛奸，二来与民除害，三来报你不共戴天之仇，岂不甚妙。倘使那厮营内兵丁甚多，或有准备，被他觉察，你就不妨见机而作，飞速回山，再定计较。或者为师的将来助你一臂，也未可知。如果道术未深，便要急图报复，只恐亲仇未雪，性命先伤，不但负了我一片培植之心，你又别无兄弟姊妹，如何对得往九泉父母。将来此仇何人再报，此冤何日能伸。你须再思再想。”这一席话说得素云涕泪交流，连称：“恩师金训，弟子焉敢不遵。”自此竟如服了定心丸一般，把这急欲报仇之念暂且收起，一心一意的习练苦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夏去秋残，已是八月中旬天气。金风砭骨，玉露侵肌，山顶之上下比平阳，早已余暑全消，嫩寒欲逗。到得夜间，虫声聒耳，雁唳惊心。那一种凄凄凉凉之况，最是令人难受。素云有时想起在家之日，今朝弄得这般地步，好不惨目伤心，不时仰天大哭，多亏红线劝慰。

一夜练过了功，红线自在中厅打坐，素云独卧上房，触起愁心，覆去翻来不能成寐。三更以后，见一钩残月斜照窗前。素云闷恹恹的起来坐了一回，推窗看那月色，觉得一片清光，令人心下一爽。因思：“自从拜师学技以来，细数流光已将半载，从未于晚间到山顶上试过胆力，日后如何黑夜到得秦营。

今夕月明如昼，何不上山练习一回也好，壮些胆识有甚不可。”想罢，把外罩道袍脱去，仅穿一件元色小袄，下系小脚裤，不束脚裙，足上边把三寸云鞋兜一兜紧，头上卸去道冠，将青丝挽一个善才髻儿，手掣桃花宝剑。出得房门，来到庭心，将身向屋上一跃，觉得微微有些声响，深恐惊动师尊，不在瓦上行走，飞身对屋后一跃，便是山路，飕，飕，飕一连几跳，早到峰顶上平日练拳试剑的地方，略有些气喘，因立住了脚，定一定神。

其时，正是四鼓将残，星光闪冷，霜气凝寒，满地月明，万山风紧。这冷森森的一股深秋之气，与日间大是不同。素云正把宝剑按了一按，要想舞动之时，忽见偏西大树之上，树梢一动，隐隐似有一个人影向东首飞了过去。心中吃了一惊，暗想：“此山除了师徒两个之外，焉有他人夤夜到此？”慌将两手把双眼一擦，向这大树看个仔细。那树梢却又不甚十分摇动，因自言道：“这就是我的胆怯了。分明是风摆树枝吹下几张败叶，那得有人。”遂放大着胆，起剑在手，接着解数飞舞一回。

正到出神之际，猛见斜刺里有一道光华从身旁直射而过。素云眼明手快，急忙将身向前一闪，轻启珠喉，说声：“奇怪。”仗剑在手，飞风似的向着光华所射之处直抢过去，一口气有三里之遥。前边有大树挡路，遂飕的一跳，跳上树枝，定睛四望，那里有一些踪迹。又见树后乃是一条绝涧，阔有二十余丈，深下见底，水声潺潺，竟把这截云山如围了半条玉带一般，自左边环至右边，只剩山前有一条大路。素云暗忖道：“原来此山竟有这般形险，前时若非恩师搭救，定然插翅难逃。但方才见的这一道光，不知究竟怎么东西。倘说竟是一个人，难道他飞上天去，岂下令人诧异。”沉吟了好一会儿，听四山里鸟语啾啾，不觉东方渐白，只得一步步回至山头，依旧一跃上屋，进房略睡。

一觉醒时已是巳牌光景，梳洗过了，因为时太晏，不去练功，来至正厅上见红线请安。至厅中，见红线与着一个穿黄色道袍的道者在那里下棋。这道者生得气宇轩昂，风神秀逸，一手持着三增长须，一手拈着一子白棋，在那里欲下未下。素三不知是何等人，如何日间从未见过，急即立住了脚，不敢进去。岂知已被红线瞧见，将手向外一招，说声：“快来见过黄衫师伯。”素云始晓得是黄衫客到了，这是师尊不时提起的人，焉敢怠慢。慌忙移步上前，双膝跪下，行个全礼，叫了一声：“师伯。”黄衫客立起身来，道声：“不消如此。”素云站起，与红线请过了安，侍立一旁，看他两人把棋下完。红线仅输半子，算得是个敌手。少停，将棋枰收拾，黄衫客与红线又谈了好几句话儿。素云听不甚楚，只有末几句说：“此二人一名雷一鸣，一名云万峰，他日相逢，留心在意。”又说：“日后还在此山相会。”红线点头称是。黄衫客说声：“俺要去了。”红线也不相留，与着素云送至厅前，见他两足一登，起道光华破空而去。

素云呆了半晌，暗想：“这光与昨夜山顶所见仿佛相同，唯一在黑夜一在白昼，自然夜间见得尤其是模糊，须向师尊问个明白才是。”谁知红线不待开言，已先向素云问道：“昨夜你在山顶试剑，可知道黄衫师伯与为师的多

---

夤（yín，音银）夜——深夜。

巳牌——巳时，指上午九点钟到十一点钟的时间。

晏（yàn，音艳）——迟。

棋枰——棋盘。

在山头？”素云惊道：“正要告禀恩师，昨夜弟子因睡不成寐，偶想试试夜行胆力，故至山顶试剑。不防身旁忽起一道光华，似向后山而去，追之不及，甚是孤疑，不知可是方才去的黄衫师伯。惟恩师何时在山，实未知晓。”红线笑道：“你晚间自卧房出来，不是打从厅屋上走么。其时我正在厅打坐，听得屋瓦有声，恐有歹人到此，故此随了出来。后见是你，要想试试你的夜眼如何，所以并不呼唤，到得山顶，隐入树间，你也未尝不觉。不过见树枝不甚摇动，疑不到有人上树，所以就不见为师了。”素云点头道：“原来如此。但不知黄衫师伯昨夜何从到此，今又何往？”红线道：“你问黄衫师伯么，他与为师的在太玄境分途下凡，也是到山东来寻徒传道的。现在雷家堡地方，离你仇人的卧虎营不远。昨晚因月光皎洁，偶出闲游，可巧你上山舞剑，得与师伯相遇，后来有意试你，从你身旁经过，果然被你觉察，飞步狂追。他就使剑遁之术回至前山，寻着为师，一同下来，深道你将来是一个后起之秀。嗣见天已黎明，故把棋枰消遣，现在仍回雷家堡去。大约不日收得门徒，也要来山传道。为师的今有一句话儿嘱你：看你昨夜舞剑，精神完足，手法亦娴，就是高去高来，防己防人，也颇胆识已到，再过三五天，月黑之夜你可先到秦营哨探一回。如能下手，报了深仇；万一不能，回山再处。但今、明两夜尚有月光，千万莫去。”素云大喜道：“弟子报仇有日，皆出恩师竭力裁成。但黑夜行事独自一人未免胆怯，可否劳吾师大驾，相助弟子成功。”红线微笑：“虽秦应龙造恶多端，杀之原不为过。但你欲成大道，终须遍历艰辛。不是为师的不肯助你，此事项你自己去走遭，以全你一个孝侠之名。何况古人说得好：‘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你今为国诛奸，为民除害，为父母兄弟复仇，极是一桩大功。若使为师助了你时，反为美中不足，所以不必同往，你且放心前去。”素云焉敢再说，只得连称：“弟子遵命。”红线又道：“还有一说。你去秦营，倘然下手不得，那厮孽报未到，须要见机而作，不可躁急图功。倘或有隙可乘，偏又动手失利，须向西南方退走。彼时纵有不测，为师的已托黄衫师伯暗中请人救应于你，毋须害怕。”素云听毕，更是感激涕零，称谢不迭。

师徒两人谈谈说说，日已过午，素云自去煮些饭吃。到了晚上，因念报仇在即，遂把白日里应该习练的工夫移到晚上去做，一连数夜，不知不觉那胆子却大了好些。到了下弦已过，渐渐的残月无光，素云择了二十七的晚间，下山探营。禀过红线，一口允许。到了那夜，浑身上下装束停妥，头上边卸去道冠，用皂帕包裹。身上穿一件黑布小袄，下系元青扎脚小裤，足登市底软鞋，背间紧缠鸾带，插上桃花宝剑，腰下挂一个小小豹皮囊儿，囊中盛的是连珠弩箭。收拾已毕，来到厅前，含着两汪珠泪，向红线端端正正拜了四拜，说：“弟子此去报仇，全仗恩师传授绝技。但愿手到功成，不负一番培植。如有三长四短，想是命该如此，九泉之下，与着亡故父母兄弟同感师恩。只是今生不能侍奉，唯有来生补报罢了。”红线听了，也甚凄然，说声：“古云‘孝可动天’，此去谅来无事，休得作此儿女之态，快去快回，免得为师挂念就是。”素云无奈，立起身来，抹干眼泪回说：“弟子去了。恩师请便。”莲钩一扭，飞步下山，直往卧虎营而去。正是：

练成当世超群技，来报生平不共仇。

要知白素三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报亲仇初试桃花剑 救女侠误中竹叶镖

话说白素云拜别师尊，下了截云山，往卧虎营报仇。其时，正是二更才过，万籁无声，一路之上，无甚耽搁。到得秦营，在星光之下，抬头观看。但见依山结寨，傍水开壕，那些营房东西绵亘，约有十里多长。因在夜间，一处处旗门紧闭，灯火无光。素云不敢造次，先在大营前后细细看了一回，认明路径，深恐前门进去，或有值更守夜之人，被他瞧见不当稳便，不如竟从后墙而进，遂曲曲折折抄至后营。过了吊桥，将小足一登，使一个平步青云之势，飞身跳上屋去。但听得豁喇一声，几乎倒栽葱的跌下地来。

原来营房非人家住屋可比，除了主帅卧室及中军大帐并军械所、会客厅是瓦房外，其余皆是泥涂草盖的多。素云进去的这一间屋乃是柴房，既无瓦片，又无梁柱，却是支竹为椽，上用芦席遮盖着的。素云虽已练得轻身之术，究竟只有七、八分功次。况且又是不曾预防，如何在席篷之上站得住脚，不由得芦席一软，坠将下来。幸亏手脚灵便，急忙将身往下一滚，骨碌碌滚至檐头，攀住一根竹椽，始慢慢的跳下地去，暗想：“怪不道师尊说的飞行之术，须要练到踏空能立，坠瓦无声，看来果是不错。这一回岂不好险。”想罢一番，定了定神，正要再寻别间坚固些的房廊耸身而上。只听得梆锣声响，有打更的来了，慌把身子一侧，闪在旁边一株合抱不来的大树背后，让那更夫过去。细数锣声已敲四下，心中好不焦急。只为此时再不下手，若使东方一明，营内人多，断难作事，遂在树后使一个飞燕出林之势，觑定树旁一间半高不低的草房斜跳上去。

只因性急了些，那巡更的去还未远，一个敲锣的本是莽汉，手击着锣铿锵的，绝不留心。那敲梆的却甚精细，素云跳屋之时，他才走过大树不多几步，听得脑后刷的一声，急忙回头看时，那大树左偏的一株小枝，摇摇的在那里无风自动，疑心有人上树，将竹梆咕咯咕咯击得怪响，跑了回来，仰着头儿，定着眼睛向四下里细细察看。敲锣的因不见了伙伴，也回身敲到大树下。素云吃这一惊，甚是不小，幸喜是星月无光，从低外望到高处不甚了了。况且素云混身上下穿的多是黑色衣服，伏在暗处怎能够辨别出来？任那敲梆的更夫东搜西索了一回，影响全无，看他与敲锣的说了几句话。敲锣的反抱怨他耳目昏花：“偏是这样大惊小怪，幸而不曾喊叫。若是喊叫起来，主帅知道，必说是我们无事妄报，不但敲断了你的狗腿，只怕连我也要挨打，不如快些敲过去罢。”那敲梆的哭丧着脸也不回言，跟着敲锣的果然一步步往东去了。

素云始觉心下稍安，只是愈加不敢大意，在屋顶上运动平时练就的全副功夫，扑簌、扑簌一连几跳、过了二十余间草房，看前面黑沉沉的一带象是瓦屋，又高又大，想来已是中军帐了。但不知那秦应龙的卧房却在何处，立住了脚，心下踌躇。

忽耳边一阵风过，风中送到一片啼哭之声，隐隐似在前面西南角上，十分凄惨。素云暗诧道：“夜静更深，大营之中那得有人哭泣。况听这声音，明明是个女子，难道那厮又抢得怎么妇女在营不成。我不救他，谁人来救。何不顺着哭声，且到前面访个下落，再作区处。”遂把莲钩跃动竟奔西南而

---

觑（qù，音趣）——看：瞧。

区处——处理，处置。

来。

原来这一间房即在中军帐的后边，乃秦应龙起居的别室，所以也是瓦屋。素云到得那里，站定娇躯，起纤手轻轻的揭去两块瓦片，往下瞧看。但见这屋分作前后两个半间，后半间，居中摆着一张花梨木的大床，罗帐低垂，银钩斜挂，床外列着座军器架，左右排开，枪刀密布，冷森森甚是怕人。前半间，正中是一只花梨木方台，两旁两张交椅，台上边点着两支香烛，放着许多酒菜，尚是热腾腾的。这椅边一首站着一个女子，年才十八九岁，乱头粗服，娇媚天生，却两眼哭得似胡桃般肿的，在那里干强徒、万好贼的放声大骂。一百坐着一个男子，年纪三十上下，一张淡白脸儿，带着十分杀气，左手擎着酒杯，右手却来拉这女子。素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不共戴天的秦应龙，又在那里奸淫造孽。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在屋上把银牙一咬，要想飞身下去，谁知那女子见秦应龙伸手拉他，急将双手尽力一推，应龙左手中杯咯啷一声，碎如齏粉，顿时大怒，骂一声：“不识抬举的小贱人，你敢如此无礼！”就是劈头一掌，正中那女太阳，鲜血直飞，死于地下。素云一见，更觉怒从心起。因想尚要救这女子，不及下屋，急忙伸手向豹皮囊内取出一枝连珠弩箭，搭在手中，嗖的一声，从这揭去的瓦片缝中向秦应龙面门射来。

也是事有凑巧，应龙因见这女子跌下地去，俯身来看死活如何。这箭就射不着他，籁的插在身旁地下，不由不大吃一惊，高喊一声：“有贼！”回身抢步至后半间，军器架上取了一把三尺余长的腰刀，又飞身跳向屋外而去。素云看得甚是亲切，知道这番是下手不成的了。但是既到此间，不可不与他见个高下，究竟这厮武艺如何。我只不下屋去，倘使敌不过他，仗着飞行本领，谅不至于性命难逃。主意已定，仗剑在乎，喝声：“秦贼休得无法无天，俺白素云在此，你敢上来！”应龙听得屋上边啾啾莺声是个女子，怎放在他心上，即在庭中双足一登，跳上屋来，正与素云打个照面。黑暗中看不出是前番抢上山来被逃之人，骂声：“何处泼妇，敢来大岁爷的头上动土！”挥刀向素云砍来。素云起剑相还，二人在屋上斗有十余个回合，若论秦应龙的本事，本来十分了得，幸亏素云剑法出自仙传，况且已服了换骨丹，筋骨既强，勇力百倍，恰与应龙斗个平手。虽然胜不得他，却也不落下风。应龙见是一个劲敌，恐防失利，双手战住素云，高声向着下边大喊：“偏裨何在，快快拿人！”这一声嚷，先被伏侍应龙吃酒的值夜兵丁听见，急忙通报合营，立刻知会巡夜更夫，把梆锣紧紧的乱敲起来，前后左右各营听见，知是大营有事，顷刻间闹得满营碌乱，各将校也有执着灯球的，也有擎着火把的，纷纷多来接应，并俱高喊：“拿人！”后来知道主将在屋上与人对敌，内中有几个来得的也都执着器械奔上屋来。素云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虚砍一剑，扭转身躯，记定红线临行嘱咐的话，竟向西南方败去。应龙等不舍，一窝风的在后面追来。此时各营中大小将兵俱已起齐，见素云在屋上直奔西南而逃，有一牙将传出令去：“着前营各健儿快快上屋，预备挠钩套索挡他去路。”素云那里知道，只幸得是心甚精细，看看离前营的营门不过十数间屋面了，忽然屋上立着无数的人，明知早有准备，怎敢过去。只是别处又无路可奔，暗说一声：“好苦！”拼着性命不要，抖擞精神，起仙剑使一个玉带围腰之势，护住全身，直冲过来。各兵将挠钩套索纷纷齐上，谁知这仙剑好不利害，

---

齏(j, 音讯)粉——细粉；碎屑。

偏裨——将帅的辅佐，即偏将。

碰着便断，好如摧枯拉朽一般，反被剑尖带伤了好些的人，多从屋上滚下地去。众兵将见了，谁敢再阻，发一声喊，让开一条路来。素云一见大喜，乘此机会，如飞的直抢出去。后面秦应龙愈觉得怒发如雷，也放出平生本领，把脚步一紧，独自一人狠命赶来。只差得一箭之遥，素云大惊，深怕被他赶上，再要脱身，何等费力，柳眉一皱，计上心来，回身对着应龙，将左手的空手一扬，喝声：“休得苦追，看俺飞剑。”应龙听得甚是清楚。说声：“不好！”慌把两足一住，起腰刀使个五花盖顶之势，紧紧防备。后来并无声响，始知是虚发狂言，误中了缓兵之计，急忙再看之时，已被逃至营门飞身下屋去了。应龙恨道：“好个刁泼女子，你待往那里走！”一口气赶至营门，扑翻身也跳下地来。

时已天色微明，看得出人的身形面貌，方晓得是白受采的女儿，来代父母报仇，越越的不肯放松。那营门口许多兵将，看见主帅追那女子，跳下地去正好捉拿，不比在高屋之上大是碍手，急将号筒呜呜的吹了几响，便有大队人马拥出营来。素云虽是脚踏实地，看此光影，反比在屋上时更是着慌。这芳心跳个不住，脚步也就慢了好些，怎禁得秦应龙本是步将出身，方才在屋上时究竟尚还不是惯家，俱着素云三分。如今既在平地，料无妨碍，恶狠狠把手中腰刀一逼，直扑过来，离着素云已不过二、三尺地位。素云见来势凶勇，将身子一闪，往斜刺里起个残风卷叶之势，让他的刀砍来。应龙却砍了个空，身子在前一磕，几乎跌将下去。素云拏剑乘势还砍，应龙收刀，急架相迎，两个人又斗在一处，且战且走，约有二里之遥。后边那些将校，一个个呐喊助威，看看将次团团围裹拢来，只急得素云香汗淋漓，计穷力尽。

正在十分危急之际，忽见应龙按住了刀，伸手向胸前摸出三、四寸长头尖尾大的一支竹叶药镖，向素云劈面打来。素云看不出怎么暗器，躲避不及，忙举仙剑向上迎去。但听得“当”的一声，击得火星直进，竟把这镖直荡开去落于地下。应龙见仍伤他不得，大吼一声，挥刀又赶。此时高营已有三里多路，素云走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脚步愈迟，芳心愈怯。见道旁有一条大河，正要纵身下水，图个自尽，免丧仇人之手。忽河边转出一个人来，头戴武生巾，身披英雄氅，足登薄底快靴，一张紫色脸儿，两道长眉，一双虎目，年方二十左右，气宇不凡。见素云出此下策，后面又有无数官兵赶来，忙将两手对素云乱摇，高声喊道：“那一女子休得如此，因甚事情官兵追你，快与俺雷一鸣说，或能救你也未可知。”素云听得“雷一鸣”三字，记得是黄衫师伯那日在师尊前提起过的，因也高声答道：“原来雷思公在此，快救俺白素云一命。”一鸣仔细一瞧，道：“你便是截云山学技的白家小姐么？黄衫道长本来命俺与云万峰留心候你，不必惊慌，待俺杀这奸徒，保你回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鸣手中只恨今日未带器械，要想向素云借仙剑一用，无奈追兵已至，眉头一皱，情急智生，即在道旁拔起一株大树，当着军器，向应龙尽力扑去。应龙暗看此人，手无寸铁，却敢拔树来斗，料来力大无穷。况这棵树干既大，树叶又浓，拿在手中横扫过来，又无解数，怎好抵敌，不由不急，急的倒退数步。一鸣见了，又是一树扫来。应龙又气又恼，想要用刀砍他，却被树枝挡住，断砍不进，想要收兵回营，却又饶不得素云。

也是一鸣合当有难，这秦应龙被他一连把树几扫，直退回去，巧巧踏在方才被素云仙剑砍落道旁的那支竹叶镖上，几乎绊了一交，百忙中被他拾将

起来，紧紧的向树叶略稀之处觑定一鸣，“飏”的一镖。一鸣不曾防得，正中左肩，大叫一声：“痛杀我也！”左手一松，拿不住这株重大树儿，却向着应龙带叶连根远远掷去。应龙那里防他，正被他撞个满怀。这三、四尺围圆的树根，不偏不倚恰好触在心坎之上，顿时冲动，大喊一声：“不好！”口中鲜血向外直喷，后边偏裨将校已多，渐渐赶到，见主帅受伤，飞风似的争来救护，搀搀扶扶，一同回至大营而去，也顾不得再来追赶素云。这里一鸣着了一镖，痛疼难禁，面如土色。素云看见，又惊又悲，说声：“恩公，请站稳了，侍奴与你把这镖儿拔将出来。”一鸣紧皱双眉，答道：“此镖入肉无血，恐是药镖，一经起出，见血即亡。小姐且请自去，俺当回家自治。”素云那肯听他。一鸣又道：“小姐如不听我言，万一秦营又有追兵到来，岂不是两人白白的多死此地，俺也何苦救你一场。”素云无奈，翻身拜了两拜，谢过救命之恩。因知他住在雷家堡上，离此不远，即让一鸣在前，自己在后，定要送他回家。一鸣见素云一片至诚，也就允了，忍着疼痛，一步步投雷家堡而去。正是：

奇仇未把双亲报，侠士先惊一命危。

不知雷一鸣性命如何，素云几时回山，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雷一鸣因伤卧病 云万峰仗义复仇

话说雷一鸣，祖籍山东城武人氏，薄有田园，自幼爱习枪刀拳棒，十六岁上曾入武庠，十八岁中了一名武举，榜名雷震，为人好侠，性直气爽，平居凛然有不可或犯之色，待人却甚和易。他的父亲名雷声远，是一个博学鸿儒，因见一鸣一心好武，遂与他聘个教习，教他一身武艺。最妙的是百步穿杨，能于空中斜射飞鸟，百发百中，又使得好一对八角紫金锤，每个约重五十余斤，舞动时如万道金光，浑身盘绕。后来父亲死了，母亲封氏相继而亡。其时一鸣尚未娶妻，孑然一身，十分伤感。村中有一个同年，姓云，名峻，别号万峰，本领非凡，为人慷慨。一鸣与他最是莫逆，故此结为异姓兄弟，招他住在一家，朝夕讲论韬铃兵法。只恨朝中秦桧弄权，金兵入寇，所以不愿再取功名，也不愿投军效力，二人唯创办团练，保障一村，倒也地方一带，甚是安静。

自从朝廷派了秦应龙的卧虎营兵来到此间，奸盗邪淫，无恶不作，反抗得鸡犬不宁，兵丁等又不时与团勇作对，动辄倚官托势，欺压善良，一鸣怎肯容他，也曾使团勇入营控告，秦应龙们甚护短，屡次被逐出营，不曾准得一状，因此纵容得手下兵丁愈形撒泼。一鸣乃与万峰商议，纠集地方绅士耆民，至城武县动了一纸公呈，叙述种种劣迹，享请县官据实出详。那县官姓甄名卫，虽然两榜出身，乃是秦桧的门主，焉肯触犯师门。况且告秦应龙的状纸，除了公呈之外，那些百姓也有告他强抢女儿的，也有告他强占妻子的，也有告他调戏妻女、妻女不从被杀或被辱自尽的。至于手下人的强欺硬买，妄作妄为，尚是余事。积案层层，何止百数十张。甄卫看了，不是批斥不准，便是捺搁下去，一概置诸不理。所以这众绅民的公禀，也如未动一般。内中有几个有气性的乡民，大是不平，屡欲雷一鸣统领团勇，把应龙杀了。一鸣告诉他们说：“秦应龙纵然万恶。乃奉朝命而来。我等俱是安分良民，何可擅杀统兵大员，致于重谴。这事断断使他不得。”乡民等说：“若据雷爷如此的讲，难道我们平白地多受他糟蹋不成。”一鸣道：“为今之计，只有自保身家一法。俺这里雷家堡上二十余里居民，幸已练有乡团，自应协力同心，不使歹人入堡。以后凡是卧虎营中的人路过此地，且是由他，若果有为非作歹之人，戮力上前，不论是兵是将，拿住几个，送官听办，那时这甄知县尚有何法与他开脱。只要这样的三番两次，料那秦应龙不敢轻觑俺们小小村庄。但愿一年半载之后，朝廷把他调回，保得个太平无事，这就罢了，何苦与他一般见识。”众乡民闻言，那一个不说雷爷讲得甚是。

从此各自留心，凡有秦营中人人堡，倘果无事生非，必被众民鸣锣聚众拿送当官。甄知县见是众百姓送来的，深知众怒难犯，那得不略尽人事，把这人要打要办的呵斥一番。又说：“你莫自恃着是秦大人营内兵丁，本县奈何你不得。我今派差将你解到大营，侍秦大人用军法重治。”立到备齐文牒

---

武庠（xiá ng，音详）——庠，古代的学校。武庠：武校。

武举——科学的一种，即武科，也称武举人。

韬铃（qián，音前）——古代兵书“六韬”及“玉铃”的合称。引申指兵法战略。

耆（qí，音奇）——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两榜——科学制度中由举人而中进士的俗称。

文牒——公文。



签差，把这人送到秦营而去，就算两面光彩，完了他的事了。那知秦营不法人多，今日雷家堡拿了一个张三，明日又拿了一个李四，渐渐的连什长哨官多被捆送到县。甄知县要说百姓的不是，一则来的人多，二则凡送来的必有真实罪案，一连几次，竟弄得没了法儿，只得暗下写了一封书信，差个亲信家丁送与应龙。书中详述雷家堡民风强悍，须要约束兵丁，不可到彼生事。应龙看了，也晓得堡中利害，写了复书，打发来人回去。一面传齐五营四哨一众兵了，晓喻一番，说：“自今以后，不许在雷家堡胡作胡为，如再有人被他们拿住，送官解到营中，立按军法，枭首示众。”各兵丁听主帅如此吩咐，谁敢以身试法，果然一个个多不去了。所以秦应龙在卧虎营驻扎十年有余，扰得四乡八镇处处不安，独有雷家堡始终秋毫无犯，实出一鸣调度有方，处置得法之故。但是秦营中人虽然不敢入堡扰事，一鸣常虑堡中兵力单薄，方今世乱民荒，万一有甚不测，安能临得大敌，每日里留心求访奇才异能之人，要想藉资臂助。

一日，黄衫客自登州云游到此，闻村人盛称雷一鸣的英雄盖世，豪侠过人，特地踵门往访。相见之下，一鸣叩问名姓，黄衫客只说是姓黄，名珊。一鸣见他仙风道骨，气宇不凡，与他谈论兵机，又出自己之上，心中十分敬慕，定要留他在堡小住几时，云万峰也殷殷相劝。黄衫客一口应允，下榻堡中，一连住了十有余日。见雷、云二人为人正直，作事端方，暗地要想选他一个收作门徒，只是主意尚在未定。后于月夜出游，在截云山与红线相遇说起白素云父母兄弟被应龙所害，素云现欲报仇，红线已收他为徒，黄衫客便允在暗中相助。天明回到雷家堡时，遂把夜间之事，细细述与一鸣、万峰得知，叫他两人留心在意，并于下弦之后，每日请人往秦营中打探消息。夜间及黎明时，一鸣与万峰两个轮夜在堡前各处巡逻。素云探营的这一晚，轮是万峰巡夜，直至天色大明，始回堡中安息。一鸣清早起来，嘱咐团丁密赴秦营细探：“昨夜可有动静。”自己单身来至堡前散步。此时红日已高，不防素云始被应龙杀败追来，以致手无寸铁，急拔道旁大树拦救，却被应龙伤了一镖，好生疼痛。素云心中甚是过意不去，陪他回至堡中。那些庄丁及团勇等见雷爷不知如何同着一个女子回来，肩上又着了重伤，无一个不来问候。一鸣无心答话，急急返至上房，倒卧床上，吩咐：“请云爷及黄道长进来。”少顷，万峰先到，素云也顾不得嫌疑，急忙上前行一个半礼，说声：“难女白素云参见云爷。”遂把上项事情略略述了一遍。万峰还礼不迭，回说：“小姐休得如此。雷贤弟古人天相，谅无妨碍，待俺看过伤痕，取金创药来与他将镖起出。”素云低头称是。万峰走至床边，连呼：“贤弟可好？”谁知一鸣人事不知，绝不答应，不由不心下着慌，仔细看他面色，黄得如金纸一般。那肩上镖伤之处，四围肿起，紫黑异常，分明中了毒镖，回庄时又身子劳乏，冒了些风，血脉冲动，以致昏迷不醒，命在呼吸。万峰见此光景，也觉无了主意，素云在旁泪落如雨。

正在手足无措之时，庄丁报称：“黄道长进房。”万峰、素云慌忙迎将出来，各自见过了礼。素云泪汪汪将前事重述一遍。黄衫客略把二人安慰几句，来到床前，命庄丁等把一鸣扶起，“休放他眠在榻上，恐怕伤痕口的毒血上攻。”又说：“一鸣所中之镖名‘竹叶镖’，锋尖有毒，幸得不曾拔出，

---

枭(xi o, 音消)首把人头砍下并且悬挂起来。

踵(zh ng, 音肿)门——抵达门前。

否则见血即亡。”伸手在道袍袋中取出一服药来，就是那獭髓膏，用酒化开，把伤痕的四围涂住，俟那肿势退了些儿，然后轻轻将镖拨动，渐拔渐松，脱然而出，忙又倾出好些的膏，将创口涂满，不使他有一些血出。只听得一鸣大叫一声：“痛死人也！”悠悠的醒了回来，素云等始放了心。一鸣睁眼见黄衫客等多在面前，说声：“有劳道长及各位施救，不知中何药镖，这样利害。”道言未毕，忽又双眉一皱，昏晕过去。黄衫客知是伤口被瘀血内攻所致，须得用药解散，叮嘱众人不必惊惶。一面命庄丁速取一大壶热陈酒来，斟了一杯，又在身旁取出一服金创起死回生丹，化入杯中，叫左右把一鸣的牙关撬开，灌下肚去，余剩的酒用新花衣蘸着，在伤口四周细细揩擦，直至皮肤紫色泛红为度，然后扶他上床稍息。不多时，腹中一阵阵的响动，下了许多便血，始又渐渐苏醒，只觉身热如火，害起病来。素云问黄衫客：“看雷恩公的大势，可能无甚妨碍？”黄衫客道：“照这光景，不过须得卧病数日，那性命是可保了。想你师尊在山悬望，何不早些回去，且俟日后再日报仇未迟。”素云也知道红线此时必不放心，恨不得身主双翅飞了回去。因回说道：“谨遵师怕之命。”遂向黄衫客与万峰各打了一个稽首，又与一鸣说了几句感恩保重的话，自回截云山而去。自然将始末情由诉知红线，由红线细细的劝慰了一番，命他养息精神，于下月初择期再去复仇。且俟下书交代。

如今再说雷一鸣卧病在床，粒米不进，一连三日，只恼得云万峰暴躁如雷，深恨秦应龙入骨，几次要到卧虎营杀他。黄衫客因见他面有晦纹，只怕凶多吉少，所以屡屡相劝。到了九月初二那夜，一鸣的病已是略好了些。可以进些薄粥，伤口也平复了。万峰于晚膳后在一鸣房中坐着闲谈，黄衫害到截云山看红线去了。二更已过，忽听得庄外一阵阵喊叫之声，闹个不住。万峰恐是团勇扰事，着庄丁出去打探。少顷，庄丁回说：“并非团勇滋闹，乃秦应龙不知又从何处强抢得一个女子，打从庄门经过，故此人喊马嘶，稟爷得知。”云万峰听罢此言，只气得虎眉倒竖，豹目圆睁，大喊一声：“反了，反了，俺云万峰不来寻你，因是雷贤弟的病体未痊，怎么你敢抢了女子，竟在庄门经过。这是你自来送死，俺也顾不得你是朝廷的统兵大员了。只要留得抢着的那活口女子，俺便杀你有名，不但除了大害，也好与俺雷贤弟报这一镖之仇。”口说着话，将长衣一脱，飞步出房而去。一鸣要待阻时，怎阻得及，心下好不着惊，急忙传出话去：“着各团丁快随云爷出庄御敌，只许将秦兵逐散，不许妄杀一人。”自己勉强挣扎起身，提了紫金锤，带着众人一拥出庄。

那云万峰本来性如烈火，看他手执着两支四五十斤重的竹节钢鞭，独自一人飞也似的冲出庄门，没有一人拦得住，直扑秦应龙的营前而来，大叫：“负国奸徒，虐民贼子，快来受死！”拦腰就是一鞭。应龙因从那日被雷一鸣伤了，胸口尚未复原，今日出营，并不提防与人厮杀，手无兵刃，怎好对敌。幸亏得手下带有亲兵一百多名，看见雷家堡庄门开处，奔出一个人来，身长丈余，面黑如漆，声若巨雷，手握双鞭，向主帅乱打，各人发一声喊，围将拢来，秦应龙因见来人势猛，急忙把马一拍，向众亲兵身旁飞逃出去。万峰一鞭落了个空，众亲兵正要动手。那知他左手一起，又是一鞭，正打在秦应龙坐骑的后腿之上。这马顿时筋断骨折，大吼一声，把秦应龙掀下地来。万峰一见大喜，举起双鞭住下便击。应龙惊得魂不附体，慌使个神龙掉尾之势，跳起身来，在亲兵手中抢了一枝长枪，拼命招架。无奈万峰的钢鞭来得沉重，但听得豁喇一声，应龙那一杆枪已断为两截，震开虎口，鲜血直流，

好个万峰，乘着这势，又是一鞭，向应龙左肩打来。其时那些亲兵恐防主帅有关，刀的刀，枪的枪，不得不一拥上前，纷纷拦救。恰好雷家堡的一众团丁也多到了，两下里正接个住，彼此混斗。一鸣深恐万峰有失，高叫：“云大哥，且请回庄，有话商议说知。”万峰杀得十分性起，勇纠纠提着这两支鞭，左起右落，宛似双龙搅海一般，触着的马仰人翻，砸着的血飞肉裂，只打得众亲兵叫苦连天，拥护着秦应龙一路败去。万峰那肯相饶，一步紧一步的在后赶来。正是：

穷寇莫追须着意，英雄无命欲如何。

要知云万峰追赶应龙后书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竹叶镖万峰殒命 藻藜抓一鸣被擒

话说秦应龙手下一百余名亲兵，当不得雷家堡的团丁利害，又有云万峰双鞭勇猛，应龙虎口已被震开，万难对敌，各人只得拥着主帅败将下去。

万峰不舍，拔步追赶，大喊：“秦贼往那里走！今夜任你逃到天边，也须被俺拿住，解到当官，与民除害。”雷一鸣见了，也顾不得自己的病体未痊，忙把脚步一紧，一口气在后赶来，大叫：“云大哥，听小弟的话，快快回庄。古言‘穷寇莫追’，何况黑夜，且让这厮多活一宵，明日拿他未迟。”万峰听了，全不在心，反回言道：“原来贤弟也来了么，来得甚好，快快帮俺拿这贼徒。”一鸣又道：“大哥莫慌，可晓小弟病躯未愈，不能相助，还是同一回庄的好。”万峰那里肯听，只说：“贤弟既然身子不好，先自回去，俺今夜断饶这奸贼不得。”眼看他双鞭一摆，头也不回，竟去远了。一鸣见实拗不过他，无可奈何把手向众团丁一招，团丁等急发一通号鼓，一个个手擎着长枪短剑，火把灯球，如潮水般的涌来。万峰听得后面鼓声震动，知是一鸣领着团丁共来助战，愈觉得勇气百倍，挥动双鞭，冲杀过去。秦营各兵，本已杀得七零八落，又听得有大队团丁从后迫来，那得心下不慌。只有十余个秦应龙的贴身人不敢离开，余下的多乱纷纷各自逃命，那一个肯拼死抵敌。万峰看着愈追愈近，人又愈少，心中好不欢喜。一鸣虽是比他精细些儿，只因瞧见应龙手下兵丁渐渐窜去，此地离卧虎营虽近，究竟尚有三、四里之遥，一时焉有效兵到来，故此时也有了一个侥幸之心，催促团丁着力狂追，不向万峰再行阻止。

那万峰独自一人在前边。黑暗之中，果然被他先行赶上，将双鞭使一个王树分枝之势，逼开应龙护身之人，起右手那一支鞭向秦应龙肩上打来。应龙大喊一声：“不好！”身子一侧，那鞭却从左肋插过，冲动了胸口旧伤，喉间一阵血腥，顿时鲜血直冒，可巧喷了万峰一面，把他两目粘住，急切睁不开来。应龙乘机一手捧住胸膛，忍着痛，没命飞逃，一手在囊中取出竹叶镖来，觑定万峰尚在那里手举衣袖揩擦双睛，照定面门，飏的一镖，正中左边太阳穴内。凭你怎么英雄好汉，这太阳穴是个要穴，不要说是毒镖，就是别的竹木东西，只要一着了伤，万无生理。可怜云万峰一生豪杰，武艺超群，顷刻之间竟丧在秦应龙手内，年方四十二岁。海上剑痴撰记至此，因作诗以吊之曰：

英雄盖世艺超伦，黑夜锄奸不顾身，

一命可怜镖下丧，伤心岂独著书人。

话说云万峰被秦应龙暗地一镖，死于非命，跌倒道旁，后面雷一鸣及众团丁多未知道，尚在穷追。直至赶到那里，不见万峰，只有秦应尤等十余个人仍在前面。一鸣心下惊疑，吩咐众人一面追赶，一面向四下里寻找万峰。不多一时，有一团丁抢步报道：“禀雷大爷，大事不好了。云大爷不知如何，已被秦贼一镖射死，尸首现在大道旁边，请爷快去看个明白。”一鸣听罢，大叫一声：“有这等事，痛死我也！”顿时晕了过去。众团丁心下个个着慌，同说：“雷爷保重。”你搀我扶，多来嘶唤。好一会儿，幸渐苏醒，含泪骂道：“万恶秦贼，杀我义兄，誓不独生。”急命团丁将云爷尸首抬来，着照灯球仔细观看。但见两目怒视，英气如生，唯左太阳穴着了一镖，血肉模糊，肤色紫黑，眼见已是无救。一鸣止不住号啕大哭，立时选了八个团丁，叫他们好好抬回庄去，暂停中堂，俟捉住了秦应龙，明日棺殓。众团丁中也有解

事的人，享说：“云爷既死，不能复生。秦贼又去远了，何不今夜暂且回庄，明日享明官长处治。”怎奈一鸣怒性一起，不可复耐，回言：“如待明日告官，一来这县官本与秦营通气，二来我们赶到此地，那秦贼所抢妇女不知下落，若无活口可证，县官自袒护秦营，云爷之仇安能得报。不如乘这贼徒去还未远，又无救兵，协力同心赶至前途，拿住了他，明日解官，岂不甚妙。”众团丁谁敢再言。一鸣看着众人将万峰尸首扛回去讷，亲自向团丁手中取过号鼓，扑通扑通连击数下，各团丁不敢怠慢，一拥上前。

一鸣将鼓交还，两手举起两柄斗大紫金锤，怒冲冲，首先赶去，肝火一冒，绝不似个有病之人。不知不觉又追了一里之遥，多是崎岖小路，险仄异常。团丁来得人多，一时如何得进，免不得分队趲行，耽延时刻。

那秦应龙去得远了，看看离卧虎营地界已不多路，一鸣仍无退意，口口声声只喊：“恶贼休走，还俺云大哥的命来。”前面应龙与十数个护身亲兵，本来怀着鬼胎，如今听碍后边喊声大震，回头一望见远远的灯球高举，照得山谷通明，更吓得面面相觑。内中有个机警亲兵，叫声：“元帅，大势已急，快请将衣帽脱去，杂在小的们队中，即使被他追着，黑夜间蒙混得过也未可知。”应龙听他说得有理，慌将箭竿卸去，撇在路旁，头上边除夫头盔，脚下边脱去靴子，一并弃在乱草岗内，披发跣足，没命飞逃。

那知雷一鸣一路赶来，半途中被团丁拾得袍帽，便猜透他是易服而逃。后来愈追愈近，见前面十数人中独有一人散着头发，赤着双足，料定必是应尤无疑。所以高举双锤，独奔着他。应龙见被识破机关，只急得头顶上失了三魂，脚底下走了七魄，暗想：“逃也无益。幸喜此地离营渐近，不如先遣亲兵回去预备救应。我这里引他入营，料这数百团丁与一个雷一鸣济得甚事，竟杀他一个干干净净也好，从此除了后患，并可拜托秦太师，说雷家堡中雷一鸣、云万峰招集亡命棍徒，谋为不轨，所以相机进剿，不及稟辞，就请太师动他一本，不但可以无罪，且可保得有功，那时进爵升官，岂不一举两得。”主意一决，密嘱教他脱袍易服的亲兵先自回营送信：“快令台营大小将兵速来助战。”余下十数个亲兵仍教他四散奔逃，使雷一鸣不疑有变。自己回身，立住了脚，大声喊道：“姓雷的人，你不要苦苦相追。前番你救白素云时已尝过俺金镖利害，今夜姓云的料已死在镖下，你该早早回庄保全性命才是，何得定要与俺作对，只怕你死在目前，悔之已晚。可晓得俺的金镖又要来了。”一鸣见应尤站定身子在那里自言自语，前几句因相高尚远不甚清楚，后半截这许多的话，句句分明，大喝：“匹夫，休得胡言，看俺拿你。”举起双锤，使个流星赶月之势，向应龙腰下就打。应龙急忙将身一偏，使一个飞燕归巢的解数，连退数步。一鸣大怒，又起双锤，直向秦应龙顶门盖来，名为泰山压顶，最是凶勇。应龙问得亲切，把身子往下一伏，使个毒蛇入洞之势，往后又是一退，约有二丈多路。一鸣又击了个空，急起右手的锤，打个独劈华山，向应龙背上一下。应龙翻身，使一个金刚掠地，那双足向地上一扫，扑的又跳了出去。一鸣见他手脚灵便，暗恨手中用的双锤大是重笨，比不得单刀短剑可以旋转自如，兼之自己病尚未痊，两臂究属乏力，一连几个回合，反觉得气喘吁吁。众团丁旁观者清，见庄主胜不得贼人，暗暗着急，那一个不想出力帮助。无奈秦应龙手下十数个亲兵却也十分了得，每一个人战住了十数个团丁，都党难分胜败。应龙看见，心下暗喜，与着一鸣且战且走。

---

跣 (xi n, 音显) 足——光着脚。

又约半里之遥，猛听得前边金鼓齐鸣，杀声震地，有无数官军打着卧虎营的号旗、号灯，前来救应，大叫：“元帅且请少歇，休得惊慌，待末将等来擒拿这厮，消消平日欺侮俺们秦营之气。”应龙忙接口道：“尔等来得甚好。快快与我把这班人并力擒来，不要放走一个，回营之后，重重有赏。”众官兵齐齐的说声：“得令。”一个个枪刀并举，奋勇当先，冲杀过来。雷家堡二百数十名的团丁，如何抵挡得住。一鸣也觉慌了主意，只因事已如此，不得不打起精神，喊声：“俺把你这班害民贼兵，今夜多来送死。俺雷一鸣何足惧哉。”说罢，把双锤抡动，抖擞神威，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只杀得山径内尘埃滚滚，宿鸟惊飞，果然好一场恶斗，少不得两边各有死伤。

应龙此时早有手下兵丁送上衣服，牵过马匹，抬过九股托天叉来，立刻戎装上马，手执飞叉，如临大敌一般，重至军前来斗一鸣。此回迥非初交手时可比，虽然胸肋受伤，却使发了这柄叉，神出鬼没，勇不可当。一鸣勉强又战了二三十个回合，渐渐气力不加，浑身是汗。应龙觑个破绽，将叉把双锤一逼，荡出六、八步外，伸手在衣袋中取出一件东西，状似蒺藜，四边四个铁钩，宛如蒺藜的四角，中间皆用铁线穿成，线上又有三十二个小钩，一顺一逆，鳞次排着。小钩四旁，乃是双合线的活络铁丝，可宽可紧，铁丝之上，一根扁式铁链，约有三、四尺长。这件暗器名蒺藜抓，不用他时，折叠怀中，象一个铁丝网儿，用时抽动铁链，抛将出去，四边的活络铁丝一齐放开，铁钩下垂，只要抓到敌人身上，那怕他会腾云驾雾，钩住之时，再也不能脱身。应龙因见一鸣骁勇，故命亲兵于取衣更换时携来此物，带在身旁，一心今夜定要拿他。一鸣焉知利害，见应龙逼开了他的双锤，伸着手儿向胸前摸索，只料他又要放竹叶镖了，大喊：“恶贼，休施暗器！”把双锤使个五花双盖顶之势，要想挡这毒镖。谁知耳根边但听得索琅一声，飞出一个乌黑的东西，直向身上扑来。一鸣瞧不出是怎么器具，手脚一慌，欲避已是不及。顷刻间大小铁钩一齐俱着，竟把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紧紧的捆做一团，被应龙喝声：“你来了罢。”用力一提，擒过马来，交于亲兵，吩咐：“好好带回营去。”众团丁见庄主被擒，无心再战，一声呐喊，四散飞逃。秦营各兵追杀一阵，只剩得不多几人奔了回去。应龙传令就此收军，押着一鸣，得胜回营。

此时正是三更已过，四更未敲。到得营门，各兵丁站着队伍，火把通明。应龙进营，到中军帐坐定，传下令去，叫把雷一鸣捆上帐来。解去飞抓，另用铁链穿锁好了，要一鸣下跪问话。一鸣厉声骂道：“俺把你这殃民误国的贼徒。俺雷一鸣堂堂丈夫，岂能跪你。本当将你碎尸万段，以谢天下。不幸误中暗器，被你擒来，要杀便杀，何必多言，也好待俺赶着云大哥去。”应龙冷笑答道：“好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与云万峰操练团丁，屡与本营作对，不想也有今日。本来俺留你何用！”起身拔腰间佩剑，飏的向一鸣就是一剑。正是：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毕竟不知雷一鸣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白素云两番探虎穴 黄衫客一怒掣龙泉

话说雷一鸣被秦应龙用蒺藜抓擒至营中，应龙欲拔佩剑杀他。一鸣依旧骂不绝口，拼着一死。那晓得屋梁上啪的一声，忽然飞下四、五片瓦来，正中应龙右肩，幸亏披着软甲，打在甲上。只震得满臂酸麻，手中的剑坠于地下，大喝一声：“屋上有贼，快快拿人。”

原来这掷飞瓦的不是别个，乃是截云山侠女白素云。自从二十八日回山之后，未曾杀得仇人，心下十分恼恨。隔了一日，又要下山探营。红线因为隔日无多，秦营中必有准备，阻住不许。直到这一夜，素云再耐不得，恰好黄衫客来，说起：“一鸣因伤受病，现已可保无虞。不知应龙伤势若何，日来万峰屡次差人至山打探，何以毫无消息？”素云乘机向红线道：“弟子今夜定欲乘这秦贼受伤未痊下山报仇，不要耽搁日多。那厮伤痕愈，只怕反甚费手，恩师以为如何？”红线尚未回言，黄衫客道：“此话虽也有理，但我闻得庄丁报说，秦应龙伤势如何，甚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唯有营中防备加严，比前更觉十分紧密。你若果然今夜欲去，须要分外小心才好。”素云道：“多承师伯指教，此去必要拿住这厮，千刀万剐。只是还求恩师金允，方敢启行。”红线道：“既然如此，仍须见机而作。早去早回，免我挂念。”素云欢天喜地的道声：“遵命。”等到二更以后，换了夜行衣服，拜别过红线、黄衫客，下山而去。

到得秦营，方交三鼓。只见营门口的西座吊桥俱扯去了，静悄悄的鸦雀无声。抄到后营那边，吊桥也已没有。素云全不在心，将身子一跃，那三丈多阔的一条濠沟已被跳过。这一回因是熟路，所以不比前番，挨墙摸壁的吃力万分，只须依着先时进去的方向，摆动娇躯，连连跳跃，一霎时已到中营。那些支更巡夜的人，虽是跑去跑来，绝无间断，只因脚步甚轻，却那一个知道屋上有人。

素云到了中营，寻觅应龙卧室，见一间间的房屋甚多，不知究在那里。又想：上一回所到的那一所瓦屋，虽有床帐，却断乎不象是间卧房。因在屋上踌躇至再，未便下手。后来听得营中人喊马嘶，又有鸣金掌号之声，心中暗暗惊疑：“难道已被贼人察破，前来拿捉。”小鹿儿在心头上撞个不住，只得侧着耳朵细听动静如何，再定行止。少顷，见灯球火把，象是个出队样儿，愈觉莫明其故。幸亏兵丁中有几个在暗地里言三语四的说：“我们这个元帅伤势尚未愈，何不在营静养，偏要出去惹是招非，今夜既然又抢了怎么绝色女娘，难道不晓与雷家堡上的人是个对头，却又偏要打他庄前经过。如今闹出事来，我们半夜里不得安眠，大家须要出队救应，这正是当兵的苦处，果然身不自由。自从扎营到今，并无一个金兵犯界，已是这样的昼夜不安。不知倘有金兵到时，尚要怎么样哩。”多在那里私相抱怨，讲个不了。素云听得甚是明白，暗道：“原来秦贼伤已小愈，今夜不在营中，又往外边强抢妇女去了。但雷家堡乃雷一鸣所居之地，雷爷现在抱病，想必是云万峰与他作对，阻住归路，以致连夜发兵，也未可知。闻得云爷也甚英雄，这厮或者竟被杀却。我今既到此间，须要探个着实，也不枉下山一场。”因俟众兵去时，悄悄跳至中军帐中，伏在屋脊之上，揭去了几块瓦片，往下细瞧。

---

虞（yú，音愚）——此处指忧虑。

三鼓——古代夜间计时单位，报时用鼓。三鼓即三更。

等有一个更次，动静毫无，心中好不焦急。后听更楼已敲四鼓，秦应龙竟大胜而回，传令升帐，绑上一个人来。素云看是雷爷，不由不心下大惊，只苦无法救他。后见应龙拔剑欲砍，慌起纤纤玉手，取了四、五张瓦片，向着应龙肩上飞去，正击个着，佩剑落地，大喊：“拿人。”素云因救一鸣心急，也顾不得已深入重地，掣剑在乎，就从这揭去的瓦缝之中“飏”的一剑，劈断一根椽木，飞将下来，觑定应龙面门，仗剑便砍。应龙那里防得，忙举帐前所坐的一把紫檀木交椅来挡，但听豁喇一声，这椅儿已劈成两半。应龙更是着慌，只得往帐外飞跑。两旁站立的许多亲兵，见屋上飞下一个人来，已多目瞪口呆。又见是白素云，前番多曾领教过的，不是好惹之人，谁敢上来拿捉，一窝蜂跟着应龙，发声大喊，飞奔出来。

好个有胆有识的素云，也不迫赶，急忙扶起一鸣，说一声：“雷爷受惊。”与他解去锁链，又在地上拾起应龙佩剑，递与一鸣使用，两个人杀出中军帐来。素云因受过红线的戒，不许妄杀无辜，不过虚按着剑，并不伤人，只要寻应龙一人报仇。一鸣咬牙切齿，恨着应龙负国殃民，多行不义。况且前日镖伤自己，今夜又被杀了万峰，并雷家堡无数团丁，所以逢人便砍，定要把秦营中人杀个鸡犬不留，好不利害。

且说那秦应龙，本来自从素云探营之后，防着他定要复来，曾在卧房及中军帐两旁埋伏着二百名弓箭手，十个竹梆。倘遇惊变，竹梆一响，万弩齐发。可巧今夜出了队，那些弓兵有一大半人多出了差，以致七零八落，此时变起仓卒。应龙逃出大帐，吩咐：“快击竹梆，传弓箭队放箭。”一声令下，四下里梆声乱响，万箭齐飞，好似狂风骤雨一般，纷纷向素云、一鸣射来。素云见了，知是杀不出去，急喊一声：“雷爷仔细，我们上屋走罢。”将莲钩一蹴，使个飞絮扑帘之势，跳上屋去。一鸣见势头不好，也使个平步青云之势，距上屋檐。只因高来高往的工夫平时不曾十分练得，未免有些脚步踉跄。素云瞥见，知他不是惯家。若使应龙追来，莫说与他敌，只怕逃避尚是及。因说：“雷爷休得着慌，且请先行一步，待奴在后保护。”一鸣低头称是。

素云使发了这一把桃花剑，底下有射来的箭，一支支多被格将下去，反伤了秦营中好许多自己弓兵。应龙见两人在箭林中又被上屋走了，射去的箭纷纷落地，急又传出话去，立刻鸣金止射。一面吩咐营外四周把守陷坑的一众亲兵，预备虾须钩子，协力拿人；一面宽去软甲，取过托天叉，飞身上屋追赶。

此刻，素云保着一鸣，跳跃飞行。因虑前营必有埋伏，不敢前进，一步步往后营逃去。一鸣是久居此地之人，知道后营之外，濒临大海，无路可通。因大惊道：“白小姐，且慢再走。这后营外是海道了。既无船只，怎样逃生？俺们即使出得秦营，难道飞上天去，还须定个主意才是。”素云也着惊道：“原来营外便是海了，怎的我初来时不曾看得清楚。”一鸣道：“此山本名卧虎后营，乃是虎尾，有一座极大高峰。小姐前次来时，谅被高峰阻住眼目，所以不晓得。那山峰之下，就是大海，这形势好生险恶。”素云道：“既这等说，奴想前营必有防备，断去不得，还是从左右两营下去如何？”一鸣道：“左营之外，也是海道。只有右营出去，乃虎爪岭，虽是小道难行，不过一里有余，便可出险。俺想竟从右出去的妙。”素云道：“雷爷所见，谅是不差，快些走罢。”于是两人复又折了回来，取道右边而去。

那知应龙已追了上来，大喊：“你二人今夜多是自入牢笼，尚想往那里



走，与俺快快下屋受缚，免得动手。”素云也不回言，飏的就是一剑。应龙起叉急架，两个人又在屋上刀来叉去，叉去刀迎，大战起来，一鸣自料在屋面上断不是应龙对手，不来助战，只顾飞逃。素云让一鸣去得略远，无心再斗，虚砍一剑，且战且走。

过有二十余间屋面，看看已到右营的营门。一鸣见营外并无人马拦阻，又定睛望四下一看，也不见有怎伏兵，心中暗自侥幸，喊声：“小姐留心在意，俺先下屋去也。”两足一蹬，跳下地来。那晓得扑通一声，跌入陷坑之内。守坑军士一见，急忙吹动鬻篥，把四边的虾须钩用力一抽，一鸣又被紧紧捆住，休想跳得起来。素云初时听得一鸣下去，好不欢喜。后闻鬻篥之声，料知又有变故，急把莲钩一紧，飞至檐头，在下一看，只叫得一个苦字，芳心一乱，两足抖动，站立不住，扑通的也跌下地来。守坑军士又把鬻篥吹动，大喊：“拿人。”

忽平白地起一道寒光，那军士的十个指头一线齐断了下来，鲜血淋漓，叫苦不迭，连那拿住雷一鸣的军兵也是一样。一鸣的浑身钩索多已断了，站起身来。秦应龙正在屋上打算下来，忽见各兵丁无故叫苦，又见不但是素云拿他不住，反把雷一鸣也救出陷坑，心中甚为不解，厉声怒骂军士无能。谁知道一言未了，屋檐口飞下一个人来，头戴七星冠，身穿杏黄袍，足登云履，手执宝剑，三绺长须，身材雄壮，相貌庄严，大喝：“秦贼，休得无礼，妄杀好人。须知道明有王法，暗有鬼神。贫道在此劝你，快快退去，今夜尚可保尔残生。否则，教你死在目前，悔之晚矣。”应龙见他来得兀突，吓了一跳，回说：“何方来的妖道，敢到这里撒野，吃俺一叉。”刷的一声，举叉就刺。那道者不慌不忙，把左手道袍一拂，这把叉滴溜溜的飞了回去。应龙尚是不服，又是一叉刺来。那道者依旧笑微微，起右手道袍拂回。到第三叉，看他把口一张，飞出一把数寸长的匕首，当的一声，击在叉上。说也奇怪，那柄九十余斤重的铁叉，竟被这小小东西打落屋上，咯唧唧数声响亮，跌下地去。弄得应龙只剩一双空手，大喊道：“这还了得！”扭回身，向大营的屋上飞跑。下面素云、一鸣，初时自分万无生理，不知那一个刹伤军士，救了性命。后见有个道士，隐隐在屋上与应龙交手，那应龙的九股叉忽又坠下地去，急忙双双跳上屋檐，共来助战。星光之下，认得是黄衫客到了，二人心下大喜。一鸣叫声：“黄道长来得正好，俺的大哥死得好苦，务求道长拿住秦贼报仇。”

原来黄衫客乃从截云山来，因恐素云有失，一鸣卧病在床，无人救应。所以别了红线，驾着金遁到此。那雷家堡的一切事情尚未晓得，后见应尤在屋面上追赶一鸣、素云，正不知为了怎的。直至一鸣把前后事情略述一遍。又说雷家堡一众团丁死亡过半，甚是可怜。黄衫客听罢大怒，骂一声：“好一个狠心的万恶贼子。云壮士与众团丁何辜，你敢一齐杀害。俺虽山野之人，不愿干预尘事，但你这般肆毒、若不略施警戒，以后势必愈加胆大妄为，成何世界。”遂把匕首运一口气，顷刻间有三尺来长，寒光闪烁，直向应龙脑后飞来，应尤正在没命狂奔，觉耳朵边呼呼的一阵风响，疾忙回首看时，并不见有怎人来，但有一把锋利无比的雪亮龙泉，只吓得魂不附体，使一个金刚扑地之势，一骨碌从营房上向地下滚来。只跌得鼻破口斜，耳穿眼肿，大叫一声：“我命休矣！”晕倒于地。正是：

---

鬻篥（bìlì，音必力）——古代管乐器。用竹做管，用芦苇做嘴。

眼前莫漫夸无敌，背后须知尚有人。

不知秦应龙性命如何，黄衫客与白素云怎样出营，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传葵花剑仙侠收徒 破竹叶镖英雄哭友

话说秦应龙见黄衫客剑光起处，宛如一条匹练，直卷过来，锐不可当，知他又是剑侠一流，好生惊惧。急忙将身子一滚，落下地来，只跌得面目青肿，鼻破流血，口中大喊：“我命休矣。”幸亏黄衫客不过是略恩惩创于他，不愿竟开杀戒，所以那剑飞至檐前，滴溜溜悬在空中，竟不落下，一鸣与素云此时恨不得立刻把应龙杀了，见黄衫客忽然剑下留情，双双奔至屋檐，又欲跳下地去结果他的性命，谁知满营中大小将兵见主帅坠地着伤，一个个多来救护。霎时间把庭心挤得满满的。莫说是人，就是飞鸟也下不去。黄衫客收回宝剑，从容劝道：“雷庄主与白小姐，且请住步，听俺贫道一言：这厮早晚终须就戮，报仇岂在一时。如今夜分已深，何况营内人多，怎可再行下手，快些随着贫道出离虎穴的妙。庄主与小姐意下如何？”二人听得言甚有理，不敢违拗，回说一声：“谨遵吩咐。”各各扭转脚步，随着黄衫客向营房外人稀之处跳下地来。虽有几个亲兵眼见，要想上前阻挡，怎禁得黄衫客仗剑上前，大声喝道：“尔等军兵，晓得甚事。雷庄主和白小姐并非朝廷的叛逆、官署的罪囚，乃是尔营主造孽弥天，与伊两人结下私仇宿恨。尔等何得助纣为虐，快快各自让开。贫道慈悲为本，尚可饶尔等的性命。否则，莫怪剑下无情。”这一席话理直气壮，说得众兵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且又畏着三人本领多甚高强，谁肯白白送了性命。所以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大踏步走得远了，方发声喊，假意追赶一番而回。按下不提。

再说黄衫客等下了营房，度过了虎爪岭，便是平阳之地。虽则有一条小路，尚喜不甚多远，那消片刻功夫，已高了卧虎山。素云向黄衫客在道旁行一个全礼，谢了救命之恩，欲分道回截云山去。一鸣也向黄衫客屈膝道谢，回身又要向素云行礼。素云慌忙止住道：“恩公，休得如此。前番奴非恩公相救，焉有今日，只是好端端的累云大爷死于非命，令人好不惨伤。”一鸣听见提起万峰，止不住泪如而下，黄衫客也甚凄然。素云见天色渐明，深恐师尊悬望，急欲回山，劝声：“恩公休得悲伤。且与黄衫师伯回庄将养贵体，此仇终有得报之日。如今暂时告别，料来后会有期。”一鸣挥泪答道：“小姐请便。”素云又与二人打个稽首，轻移云步，独自回山。少不得将上项事情与红线细述一番。红线劝他休得焦心，再图后举。

这里黄衫客与雷一鸣回至堡中，天已大亮。见一路上杀死团丁甚多，惨不忍睹，更有受伤半死之人，喊声不绝。云万峰的尸首停在中堂，一鸣放声大哭一场，嘱咐庄客，购备上等杪枋一具并衣衾等物，把万峰殓了。因无子嗣，即在庄外拣块吉地安葬，立了一个石碑，上书：“宋武举万峰云公讳峻之墓。”料理已毕，然后吩咐下去：“所有已死团丁，除各给棺木一口，殓费银十丙外，并照团约载明，遇斗身死每名酌恤银一百两，以为家属养瞻之资，招人连棺一并给领。其余受伤各人，速请伤科医治。另外每人加给围饷一月，以资调理，一概不必报官莅验。”盖因秦营所抢妇女，不知下落，证据毫无，官长本与秦营一鼻孔出气的，深虑告到当堂，反说雷家堡上究因

---

助纣（zhòu，音宙）为虐——比喻帮助坏人做坏事。

杪（su，音梭）——枋杪、枋均为木名。此指用此木做的棺材。

衣衾（qīn，音钦）——衣和被。

子嗣（sì，音四）——儿子。

何事，抗拒官军，以致杀伤多命之故。这算是雷一鸣的有见识处，却也难为众团丁家属，平时素服一鸣仗义疏财，为人豪侠，此番虽是死于私斗，却因激于义愤而起，也落了个仗义之名，所以取了他的恤银，并无一人心中有些不平、要想当官告发的，那受伤的自然更不必说了。一鸣足足的部署了一日工夫，方得诸事停妥。

黄衫客因他病体初痊，过于劳顿，劝他早早安睡。一鸣深痛万峰死得凄惨，众团丁甚是无辜，想一回，悲一回的，那里能睡得着。及至朦胧合眼，却又呜呜的哭醒回来，一夜之间，不知几次。黄衫客打坐房中，听得明白，暗暗赞他：“好个义侠双全之士。”到得天甫黎明，只听得脚步声响，一鸣跑进房来，双膝跪在面前，口称：“道长垂慈，弟子有一句话要求答应。”黄衫客慌忙起身，用手来扶，一鸣又退跪几步，纳头便拜，说：“弟子别无他事，只因云大哥与众团丁死得好苦，若使此仇不报，何颜可对死去之人。况秦应尤作恶多端，留在世间也是大大孽障，无如弟子自恨无能，且秦贼的暗器利害，白小姐如此英雄，尚恐非彼敌手。昨宵想了一夜，此事倘非道长相助，或收弟子为徒，破除他的暗器，断难报得深仇，务求道长垂鉴。”言罢，把头叩个不住。黄衫客假意拒绝，道：“贫道山野之人，尘缘已断，杀戒久持，何能助庄主报仇。若说庄主欲拜贫道为师，须知学剑术的多要弃家访道，遍历艰辛，随处随时行些功果，方不负传授一场，日后并有地仙之望。庄家资富有，事业方新，乡荐已登，前程正远，乃是功名富贵中人。休要胡思乱想，快请起来。”一鸣仍叩头求恳，道：“道长，昨日秦营既用飞剑，不肯竟将贼人斩首，弟子早疑坚持杀戒，所以如此。今既果然，求助一节，何敢相强。但拜师后弃家访道之说，弟子虽侥幸中了一名武举，目今权奸当道，世乱慌慌，本已不图上进。至于家财田产，更是身外之物，何况弟子未娶妻房。本无儿女，更能无挂无牵。若蒙收取为徒，只要报得深仇，自当随着师尊，云游访道。弟子志愿已坚，惟望道长允从。”黄衫客拈须微笑，道：“听庄主之言，贫道已知梗概。但庄主虽欲学剑，可知道古来剑侠一流，曾有几人能成正果，这是极不容易的事。不要误认做是极容易的，将来有始无终，依旧半途而废。”一鸣道：“古今剑侠甚多，记得载籍所传，男如虬髯公、黄衫客、空空儿、精精儿；女如公孙大娘、红线、隐娘，那一个不是半仙之道。弟子虽是不才，只求道长裁成，自当尽心学习，纵不敢自希古侠，谅不致贻 诮今人。至于日后，倘果有始无终，愿受刀剑临身之惨。”黄衫客点头道：“庄主休得如此言重。可知贫道究系何人？”一鸣听语出有因，急又跪上一步，道：“弟子但知道长姓黄名珊，不知究是何方剑侠，尚求道长示明。”黄衫客道：“实告庄主，贫道并非黄珊，乃即黄衫客的便是。”因将在太元境与群仙高会，并公孙大娘如何炼剑，与红线等如何下山，如何在混元湖斩妖，如何红线在载云山收白素云为徒的话，仔细说一番。

一鸣听罢，叩头无算，连称：“弟子何幸，得遇仙师，务求传授剑术，不负相遇之缘。”黄衫客道：“庄主果肯精心向道，贫道何妨收你为徒。且请起来，安排香案应用。”一鸣听已允了，心下好不欢喜。忙又端端正正向上拜了四拜，口称一声：“恩师。”然后站起身来，吩咐庄客，摆上一副香案。黄衫客在怀中取出葵花宝剑，临风一晃，约有三尺来长，供在案上，自

---

甫（f，音府）——刚刚。

贻——遗留，留传。

己向北先叩了四个头，默把收雷一鸣为徒的话祷告一番。后令一鸣虔心拜过，双手取起剑来。黄衫客先傲戒了几句“学技之后不准为非作歹、不准好杀伤生、不准邪淫奸盗”的话。一鸣一一受训。黄衫客始先略授些运剑之法。

好个雷一鸣，天生神力，况且十八般军器，本来多已学习过的，就是寻常剑法，也曾略知一二。今得黄衫客传授，何难触类旁通。不比得白素云学艺之时，虽是金丹换骨，究是个荏弱女子，十分吃力。不过轻身跳跃之技，一鸣素不甚情，尚须悉心练习，又好在筋骨耐劳，心机灵活，一经指授，百法贯通。黄衫客见了甚是欢喜。从此，一连数日，一鸣足下出户，一心一意的学习功夫，要等剑术略精，约着素云，同报大仇。谁知那秦应龙自从被黄衫客在屋上要飞剑斩他，唬召魂不附体，跌下庭心之后，由众兵纷纷施救，扶入帐中，半晌不能说出话来，直至天明方醒。守营亲兵来报：“白素云等已逃了，小的们拿他不得，求大帅开恩。”应龙怒气填胸，明知各兵丁不是对手，遂说声：“怨尔等暂且无罪，以后务须格外留神，拿住他们碎尸万段，以泄我恨。”一面传唤守夜更兵，因素云等入营之时失于觉察，每人责了军棍八十，革去口粮，另换亲兵小心巡夜。又唤心腹人请文案进营，起了一道奏稿，只说“雷家堡土匪创乱，系武举雷一鸣为首，云万峰为从，并有不知姓名的妖道一名，结连截云山女寇，声势浩大。臣因职司防守，已于某夜见过一仗，手毙云万峰一名，阵斩土匪百数十名。惟是匪势尚炽，再容相机进剿，务使地方肃清，以酬圣恩高厚”云云。另修密书一封与秦太师，求他便中密保数语，又遣亲兵持片请城武县甄卫到营。先问明了雷家堡上并无报验杀伤人命之事，遂央求他照着奏折所言，通详大宪，竟说雷一鸣揭竿创乱，抗拒王师。甄卫正欲巴结师门，一口应许。回衙之后，果然连夜动文，飞洋出去，把个顶天立地的义侠，竟弄做了翻江倒海的叛徒。这秦应龙的反陷之计，毒也不毒？况且皇上准了本章，几乎把雷家堡上的人杀个尽绝。此种居心，狠也不狠？

那晓得这秦贼偏又性急如火，虽然自己拜折县宪出详，尚恨耽延时日，不能把雷一鸣等立刻斩除，甚是暴躁。屡次要想竟起大兵，公然至堡攻打，杀个鸡犬不留。又怕的是一鸣为人深得民心，倘果开起仗来，激变了合邑人民，深觉反为不美。所以每日里思来想去，竟无一个良策可图，闷昏昏的过了数日，无一刻不丧气垂头。

忽一夜，用过晚膳，独坐营中，听营房上似有瓦片之声翻动不定，吃了一惊，料想不是白素云来到，必是雷一鸣与那妖道无疑。急忙宽去长衣，挂上豹皮囊，囊中藏着蒺藜抓、竹叶镖两件暗器，手持九股托天叉，腰间另悬一口佩剑，防在屋上动起手来，利用短兵。扎束已定，密传号令下去。一声梆响，满营埋伏着的大小将兵，一个个火把通明，刀光灿亮，拥上帐来。应龙将手一摆，吩咐：“准备挠钩套索拿人，须要小心在意。”自己将身一跃，飞上屋檐。定睛四望，那晓得踪迹毫无。又命各兵丁中有能高来高去的人，共执灯球上屋四照，依旧绝无影响，应龙甚是诧异。后工会客厅的屋面之上，见有两只花白猫儿，在那里摆尾摇头“呀呀”相扑。瞥见有人持灯上来，分着东西两旁窜去。应龙定一定神，明知就是猫儿作扰，却在众兵丁面前不便

---

荏(r n, 音忍)弱——柔软，怯弱。

文案——官署中草拟文书或管理档案的幕僚人员。

合邑(yì, 音义)——全城。

说明，防着背后笑他大惊小怪。只得涎着脸儿说道：“你们留神四下找寻，本帅且往前营，去去再来。”说罢，将身几跃，来到前堂。

细数樵楼，才敲三鼓，暗想：“今夜这场胡闹，正是令人可笑。若使空身回营，如何见得众兵。必道是贼人心虚，乃至有此担惊受怕之事。不如乘着夜静更深，竟往雷家堡去，暗把雷一鸣与妖道刺了，割了首级回来，只说是在屋上追至半途杀的。既除了眼中之钉，又好遮俺众人耳目，然后慢慢的再图白素云未迟。岂不大妙。”主意已定，遂悄悄的跳下营房，离卧虎山，竟奔雷家堡而来。

幸喜路上静悄悄的竟无一人。到得庄门，但见众庄丁支更守夜，往往来来，严密情形竟与自己营中不相上下，暗说：“好一个雷一鸣，训练着数百庄丁，居然有此纪律。看来前庄断难进去，不知后庄如何。”因又绕至后庄，果然防守的人略略疏些。他就运动脚力，奔至一个稍形僻静的地方，伏在暗中，等着有巡夜人来，让他先过去了。起佩剑在背后，一剑杀死于他，可怜不曾喊得一声。他就把这人的战裙、号衣剥下穿了，手中这九股叉暂撇一旁。一手拿着一个竹梆，一手拿着一根小木槌儿，击得响响的混入庄来，竟被他山后门而进。拣个静处，脱去衣裙，弃去梆槌，将身一跃，跳上高房。

正要寻找一鸣卧室，不妨脚步重了些儿，被屋中一个值夜的庄头听得，不动声色，奔告一鸣，说：“屋上有人。”恰好一鸣尚在与黄衫客讲论那剑法中的搏击工夫，未曾安睡，遂与黄衫客各持宝剑，步出卧房，飞上屋来。果见有一个人在那里东张西望，因轻轻的略紧一步，追至背后。黄衫客尚未动手，一鸣不问是谁，举剑便砍。应龙听得脑后“呼”的一声，似系剑响，打了一个寒噤。黑暗之中，拔剑招架已来不及，急忙伸手向豹皮袋中摸出蒺藜抓来，向着空中一撒。但听得“索啾”一响，来人叫声“阿呀”跌入抓中。应龙大喜，要想收回，不防眼前起一道白光，却是黄衫客手起剑落，把飞抓的铁索顷刻间一齐割断。应龙手中只剩得半条断链。这一惊非同小可，明知凶多吉少，急忙飞步奔逃。

一鸣见黄衫客破了飞抓，捆不得他，心中大喜，拔步赶来。应龙听着脚步如飞，暗想：“若是一鸣，断无如此矫捷，多分必系妖道追来，此人更比一鸣了得。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不如跳下屋去，仍穿原来时的衣服，混出庄门为妙。”因即“扑”的跳下地来。怎晓得一鸣自拜黄衫客为师，虽只数日，那种飞身跳跃之术早已精进了许多。见应龙下地，“飕”的也从斜刺里一跃下地，拼命追赶。应龙在百忙中奔至脱衣之处，寻见衣服，要想穿时，奈已不及。只得一手拿着佩剑，一手取着衣裳，往外飞奔。其时，各庄丁已灯球齐举，高声喊人，纷纷的围裹上来。灯光中照见一鸣与黄衫客多在后面，只有咫尺之遥。应龙惊得魂不附体，急将佩剑向肋下一夹，伸手在豹皮囊中又取出竹叶镖来，回头觑一鸣，“刷”的一镖，后边黄衫客见了，说声：“慢来！”正要祭飞剑去抵他，一鸣也喊声：“不好！”倒退几步，忽半空中飘飘荡荡，仿佛落下一个人来，手执佛尘，向那毒镖一拂，顿时落下尘埃。一鸣认得是云万峰显魂来救，大声哭道：“云大哥，一灵不昧，快帮小弟共杀这厮。”道言未了，心上边一阵酸楚，悲伤过甚，一口气竟回不过来，哭晕在地。黄衫客与众庄丁见了大惊，也顾不得追赶应龙，纷纷共来施救。正是：

几疑义士何曾死，只恨奸雄又得生。

要知一鸣如何苏醒，云万峰显灵杀得秦应龙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白素云三探卧虎营黄衫客双祭飞龙剑

话说秦应龙用竹叶镖要打一鸣，黄衫客未及破他，云万峰显灵，在半空中将拂尘一拂，毒镖落地。一鸣见了，大哭一声，伤心过甚，晕跌于地。黄衫客与众庄丁争来扶救，顾不得拿捉应龙。这秦应龙初见万峰显魂，吓得面如土色，手脚也多软了。后来一鸣哭晕过去，万峰一缕灵魂急奔一鸣，手举拂尘，向他连连扬动，救他还魂，将次苏醒。秦应龙就乘这个机会，一溜烟混入人丛，把携来的号衣、战裙穿上，依旧扮作巡夜更兵，竟被混出庄门而去。

走得不多几步，正是云万峰的坟茔，又见万峰怒冲冲挡住去路。应龙不敢再进，伏在道旁，只因他还命不该绝，万峰只把拂尘向着应龙脸上一拂，觉得一股冷气直扑面门。那面上的肉一丝一丝，顷刻间青肿起来，痛个不住，只急得在地乱滚。约有半刻余钟始止，方敢放大着胆，睁睛四看。万峰早已不知去向，一鸣及庄丁们也不追来，始觉心下稍安，急忙寻路回山。到得山营门，已是天将破晓。满营大小将兵，尚在四山里乱搜乱检，看见主帅回来，身上穿着雷家堡巡夜团丁的号衣、战裙，手中不见了九股叉，脸上又青一条肿一条的，不知受了怎么伤痕。一个个参见之下，不敢动问，只回说：“未将及众兵丁等到处搜查，并无奸细，请主帅定夺。”应龙自觉无颜，回说：“既无奸细，各自回哨，以后务要小心防守。”各将弁齐说一声：“得令。”纷纷退出大营，暗地议论不表。

秦应龙回入内帐，换过衣服，吩咐亲兵拿脸水来洗过了脸，觉得痛不可忍，取镜子一照，但见一丝丝青肿之痕，好似画图上画的倒垂柳线一般，不知共有百几十条，擦又擦不去，掩又掩不得，好不惶恐。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倒头便睡。只是那里能睡得着，遂在枕上想出一个恶毒念头，要炼一件剑仙所忌的暗器，务使破他不得，然后好杀尽众人。我且按下慢提。

再雷一鸣，因见云万峰显魂救他，大哭晕去。幸经万峰的阴灵默护，与黄衫客及众庄丁等施救，始得渐渐苏醒，只觉四肢无力。黄衫客吩咐庄丁了，扶回庄去安息。料秦应龙早已逃遁，暂且由他。一鸣又放声大哭了一场。黄衫客苦苦劝住，略睡片时，天也明了，庄丁来报：“截云山白道姑要见黄道长与雷庄主。”一鸣吩咐：“请他进来。”素云到得客厅，先与黄衫客见过了礼，又与一鸣打个稽首，叫了一声：“师兄，如今是一家人了。”一鸣也改口道：“白师妹，如何知俺拜师之事？”素云道：“是黄衫师伯前日在山中提起的，不然那得知道。”一鸣道：“原来如此。”黄衫客道：“白小姐来此何事？”素云道：“不瞒师伯说，奉恩师之命，特来与雷师兄约期，再往卧虎营，共杀秦贼报仇。不知师伯意下如何？”黄衫客闻言，把昨夜应尤探庄行刺之事，从头至尾述过一番，说：“这几天那厮营中必有准备，须得略缓数天方好。”白素云道：“若依师伯之见，当于何时可去？”黄衫客道：“依我之见，最妙稍停一月半月，待雷贤契的工夫进境，始可万无一失。但你们报仇心切，那得多延时日。就是秦应龙，日子多了，也恐他停留长智，或者另外生出别的事来。但今明这数夜中断去不得，不如竟缓七天，待为师伯的此七天中再授雷贤契几般绝技，然后保着你们同去，方可无虑，不知你二人意下若何？”一鸣道：“恩师吩咐，弟子自当谨从。想白师妹自然也无

不依之理。”素云道：“既得师伯同去，谅来此次必报大仇。既使多缓几日，亦无不可，何况仅只七天。但到了那日，不知从两处进营，还是会在一处进营？”黄衫客道：“竟是两处的妙。白小姐二更起身，三更到营，从他后营而入。雷贤契仍从虎爪岭左营而进，也在三更左右。贫道从他前营进去，一齐下手，使他顾此失彼，方为上策。”二人听了，满心欢喜，各自牢记在胸。素云略又坐了片时，告辞回去。黄衫客因秦应龙善用暗器伤人，把飞剑之术传授一鸣，教他随机破敌之法，一鸣尽心练习。

光阴易过，到了第七日晚上。师徒二人夜膳已过，装束停当，不带庄丁，悄悄的出了堡门，取道往卧虎营，分路而进。那白素云这夜已到二鼓以后，拜别红线欲行。红线道：“黄衫师伯既为你们之事两次进营，我虽杀戒久待，从前也有助你一臂之言。只因要你自己一人立些功果，所以未曾帮你。谁知你连去二次，不但皆未成功，更是险遭不测。今夜进营第三次了，为师的再难袖手。何况你们分道，从前后左营而进，右营尚苦无人。我今同你下山，竟从右营进去，何愁此贼不灭。但杀死你父母兄弟与云万峰壮士的，乃是秦应龙一人。只须杀了应龙，大仇已报，千万不可妄杀无辜，有伤天地好生之德。”素云跪谢道：“果得恩师相助，弟子没齿不忘。若说妄杀好人，焉敢有违师命。就是雷师兄，已拜黄衫师伯为师，此香谅也不至如前次了。”红线道：“这便才是。且今时已不早，我们就此去罢。”说毕，略把衣裙扎束一遍，师先徒后，一同下山，直奔卧虎营来。

得到营门，细数樵楼正敲三鼓，吊桥高扯，濠沟中水声潺潺。红线向素云把手一指，轻轻的两足一登，驾着半云半雾，飞奔右营。素云跳过深沟，绕至后营，飞上营墙，落在第一次来被更夫几乎看破的那一株大树之上。果然工夫日进一日，如今不但树枝不动，就是树叶也多不甚颠簸。莫说底下无人，即使有人也难知道，与前大是不同。素云上得树去，因他晓得此处本有巡更的人，须得让他过去之后，方可行事，不要再似从前鲁莽。故在树上略歇片时，不敢造次上屋。

稍停，果有更夫击着梆锣远远而来。惟先时乃是两人一班，一个敲梆，一个敲锣。如今却添做四人一班，一个在前高擎火把，四下照着。一个在后，手中拿着一个信炮，大约是一有警报，预备着放炮关会的样儿。中间这两个人，依旧是一梆一锣。素云瞧见，暗暗忖道：“看他营中这般防备，谅来一番严似一番。幸亏今夜来得人多，否则一定又难济事。但不知黄衫师伯与雷师兄已经到否，何以寂无动静。”想了一回，看巡更的去得远了，放开俏胆，起个飞燕入林之势，窜上营房，定睛先向四下一望。只见左营屋上隐隐有几个人影，好象是在那里追逐的样子，又听得信炮之声连珠乱响，料定是雷一鸣先自进营，已被秦营察破，暗说一声：“不好！”正要设法救他。忽见前营起一道红光，分明是失了火了。顷刻间，人声鼎沸起来，又听右营中起一片喊杀之声，灵机一动，暗喜道：“这明明是黄衫师伯与恩师多在那里下手的了，奴如何呆在这里守着。”遂顺手取起几张屋瓦，尽力向地下一抛，喊声：“俺白素云在此，尔等巡夜兵丁快快报与秦贼得知，速来领死。”道言未了，但听得庭心中信炮齐鸣，顿时闹出许多兵来，大喊拿人。素云全不理睬。因恩起那中军大帐，第二次进营的时候曾到过的。故又飞奔中军帐来，也是一般的飞下几张瓦儿，在屋面上虚张声势，惑乱他的军心。谁知道帐内



兵丁一半多向前营救人去了，一半已赴左右两营拒敌，所以但闻信炮，不见伏兵。素云心下大喜，乘机又奔左营。但是雷一鸣正被秦应龙在屋上战住，脱不得身。虽是前营火起，后营信炮乱鸣，右营杀声震地，心下甚是惊慌，却尚不肯放松一步。

素云怒从心起，大喊：“秦贼死在目前，休得逞强。雷师兄不必着惊，俺白素云来也。”说罢，就是一剑，向秦应龙背后砍来。应龙急举佩剑相迎，怎禁得前面一鸣又是一剑，从顶门砍下。应尤慌忙斜退一步，掣剑招架。素云又是飏的一剑，从斜刺里劈来，应龙见势头不好，正要下屋逃生，不防半空中又落下一个女子，浑身红色衣裳，好如一朵火去一般。应龙大惊失色，暗想：“此是何人，从未见过，看来今夜有些不妙。何况前营火光人起，这便如何才好。”心下一慌，手中佩剑慢得一慢，被素云击落屋檐。应龙见大势已急，只得双足一跃，跳下地来。素云等怎肯相饶，也紧紧的下屋追赶。

应龙此时要想传令手下军兵与本来埋伏的挠钩手、弓箭手等协力拿人。只因前营夫人，有一大半人多去抢救，尚有一半又因后营、右营与本营中信炮齐鸣，不知到那一处应敌方好，闹哄哄的毫无头绪，多在那里乱跑，那能一线齐的到来听令，要想奔回帐中，取一件顺手兵器，无奈九股叉已于日前失在雷家堡上，新制的尚未制成。要思想用暗器，可惜蒺藜抓也在堡上被失。只剩得三、四支竹叶镖在身，济得甚事，百忙间猛然想起新炼的一件暗器，名子母弹，虽然尚未用过，何不试他一试。此弹约有条杯大小，外层母弹极薄，内有五颗子弹，最小的只有胡桃般大，却用毒药炼成，打着时立刻烂入骨髓。因他恨着黄衫客用剑破了飞抓，虽不知他是上古剑仙，料来终是剑侠一流，纵有暗器不能取胜，故此穷思极想，制成这件东西。到得施用之时，他如用剑来挡，恰好击破外层，那五颗子弹便可出其不意从空而下。那时他只有一把剑儿，焉能招架这许多子弹。此乃别人从来未有的毒器，可巧今夜带在身边，急忙取将出来，扭转身躯，向着素云把手一扬，迎头打去。一鸣眼快，见应龙立定身子，举手向空，大喊：“白师妹，且慢前进，留心暗器。”一面祭起飞剑，迎将上去。猛听得“扑”的一声，砍个正着，母弹一破，子弹纷飞。后边红线见了，也想祭剑。谁知一鸣额上已经着了一弹，素云着了一弹，一在肩，一在颈边。只打得疼痛非常，顿时皮肤紫肿起来，心上亦昏迷不醒。

红线明知中的是毒器。莫说凡胎俗骨，禁他不起，就是自己亏得落后了些，未曾击着，否则也恐有些不妙。只是身旁未带丹药，防他毒气见风入骨，如何是好？正在着急万分，忽见秦应龙呼呼气喘，又从对面奔了回来，后边追着一人，隐隐望去是黄衫客。红线大喜，高叫：“黄道长，令徒在此已受重伤，快些搭救。”黄衫客听一鸣又受了伤，怒从心起，两足一紧，直逼应龙。红线看见，仗剑夹攻，应龙见前有红衣女子挡路，后边又有黄衣道士追来，极吼一声，左手又在身边取出第二颗弹来，飞打黄衫。右手又取竹叶镖来打红线。那竹叶镖被红线飞剑击落，这子母弹黄衫客未知厉害，红线又关照不及，竟被飞剑劈开，坠下五颗，幸亏黄衫客素善金遁，他见母弹击破，半空中滴溜溜的又散下许多弹来，喝声：“好件利器。”急把身子一晃，借着金遁，遁入空中，大喊：“好秦应龙，下此毒手，谅来伤我门徒，也是此器。不要逞能，看我飞剑取你。”道言未了，但见劈空起两道金光，如两条黄龙一般直扑应龙，好不厉害。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淫凶今日岂能逃。

要知秦应尤是否被黄衫客飞剑所诛，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雪奇仇淫凶授首 报私愤名妓蒙冤

话说黄衫客见秦应龙平时造孽多端，今夜又叠用暗器伤人，居心太毒，若再容他在世，贻害何穷，因祭飞剑取他。此剑共有两柄，一雌一雄，名飞龙剑，乃取孽龙利爪在丹炉中用阴阳水、文武火炼成，锋利无比。不用他时，依旧黄冲冲、尖越越的，两片龙爪一般。运动时，每柄有三尺余长，二寸余阔，左盘右绕，前起后落，夭矫非凡，令人逃避不得。应龙一见，魄散魂飞，那身子不由下缩做一团，在地乱滚。黄衫客既将飞剑困住应龙，且不杀他，先把一鸣伤口看过，又看了素云的伤，喜得多在实地，不甚紧要。伸手在怀中取出金创起死回生丹，先令一鸣服下，又分一半交给红线递与素云，又倾出些獭髓膏来，将二人的伤口敷好。说也奇怪，顿时痛止肿消，神清气爽、红线深赞丹药之灵。

惟是那秦应龙围困得时候久了，早有无数军兵闻知主帅被难，争来抢救。只怕的是剑光霍霍，那一个敢拼命上前。应龙在剑光中大嚷大喊，黄衫客与红线见此光景，又是可恨，又是可怜。素云、一鸣满心欢喜，仗剑在手，奔至身旁，高喊：“万恶凶徒，不想你也有今日。”素云手起剑落，将头割在手中。一鸣也是一剑，把腰斩为两截。尚要举剑砍他一个千刀万剐之时，黄衫客与红线止住道：“善哉，善哉！论秦应龙作孽弥天，斩作肉泥也不为过。但古人云：‘人死怨消。’你等奇仇已报，也就罢了，还劝你们勿为已甚为是。”二人始收了宝剑，反一个想着父母兄弟，一个想着万峰与众团丁，好生凄惨，止不住泪下如雨。

黄衫客见杀了应龙，起手向剑光一指，收回仙剑，从容向众军兵道：“你主帅罪恶贯盈，理应自作自受。今贫道等为民除害，与你等众兵无干，快些各自归营，并将你主帅的尸身埋葬，以后务要勉为良善，勿蹈奸淫，以致受此惨报。这就不负贫道等一片救世苦心了。”众兵丁初见主帅已死，吓做一堆。如今听这言语，并无加害之意，始各放大着胆，共谢不杀之恩。然后把秦应龙的尸身搬入大营而去。

黄衫客见众兵已退，又想：“秦应龙虽然奸恶，究是朝廷统兵大员。这事闹得大了，众兵丁明日终须报官缉凶。红线与白素云在截云山，不过师生两人，到可无碍。独有一鸣，他是土着，况且雷家堡上无数人家，岂可连累。”因与一鸣商议，应得作何处置。一鸣道：“弟子拜师之日，早有弃家访道之心。如今仇人已诛，好在天尚未明，意欲作速回家，将家财尽行散给村人。凡是雷姓，先教他们连夜共携细软，远走高飞。余人只说此乃雷姓族人所作之事，与别姓无干。虽甄知县与秦贼通同一气，然与雷家有隙，却与别姓无仇，谅来可免牵累。弟子愿随恩师左右，即使走遍无涯，始终必无怨悔。”黄衫客点头道：“贤契之意，却又不差。但黑夜之间，雷姓的村人甚多，岂能立时远避，此事尚欠斟酌。”白素云道：“依弟子愚见，师伯、师兄立刻回庄，作速料理诸事。待等定妥之后，也来截云山小住。这里请黄师伯与雷师兄留个筒儿，声明秦应龙奸淫妇女，杀害良民，所以被师兄与弟子杀了，不干他人之事。如欲缉拿凶手，现在截云山居住，还他一个着实下落。官长既有把握，必不冤及无辜，不知恩师与师伯之意如何？”黄衫客抚掌道：“好个光明正大的主见，这话才是义侠家的正宗。但贫道与令师今夜既亦在场，何能皆推在你二人身上。竟说我们四人所为，且教他照此详发上台，行文缉捕，免他地方干系是了。”红线道：“道长之言有理。”于是黄衫客重至大

营，向军士们要了一副纸墨笔砚，先把应龙恶迹叙述一过，然后书明杀他之人，现在何处，尽可申详缉捕，不得连累好人。写毕，问：“营中可有中军？”当有中军胡用上前答道：“中军官在。”黄衫客遂将此纸交付与他。又说：“明日如须报官莅验，当堂呈与县尊。”胡用不敢不接，诺诺连声，揣在怀里。黄衫客又问：“前营的火可已救熄，曾否伤人？”胡用回说：“已救熄了，幸未损伤人口。”黄衫客遂与红线打个稽首，说声：“暂别。”同着一鸣回庄，散给家财，料理各事，直至天色大明，始得草草毕事。师徒二人果然离却雷家堡，来至截云山上。红线、素云早已先回，迎入山中，好在余房甚多，拣了两间净室安身。从此二仙二侠同住一处，暂且慢表。

再说秦营大小将兵，等到黄衫客等去后，已至天明，由胡中军领着五营四哨将弁，飞投城武县告警，并请验尸。只吓得甄知县面如死灰，口口声声只说：“这还了得。”急忙传齐刑件、书役，打道大营勘验。仵作喝报：“验得尸身已分三段，乃是利剑所伤。上段齐肩，中段齐腰，皮肉寸断，绝不粘连。”甄卫亲视一过，吩咐中军：“购备上等棺木，好好安殓，静待报知家属扶回。”胡中军又呈上黄衫客昨夜所写那张纸儿，甄卫接来看过，收藏起来。又至前营，把被火烧毁的营房略勘一过，回说：“此事闹得大了，本县担当不起。且俟详过上司再夺。”一面先行签派差捕到截云山，打听凶手下落。一面传雷家堡地保、坊长细问：“雷一鸣是否脱逃，家中有无眷口？”至于营中一切军务，且由中军暂时权理，再待上宪派员接统。部署已定，起道回衙。

忽报：“朝中有紧要公文投到，并有秦太师嘱致卧虎营的家书，现在差客请见。”甄知县吩咐：“有请。”差官上堂，呈上公文。原来是因雷一鸣聚众谋叛，朝廷已派专阍大员张浚，分兵来剿，即日起程，县中应早择营地，接应军粮。差官又呈上秦丞相嘱甄知县转致秦应龙的家书。甄卫收了，告差官说：“秦统制已于昨夜被雷家堡武举雷一鸣与截云山女匪白素云等所害，此书容俟下官另修一函，并这原信转复太师。”差官唯唯。甄卫传谕从人：“速备公馆，留差官暂住。且俟明日修好复书，一并带回。”从人遵命，引差官告退。

甄卫持书回至上房，心下闷闷不乐，暗想：“秦应龙是太师堂弟，虽非一母，究是手足至亲。一旦死于非命，太师怎肯干休，看来我这头上乌纱，也有些不当稳便。”又想：“这封书信，必定是秦应龙拜本之时，嫁祸雷家堡上，托太师爷斡旋的复书，何不私自拆开一观。倘然书中责备于他，说他平时所作所为不应如是，如今应龙死了，或者不至十分吃紧。否则，定有些儿不妙，我须打个主意，保住前程才是。”想罢，取清水将书喷湿，揭开封面，抽将出来，从头至尾细细一看。内中写着“雷家堡之事，已经奏知圣聪，嘉汝杀云万峰叛贼有功，恩赐黄金千两，加赠少保銜。不日将有旨下，并谕张浚分军剿逆，克日起程。惟大军未到以前，雷一鸣等或有与汝为难之处，须与甄卫商议，见机而作。彼系地方官，有节制乡民之权，谅来可免意外。至于调升一节，可俟雷家堡事平，一有优缺，当即奏明升补”云云。阅完，不禁心下大惊，呆呆的坐了半晌，仍将原书封固好了。却想：“此事怎样办

---

中军——古代军制分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将所处，发号施令。后称主将为中军。

仵（wù，音武）作——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

专阍（kǎn，音捆）——专主城郭以外的军事大权。后通指将帅在外统领军队。

法，才能得太师不怒，静待大兵到来剿山。”左思右想了好一回儿，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吩咐传点升堂，饰发朱签，派令通差：“捕拿北城外彩霞坊妓女薛飞霞到案听审，立等回话，不得迟误买放。”各差捕因并无原告，不知本官何意，但是奉公差遣，焉敢怠慢。只得领签下堂，一窝蜂住彩霞坊来。

若说这薛飞霞，乃姑苏人，父名薛慕仁，是个饱学穷儒，因屡试不第，愤郁而亡。其时，飞霞年只十岁，随母王氏，相依为命。后因贫苦不堪，慕仁有个表亲在东省为官，母女二人故至山左探亲。不料行至城武地面，王氏害起病来，一命呜呼。飞霞时年十五，哭得肝肠寸断，主意毫无。只得自卖自身，将母亲草草殓葬。谁知卖在彩霞坊一个王老妈乐户人家。那王老妈就把飞霞领回，教他学习吹弹歌唱与一切曲院中接客的套儿。飞霞初时下肯，争奈虔婆手口俱毒，终日里非打即骂，受不得许多苦楚，暗想：“不如暂且允从，或者命中有救，得遇个正人君子提出火坑。或竟嫁他为妻，尚有出头之日。即如近日韩世忠的夫人梁氏红玉，闻他也是妓女出身，目下已经做了一品夫人，好不荣耀。”主意已定，勉强的回转心来，随着一班姊妹、妹儿胡乱学些歌技。大凡聪明的人，诸事一学就会，一会就精。飞霞何等伶俐，不上两三个月，竟成了一个出色的粉头。王老妈就欢喜起来，令他应酬狎客。只是性气甚烈，客人到他房中，但许谈谈讲讲，或是唱支曲儿，下盘棋儿，写几个字儿，对几联对儿。若使稍涉邪念，他就要着起恼来。因此，客皆替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镜中花”，乃看得折不得的意思。不知不觉在院中混了一年有余，也有许多豪客，或想与他梳拢，或想娶他为妾，飞霞决意不从。王老妈因他人才出众，缠头所入每日甚多，所以却也不去强他。

去年，甄卫放了城武县知县的缺，到了县中尚未上任，闻得飞霞美貌无双，私自隐着姓名，黑夜里前去游玩。一见之下，色授魂飞，便要与他定情，飞霞不允。甄卫只道娼妓人家可以用势欺压得的，他竟说出真姓名来，定要强逼成欢。不料飞霞非但下从，反说：“大老爷既是此间的父母官，虽未到任，也不该微服嫖娼。小女子今夜若从，反恐损了大老爷的盛德，玷了大老爷的官箴，日后如何治得万民？这事断使不得。”甄卫听了，尚要用话逼他。飞霞泪汪汪的，又回说道：“大老爷，且莫错了念头。小女子虽落人坑，也是儒家之女。只因遭家不造，误堕烟花，每望有个好人救奴脱离苦海。若大老爷今夜定要威逼，小女子宁死不从。何况院中姊妹甚多，倘被他们知道真情，沸沸扬扬传讲出去，只怕大老爷大是不便，还求珍重些儿才是。”这一席话，只说得甄卫有威难使，无口可开，顿时老羞变怒，骂声：“好个不中抬举的贱人！”抢白一场，恨恨而去。直至今日，未曾出得这口气儿。

初时王老妈知道飞霞得罪了未到任的新任老爷，暗中怀着鬼胎，也曾把飞霞责打了一番，说他吃了为娼的饭，自然要干为娼的事：“你今年纪说小不小，也是十六岁的人了。本县老爷要你，乃是天大喜事，你敢使性恼人。若是闹出祸来，这还了得。”后来听见甄卫到任，并无动静。过了一年有余，也就把这念儿淡了。谁知甄卫原是一个阴险的人，吃了人的暗亏，一时虽不

---

乐户——指妓院。

虔婆——鸨母，即旧时开设妓院的妇女。

狎（xiá，音峡）客——嫖客。

官箴——指做官应遵守的箴规，后称忠于职守的为不辱官箴。

发作，却切切的记在心头，常想寻件事儿报复。如今雷家堡出了巨案，他竟想出一条绝毒的计来，只说：“雷一鸣本是土豪，秦应龙屡欲剿办，积下深仇，此次应龙之死，访闻实因私往彩霞坊薛飞霞家闲游。飞霞本与一鸣有交，送信雷家堡上，致被一鸣叫人追袭杀毙，所以只伤应龙一人。刻下一鸣纠台亡命，雄踞截云山谋叛。县中兵力单薄，不敢往拿，故将娼妇薛飞霞，拘获讯供候详。”一面密遣心腹家丁，亲至临安，捏造消息，使他传到秦太师的耳中。“太师向知应龙为人，贪花好色，一闻此言，必定认以为真。那时抱怨应龙不该身为统兵大员，私入娼寮，被人杀害。倘使讯出实情，申详到京，反于声名有碍，定要私下嘱托，千万把此事隐起。不是将飞霞瘦死狱中，以灭其口，或惜他交通叛寇的罪名，问个死罪。既可出了往日之气，又可使太师来仰求于我，将来反有个升调可图，岂非一举两得。”这是他欺瞒着东省离临安甚远，应龙平时行止不端，营中又无亲丁活口可证，满营的大小将务更料定他们无人亲临安向太师前诉说之故，所以定下这一条移花接木、公报私仇之计，要难为这烈性裙钗。可怜薛飞霞那里得知，就是众差役也不明就理。既然奉了本官的签票，自然如飞的向彩霞坊拿人。正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

不知薛飞霞被拿到县，甄知县如何审问，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酷吏逼供词飞霞下狱 维环诉屈冤素云探监

话说城武县众差捕在本官堂上领了朱签，立刻限拿彩霞坊妓女薛飞霞当堂听审。不敢耽误，一同来到院中，先寻龟鹤问话，王老妈见来了一伙公差，心上跳个不住，忙问：“众班头来此何事？”各差捕说明原委，又把朱签与他看过。王老妈急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忙遣龟佣，寻个专管衙门中间事的人，先给了些银两与众差役代茶，嘱他们略坐一坐，自己三脚两步来到飞霞房中，把上项事细述一遍。又说：“这多是你自己肇下的祸。如今事发，快些定个主意方好。”飞霞听毕，只吓得手足乱战，硬着胆儿答道：“这一件事，明明是那赃官平空的无事生非，教儿有怎主意。但他朱签上面并未标明为了何案，只写‘立提彩霞坊妓女薛飞霞一口当堂听审’，儿想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且俟随着公差上堂，看事如何，再行定夺，不知母亲意下如何？”王老妈道：“莫怪为娘的埋怨着你，前番终是你的不是，不该得罪本县太爷。如今事已如此，你也悔之已晚。但是到了堂上，不论老爷问你什么言语，你须不可再使性子去触犯他。可知为娘的五十多岁人了，只靠着你几个姊妹们度活。倘有风吹草动，竟将妓院发封，各妓入官，那时却教我怎样过日？”飞霞含泪答道：“母亲不必吩咐，孩儿此去，且看赃官如何问话，自有道理，决不累及旁人。”王老妈尚要嘱咐他几句话时，怎禁得众差捕连连催促，无可奈何，服伺飞霞卸去满头珠翠，换了一套半旧衣裙，移步出房。可怜他小足伶汀，彩霞坊到城武县衙门，虽不甚远，也有三里之遥，如何行走得动。多亏王老妈念他为妓三年，赚钱不少，花了十两银子与众差役，替他雇了一乘小轿，搀扶着上了轿儿。轿夫抬上肩头，差役等紧随在后，如飞而去。王老妈心上下安，暗差一个心腹龟奴：“随到衙前，打听举动，速来回报。”按下慢表。

单说飞霞出得院门，一路之上哄动旁人，就有无数看热闹的跟着差捕拥至县堂。虽有值堂差役，皮鞭竹片乱打乱揪，无奈众人因审问的是一个出色名妓，多要前来看他一看。甄知县是坐在堂上守提的，本未退堂。差捕上前禀明：“薛妓已经拿到。”缴了朱签。甄卫吩咐：“带上堂来。”飞霞跪倒在地，低低的叫了一声：“青天老爷。”甄卫命他抬起头来，仔细一看，果然不错，遂把惊堂一拍，大声喝道：“我把你这淫妓，平日倚门卖俏，引诱良民，已属罪不容诛。胆敢勾通匪棍，与雷家堡雷一鸣往来，谋刺卧虎营秦大人，快些从实招来，免受刑法。若有半句浮言，可知道王法利害！”飞霞听毕，宛如兜头灌了一勺冷水般，暗想：“此贼虽欲公报私仇，如何小题大做，竟把这谋刺秦统制的后来诘问，教人如何担承得起。况雷一鸣久闻是个正人君子，足迹从未到过青楼，岂可含血喷人，自红其口。须要拿定主意，不可被他威逼承招。一则累了姓雷的清名，二则自己亦万无生理。”遂把心胆一提，放出平时那种守贞不字的性格来，高啜莺声，从容答道：“大老爷，此话从何而起。小女子虽是为娼，与雷一鸣并不相识，谋刺秦大人的这一节事，小女子更是不知。须求宪天超豁，不可捕风捉影，连累无辜。”甄知县闻言大怒，连喝：“好一个利嘴淫娼，竟敢推得干干净净。本县此案访问确切，却也知道你不用刑法岂肯招认。”吩咐左右：“快快动刑！”众差役答应一声，如狼似虎的把飞霞拖翻在地，袒开衣服，露出粉嫩娇躯，鞭了二百背脊。只打得皮开肉绽，死去后来。甄卫传命：“住手。”又问：“可有供招。”飞霞此刻哭得已如泪人一般，一句话也说不出。甄卫见他不言不语，

命取拶指 过来。众差役把他十只春笋做的纤指，紧紧拶起。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怎禁得这般非刑拷逼。一霎时，竟晕了过去。堂下那些看审的人，没一个不交头接耳，多说：“知县狠心。雷家堡上的雷一鸣是个正人，平素不贪女色，卧虎营的巨案岂于薛飞霞之事。如今这样用刑，只怕本官必与此妓有仇，或者曾受何人嘱托所致。”暗暗的共抱不平。

内中有个二十上下年纪、头戴武生巾、身穿天蓝缎箭竿、足登粉底皂靴、面如冠玉、目似曙星的人，更看得双眉倒竖，怒气填胸。又有一个身材矮小之人，目不转睛的青春飞霞，又伶又怒，象是恨不得把他拉了出去的光景。甄卫眼见众人行径，深恐再审下去或有不便，立刻吩咐松刑，用凉水将飞霞喷醒。又恐他拶得昏了，不要把当日自己冶游的事供将出来，大为不便。因高声喝道：“薛飞霞，你今日受刑，心下终须明白。可知道本县为民父母，岂肯冤累好人。你在彩霞坊为娼，本县未曾到任之时，早闻得你是个淫泼妇女，专一交通匪类，所以先曾私访一次。如今果然犯出案来，劝你早早供招与雷一鸣如何往来、如何设谋、如何通凤、如何刺死秦大人，作速讲来，免再吃苦。”飞霞听他提起前情，又气又恼，要想拼着性命与他抢白一场，指出公报私仇的原委，也与大众听听。怎奈受刑过重，力竭声嘶，况且说了之时，势必指作诬供。又用非刑冤逼，白白的再受痛苦，不如耐着性气，与他一个抵死不供，看他如何定断，难道今日竟杖毙堂下不成。因此只管哭泣，绝不作声。甄卫又把惊堂一拍，催逼承招。飞霞只是不言。甄卫当下无可奈何，因说：“照你这般刁赖，本当再用大刑。但看你一个荏弱女子，今日如何再受得起。且将你囚禁女监，明日再审，看你还敢不言。”遂命传女禁卒到来，立将飞霞带去收监，小心看管，一面吩咐退堂。

其时，天已晚了。甄卫即在灯下写了一封往临安去的书信，说：“奏应龙之死，因屡剿雷一鸣有仇，此次在彩霞坊妓女薛飞霞家，飞霞本与一鸣往来，走漏消息，致被一鸣纠众追杀。门生初十得信，众营兵以事起仓卒，不及救护。临行并被冲至营中，烧去营房十余间，刻下飞霞现在监禁狱中，一俟录出口供，申详候办。至于雷一鸣等，遗有亲供一纸，现在啸聚截云山，声势浩大。县中兵力单薄，势难往剿。须候张元帅分兵到时，方可一鼓成擒。惟此案是否如此办理之处，除详禀各大宪外，尚希恩师便中赐谕。”云云。写毕封好。又把寄秦应龙的原书取来，放在一处，等候明日交与差官。又恐差官查知此事始末，回临安时或致漏泄，另外送了他一千两银子的程仪，嘱他回见秦丞相时，丞相如何问起这事，照着书中的言语答他，更差了一个能言舌辩的亲兵，送他上京，散布讹言，传入相府，里应外台，要使秦桧深信不疑。一言表过，我且不提。

目今再说飞霞下狱。甄卫退堂之后，那些看审的人也多一哄而散。王老妈差去的心腹龟奴，急忙奔回院中，将上项事细述一遍。只吓得王老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想：“飞霞平日虽有几个有势力的狎客，深是疼惜着他。但是这案闹得大了，那一个肯替他背地伸冤。要想自己上堂辩白几句，只怕也无济于事。而且这院子还难保不一纸官符，顿时封锁。”左思右想，计策毫无。后来想到有个姨妹，名汪素芬，先时曾在李师师妓院之中，今岁才回。师师因与上皇恩好。京中那些没脸耻心的文武官员，很有仗他数言提拔升官

---

拶(z n, 音赞 上声)指旧时用拶子夹手指的酷刑。

程仪——送出门人远行的路费。



的人，所以已结他的甚多，打听上皇不在院中，多向师师面前献媚。那些人，素芬也有一大半曾见过的，必得与他想个法儿，即使救不得飞霞，须要保全着自己的衣食才是。遂连夜差人请他到来，与他商议。果然，素芬与曹州府知府王太爷当时在京中引见的时候相交过的。这城武县正是曹州府的属下，遂备了一份厚礼，改了京中妇女的装束，托称亲戚，悄悄入衙，说了个情。只苦的飞霞不能出罪，惟有暗嘱甄卫，把此事索性归在飞霞一人身上，妓院免予发封。王老妈始略放心，然已花去金银不少。

光阴似箭，一连十有余天。甄卫又把飞霞狠心拷打了三堂，可怜打得寸骨寸伤，好个烈性女子，依旧咬定牙关，不供一字。这个消息传入截云山中，雷一鸣闻知大怒，就要亲自下山，被黄衫客阻住道：“且慢。此地离城甚远，传来之言虽是不可不信，却也不可深信。薛飞霞既然是个妓女，却与知县何仇，把他弄到这般地步，内中必有隐情。须把此情探访明确，方可设法救他。”一鸣道：“弟子与薛飞霞虽未通过往来，闻他乃苏州人氏，因葬母卖身，流落平康之内，却是一个孝女，为人庄重，绝不象个粉头样儿。而且身出儒家，书画琴棋，般般多会，又是一个极风雅的女子。”白素云闻言道：“如此说来，这飞霞虽在娼门，却也是个好女儿了，如今受此大冤。小妹不才，今夜情愿先往他的院中探个下落，不知脏官究因何事陷害于他。”黄衫客道：“白小姐所见不差。”红线也点头称是。一鸣遂暂止了下山的念头。

到了晚上，素云果然辞别过师长等一千人，飞步离山。他先时随着父母，曾经在彩霞坊左近住过的，认得路径，施展着飞行的绝技，不多一会，便已到了，惟不晓得那一家是个妓院。要想动问旁人，一来夜分已深，行人稀少，二来自己是个女子，不便开口问着这个所在，心下好不踌躇。也是事有凑巧，恰好经过一家门首，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状似丫环模样，提着一盏灯，呀的一声开出门来，送两个男子出去，随手把灯交付，关门进内。素云闪过一旁，让这两个男子走得远了，暗忖：“此间或者就是妓院，也未可知。否则，半夜三更那有男人出去。好在这小孩子是个女儿，何不竟去敲门一问，便知分晓。”想罢，把手轻轻在门环上叩了两下，听得里面的女孩子啾啾啾的抱怨道：“这时候已是三更多天了，难道明天没有日子，又有怎么人来叫门？”素云听了，暗自好笑，待他开门出来，低低的开口答道：“有劳小妹子贵步，借问这里可是薛飞霞姊妹家么？”那女孩把素云瞅了一眼，道：“问他则甚。我家薛姑娘已于半个月前被县中老爷拿去监禁着了。你是何人，来此何故？”素云听毕，心头暗喜，随口说道：“我是他心上人差来探问的。因路途不熟，所以夜静更深，方才访得到此。小妹子可知薛姑娘这场官事从何而起，几时可能出监？”那女孩道：“他心上人是谁，怎么不晓得。这官事说是雷家堡上而起，实是冤屈得很呢。”素云道：“受屈是晓得的，却不知为了何故，竟致屈到如此地步？”那女孩将嘴一呶道：“这事我不知道，也不敢说，须问我家老娘娘去。你可里面去坐。”素云听他欲言不言，深知内中必有隐情，再问也无益了。因说：“既然如此，今天夜已深了，恐你家老娘娘已睡，不必惊动。有话且待明日再说未迟，我要去了。小妹子，你关上了门，请进去罢。”那女孩把素云仔细一看，道：“说了半天的话，到底你是薛姑娘的那一个心上人差来的，如何不差男子？恐怕老娘娘要问我，也有一个回话。”素云被他把话问住，只得借着自己的姓含糊答道：“他心上

---

平康——唐长安街坊名，为歌妓聚居的地方。后用作妓院的代称。

人姓白。”说毕，扭转娇躯，将步一紧，如飞而去。一霎时，踪迹杳然，倒把那女孩子吓了一跳，急忙关上了门，回至内室，诉与王老妈知道。因飞霞并无姓白的客人，心下好生惊诧，幸亏不曾说些怎么，谅也无甚紧要。想了一番，也就罢了。

那白素云听了这小环之言，已知飞霞负屈情真，但与甄知县有甚深仇，依然不晓着来。若非亲问飞霞，必定难知底细。趁此深夜无人，何不竟往城武县监中探他一回，岂非甚妙。主意一决，扭转香躯，竟奔县衙。因恐路上或有巡更守夜的人，瞧见不当稳便，将身一跃，跳上民房，曲折兜抄，竟从人家屋上行去。那消半个时辰，已经到了县衙，进了头门，绕过大堂，低头一望，虽然有几个民壮与那支更值夜的一班役卒往来巡哨，却不十分严密。即放大着胆，连窜带跳，已过花厅，来到男监门首。不知那女监却在何处，心下好生疑惑。正是：

放开驾雾乘云技，来探含冤负屈人。

毕竟不知白素云是晚能寻到女监与飞霞会面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文云龙仗义挥金 薛飞霞守身如玉

话说白素云因要探访薛飞霞被屈根由，黑夜从彩霞坊来到城武县内衙，已至监房门首，只见监中那些披枷戴锁睡卧着的多是男人，并无女子，不知女监究在何处，心中颇甚踌躇。

忽然左眼梢边，霍的有一道光影，自东而西，分明是个人，只是未曾看清，不免有些疑惑。因急飞上屋脊，往前仔细一瞧，果然不错，暗想：“监狱重地，那得夜半有人，看来必有蹊跷，何不悄悄跟他过去，看他一个着实下落，顺便探访女监，有何不可。”遂把云鞋一紧，飞追过来，高着这人只有十步之遥，皆因脚步过轻，那人竟一些儿没有知道。约行了七八间的屋面，忽见这人立住了脚，扭转头来，四下瞧瞧。素云忙将身体一伏，隐在滴水檐前，幸喜未曾看见。少顷，微闻屋瓦响动。素云探头张望，见他在那里翻开屋面，象是要下去的样儿。又想：“且莫惊他，索性看他如何。”后见这人揭开了几张瓦片，并不下屋，却不知塞了一件什么东西下去，且低低的向下面说道：“薛飞霞，你且醒醒，俺夜游神在此，有话问你。”素云始知也是找飞霞来的：“原来女监却在这里。但不知此人是谁，如何又自称起夜游神来。虽然曾听师长说过，世间有种行侠仗义的人，本领未精，恐怕旁人看破，往往假称夜游神，掩人耳目，不值识者一笑，然却从未见过。今且听他说些怎么。”因轻轻的走上数步，侧耳静听。初时闻得监中哭泣之声，似乎说“事到如今，只好听凭尊神所为，似奴薄命之人，本来生不如死”的话。继听这人又开口道：“吾神念你受冤，故奉上帝之命，给你简帖一纸，现在床头，快快取去看来，便知分晓。我神去也。”说毕，仍将瓦片盖好，回转身躯如飞便走。

素云甚为诧异，急忙让过一旁，等他去得远了，始轻轻的跳下屋来，先把这女监房细细一看。原来只有五间低屋，不比男监宽大，屋外四周多是高墙，墙上除了仅容一人进出的监门一扇之外，每一间屋只有一扇七八寸高，四五寸宽的纸窗藉透风亮，其余别无门户，正如黑暗地狱一般。素云轻启朱唇，把舌尖将每间屋的纸窗舐破了些。幸喜残月未坠，透进一线亮光，看每屋中隐隐监禁着两、三个女犯不等，却有一大半人并无枷锁。独薛飞霞是一人一房，手上边套上铐儿，小足上锁着巨链，睡在一张不到二尺阔的囚床上面，床边有两个四五十岁的官媒，支着两张板铺看守，睡得多如死人一般。飞霞虽是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然那一种秀色可餐之容，宛如泣雨梨花，令人见了之时，十分疼惜。看他泪汪汪，床边摸出一张纸儿，在那里呜呜哭泣，想是苦无灯火，不能瞧看之故。素云张了一回，暗想：“我若进去，惊动了看守之人，大是不便，何不将计就计，竟把那张纸儿诱将出来看个明白，然后再盘飞霞的底细未迟。”遂在窗外轻轻的咳嗽一声，试试里边有无声响，又起纤纤玉指，向窗上弹动道：“薛飞霞，你休得悲伤，方才给你的简帖，你在黑暗之中如何瞧看得出。所以我神未去，可将此帖从窗隙中递出，待我神念与你听，好去回复玉旨。”飞霞里面闻言，又惊又喜，战兢兢的答道：“神圣大恩，难女何由得报。但愿有日见天，定当建造庙宇，装塑金身。”说毕，将这纸儿果然折得小小的，从窗缝中递将出来。素云听言，暗自好笑，随手将那简帖接住，在月光下细细一看，顺口念道。

飞霞芳卿荃鉴：日前甄知县拘卿到堂，擅用非刑拷打，逼勒供招，其时，仆随众人  
在堂观审。窃谓似此惨毒，必有隐情，令人发指者，事无实据。地在公堂，是以未便适次。

日来细加侦访，已知祸因。去岁甄卫来到任时，微服冶游，欲卿强荐枕席，卿拂其意，矢志守贞，并以大义相责而起。虽卿母不敢举以告人，而人口难瞒，知者甚众。仆闻实，深钦佩，以卿贞静之操，遭此屈陷，倘不为卿申雪，则复盆之下，何日见天。仆虽与卿无半面缘，惟素以义侠自任，何忍袖手。为此先行函告：除不日当施警甄卫，务直卿冤外，另附银帖十纸，每纸纹银十两，各给看守、女役婪索之需。现粘床首壁间，壁不甚高，幸卿自取，以免授受之嫌。在监诸事珍重，静以待时，勿因含冤致损芳体。至嘱。

一腔热血人吴门文简

素云念毕，暗暗忖道：“原来方才这人姓文，难得是个侠客，可惜不知他叫怎名字。”但喜飞霞负屈之事，如今多已明白，不必再在此间兜搭，遂把原信依旧折小，仍从窗隙递入，并又随口说道：“薛小姐，你听清楚了没有？如今真要去也。”里边飞霞听罢，含泪答道：“原来是恩公到此，假托游神，怨难女镣铐加身，不能叩谢。但不知恩公何名，尚求指示，日后倘得出监，也好图报。”素云心上一呆，暗想回他一个怎么名儿，只得勉强言道：“俺因怜你受冤，故欲施救于你，岂是望报之人，何须留怎名儿，俺今去也。”说罢，两足一腾，飞上屋檐，如风而去。其时，远远屋上似见伏着一个人影，料是姓文的尚未出监，不欲去惊觉于他。因此头也不回，一口气往外飞奔。直至出了城门，方才跳下地来取道回山。

其时天已微明，见了红线众人，将上项事细述一遍。黄衫客深赞姓文的作事为人，雷一鸣因飞霞的受屈已明，要求师尊等设法相救。红线道：“飞霞现在监中，这是王法所在。若欲劫牢反狱，岂是我辈所为。况那姓文的书中，既有‘不日施警甄卫替他申冤’的话，这是必定要那甄卫自己回心解冤释放之意，措置最是得宜。我想立刻下山到县中去，察探素云出监以后，姓文的动静如何，顺便访他一个下落，不致埋没人才，或者竟与姓文的共定主意，相救飞霞，不知黄道长以为如何？”黄衫客深服其言，雷一鸣不敢再说。当下红线装束定妥。飞步下山，按下慢表。

再说那城武县中这个装神捣鬼姓文的人。此人单名一个化字，别号云龙，乃江南苏州府吴县人氏。不但相貌超群，才华出众，而且为人仗义疏财，性情豪爽。虽然曾入黉门，却无半点酸腐之气，又好结交豪侠，视友如命，自幼习得一身武艺，却不肯轻易出手，知道他的甚少。家中父母早亡，因喜外出游学，在家日少，出外日多，所以年交二十，尚未娶妻。他有一个表兄，现任北直隶大名府之职，甚是意气相投。八月间，因往探亲，恰好虬髯公也在大名，与他相遇，一见如故，相聚了一个多月。虬髯公意欲收他为徒，云龙忽要回家。虬髯公想起聂隐娘现在江南地面，故与他一同南下。谁知行至山东地界，隐娘因遍历苏、松、常、镇各府，绝无一个可以传道之人，异常焦闷，默念红线、黄衫，同在山左，不知曾否觅得传人，恨无消息，故此离却江南，亦来东省物色人才，并访二仙侠下落，恰好在城武县与虬髯、云龙相遇。隐娘深羨虬髯有幸已得云龙，虬髯也觉欣喜非凡。要在东省探访红线、黄衫，想俟彼此见面，然后再收云龙为徒，先使他们见见人品，因此在高城三里多路的栖霞山莲花寺中暂住。

那甄卫第一堂刑讯薛飞霞的这天，文云龙也在观审，即上回书中那个头戴武生巾，面有怒色之人。后来将情告知虬髯，意欲设法救他。虬髯公正要

---

婪（lán，音兰）——贪也。

黉（hóng，音红）——古代的学校。

试试他的行事若何，所以十分怂恿。云龙遂在外间探明了他的缘由，与县衙中的房屋门径，干这一夜装神进署，不图暗被素云窥见。及至出去的时候，素云看他往外的，谁知他却并未出衙，行到大堂之后，兜转身躯，竟奔上房来寻甄卫，要想点化于他。到得房中，声息全无，知道众人多已睡熟。他就故意使个投石问路之法，揭了四、五张瓦，往地下索啣一摔。不多时，听得房中有人叫唤，乃是甄卫，因听庭心声响，叫使女们掌灯出外观看。云龙站在屋檐上头，让他们开门出来，依旧自称游神，高声喝道：“尔等不必惊慌，我夜游神在此。因尔本官冤陷好人，现有筒帖一方，快快取去，送本官观看。”说毕，半空中飘飘荡荡飞下一张纸来，吓得众使女一个个倒退数步，不敢拾取，多没命的跑回房中，争先诉说。甄卫听了，好不诧异，连说：“那有此事。”急忙披衣下床、命几个胆大些的丫环，掌着灯火引导，步出房来。果见地上有张帖儿，吩咐拾起，张灯细看。只见上面写着二十八个大字，道：

求欢受辱忆当年，公报私仇太可怜；

莫道女贞易摧折，须知头上有青天。

末后又有十六个小字，道：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过而不改，请试我剑。

甄卫看罢，因筒中道着他的隐事，吓得冷汗直淋，不发一言，袖了这纸，回身便走。丫环等不知何故，也一拥的跟进房来。忽听得房门口一声响亮，飞下一把雪亮的剑儿，不偏不倚，从甄卫的纱帽上削过，把纱帽削落于地，合房的人大惊失色。甄卫也大吃一惊，秃着头儿，战兢兢的喊道：“这……这……这……这……还了得！那……那里……里有怎……怎么夜夜游神，明……明是截……截云山的匪党，快唤皂……皂快拿人！”道言未了，又听得屋檐上有人高声说话，道：“甄县令，你莫错了念头，当我是截云山来的。你为朝廷命官，应与民间判断冤枉，如何反敢冤累好人。秦应龙作孽无穷，故被截云山剑侠所杀，与薛飞霞妓女何干？明明是你公报私仇，要把飞霞置之死地。却不道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如今及早回头，好好把飞霞释放，改过自新，才是民之父母。如再执迷不悟，任性妄为，可知道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那时只怕悔之晚矣！你须小心在意，我神回复上帝消差去也。”这几句话，说得房中人疑假疑真，谁敢作响。

那甄卫明知此是侠客，决非游神，又气又怕，又恼又急，却也奈何他不得，眼睁睁的望着屋檐，呆了良久。直至声息全无，估量着那人已去，方才发作出来。立唤亲随家丁入内，传值夜的更班夫役，每人先责一百大板，治他个失察之罪。又传通班马快，把房门口遗下的剑与他们看过，再放库中，只说：“方才有人到此行刺，定是截云山的匪党。幸亏觉察，未曾被害，今已逃去。临行时候坠下此剑，务须赶速查拿，不可怠慢，违干血比。”至于那张筒帖与那些所说的话，因与自己有关，故此一概不提，并暗嘱丫环等不许泄漏。一面深恐飞霞有失，立刻更了衣帽，传谕管监、家丁及马快等，掌着火把灯球，同至监房查看。又恐去得人多，惊动这人先是走了，所以约束众人慢行。自己带着家丁，移步先到监房观看。只见监门已开，两个看守的官媒早已不知去向。右首那张板铺之上坐着一个男子，面貌不甚清楚。手中拿着一柄三尺长的快刀，涎着脸儿在那里与飞霞讲话。飞霞却口口声声的道：“文恩公，休得如此，难女自悲命薄，误堕烟花，皆因不肯失身于人，以致遭此惨屈。既蒙恩公怜悯，赐银寄信，替奴申冤，天大之恩，有日出头，终

须图报。但是欲行非礼，难女愿死刀头。如惜方才所赐银两，尚在壁间，未曾移动，不妨仍请取去。”甄卫听得清楚，不由不又惊又怒。惊的是此人虽在，只怕他本领高强，众马快拿他不得；怒的是此人如此无礼，飞霞却满口恩公，倒不象去年自己在彩霞坊的样儿，抢白得人置身无地。遂把两手往后一招，高喊：“众马快过来，与我拿人。”顷刻间，后边跟着的那些人一拥进来，把这小小的监房从庭心起挤得水泄不通。监房中那个男子慌了手脚，举起刀来向着甄卫虚砍一刀，扭转身躯，背着飞霞往外便走。正是：

乍惊宝剑当头落，又讶钢刀劈面来。

要知此人是否即文云龙，如何把薛飞霞劫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燕子飞慕色劫狱 聂隐娘救女上山

话说甄卫因受了飞剑之惊，深恐薛飞霞监中有失，亲自领着马快人等到监察看，果见监门大开，看守、官媒不知去向。板铺上坐着一个男子，手执钢刀，飞霞在那里恩公长、恩公短的央恳，象是图欢不允样儿。心中大怒，忙喊手下拿人。众马快应声进内，那拿刀的人举刀向甄卫虚砍一下，转身把飞霞背在背上，往外便奔。甄卫大吃一惊，倒退数步。那人乘势抢出监门，将身一跃，飞上屋檐。众马快欲拦不及，见已出了劫狱重案，谁敢怠慢。有几个略会上高的人，纷纷上屋狂追。无奈这人脚步灵便，快如飞鸟一般，怎想赶得上他。

闹了片时，已去得毫无影响。众马快只得下屋请罪。甄卫吩咐：“暂缓议处，飞速飞赴四门报信，天明之后不可开城。”一面另添差捕，按户搜查。因听得薛飞霞口口声声呼他做“文恩公”，又在飞霞床上搜出书函，壁间搜出银帖，故此咬定劫狱之人一定姓文。凡遇文姓，无论何等伴人，无不加意盘诘，直闹到日高三丈，城中各处多已查遍，并无下落，始勉强把城门开放，已搅得满城中鸡犬不宁。

甄卫见拿不到劫狱重犯，少不得把马快重重的责比，又把女监中一切女犯查了一查，并无缺少。问问他们可知薛飞霞监房中几时有人进来，多说：“因已熟睡，不闻声响。”而且尚有几个年老些的模模糊糊，好象未曾睡醒一般，吩咐依旧分号收禁，命把失去的两个官媒寻来问供。回说，“初时未闻声响，四更以后小妇人曾与飞霞说话。忽有一股香气透入脑髓，渐渐神志昏迷，不知如何有人进监，如何把小妇人们移往监外，实是该死。”甄卫那里相信，各人打了几百竹梢，先治他个疏忽之罪。一面申详上司，自请议处，自不必说。

再讲那背着飞霞越狱的人。甄卫认做就是姓文，谁知却是另有一人。此人姓燕，名唤干飞，临安人氏。生得五短身材，一双鼠目。本来是个有名的飞贼，性喜女色，每逢偷盗，定要采花，却练得一身高去高来的绝技，不但是越屋逾垣如履平地，就是高山峻岭，他也能飞赴得来。且行走时脚步斜冲，好似穿林燕子一般。因此江湖上人把那干飞的名字替他改做子飞，又因小名唤做乙儿，故多称他燕子飞，燕乙儿，他也乐受美名，甚是得意。新近来到山东，偷了几家豪富。那一日，闻得城武县审怎么彩霞坊的名妓，他想：“名妓必然貌美。”动了色心，所以也到县中看审。第十二回书上曾表过的，有个身材瘦小之人，目不转睛的看着飞霞，象是恨不得拉了他出去，只是公堂之上，不敢胡行。后来晓得飞霞收禁女监，屡次要想进监图欢，争奈不知监中路径，未敢造次。费了多少心思，好容易打探明白。这一夜大胆入监，不料正是素云在下面诱薛飞霞给书读看之时，他因不便下手，闪在一旁躲着。后来素云出监，明明望见伏着一人，只因心疑便是那姓文的尚未出去，所以并不做声。燕子飞却认作没有瞧出破绽，好不欢喜。等素云去得远了，他就悄悄飞下屋来。其时两个管监的官媒，恰又被飞霞呜呜哭醒。大家因多埋怨他道：“老娘们伏伺了你这几日，银子黑的白的没有一些见过面儿。若论你是乐户人家出身，自然接客惯的，衙门里师爷、二爷看上你的却也不少。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好歹也替挣几两银子用用，却又拿出闺阁千金的架子，不肯略略苟且些儿。如今却一发的更不好了，夜静更深，又不是你自己家中，这么样的神惶鬼叫，扰得人不得安眠，真正令人讨气得很。若再如此，

莫怪老娘们对你不起，要替你上挺棍了，看你还敢啼哭。”咕咯唠叨，说个不住。

燕子飞在屋上听了多时，深怕耽搁得工夫大了，天色一明，不当稳便，心上甚是着急，因向身旁取出一个火药包儿并一枝追魂香来。此香乃用麝香、龙涎香、闹杨花三种药品合成，点着时，一经闻嗅，凭你英雄好汉，只须顷刻间神智昏迷。就是道行浅些的地仙，也禁受不起。他既把香取出，先取一块龙胆石的解药含在口中，然后在屋角边轻轻把火药包一抖，散出些火星，将香点上，拿至窗外。霎时间，一缕清烟氤氲氤氲从素云先时舐破的窗隙之中直钻入去。两个官媒闻着，喊得一声：“怎么好香！”顿时肢体酥麻，晕倒于地。飞霞也哭声顿止，两眼一闭，斜卧床中。不多时，连那左右监房中许多女犯也多昏迷不醒。燕子飞始把香头扑灭，揣在怀中，口中吐出解药，又向百宝囊中取出一把雷公凿来，把监门上的门闩轻轻凿去，挨身进门。先将两个官媒一手一个，如抓着两只小鸡一般，拖至监外向庭心一撩，回身复又进去，取火药包并一个小小纸煤，引了个火，找着一只瓦油盏儿，看一看尚有半盏残油，取来点上，持至囚床，把飞霞细细一照。见他朦胧双眼，泪痕未干，虽是穿着一套赭衣，却越显得肤如凝脂，异常娇艳。那双三寸不到的小脚之上，锁着一条胡桃大的铁链，比了弓鞋又粗，令人见了大是可怜。看罢一番，因又取出雷公凿来，替他先把铁链凿断，并把手上的手铐也凿去了。飞霞此时尚未醒转。子飞见床边适有一把半破瓦壶，壶中剩有许多冷茶，心下大喜，提将起来向飞霞灌了几口，又自己含了一口，向飞霞脸上一喷。原来，这追魂香惟有冷水冷茶两种可以立时清醒。飞霞果然打了两个喷嚏，悠悠的醒了回来。瞥见灯光之下有人在旁，只道是方才那个姓文之人，慌忙口呼恩公，便要下床施礼。燕子飞因进监在云龙之后，这段隐情未曾明白，心下好不诧异，姑且含糊答应着。他妄想桃僵李代，或者容易求欢，所以乘机答称：“不必如此。”一手把飞霞按住，一手便想伸去勾搭。谁知飞霞天生烈性，看见此人这般轻薄，心中甚是不快。惟念济银寄筒一片热肠，而且将来尚望在他身上搭救出监，故此不忍面斥，哀哀的只用好言婉慰。

不妨正在为难，恰好甄卫带领马快查监当场窥见，大喝：“拿人！”燕子飞吃了一惊，存了一个一不做二不休之想，拔刀在手，虚向甄卫砍去，扭转身儿，背着飞霞拼着性命上屋奔逃。飞霞这时惊得目瞪口呆，连喊叫也是不敢，只得任他所为。子飞放出平生本领，众马快焉想追赶得上。不多时，早已出了县衙，转弯抹角来到城关。他本来是随处为家并无住宿地方的人，轻轻一跃，跳上城墙，又从城上跳至平地，声息全无，守城兵弃如何觉察。无如出城之后，虽然脚踏实地，却渐渐的天色明了，暗想：“苦无栖身之所，倘然路上有人看见，盘问情由，却把何话回答。”因在离城五里之遥，寻了一个露筋祠的古庙。这庙四无居邻，乃是人迹罕到之处，虽然却有两进五开间的房屋，也无庙祝看守，多已坍塌不堪。正殿上面塑着露筋娘娘神像，金装零落，法相不全。两旁塑的四名使女，更不必说。中间摆着一张供台，一副铁蜡桥，一只破瓦香炉，积着许多灰尘。梁柱上虽有几块匾额，几副对联，蛛网粘连，蜗涎剥蚀，那字迹已看不清楚。子飞把飞霞背上大殿，见地下有一个木拜台儿，略把刀尖将尘土铲去，轻轻放他坐下，回身要想关门。岂知

---

氤氲氤氲(y ny n, 音荫晕)——形容烟或气很盛。

赭(zhè, 音者)衣——古时囚犯穿赤褐色衣。故也以赭衣代称囚犯。



那庙门只一扇的了，没奈何且自由他，自己也坐在那个拜台之上略息片时。因劳顿了足足一宵，肚中有些饥饿。幸喜身旁带有干粮，取些充饥，又给些与飞霞同吃。

飞霞那里肯接，只说：“既蒙恩公搭救，深感大恩。适才监中之事，恩公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谅欲试奴之心是否杨花水性，故而假言相戏，彼此且莫介怀。但究不知恩公大名，府居何处，现将何往，难女不幸冤犯王章，如今恩公肇此劫监之祸，倘然再被官役拘拿，不但难女真个有了罪名，且恐不免连累恩公，如何是好？”子飞闻言，含笑答道：“俺实对你说了罢。俺家姓燕，别字子飞，临安人氏，路遇此间。前日因听了说甄知县审怎么彩霞坊的妓女，俺就随着众人至衙观看，见你生得十分美貌，动了俺的爱慕之心，所以探明路径，深夜入监，将你救出。只要你一心向我，莫说几个差役，俺有何惧，就是千百官军，只怕也拿俺燕子飞不得，你要愁他则甚！”薛飞霞听说此人并不姓文，始知另是一人，暗想：“怪不道这般行径，与那江湖上的盗贼一般，看来虽离虎穴，又入龙潭，苦命的人怎的苦到这般地步。”口虽不语，心上一酸，止不住扑籁籁又流下泪来，哭个不住。

燕子飞一眼瞧见，擎起手来，替他拭泪。飞霞起身，急避数步，抬头见了神龛内供着露筋娘娘，忽思：“古来贞节女子，流芳万古的甚多，我薛飞霞曾入娼门，虽不敢与露筋娘娘比较，然实指望嫁个如意郎君，弃邪归正，因此并未失身于人，今日岂可受那匪人玷辱，不如拼着一死，免得那厮行起强来，反难干净。”主意一决，抢行几步，将头向神龛边的石砌之上猛力撞去。子飞大惊，急忙起个箭步，伸手来拖。飞霞喝声：“休得无礼！”慌把身子一偏，那粉额在石砌角上磕个正着。一霎时，血溅桃花，头上撞了一个核桃大的窟窿，疼痛难禁，晕跌于地。子飞虽是杀人不眨眼的剧贼，见了飞霞这般烈性，不但邪念冰消，反自己责备自己：“不该大意放他寻此短见，这却怎样才好？”连叫几声：“薛飞霞，你休得如此。”一面将手在供台上抓了一大把灰土，向飞霞额上一抹，指望他把鲜血止住。谁知血多灰少，休想掩得住。他弄得没了主意，又见他四肢乱搐，在血泊中滚个不住。少停，只见小足一挺，两手一伸，死了过去。燕子飞惊得冷汗直淋，暗想：“白白的辛苦了一场。如今人已死了，再在此间做甚，反恐被差捕寻见。虽然不惧，必得又费手脚。”叹口气儿，把那心胆一横，想一想：“天下美貌女子甚多，我燕子飞也不是见了一个。若要到手，随处不难，这个人算得怎么？譬如昨夜没有干着这桩事儿，不如去罢。”方才死了这心，无精打采的撇下尸身，移步出庙。但因闹了这场巨案，究竟是贼人心虚，不敢再在东省逗留，匆匆回到临安而去。且俟下书慢慢交代。

如今再说城武县中，不但城里头的居民多要一家家的搜查劫狱之人，就是城外各处，开了城门少不得也要各家查缉，严紧异常。那文云龙与虬髯公、聂隐娘住在莲花寺中，离城本只三里多路。不到巳牌时分，官差等早已查至此间。云龙正在山下闲行，得了这个信息，好不诧异，急忙回至寺中，说与虬髯、隐娘得知。又说：“不知究是何人，竟把飞霞劫去，反使俺虚费了几许心机，却闹下这一场不明不白的大祸。”虬髯公沉吟半晌，开口说道：“此事必是壮士进临之时，背后有人尾着，壮士不及觉察，所以冒了姓氏干此不法。刻下事已如此，倘有差役来查，虽然并不心虚，但怕难分皂白，何况薛飞霞踪迹杳然。若使劫去的是个义侠之人，却也还好；倘是歹人，不但把壮士英名污尽，且恐逆料飞霞一定死多活少，须得作速访个下落。一则晓得那

劫狱的究是何等样人，一则也略避官差喧扰，不知壮士意下若何？”文云龙连连称是。隐娘也道：“道长之言，颇为有理。”于是二仙一侠商议，分着三路寻访。

云龙是西北一路，隐娘乃是东南，虬髯公在西门左近盯定，到了晚间，仍回寺中相会。恰好这莲花寺离露筋祠不过东南二里之遥，隐娘走出寺门才只半里多路，见有一人行路如飞，身上穿的尚是夜行人衣服，背上插着一把钢刀。正是燕子飞从祠内出来。心上暗想，“天已不早，那里来这不尴不尬之人。”欲想上前冒他一冒，一转眼，已去得远了，甚是迅速，愈觉得事有蹊跷。因且不去睬他，留着心儿，从这一路细细查去，或有飞霞下落，也未可知，故此慢慢的缓步而行。

又约二里左右，只见四无居人，正在心头纳闷，忽看有所古庙，半开着一扇庙门，隐娘往内一望，庙内尘埃堆积。那尘上却有行步的男子脚迹，不免心下狐疑，姑且信步进去仔细查看。但见正殿上面卧着一个女子，满地是血，身上穿着的乃是犯衣，衣上边血液模糊，不可逼视。隐娘看了又看，料着这个女子或者就是飞霞，但不知为了何故却在此地，忙起手指向嘴边一按，幸喜尚有一丝气息。因思：“若然果是飞霞，理合救他。即使不是，也何妨行些功果。”遂在自己身上解下一条鸾带，把飞霞在地上抱将起来，拴缚停妥。袖中取出宝剑，向空一晃，化作一道寒光，正想驾着剑光出去，忽听得庙门外有人喊道：“是什么人，敢在这里背着妇女私逃？”却把隐娘喝了个住。正是：

须记隔墙当有耳，莫言此地断无人。

要知喊住隐娘的是谁，飞霞能由隐娘救上栖霞山莲花寺中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访义士有心传道 试侠肠无意怜香

话说聂隐娘在露筋祠内寻见一个女子，死在血泊之中，管他是不是薛飞霞，且救了回去再处。因解身上鸾带，把他拴缚好了，背在背上，正要借着剑遁起身。忽庙门外有人叫喊，因急收住剑光，立定了脚向外一看，只见不是别人，乃是红线，心中不胜欢喜。忙道：“我认是谁，原来是红线道姑，几时到的，来此怎事？”红线初时在庙门外，见隐娘面朝着内，身向着外，背间背上一个红衣女子，看不出究是何人。后见身子一斜，剑光飞动，分明是个同道中人，故此喊了一声。今闻隐娘答话，也觉喜出望外，慌忙移步进庙，打了一个回讯。

隐娘还礼不迭，又问：“道姑何事到此？”红线把手向隐娘背上一指，道：“聂道姑救的不是妓女薛飞霞么？愚妹也因此案特访一个姓文的义士而来。”遂把自己下山起，怎样收白素云，怎样与黄衫客相遇，怎样黄衫客收雷一鸣为徒，怎样杀死秦应龙，怎样甄知县冤陷飞霞，怎样白素云探监的话，约略述了一遍。又道：“愚妹因这姓文的作事为人颇有几分义侠正气，惟恐错过人才，所以连夜下山，隐入县衙，意欲访他个着实下落，留着日后众道姑、道长、道人在临安聚晤之时，倘然那一位道长或是那一位道姑一时难觅传人，也好传他大道。谁知这人少年浮躁，竟又作出劫狱的事来。这种犯法违条之案，既然不恤人言，那姓文的尚何足取，可惜有负了愚妹的一片初心。但想薛飞霞受屈情真，此番被姓文的劫了出监，不知作何处置，因此放心不下，一路侦访至此。不期恰与道姑相遇。不知道姑何故到此，现欲何往？”隐娘听罢，含笑答道：“原来道姑与黄衫道长多已得了高足，真是令人可喜可贺。愚妹因遍历江南并无人物，想起道姑同黄道长多在山左，不知有无会遇，故而云游到此。途中巧遇虬髯道长，从北直隶遇了一个姓文的人，别号云龙，家住姑苏城内。因此同他南下，顺道寻访人才。愚妹又想，道姑等或者尚在东省来回，虬髯道长又深有收文云龙为徒之意，要使道姑等见见人品，彼此商量，故又一同至此，暂寓栖霞山莲花寺中。不料此间适出了薛飞霞的那桩冤案，云龙动了义侠之心，因于昨晚亲自探监，正是令高徒所见的那姓文之人。但是后来劫牢一事，却与云龙毫不相干，其间想来另有一人。不料官府不察，竟把这案移在他的身上，从早晨起挨户搜查。愚妹等以事有可疑，特与虬道长及姓文的分路侦访。愚妹适才途中遇见一人，夜行打扮，肩背尖刀，匆匆东去，甚是蹊跷。所以寻至此间，见这女子死于血泊之中，不知是否飞霞。要想背回山去救他一命，且与云龙认个明白。”红线道：“原来如此。但不知栖霞山地方可还清静，有无居民。愚妹虽与飞霞未谋一面，看这女子身着赭衣，谅来却有几分意思。倘然山边居住人多，只怕背他回去反多不便，道姑尚须三思而行。”隐娘道：“若依道姑高见何如？”红线道：“如依愚妹之意，不如竟往截云山去小住几时。此山四无居人，甚是幽静。何况黄衫道长带有金创起死回生妙丹，又在混元湖斩了白獭，得有獭髓神膏，正好施救这女子性命。然后道姑到栖霞山报信虬道长得知。请他迳与云龙同到山中聚晤，又好使愚妹与黄道长见见姓文的人品武艺，选个吉日，虬道长就收他为徒，岂不是好。”隐娘闻言，连连点首，回说：“道姑之言有理。俺们只顾讲话，怕这女子受伤过久，救治为难，何不就此起身。”红线说声：“使得。”二仙侠遂手挽手儿出了庙门，各纵剑光竟奔截云山而去。

不消片刻，已到山中，素云见师尊同着一个道姑进来，背上背着一女子，

虽是满面血污，却仿佛是飞霞模样，急忙过来动问。红线先令拜见过了隐娘，然后帮同把这女子卸下肩来，扶至上房，觅了一张凉床眠下。始问素云：“可知此女何人？”素云答道：“这明明就是城武县监中的冤妓薛飞霞，不知为怎这般狼狈？”隐娘听得果是飞霞，心下大喜，遂把上项事略略告诉了一番，又把素云看了又看，瞧了又瞧，深赞红线眼力不错，不枉了下凡一场。红线略略谦逊几句，又问素云：“黄衫师伯与雷师兄如何不见，快去通报一声，请师伯速取回生丹与獭髓膏来，好救飞霞还阳。”素云道：“黄衫师伯与雷师兄因恩师下山过久不见回来，故向外间打探去了。回生丹与獭髓膏多在师伯身旁，这却如何是好？”红线沉吟了半晌，道：“若说那回生丹，当日卧虎营中你与雷师兄受了奏应龙毒弹之伤，师伯给我好些丹药与你二人吞服，有余下的现在身旁。惟獭髓膏须待你师伯回来，好得他在外间，谅来无甚耽搁，且把这回生丹服过再说。你快与他烫一壶热酒过来。”素云道：“酒却厨房现有，待弟子就去烫来。”说着，回身自去。少停，就热腾腾的拿了出来。红线即向身边取出丹药。因飞霞牙关已闭，令隐娘设法敲开，红线灌药，素云灌酒，吃了下去。约越一刻钟时，尚无动静。隐娘等只道无救，不免着慌。素云看他死得惨然，不由不泪如泉涌。

恰好黄衫客与雷一鸣回山，隐娘大喜，彼此见面之下，且不去细叙寒暄，先把搭救飞霞的事略说一遍，急问：“有无救法？”黄衫客同至上房，仔细一看，见他面如金纸，头额上泛出的血已如脓水一般，并不鲜腻，知道是未封伤口，血出过多，以致液枯髓竭。虽有灵丹妙药，未能回过气来。因令素云动手，先把血液中间被燕子飞抹上的那些灰土，取手巾来揩抹净了，即在自己身旁取出一大块獭髓膏，叫素云对准伤口与他敷上。果然甚是灵验，霎时间血就止了，腹中回生丹的药性本来已到多时，只要伤口一止，面庞就略略透了些血色出来。又约半刻时候，鼻边微有气息，眼珠也转动了。黄衫客已知大事无妨，惟恐醒转之时，围着多人，说起话来不免劳顿，因嘱素云一人，小心伴守，待他醒时，略把细情告诉，且教他安心在此静住几时。自己与隐娘、红线、一鸣等同到中厅。

因救飞霞要紧。一鸣尚未拜见隐娘，此时黄衫客命他见过了礼。隐娘看他生得虎头豹额，气象英雄，好不欢喜。黄衫客动问隐娘别后各事，隐娘照着回红线的话，约略又述了一番，黄衫客始知原委。少顷，见天已过午，红线虑文云龙虽然英勇，此刻县中访拿紧急，未便任他独自一人在外，倘有意外，岂不枉受官非，薛飞霞的前车可鉴。故此催促隐娘，作速接他们一同上山。隐娘点头称是，料着云龙此刻必定回山，午膳不可再迟，又费寻觅，忙向红线等告别起身，驾着剑光，迳回莲花寺中。

果然云龙因访不出劫狱人的下落，先已回去，闷昏昏暖了一大壶酒，购了几碟子菜，在那里自斟自酌，要想午饭以后再去探访。一见隐娘回来，急忙放下酒杯，立起身躯，上前动问。隐娘把上项事说了，又道：“古人说得好，‘明哲保身’。此处终非久居之地，快些用过了饭，收拾上山为是。”云龙闻言，又喜又惊。喜的是薛飞霞已经有了下落，惊的是官府不察，竟把这案犯认错。虽然虚者自虚，实者自实。究竟晚间探监寄信也是干犯法纪的事。如今甄卫既不知悔悟，此间岂可存身，还是避开的妙。因此诺诺连声，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干。余下的也不喝了，吩咐寺中道童，取饭吃过，收去杯

盘，给了数十两纹银，叫他交与住持老道，作为连日房饭之资。只说要到城中探亲，央道童替把行李收拾收拾。其时已是未末申初，虬髯公也回来了。见云龙在那里整顿行装，心下甚是疑惑。隐娘急忙附耳诉述一番，虬髯大喜。道童来说：“行李已经理好，不知要唤几名脚夫？”隐娘暗想：“倘用脚夫挑送，不但路上为难，而且到截云山去更是不便。”因说：“不必脚夫。我们只将应用东西自己取了几件，余下的暂寄宝山，明后再当着人来取。”道童闻言，答声：“晓得。”不再问了。隐娘遂令云龙但取了一只小小衣箱与着防身宝剑，余剩各物检点明白，交与道童。道童接过，暂锁房内，回身便送三人下山。出了寺门，虬髯公等说声：“有劳。”那道童道声：“慢请。”回身自去。

聂隐娘因文云龙驾不得剑遁，此去截云山路虽不多，无如肩背衣箱，又是个面生之人，只怕途中有人盘问，故与虬髯商议。虬髯公道：“这有何难。待俺驾起剑光，隐着他的身体就是。”隐娘道：“天不早了，不知薛飞霞此刻曾否苏醒？不道长索性送文壮士一程，愚妹在后也驾剑遁相随。彼此早些见面，早些放心，岂不甚妙。”虬髯公道，“聂道姑说得甚是。”遂将云龙双手握住，命他把两眼紧闭，不可开视，即与隐娘一同掣出宝剑，临风晃动。顷刻间起两道寒光，如飞而去。云龙初时只听得耳朵边呼呼风响，那两只脚起在空中，不由自主，好不怕人。谁知不多一刻，风已定了，脚也住了，明知早到山头，方敢张目观看，但见山峰数朵，高插云霄，比栖霞山大不相同，暗喜：“仙家妙用，果是不凡。那虬道人虽曾问过姓名，他说姓仇，名善，看来必非等闲之人。将来若得拜他为师，也不枉了相随数月。”心中想着，不知不觉已随二仙到了中堂。黄衫客与红线、雷一鸣等一齐起身出迎。

虬髯公先命云龙叩见红线、黄衫、隐娘，又命与一鸣见过了礼，忙问：“飞霞现可醒转？”红线回说：“醒已多时，愚妹等俱已看过他了，正在思念道长与文壮士，可请同至上房稍坐。”隐娘说声：“使得。”众仙侠遂一同来至上房。

白素云陪着飞霞在床沿上闲话，忽见隐娘等进来，慌忙起身迎接。又见文云龙也已到了，虽然昨宵黑暗之中先经见过，究竟有些不好意思，要想回避。红线含笑说道：“文壮士日后终是一家之人，何须躲避，快来见个礼儿。”素云见师尊如此吩咐，只得低着头儿，向云龙福了一福，口称一声：“文爷有礼。”云龙退下数步，问虬髯公道：“此位是谁？”虬髯回说：“就是昨夜与你同时探监的白素云小姐。”云龙急忙还了一揖，叫了一声：“小姐。”那薛飞霞睡在床上，听见有人进房，微开双眼一望，见有一个道姑在内，谅必隐娘无疑。因急勉强挣着半截身子，口尊一声：“仙姑在上，难女感蒙搭救，真乃再造之恩。只苦伤体未痊，不能行礼。”说罢，不由不泪如雨下。隐娘走至床边，回说：“薛小姐，休得过悲，调养身体为是。”飞霞回头又向外边一看，见尚有一个年老之人，生得虬髯碧眼，又一个年少的，生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动问隐娘，知是虬髯、云龙，先请虬髯见过，次与云龙叙话，口口声声的说：“多蒙恩公垂悯，寄简赠银。如今反致累及，却教难女如何答报？”云龙道：“薛小姐，且免悲伤。俺先请问，那劫狱的可知究是何人，如何冒着俺的姓氏？”飞霞道：“提起此人，他说姓燕，名唤子飞，临安人氏，看来是个江湖剧贼。恩公与众位道长、仙姑有日得遇，还求拿住了他，一与恩公洗清劫狱之冤，二来也好使难女雪露筋祠内之耻。”云龙道：“这个自然，俺当谨记在心就是。”

说话之间，素云已至厨下收拾晚膳，请众仙侠至前厅用饭。虬髯公等遂各起身，重至厅中。一鸣与云龙吃饭，黄衫客等略略用些酒果。席间，虬髯公要试试文云龙的立品若何，因说：“文壮士，老夫有一句话要讲。素知壮士英年未娶，中馈犹虚。可知《风》诗上说得好：‘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老夫看薛飞霞虽然是个妓女，却生得容颜绝代，态度不凡。若嫁壮士为妻，岂非一桩美事，意欲待他伤痊之后，竟与壮士执柯，不知意下如何？”云龙闻言，正色答道：“这是那里说起。俺文云龙虽不是鲁男子，也当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丈夫。昨晚探监寄筒，出于一片侠肠，岂是那燕子飞大胆劫牢，实因慕色起意。此事断难从命，尚望以后休提。”这几句话说得虬髯公暗暗赞叹：“难得他少年老成，绝无邪念。”旁边黄衫客听了，也觉肃然起敬，遂决意要虬髯公收他为徒。又想虬髯方才那番打动的話，虽是要试云龙之心，然薛飞霞若使果然配他为妻，正是天生一对佳偶。因接口道：“听文壮士之言，果然正气干霄，令人钦佩。但贫道也有一句言语，要与壮士商量，不知肯俯听么？”云龙道：“黄道长有何见谕，乞道其详。”黄衫客笑微微，举手把虬髯公一指，说出一片话来，有分教：

绝技不妨同指授，仙缘还许两和谐。

要知黄衫客毕竟说甚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

中馈犹虚——中馈：旧指妇人在家，负责煮饭等家事。后引申为妻子，未娶妻者则称中馈犹虚。

执柯——为人作媒。

## 第十六回 名士美人双学艺 剑龙钗凤两联姻

话说文云龙方才拒绝了虬髯公欲代薛飞霞联姻的话，忽听黄衫客又有话说，忙问：“道长有何见谕？”黄衫客把手向虬髯公一指，道：“文壮士，可知此位是谁？贫道想壮士有缘得遇，岂是偶然。若依愚见而论……”文云龙听语出有因，急忙用话止住道：“道长，且慢赐教。云龙凡胎俗眼，只知仇道长姓仇，名善，未悉究是何洞神仙，偶向人间游戏。适才上山的时候，与螂道姑同驾云光，方知道法无边。云龙正怀敬仰，乞先指示明白，再领训诲未晚。”黄衫客笑道：“壮士身列蟾宫，五车饱读，谅来那《剑侠传》自然见过。仇善二字，可知道是虬髯转音。聂道姑也何尝姓螂，正是聂氏隐娘。因虑剑术失传，渐流匪僻，故欲访寻豪侠，指授正宗。若非贫道今日说明，只怕壮士一时难悟。至于虬道兄与聂道姑要埋名隐姓，皆因从古到今，凡是真正剑侠，多不肯自露姓名，怕的是众口传扬，惊世骇俗之故。”文云龙听到此处，不待再说，扑翻身向着虬髯公端端正正拜了四拜，口称：“仙长在上，恕云龙平日不知，诸多简褻。”虬髯公双手扶起，道：“休得如此。”云龙又向黄衫客施礼，道：“如此说来，仙长必是黄衫客无疑，那红道姑必是红线仙姑了。”黄衫客道：“足见壮士闻一知十，贫道何必隐瞒。”云龙此时心中大喜，施礼已毕，站立一旁，又道：“方才黄仙长金训，若依高见，当得如何？”黄衫客道：“倘依贫道之见，文壮士文才武略，色色过人，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有心向道，何不拜在虬道兄门下为徒，传授先天剑术。至于与薛飞霞联姻一说，飞霞虽然是个妓女，却难得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但看他坚拒甄卫不从，与此次露筋祠抵死全节一事，何等刚肠，何等烈性。壮士既然英年未娶，正可从虬道兄之言，结为夫妇。贫道逆料，飞霞早知壮士为人光明磊落，不是燕子飞好色一流，当无不允之理。尚望无须坚拒为是。”

云龙踌躇半晌，始回答道：“仙长所言拜师一节，云龙不知虬仙长是剑侠的时候，早有愿为弟子之心。如果许列门墙，正是万分侥幸，焉有无心向道之理。若说薛小姐姻事，并不因他是个烟花之女，有意为难。一则君子不当乘人之危，二则云龙在家之时，亲友们也曾屡次有人作伐，不合说了一句妄话，‘道：俺云龙不娶则已，若使娶妻，必得个文武兼全的奇女，方可配。’因此蹉跎至今，必须仙长鉴谅。”黄衫客道：“薛飞霞身为名妓，出自儒家，这知书识字一层，谅来可以保得。但他乃是个琐琐裙钗，武事焉曾学习，这却如何是好？”虬髯公掀髯笑道：“听黄道兄之言，莫非真想作伐不成？如若真有此心，这事须与聂道姑商议。只消如此如此，那怕此姻不就。”黄衫客闻言，抚掌道：“道兄高见不差。”立刻唤雷一鸣到上房去，请聂隐娘进来。

黄衫客先把虬髯公收云龙为徒的话述了一番。渐渐讲到与飞霞提亲一事，并说：“看这女子几番烈性，分明具有侠肠，要劝隐娘收他为徒，使二人同时学技。既毕了一桩心愿，又成就了一段良缘，岂不是一举两得。”隐娘听毕，虽只点头称是，但因飞霞身体娇弱，不耐练工，未免面有难色。虬髯公见他沉吟不语，正欲有言，恰好红线出来，隐娘遂把此事与他商议，红

---

简褻——简：怠慢。褻：轻慢。

作伐——为人作媒。

裙钗——裙子与头钗。用以借喻妇女。

红线笑道：“这有何难。当初愚妹收白素云之时，也是一个荏弱女子。只须金丹一服，何愁大道难传。好得此丹现在妹处，倘若道姑如要，当即奉呈。”隐娘大喜道：“这就好了。”黄衫客与虬髯公也多不胜欢喜。云龙闻言，向着红线、隐娘施一全礼，道：“蒙二位仙姑垂爱，有意玉成。但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今云龙与薛小姐都已父母双亡，所凭的当在媒妁。尚望那位仙长向薛小姐说明就里，彼如应允，云龙方敢议婚。”黄衫客道：“这个自然。但贫道乃是男媒，那女媒须屈虬道兄一为。”虬髯公道：“作媒有何不可，不过薛小姐刻下卧伤不起，老夫未便向彼传言，这却怎处？”红线道：“不妨，不妨。此事当由愚妹立刻往问，诸位在此静听好音何如？”众仙侠都说：“全仗仙姑进言。”

红线当即回到房中，先把说话向飞霞打动，道：“薛小姐两次脱离虎口，这是天相吉人。但是甄卫与燕子飞太觉可恶，小姐伤痊以后，如何图报此仇？”飞霞叹口气道：“此是难女前生孽障。若说报仇两字，难女是个柔弱女子，济得甚事。将来无非要仗诸位仙长及众仙姑，方才已曾说过的了。”红线道：“小姐说那里话来。人生世上，成侠成仙，初无一定。但看白素云，当初也是与小姐一般的人。如今高去高来，居然已成女侠，小姐若愿随聂仙姑学道，何愁难报奇冤。但是恩怨二字，世人须要分明。文壮士因欲图救小姐，几罹不测之灾，也当图报与他才是，愚意小姐尚未字人，何不伤痊之后，竟托虬道长为媒，成就百年之好。一则大恩可报，二则文壮士欲拜虬道长为师，日后小姐报冤，正好相助一臂，未知意下如何？”飞霞闻言，脸涨通红，沉思半晌，开口答道：“难女蒙聂仙姑与仙姑搭救上山，死中得活，此身当由聂仙姑与仙姑主裁。但恐拜师一说，难女手无缚鸡之力，怎可造就，岂不负了仙姑苦心？”红线听罢大喜，道：“既然如此，小姐勿忧，少顷自知妙用。”素云在旁听见此话，料想必是又要用换骨丹了，但恐飞霞受伤之人，而且未伤时已被甄卫监禁了多日，拷打了数堂，弄得身体不堪狼狽，恐他受这药力不起，附着红线的耳朵低低动问。红线笑道：“仙家妙药，岂比寻常。不但体虚之人服之无妨，并且尤易见效，皆因骨节瘦松，便于移动之故。当时你服此丹，足足卧床七日。如今薛小姐只消三日，已可奏功，不信且看服后自见。”素云只喜得眉开眼笑，点首连连。红线仍令小心服侍飞霞，自己回到中堂，向黄衫客等回称：“薛飞霞已经应允。”众仙侠个个开怀。

红线遂在身旁取出金丹，递与隐娘，一同进房，如法令飞霞吞服。飞霞谢过红线，又向隐娘叫了一声：“恩师。”素云俟他服药之后，晓得立刻要浑身发热，所以替他盖着的棉被轻了一条，并在飞霞的床边支了一张小铺作伴，飞霞感激万分。果然仙丹甚是仙气，不多一刻，药力行动，浑身骨节热得如烈火一般，比了素云初服药时发作得更是利害。飞霞慌问素云：“为怎么这般难受？”幸亏素云是过来人，把自己当初如何筋骨蒸热，如何动弹不得，如何茶饭不思，如何渐次平服，如何手足轻捷的话，细细诉述了一番。嘱他安心调养，并说：“恩师曾经言过，小姐是受伤之人，身体异常虚弱。那药力容易达到，发得较为猛速，好在只要三天，一过便可受用，不必惊慌。”飞霞伏在枕上，连连点首。从此在床一卧三日，红线、隐娘不时进房看视，并嘱素云：“倘然飞霞到纳闷的时候，说些言语与他解烦。”所以比了素云

---

罹（lí，音离）——遭遇。

字人——女子嫁人。



当日独自一人并无陪伴的情景，又是不同。

到了三日已过，飞霞觉得腹中饥饿，身体松爽了些。素云与他进些稠粥，第五日已能在床上略坐，第六日已可下床，七日以后即能步履，十日后竟行走如飞。素云深服师尊之言，果然奇验，飞霞更是欢喜非常。

一日，早起理妆，忽然觉得额上作痒，伸手一抓，落了一大块的伤疤下来。素云见了，诧异道：“怎么胡桃大的伤孔脱下疤来，一无痕迹，真是奇事。”飞霞不信，向镜子中照了一照，果见色泽停匀，皮肉毫无破绽，深赞獭髓膏的妙处，非寻常伤药可比。

理妆已毕，同着素云步至中厅。黄衫、红线等众仙侠因见他伤痕已复，依然美玉无瑕，无一个不心下大喜。黄衫客遂请虬髯、隐娘选一个黄道吉日，收云龙、飞霞为徒。虬髯公选了十月二十是个成日，隐娘也不再选。就是这一日，令飞霞一同受业。云龙、飞霞唯唯听命。到了那天，黄衫客与红线令素云先在山顶设下两副香案，虬髯、隐娘取出薛花、榴花两柄仙剑，供在案上。行过了礼，然后云龙、飞霞各拜二仙为师。向天设誓已毕，虬髯、隐娘取剑分授二人。二人跪接，谢过了恩，起身叩见黄衫、红线，改称“师伯”。又与一鸣、素云见礼。如今多是师弟兄了，按着年齿，一鸣居长，云龙第二，素云第三，飞霞最幼，各以兄弟姊妹相称，自不必说。

再讲虬髯公把薛花剑与云龙。若说云龙的武艺，本比雷一鸣尚好几分，而且又能高来高去，炼得一身轻身本事，只有剑术未谙，此番学将起来，自然尚还容易。那薛飞霞虽把凡骨换过，但他生平于武事一道，不要说自己从未学过，就是看别人学习也多没有见过。拿了隐娘所授的榴花剑，看一看寒光射目，冷气逼人，捧在手中没了主意，隐娘知他胆怯，教把仙剑藏过，先学拳脚，又看他瘦骨伶仃，若使学那纵跳各拳，未免吃力，因传他一手扫叶拳。此拳是专打下三路的，但有磕伏进退，不须跳跃翻腾，共凡：残枝坠地、落叶辞根、苕带逐波、柳丝垂雨、枯荷贴水、断梗泊崖、荆棘翻阶、寒藤绕树、凝烟剪蔓、冒雨牵萝、踏月披榛、因风拨草、林间扑蝶、花底撩蜂、伏地畚云、入山扫雾、擎拳摧朽、俯手拉枯一十八记门径。只要打得纯熟，动手时满地乱滚，弄得人眼光闪烁，招架不来，乃是拳经捷径，比素云学的那落花风轻易练习。隐娘主意已定，宽去外衣，就在山顶之上，把此拳演打一番。每打一下，必把门径一一指示。飞霞留心紧记，当日学会了残枝坠地、落叶辞根两套。隐娘看他手脚尚甚灵便，一半是换骨丹之功，一半是飞霞天资敏捷，心下暗暗欢喜。恐他过于劳动，吩咐明日再练。众仙侠相率下山，回到客厅坐下。

黄衫客对文云龙道：“如今拜师拜过的了，但不知贤侄的喜事当以何物下聘，何日完婚？老夫既作冰人，须当问个明白。”云龙躬身答道：“承师伯与恩师不弃，愿为云龙执柯，十分感激，但云龙客途，身无长物。虽有几件家传的珍玩带了出来，无奈多在行筐之中，上山时未曾携取，俱寄栖霞山莲花寺内，却将何物作聘？若说完姻的吉日，云龙父母俱亡，此处又无亲族，或在山中择吉，或俟回乡举行，总求恩师作主。”黄衫客道：“行囊存放寺

---

年齿——年纪。

伶仃（líng tīng，音灵兵）——孤独的样子。

冰人——媒人。

行筐（qiè，音怯）——旅居在外所用的箱子。

中，谅无失误。刻下县中追究劫狱一案，不知消息若何，须待再缓几时，前去打听，顺便取回未迟。若言聘礼，贤侄身旁现有上山时带来的宝剑一口。此剑刻有蟠龙二字，虽比不得薛花宝剑，却也与寻常刀剑不同，算是件利器，何不即此作为聘物。”红线道：“文贤侄若以宝剑作聘，愚妹想，飞霞上山的时候，除随身衣服之外，只有那头上插着的那支冠发凤钗，当以此钗答聘，取乘龙跨凤之义如何？”黄衫客抚掌称善。文云龙遂在身旁取下宝剑，双手连着剑鞘呈与黄衫。黄衫转交红线。红线接来，笑微微的挂在飞霞腰间。只羞得飞霞满面通红，飞步回房而去。红线也移步进房，向他要了凤钗，回身复至厅上，交给黄衫。黄衫递与云龙，双手接受，藏入怀中。一鸣、素云见了，多向云龙道喜，云龙还礼不迭。

黄衫客又对虬髯公道：“贫道看二人今日联姻，正是一对璧人，天生佳偶。但看方才薛侄女含羞退避，虽是女郎常事，却不道正当从师习艺之时。若使日日如此，山中房屋虽宽，究多不便，何况每天练技，必在山顶，终有见面之时。愚意不如此作速选个吉日，竟与二人完姻。那时同在一处学艺，岂不甚好？”隐娘也道：“愚妹亦因此事颇费踌躇，而且飞霞乃是初次出手，教导甚为费力。若果从速完姻，与文贤侄既成眷属，也可使贤侄于学习时指示一切，将来进境较速，实是一举两得。”虬髯公听了，道：“既然如此，二十八乃是定日。红鸾天喜对照，天月德合，正是周堂，吉期大可，即在山上完姻，识文贤契意下如何？”云龙唯唯遵命。素云忙将喜信回房报与飞霞，并禀明师尊，取了许多银子，下山代办些应用之物，云龙那边，乃由一鸣在厅右厢收拾了一间新房，又买了些花红羊酒等品。

到了吉期，正厅上悬起红来，高烧花烛。二新人交拜天地。一鸣备有酒席两桌，摆在厅中，二人祭过了祖，同入洞房。所有乐人、喜婢，许多俗套一概免去，不必琐述。一鸣、素云饮些喜酒，黄衫客等用些喜果，颇甚开怀，虬髯公与聂隐娘吩咐新人暂停习艺三日。到得第四日起，方才同至山顶练功。云龙舞剑，飞霞舞拳，甚是有伴，虬髯、隐娘尽心教授。将近一月功夫，云龙的剑已甚活泼，飞霞的拳也已渐次学成。隐娘始把剑法传他，并略授些纵跳法儿。云龙每遇飞霞习剑与演习纵跳的时节，若是隐娘不在山头，他必一一代为指点。又约一个月将近，居然也能跳得二、三丈高低的屋面，舞得二三十回合的剑法。

其时已是腊月下旬，天气严寒，下起雪来，山头上面恍如银装玉琢一般。一连两日，层冰冻结，不便上山练习功夫。云龙觉得身上寒冷，想起莲花寺寄的衣装，又想起那城武县不知曾否因劫狱撤任，倘然为日久了，一经离任远去，不但自己与飞霞的冤愤何日能伸，而且这种人若不略施做戒，后来调到别处地方做官，若再作威作福，诬害良民，伊于何底。故与飞霞商议，要想同往县中一行，顺取行囊衣服御寒。飞霞连称：“使得。”因即双双同至厅中，叩见虬髯、隐娘，禀明要下山的情由。正是：

好速已结神仙侣，做恶须施侠士威。

不知虬髯公与聂隐娘答应二人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盗印信双侠警贪官 寄书函一人传密报

话说文云龙与薛飞霞在截云山成亲之后，一同学艺，精进得甚是迅速。忽因天降大雪，山上边层冰互结，寒气逼人。云龙身上所穿衣服觉得甚冷。要想下山到莲花寺取还所寄行囊。因又想起甄卫这人枉法诬良，十分可恶，断断容他不得。乘这几日，山顶上冰雪交加不便习艺，故与飞霞商议一同下山。一来早报飞霞当日被陷之冤，二来要表明劫狱的是燕子飞，也好使他行文缉捕；三来戒戒他的以后为官，不可诬陷善良，伤害天理。因此夫妻二人双双同至厅上，将情向虬髯公与聂隐娘禀知，当晚便要动身行事。虬髯公拈髯笑问道：“你二人此去，要想怎样处置于他，须先说个明白。凡为剑侠的人，作事终要光明正大，不可造次而行。”文云龙道：“弟子想，甄卫虽然在法，究竟是朝廷命官，所以今夜下山，想把他的印信盗去，再留个柬儿与他，许他改过自新，这印自有送还之日。否则，将来有官无印，任凭是秦贼门生，头上的那顶乌纱，只怕终难稳戴。不知恩师以为然否？”虬髯公点头道：“这般措置，也尚不妨。但是大雪之后，屋瓦皆冰，若论贤契功夫，纵然去得。薛侄女纵跳未精，如何是好？”聂隐娘也接口对飞霞道：“凡事不宜操切。你缓几时再去也罢。”飞霞尚未回言，云龙代禀说：“若说他的剑术，果然只有三分。若说纵跳，幸仗换骨丹之功，身体甚是轻便。那城武县的衙门，弟子先曾去过，房屋既不甚高，防备也不甚紧，大约尚可去得。”聂隐娘道：“话虽如此。但是屋瓦一冰，最难立足，比不得干天燥日，可以来往自如，为师的怎能放心得下。今夜如一定欲去，你且在此略试一试脚步，方可许你下山。就从这厅屋起步，命你抄至你的卧房，再从卧房奔回厅屋，看有几张碎瓦。且行动时身体可摇，便知分晓。”飞霞遵命，立即回房，宽去外衣，重至厅前，端整上屋。隐娘等众仙侠多至庭心观看。但见飞霞不慌不忙，起个扫叶拳中断梗泊崖之势，把身子向墙上一伏，两手往上一伸，再起个擎拳摧朽之势，离地已有二丈多高。众仙侠暗暗喝彩。飞霞又起个入山扫雾之势，把上半身向檐牙一磕，扑的早已上了屋檐，头也不回，展开小足如飞而去。不消片刻，既见他奔了回来，起个落叶辞根之势，把身体一蹲，飕的飞下庭心。虽然微有喘息，尚不至十分吃力。一鸣、素云多赞他进境神速，足见平日专心。隐娘看他举步端严，神完气足，更暗赞他难得少年夫妇，不为情欲所牵，乃能功夫如此。问一问共碎几张瓦片，飞霞回报：“弟子留心检点，共计五间屋面，去时碎了十一张，回时只碎六张。”隐娘道：“照此功夫，果然已可去得。但你尚是第一次夜行，黑暗中非白天可比，终须格外谨慎，与文贤侄早早回山方好。”飞霞、云龙唯唯听命，彼此心下大喜，各仙侠回至厅中又谈论些行侠仗义的正宗话儿。

到了晚上，将近二更天气，云龙、飞霞向一鸣、素云各借了一身夜行衣服，装束好了，背上各插仙剑一柄，辞别过虬髯、隐娘，又别了黄衫、红线，尚欲再寻一鸣、素云，不知何往，料着他们练功去了，也就不去惊动，即便起身下山。那晚虽然雪已住了，只因山中无人来往，山路上积着的残雪足有四五寸厚薄，粘结成冰，甚难行走。云龙尚还可耐，飞霞觉得艰苦备尝。二人下得山头，略略歇了歇足，始取道往县衙而去。

行至半途，云龙忽然叫声：“啊呀！”立住了脚。飞霞慌问何故。云龙道：“我们来得匆忙，没有向雷大哥与白贤妹问明路径，这却如何是好？”飞霞也着急道：“妾当初上山的时候，乃在露筋祠，蒙聂恩师背负回山，此

时人事不知，怎晓得东南西北。不知相公与虬师怕等当日同由莲花寺到山，可还记得约略程途？”云龙摇头道：“那时乃由恩师驾着剑遁而行，两目紧闭，那知道从那路而走，必须找找人问个信儿方好。”飞霞道：“更深夜静，不要说路上无人，就是有人经过，我们穿的乃是夜行衣服，怎可向人问讯，动人惊疑。”云龙顿足道：“这便怎样？”

夫妇二人正在无计可施，忽听得远远的一阵鸾铃声响，飞也似的奔过一匹马来。二人急忙打个暗号，飞身上屋，往下观看。但见马上骑着一个差官模样的人，年纪三十多岁，一手拿着马鞭，一手执着火把，背上背着一角公文。飞霞向云龙耳语道：“黑夜之间，有怎紧急事情，那马走得这般匆促。”云龙道：“且莫管他怎事，我平日听恩师说起，城武县乃是个小小城池，地方上除了知县衙门，只有一个城汛官的公馆。此人既是肩背文书，必定是向县中投递。我们何不就此跟他走去。”飞霞大喜道：“言之有理。”于是二人就在屋上运动功夫，如飞的随着那马转弯抹角一路行来。

看看已到城门，那骑马的喝开了城，打马进去。云龙、飞霞跑远几步，跳过城墙，依旧跟定着他，果然来到县衙。那人下马进内，把马拴在照墙边一株大树之下，云尤、飞霞惊喜参半。喜的是县衙已到，惊的是差官进去投文，甄卫必然未睡，下手为难。

二人在屋面上呆了半晌。云龙低声向飞霞道：“事已如此，有何足惧。我们且自进去，见机行事。”飞霞道声：“使得。”夫先妇后，即从屋面上绕进内衙。到得二堂之上，听见有人说话。云龙立住了脚，飞霞尚欲前行，被云龙轻轻一扯。

因他没有提防，屋上的冰雪又滑，泻了数步，几乎立脚不牢。下边不免听见了些声息，有人说：“怎么声响？”云龙吃了一惊，暗想：“还是先下手的为强。”急在飞霞耳畔，说声：“我先下去。”扑的跳下地来，奔至堂口。见甄卫坐在灯下，一手执着一个文书封套，一手拿的不是公文，却是一封信儿。左旁站着一个大汉，正是那马上之人，右旁站着两个亲随。

云龙看得亲切，掣出仙剑向甄卫兜头就是一剑，但听得扑的一声，一顶纱帽滴溜溜滚下地去。这一剑不比在上房的那夜，乃是凭空飞下来的，削落乌纱，不过吃了一个虚吓。此回甄卫却眼见得文云龙执剑前来，一道白光，直向顶心飞至，欲避不及，叫得一声：“啊呀！”纱帽落地，人也一交跌下椅来。又觉得剑锋过处，头上边痛不可当，原来连头皮削去了许多头发，一霎时流下血来。其时，两个亲随多吓得魄散魂飞，跪地叩头，连呼饶命。那大汉心胆略壮，正要叫喊，云龙把剑在公案上一拍，大声喝道：“休得张皇，俺文云龙今夜来此，特与甄卫对话，与尔无干，不许开口。”那人始缩住了口，果然不敢声喊。云龙仗剑在手，先把桌上的信函一看，却是临安秦桧寄与甄卫的密函，内中写着：“因大金国兀术四太子兵阻朱仙镇，要他设计谋害大元帅岳家父子，故把甄卫调任临安知府，庶能师生二人朝夕见面，共图善策，已经咨部准调，不日行文到县，务望及早离任。所有不知名之文姓夜劫要犯薛飞霞脱逃一案，飞霞本未讯实口供，许照寻常犯人越狱，本官疏防，应得革职留任处分，改作姑念自行检举，先期公出，免予革职，勒缉逸犯，务获惩办。惟截云山盗寇猖獗，擅杀统兵大员，本已奏请统制张浚，派兵洗剿。刻下金邦大局未定，张浚未便远来东省，且俟岳家父子死后，兵权在握，

再行檄 饬 剿办，为应龙报仇。”云云。云龙看罢，见秦桧私通外国，与甄卫设计陷害忠良，不觉怒从心起，大骂一声：“好贼，你们干得好事！”把那封信揣在怀中，且自带与师尊观看，搭救岳家父子忠良。一面举剑向地下一指，对甄卫说道：“今夜俺文云龙实对你说明了罢。秦应龙造恶多端，天假白素云、雷一鸣等之手，为民除害，你不应当要保自己前程，公报私仇，移祸薛飞霞身上。俺曾警觉于你，如何不知悔悟。后来劫狱一案，乃是临安剧贼燕子飞所为，你如何认做俺文云龙，四门拿捉，只扰得城厢内外鸡犬不安。若照这样糊涂，怎能为民父母。如今你又仗着与奸贼有师生之谊，便把你处分开脱，要你调任临安，共设奸谋，陷害忠良上将。似此妨贤病国，留你何用。本当立时斩首，姑念上天有好生之德，许你以后改过自新，将头暂寄颈上，且看你日后作事若何。如再不能痛改前非，那时莫谓我剑不利，定当立斩不饶。你须牢牢记着，俺要去也。”说罢，将剑一摆，飞步下堂，飕的一跃，跳上屋檐，寻找飞霞。谁知飞霞毫无影响。

云龙此时未免着惊，幸得满屋雪光，照耀得如月夜一般，见屋上边积雪里头一步步有弓鞋脚印，打从东首而去，因急向东寻访。恰好绕过屋脊，已见飞霞笑微微手捧一物，飞奔而来。原来已向签押房中盗得印信。云龙大喜，夫妇二人会在一处，正想大踏步一同出衙。只听得下面一声呐喊，头门内哄进来无数的捕役、弓兵，也有手执短棍的，也有手拿铁链的，也有手持铁尺、腰刀的，也有挟着弓箭，一个个高喊：“快拿刺客！”却是那骑马大汉与两个亲随，见云龙上屋之后，飞风报答传来的人，当头就是那大汉，勇赳赳拿着一柄朴刀。行至二堂，吩咐快驾软梯上屋，云龙见他们来势汹涌，伸手急取了五六张瓦片，照准大汉面门飞去，拍的一声，打个正着，那大汉顿时鼻塌嘴歪，血流满面，一个倒栽葱跌下地去。后面许多人喊声“不好”，叫道：“弓兵们快些放箭。”言未了，飕，飕，飕的那箭好如飞蝗骤雨一般，多向屋上射来。云龙慌将仙剑舞动，护住了自己的身体。因这薛花剑是黑色的，凭空起道乌光，好似一条黑龙在身上边夭矫盘旋。莫说是箭，只怕就是水星也多泼不上一点半点。回头看飞霞时，见他虽然也把仙剑挥动，拨去了五六支箭，无如气力不加，两腮渐见酸软，身子略觉有些晃动。云龙恐防有失，喊声：“我们何苦在此缠绕，何不从后垣出去。”遂起剑护住背花，扭转身躯，同着飞霞向后便走。此番因只顾脱身，顾不得脚下边工夫轻重，所以一路上碎瓦之声劈劈拍拍响得如爆竹一般。二人走到那里，下边追赶的人听得甚是明白，就赶到那里，二人暗暗着惊。

不料走过花厅，忽见又有无数家丁，手执灯球、器械高喊：“快拿盗印之人。乃是薛飞霞于盗印时开动印箱，曾把管印家丁惊醒，不过飞霞手脚尚快。及至家丁起身察视，那印已被取去。只留得简帖一张，上写着十六个大字，道：“取尔印信，檄尔奸顽，前愆挽回，有日送还。”下有一行小字，是“截云山文云龙、薛飞霞留字”。那管印家丁看了之时，魂不附体，正要禀知本官。不想二堂上已闹得不可收拾，因此至内宅门传齐合署家丁，要想同到二堂帮拿凶犯。恰好云龙、飞霞从二堂屋上走至此间，脚声又响，雪光又亮，被众家丁看得清切，发一声喊，有几个不要命的竟想上屋来追。云龙此时见前后有人，如何脱得身去。尚幸斜刺里有一所低屋，不妨且到那边一

---

檄——檄文。

饬——命令。

避，再作区处。因起个饿虎扑溪之势，向下一跳，飞霞也起个落叶辞根之势，跳将下来。不提防这一所屋不是别处，正是飞霞昔日被禁的女监。云龙尚不在意，飞霞想起当日受苦前情，心上一酸，慌了主意，两只小足踏在瓦楞之中，积雪既松，薄冰更滑，站立不住，往下一泻。云龙瞥见大惊，说声：“仔细……”那细字尚未出口，眼看他已滑下地去，要想伸手扯他，休想能扯得住。这一吓直急得云龙冷汗直淋，不知怎样才好。

那飞霞虽然身不由主，心下甚清。泻至屋檐，尚想起攀拳拉朽之势，攀住檐头，重新上去，不妨已有一伙弓兵赶到，高喊：“不要逃走了这女子！”一拥上前，刀的刀，棍的棍，铁链的铁链，多来锁拿，不能施展手脚。云龙这时候也别无搭救之策，惟有把死生二字置之度外，飞下屋下，与众弓兵拼一个你死我活，遂喊一声：“尔等休得无礼！”拍的跳下地来。那脚跟尚未立定，飞霞已先跌下庭心，早有两个弓兵喝声：“在这里了。”举起素子般粗的铁链，当头就套。云龙大惊失色，欲待仗剑来救，无奈已是不及。忽耳边听得唳唳莺声高喝：“尔等闪开，休来送死。”又听得西首屋上大喝一声：“俺也来了。”半空中飞下两个人来。众弓兵吓得纷纷倒退。正是：

凭空伸出拿云手，蓦地来援跌雪人。

毕竟不知来者是谁，救得飞霞出衙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秦相府夫妻行刺 刘公岛师弟重逢

话说文云尤见薛飞霞在屋面上偶一失足，误踏瓦楞，立脚不牢，跌下地去，急忙飞身下屋，要想救他，奈已不及。正在着急万分，忽听得人丛中有女子声音，又听屋面上一声高喊，飞下一个人来。只惊得众弓兵纷纷退避。云龙甚是诧异。定一定神，仔细一看，却是一鸣。不觉心中大喜，叫声：“雷大哥，几时到此，快快搭救俺夫妇出去。”一鸣将剑一摆，道：“云弟休慌，有俺在此。”言犹未了，但见要拿捉飞霞的那些兵卒，一霎时多已散开，只剩下飞霞与白素云在那里讲话。

原来是素云晓得云龙夫妇今夜下山，他是探监时眼见过云龙本领的，知他此去无妨。惟薛飞霞乃是初次，想着自己初探卧虎营之时，几遭不测。因此与一鸣商议，禀知师尊，暗中保护。红线、黄衫也恐飞霞有失，见素云、一鸣愿去，却可放心，一口允许。二人因于云龙、飞霞尚未动身之前，先已来到县衙，暗伏二堂前后。所以云龙夫妇下山的时候要与二人作别，已多不见。后来云龙在二堂下屋，一鸣看得清清楚楚，料来无甚险阻，并不下去帮助。素云见飞霞独是一人向签押房中而去，知他必是盗取印信，虑有意外，随后跟来。只因素云的工夫比前又好了数分，不但是声息全无，而且踏在雪中，连那鞋印已多看不甚出。只要再练几时，便可踏空能立，履水可行，跟在后边，飞霞如何觉得，直看他取了印信，依旧远远的跟着他，一步步回来。后见已与云龙会面，只道大事成功，并未遇险，心下正是侥幸，不妨忽然拥出无数兵役，高喊拿人，并又施放乱箭，正想出手助他，见他夫妇二人已往斜刺里低屋上而去，因亦跟着跳了下来。猛然见薛飞霞失足滑跌，素云吃了一惊，急忙将身往下一伏，先自扑下地去。众兵役道是飞霞，一窝蜂上前拿捉。素云喝声：“谁敢动手！”右足起个残风扫叶之势，把众人扫开，两手往屋檐下一托，恰好飞霞跌在手中，接个正着，说声：“贤妹休慌，愚姊在此。”飞霞惊魂略定，且不同素云如何来到此地，只说得一声：“原来多蒙姊姊相救。”站下地来，与素云各持仙剑来杀众兵。众兵发一声喊，各自没命逃去。素云因遵师尊吩咐，不许妄开杀戒，所以并不追赶。飞霞也收了剑，向素云一再称谢。云龙正疑飞霞如何脱险，及见素云，始知就里，相见之下，不胜感激。一鸣道：“天不早了，我们休再在此耽搁，快趁此刻惊散众人，赶速回山去罢。”云龙等多说，“正应如此。”四个人就在庭心齐喊一声：“俺们去也。”各人往屋上一跳，如飞而去。

众兵役也只好远远里亲见他们走了，却那一个再敢拦阻，各各回至二堂，禀见本官，说：“刺客尚有羽党，埋伏衙中，拿他不住。”一线齐的跪在地下请罪。甄卫尚未开言，又有管印家丁呈上柬帖，禀明印信被盗情由。这一吓，直把个极奸恶的甄卫惊得目瞪口呆，暗想：“行刺事小，失印事大。如今有官无印，虽蒙秦太师保升，却教我如何卸任？悔不该冤陷飞霞，酿此奇祸，这是我做官诬虐平民的下场。”天良一动，叹了一口气，也不责打弓兵捕役，也不难为管印家了，喝声。“你们且去，明日再说。”各自退出。秦相府差来的差官受伤甚重，已经身死，吩咐亲随去收拾尸身，明日买棺盛殓。甄卫此时左右无人，又想一想：“这事愈闹愈大，太师那边不便说明，又不见派兵来剿。那班人来时无踪，去时无迹，如何防得许多。头上边又被云龙连皮把头发削去好些，即便伤痕平复，那头发是不能再长的了，真是终身话柄，何颜再在人间，不如寻个自尽，免得日后或如秦应龙一般，碎尸数段之

祸。”主意一定，遂解腰间鸾带，缢死二堂之上。及至亲随把差官的尸身安放停妥，回至二堂，甄卫已经气绝多时，亲随见了大惊，急忙连夜报知二衙，商量后事。

那二衙姓平，名直，倒是一个好官。平时因见甄卫作事不端，也曾屡次规劝，奈他不听。故此不甚相台。今闻遭此惨死，深叹报应昭彰。连夜进衙看明一切，命家丁等将尸解下，俟天明后购办上等衣棺入殓。一面遣了发信家属，赶紧来衙，盘柩回籍，一面做了一道详文，把上项事照实申详，听候府尊如何发落。那曹州府王太爷如今已调做临安知府了，新任的太尊姓李，名若虚，乃户部侍郎李若水的堂弟，为人刚方正直，本来是个御史，因在京中不时弹劾奸党，故此把他放了外任，落得个耳根清净。那李太爷到任之后，兴利除弊，与王太爷大不相同，而且最爱的是百姓，最恨的是奸臣，他见甄卫是秦桧的门生，政治荒唐，声名恶劣，早有参他之心，正在拿他过处。今见详文，知已死于非命。那文云龙与薛飞霞为地方上除了一害，甚是准得。当下只出了一道海捕文书，捉拿盗印之人，并不十分上紧。所有城武县知县遗缺，着平直暂时署理，静待朝廷简放。一言表过，按下不提。

再说甄卫自缢之后，一到天明，这个信息传扬出去，满城百姓多知道了，没一个不说：“这是做昏官的下场。”不消半日，渐渐传至截云山中。黄衫客在山下闲行，听得甚是明白，回山告知虬髯公等，多说是甄卫自作自受。飞霞夫妇奇冤已雪，更甚欢喜。只有一鸣闻言，他认做曹州府尚未调人，乃是与甄卫一鼻孔出气的，这事闹得大了，恐早晚间必有官兵到山。因向黄衫客等禀知，并言须要提防一二。虬髯公道：“官兵剿山，我等并非歹人，本来无须介意。不过劳师动众，只怕要惊扰得地方上的百姓鸡犬不宁，于心何忍，自然早离此地为是，但想昨夜文贤契取来书信，临安秦桧私通金国，要害岳家父子忠良，这是一桩大事，俺们须得想个法儿挽回于他，方是行侠作义的分内之事，不知你等可有妙策？”道言未了，云龙夫妇起身答道：“弟子不才，愿到临安杀这奸贼，替国家除害。”黄衫客道：“文贤侄夫妇有此勇敢，可敬，可敬。但我夜观乾象，紫微星昏暗异常，将星摇摇欲坠。那贪狼星却甚光芒闪烁，看来朝事必有非常变动，此乃天命，人力难回。惟贤侄等既有此心，不妨行些功果。贫道想一同前去。且俟到了临安，见机行事如何？”聂隐娘接口道：“空空道长当日下山之时，他说是往临安去的，至今音信杳无，不知他怎样了，我们何不同往临安一走。”红线也道：“不是聂道姑提起，小妹倒忘怀了。当日下山的时候，黄道长本约三年为期，大家收了门徒多在临安相会。如今一年未满，我们都已觅得传人，真是有幸。未识空空道长若何，本当到临安去探听探听。但是，路途不甚很近，不知雷贤侄与白贤契愿往与否？”雷一鸣道：“弟子本已无家可归，愿随师尊同去。”白素云道：“弟子受业之时，早愿随师云游四海，莫说临安，就是走遍天涯，也须不离恩师左右。”黄衫客等听了，心下甚是欢喜。当日，令一鸣等收拾午饭吃了，端整一同下山。好在山上边富有金银，众仙侠带在身旁，一半作为路费，一半备作扶危济困之需。山中所有房屋，本来是个盗窟，恐他日再

---

昭彰——昭显明示。

柩（jiù，音救）——装着尸体的棺材。

耳根——佛家语。六根之一，指耳朵，为听根。

参——此处为弹劾、罢免之意。



有匪人落草，虬髯吩咐一把火烧个干净。部署已定，四仙四侠取道下山。云龙寄在莲花寺的行李，昨夜未曾取得，今日须便向寺中取出，把衣服换过，稍御寒冷。一路之上，众仙侠随便行些好事，救些好人，不必琐说。

因走的多是旱道，约有半个多月，方到江南地界。云龙夫妇要顺道回家一次，稟知虬髯、隐娘，请众仙侠一同小住数天，然后起行。虬髯公等因人多不便，但嘱二人回去，早些动身，大家竟在临安会晤。二人不敢强留，所以到了苏州，众仙侠先向临安进发，云龙、飞霞回至家中。亲友们得知娶了新妇回来，一个个都来贺喜，云龙免不得要补请喜酒，一连忙碌了数天。那些亲友见了飞霞，多说才貌双全，果然配得好对。云龙心中也甚欢喜，足足住了十日，深恐虬髯公等盼望，向家人前推说要到临安探望一个好友，赶紧起程。家人因他是出门惯的，也不阻留。二人即日离了苏州，竟向临安而去。

不消三日，已经到了，寻一所极幽静的古刹，叫做小云栖住了一宵，明日云龙上街寻访虬髯公等众仙侠下落，途中巧遇一鸣。说起虬髯公，因云龙夫妇动身匆促，未将城武县的印信送还，故于前日动身又往山左去了，余人多住韬光山净慈寺中。云龙问：“师尊此去，可知几时方回。”一鸣说：“如果施展剑遁之法，数千里路不难朝夕至。但今屈指三日，尚未回来，不能预定。”云龙唯唯，遂即随着一鸣到净慈寺，拜见过了黄衫、红线、隐娘诸仙，又与素云略略谈些别后事情。天已晚了，依旧回至小云栖，与飞霞说知师尊不在情由，并言行刺一事，当于何日前去。飞霞道：“此时正是正月下旬，月黑无光，很可行事。如再迟延，便难下手。妾意不必等候师尊，明日探明秦贼住处，便当前往。不知意下如何？”云龙回答：“意见相同。”

一宿易过。翌日起身，访明秦相府在御河桥十字街头。云龙在府前府后团团走了一遭，记明路径，回至寓所夜膳。到得定更以后，二人扎束起来，前番所借一鸣、素云的夜行衣服早已还却的了。如今乃在苏州自己购来的两身元色绸小袄，两条元色绸小脚裤，一条元色绉裙，二人更换好了。云龙抹上元色绸扎额，足登薄底跳靴。飞霞元色帕包头，足穿一双元缎软鞋。各自手携仙剑，神不知鬼不觉的跳上屋檐，出了小云栖，曲折兜抄，竟至相府。虽然禁城地面防务素严，防的却是街面，不在高处，所以二人一路之上并无阻隔。到得相府，那府中也有几个支更守值的人往来巡察，却也绝不留意到屋面上有人，云龙放大着胆，与飞霞找觅上房，只因屋宇多了，不知那一间是秦桧的卧室。

正在心中焦的，也是事有凑巧，见有一个书僮模样的人，与着一个丫环在穿廊下行过，象是要于甚不端的事儿。这丫环说：“不知相爷睡否，须去看个明白，免得叫唤。”看他回身上楼，走至西南一间极大的卧房门首，站定身躯，听了片时，并无声息，笑咪咪下楼自去。云龙夫妇大喜，飞也似的来到这间屋上。云龙起个金钩倒挂之势，把两足钩住屋檐，伸首往下一望，见一排有八扇纱窗闭得甚紧。因一手起仙剑，向正中的那一扇窗上轻轻一劈，应手而碎，一手把窗接住，拿上屋檐，提与飞霞，放在一旁。虽是略有些儿声音，幸亏得仙剑锋利，并不甚响。飞霞见窗已开了，正要下屋，云龙止住他，道：“你且慢着，待我先自下去。”飞霞遂立住了脚，云龙将两手攀住窗槛，两足一翻，进得房去，毫无响动。见房内正中有一张花梨木大床，床外一张花梨木妆台，台上明晃晃点着两盏金邦送来的新式银灯，灯光中无心

观看别种陈设。但见床边锦帐低垂，帐外放着男女履舄。云龙看罢，举剑在手，挑起帐门，揭开锦被，见秦桧背朝着外，夫人王氏面朝着外，睡得甚熟。举起剑尖向秦桧背上一指，正要下手，不妨带动帐钩，“当”的一声，忽把王氏惊醒，高喊：“有贼！”秦桧虽然未曾被刺，说也奇异，那剑尖所指之处，觉有一股冷气直透背心，也于梦中惊觉，大喊一声，“是怎么人？”云龙见二人双双惊醒，明知不得成功，又见桌上边两盏明灯忽然无风自灭，心中一惊，暗想：“此处究是禁城重地，比不得城武县小小城他。”只得急忙将剑收回，喊了一声，“便宜你这私通外国、陷害忠良的奸贼！”飞身向着窗外便跳。谁知忙中有错，被方才的一个僮儿、一个丫环所见，惊喊一声：“奇怪，好象是一个人。”惊动了更夫、家丁等，顿时哄出无数人来。云龙见势不佳，慌又往上一跃，与飞霞会在一处。正想拔步欲行，斜刺里被秦桧之侄、秦应龙的胞弟应凤瞥见，“咯唧唧”祭起两只飞镖，一中云龙左腿，一中飞霞右肩，二人各自喊声：“啊呀！”立不住脚，几乎跌下尘埃，自分万无生理。

忽眼前起一道白光，竟把云龙夫妇飘飘荡荡托起空中，向东而去，也不知行有多少路程，从三鼓起直至天文午正，方才落下地来。初时二人受伤已重，人事不知，也不晓得是何人搭救，来到何方，及至下地，方才略略苏醒，忍定了痛，睁眼看时，乃是一所海岛。又见虬髯公与聂隐娘多在一旁，不觉心下大喜，同说一声：“恩师在上，弟子可在梦中，如何不曾死在奸贼院内？”甚是惊异。正是：

早拼性命檐头丧，不道身躯海角来。

毕竟不知云龙夫妇如何到得此地，如何与虬髯、隐娘相会。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抱不平打死乌天霸 施绝技惊走燕子飞

话说文云龙夫妇行刺秦桧不成，反被秦应凤飞镖所伤，正欲跌下屋檐，凭空起一道白光，把云龙、飞霞救去。原来不是别人，乃聂隐娘。那日见云龙到了，虬髯公已赴山左，他料云龙夫妻刺奸心切，等不得师长回来。这日乍到临安，不及下手，明晚必须行事。想起黄衫客夜观星象之言，此去不但无济，且恐有失。本欲告知众仙侠一同前去，只因禁城地面，深恐人多了闹出事来，反为不美，故于是晚独自一人暗至相府保护。只因借着剑光隐体，所以云龙夫妇不曾见他。后来云龙进房，惊醒秦桧夫妻，隐娘怕灯光之下，云尤面目被奸贼瞧清，日后不当稳便，故把银灯吹灭，好让云龙脱逃。不料云龙跳下地去，又被小厮、丫环所见，大声惊喊，隐娘本想下地救他，见他双足一登，忽又跳上屋檐，与飞霞会在一处。正在暗赞他见急不乱，手脚如飞，不提防被秦应凤祭双飞镖，竟中二人肩腿。隐娘此时却也吓了一跳，急把剑光一晃，借着剑遁之法，把二人遁出险地。初想送回小云栖去，无奈离城太近，又想送至韬光山，与众仙侠同居。虑的是虬髯未回，云龙夫妇伤痊之后，倘然怒气不平，又欲前往。飞霞虽能阻止于他，云龙究觉客气不便，且恐秦桧是大权在握之人，明日必然传下令来，到处搜查刺客。云龙、飞霞受了镖伤，岂能掩饰。倘被查将出来，那时诸多不便。左思右想，不如竟把二人救至山东，寻见虬髯，再作区处。故此驾着剑光，径至东省，寻了好一刻功夫。始见虬髯随着一个面如锅底、身长体胖之人，在这海岛之中匆匆行走，甚是迅速。隐娘让这黑面大汉走过，把剑光收起，落下地来。

虬髯见是隐娘，又见云龙、飞霞身受重伤，不知如何到此，心下惊疑。正欲动问，云龙、飞霞已经苏醒，跪问师尊：“可在梦里相逢，如何弟子等未曾死在奸贼院内？虬髯茫然未对。隐娘把云龙夫妇行刺受伤，救到此处的缘由述了一番，并问虬髯：“身畔可有灵药医伤？”虬髯始知就里，二人也才晓得这两条性命乃是隐娘所救，叩谢不迭。虬髯公深服隐娘有先见之明，又钦佩他救至山东，作事周密。但是身边并无伤药，这却怎处？想了一想。好在岛中产有金毛狗脊与参三七草两种妙药，一能外治，一可内服，看一看二人的伤痕多在实处，尚非要害之地，且中的并非毒器。故与隐娘在岛前岛后觅了好些的狗脊，刮下毛来，令二人忍着疼痛，将镖拔出，流净淤血，把金毛当着膏药一般粘贴上去，封住伤口。果然渐渐的血止痛消，不过无獭髓膏的神速，而且日后脱下伤疤，不免有些痕迹，还好的是腿上、肩头，无关紧要。虬髯公又在岛中掘取参三七的草根，将剑斫为细末，一半交与云龙，一半递给隐娘转交飞霞，一同行到闹市地方，寻所酒楼，带酒吞服。

恰好方才隐娘见的那黑面汉也上楼来。拍桌敲台大呼：“酒来。”酒保答应稍迟，看他暴跳如雷，甚是凶恶。隐娘与虬髯公打个暗号，走下楼来，细问：“此人是谁，如何道长适才尾随着他。”虬髯公道：“正要告诉仙姑。俺自临安驾着剑光到得城武，将印送还。此刻的县尊是个好官，曹州府也已调了，故此盗印之事，并不十分追究，免致惊扰百姓不宁。俺的心中甚是安慰，方想仍驾剑光星夜回来。不料半途上撞见此人，在那里打听飞霞侄女的下落，说：闻得他已死在露筋祠中，如何又有怎么与文云龙盗印之事。看他甚是诧异。俺想当日劫飞霞侄女出狱的燕子飞，侄女说他乃是五短身材，此人颇甚不类。但这露筋祠内之事，若是除了我们与姓燕的，那个得知。因此心上怀疑，定要探他一个确实。从城武县暗暗跟至这里刘公岛地方，看他所

作所为，多半不是正路。今日且见他在岛内窃人银两，俺未喝破于他。因是为数不多，且欲细探行藏，说穿了恐不能吐露之。故后来仙姑等到此，方才与他分路。如今又在这里相逢，稍停正好细问侄女，劫他出狱，究竟是否此人，也好为民除害，并力侄女雪露筋祠之耻。”隐娘道：“原来如此。这事须问飞霞便知。”

正在叙谈，忽听楼上边文云龙的声音，喝声：“照打！”与人争闹起来。虬髯、隐娘不知何故，急即回身上楼。但见云龙怒冲冲的在那里与黑面人交手。这黑面人也甚了得，虬髯公急忙止住，问他：“何故如此？”云龙道：“恩师休要提起。弟子吃完了酒，本要下楼。不料这厮甚是可恶，盘问弟子夫妇，因何穿着夜行衣服，且问肩头、腿际因何血迹未干，弟子并不理会于他。这也罢了，谁知他见弟子要行，吃的酒饭钞也不会，硬要店家写帐，跟着弟子便走。店家不认得他，向他要钱，他反动手打人。弟子一时不平，说了几句公话，他便要与弟子作对。天那有这样的人。”道言未了，那店中人又向他索钱，竟被这黑面人手起一拳，打破鼻梁，满面是血，跌下地去，店内各人喊声：“不好，打坏人了。”共有三五个伙计，闹做一团，拥将上来。黑面人将腿在楼板上一扫，纷纷跌了开去，并被抓住一人，举起斗大拳头，当胸便殴。虬髯此时也动了火，但恐在酒楼上交起手来不当稼便，且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谁，因起三个指头向他左肩上轻轻一指。这是拳经中的点穴妙法，凭你英雄好汉，只要被他点着，要生就生，要死就死，最是利害。这人如何禁受得起？还好的是虬髯所点并非死穴，故此但觉得被点之处酸痛非凡，一松手把抓着的人先自放去，回头想与虬髯说话。虬髯笑道：“如此本领，竟要在外横行。我且问你：姓甚名谁，来此何事？从实说来，或者免你一死。若有半句支吾，叫你懊悔不及。”那人尚要挣扎，虬髯又起两个指头，向他右肩一点。这人始动弹不得，矗立楼中，大喊：“饶命。”飞霞见了，有些不忍，央隐娘前去劝解。隐娘低声道：“虬师伯正要问你，此人可是在城武县劫你出狱的燕子飞？因何与你说的状貌不类。却又偏在城武县内探访你的下落，真是异事。”飞霞呆了一呆，把那人仔细一看，回说：“燕子飞是五短身材，此人身躯雄壮，不知是怎么人。既然有这等事，还望恩师与虬师伯问明踪迹，然后处置于他。”隐娘点了点头，正要告诉虬髯。

忽听那人自己说道：“俺乃临安人氏，姓乌名天霸，因奉一个好友之命，特来东省打探一个人的消息。方才见喝酒的一男一女，穿的多是夜行衣服，各人身带重伤，疑他不是好人。且与俺打听的那一个人有些意思，故此同那男子动问。不料他一言不发，动身便行，俺因急欲下楼，追着同去。可恶那店主人絮絮叨叨向俺要钱，俺因没有带得现钞，嘱他写帐，他偏不依，正在吵闹。那喝酒的男子说俺不应强赊硬欠，帮着店家要钱，是俺不服，与他赌斗。如今事已说明，且请你休管闲事的好。”虬髯听罢，冷笑道：“你说身上无钱，早间在十字街前窃的银两那里去了？此事也不来管你。俺且问你，这好友是谁？那打听的是何等样人？为何喝酒的一男一女有些意思？”那乌天霸见道着他的隐事，忽得老羞变怒，把脸一翻，道：“俺告诉你也不妨，俺也不是怕事的人。俺的好友名燕子飞，江湖上人那个不晓，打听的是个妓女薛飞霞，因与城武县知县甄卫作对，把他下在狱中。亏得姓燕的救他出来，后来救至露筋祠内，姓燕的爱他人才出众，意欲收留于他。谁知那薛飞霞不

知抬举，撞死祠中。那时姓燕的遂离了山东，回到临安地面。近来忽然闻得甄卫死了，说是怎么薛飞霞与一个姓文的把他印信盗去，以致自尽而亡。姓燕的得了这个消息，疑心飞霞未死，谅必已经嫁与那姓文之人，但飞霞是个瘦弱女子，岂能进衙盗印，其中甚是蹊跷，故此命俺前来打探。倘然飞霞已死，也就罢了。若是尚在山东，他不应忘了姓燕的救命恩人，反嫁姓文的为妻，与他有些势不两立。方才喝酒的一男一女，那女子的声音面貌，与姓燕的平时所说很是相同。这男子虽然俺不认得他，莫非就是姓文。若然果是二人，莫说是燕子飞不容，就是俺乌天霸却也饶他不得。”这一席话说得云龙、飞霞怒气直冲，各人抢上一步，欲待动手。虬髯公把头一摇，起右手向乌天霸的肩上一拍道：“原来如此。”但听得“拍”的一声，一个倒栽葱跌下地去。

云龙夫妇以为此人必死，心下大快。谁知虬髯用的乃是解法，因想留着这人性命，好访燕子飞的行踪，所以不要伤害于他，把那方才点住的穴一手掌拍了回来，意欲放他逃走。无如这乌天霸本来也是燕子飞一般的剧贼，平时杀人劫物，造孽无穷，今日恶贯已盈，万难幸逃一死。他被虬髯一掌跌倒，初时自道万无生理，后来一骨碌在地下扒将起来，觉得筋骨舒畅，两条手臂反能展动，认做虬髯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必与燕子飞有交，因此不来加害。顿时大着胆儿，不但并不逃避，反仍恶狠狠的扭转身躯，要打店内众人。众人喊声：“救命！”纷纷多往楼下飞跑。乌天霸尚是不舍，赶下楼去，云龙夫妇见虬髯公把天霸释放，不知何故，只气得目瞪口呆。今见他又这般撒泼，云龙正气干霄，也顾不得师长在前，喊一声：“清平世界，那有这种野蛮的人！俺来替地方除害。”飞身迫下楼来。飞霞见了，恐他伤痕未平，难敌这厮，也即跟了下去。虬髯公暗说一声：“罢了，这也是那厮的大数。”因见店主人卧在地上，受伤甚重，把适才医治云龙夫妇余下的金毛狗脊在身旁取将出来，替他医伤。一面令隐娘下楼，暗助二人成功，惟说：“此间乃是闹市，须嘱云龙夫妇不可胡乱杀人。最好诱他到僻静所在，方可下手，俺停一刻即来。”隐娘唯唯。走至楼窗口一望，见云龙已与天霸在街上交手。只因腿上受伤，有些脚步踉跄，不能取胜。旁边飞霞正待起手帮助，隐娘喝声：“慢来。你们真要厮打，这里地方狭小，敢与我到前边松林深处斗三百合，方才是个好汉。”飞霞听是隐娘声音，急住了手。云龙正在有些支持不住，听见隐娘说话，乘机收住了拳，并且明知这句言语乃是叫他不要在此开手的意思。因大喝道：“乌天霸，你如真有本领，你敢跟着俺来。”说毕，大踏步向西而去。

天霸闻言，抬头向楼上一看，不是方才那个卷发老者，却是一个妇人，他怎放在心上，将手把云龙一指，喝声：“俺乌天霸如怕了你，誓不為人。”飞步追去，街上的人也一窝蜂跟着乱跑。隐娘见他们果然去了，下楼与薛飞霞尾随在后。约行一里之遥，来到一座小小荒山，渐渐人烟稀少，看的人走了一程，不见他们交手，也多散了。云龙回头一望，只见天霸尚在后边紧紧相追，心下大喜，暗想：“此人蛮力甚大，今日自己腿上受伤，只可智取。”见山脚下有株大树，他就飞身一跳，跳上树顶，等天霸走得逼近，起个寒鸦扑水之势，从他背后扑将下来。果然天霸不曾防备，听得脑后声响，回头看时，已被云龙在左肋下打了一拳，痛不可当，喊声：“啊呀！”举手来架，

右助下又被云龙一拳。这两拳名为“双龙探穴”，天霸虽然了得，怎能禁受得住，一声大叫，身子往下一蹲，急忙起个着地扫儿，想把云龙扫开，那晓得云龙扑的一声，早已跳到树上去了。只急得乌天霸暴跳如雷，大骂：“好小子，你敢戏弄着俺，看俺取你的命。”忍着疼痛，拼命也往树上一跳。云龙施动功夫，将两腿紧抱树枝，半个身体倒挂树外，等到天霸上来，照准他的两太阳穴狠命两拳。此名猿猴献果，只打得天霸脑浆迸裂，跌下地去，眼见得是不活的了。云龙尚在树上大叫：“乌天霸，你起来再打。”其时隐娘、飞霞多已到了，看见天霸已死，忙呼云龙下来，把尸身丢弃下山涧之内。

正想要走，云龙觉得力乏，在草地上略息片时，恰好虬髯公把店主人的伤痕医好，赶到此间，问起：“天霸怎么样了？”云龙把如何上树，如何交手，如何打死的事，述了一遍，又说：“现在弃尸涧中。”虬髯公道：“此人论他罪恶，谅来死有余辜。俺初时想留他暂活几天，为的是要打听燕子飞消息起见。如今既被文贤契打死，为世上除了一害，也算得是一桩快事。但看此山虽似荒山，未必竟无地主。那尸首何不把化骨丹化了，岂可弃在涧中，贻害地方上的好人，这事有些不妥。”隐娘道：“此事我也料到，只恨未曾带得丹来。”虬髯公道：“此丹俺的身旁现有，何不同去把他化了，岂不干净。”隐娘道：“如此最妙。”遂令云龙引道，二仙二侠来至涧边看这尸身之时，但见傍着山根甚近，且那涧中的水在那里无风自动。隐娘以山涧不通潮汐，这水如何冲动，心下惊疑，问云龙夫妇：“弃尸时可是就在这山脚底下，抑在山涧当中？”云龙回说：“乃在中间，谅来被水冲至山脚。”隐娘口虽不说，心下愈疑留神。向四山里细细一瞧，却又人踪灭绝，鸦雀无声，好不诧异。虬髯公听隐娘语出有因，也向四下一望，并无动静，始把长衣脱去，交与云龙，回身往涧内一跳，轻得好如叶落一般，全不费力。更奇的是两足踏在水面之上，浑如平地，并不沉将下去。云龙夫妇暗暗敬服。虬髯下得涧去，在身畔取出一个小小革囊，倾出些谈红色的药来，向那尸身弹去。说也奇异，顷刻之间，这尸连骨化为血水，踪影毫无。虬髯将身一跃，飞上山来。但见山坡上有株柳树，这树顿时摇动不已，心疑树上一定有人，正想上去看个明白，忽眼前有乌黑的一团东西，从树上疾飞而下，分明象一个人。隐娘等也多看见，齐说一声：“奇怪！”正是：

乍向涧中消白骨，忽惊树杪坠乌衣。

毕竟不知这团乌黑东西是否是人，飞下地来往何处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柳叶村燕子飞采花 松针岭虬髯公祭剑

话说虬髯公用化骨丹在水面上把乌天霸尸骨化去，跳上山来，忽见山坡边一株柳树无端摇动，疑心树上有人，正欲看个明白。只见有一团乌黑东西滚下树来，分明象是个人。隐娘等多看见，齐说一声：“奇怪！”这黑影竟从飞霞挨身经过。飞霞吃了一惊，急拔宝剑砍去，修已不知去向。到底虬髯公眼明手快，喝声：“是怎么人？”两足一顿，忽驾剑光，如飞追去。隐娘见了，也急宽下外罩衣服。交与飞霞，纵剑光在后紧随。云龙、飞霞要想赶时，怎赶得上，只得同在山中等候，惊叹世上异人之多。不料等至日色将西，不见二仙回山。二人无奈，商议下山，把各人师尊交给的外罩衣衫披在身上，免被旁人瞧见夜行服饰再多议论。飞霞因此间人地甚是生疏，问云龙：“往何处投宿？”云龙道：“且寻一个庙宇，暂住一宵，待明日遇见恩师，再定行止如何？”飞霞点头称是，遂向山前走去。按下慢题。

再说虬髯公与聂隐娘追赶的这个人，正是临安剧贼燕子飞。他自从在露筋祠见薛飞霞碰死之后，逃至临安，因这件事闹得大了，恐防发觉，故此匿迹消声，绝不在外为非作歹，甚是安分。其时，空空儿正在临安地面物色人才，苦无当意。一日，在路上与燕子飞相遇，见他生得短小精悍，颇具异相，又见他行步矫捷，分明有些来历，故意与他撞个满怀，试试他有无本领。燕子飞眼光甚快，见劈面有人撞来，不知何故，急把身体一斜，荡了开去。空空儿拉了个空，暗赞此人眼法、脚步色色不错，倒是一个可造之才，但不知性气若何。正在心头思想，燕子飞见撞他的是一个面生之人，年纪甚轻，身材又小，猜不出是何用意，反和颜悦色的问空空儿道：“老哥走路，须要小心，幸亏得撞的是俺，倘是别人，岂不被你磕下地去。”空空儿听见他语言和蔼，满心欢喜，回说：“在下一时去得匆忙，老哥恕我。但不知老哥高姓尊名，府居何处。”燕子飞见空空儿问他籍贯，他是惯走江湖积案重重的人，未免有些疑惑，随口答称：“萍水相逢，何须留怎姓氏，俺们各自走罢。”将手一拱，匆匆欲去。空空儿误道他不愿留名，颇类侠士行为，愈觉十分属意，也把双手一拱，道：“在下并无别意，因见足下英姿飒爽，气宇不凡，故欲动问大名，稍志敬仰。足下何须深讳，岂不是见外么？”燕子飞听言，把空空儿又仔细一看，料他并无恶意，始道：“在下姓燕，别字子飞，这里临安人氏。不知足下贵姓？”空空儿笑道：“山野之人，何足挂齿。有缘相聚，日后自知。但今日有一句言语，意欲请教，不知尊意若何？”燕子飞道：“有怎说话，你且讲来。”空空儿道：“在下家传拳棒，访友来此，方才见足下避让的时候手脚灵便，谅是惯家，欲思请至前面空旷地方领教一二，未知允否？”燕子飞听罢此言，只因空空儿生得比自己还要瘦小，望去好如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一般，料他济得甚事。因道：“听你之言，原来要想与我较量拳棒，这有何难？不过有句话儿须要说明在先，倘然失手，把你打死，你可不悔？”空空儿道：“若被打死，怎敢怨悔。惟足下倘然胜不得我，那时怎样？”燕子飞冷笑一声，随口答道：“我如胜不得你，拜你为师如何？”空空儿闻言大喜，说声：“君子一言，我们快去。”二人遂走出闹市，拣了一片平阳之地交起手来。

不到十数个回合，燕子飞已招架不住，暗想：“这个孩子，果然了得，不要把平日声名丧于此人之手。且不晓得这人是何来历，休要被暗算。”故此跳出圈子说声：“果然好拳。你敢与我到那边去再较一较，我才服你。”

仗着平生的纵跳功夫，向斜刺里拍的一跳，约有五丈多路，飞步要行。谁知空空儿不慌不忙，看他轻轻一跃，早已赶到前边。子飞大惊失色，想道：“此人本领真是胜己十倍，何不竟践前言，拜他为师，看他怎样。若是有意，再图逃走未迟。若使果无别意，得此名师传授，日后不但可横行江浙，并可走遍天涯。”主意一定，急将双膝向地下一跪，口称：“师尊在上，弟子不敢再行放肆，情愿拜从门下，不知师尊肯容纳否？”空空儿见了，哈哈一笑，双手挽起，说道：“话虽如此，你如真欲拜我为师，须得遵我三件大事，方可把绝技传你，且须择个日儿。”燕子飞道：“是那三件？”空空儿道：“第一件，学技之后，不许倚恃本领妄杀生灵。第二件，不许奸淫妇女。第三件，不许私报冤仇。如能一一谨依，当天盟个誓儿。我缀日不但把拳术授你，且有剑术相传。你须自问这三件事能下犯么？”燕子飞听得尚有剑术，愈知必是异人，因满口答应不迭，道：“弟子件件多能遵得，如有违犯，日后愿死乱剑之下。但求师尊允于何日传道，且在何处相会？”空空见他语言爽利，一时认做好人，不禁非常之喜，当下订了一个吉日，约在杏林桥燕子飞家中相会，并说明从太元境下凡收徒的一切情由。只喜得燕子飞出于望外，叩谢一番，方才别去。

到了那日，空空儿把青芙蓉剑令子飞设立香案拜过，然后传他各技。因燕子飞的本事比着文云龙尚高数倍，更觉容易进境。不消数日工夫，空空儿已悉数传他。子飞留心习学，竟有青出于蓝之势。一日，空空儿想起黄衫客、红线多在山东，不知怎样了，别了子飞，向山东进发，说是去去即来。谁知空空儿去的时候，正是黄衫客等在城武县动身之时，两边未曾会晤。空空儿到得山左，尚道黄衫等未去，因在省中打听下落，一时不及回来。那燕子飞自从师尊去后，渐渐的故技复萌，想起当日薛飞霞一事，可惜一个绝色女子，死于露筋祠中，甚是懊恼。偶然与一个同道的好友乌天霸言及此事，天霸说：“燕乙哥，你好久在家学艺，没有出来，怪不得外间的事一些不知。你说的那薛飞霞，似乎未死，近来我有个朋友打从城武回来，说起城武县知县甄卫自缢死了，因为有二男一女两个刺客盗去印信而起。那女子的名儿就是这薛飞霞三字，看来乙哥那日走了之后，这飞霞被人救去也未可知。”燕子飞闻言，呆了半晌。只因飞霞平日子无缚鸡之力，如何能做得刺客，不甚相信。乌天霸道：“这又何难。小弟近日正想到山东去做些买卖，乙哥何不同往走走，访他一个着实下落，岂不甚好。”子飞道：“去去不妨，但是二人同往，倘然到了山东，我的师尊也在那边，你干的事被他见了，有些不便。不如你请先行，我缓几天就到便是。”天霸欣然允诺。

当下二人约定日期，大家起身。那天霸到了城武，访不出飞霞踪迹，住了几日，做了几桩不明白的案儿，尚不见子飞到来，深怕此刻的县官严紧，不要案发起来，不当稳便，故此离了城武，要想回转临安。不料在刘公岛遇见云龙夫妇。闹出事来，竟被云龙打死。那时，与燕子飞没有见面。后来云龙夫妇弃尸涧中，子飞尚还未到。

也是事有凑巧，这尸首弃在涧内之后，燕子飞才从此处经过，看见涧内有一死尸，偶然向他一瞧，分明是乌天霸，不知被何人所害，吃了一惊。下得水去，心想背他上山。无奈此涧甚深，背着死尸不能上去，故此把他抛到岸旁，自己跳上山坡，想觅些山凹内产的藤蔓，把尸系住，拽他上来。不防虬髯公等来了，见那水面无风自动，很是疑心，四下张看。那时子飞正在觅取藤枝，未曾瞧见，及至拉了许多的藤，将近走到涧边，听见有人说话，把



藤撇撇在一旁，跳至一株柳树上边往下细看。见虬髯公立于水面之上，在那里把化骨丹化尸。顷刻之间，这尸连骨多成血水化在涧中。他虽是个杀人如草的人，看见了也觉寒起心来，在树上边颤抖不已。不料被虬髯公上岸瞧破，明知不能再躲，大着胆跳下树来，恰好走过飞霞身畔，匆匆向他一看。这面目尚未看清，飞霞拔剑要砍，不敢停留，如飞而去。谁知虬髯公竟在后追来，虬髯之后，隐隐尚有一道剑光，风驰而至，暗想：“这两人必定多是剑侠，我如仗着纵跳工夫，怎能敌得他们神速。幸亏师尊也曾教过剑遁法儿，不过没有用过，未知灵与不灵。今日何妨试他一试。”想罢，急掣仙剑在手，临风一晃，口念剑诀，两足一登，果然起在空中，飘飘荡荡而去。

后边虬髯、隐娘本已将次赶上，忽然一道青光，这人冲天而去。二仙暗忖：“这是那一家同道，在此戏弄神通。却不与我们见面。”心下愈觉疑惑，奈又追了多时，这剑光去得恰与自己一般的快，追他不上。看看日色已西，也不知走有多少路程。虬髯心生一计，半空中把剑光敛住，暂且不迫，看他怎样。隐娘见了，心下会意，也把剑光一敛，停在空中。那燕子飞又行了一程，见后面没有人了。方才慢慢的收住仙剑落下地来，心中兀自惊跳不已。虬髯、隐娘看得亲切，又把仙剑催动，照着那剑光下坠之处，也慢腾腾落将下来，恰在子飞背后约远十丈多路。子飞如何觉得，定一定神，找大路向前行去。虬髯、隐娘远远的看他行动举止，并不认识，但那行路时脚步歪斜，决定不是一个好人。隐娘忽然想起救飞霞的时候，路上曾遇一人，这行路一般无二。后与飞霞言及，说他就是燕子飞从祠内出来，看来此人有五六分相像。这样奸淫造孽之徒，正要寻他，岂可当面错过，忙与虬髯公说知。虬髯公道：“我也疑心这人，但不知他从那里学了剑术，岂不把我教败坏。如今天已晚了，云龙、飞霞谅已下山，我们且暗暗的尾随着他，看他做怎么事，便知分晓。”隐娘点头称是。少停，见他向人问了一个信儿，转弯向一村中而去。

这村四面皆是柳树，绿沉沉的，颇有些天然画景。村里边百数十家居民，倒是个世外桃源，异常幽雅。这时候天已晚了，子飞腹中饥饿，寻了一所两开间门面不大不小的酒楼，进内夜膳。虬髯、隐娘跟了进来，见他坐在右边那间屋内，遂在左边远远的觅了一个座儿，用些酒果。此时隐娘把子飞仔细一看，已猜透有八九分是姓燕的了。子飞却因酒楼对面乃是一所高大楼房，合村内的房屋算他最是气概，一头吃酒，一眼看着那厢，所以并不在意。直至吃完酒饭，又往楼窗边细细瞧看了一回，方才下楼，会钞而去。虬髯、隐娘也多把酒资付过，先后下楼。

出了店门，聂隐娘低低的道：“我看此人相貌行为，一定是燕子飞无疑的了。但他方才吃酒的时候，目不转睛的看着对门，只怕今夜难保不出些事来。你我安能坐视不救？”虬髯公也低低的说道：“道姑说得不差。此刻我们不必暗暗随他，由他自去。且待人静之后，俺从那一家的门前屋上而进，道姑请在门首哨探，助俺拿这恶贼何如？”隐娘道：“道长吩咐，自当从命。但来在此处，不知是何地界？这所高大房廊的那一家主人是谁，平日为人若何？此时路上尚有行人，何不问了明白。”虬髯点头道：“既然如此。看前边那扇朱门，隐隐是所小庙。道姑请至那里暂坐，待俺问来。”隐娘回称：“使得。”自寻那小庙先去。虬髯公找个老年的人，只说：“自己贪赶路途，错过宿店，动问此处是何村庄，风俗若何？那所大户人家的对面有所酒楼，可能安寓客商？”那人答道：“这里乃是临安绍兴府山阴县地界。这村名柳

叶村，风俗甚好。那大户姓柳，名青，本来是个礼部员外郎。因恨奸臣当道，退归林下，为人乐善好施。对门那所酒楼，乃是村中所开，每晚戌刻闭门，并不招留商客。异乡人路过此地，倘欲借宿，只有前边那扇红门内的一个土地祠中，方可歇足，此外并无别处。”虬髯说声：“有劳指引。”回身走至土地祠，与住寺老道告知借宿来意，寻见隐娘，将情节说明，多道：“今日追赶这厮，不知不觉竟又来到临安地面，走得好快。看来这厮剑术甚精，今日拿他倒要提防一二。”因此各甚留心。

到了天将三鼓，二仙侠从庭心一跃，跳上屋檐，不多几步，已到柳家门首。隐娘手携仙剑，伏在大门外滴水檐前。虬髯公飞身进内，听一听屋底下声息全无，疑心此人尚未到来。忽闻后进屋年有只金铃小犬，吠了两声，以后就不吠了。虬髯急忙将身一跃，来到后楼，看东首一间屋内，灯光半明。那纱窗上映出一个人影，明明在那里走动。虬髯暗喝一声：“不好！”奔至屋上，轻轻的揭去了四五张瓦片，往下一望，但见一绝色女子，睡在床上。床前一个男子揭起罗帐，手执灯火，在那里满床照看。这女子高喊：“是怎么人！大胆到此。”那男子也不回言，在身旁取出一方汗巾，向女子口中一送，掩住了他的叫喊，一手放下灯火，一手想要揭被用强。虬髯公看这男子，正是日间追赶的那厮，不由不心头火发，在屋面上大喝一声：“谁敢无礼！”两足往下一顿，但听豁喇一声，顿断了三四根椽木，跳下地来。燕子飞未曾防备，吃了一惊，灯光下见下来的不是别个，正是在刘公岛脚踏水面化尸之人。心下一慌，要想往楼下跳时，只因自己进来的时候，乃用白龙挂在屋上下来，未曾开得窗子，如何跳得下去。没奈何，硬着头皮回喝一声：“你是何人，敢与我燕子飞作对，吃我一剑。”说罢，举起青芙蓉剑向虬髯劈面便砍。虬髯听他自己说出燕子飞名字，方知隐娘果然认得不错。说声：“原来你正是燕贼，在城武县做得好事，正要拿你。”举剑相还。床中那个女子见屋上又下来了一个蜷须老者，与那人各出兵器杀做一堆，吓得浑身抖战，香汗直流，急向口中自把汗巾掏出，大喊：“快快救人！”这两只小脚在床上边登登震动，恍如擂鼓一般，惊醒了隔房中柳青老夫妇与上下众人，齐喊一声：“为怎么事？”七跌八跳，跑进四五个人来。柳员外夫妇挺身在前，听得房中有刀剑叮当之声，猛抬头往内一瞧，见有一个老者与一个身材瘦矮之人在那里拼命厮杀，不知为了何事。柳安人吓得倒退数步，口不能言，还是员外有些主意，料着这两人之中必有一个歹人在内，吩咐家丁们：“快快鸣锣，央告众多邻共拿强盗。”家丁答应一声，一霎时鸣起锣来，惊动得合村的人喧拿一片。燕子飞恐人多了，万难脱身，情急计生，慌忙卖个破绽，抢到虬髯公下来的地方，把芙蓉剑一摆，身体往上一跳，竟被跳上屋面，如飞逃去。虬髯公怎肯放过，也驾剑光追来。聂隐娘守在大门，见屋后忽起一道青光，必是燕子飞逃了出来，不打从屋面经过，往斜刺里狂奔，也纵剑光紧紧追来。

行有半里之遥，来到一座高山。这山名松针岭，甚是险峻。虬髯公追得火发，暗想：“似此苦苦奔驰，赶到何方才能赶上，不如竟用飞剑斩了，与民除害，岂不大妙。”主意一定，将剑诀一收，落下山峰，即把手中的那一柄屠龙宝剑临风一掷，祭起空中，向燕子飞脑后劈来。正是：

踏破铁鞋容易躲，祭来宝剑恐难逃。

要知燕子飞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剑击剑棋逢敌手 好杀奸血溅僧头

话说虬髯公与聂隐娘各驾剑光，从柳叶村追赶燕子飞，来到松针岭上，虬髯性起，祭屠龙剑要斩子飞，替万民除害。这屠龙剑乃仙家至宝，与黄衫客斩秦应龙祭的飞龙剑一般利害。不过飞龙剑是双把，这屠龙剑乃是单把。虬髯公祭起空中，但见一道剑光，比雪还亮，直奔子飞脑后落将下去。子飞驾着剑遁在半空中行得甚是迅速，忽觉耳旁边呼的一声，突有一股冷气直冲过来，心下大惊。急忙回头一看，见是一把飞剑，锐不可当，相离只有二尺多远，吓得魂不附体，喊声：“我命休矣。”明知欲避不及，忙把自己手中的青芙蓉剑尽着平生之力向后一抵。那屠龙剑刚刚飞到，击个正着，但听得当的一声，震得四山多应。虬髯公大吃一惊，燕子飞却因剑光晃动，在半空中站不住，身躯往下一沉，跌落地去。只跌得地转天旋，手足无措。

谁知这屠龙剑好如生着眼睛，见子飞跌下山头，他也紧紧的往下一逼，寒光凛凛，仍从脑后劈来。子飞喊声：“啊呀！”看身旁有株合抱不来的大树，绿荫匝地，碧翳参天。他就身子在地上一伏，骨碌碌滚至树边，想要躲他一躲。脚跟还没有立定，但听得震天价一声响亮，这株树已截为两段，倒将下来。亏得子飞眼快，起个惊蛇入草之势，向斜刺里一钻，钻了开去，否则，几乎压在树下。

聂隐娘星光之下见屠龙剑把大树截断，依然斩不得子飞，芳心大怒，把手中的穿虹剑也向子飞劈面祭去，恍如一道长虹。子飞一眼瞥见，暗想：“一把剑尚难抵敌，怎禁得再添一把，看来今夜必定有些不妙。”无可奈何，惟有仗着芙蓉剑的利害，或可保全性命。急忙定一定神，看穿虹剑来得切近，举剑向他尽力一迎，且喜竟又磕了开去。正想乘势飞逃，岂知脑后的屠龙剑又直刺过来，子飞因又回转身掣剑抵御。一霎时，三把仙剑叮叮当当，在山顶上击个不住。只因这青芙蓉剑在五花剑中最是锋利，燕子飞的手脚又甚活泼，所以屠龙、穿虹二剑，竟难取胜。约有半个时辰，燕子飞虽抵敌得气喘吁吁，浑身是汗，却仍脚步不乱，心下不慌。虬髯、隐娘大为诧异。

其时已是五更转过，天色渐明。这松针岭本来不是荒山，只要天光一亮，就有行人来往。远远听山脚下有脚步声音，乃是十数个卖菜乡人，挑着菜担，打从此处经过，要到山阴县去赶做早市。子飞见了，情急计生，急把芙蓉剑使个五花盖顶之势，护住了上二路，那身子往下一蹲，两只脚往山下一跳，名为飞虎离山，足足跳有十丈高低，落在众乡人的面前，大喊一声：“救命！”众乡人见山上落下一个人来，各人吓了一跳，一个个停下菜担，忙问：“为了怎么事情？”子飞答道：“在下是临安人，昨日来此探亲，贪赶路途，不料在这山上遇见一男一女两个强盗，抢去我的包裹行囊，尚要伤我性命。幸我幼时也曾从师学过武艺，与他在山顶上杀了多时，未曾被害。且喜众位到此，那两个强盗方才住手，我就乘势逃下山来，尚望众位见怜，帮我前去拿盗，好与地方除害，并索还我的包裹行囊。”众乡人闻言，大惊道：“这里松针岭向来并无歹人，那里来的强盗，现在何方？快与我等说知，一同前去送官。”燕子飞将手向山上一指，道：“在山顶上站着的一个老头儿、一个女子，这不是么？”众人抬头一望，晓色朦胧中果见有男女二人站在山峰上面，手中且有雪亮的两口宝剑，照得山下冷气森森，齐喝一声：“果然有盗，我等快快拿人。”一齐拥上山来。

虬髯、隐娘见燕子飞跳下山去，本来仍要飞剑斩他。因见山下人多，天

光尚未大明，望下去不甚清楚，恐怕误伤旁人，故把仙剑一收，立在山峰之上，要想追下山来，再作区处。不提防众乡人被燕子飞所愚，一哄上山。隐娘尚待分辨几句，虬髯公见若辈皆是粗人，说也无益，任他们走近身旁，始高声喝道：“列位不必动手。我两人算是强盗，你们要拿去见官，任凭你们。但这矮小子也不是个好人，必须你们把他也捆住了，我二人就情愿听列位怎样。否则，休来管这闲事。”众乡人笑道：“他的行李衣包多被你二人劫了，还说他不是好人，真是岂有此理。休得多言，快快随我们见县太爷去。”口说着话，一个个摩拳擦掌要想拿人。虬髯公见这班人甚是懵懂，哈哈笑道：“你们不信老夫的话，今日不把这人拿住，日后管教你一县不安。这也是死生有命，姑且容他再活几时，我两人暂时去也。”说罢，把剑一晃，已去得无影无踪。隐娘见虬髯已去，也架剑遁起在空中，说声：“我把你这班不晓事的乡人，留下祸根，管教你们受累不浅。”道言未了，人已不知去向。众乡人见所未见，只吓得目瞪口呆，多说：“原来不是强盗，乃是真仙。”纷纷跪地磕头。

燕子飞见众人多在向空礼拜，暗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轻轻的也把仙剑一摇，架起剑光向东而去。众乡人叩头已毕，正要寻他说话之时，谁知也不见了。大家又是一呆，在四山里搜了一回，搜不出来。又说：“这一个谅来是个妖怪，不知犯了怎么天条，所以仙人定要杀他，却被我们无端放走，真正是这妖怪的造化。”你也一言，我也一句，不伦不类的议论多时。直至日上三竿，方才过山赶集而去。我且不提。

再说燕子飞侥幸得脱虎口，离了松针岭向东而行。约有二里多路，腹中饥饿，身体也觉疲软异常，须得寻所宿店，吃些点膳养息养息精神方好。遂把剑光收住，落下尘埃，问一问路上行人：“此处是怎么所在？”原来是山阴县北门外大街。这街名叫做三岔道，共有三条岔路。往南是山阴县的北门，相离约有五里之遥。往东有座高山，名九折岩，十分险恶，离此只有三里多路。往西就是方才来的那松针岭，独有往南是一条大河，并无去路。燕子飞找了一所安寓客商的饭铺，问店主人要些早饭吃了，推说行路辛苦，身子有些不好，闭上房门，倒头便睡。

直到天将傍晚，方始起身，呆呆的坐在房中，想起昨夜之事，真是好险：“那老头儿与一女子不知究是何人，薛飞霞如何未死，看他举动似乎学得一身武艺，故此打他身旁经过，他敢仗剑来砍，这剑且甚锋利。那与飞霞同立一处的年少之人，不知是否即文云龙，看他腰悬宝剑，必定也是一个惯家。”又想到：“乌天霸死得凄惨，不知究丧何人之手，真是令人难解，未知何日方能替他报得此仇。”思来想去了一回，听店小二来叩门，同道：“客人睡醒了没有，身体可好，午饭未曾用过，可要用些晚饭？”子飞开了房门，答称：“略略好些，你拿夜饭来罢。”店小二答应自去。少顷，端上酒饭，又点了一双灯儿，服侍子飞吃过，收拾杯盘，嘱声：“火烛小心，熄灯而睡。”子飞回说：“晓得。”依旧拴上了门，将灯吹灭，要想上床再睡。无奈白天里已睡足了，覆去翻来，不能成寐。听街上边人声渐寂，已是戌未亥初时候。子飞再睡不住，起身走至窗前，暗想：“昨夜在柳叶村采花未成，连金银也没有取过一锭，何不趁此夜静无人，出外走走，顺便取些财物回来，有何不可。”主意一定，取了芙蓉剑，轻轻把窗子开了，跳上屋檐，将脚尖钩住檐头，扭转身躯，仍把窗子闭好，方才洒开大步，拣着房廊稠密的地方走去。

谁知走了二三百间门面，多是些小本经纪的店家，并无一所绝大行号，

绝大富户，暗想：“这条街上如何这般贫苦，反不及那柳叶村中。”因一步懒似一步的走了回来。若说这三岔道既是一条往来大路，那得并无大户巨商。只因子飞初到此间，不谙路径。出了店房往南而行，南边是一条大河，并无去路，自然比不得东西北三面热闹。后从南首折回，信着脚步往北行去，渐见街面房屋有些象样起来。又走了二百多家门面，见有一所两间店面的花米行儿，一共是两进房屋。看来前边是店，后面乃是住宅。子飞遂立定了脚四下一瞧，正想下手。忽听得东壁厢扑的一声，一眼望去，见隐隐跳上一个人来，疑心是隔夜那个蜷须老者，心上一惊，急忙拔剑在手，将身一晃，跳将过去看个仔细。

那知却是一个和尚，身躯肥胖，年约二十有余。身旁一件元色稠密门钮扣的小袖僧衣，头上边戴一顶元布僧帽，足下薄底僧鞋，腰间插着一口戒刀，手中拿着一个小小包儿，包的象是衣服，在屋面上轻轻一跳，跳下地去。子飞暗暗喝声：“诧异。”跟着他也跳下屋来。只因声息全无，和尚未曾觉得。看他兴匆匆走至侧首一间卧房，轻起指头在门上弹了两响，里边走出一个绝色妇人。年在二十以内，散披着一件半旧不新的天蓝小袄，下身裙也不束，只穿一条淡红裤儿，足上穿的乃是睡鞋，行动时寂无声响。见了和尚，眉花眼笑，手挽手儿一同进房。子飞才知道这孽僧与那妇人乃是预先约会着的：“但这妇人年纪尚轻，不知家中还有何人，如何这般大胆，何不把那孽僧惊走，下去采花。虽比不得薛飞霞美貌无双，却与昨夜柳叶村的女子倒也不相上下。”想罢，把手在房门上一拍，低低喊声：“捉奸。”里边那个和尚，本来尚还未睡，听得外面有声，急掣戒刀在手，一个箭步抢出房来。那女子也不知是怎么人在外呼喊，只吓得软做一堆，任着和尚出去。

子飞见房门开动，急把身子一偏，意欲让他逃走，不提防这和和尚甚是眼快，跳出房来，手起刀落，向着子飞肩上就是一刀。子飞忽往斜刺里一躲，砍了个空，身子往前一磕。子飞抽这空儿，拍的往着房内跳去。和尚见了，收回戒刀，翻身又追进房来。那妇人见进房的是个面生之人，并不是家中男子，又见手持兵器，不知为了何事，战兢兢的喊声：“是谁？”燕子飞抢行一步，走近身旁，急伸左手把他的口掩住。一面看那和尚奔回房中，走得切近，右手起剑，对着顶门一晃，寒光逼人，竟把和尚的眼睛耀得睁不开来，想举戒刀刺时，已被子飞兜头一剑，把一颗又光又大的头颅劈成两片，鲜血横飞，死于地下。子飞恐他倒地有声，忽把剑尖挑起尸身，轻轻向外一脚，踢出庭心之内，那庭中满地是草，软绵绵的毫无声响。最奇的是那把戒刀尚在手中，未曾坠下，可见仙剑杀人之利。

子飞既把和尚劈死，那妇人只吓得身躯乱抖，跪在尘埃连呼：“饶命。”子飞收了宝剑，把手一招，附耳说声：“不要声张，我且问你，这个孽僧叫怎名字？在那所寺中挂单？与人往来已有几时？你家姓甚？还有何人？”那妇人答道：“此僧名唤性空，在近处铁佛寺出家，自幼精通拳棒，自称为生铁佛，在此往来未满月，乃由烧香而起。我家姓贾，母族刁氏，丈夫名仁，家中尚有正室，并无儿女，开设花米行为生。此是句句真言。好汉饶了我的命罢。”子飞道：“原来这样。若要饶你，却也不难，只要依我一事。”刁氏道：“依你怎事？”子飞涎着脸道：“这事何消说得。如今没头发的死了，有俺有头发的在此，依旧瞒着你的丈夫，每夜长来长往，你的意下如何？”那刁氏本来是一个人尽可夫杨花水性的人，自从嫁了贾仁，虽然有吃有穿，因他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并且不时住在大妇房中，心上甚是不乐，背地里不

知偷过多少汉子。今见燕子飞这般说话，灯光下把他仔细一瞧，虽然生得身材瘦小，喜的是年纪尚轻，因半推半就的答道：“话虽如此，但你今夜把性空杀死，满房鲜血，尸身又抛在庭中，明日被丈夫及家下人见了，如何是好？须得想个法儿把他尸首收拾起了，方可任凭于你。”燕子飞见他答应，心下大喜，低声答：“这又何难。你将房中血迹揩抹，待俺把那尸首背他出去，抛弃荒郊，这就完了。只要你有心向我，万事你休害怕。”说罢，把灯光剔亮，先令刁氏寻些破布，觅些水来冲抹血痕。自己跳至庭中，把性空的尸身背在背上，戒刀撇在一旁，说声：“我去去就来。”两足一登，跳上屋檐，如飞出外。

刁氏果然息心静气把满地的鲜血抹净，细想：“此人是谁，竟有这般本领？生铁佛何等强壮，何等英雄，不料死在他手，再来时必须问他一个名姓。”但见房门一动，子飞早已回来。”刁氏先问：“弃尸何处？怎的去得甚快？”子飞道：“弃在西首二三里路远近的一座荒山之中。这山七曲八曲，很是难走。谅来必是人迹不到之处，但放宽心，将来保你决无意外。”刁氏道：“如此还好。但我听你口音，很象临安人的说话。不知姓甚名谁，现居何处？”子飞道：“我正是临安人氏。临安离此不甚多远，燕子飞的名儿那个不知。”刁氏听罢，大惊道：“闻得临安有个飞贼叫燕子飞，就是你么？”子飞因他破口说出“飞贼”二字，心上有些不快，恶狠狠的答道：“是便怎样？”刁氏被他一逼，一时说不出话。子飞疑心其中有故，急忙拔剑在手，连声的道：“你快些说，是燕子飞你便怎样？”刁氏见这般光景，更吓得一句话也没有，但把双手乱摇，叫他收了剑儿，有话再讲。子飞却误认做事不谐了，又见他两只雪白的手上戴着一副焦黄的金钏，一霎时，竟把那贪花好色的兴头，化了个杀人劫物的恶念，将剑往下一落。正是：

攀花未试登徒手，见物偏萌盗跖心。

毕竟不知一剑落下，刁氏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柳员外击鼓鸣冤 方知县悬金缉犯

话说刁氏听燕子飞说出姓名，因此人的名气大了，临安十一府一州七十五县远近人民，谁人不知道是个积年剧贼，各处官府多奈何他不得。况且性情凶恶，动不动便要杀人。若使与他勾搭上了，大是可怕。心上一慌，面色转变，口中不因不由的说出飞贼两字，恼了子飞，举起宝剑问他：“果然是我，你便怎样？”刁氏被他一逼，更一句话也说不出。但举双手乱摇，叫他不要这样，子飞认做好事不谐，又见他手上戴着一副金钏，转了个见财起意的念头。那剑往下一落，两只粉嫩的纤手顿时剁下地来，刁氏晕倒床前。子飞又向颈上一剑，结果了性命，可怜喊也没有喊得一声。子飞遂在地上拾起金钏，揣在怀中，回头见妆台上有一只镜箱，打开一看尚有些零星首饰，却多不甚值钱，不去取他。想要搜刮现银，岂知贾仁多放在大妇房中，因此一锭不见。听一听街面上已敲五鼓，天色将明，不敢耽延，大踏步走出房中，跳上屋檐，仍从原路回去，真是神鬼不知。

且说那贾仁夫妇一早起身，听刁氏房中绝无声息。贾仁的妇人尤氏便向丈夫发话道：“天不早了，我们做买贾的人家，睡到日高三丈尚未离床，象个怎么样儿。你娶他进门的时候，原望着生男育女，将来养老送终。如今男女无出，与我一般，却每日里涂脂抹粉得花枝般的，你又替他打金钏，兑簪环，巴结着他。我想我们生意人家本也不配，现在愈看愈不是了，今日烧香，明朝拜佛，说是为着求子。我冷眼里见他，每到烧香的日子，却是很欢喜的。只怕将来有怎不端的事情，你莫要老糊涂了，也须说说他才是。”咕咯唠叨，讲个不了。贾仁忍耐不住，隔着房叫了几声，不见答应。跑过房来，只见房门已开，门口流出许多血水，心下大惊。进房看时，见刁氏死在床前血泊之中，两手已被剁断，颈间血肉模糊，不可逼视，大喊一声：“杀死人了，这还了得！”尤氏听见，急忙三脚两步抢进房来。见了这般光景，吓得浑身乱抖，大喊：“这……这是怎么人杀……杀死的？为……为何昨夜并……并……并无声响，好……好不奇怪。”夫妇二人没了主意。

贾仁定了定神，检点检点可曾失去东西，却只有刁氏手上的金钏一双并无影响，其余衣饰，虽曾翻动，并未缺少。又在床横边检得一个元青包裹，打开看时，乃是一套僧衣僧帽，并在庭心中拾得一把戒刀。这戒刀因刀柄上不镌名字，看不出是谁人之物。这套僧衣僧帽既长又大，当初尤氏曾与刁氏同至铁佛寺烧过几次愿香，见寺中当家僧性空躯体魁梧，恰有这般长大。尤氏遂一口咬定：性空一定是与刁氏有了苟且之事，性空又见财起意，下此毒手。只因走得匆忙，故把包裹、戒刀二物遗下。贾仁尚是半信半疑，怎禁得行中伙计人等多说：“性空虽然出家，本来有生铁佛的混名，练就浑身武艺，戒律甚是平常。大约竟是此人所为，何妨取了包裹、戒刀为凭，且向山阴县告他一状，待县官捉拿凶手，看是如何？”贾仁听他们言之有理，遂唤地方到来，打了一张报验的呈词，亲向县中投诉。

那山阴县知县姓方，名正，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氏，两榜出身，为人刚方正直，在山阴已经做了一任，本应升调。因上司与他作对，山阴县的百姓又感方公爱民如子，地方上德政甚多，故由绅士等屡次乞留，尚未卸任。这日正坐早堂问事，贾仁到县投呈。方正见是人命重案，向贾仁略诘数语，准

了报呈，谕令：“先回听候，验明尸身，缉拿凶手。”一面传谕刑房、仵作、书役人等，立刻打道尸场。

正要动身，忽听得头门上鼓声震响，值堂差役跪禀：“柳叶村致仕礼部员外郎柳青，遣家人柳升在堂口击鼓鸣冤。”方正大惊，暗想：“柳青是此地最善良、最守分的绅士，有怎么冤情遣人击鼓？”吩咐立传来人问话。堂差传谕出去，即领柳升上堂，跪在案前，口称：“大老爷在上，小的奉主人之命前来诉冤。有诉词呈递。”说毕，跪前一步，双手捧上呈词。方正接来一看，原来柳青家中前夜有一个身材矮小的飞贼，到他女儿柳絮才房中劫物图奸，不知如何有个紫面虬须的老人到来，与他在房厮杀。那身材矮小之人自称是燕子飞，老人不知名姓，曾说这姓燕的在城武县做得好事，后来杀做一团，上屋而去。金银财物虽然未失分毫，只苦柳絮才年方十七，受此一惊，顿成重病，今日身亡。故此求请缉凶，务获究办，为女伸冤，并为地方除害。”方正看罢，沉吟了半晌，想起：“燕子飞久闻是个临安的著名剧贼，积案甚多，临安府也曾几次移交各处，定要拿他，不图却在此地。但城武县中所做何事，令人不解。那紫面虬须的老者，又是何人，如何黑夜之间晓得他在柳府劫物图奸，与他作对？真是诧异，谅来其中必有缘故。且俟到三岔道验过贾刁氏的尸身，然后拜会柳青，细究情由，再作区处便是。”遂把呈词收起，传谕柳氏：“回去拜复你家主人，少停当来府中领教。”柳升叩了个头，答称“遵命”，下堂自去。

方正吩咐随人等打道先到三岔道验尸，堂下一声答应，提上大轿，取道尸场。地方跪接进门，备有公座伺候。方正坐下，喝问：“昨夜杀人，地方上的凶手何来？多是你们晚间失于巡察，藐视公事之故。”责打了四十大板，又传贾仁问话。贾仁照着投呈上的情节又细细供了一遍。方正道：“据你所供，与刁氏只隔一房，难道昨夜杀人一些儿没有响动？”贾仁道：“真正是声息全无，所以直到早起方晓。”方正吩咐起去，飭传尤氏到案，问他：“如何晓得包裹、戒刀乃铁佛寺僧性空之物？此事人命关天，不可妄指。”尤氏供：“小妇人夫妇因无儿女，故丈夫娶刁氏为妾，亦未生育。每月初一、十五许下的心愿，至铁佛寺烧香。小妇人曾与刁氏一同去过两次，寺中的住持僧性空身躯雄壮，衣包中这套衣帽正是他穿戴之物。小妇人曾亲眼见过，不敢妄供，但这戒刀不知来历。”方正道：“原来如此。本县到任至今，屡次示禁妇女入庙烧香，你们如何阳奉阴违，痴想媚佛求子。须知道子嗣勉强不来的事，就是要求，第一修修自己的心田，比着拜佛念经胜似十倍。深苦你们愚夫愚妇不明此理，如今竟因烧香求子闹出这样的案来，以后不可执迷不悟。”尤氏战兢兢的连称：“晓得。”叩了头，退了下去。方正又唤地保，传四邻及行伙问话，多说：“杀人之事，因在深夜，一概不知。”方正问：“贾仁夫妇平日为人若何？刁氏有无丑声？性空曾否见他来往？”答称：“贾仁夫妇平素待人，外貌尚好，不过居心向甚尖刻。刁氏有无外遇，不得而知。平时抹粉涂脂，甚喜修饰。性空于白日间募化斋米灯油，不时来往，晚间从未见过。”方正点了点头，吩咐起去，始谕仵作验尸。验得左右两手齐腕被刳，颈间有致命刀伤一道，长七寸三分，深三寸八分，自喉间勒下与后面颈皮粘连无几，的系利器所伤，其余别无伤痕。方正亲自细看一遍，传谕填明

---

刑房——掌理刑事案件的官署。

飭——命令。



尸格。又到房中房外踏勘一周，问贾仁：“可曾自己看过，前门后户有无被撬被挖痕迹？”贾仁回说：“并无踪迹。”方正吩咐差役上屋查看，有无碎瓦。又命取衣包、戒刀过来验看，见衣包中是一件秋香色僧袍，一顶元色绸的僧帽，一双淡黄布厚衣僧鞋，余无别物。那戒刀阔约三寸，长三尺余，刀上边绝无半点血痕。方正看了大疑，立命持向死尸的颈上比试，又象并非此刀所伤。因他并没这般锋利，心下更是惊疑不决。少顷，查看屋瓦的差人来报：“查得屋上虽有碎瓦数张，多半系旧时所损，新碎的只有三片，看不出往来足迹。”方正默然多时，命传贾仁到案，说：“本县已将尸首验明，当为刁氏伸冤，尔可备棺盛殓。但是比对伤痕，似非戒刀所杀，此中恐有别情，静候回衙后缉凶讯办。”谕毕，又命差役把衣包、戒刀带回入库。贾仁叩头称谢。

方正吩咐打道回衙，排过了堂，减去随从，至柳叶村拜会柳青，细问柳小姐是夜被惊至毙缘由。柳青仔细的述了一遍。方正又令干役上屋查看，一周有无形迹，旋据回禀：“并无一张碎瓦。惟卧室后屋上杀死金铃小犬一头，皮毛已腐。”方正就知道：那个贼人必定不是寻常鼠窃，疑心三岔道之案或者竟是一人所为，否则两处何以一般的门户不开。出此巨案，屋上边又多没有往来足迹，世上那有许多轻身来去的人。遂向柳青把方才验尸之事，略述一遍，竟说：“弟疑两桩案件或是一人所为。但那蜷须老者究因何事到此，贾家的僧衣、戒刀从何而来，必须缉到凶手，方能水落石出。”柳青点头称是。方正起身告辞，柳青送出门外方回。

方正归到衙中，闷闷不乐，立刻标了两道朱签，一道着干差黄义捉拿铁佛寺僧性空，立等讯问；一道差干捕花信，严限三日访拿剧贼燕子飞到案，不准迟延。黄义、花信当堂领签，分头自去。花信这件公事，因燕子飞并无住址，况且人闻他是一个飞檐走壁极有本领的剧贼，觉得很棘手，必须邀齐众捕役商量。那黄义促拿性空，这是刻不待缓的要案，不敢怠慢。顿时来到寺中，向客僧及小沙弥等说明“奉官差遣，立刻捉人”的话。众客僧说：“性空于昨日出门，至今未回。”黄义只道他们饰词，一再盘问，多说：“其实不在寺中，上差不妨请搜。”黄义无奈，拉了一个七八岁的小沙弥，到僻静之处，细细盘问他，道：“你家师父究竟往着那里去了，平日可每夜住在寺中，抑或不时出外？”那小沙弥不知利害，回说：“我家师父在寺中的时候甚少，白天出外化斋，夜间也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二更天后出外，必要五更天或竟天明方回。”黄义问：“出去的时候，可见他穿何衣服，回来时却又怎样？”小沙弥道：“白天出去，穿的长衣，晚上乃是短衣。回转时若然天色明了，必定也穿了长衣回来。”黄义道：“既然如此，我们衙门里有一套衣帽，不知是你师父的不是，你可认得清楚？”小沙弥道：“若是师父的东西，如何认他不出。”黄义含笑道：“好乖孩子，你可跟着我去认认，包定我们老爷很喜欢你，决不难为。”小沙弥道：“去去也好，我们就走。”黄义大喜，同到禅堂，向客僧们说知：“暂带小沙弥到县回话，去去就来。”众客僧不敢拦阻，任他带去。

黄义回县，缴了朱签，禀明：“性空不在，带得小沙弥到案请讯。”方正传谕：“免坐法堂，带他至签押房听候问话。”黄义答应，果把小沙弥带至签押房中，方正问了数句口供，果与黄义回禀的一样，命把僧衣、鞋帽、戒刀令认。小沙弥一口咬定：“正是师父之物，一点不错。”方正又问：“昨夜你家师父出去，你可知道？”小沙弥道：“昨夜是二更多天出去的，怎么

不知。”方正又问：“你的寺中可有妇女出入？”小沙弥道：“怎的没有？我师父多与他们认识，不过寺里头却从来未曾住过。要是那些妇女约我们师父前去，旁人一概不知。因我年纪尚小，并不瞒我。”方正道：“有个三岔道上开花米行的贾仁，他家有个妇女刁氏，你可知道与你师父往来？”小沙弥道：“这妇人不时到寺烧香，我也认得，是个瓜子脸儿，瘦长身材，两只眼睛笑迷迷的，一双小脚，年纪约在二十左右。他家还有一个中年妇人，闻说是贾仁的妻室。初时二个人一同到寺，那刁氏也很正经。后来每逢初一、十五，有时一个人来，渐与师父谈谈说说。记得从上月起，这妇人不来便罢，来时必到我师父禅房里去，大约是这时候勾搭上的。近来师父夜夜出去，或者竟是在他家中也未可知。”方正问毕，知道性空与刁氏奸情是真，刁氏之死必非性空所为，定是有人妒奸而起。性空或者亦被害，不知尸首藏在何方，此案须得细细察访。当下踌躇了一回，吩咐：“赏给小沙弥一吊大钱，与他买果子吃。”仍着黄义送他回去，传谕寺里头的僧人：“留心寻访性空下落，如有消息，速来报知。”并传花信至衙说：“三岔道贾刁氏的一案与柳叶村柳员外家一案，看来一人所为，必须把燕子飞拿来，方有头绪。谕着协同各捕，上紧严缉。”并着黄义赶访性空死活。一面出了一道赏格，张挂四门。“有能拿获燕子飞者，赏银三百两；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赏银一百五十两。拿获性空和尚者，赏银二百两；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赏银一百两。”顿时传扬出去，闹得山阴县中的人一个个谈论此事，当作新闻，那风声传入燕子飞的耳中。正是：

弥天闹下无穷案，背地防他有破时。

要知燕子飞得了这缉拿的信息，心中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三岔道上血案重重 九折岩前人头累累

话说燕子飞自从在三岔道贾仁的花米行中杀死贾刁氏，劫了金钏，深夜回至客店。若论他平时做事，既然闹出了这种血案，早早的远走高飞，焉肯逗留境内。只因他拜了空空儿为师，学得浑身剑术，自恃着世间少有，天下无双，即便地方官追究起来，却也奈何他不得。因此放大着胆，仍旧住在店中。白天只推有病，闭着房门尽睡。到了晚上，他就悄悄出来，干些奸淫造孽与那杀人劫物的案儿，店中那里得知。因为这三岔道的街道甚长，并且除了南路，其余乃是四通八达的所在。今夜往了东边，明夜又往西而去，今夜走的是大街，明夜又是小弄。觉得街上边的富户却也不少，妇女中有姿色的也见了不知其数，心上很是得意，暗说：“想不到小小一个山阴的城外，却有这许多殷实居民，绝色女子。虽然店房中有人说起县太爷出了赏格，可拿柳叶村采花的燕子飞与杀死贾刁氏的性空和尚，反暗笑性空是我姓燕的杀了，如何能得杀死刁氏。如今看他在那里拿人？可见做官的人，真是糊涂的很，绝不把案情详细想想，胡乱的悬赏拿人。若说那柳叶村的案儿，并没杀伤人口，也没盗取金银，如何要悬重赏拿我，却舍得这三百两赏银。况且莫说三百，就是出了三千，只怕除了杀死乌天霸的蜷须老者，也断断没怎能人敢来与我作对，我岂放在心上。官悬官的赏格，何妨我做我的事情。但他既肯出给赏银，我索性在这境内多做几桩事儿，看他奈何了我。只怕他的前程反要有些不妙，这一顶乌纱帽子上边要戴他不牢。”心中定了这个恶毒主见，就在意要在三岔道上多闹出几件案来。

一夜，来至东街一条延月巷中，见巷内有家富户，住的是三开间五进高房，他就进内盗银。这富户姓金，名满，是个一钱如命的人，半夜三更还在那里一手揭着帐簿，一手握着算盘，不知他算些怎么帐目。燕子飞站在屋上，候他约有一个更次，那算盘还咕咯咕咯的打个不了。子飞等得性起，把两足抱住檐头，起个金钩倒挂之势，将身体荡至檐前，睁眼往里边一看。见金满坐的台子旁边有只大箱，箱内藏着许多银子，也有是整块的，也有是零碎的，也有是封着的，也有是散放着的。金满算一回帐，把散放的银子包成整封，藏在一边。子飞见了，心想：“此人不知作何生理，却有如许金银，留心看他台上帐目。每结一帐，必有一个手折，却原来是把着银子借给人家，收取重利积下来的。”看了一回，见抽斗中尚有无数折子未算，有些不耐烦了。腰间抽出剑来，拍的一声，把窗子劈开，飞身跳将进去，喝声：“如此算帐你辛苦了。俺燕子飞路过此间，要与你借几十两银子，你可答应？”这金满听窗上一声响亮，忽然飞进一个人来，与他讲话借银，只吓得魂不附体，大喊：“好个不怕死的强盗，你敢深夜到此抢劫我的银子。家丁们在那里，快快与我拿人！”一头说话，一头起手战兢兢的关那银箱。燕子飞听他叫骂，冷笑一声，手起剑落，竟把金满杀死于地，即在箱中拣了六个顶大银包，每包约有百两左右，再多觉得沉重，不便拿了，始不慌不忙飞身上屋而去。

及至金满的家属与家丁等听得声喊奔进来时，因金满这间藏放银子的房屋平时妻子等也不许轻易进来，众家丁故此只在房外叫喊，金满的妻房黄氏独自首先进房，见丈夫已经杀死，大声哭喊起来。众家丁始纷纷入内，闹做一团。因杀人的凶手隐隐先曾听他自报姓名，好象底下有个“飞”字，上面的两个字听不清楚，故此收拾尸身，等到天色黎明，投具报验。这凶手就说只晓得一个飞字，求县缉拿。方正见状同，验过尸身，分明与贾刁氏被杀伤

痕一般无二，愈信贾刁氏与柳叶村的两案必系燕子飞一人所为。因花信缉捕不力，回衙传他上堂申斥了一番：“姑念平时办公尚勤，暂免比责。勒限明日务将凶徒拿获，违干革办，决不再宽。”花信叩头答道：“奉大老爷之命，捉拿剧贼燕子飞与铁佛寺性空和尚，小的连日同差伙们到处访拿，怎奈毫无下落。今既又出巨案，自当格外留心。但明日决难即获，还求开恩展限数天。”方正诱掖他道：“本县也知道此案很是难办，但你既充捕役，说不得要辛苦些儿，只要拿到重犯，自然从重有赏，况你是本县中有名的干捕，若然此案不能即破，岂不把你往日声名付之一旦，你也何颜再在本县当差。并不是本县今日不许展限，只因此贼迟获一日，怕的是地方上血案愈出愈多，那里更还了得。你须上紧缉拿，方不负了你的英名，又可替本县分忧。你要再思再想。”花信始诺诺连声，站起身来，下堂欲去。

忽然堂口来了许多喊冤的人，方正吩咐：“暂起一旁，且慢下去。”一面令值堂差役把喊冤人带来问话。原来共有三起的案。第一起是三岔道东街卧虹桥口居民许问渠家有个女儿，年方二八，小字采香，昨夜四更以后被人强奸致毙。临行盗去钗环首饰，约值百金。第二起是三岔道西街，有一家珠宝店儿，店主人姓贾，名珍，仍是贾仁的自族。前夜三更时，忽有飞贼越墙而进，盗去珍珠二十颗，东珠二大粒，玉搔头十支，珠凤一对。店伙觉察，睡梦中起身捉拿，被贼砍落右臂一只，延至今日午时身死。第三起是三岔道北街金有光首饰铺中，昨夜天明时被盗赤金五十余两，金钗十二支，金耳环八双，杀死学徒一名，人头不见。一个个叩请缉凶伸冤。方正问罢，暗想：“好一个大胆的燕子飞，连夜闹出这许多血案，地方上的百姓何辜遭尔毒手，岂可一刻容他？”传谕各人：“暂且回去，预备尸场，听候验尸核夺。”并谕刑件、书役人等，立刻随赴三岔道相验。花信也跟着同去。

验毕回衙，又传花信至案，一再的嘱咐道：“本县不日待你众差捕不薄。俗谚说得好：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命你拿燕子飞，何等上紧，怎么毫无影响，地方反又连一接二的闹出如许案来。方才验尸的时候，你也亲眼见的，男的肢体不全，人头无着，女的血污狼藉，惨不忍睹。本县为民父母，理应与百姓除暴安民，似此血案重重，何以忝居民上。你在县中办公多年，本县因你诸事老成，另眼待你。如今此案若再迟迟不破，必定又生别的重要案出来。那时愈闹愈多，如何是好？你须想个法儿，严缉才是。休因那厮杀人劫物，一定本领高强，存了个畏法之心，不去赶紧讨拿，拼着明日堂回，责打几百板子，革去卯名，这却断断不可。”花信跪禀道：“小人受大老爷厚恩，怎敢遇事畏怯。但那燕子飞来去无踪，实难下手。今夜容小人回去之后，多派伙捕四处缉拿，但恐此贼动辄行凶，即使访到踪迹，必定不服拘拿，少不得动手格斗。倘或失手，求大老爷须许小人格杀勿论，方可拼着微命擒来。倘是小人被恶贼所伤，大老爷必须赐口棺木盛殓，小人九泉之下也是感恩。”方正不悦道：“燕子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只要是真赃实犯，尽可格杀勿论。那时本县出详，非但不来罪你，并且还有重赏。但你自己何得出此不利之言，快快去罢。”花信也自知一时失口，急称：“小人遵命。”叩了个头，告退下堂，来到衙前，邀齐众捎伙到家议事。

众捕伙早知道为捉拿燕子飞与性空和尚一案，因花信平素待弟兄们甚好，故此一个个多肯出力，顿时来到他家。花信有个女儿，名唤珊珊，年二

十岁，貌颇姣好，不过自幼儿丧了母亲，两足从未缠过。平日花信教导他些拳棒，珊珊留心习学，及至长成，却也很是了得。又练就五把飞刀，能于百步之外飞斩鸟兽，百发百中，花信很喜欢他。只因膝下无儿，妻死之后，家道又贫，未曾续娶，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本要招赘一个女婿，以备将来养老送终，只因出身微贱了些，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耽搁到今，尚未适人。珊珊待父甚孝，每愿奉父天年，这婚事却一些也不放在心上，只要父亲每日里无甚要案，他就快活非凡。若然有怎棘手的案情，他竟居然能助一臂之力，帮着老父出去缉凶，也曾拿到几名江洋大盗，所以山阴县中很有个“女中杰”的声名。自从柳叶村与三岔道出了燕子飞、性空的重案，深叹父亲年迈，私下曾经出外替他侦访消息，怎奈一连数日，头绪毫无。这日看见父亲垂头丧气，邀着衙前办公的伯伯、叔叔们来家共议此事。他也出来，向众捕伙叩见过了，开口说：“爹爹与众位伯父、叔父在上，奴有一言告禀。奴想燕子飞与性空一案，性空失落戒刀，丢掉包裹，这人死活存亡看来甚难预料。如今只要把燕子飞拿来，谅来性空也有下落。虽然那姓燕的来去无踪，很难察访，但他每夜所犯的案多在三岔道一条街上，想来此人窝顿的地方必定就在这街无疑。白天访不出他，深夜他一定出来。除了南面是河，谅来不去，今晚我们何不分着东、西、北三处埋伏。东路直达城门，最是热闹，最是紧要，父亲与女儿同去。西、北两路就烦众位伯父、叔父分头前往，各人身边带着几个信炮，遇见此贼，放炮关会。我们好合在一处拿人。好的是这一条街虽是很长，但无弯曲，夜间人定之后，这炮声谅能听见，并可惊动街坊，一齐助力，共拿此贼。不知父亲与众位意下如何？”众人闻言，齐声道：“好！”花信也觉得女儿所说甚为有理，又见众人个个乐从，因亦点头答应。

众人计议已定，多要起身回去。花信见天已不早，就留他们在家夜饭。等到二更以后，三个一群、二个一队分路出门。花信自与女儿装束妥当，带了兵器。一同出门。花信穿的是一身夜行衣，手执齐眉短棍。珊珊穿的是一件半旧不新的元青小袄，元青布小脚裤儿，头上边皂帕包头，脚下一双半帮花的旧平底鞋，手执倭刀，腰间挂着一只八宝袋儿，袋藏五口飞刀，几个信炮。父女二人出得家庭，把门锁上，取路向三岔道顺东走去。其时二更已过，渐转三更，街上边万籁无声，行人绝迹。正月下旬的天气，这夜北风怒号，微微有些春雪，花信觉得身上寒冷，走了片时，站在一家屋檐之下，躲一躲风再走。珊珊见父亲如此，心中大是不忍，恨不得立时把燕子飞拿到，将来退去卯名，另谋别业，自己做些针黹，贴补养赡，免得五十多岁的人半夜三更尚在外间熬此辛苦。正在满腹凄凉无精打采的时候，猛抬头见一道青光从空而过，说声：“奇怪！”两足一登，跳上屋去，要想看个明白。花信见女儿上去，怕不得身上寒冷，也往屋上一跳，看见这一道光落在近边的一所高屋之内。父女二人明知有异，照着光彩落下的所在，一步步寻将过来。花信在前，珊珊在后，到得那边，仔细一瞧，并无影响。花信心生一计，在屋面上取了三四张瓦片往下一摔，索啷一声，散了满地，心想惊醒这屋中住着的人：“倘然有怎歹人，起身追赶，这人必然上屋而逃，那时手到拿来，毫不费力，岂不甚妙。”珊珊也知道父亲的用意，急忙拔刀在手，候着下面人来。

少停，果听得底下边人声响动，庭心中飞上一个人来。虽然认不得是燕子飞与否，看他生得身材瘦小，多半一定是他。花信父女怎肯放过。珊珊一

---

针黹(zh , 音指)——指刺绣、缝纫等针线工作，即女红。

手按着刀，一手就在八宝袋中取出信炮要待取火施放，这人已经走至花信面前。花信举棍向屋上一掠，这人未曾防备，竟被打了一棍，喊声：“啊呀！”几乎跌下屋去。珊珊见父亲已经交手，来不及将炮燃点，急忙窜在屋上，挥刀抢上一步，前来助战。这人手持宝剑，敌住花家父女，在屋面上混斗起来。看他毫无在意，花信心上暗想：“此人果然了得。”未免着惊，手脚略慢得慢，被他手起一剑，将棍砍成两段，身体往后一仰。这人趁这势儿，虚砍一剑，如飞逃去。花信吃这一惊不小，急把断棍撇去，向女儿手中取过刀来，吩咐一声：“快放信炮，我要追他去也。”放出平生本领，向那人背后追来。珊珊忙在怀中又取出两个信炮，引着火绳，凭空点放。但听得“轰轰”两响，震得满街居民纷纷多从梦中惊醒，众捕役也一个个照着炮响的所在飞奔而来。珊珊在屋面上大喊几声：“快拿恶贼。”众居民及众捕役齐齐的也呐一声喊，在下面助威。珊珊大喜，看一看父亲与那一个人，已去有十数丈路，本想祭起飞刀，把那厮一刀斩却，只因夜间星月无光，父亲在前，恐防看不清楚，不敢下手，故此急急的在后赶来。前面那人听四下里人声鼎沸，后面又有人苦苦追赶，未便再从大路逃生，将手中的宝剑一晃，施出剑遁之法，落荒而去，霎时不见。花信父女要追，如何再追得上。花信并且上了年纪，只走得手足酸软，再难勉强，没奈何跳下屋来，等着女儿到前，叹了一口气，取道而回。

方才是屋上来的，如今走的乃是平地。珊珊认一认路径，此去不到半里，正是九折岩山路，甚是崎岖，双手挽着父亲，宽慰他几句，暂解闷怀。回看那些捕伙，因为追赶那人，来的时候走得甚快，没有一个赶得上来。父女二人愁眉不展，一步懒似一步，走到九折岩时，天已渐明。花信忽看见山涧里头水面之上浮着好几个人头，涧水多红，料着那厮不知什么时候又在那里出了血案，必定又有人赴县告发，大吃一惊。有些年纪的人受不得许多急吓，许多劳苦，说得一声：“啊呀！”喷出几口血来，晕倒于地。只吓得花珊珊手足无措。正是：

三魂渺渺留难住，七魄茫茫去不还。

未知花信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众差罗拜虬髯叟 群侠难擒燕子飞

话说花信父女追拿燕子飞未获，取道回城，经过九折岩，其时天色渐明，花信见山涧中浮起几个人头，涧水多红，暗想：“必是此贼又在什么时候闹下血案，今日尸属必须又要报官请验。”心上又恼又急，喊声：“啊呀！”顿时口中鲜血直喷，人事不知，晕倒于地。珊珊大惊，连呼：“父亲仔细！”两手来扶，那里扶得住他。无奈何伏在地上，大叫：“父亲醒醒，好与孩儿同去。”争奈这一口气竟是回不过来。稍停，只见他两足一挺，双手乱搐，又是一口鲜血，竟即呜呼哀哉，向森罗殿前去了。可怜一个老辈英雄，只因家道贫寒，在山阴县当了捕快，半生也不知破过多少疑案，拿过几许强人，今因捉不得燕子飞，愤急而亡，年五十六岁，临终时也没有一句言语嘱咐女儿。

此时，珊珊正如满心刀搅一般，双膝跪在山前，号陶大哭了一回，将衣袖向嘴上边抹去血痕，把尸身背在背上，俯身又把倭刀拾起，揣在腰间，急急回家。开了门上的锁，将尸背进屋中，放在父亲睡的床上，又复捶胸大哭。邻居们因花信平日为人甚好，昨夜知他父女会同众捕役出去缉凶，今日珊珊愁眉泪眼的背父回家，哭声大作，谅必凶多吉少，一个一个多来问讯。珊珊含泪相诉，众邻多嗟叹不已。恰好众捕役因昨晚追不上花信父女，不知凶手曾否拿住，一早多到花信家中探问，一闻花信已死，想起他平日待人的好处，一些没得头儿的脾气，正如弟兄一般，没一个不眼中流泪。内中有几个老成些的，叹息了一回，与珊珊说：“人死不能复生，如今哭也无益。花大哥家道义贫，快快报知县太爷，求他给些抚恤银两，好与他买棺盛殓。太爷是个体恤下情的好官，谅来必定有些指望。就是昨夜捉恶贼话，本来也必须禀明本官方好，另派弟兄上紧缉拿。但是，花大哥死了，不怕众位弟兄生气，再有那一位大哥有他一般的本领，又得侄女相助，这件案儿看来真是十分棘手，这却如何是好？”珊珊闻言，忍泪答道：“承伯伯、叔叔们指教，侄女是个女流，还求那一位前去报官。只要果然领得恤洋，把父亲尸身殓好，堂上派下差来，不论是那一位，侄女愿助一臂之劳，誓拿此贼，代父报仇。”众人听了，多说：“贤侄女若能如此，这是我等之幸。我们情愿一同去禀诉本官，花大哥的身后事情多在我们众人身上。即使本官不给恤银，我们众人平时受大哥厚惠的多，每人派出三两、五两银子，也是分内之事，怕甚不敷。侄女但请放心，我们就此去来。”珊珊道谢不已。

众捕役出了花家，到得县衙，求见本官，将昨夜花信父女如何设法缉凶，如何在三岔道东街遇见，如何追不上他，如何凶手脱逃，如何花信父女在九折岩涧内看见人头，如何花信气急身亡，如何花珊珊背尸回家，如何花信身后萧条，可否求恩赐恤的话，从头至尾，一一禀过。方正听燕子飞又出血案，花信已死，心下又惊又惜。因今日尚无告发之人，传谕：“预备尸场，少顷到九折岩验明人头，出示招告。”又命家丁到帐房中领银一百两，给与花信女儿作为棺殓之资所用。捉拿燕子飞的要差，改派了花信手下的一个副捕，姓武，名刚。此人勇力过人，年纪不到三十，乃是花信得力伙捕。当下领了朱签，叩一个头，跪着禀道：“大老爷命小人捉拿恶贼，小人不敢有违。但燕子飞纵跳如飞，花信尚未能擒获，小人谅不是他对手。求大老爷开恩，添

---

倭（wō，音窝）刀——日本古时所制的佩刀。

派花信的女儿珊珊帮同访拿，或者方可有济。”方正点头道：“虑得也是。但花珊珊究竟是个女流，不知比他父亲本领若何，可还真个去得？”武刚道：“回禀大老爷，那花珊珊虽然女子，本领不在花信之下。近来屡破大案，花信得力女儿居多，必须此女帮助，方敢放胆前往。好在他欲报父仇，有言在先，情愿效力，只求大老爷恩准，小的回去可与众伙役说知，有怎事儿也好听他调度。”方正道：“原来花信有此女中丈夫的女儿，却也难得。既然如此，本县不妨破格另下一纸谕单与你给花珊珊，帮你缉凶就是。”说罢，就在案桌上提起笔来写了一张朱谕给与武刚，教他转给珊珊：“获到凶徒，自有重赏。”武刚双手接过，又复叩了个头，告退下堂，领了银子，与众弟兄回到花家说明一切，即将银子、谕单，交给珊珊，珊珊甚是感激宪恩，就烦武刚等众人购买棺木，置备衣衾，足足忙了一日，直到傍晚，诸事齐备，将尸收殓。珊珊只哭得眼枯无泪，喉哑无声。众捕役竭力劝慰了一番，幸得祖坟上甚好安葬，不必另买地基，当即把棺木葬讫。众人共劝珊珊养息片时，各自暂散，约定三鼓后再到此间聚齐，商议拿贼之策。珊珊答应，送了众人出门，方才冷凄凄的独自一人至房略睡。悲哀过度的人一时那里能睡得着。

及而矇眈交睫，忽然见父亲回来，手中拿着一大把的胡须，搓做几团，交与珊珊，说声：“要拿燕子飞恶贼，你须留心在意，我要去也。”珊珊问他到何处去，要想留他，倏已不见。惊醒回来，却是南柯一梦，听樵楼上正敲三鼓，众捕伙在门外叩门。珊珊定一定神，暗想：“此梦好奇。且待众人进来，与他们详解详解。”因急起身开了大门，接进家中。先将梦兆说知，次问：“今日太爷曾否到九折岩验尸，可知尸属是谁，住在何处？”武刚等道：“此梦甚奇，谅来必有应验，此时却猜解不来。只有随处留点儿神，遇见怎么老辈英雄，求他帮助便是。若说太爷验尸，已经验过的了，共有六个人头，一个死尸。那六个人头中，有一个是金有光首饰铺的学徒，已有尸亲认去。尚有三个男头，二个女头，既无尸亲，亦无告发之人，却有个嵯县著名剧贼云燕飞在内。燕飞住在嵯县乡间，离此约有百里之遥，屡出巨案，官府拿他不得。不知如何与燕子飞因怎结仇，昨晚被他杀毙，弃尸涧中。本县太爷正要行文详访，傍晚时嵯县的赵太爷已有公文到来，说昨夜境内打索村居民云燕飞家全家被人杀害，共计男妇五名，口查云素不安分，此案当系仇杀。惟首级一齐不见，地保察勘血迹，一路点点滴滴，直至山阴县境，深恐凶手藏匿境中，合急移情协缉云云。本县太爷得了这道来文，因又传谕我们进衙，再三吩咐务要早早破案，却便宜了黄义大哥。他查访性空和尚的一案，那性空尸身已在涧中获得。虽然为日已多，血肉腐烂，穿的衣服却还辨的出来，故此已由寺中僧人认去。黄大哥已消了差，没有事了。苦了我们的公事，却又加重了几分。本县太爷吩咐下来，性空一案如今显见得必是燕子飞所为，须要拿住此贼，审出各案，定罪出详。贤侄女今夜必得出个万妥万全的主意才好。”珊珊听罢，皱眉答道：“原来此贼这般的杀人如草，岂可容他。但他高去高来的本领，比着侄女实胜数倍，只想他昨夜杀人，那人头抛在百里之外，来去何等神速。况且这必是上半夜事情，下半夜我们正追赶着他，岂能干出此事。今夜据侄女想来，还是仍往三岔道守候。众位伯父、叔父能上高的，与侄女分作一班。不能上高的，在街上分作一班，每两人须带绊马索一根。只要看见此贼形影，且莫惊他，暗地布下索儿，然后虚张声势，放他



逃走。或者误入圈套，擒得住他，也未可知。倘要追赶，只恐万万休想。不知众位意下如何？”武刚等多道：“但凭侄女指挥，我等一一照办。”

众人计议已定，遂于器械之外，两人一起合带绳索一条，有未曾带来的用铁链接长杈代。听一听，更锣已敲四下，不敢稍延，一同出了花家。珊珊与能够上屋的众捕役为一班，共有八人，分做四起。其余多向三岔道街上埋伏，守有一个更次，踪影毫无，只道他今夜并未出来，或者不在这条街上。各人正想回去，忽见东北角上有一道青光远远的如飞而至。珊珊昨夜曾见过的，看得亲切，低嘱众人留心，每隔二十间门面布下一条索子，一共两条绊索，一条铁链，珊珊自与武刚空着身子，一个执着倭刀，一个执着两把萱花板斧，预备看假意迎敌，逼他脱逃。一霎时，果见青光逼近，渐渐露出一个人来，却象是御空而行。两只脚并不踏实。珊珊瞥见，心下大惊。又见后面又有一道光华，如飞的直赶过来，不知是怎么人。珊珊此时也顾不得许多，见他来得将近，与武刚打个暗号，各把身子一伏，绝不作声，且自放他过去，看他走到绊马索左右，始大喝一声：“燕子飞，你今夜往那里走？”在后假意赶来。子飞果然暗吃一惊，也不回头，往前奔去。两个执着绊索预备拿人的捕伙，心中甚是欢喜，见他走到索边，喝声：“在这里了！”黑暗中竟是把燕子飞拦腰捆住，后边花珊珊与武刚飞奔过来，正要拿人。不妨飏的一声，子飞起手中宝剑，竟将索子割为两段，依旧逃去。第二道索也是这样，第三道铁链他已预防在先，没有绊得住他，已被砍断。众捕役连声：“啊呀！”一个个手执断索、断链，面面相觑。珊珊、武刚大呼诧异。武刚尚要勉强追赶，珊珊明知无用，且见天已微明，恐有意外，连呼：“不可。”

众人正在屋上闹做一团，忽然又有一道光华劈面的星飞过去。珊珊眼快，隐隐见是一个紫面虬须的异人，触动了梦中之事，暗想：“莫非竟应在这虬须之人身上？”抢行一步，即在屋背上双膝下跪，高喊：“老英雄慢行，有下情奉禀。”众捕役见百忙中珊珊忽在屋上向空行礼，不知为了何故，多来问话。瞥见面前有个手执宝剑、五十向外年纪、一张紫色脸、满嘴胡须根根蜷曲的人，不知是从那里来的，各吃一惊，也多纷纷跪下。

原来此人非别，正是仙侠虬髯公。他自从在柳叶村与聂隐娘追赶燕子飞未曾拿获，回至土地祠中，略息片时，因念云龙、飞霞尚在东省，虽离临安甚远，但秦桧是个杀害忠良不能容物的人，既然闹下行刺重案，岂肯干休。必定要到处行文，查拿刺客，刘公岛万万不可存身。故此把捉拿燕子飞的心事暂付缓图，驾着剑光，先至山左，找到云龙夫妇回至临安，往小云栖取了二人行行李，又到韬光山净慈寺中会齐黄衫、红线并雷一鸣、白素云等众仙侠。虬髯公将途遇燕子飞，现在山阴县界内的话诉述了一番。黄衫客道：“此种人留在世上，造孽无穷，我们必须把他除去方好。”聂隐娘道：“若论此人的武艺，算他十分高妙，我们却还不在心上，奈他也会剑遁之术，因此不易捉拿。我们现在临安无事，何不同往山阴一行。黄道长的作事，最是细心，且认那贼这一把剑，可是空空道长下山时所取的‘青芙蓉’，因怎剑光甚青，照得人眼多睁不开来。”黄衫客道：“说起空空道兄，他是到这里临安来的。我们连日打探他的消息，多说半月前曾见一个矮小精悍的人，不时在街上行走，却不见他做甚买卖，也不知住在何方。且今久已不见，谅来不在这里的了。我们心上正在狐疑，并且文贤侄夫妇在秦相府行刺的案儿，日来

缉拿得很是上紧，俺观寺院那一处不曾查到。凡遇面生可疑之人，必要着实盘诘。幸亏文贤侄夫妇并不在此，否则很有些儿不便。我们现下正好离却临安，且与虬道兄、聂道姑等同往山阴，看一看燕子飞究是何等样人，顺便并访空空道长的下落，岂不甚妙。”红线等多道：“言之有理。”于是，众仙侠即日起身，取道山阴进发。

到得山阴，住在三岔道西街口悦禅巷了性庵中，打听燕子飞近日作事。虬髯、隐娘深叹：“连日不在这里，容得他造恶多端。”暗暗感叹。当晚三鼓以后，各仙侠定下一计，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路，一共四仙四侠，恰好分做八起，密地拿人。虬髯公是东路，出了俺门不到三四百家门面，巧巧在条十字街口，与燕子飞相遇。虬髯公也不打话，挥剑便砍。子飞星光下认得是他，大吃一惊。只因领教过两次，明知本领不在自己之下，不敢交手，急驾剑光飞逃。虬髯也驾剑光追来，中途与珊珊等相遇，求请慢行：“有话奉禀。”

虬髯公见屋面上跪着一个女子，后面又来了许多短衣窄袖、手持索链的人，猜到必定是县中捕役。因想：“子飞往西路而逃，西路有红线拿他，西北一路又有素云，颇可放心。”故把剑光一敛，立住了脚，动问众人：“因何阻拦去路？”珊珊禀诉缘由，并问虬髯公高姓大名：“方才从西面而来，是否追赶恶贼。如今此人已去，天色渐明，如能求助一臂之力，可否再于今夜拿他？”虬髯听毕，尚未回言，只见东边一道红光，如飞奔至，想：“是红线来了，不知曾否得手？”因将手向光中一指道：“你们且慢。俺且问问他来。”喊声：“道姑慢走，俺在这里。”空中刷的一声，落下一个红衣红裤、手执宝剑的中年妇人来。珊珊及众捕役见了，明知也非等闲之人，又俱叩头不迭。红线不解何故，双手扶起珊珊，又令众人起去。虬髯公把珊珊等两次奉官府之命、抓拿燕子飞未成、与花信已死、珊珊欲替本县太爷与民除害及代父报仇的话，说了一遍，问红线：“可曾遇见此贼？”红线道：“我在东路守候，见半空有一道青光飞至，料是此人。正想拿他，讧忽往下一落，顿时不见。后来，我按着那青光落下的所在寻去，却原来是一所客店。虽想此贼必在店中，无奈天色已明，不便下手。因此要寻见道长，再议拿他之策。”珊珊闻言，躬身问道：“这客店可在三岔道大街之上，房屋很是高大？”红线道：“一些不错。”珊珊道：“既然是那所客店。此店名悦来居，不但安寓客商，他的前进房屋一边是所酒楼，一边是所茶楼，二位何不竟去访问访问，他可住在这个店中。我们今日便可往店中去向店主要人，岂不甚好？”虬髯公道：“此话说得也是。如今天已大明，何妨竟往悦来居一行。倘果此贼住在里头，他们现有县太爷的公文，查出实情，怕他飞上天去，便可就此下手。”珊珊等一听大喜，又多跪下称谢，并问二人姓名。虬髯仍旧说是“裘善”，红线只说姓“红”，珊珊等遂让二人先自下屋，自己也与众捕伙跳下地来，着人关会街上各捕，多在悦来居茶楼上会齐。

红线领着珊珊等同往。因是妇女，不便吃茶，只在店门外守候。虬髯公回到了性庵，邀了众仙侠一同多往悦来居来。聂隐娘、素云、飞霞三人，寻见红线、珊珊，合在一处外，余人俱上楼泡茶。珊珊问一问人已到齐，乃令武刚持了牌票去见店主，访问店中是否有此种形迹可疑之人。主人回称：“店中来往客商甚多，却俱安分守己，并且大半乃是熟人。惟有一个临安口音的人，来了数天，每日卧病不起，却看不出他是何等样人，用钱很是撒漫。”武刚问：“此人可是五短身材，二十余岁年纪？”店主人道：“正是。”武

刚忙问：“现在那里？”店主人道：“今日不知因何起身甚早，即刻出外，想是往茶楼上用早点去了。都头何不自去看看？”武刚说声：“甚好。”回身别了店主，飞步向茶楼而来。

果见一个身材瘦小之人，在东壁厢坐着，桌上泡了一碗茶，放着一大盆包子，在那里吃些茶点。众捕伙见武刚来了，使个眼色，意欲动手。武刚看早上遇见的那个姓裘之人与姓红的女子一个不见，因急把头一摇，向外便走。原来虬髯公怕燕子飞认得出他面貌，倘被看见，分明是惊弓之鸟，定要飞逃，故此也在楼下候着。武刚下来寻见，说知就里，复与珊珊等说过，大家准备好了，方又大踏步上楼，向众捕伙把手一招，齐齐的喝一声：“闲人各散，快拿要犯！”一窝蜂奔向燕子飞面前。短刀的短刀，铁尺的铁尺，尚有几个拿着隔夜的断铁链当做软鞭用的，一共有十数个人一哄而上。黄衫客与雷一鸣、文云龙三人，见众人动手，也多掣出仙剑向燕子飞砍来。茶楼上那些吃茶的人，听见是捉拿要犯，乃本县的都头为首，却不知要拿那一个人，只吓得一个个身体抖战，往外飞逃。子飞好如晴天打了一个霹雳，又无器械在身，双手急把桌椅推翻，提起两条桌腿当做兵刃，向众人一扫，扫开一条路来，奔至楼窗口往下一望，想要跳楼而逃。谁知楼下边埋伏着许多人，那个蜷须老者与红衣妇人并两次拿他的一个年轻女子多在其内，心下大惊，回转身体欲与众人拼一个你死我活，手中的两条桌腿被黄衫、云龙各人一剑，砍做四段。雷一鸣又当头一剑劈来，子飞慌了手脚，没奈何弃去桌腿，起一个着地扫，把众人扫开。百忙中一眼看见了一件救命的东西，心中大喜，抢行一步，两只手拿在手中。正是：

不道死中还得活，偏惊绝处又逢生。

要知燕子飞见了怎么东西，竟能救得性命，众仙侠及各捕役此番拿得住他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燕子飞毒打珊珊女 虬髯公怒责空空儿

话说燕子飞在悦来居茶楼之上，见众人动手拿他，抢步至楼窗口往下一望，尚有无数的人在下埋伏，别的还不打紧，可虑的是那个蜷须老者与一个中年妇人也在其内，心下暗暗着惊，手中拿着的两条桌腿，又被一个黄衣道士、一个白面书生一人一剑，削为四段。当头又有一个身长力大的人一剑砍来，此时慌了手脚，没奈何把身子往下一蹲，右脚起一个着地扫，暂把众人扫开。正想图个脱身之策，猛抬头见身旁有座煤炉，那炉上放着两把紫铜大壶，壶中满注开水，乃茶博士冲茶之用。此刻茶博士也不知逃往那里去了，两把壶却一同放在炉上。子飞一见，情急智生，一骨碌在地上飞起身来，竟把两大壶的开水提在手中。先拿一把向楼上众人兜头掷去，扑通一声，沸汤乱溅，莫说是武刚等众捕役不曾防备，多被溅了一头一脸，顿时烫起无数泡来，皮肉糜烂，痛不可当，发一声喊，往后乱退。就是黄衫客与文云龙、雷一鸣三位仙侠，也被溅了一身的水，幸亏没有沾着头面。因见他手中尚有一壶，不敢逼近，未免也略退数步。子飞乘此机会，回身飞至楼窗口前，向着街上喊一声：“照打！”又是扑通一响，连壶连水直摔下去。街上站着的人有溅着的，没一个不抱头叫喊而逃。虬髯公与聂隐娘其时正在仰面观看，足足的溅了一面。虽是已成仙体，也觉得疼痛难禁，掩面不迭。子飞大喜，又喊一声：“你们要性命的，快快闪开，俺要去也。”扑的往下一跳，洒开大步，如飞而去。红线、素云、飞霞站得较远，这一大壶的开水至多不过二三十碗，焉能溅得许多的人。他三人本来没有沾身，不过见虬髯、隐娘掩面倒退，不知受伤若何，多来看视，无心追赶子飞。

独有花珊珊，本与隐娘同站着的，粉颊上已经溅得，皮肤紫肿，却因报仇心切，左手掩住伤处，右手举起刀儿，依旧拼命拿人。看见子飞跳下楼来，怎肯放他过去，脚尖一紧，向后追来。子飞听得后面有人，未晓是谁，不敢回看，放出平生本领，把两手使足了力，向着人丛里左右一分。碰着的没一个不往后乱跌，竟被他分开了一条路来，大模大样的往前自去。可怜珊珊独自一人在后狂追，那前面却无一人阻拦，不多一刻，子飞竟已逃出重围。

珊珊尚在后边紧紧追赶。子飞是往南面走的，南面有大河阻路。珊珊心下暗喜道：“他恶贯已盈，追到河边，再无逃处。”子飞却忙中有误，初时不曾留意。及至将到河边，远远望见白茫茫一片波光，喊声：“啊呀！我如何走到这一条绝路上来，这便怎样才好？”无可奈何，回转身躯，立住了脚，想寻别路再逃。不妨珊珊走得甚快，已经赶到面前，举刀向子飞劈面便砍，子飞见追来的并非别人，乃是连夜在屋面上屡次拿他的女子。此女本领尚是平常，略略放了些心，看他的刀砍到身旁，起右足照定他的手臂鹰的一腿，踢个正着。珊珊只觉得满臂酸麻，那刀拿他不住，咯啷一声，坠于地下。子飞乘势又是一腿，踢中珊珊肋下。珊珊立脚不牢，仰面一交，跌将下去。子飞大喜，抢进一步，举拳要打，却被珊珊一个鲤鱼攻水之势，直跳起来，反向子飞当心一拳。子飞欲避不及，急把身子一偏，肋上已被打了一下，虽然不甚沉重，也觉有些力量。子飞眉头一皱，受了一拳，喝声：“贱人，休得猖狂，今天定当拼一个你死我活。”放开解数，一连数拳，向珊珊打来，两个人斗在一处。初时还无甚高下，不到十个回合，珊珊渐渐抵敌不住。又是三四个回台，只打得呼呼气喘，粉汗直流。子飞故意卖个破绽，让珊珊一腿踢来，右手起个独劈华山之势，向那腿上一托，竟跌出一丈多远。又起个寒

鸦扑水之势，直扑过去，趁他跌在地上，尚还没有起身，急将右腿一屈，压往他的腰肋，举起拳来没上没下的一顿乱打。只打得花珊珊青一块、紫一块的，遍体鳞伤，命在顷刻。

子飞瞥见地上边有方才跌落的那快刀在旁，伸手拾将起来，欲待一刀结果他的性命。忽眼前起一道光华，耳旁边听得高声喝道：“子飞因怎杀人，还不与我住手！”抬头一看，乃是空空师长到了，急忙将刀弃去，双膝跪地相迎，说声：“恩师，何时到此，弟子叩见。”空空儿把手一挽，回说：“不消如此。我且问你，这个女子是怎么人，为怎杀他？”子飞见珊珊受伤已重，倒在地上，口不能言，因撒谎道：“回禀恩师，弟子自从恩师动身，隔了数日，在家无事，心想行些功果，故此也就出门。不料甫到此地，住在前边三岔道大街上悦来店中害起病来，朝热夜凉，十分沉重。今日身子略略好些，早起在店门茶楼上吃些早点，不料这个女子也上楼来偷摸茶楼上客人的金银。弟子见了心上不平，当场喝破，那女子竟与弟子为难，拔刀就砍。弟子因在闹市不便动手，所以诱他到此，本思痛打一顿儆儆他的，后来无奈，他撒泼非凡，恃着手中执有刀械，屡下绝情，要伤弟子性命。故被弟子把刀踢落，将人打倒尘埃。因想此种人留在世间何用，意欲与民除害，一刀把他杀死，正值恩师到来。现有此女的凶刀呈鉴。”空空听罢，接过刀来一看，刀柄上有“花珊珊佩”四个篆字，虽不是口宝刀，却也十分锋利，晓得此女有些本领，点了点头。又问子飞：“你的宝剑何在？”子飞说：“在店房中没有带得出来。”空空儿道：“原来你空拳来的。”子飞道：“是。”空空沉吟半晌，竟把子飞的话信以为真。本来也想把珊珊杀了，因见他年纪尚轻，又是一个女子，打得已是十分狼狈，动了个可怜之心，对子飞道：“若论此女行为，杀之原不为过。但看他是个女子，又受重伤，性命已旦夕难保，何妨暂且饶他，如果死了也罢。若然不死，也好使他以后的日子回心改过。惟你既在大街之上闹下这事，此女尚有差池，悦来店恐居不便，快快与我一同到别处去罢。”子飞道：“恩师吩咐，焉敢不听。但店中尚有弟子宝剑、行囊，必须取出才好。”空空儿道：“这个自然。不妨今夜与我同去，包管你取回就是。”子飞不敢再说，遂同着空空儿向北而去。按下慢表。

再说花珊珊被燕子飞打得寸骨寸伤，空空儿才来的时候，他还有些记得，后来晕了过去，人事不知，直至武刚等因不见了他，禀知虬髯公等请人分头找寻，方由红线寻见。看他口吐白沫，一息奄奄，因急背回悦来店中，寻黄衫客商量搭救。恰好黄衫客正与武刚在店中，同店主人查捡燕子飞的包裹、行囊，共有金银珠翠贵重之物不计其数，多是各案内的真赃。由武刚派人起出，一一送至县署，做了一道差禀，禀明原由，当堂呈缴，奉谕立传各事主领回。只有子飞用的那一口剑，遍寻不见。众人道：“子飞带出去了。”黄衫客却说：“他赤手空拳，并无兵器，必定藏在店中。”大家正在各处搜寻，尚还未去，见红线背了珊珊回来，知道是凶多吉少，各吃一惊，同来问讯。武刚说：“此间不便医治，不如回到他的家中再作区处。”黄衫客连声道好，众仙侠及众捕役遂一同出了店门，取道花家而去。悦来店的店主人因他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少不得要带去见官，好在官长贤明，念他并非同党，况且客簿上燕子飞移名改姓，谅来并不知情，与有意窝藏大是有别，当堂责了四十板子，儆戒他一个失察之罪，取保放回，不必细说。

那花珊珊由红线等送至自己家中，踢开大门，背至内房，放在床上。黄衫客起右手向他唇上一按，尚有一丝微气，忙令捕伙们买些陈酒，炖得沸滚，

向身旁袋内倒出金创起死回生丹十粒，交与红线，化在酒中。又令隐娘、飞霞、素云等帮着把他牙关设法撬开，将药灌下。不多时，但听得腹中一阵雷鸣，药力已到，喊一声：“疼死我也！”回过气来。红线等多来问话，珊珊尚口不能言，伏枕叩谢。少顷，觉得腹内大痛，下了无数的血。这痛尚还未止，倏又晕了过去。黄衫客心中不解，急把脉息细细一诊，那肝脉异常跳动，知是伤动了肝经，幸得在混元湖斩了白獭，得有獭肝。此肝专治肝疾，真有夺命之功，遂在药囊中检出一叶，吩咐素云用开水磨化，送入口中，待他徐徐咽下。果然很是灵验，渐渐的又苏醒转来，始向众仙侠答话，把那追赶子飞如何被打、几送残生、幸亏有个矮小之人到来，喝住子飞，后来不知如何未死，幸遇相救的话，述了一遍。

黄衫客闻言，问道：“那个矮小之人约有若干年纪，穿身何等衣服，你可尚还记得？”珊珊道：“年纪约仅二旬左右，身穿元色海青，象是个经商人的模样。”黄衫客大喜，道：“如此说来，只怕是空空道兄到了。若便果然是他，何愁此贼不灭。”虬髯、隐娘、红线多点头称是。云龙、素云不知其细，俱问：“何以见得是空空师伯？”虬髯公道：“你等还不明白么？我们在太元境下山的时候，分携五把仙剑，乃公孙道姑所炼，名五花剑，光分青、黄、赤、黑、白五色。如今雷贤侄得的是葵花剑，其色属黄。薛侄女是榴花剑，赤色。文贤契是薛花剑，黑色，白侄女是桃花剑，白色。只有那青芙蓉剑，不知你空空师伯传了何人。五剑之中，此剑最是锋利无比。运动时有一道青光，耀人眼目。连次俺与聂道姑捉拿那贼，每见他手中宝剑青光逼人，文贤契与薛侄女也曾眼见过的，疑心此剑必有来历，但是否芙蓉，俺与聂道姑也难指认，所以要待黄衫道兄到来，他的眼力最好，必能辨得出来。巧巧他今日又未曾施用，不知此剑藏于何处，却又搜他不出。现在花小姐说，此贼要杀害他的时候，来了一个身穿海青之人，年纪既与你空空师伯相同，品貌也颇吻合，不是他却有何人。这必是失于选择，误授匪徒，以致闹下许多孽案。只须寻到了他，对他把此贼的所作所为一一告知，教他将剑取回。那时燕子飞便手到擒来，有何难处？”一鸣、素云方知底里。

移时，天已昏黑。众仙侠商量，今夜先寻空空，后擒子飞，好待空空收回仙剑，相助成功。但空空儿当向何处去寻，一时委决不下。黄衫客道：“贫道料空空道兄听信燕子飞一面之词，子飞在悦来店失落包裹行囊，那仙剑一定也在店内，今晚或者二人一同往取也未可知。我们何不先到悦来店去探个消息如何？”虬髯公道：“黄道长言之有理。但花小姐伤势甚重，必须有人服侍方好。俺想今夜既有空空道兄帮助，我们何必要许多的人。红道姑、聂道姑与薛侄女、白侄女等，尽可留在此间作伴。我二人与雷贤侄、文贤契一同前往，不知黄道长意下若何？”黄衫客道：“虬道兄所见甚是。”计议已定，各人装束停妥，先后出门。众捕役其时尚在花家未散，见黄衫客等要到悦来店去，武刚问：“可要弟兄们伺候？”虬髯回说：“不消。你们连夜辛苦，今夜且各回去，略睡片时。我们倘把凶犯拿到，明日一早到花家来交与你等解往县署就是。”武刚等多跪地叩谢。叩毕，各自散去。

虬髯、黄衫、云龙、一鸣共是师徒四人，取道往悦来店而行。到得店中，街上正敲三鼓，且不去惊动主人，一跃上屋，多在屋面守候。忽见庭心中有两道光，一紫一青，往上直冒。虬髯、黄衫认得紫的那光正是空空儿的紫电剑所化，遂各拔出自己仙剑，临风一晃，也化出两道光来，打个照面。那紫光果然敛住，现出一个人来，正是空空儿不错。这青光已如弩箭离弦，一霎

时往西南而去。黄衫客大怒，令虬髯公与空空答话，自己急驾剑光后追。云龙、一鸣虽然未曾学得剑遁，屋面上的功夫自信也甚去得，故此也各飞步赶去。

空空儿不知何故，动问虬髯，“他们多到那一处去？”并问虬髯别后事情。虬髯公因道：“说也话长。”只与他略表数句，接问他：“可曾收燕子飞为徒？传他剑术？方才一道青光往着西南去的，可是此人？”空空儿道：“一些不错。虬道兄如何得知？”虬髯公跌足道：“这样的人，如何许他学剑，岂不把我教坏尽，负了我们下山传道的一片苦心。此刻黄道兄师徒与贫道的小徒文云龙正是拿他去了。空空道兄还须助我们一臂，快把这孽障擒来，好替地方除害，并为道兄稍赎前愆。”空空儿大惊道：“据虬道长说来，难道这燕子飞的作事有怎不端不成？”虬髯公冷笑道：“燕子飞是个剧贼，并喜采花，造恶多端，擢发难数。不要说别的地方犯案累累，就是这山阴县的三岔道上，他才来得数日，奸案、盗案、命案，却那一夜没有。县中上紧拿他，捕役花信气愤而亡。花信的女儿珊珊倒是一个女中豪杰，一心要与父亲报仇，要替上官为民除害，今日又被他毒打一顿，命在垂危，这是道兄早上亲眼见的。不是俺抱怨道兄，你如何偏信歹人，竟到这个地步。今夜还与他一同到此，谅必因他失落仙剑，故来盗取，这还了得。”这一席话，只说得空空儿目瞪口呆，一言不答。虬髯公又问道：“俺尚欲再问道兄，这剑遁可是道兄传授他的？我们下山的时候曾经说过，倘然遇有传人，千万莫传吐纳之术，道兄如何不分良莠，擅把秘法传他？如今闹出事来，莫说他作事残忍，有伤天地之和，道兄怎对得公孙道姑与众家仙侠。将来世上的人，岂不把个侠字愈看愈坏，居然与盗贼一般。道兄日后有何面目回山？”空空儿听虬髯的话，一句紧似一句，他万不料燕子飞竟是这种坏人，懊悔不迭，恨不得立刻把他拿来碎尸万段，回说一声：“虬道兄，且慢责言。此贼既然作恶多端，是俺失察，误把剑术传他。今得待俺帮黄道兄等把他追回，见过众仙侠再行处治，以赎前愆，不知可好？”虬髯公尚未回答，只见西南上一道剑光，黄衫客已星飞而回。二仙侠只道燕子飞已经被擒，站住了脚，候他到来上前问话。正是：

马逢栈道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不知黄衫客回来，果已拿得燕子飞否？且待下回分解。

---

前愆（qi n，音铅）——以前所犯的过错。

擢（zhuó，音琢）发难数——比喻罪恶多得像头发那样，数也数不清。

## 第二十六回 空空儿寒宵盗剑 珊珊女月夜飞刀

话说空空儿被虬髯公责备一场，自知当时偏见，误把燕子飞当做好人，却不知道他是个邪淫奸盗、无恶不作的匪徒，恨不得立刻拿来，碎尸万段。正想与虬髯公追将上去，并力擒他，忽见剑光起处，黄衫客已跑了回来。空空儿只道他已经拿住，心下大喜，抢行一步，问：“黄道兄，怎么样了？”黄衫客收住剑光，把头一摇，道：“休要提起。”虬髯公见他独自一人徒手而回，料定依旧不曾得手。但不见与云龙、一鸣偕来，急问：“文、雷二人那里去了，可曾遇见？”黄衫客道：“他二人尚在后边，就要来了。可恶那燕子飞，见贫道追他，将有一里之遥，竟把剑光收住，大胆与贫道交手。约有二三十个回合，文、雷二人赶到，要助贫道成功。此贼见势不佳，卖个破绽，又驾剑遁而逃。文、雷二人如何追赶得上。贫道赶了一程，不信他也会催剑之法，把剑一催，瞬息间能无影无踪。这运用剑法的功力，竟与贫道运用飞龙剑不甚差池。贫道想，追得过于急了，怕的是愈逃愈远，拿他反甚费力，故此又追了二三里路，假作追他不上，将剑收住，伏在一旁。看他按住剑光，回头张望，因见没有人来，他就落下地去，乃在西南极荒僻的一座山脚下面一所古庙之中。贫道尚想下去擒他，深恐二位道兄盼望，又恐文、雷二人错赶路途，因此暂且回来，愿与二位商议，必须怎样把他宝剑收起，方可成功。否则，他有此剑护身，诸多费事，不知二位道兄高见若何？”虬髯公道：“这多是空空道兄误传他剑遁之术，以致如此。现要收回宝剑，非空空道兄，一行不可。一来他们是师生，究竟有尊卑之判，料那厮不敢无礼。二来空空道兄本以妙手空空四字是名，倘然收他不回，盗也盗了回来，为着徒弟的事，说不得再犯戒一遭。”空空儿闻言，脸上一红，道：“事到如今，虬髯道兄休得取笑。俺也没有别的话儿，今晚当把此剑取回就是，但这孽障现在何方，还须黄道兄一同前去，免得寻他不到。”黄衫客道：“这个自然。贫道何妨陪道兄同行就是，虬髯道兄也可一同前去。倘得今晚把他就此擒住，岂不是大妙的事。”虬髯公点头称是。

三人正在商议，云龙、一鸣多回来了。看他二人气喘吁吁，这样春寒料峭的天气，多走得浑身是汗，说：“那剑遁的神速，步行断断赶他不上。”虬髯公道：“剑遁一刻时能行三四十里，步行止多不过十五六里，相去不止一半，如何追赶得来。你二人今夜也乏了，快去花家那边歇息，并报知众人，叫他们安心静候。我们且去找找那厮再回。”二人诺诺连声，别了众仙自去。

空空、虬髯与黄衫客立刻驾起剑光，取道往西南而行。黄衫在前，空空居中，虬髯在后，到得那座荒山，各把剑光一按，飞下地去。果见有所古庙，坍塌不堪，进得庙中，四处搜看，不料竟无燕子飞的踪影，黄衫客甚是纳闷。空空儿在庙中走了一遍，双眉一皱，对虬髯公与黄衫客道：“那个孽障已经走了，这便如何是好？”虬髯公道：“怎见得他今已走？我们必须再往各处寻寻。”空空儿道：“虬道兄你不信么，但看从这里至庙门外，一路之上多有这孽障行路的步迹，不是他走了不成？”虬髯闻言，留心向地上一看，斜月微茫中果见庙内尘埃寸积，埃中一步步多有履痕，始觉恍然大悟，暗想：“空空儿究是惯家，瞧得出来踪去迹。”把头微微几点，说：“既然这厮已去，我们在此何益，还须往那处去寻。”黄衫客沉吟道：“他在此间最妙，



既又逃往他方，一时再到那里去找，还是回到花家，且待明日再作区处，不知空空道兄意下如何？”空空儿道：“二位且慢，待俺再往庙外寻来。”说罢，大踏步又走出庙门，四下一望，只见烟荒草蔓、鸦鹊无声。细看一路草痕，虽有些践倒的地方，却兽蹄人迹，月光下辨不出来。看了一回，无可奈何，回身与虬髯、黄衫说知：“料想今夜无从寻觅，只好且待来朝分头先把他下落探明，待到晚上行事。”虬髯、黄衫也无别法，只得无精打采的取道而回，回到花家暂歇。

空空儿见过隐娘、红线，各道些别后事情，又说了好些抱歉的话。隐娘、红线令飞霞、素云拜见过空空师伯。空空儿见各仙侠多已收得门徒，独有自己误授匪人，又是懊悔，又是艳羨。黄衫客看过珊珊的伤势，见他已经平复，放下了心。

残宵易过，到了明日。珊珊已能起床，参见过空空儿，细细动问燕子飞的行踪，并问他：“这一把剑究竟藏在怎么地方，人人寻他不到？”空空儿看珊珊虽是女流，却生得英气勃勃，暗想：“古人说的‘天地灵秀之气，不钟男子’，这话真是有些意思。”看了一番，回答他道：“若问这孽障的去处，据黄衫道兄说起，看见他往西南而遁。若问他的仙剑藏在何处，说也奇怪，乃在卧榻底下小小一个地穴之中，所以众人搜不到他，然穴中却并无别物，俺曾问他何以藏放得这般缜密，他说：‘因放在室中，夜间有霞光万道照人眼目之故。’”珊珊道：“不信此剑竟有这般的利害，怪不得倚仗着他妄作妄为。如今，他既往西南而逃，西南通临安大道，难保不窜往临安而去，这便怎样？”空空儿道：“小姐放心，俺今日即须出外打听。只要晓得了他的下落，包管先将此剑收回，然后拿住这厮，送官正法。否则，俺有何面目见人？”黄衫客闻言，有意激怒他，道：“空空道兄，话虽如此，但恐要拿到他时，就是道兄自己出手也甚费力。须知道逢蒙学射于羿，既然尽羿之道，防的是逢蒙，遂不把羿放在心上，那时如之奈何？”空空儿不悦，道：“黄道兄，你言重了。俺虽不才，也是一个已成正果的剑侠。燕子飞到得那里，难道俺收得他为徒，反拿不得他不成？”虬髯公索性也激动他，道：“若论道兄的剑术，自然胜于令高足数倍。但你这一口紫电剑，却防还胜不得令高足的青芙蓉。倘然交起手来，终是留心一二的好。”空空儿愈加不平，道：“青芙蓉果然是口好剑，俺的紫电谁见得就输与他手？本当与众道兄一同前往拿这孽障回来。虬道兄与黄道兄既是这样说，俺今日且独自一人前去，难道竟是不得成功。”口说着话，怒冲冲的向腰下掣出紫电剑来，临风一晃，喊声：“俺就此去去再来。”驾着剑光，劈空而去。隐娘、红线欲待挽他，已是不及，抱怨二仙，说话激烈。黄衫客微笑道：“二位道姑与空空道兄在仙山上聚首的日子不多，谅还不晓他的性气。要使此人做事，真是请将不如激将。若不引他火起，怎肯出力拿人。何况他们已做师生多时，怎能下得绝手，所以贫道与虬道兄不约而同，多要用话激他，看来此去必然有些下落。我们且待他回来再处。”虬髯公也是这么的说，红线、隐娘方知二仙语出有心，并非因他误授歹人，伤了自己的和气。我且按下慢提。

再说空空儿驾起剑光，负气出了花家，一路只往西南而行。约有百里之遥，拣个山坡落下，向人问一问是怎么地方，却是临安钱塘县的属地，叫做

---

逢蒙——夏代善于射箭的人。

羿(yì, 音益)——夏代有穷国的君主，善射。

回燕坡。这坡三面是山，一面是钱塘江水，中间一条大路。路旁住着无数人家，多是靠山建屋而居，也甚热闹。空空儿想：“不知燕子飞可在这里，如何这山坡的名字巧巧有个燕字，我且留心访他一访。”从未初起访寻了半日有余，杳无下落。看看天色已晚，心上边纳闷不过。走到一家酒楼上，心想喝一碗酒，顺便问问酒保。

甫进店堂，即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大呼爹妈：“方才有个矮子吃酒不曾给钱，如今又有一个矮子来叫酒了。”空空儿听了这一句话，心上大疑。因是一个小孩，不去理他。走上楼梯，拣副座儿坐下。酒保端上酒肴，空空儿取了一壶的酒，几碟瓜果，余的一概不用，吩咐拿去。一头用酒，一头问酒保道：“方才你家有个小孩，说怎么‘矮子吃酒不给酒钱’，那矮子是个怎么样人，穿何衣服？”酒保道：“客官用酒，小孩的话休要睬他”这是今天早上的事，小孩子不知人事，见客官生的身材也甚矮小，他说出这句话来，休要生气。”空空儿笑道：“天下身材矮小的人甚多，生怎么气？只因俺正要访个矮子的下落，所以问你，休得会错了意见。”酒保道：“客官当真要问这个人么？这个人是我们临安人氏，二十来岁年纪，穿的是一身元色衣裳。今天大早晨进来吃了二斤的酒，一大碗面，摸一摸腰无半文，硬要写帐。小的因不认得他，问他名字，他说出燕子飞三字，拔步就跑。

小的们是生长在临安的人，燕子飞的面貌虽然不认得，他这声名是没一个不晓得的，乃是个飞檐走壁、杀人如草的剧贼。因此不敢与他计较，由他去了。客官问的矮子，谅来断不是他。”空空儿假意答道：“俺问的果然不是这人。但那燕子飞既然如此横行，难道本境的地方官不去拿他？”酒保道：“莫说本境太爷，就是客省的官长，凡是闹过案的，那一处不要捉他。去年不知在外省犯了怎么重案，他在家中躲了好几个月，没有出头。如今却更了不得了，闻得又在山阴县境屡次杀人劫物。山阴县方太爷是个最严明、最干练的好官，他案下有许多的著名马快，却也奈何这燕子飞不得。刻下又被他逃了回来，看来又是地方上百姓的晦气。”空空儿道：“据你说来，这燕子飞是十恶不赦的了。十恶不赦的人，除了自己的家里，那一处可以安身？譬如今天早上在此饮酒，晚上却住在那里，不怕有人暗算？”酒保道：“本来他这里有一个好友，名乌天霸，不时住在他家。两个人合伙做事，现今却久不见了。这种人胆大包身，谅来住的不是客店，定是庵观寺院。客官问他做甚！”空空儿把头一点，道声：“领教。”其时，酒也完了，算给酒资，别过酒保，下楼自去，心想：“此贼必定未曾远走。”暗暗的又往各处寻访了一回，怎奈又访他不出。少顷，已是定更时候，遂借了一所客店歇下，且待明日再处。

到了明日，再往各处去寻，足足又是一天。这回燕坡的大街小巷几乎一齐走遍，却仍踪迹毫无，不过听得人说：“南边街上有家富户王姓，昨夜被贼用闷香闷住，合家上下偷去许多金银，并杀死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已经报官请验。”空空儿明知必是此贼所为，又气又恼，是晚也不觅店歇宿。守至二鼓以后，驾起剑光，团团只在坡前坡后往来。巡察到得三更已过，见正北上有一道青光，如飞的往东南而去。空空儿看得亲切，正是子飞，急把紫电剑一催，紧紧赶来。将近赶到，这青光忽往下一落已不见了。空空儿收住了剑，在下一瞧，乃是一所茅庵。只有三间草屋，很不像个样儿，暗想：“若然下去，向他说明要把仙剑收回，防他不允，动起手来，这种浅逼的地方岂是用武所在。何况他有仙剑护身，若便胜不得他，岂不是一场笑话？不如待

他睡熟以后，应了虬髯公的戏言，先把仙剑神不知鬼不觉盗到手中，那时再行设法拿他未迟。”主意已定，遂在屋上轻轻一伏，看着下边正中的那一间屋内。初时现出一线灯光，耳听得有收藏银锭的声响，料定今夜不知又在何处偷盗。少顷，灯光熄灭，声息全无。“空空儿又侯了好一刻儿，方在屋面上揭起两张瓦片丢下地去，试一试曾否已经睡熟，果然不见响动。他就放出平生本领，往着地下一跳。这身体真比落叶还轻，本来他的手段，黄衫客等众仙之中算他最是灵便，并且还有一样比众不同的绝技，练就一双夜眼，能于暗处见物不爽分毫。这夜虽然月明如昼，屋里头究竟不甚透亮。空空儿下得地时，睁开神眼仔细一看，见屋后有扇小门，料是出入之所，推一推门得很紧。幸而门缝极宽，他便轻起剑尖向着缝中一拨，这门竟被拨开，挨身而进。却就在佛座背后座上供的是一尊送子观音，两旁立着善财龙女，中间一张供台。子飞就睡在供台之上，鼾声大作。供台四边的地下，摆着香炉，烛台，乃是子飞睡在台上移下来的，其余并无别物，不知宝剑藏于何处，想起他悦来店中所说，此剑夜吐光芒，恐防耀人眼目的话，疑他掘地埋在屋中。那地上的泥土却又并无松动之处，教人却从何处寻觅。

正在无可下手，忽燕子飞在供台上睡梦之中一个翻身。空空儿觉有一股冷气直逼过来，打了一个寒噤，暗暗喊声诧异：“今夜虽是天气甚寒，但室中并无风至，如何冷得人毛骨悚然？”定一定神向台上一瞧，原来那柄青芙蓉剑，燕子飞用衣衫裹着，压在背脊下边。只因身躯翻动，露了些些剑尖出来，顿觉寒气逼人。空空儿看罢大喜，只恨压得甚是着力，如何盗得到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自己的紫电剑插在腰间，起左手持下几根短发，向燕子飞耳边拂动。子飞朦胧之中，觉耳旁有怎东西作怪，一惊而醒，一骨碌跳将起来。空空儿只待他身体一松，右手即把芙蓉剑一抽，连着裹剑的衣衫，一齐取在手中，也不答话，左手急拔紫电剑，觑定燕子飞面门就是一剑。子飞一则黑暗之中，二则倦眼模糊，三则万不料是师尊到此，竟把仙剑盗去，大吃一惊。急忙把头一偏，将剑避过，喝声：“是怎么人，敢来盗俺燕子飞的宝剑？难道是不怕死么！”随手在黑暗中摸着地下的一只生铁香炉，举起掷来。空空儿把身体一侧躲过，只气得三尸神暴跳，大骂：“我把你这孽障，好好传你剑术，谁教你为非作歹，今日恶贯已盈，岂容你再在人前造孽。”说毕，又是一剑砍来，子飞听是空空儿的声音，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硬着头皮想要强辩数句，无奈剑已砍到，只得不发一言，拍的一跳，跳出庭心，飞身上屋，始喊：“恩师饶命，弟子有话奉禀。”空空儿见子飞上屋，也把剑光一晃，赶上屋来，大喝：“你平日干得好事，还有何说？”兜头又是一剑。此刻在屋面之上，月光皎洁，子飞看得甚是分明，并不避让，反伸手向着空空迎去。此名白手接刃，惟有惯家方敢冒险，也有竟被接得去的。幸得空空儿手敏心灵，见子飞赤手来迎，喊声：“好个大胆的孽障，你敢在师长面前卖弄元虚。”顿时把剑一收，子飞接了个空，身体往前一磕，几乎跌下屋去。明知方难对敌，尽着平生的功力，看准对面一个山峰拼命一跳，跳上山头，七高八低的没命乱跑。空空儿喝声：“往那里走？”如飞的仗剑追来。究竟剑遁比步行神速，看看赶上，子飞慌了手脚，恰恰见山脚下有几丛荆棘，一丛丛高与人齐，顿时情急智生，闭着双眼，伸起两手，蒙住头面向山坡下一骨碌滚去，滚入荆棘丛中暂躲。空空儿也眼见他往山下滚的，剑光一逼，赶下山来。只因山坡下的荆棘遍地皆是，却从何处去找。若说滚下的地方，必定有些披动的形迹，却因子飞轻身之法已到十二分的火候，故此竟无半点

破绽。搜了一回，也不知斩断了多少荆棘，到底没有搜得出来。空空儿连呼奇怪，搜够多时，暗想：“今晚人虽没有拿到，剑是收回的了。若与众仙侠见面，也可交代得过。燕子飞纵然造恶，我与他师生一场，何苦定要伤他性命。不如回去与众仙侠说知，再待他们去设法拿人，免得我究觉有些不忍。”想罢一番，慢腾腾的竟自移步去了。

子飞伏在荆棘丛中，良久不听得坡内有人，探头一望，见空空已去得甚远，心下大喜，本来但想逃命，如今得了性命，又想起那柄芙蓉剑来：“必须设法取回，日后方有防身之器。否则到处要拿我的人甚多，倘遇能人如何抵敌。”踌躇了好一回儿，爬起身来抢行几步，暗暗跟着空空走去，乘机想再用计取回。好在空空此时也是步行，子飞尽赶得上。不过并不露面，赶到天色大明，已出了钱塘县界，深恨无从下手，又赶了一日工夫，方才到得花家。子飞站在别家口，直看他推门入内，认明路径，始慢慢的走了开去。到得晚上，千思万想：“要取此剑，除非依旧用个盗字，其余别无良法。”因此放大着胆，守到人静以后，折回原路。走至花家而来，施展工夫，轻轻的往屋上一跳，真果是声息全无。

正要动手揭取瓦片投探消息，不得防月光之下飏的一声，飞过一把雪亮的刀来。子飞喊声：“啊呀！”低头避过，咯啷一声，落在屋上，紧接着又是一把直飞过来，子飞说声：“不好！”觑定刀背，一脚踢开。谁知第三把刀又至。正是：

赤手方嗟无寸铁，当头忽讶有飞刃。

不知这第三把刀子飞如何避法？且能盗回宝剑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弄巧反拙故剑飞还 削铁成泥宝刀失色

话说燕子飞被空空儿盗去仙剑，心中不舍，想要设法盗回。因此暗中跟着他回到山阴，来至花珊珊家，认明路径，于晚上行事。正想揭开屋瓦探个消息，口含龙胆石解毒，先烧追魂香，把众人迷住，然后下去。不料，扑的一声，飞过一把刀来，幸亏眼快避过。第二把飞刀又到，急忙用脚踢开，接连第三把刀已至。原来燕子飞在回燕坡跟随空空儿来的时候，空空儿已在半路瞧破。一因路上人多，不便拿他。二则动了师生之谊，不忍下手。因此由他随着同来，到得花家。

空空儿见过众人，将收回仙剑的话告诉一番，并说：“此人现在亦到山阴地面，只怕今晚必来盗剑，众位正好设法擒他。”黄衫客因把众仙侠分作八路，在花家前后左右的屋上八面埋伏。虬髯公是东面，聂隐娘是西面，红线是南面，自己是北面，雷一鸣是东南，文云龙是西南，白素云是东北，薛飞霞是西北，空空儿与花珊珊在中路接应。其余武刚等众捕役俱在屋下，准备绳索铁链拿人。

得到二更已过，子飞从西北而入。西北方是飞霞伏着，料定不是他的对手，见他来了，闪过一旁，让他走去，飞风的报与黄衫客及聂隐娘得知。黄衫，隐娘关会东南各方围将拢来，等到燕子飞动手揭瓦的时候，屋面上已远远的团团围住，端整动手。子飞只因顾着自己的脚下，没有在四下留心，口中含着龙胆石，伸手揭了几片的瓦，尚未拿起。那中路乃是空空儿与花珊珊守着。珊珊本有五口飞刀，百发百中，几次捉拿子飞，不是黑夜便是人多，恐防误伤旁人，一直没有用过。今夜月明如昼，众仙侠又多远远伏着，尚未近身，正好用他一用，故此在刀袋中取将出来。第一刀，向着子飞劈面飞去，第二刀，是斜刺里飞过去的。第三刀乃是脑后，子飞避过两刀，这第三刀听得脑后呼的一响，晓得是从后面来的，欲避不及，急心把身躯一扭，将口中的龙胆石吐出，张口向着刀上衔去，巧巧咬个正着。珊珊在月光下看见大惊，要飞第四刀时，不妨已被子飞瞧见，竟把口中的刀握在手内，向珊珊颈下飞来，珊珊喊声：“不好！”慌把身子一蹲。这刀从头顶上直扑过去，只吓得面如土色，大喊：“众位仙长、道姑快快拿人！”道言未了，恼了空空儿，手中拿着青芙蓉剑，大喝：“孽障休得无礼，俺正在这里！”从屋脊背后直跳上来。子飞见剑在空空手中，晓得今晚万难成功，也不答话，拔步向西南而逃。忽有一个女子挡住去路，穿一身缟素衣裳，却是道家装束，手中擎着宝剑，喝声：“往那里走，俺白素云在此！”拦腰一剑砍来。子飞见此处有人，自己手无兵刃，不敢抵敌，改道往正西而行。不多几步，也是一个女子挡路，浑身红色衣掌，正是红线在此，一剑向子飞顶上砍来。子飞瞥见，倒退数步，暗想：“西南一路，既有准备，不能脱身，且向东南走去，看是如何。”两足一斜，飞身往正东而去。正东乃是隐娘，也持宝剑砍来。子飞见又不是路，改往正南逃去。黄衫客等候已久，喝声：“燕子飞，你今夜休想逃命，吃俺一剑。”子飞见四面皆有埋伏，只急得三魂出窍，七魄离躯。没奈何站定身子，想拼着性命与黄衫客抵死一斗，夺路而逃。但听得耳后飏的一声，只道又有飞刀过来，扭回头仔细一看，但见一道青光从半空中飞也似的落将过来。明明是空空儿祭青芙蓉剑要想伤他，子飞此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此剑锋利，一出匣性命可危。喜的是当初幸曾考究过吐纳之法，不妨等剑光飞到之时，竟用纳剑法纳他，或者竟能物归原主，也未可知。主意已定，

故此假作不知，只向黄衫客摆开手式，一拳向肋下打来。

说时迟，那时快。燕子飞这拳头尚未伸出，黄衫客的飞龙剑尚未收回，那青芙蓉已经飞到面前。子飞急将左手捏紧剑诀，右手向仙剑一招，喝声：“来罢！”说也奇怪，这剑飞到手边，顿时止住。子飞喜出望外，即起五个指头，向剑柄上一撮，居然取在手中，说一声：“谢恩师赐还仙剑！”左手的剑诀一撤，右手即持剑向黄衫客还砍。黄衫客只气得目瞪口呆。空空儿更暴跳如雷，懊悔不迭，双足在屋上乱蹬，大喊：“好个孽障，俺不拿你誓不回山。”说毕，急向腰间掣出自己的紫电剑来，直取子飞。子飞此时有了仙剑，如虎添翼，不似方才躲躲藏藏不敢与人交手，喊声：“恩师既然要祭飞剑伤害弟子，须恕弟子无礼。”举剑竟望空空儿便砍。黄衫客见了大怒，手中的飞龙剑一紧，助着空空儿双斗子飞。子飞竟然毫无惧怯，左冲右突，勇不可当。

虬髯公等众仙侠，见空空儿、黄衫客不能取胜，无一不怒从心起。虬髯公因空空儿适才祭剑，乃是他用言激动，说空空儿袒护子飞，不肯下手，乃是此举。如今这剑竟被收去，心上更是懊恼，把手中的屠龙剑一摆，与众仙侠一齐围杀拢来。子飞抖擞精神，力敌五仙、五侠、毫不惧怯。地下武刚等众捕役见他们在屋上动手，大家多在屋下边呐喊助威，只吓得街坊上左右邻居，一个个多从梦中惊醒，听的是捉拿剧贼燕子飞，胆小的不敢出来。那些胆大之人，也有披着衣服到天井中昂头张看的，也有扒到屋上远远窥探的。但见月光之下有无数的五彩霞光，青一条、黄一条、赤一条、黑一条、白一条，倏东倏西，比着秋间八月十五前后的月华更是好看。只怕的是光芒闪烁，连眼睛多睁不开来。内中还有五道光华：一道是深黄色，一道是淡红色，一道是紫色，一道是深绿色，一道是浅碧色。这五道光围着正中间的一道青光，忽起忽落，忽高忽低，搅做一处，最是利害。其余尚是半灭半明，较为散漫。十道宝光之外，另有一道寒光，似青非青，似白非白，也在那里盘旋飞舞，乃是花珊瑚所用的倭刀，却与青黄等各光差的远了，足足看有一刻多时。

忽见深黄色的那一道光向上一一起，分作两道，向青光中直冒过去，正是黄衫客的飞龙双剑。又见那紫色的光也顿是冒了起来，接连着见淡红色的、浅碧色的、深绿色的，也都腾空而起。那紫的是空空儿的紫电剑，淡红的是红线的飞虹剑，浅碧的是聂隐娘的碧云剑，深绿的是虬髯公的屠龙剑。因见子飞甚是了得，各自祭起仙剑，杀他一个措手不及。不料子飞眼明手快，也把手中的芙蓉剑向空飞去，左手捏住剑诀，右手起三个指头，往上一指，口内喝一声：“捷！”这一柄剑好如一条戏海苍龙，起在空中舞个不止，竟把五柄仙剑敌住，休想飞得下来。看的人多看出了神，暗喝：“果然好剑。”空空儿见燕子飞把芙蓉剑飞起，他想依旧收他回来，满心欢喜，左手捏诀，右手向上，连招几招，喝一声：“止！”料着这剑必然不动，落将下来。谁知止也止他不得，莫说收他回去，皆因燕子飞早经防及，所以剑虽飞起，剑诀没有撤去，那剑仍如拿在子飞手中。空空儿吃这一气，只气得眼中人出暴跳难禁，反手向紫电剑连指数指，剑光一逼，锐不可当，想把芙蓉剑逼将下去。黄衫客等也多将剑连连催动，疾似流星，直逼过来。此刻五柄仙剑并作一堆，结成一片，五色彩云占了上风，青芙蓉在下面渐渐有些抵敌不来。燕子飞虽然一样也会催剑之法，若使众仙祭的是桃花、葵花、榴花、蕙花等各剑，自然是芙蓉剑最为锋利。无奈飞龙、紫电等剑，多是黄衫、空空儿众等仙侠平日炼成，不知曾费多少功夫，比了青芙蓉剑，岂必输他。故此敌够多

时，再难支持得去。燕子飞见势头不好，着急万分。旁边张望的人与屋下那些捕役，真是见所未见，看得呆了。云龙、一鸣、飞霞、素云看看自己手中，纵然也有仙剑，只苦未学祭剑法儿，谁敢冒昧。倘把仙剑失去，如何是好？因此也多看着不动。

独有花珊珊见燕子飞昂起了头，与众仙斗剑甚酣，防的是上三路，心想：“那下三路决不防备。”摸一摸身边的五口飞刀，先时飞过三口，尚有二口未用，何不乘此机会，且再飞他一刀，打他下屋。睹得亲切，一伸手飏的又是一刀，向燕子飞腿上飞来。果然子飞没有防着，直至已到腿旁，始经觉察，喊声：“啊呀！”急忙起了飞燕归巢之势，两腿往斜刺里一跃，这刀落了个空，一直向前飞去，反几乎伤了素云。幸亏素云躲避得快。从一足边削过，坠于瓦楞之内。珊珊想：“这五口飞刀，平时自信发无不中，今夜已经飞去四口，多被这厮避过，索性把余下的一口一齐飞掉。倘仍不能得中，拼这性命不要，乘他这芙蓉剑将要斗败、心慌意乱，不能脱身之时，赶过去把他一刀刺死，岂不太妙。”想罢，又将第五把刀拿在手中，照定子飞后心“飏”的飞将过来。子飞眼虽望着仙剑，耳朵却是留神，听得背后有声，晓得又有暗器，慌把身子一伏，这刀竟从头上飞过。削去一顶元色札中，割断了三、五绺的头发，吓得魂不附体，大骂：“贱人，何得屡用暗器伤人，有日被俺拿住，休得饶恕。请你试试俺仙剑的滋味，方出心头之恨。”口说着话，心神一散，手中的剑诀一松，那芙蓉剑竟往下一沉，直落下来。飞龙、紫电等五柄仙剑，好比风卷残云，向燕子飞面前飞奔而至。子飞急得面如土色，慌把芙蓉剑收入手中，当风乱晃，急驾剑遁飞逃。恰好珊珊已赶近身旁，提起倭刀向子飞拦腰砍去。子飞不及招架，忙把一足一登，踏空而起，始将芙蓉剑向刀上一砸。但听得克察一声，把那极锋利的一柄倭刀，从头上起削去半截。真是毫不费力。珊珊只觉得自己的刀与子飞的剑略略一碰，尚不在意，忽然这刀轻了好些，好不诧异，仔细一看，已只剩得刀背的半边在手，刀口一齐削没，顿时大惊失色。众仙侠瞥见之下，因花珊珊的那柄倭刀本来也是一口宝刀，曾经问过珊珊，乃花信捉拿海盗时所得，重约十四五斤左右，长约二尺，阔约二寸，刀口极薄，可以把张素纸放在刀口之上，运一口气，将纸吹动，这纸便碎而为两，锋利可知。如今竟被芙蓉剑剁落，真不愧削铁如泥四子，没一个不暗暗赞叹。

内中雷一鸣正随着众仙侠共斗子飞，忽见他摇动剑光，两足一起，要驾剑遁而逃，急举手中的薛花剑，乘他尚未离地之时，剁他双足。不防削下的那半片倭刀恰恰落在一鸣肩上，一鸣见雪亮的一件东西飞将过来，百忙中想不到是珊珊手中的刀，被芙蓉削下一片，只认是燕子飞放怎暗器伤他，急忙一个箭步避让开去。子飞就乘这个机会，剑光一逼，向着一鸣让开的地方直冲出去，夺路而逃。一鸣顿足不迭，空空、虬髯、黄衫、红线、隐娘五位剑仙那里肯放他过去，各把仙剑催动，纷纷在后赶来。一鸣等因不会剑遁，明知赶也无益，且在屋上等候。珊珊把断刀弃去，叹了一口气，也呆呆的站在屋檐，无可如何。我且慢提。

再说子飞逃出重围，回头一望，见后边剑光纷起，一道道如闪电一般，相离只有四五丈远近，将次赶上，心下很是着慌。只把芙蓉剑乱摇乱晃，左手的剑诀捏得十二分紧，痴想遁得快了，他们追赶不来。谁知后而众仙也多使起催剑法儿，比着子飞更快。不多时，只差得二三丈路了。子飞急得无法可施，看看前边又是一条大河阻路。这河足有二三十丈开阔，深不见底，正

是三岔道南面的那一道河，前日毒打珊珊也在此地。波声滂湃，水势奔腾，夜静更阑，并无船只。子飞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若说要走别路，又是间不容发的时候，怎敢冒险。若欲骂着剑光而过，只因河面大了，御空而行，不但无此胆量，且又恐足力不济。莫要到得半河，坠将下去，那里万无生理。”正在左思右想，虽然想起了幼年时节曾经习过泅水之术，能伏水底一二个时辰人近来久未试过，今夜焉敢冒昧。况且想到乌天霸化尸一事，这个蜷须老者能在水面行走，这本领真是非同小可，愈觉心胆多碎，急切拿不定怎么主意，两足却已奔到河边，看白茫茫万顷波光，寒滚滚千重浪影，又正是晓风乍起，残月将沉的时候，那春寒甚是凛冽，冻得人手足多麻。

子飞实是出于无奈，到得河沿，耐着寒冷，硬着头皮，把剑光一纵，腾起空中，痴想渡河过去，打了个挺而走险的念头。不妨只走得二三丈河面，偷眼往下一望，看见脚下边急浪滔天，这身体飘在水面之上，好象立刻要跌将下去的光景，心头一软，手中的剑诀略松，滴溜溜连人带剑竟从半空里跌入河中，喊声：“我命休矣！”急把双目一闭，双膝一磕，双手一沉，又紧紧的把牙关一咬，任着他向水底沉去。一霎时，淹入水中，毫无踪影。及至空空儿等赶到，但见水面上有溜圆的几道水花在那里盘旋不已，其余一无所见。空空儿等个个惊诧不已。正是：

飞空已得仙家秘，涉险几追屈子踪。

不知燕子飞跌入水中，空空儿与虬髯公等众仙须下水擒拿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缚情丝空使美人计 触剑锋几寒侠士心

话说燕子飞被空空儿等五位剑仙追至河边，万不得已，驾起剑光想要渡过河去。才到二三丈河面，偷眼向下边瞧看，见波涛汹涌，一片汪洋，心上一慌，连人带剑跌下河去。及至众剑仙追到之时，但见水面上有水花旋转，燕子飞纵踪杳无。空空儿等甚为诧异。聂隐娘道：“我亲眼见他渡河去的，怎的一时就会不见。难道他深知水性，匿入河中不成？”虬髯公点头道：“只怕有些意思。”空空儿道：“这孽障从来并没听见他习过水性，恐是失足堕下去的。如此大河，万无生理，也是他恶贯满盈之报。”黄衫客道：“空空道兄所见甚是。但可惜那柄青芙蓉剑失落水中，日后如何回复公孙大娘？况且这厮本领非凡，难保不淹在水中，竟能耐得一日半日，并没有死，我们去了他又出来肇事。贫道想，各位道兄、道姑还须亲自下去，搜拿一回的好。若然真个死了，也好把尸身拿上岸来，待武刚们报官领赏。若使不然，何妨就在水底擒他。”道言未了，四位剑仙个个称善，各自运动仙剑，分东南西北四面下水找寻。

黄衫客在中央往来搜索，足有一个时辰，这条大河几乎把那河底的水翻了转来，却绝不见子飞下落。众剑仙寻了一回，踏波登岸，聚在一处，多说：“真是异事。”其时，已是日上三竿。黄衫客因再寻也是无益，与众剑仙商量，暂且回去。惟子飞必然未死，再当访明踪迹，设法拿他。按下慢提。

再说子飞自坠入河中之后，自料性命难保，手中握着仙剑，两目紧闭，沉下水去，约有七八丈深。大凡失足坠河的人，若是通潮的河港，这人未曾绝死，在波浪中必定逆流，直至已死以后，方才顺流而下。子飞跌入河中的时候，正值潮来，此河之水发源钱塘江中，何等急骤，益且风浪又大，禁不得涛头几卷，竟把子飞卷出三岔道的大河，曲曲折折向外流去，故此空空儿等居然找不到他。约有两三个时辰，左右潮也平了，风也小了，浪也息了。子飞也只剩得一丝气息，再不想得活的了。巧巧流至一个沙滩左边，竟把身体搁住。此滩水势最缓，在山阴县最西界内，名滟滪滩，离三岔河已在十里之外，乃是渔户聚集之处。子飞流到此间，有个渔人张网捕鱼，忽见沙滩边有霞光万道，只向水面直冲，不知是怎么东西，告知众渔船，渔户多来看视。内中有几个好事的人，自仗着识得三分水性，情愿下水打捞，看是何物，纷纷跳入水去，仔细搜摸，并无别物，只有一个死身，各人心下大惊。按一按身体尚软，知他还没有气绝。因想：“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故此七手八脚的把他拽上岸来。见是一个二十岁的人，手中拿着一柄宝剑，紧紧的拔也拔不出来，甚是奇怪。急忙觅得一只笆斗，将那人搀扶，肚腹伏在斗上，一人起右脚，轻轻在背上踏动。少顷，吐出许多水来，始把笆斗拿去，灌了好些姜汤，使他眠在地上。不多时，竟回过气来，渐渐苏醒，见是众渔户搭救，真似做了两世的人，勉强挣起身来道谢。众渔户见人已活了，多来动问姓名及因何坠水的原由。子飞不敢说出真情，答称：“姓于，名飞，贩卖绸缎为生。昨夜在三岔河遇盗，所有货物尽遭抢去，人被推落水中，飘流到此。今蒙施救，真是重生父母一般，日后终当图报。”众渔户道：“原来是个被盗客商，可怜，可怜。但那三岔河向来并无歹人，新近来了燕

---

滟滪(yànyù, 音艳预)——长江瞿唐峡口的巨石。

浮屠——佛家语，此指佛塔。梵语 Buddha 的音译，也即佛陀、佛。

子飞，扰得地方上下不得安宁，谅来必是此人，又在那里违条犯法，此贼不知何日能除，想想真为可恨。”子飞见众渔户当面骂他，无可奈何，只得也顺着他们略骂几句。后来有个年老渔翁，问：“于客人腹内可饥，小老几船上有现成酒饭，可要用些？”子飞说声：“惭愧，小可昨夜至今，粒米不曾下咽，老丈如此救人救彻，却教我如何得报？”渔翁道：“些些一饭，说怎报答。”当下领着子飞到船用饭，众渔户纷纷散那老渔翁姓陈，名实，本地人氏，世业捕鱼，生长烟波，年已六十六岁，须眉如雪，儿媳已亡，船中有一个孙女，名唤雪贞，年方十八，却生得翩若惊鸿。虽然渔家打扮，脂粉不施，别有一种妩媚之态。子飞到得船中，陈实令孙女儿到后舱端饭，又端了一碟子煎鱼，一碟子炒虾，一大碗的高粱酒儿令子飞吃。子飞灾心乍退，色心又起，目不转睛的看着雪贞。酒饭已毕，托称精神疲倦，向陈实暂借舟中歇息片时。陈实并不疑心，一口允许，并说：“今日天气寒冷，本不打鱼，尽可在舟稍歇。”子飞大喜，竟然倒头睡去。一觉醒来，已是黄昏将近，假意连称“打扰”，起身欲行。陈实一片好心，说：“此时天色已晚，客人上岸又无银钱，又无行李，却向何处投宿，不如竟在小舟暂住一宵，明日再作区处。”子飞巴不得有此一句，又假意说了好多的感激话儿，是晚睡在舟中。

只有雪贞，自从子飞上船，看他举止轻浮，言语之间又多半吞半吐。若说果然是个遇难被救的人，不应这个样儿，手中又拿着一把雪亮的剑，片刻不离，深防他不是好人，暗想：“祖父年高，自己是个青年女子，船中又无别人，不应招留这不尴不尬的年轻男子。倘然闹出事来，怎的是好？”只为船中地窄，陈实的双耳又有些儿重听，不便向他阻止，惟有暗地留神。到得二更已过，陈实已入睡乡，鼾声大作。忽觉船头微微一动。好个雪贞，十分机警，忽从梦中惊醒，侧着耳朵仔细静听，并不做声。少顷，又觉得后梢棚悉率有声，明知必有变故，始想叫喊，又怕此人必定手携凶器。倘然喊破，动起蛮来性命难保。想到此处，心头别别的跳个不住。正当无可如何，忽鼻孔中透进一阵香来，馥郁异常，从未闻过。雪贞常听人说，古来有种歹人，凡是邪淫好盗，必先燃点闷香，把人闷倒，方可行事。此香来得蹊跷，莫非就是这个道儿。因急把身子睡下，伸手取过一条棉被，没头没脑的盖在身上。这娇躯缩做一团，钻在被中抖个不住。喜的是被边四角裹得甚紧，绝不通风，那香气竟钻不进来。

不多时，听得船梢上的芦席一掀，跳下一个人来，手脚甚轻。如此小船，却也不甚荡动，雪贞更吓得芳心无主。那人进得后舱，右手仗剑，左手向满舱乱摸，被他将次摸近被窝。雪贞此时实在无奈，只得喊声：“是怎么人，黑夜之间来此做甚？”反把那人也大大的吓了一跳。原来此人非别，正是子飞。他烧追魂香想把雪贞闷住，然后行事，免得叫喊不便。岂知雪贞未曾闷倒，心下怎的不惊，细想：“此香用过百数十回，没有一次不验，怎样这个小女子闷不住他。难道船上边四处漏风，这香气散而不聚不成？但是事已如此，顾不得他叫唤。且先用些好言求欢。若果不从，再行动强未迟。”因笑微微的答道：“小可于飞，蒙令祖日间搭救，留宿在船，无可报恩，愿与小姐结为夫妇，将来终身侍奉令祖，岂不甚好，务望小姐允许。”雪贞战兢兢拒绝他道：“既然于相公要知恩报恩，岂可干此禽兽之事。明日何妨稟知祖父，说合成亲。奴见相公一表人才，心中也甚爱慕，此姻谅无不成。若要今夜行怎苟且，这却万万不能，相公须要自己稳重。”子飞闻言，暗思：“好个伶俐女子，回说得这般干净。不知他心中究竟如何？”因又轻轻的说道：

“承蒙小姐见爱，三生有幸。但今夜风月良宵，岂可虚度，尚望小姐垂怜，休得推三做四。”口说着话，起手要想来揭被窝。

雪贞恐他立刻行强，慌又用言岔他开去，道：“相公如此爱我，人非草木，岂不知情。但想相公昨晚被盗坠入水中，寒气侵肌，身子究宜保重。倘果天从人愿，明日稟明祖父，得遂良缘，那时日久天长，岂在今宵一刻。相公须细思细想。”子飞闻言，扑嗤笑道：“小姐说我昨夜坠河，今日身体受了伤么？不瞒小姐说，我本练有浑身武艺，莫说偶然坠水，无甚紧要，就在水中伏他两三个时辰，却也何足为奇。”雪贞听话出有因，正要探听他的下落，却又用话去诳他，道：“既然相公有此本领，昨夜因何这般狼狈，并把金银货物丢去。这燕子飞究有多少羽党，相公敌不得他，以至受这大亏？”子飞说得投机，忘其所以，随口答道：“实不瞒小姐说，你道燕子飞是怎样人，俺就是燕子飞。日间因恐令祖及众渔户见疑，故把姓名隐去。若说昨晚的事，乃因路遇仇人而起。他们共有十数个人，多甚了得，故此偶尔失利，日后终须报复。”雪贞听此人自说是燕子飞，心中更是惊恐，硬着头皮勉强答道：“我久闻人说，燕子飞有万夫不当之勇，又能来去无踪，竟与古书上的剑仙仿佛，提起时令人钦慕。相公这般瘦怯，岂是此人，休来哄我。”子飞道：“小姐你不信么？别的莫要说他，但看这芙蓉剑，就是俺燕子飞仗着他来去无踪的宝物。小姐如果真心相托，将来如要金银财物，不管你取之不尽，用之有余，真个造化不小。”雪贞点了点头，心中暗晴想道：“原来此贼仗着横行无忌的就是这一把剑，方今各地方官多悬重赏拿他，与民除害，今夜既在船中，何不乘此机会，使个美人计儿，把他宝剑诱入手中，再用好言挨到天明，告知众渔户协力拿人，岂不是瓮中捉鳖。”想罢，一翻被抽身坐起，道：“如此说来，你正是燕剑仙么？这芙蓉剑原来有此妙用，我陈雪贞无缘巧合，怪不道昨夜曾得一梦，梦中见一白须老者，赐我宝剑一柄，口称我的终身全在此剑之上，须要紧紧收藏。今日果然得遇剑仙，这真是良缘前定。何不即把此剑为媒，就此藏在我后舱之中，免得光芒耀目。一来吓得人心胆多寒，二来被人瞧见，不当稳便。”说毕，伸手向子飞来接。

子飞把手一缩，道：“小姐且慢。此剑俺燕子飞一刻离不得他。若要将他作为聘礼，那可不能。”雪贞闻言，脸上一呆，道：“据燕剑仙之意，那便怎样？”子飞道：“据俺的意思，今晚先与小姐成亲，再待明日稟明令祖，那时你的一生受用，自然多在这柄剑上，你要把这剑来藏起，却是为何？”雪贞被他这一句话，一时答不出来，心中又惊又急，泪汪汪的几乎哭出声来，半晌不敢说话。那身躯只管乱抖，这只小小船儿震得有些撼动。子飞觉着，忙问：“小姐怎样？”雪贞依旧不敢开口。子飞忽道：“小姐休要害怕。俺明白了，敢是因我手中拿着此剑，看见剑光射目，有些胆怯。也罢，俺就暂时藏在你的被中，裹住了光，那可不必惊慌，成就俺好事了。”遂把仙剑轻轻一放，平放在舱板之上，一手拉着被角，前去遮掩光芒，一手要向雪贞行强。雪贞瞥见，心花怒开，急把身子挨近剑边，放大着胆，用尽平生之力，双手把剑捧将起来，向着子飞揭去的芦席之外，飏的一撇。子飞正在色胆猖狂的时候，不提防有此一举，要想抢时，已经不及。但听得扑通一声，撇入水中。子飞顿时大怒，欲待发作，谁知雪贞见剑已撇掉，先自大喊：“快快拿贼！”惊醒陈实与邻船的一众渔人，嚷成一片。子飞心头火发，一拳照着雪贞面门打来。岂知船身甚小，不是用武的地方，子飞放开拳势，那拳头还没有发出，这臂儿因往后一伸，触在船旁木板之上，豁喇一响，这板立时破

裂，纷纷坠水，把个瓜皮艇子几乎侧了转来，子飞立不住脚，喊声：“啊呀！”身子往后一仰。头重脚轻，直躺下去，半个身躯已在水中，只在两只脚还钩住船舷不放。雪贞是生长在水面上的，何等灵便，伸手拔起一枝桨来，向足骨上尽力一划，虽然不甚沉重，因巧巧的击在足踝之上，一霎时疼痛难禁，钩攀不住，跌下水去，这船险些儿也翻入波心。幸亏雪贞急将手中的桨向邻船上竭力一撑，始能支住。其时陈实及邻船上的一众渔人多已起身，争向雪贞问话。雪贞一一告诉众渔人：“多恨错救了他。”内中有几个会得水性好些的，更想贪图赏银，拼着性命下水捉拿，共有十数个人。

谁想这燕子飞下得水时，心中并不着慌，定要把雪贞杀却，以雪心头之愤。只恨宝剑被弃，弄得两手空空，好不懊恼。故思欲雪此恨，须先寻取宝剑，只要宝剑到手，那怕这几个渔人。因在水面上透出头来，定睛四看，先见满滩边有许多渔人，一个个手执鱼叉，或是竹篙、木桨，勇赳赳多在那里跳下水去。子飞毫不介怀，只留心看那宝剑坠下的地方。果见水中透起剑光，晶莹夺目。喜得离岸尚还不远，急在水中一连几泅，泅至那边，伸下手去一摸。初时摸不到底，因又翻身往下一伏，始得将宝剑摸起，拿在手中，然后使个鲤鱼攻水之势，往上一冒，露出上半截的身子，直向岸边泅来。众渔户正在水内搜寻，看见水面上冒出一个人来，大喊：“在这里了！”一窝蜂的拥将上去。子飞喝声：“来得正好！”在水中手起剑落，杀死一人。众人见了大惊，谁敢上来，发一声喊，各自退去。子飞乘势泅水追来，众渔户多没命的奔上岸去。子飞也上了岸，雪贞与陈实看见，吓得魂不附体，急忙驾起桨来把船开放。各渔户分头上船，七手八脚端整开船。子飞不去追赶渔人，却看准了陈实的船，见他高岸只有二三丈路，拍的一跳，跳上船头。陈实大喊：“饶命！”雪贞也慌得没了主意。

忽见岸滩上起一道光华，如飞的又落下一个人来，手中也拿着一把宝剑，往着船头直跳。陈实只认是子飞一党，吓得话也说不出。谁知那人上得船来，也不开言，照着子飞兜头就是一剑。子飞出其不意，错认做也是渔人，急举芙蓉剑相还，当的一声，两柄剑击在一处，只击得火星乱迸。子飞始知也是一把仙剑，不由不心下吃惊。又想：“船头窄小，岂是动手的所在。”慌把宝剑一收，要驾剑遁而逃。谁知两个人站在一处，剑长船小，这剑尖向着那人头上一削，把顶元色绸扎巾霍的削下水去。那人大惊失色，急把身体一伏，一剑向燕子飞脚下砍来。子飞招架不及，往上一跳，离船有三尺多高，避过此剑，趁势一剑往那人顶上直劈下去。那人喊声：“不好！”身体往后一退，这剑尖正划在衣襟之上，又割去一大片的衣襟，只吓得汗流浹背。雪贞见来的人虽然敌不得子飞，幸喜不是那贼的一党，不如把船摇将回去，好待众渔户帮着这，共拿恶贼。主意已定，急把桨梢一扳，格吱格吱的又摇拢岸来。船上二人你一剑我一剑的斗个不住。只恨的是小小船头，英雄各无用武之地。正是：

美人巧计嗟何补，侠士雄威恨莫施。

要知拿燕子飞的是谁，这回毕竟拿得住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收宝剑十侠下仙山 吐霜丸大娘开杀戒

话说陈雪贞见燕子飞跳下船头，那岸上边又飞下一个人来，幸喜不是子飞同党，两人各举宝剑就在船上交手。雪贞看这个人有些胜不得子飞，急忙把船摇动，想要傍到岸滩，合同众渔户一齐拿贼。那与子飞交手的人，不是别个，乃文云龙。自从虬髯公等追赶子飞坠水之后，因宝剑尸身没有捞获，心疑此人必定未死，回转花家与众仙侠计议。到了明日，共分十路找寻。

云龙乃是西路，寻了一天，杳无下落。得到晚上，经过滟灏滩边，见泊着无数渔船，正在留心察看。恰好雪贞把芙蓉剑撇下水去，远远见一道剑光直奔水内。云龙心下甚是诧异，只恨不谙水性，未敢造次。后见雪贞船上有一人推入水中。虽然离岸尚远，且在夜间看不出是否子飞，料着却有几分相象。又听船中一声喊叫，惊动众渔户个个起来，大呼：“拿贼！”始知果然子飞不错，心中大喜。即在岸旁伏着，想俟众渔人追他上岸，帮助拿他，子飞竟在水中拾起仙剑，杀死渔人，赶上岸来。云龙心中大怒，一个飞燕出林之势，追近子飞身旁，拔剑在手，正待砍他个猝不及防，无奈子飞身体灵便，那脚跟还未曾站定，飞身一跳，早又跳上渔船。云龙此时性起，顾不得自己在水面之上从来没有练过功夫，跟着他也是一跳，跳上船来，并不打话，挥剑便砍，却被子飞连还数剑，削去扎额，割落衣襟，只杀得气喘嘘嘘，惊魂欲碎，及至雪贞将船摇动，船身颠簸，更是立脚不牢，勉强又斗了四五个回合，虚砍一剑，向着岸上跳去。只因用力过猛了些，耳听得扑通一声，竟把那只小小渔船踏沉水内。雪贞、陈实同时翻下水去，子飞也跌入波心，云龙跳踏实地。回头见沉了渔船，恐雪贞与陈实有失，心中不忍，在岸上边大喊：“救人！”谁知众渔户多已摆开，无人答应。云龙只急得手足失措，眼看着波涛万顷，无法可施。

少停，见高滩三四丈外起阵水花，旋转不已，愈旋愈近，疑是子飞，急忙掣剑在手，准备抵敌。及至拢岸，钻出一个人来，却是陈实，随后雪贞也如凌波仙子一般，湿淋淋上岸来。云龙大喜，急与陈实打话，尊声：“老丈受惊，不妨事么？”陈实没有听见，尚未回言。雪贞代他答道：“多蒙相公动问。我们身长渔家，素来习得水性，尚还不妨。不知相公贵姓大名，深感拔刀相助。”云龙道：“俺文云龙便是，奉袭善恩师之命，帮助山阴县捕役花信之女珊珊，除暴安良，访拿燕贼，争奈水面之上，拿他不得，说也惭愧。不知此贼怎么样了？”陈实闻言，始把衣上的水略略拧干，将云龙仔细一看，回说：“原来是位相公，这恶贼被相公将船踏沉，跌入水中，不知去向。但想此滩水势不深，此贼既能识得水性，谅来依然未死。不过如今天色将明，未必再敢在此登岸，必定泅往别处去了。老朽昨日不合偶动恻隐之心，误救歹人，致有此祸，真是善门难开。”云龙道：“原来老丈不知此贼来历，昨日误救了他，却怎的今夜又被小姐推入水中？”雪贞脸上一红，低头不语，陈实把上项事说了一遍，又道：“可怜老朽只此一个孙女，现与恶贼结下冤仇，白天尚可。到了晚上，防他必要报复，还求相公想个主意。”云龙听罢，踌躇半晌，开口答道：“老丈放心，待俺回去禀知师尊，我们正要拿他，今晚一定有人到舟，与老丈及令孙女作伴，但恨宝舟已经倾复，如之奈何？”雪贞道：“这却不妨。这里滟灏滩边共有二百八十六号渔船，有大有小，有旧有新，皆是我们亲戚故旧，今夜可惜一只大些的船暂宿，待令师尊等到来，那只沉没的小舟，停会儿可央众渔翁设法捞起，修整好了，想来尚还用得，

相公但请放心。”云龙道：“既然这样，是极妙了。但小姐与会祖浑身湿衣，必须赶紧换去，免得寒湿伤身。”口说着话，伸手向怀中摸出两锭银子，给与陈实，叫他上岸买衣，余下的作为修理船只之用，并嘱晚上住在怎么船中，船头上点一小灯为记，免得人寻觅不到。陈实接了银子，与雪贞感激万分，连连道谢。云龙回说：“休得如此，俺要去了。”别过二人，如飞回到花家。

天色尚早，只有武刚守门。虬髯公等在外边寻访子飞，尚还未转。等了片时，始一个个先后回来。云龙把遇燕子飞的事，从头说了一遍，请众仙侠今夜同到滌灊滩去协力拿人。黄衫客闻言，咋舌道：“照文贤侄说来，昨晚两触剑锋，险遭不测。此贼有此利剑在手，今晚一同前去，无论渔船虽大，不能容这许多的人。即使容得下了，动起手来，俺与虬道兄、空空道兄、聂道姑、红道姑，多可无俱。你们四人与花小姐在陆地上尚可勉强支持，苦在水中，岂是那贼对手。倘然有怎差池，譬如昨夜的剑，幸亏偏了些些，否则何堪设想，思之令人寒心。众位道兄、道姑，终须想一善策，先把此剑收掉，方可并力拿他。不知那位有怎高见？”虬髯公道：“此事多是空空道兄误传吐纳所致。如今我们五个人的剑术，与他多已无甚高低，再有何人能收此剑，看来真是费事。”空空儿听得虬髯公又来发话责备，无言可答，呆了片时。忽然想起：“这五花剑是公孙大娘制炼成的，下山之时但向大娘问得用诀，没有问得有无解决，或者另有克制他的法儿，也未可知。必须往飞云山求公孙大娘，定能济事。”因向虬髯公答道：“虬道兄屡次见责，果然不错。无如事已如此，俺也悔之莫及。俺想这五花剑本为公孙道姑之物，道姑既炼此剑，难道竟无破剑法儿。俺愿今日到飞云山一行，恳求道姑下山，收回仙剑，共灭那厮，未知众位道兄、道姑意下若何？”黄衫客听罢，抚掌道：“空空道兄言之有理，怎的贫道等想不起这剑主人来。此剑既是公孙道姑所炼，谅来道姑必有妙法收回，道兄何不就此前去，求他早日下山。”聂隐娘道：“话虽如此，飞云山离下界甚遥。空空道兄若果前去，至少也有三五日耽搁，那贼既与陈雪贞结下宿嫌，这三五夜中岂能容得，只怕定要暗中报复。我们岂可不去救他，也须预行定个计较。”红线道：“愚妹不才，愿往滌灊滩一走。”黄衫客道：“空空道兄既往飞云山去，俺们在此闲着无事。红道姑何妨与聂道姑一同到滌灊滩去，寻见陈实渔船，暂与雪贞作伴，俺们同在滩边暗地巡护，此贼若来，倘然拿得住他，那时大娘下山，交还仙剑，不必大娘动手，岂不甚好。若仍拿他不住，再待大娘到来不迟。”空空儿道：“黄道兄布置得最是周密，俺决计就往飞云山去也。”于是辞别众仙侠、驾起剑光，无分昼夜，直奔飞云山而行。

这里黄衫客等到得晚间，果然同至滌灊滩边寻觅陈实渔船，好得云龙吩咐雪贞在船头上挂一渔灯为记，甚易辨别。众仙侠无须动问旁人，只看船头有无灯火。走过了一百多号渔船，始见有只半旧大船，在头舱门之外点有一盏纸糊小灯，泊得离岸甚远。云龙料定是了，稟知红线、隐娘，一跃上船。雪贞尚还未睡，因船中渔具多已失掉，独自一人在灯下结网，端正明日捕鱼。见半空中落下三个人来，吓了一跳，将身急向船中躲避，低低的同一声：“是怎么人？”云龙答道：“陈小姐休得惊慌，俺文云龙与聂道姑、红道姑在此，特来保护小姐与令祖性命。”雪贞听罢，喜出望外，忙把陈实唤醒。同至船头，参见了，始邀红线、隐娘进舱。陈实陪着云龙在船头坐下。云龙举眼

看这渔船，比昨夜沉掉的那只小船约有一倍多大，船舱中可容得四五个人，船头上若将芦栅卸下，尚可施展拳脚。因令陈实竟将芦席卷去，预备交手地步。部署已定，问陈实：“那只沉下水去的小船可曾捞起，有无大损？”陈实答称：“已经捞获，无甚损伤。现在岸上略加修理，两三日后可下水。”云龙道：“这却还好。”二人讲了许久的话。云龙令陈实于今晚起暂在后舱安歇，自己因与雪贞避男女之嫌，况子飞若来自分不是他的对手，故此别过隐娘、红线，跳上岸去寻找虬髯公等，暗暗在滩上边往来巡察。

岂知第一夜子飞没有访到信息，未曾到船。第二日始被他探知下落，于三鼓后到船下手，怎禁得红线、隐娘十分利害，在船上边恶斗一场。子飞休想胜得二仙，凫水而逃。第三夜，子飞伏在水中，用雷公凿想把船底凿沉，却被红线听得水底隐隐有丁丁之声，下水察看，把他惊走。第四夜在岸滩上边暗祭飞剑，要伤雪贞和船上人性命，不料剑光起处，被虬髯公、黄衫客瞧见，各祭飞剑抵住。雷一鸣、文三龙、白素云、薛飞霞、花珊瑚多来帮着拿人。珊瑚手中持的兵刃，乃借文云龙定聘薛飞霞的那把幡龙宝剑，比从前所用倭刀不同，舞动时也觉光芒射目。子飞认做他也得了仙剑护身，心上好不诧异。在岸滩边混斗了半夜，自知寡不敌众，仍驾剑遁而逃，黄衫客等并不追赶，由他自去。防是追得急了，倘然远走高飞，寻他反甚费事。光阴易过，一连七日，燕子飞每夜寻仇，竟有百折不回之势。空空儿尚未回来，众仙侠个个焦闷。

原来空空儿自从驾着剑光，风驰电掣的奔至飞云山中，叩见了公孙大娘。把误收燕子飞为徒，刻下造恶多端，自己痛责自己的话述了一遍。次说仙剑利害，众仙侠无能为力，要求大娘下山。公孙大娘道：“当初众剑仙取剑之时，愚妹曾经谆嘱，不可误授匪人，这芙蓉剑更甚了得，谁知今竟闹出事来，又竟是芙蓉剑，此剑非钢非铁，破他甚难。尚幸愚妹现炼的霜锷丸，共需三百六十一天功候，已炼了三百五十八天，只须再待三日便可成功。这剑丸乃取百花上所受之霜，积而为液，和以铅汞，锻炼而成。五花剑乃第一瓣落花之精铸成，取其肃杀，芙蓉亦然。百花经霜而凋，以霜锷丸破五花剑，实有天然相克之理。燕子飞既然倚恃仙剑，如此横行，说不得须下山一遭，与众剑仙同为世间除害。不过须请稍待三天，方可同去。”空空儿见大娘允了，且不十二分抱怨于他，心上甚是感激，诺诺连声而退。又往各处报知昆仑摩勒、古押衙、精精儿、荆十三娘四位剑仙，也要求他们一同下山。四剑仙异口同声，多愿前往。三天已过，到第四日，大娘剑功圆满，邀齐空空儿、古押衙等众剑仙，在山顶上设着香案祭过，试用一回，但觉择动时满山草木直摇。剑风掠过，远远的多落下许多叶来。那剑锋之利，可想而知。众剑仙个个称赞。大娘也甚得意。舞罢之后，把手一招，喝一声：“止！”这剑飞至掌中，一个盘旋，化成一粒剑丸，约有龙眼大小，动也不动，大娘纳入口中。空空儿道：“难为道姑，不惜苦功炼此利剑，真是人间第一，世上无双。我等紫电诸剑，安得如此妙用。但不知道姑于何日下山？”大娘道：“燕子飞似此造孽，岂可片刻容他。愚妹有言在先，请道兄稍待三天，为的是剑功未满。如今剑已好了，就是今日下山何妨。”空空儿道：“如此最妙。敢屈众位道兄、道姑就此一同跋涉一遭，俺空空儿当面谢过。”遂向众剑仙一一稽首。众仙还礼不迭，多说：“除暴安良，此是我等分内之事，道兄何必如此，我等说去就去。”公孙大娘遂吩咐弟子李十二娘与侍女英英谨守洞府，自己偕空空儿等六位剑仙共驾剑光，立刻往下界山阴而去。

在路并无耽搁，不消三日，已到山阴。由空空儿领至花家，遇见武刚，动问去后各事。武刚把燕子飞屡向陈雪贞船上寻仇，被黄衫客等杀退的话，细细述了一遍。又道：“前昨两夜却没有来，不知又往那里去了。县中的方太爷因缉捕限期，展了又展，幸亏是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晓得此案棘手，从来并没比责。昨日已展第五次限期，曾传花家小姐上堂面谕：‘此次如再不能将凶犯拿获，下次堂回，万难再请展限。’声色俱厉。花小姐见太爷动怒，因将众位道长、道姑与各剑侠现在帮助捉拿之事，一一禀知。方太爷初犹不信，说：‘古人《剑侠传》上虽然说有此等异人，大半多是文人寓言。何况即有其人，燕子飞有何等本领，剑仙尚且拿他不得，分明一派胡言。’后查滟灏滩渔船上，有被燕子飞在水中杀伤人命报验一案，实因捉拿剧贼燕子飞而起，太爷曾往勘验，众渔人异口同声，多说：“是晚多亏义士文云龙帮助踏沉陈实渔船，子飞又坠水而逃。那文云龙乃剑侠裘善之徒，到了明晚，云龙偕同男妇剑侠多人至陈实船中守拿子飞，无如此贼本领高强，以致未曾拿住。’众供确凿，有案为凭，乃令花小姐特请虬道长与文剑侠进衙问话。道长虽仍不露真名，托称姓裘，名善。方太爷动回之下，十分敬重，亲托道长与文剑侠务助花小姐成功，日后自当图报。虬道长应允而回。只因那贼两夜未来，故黄道长与文、雷、白、薛四剑侠并花小姐，分道向滟灏滩左右前后打探踪迹而去。道长等来得正好，想各仙侠傍晚必回，可以商议行事。”空空儿点了点头，吩咐武刚自去。

公孙大娘等同至客堂稍歇，看看天交下午，虬髯公等先后回来，见过大娘，又与昆仑摩勒等相见，文、雷、白、薛四人也多一一叩见过了。众仙侠端详一过，多说：“真是后起之秀，不枉各道兄、道姑下凡一场。”黄衫客等不免谦逊几句。言谈有顷，公孙大娘问：“可曾打听得燕子飞现在何方，今晚便可并力拿他。”文云龙道：“弟子访闻此贼，现在滟灏滩东首三里之遥一个潮神庙中，不知这两夜因怎没有出来。”黄衫客沉吟道：“那厮既仍逗留左近，却又两夜没有出来，必在那里盘算怎么毒计，欲思暗算我们也未可知。今夜要去拿他，好在众仙侠多已会齐，必须分半往拿。一半仍往陈雪贞船守护，方可万无一失，切莫中了那厮暗计。”公孙大娘回言称是，遂各彼此定议。虬髯公、黄衫客、雷一鸣、白素云、薛飞霞、花珊瑚仍伏滩上，红线、隐娘依旧上船保护，公孙大娘、空空儿、古押衙、昆仑摩勒、精精儿、荆十三娘、文云龙同往潮神庙去。武刚带领捕役四处哨探接应。

计议已定，时已黄昏，大家分道起身。正是：

江上鲸鲵同奋武，穴中螻蚁怎逃生？

要知燕子飞如何就擒，这部《五花剑》如何结局？再看下回分解。

---

展——延期、宽缓。

鲸鲵(jīngní,音精泥)——鲸,鲸鱼。鲵,娃娃鱼。



### 第三十回 十仙侠收徒归大道 五花剑传世演奇书

话说公孙大娘等共分水陆三路，捉拿恶贼燕子飞。这燕子飞住在潮神庙中，因何两夜没有出来？说也恶毒。他恨陈雪贞求欢不遂，船中反留隐娘等拿他之嫌，深入骨髓。又恨隐娘等来得人多，众寡不敌。虽然仗着仙剑利害，几次临危，尚无意外，究竟留看这一班人，终是对头。既然不可为敌，必须想个法儿，把他们一网打尽。故此左思右想，被他想出一条水火无情的计来，知道隐娘等众人多住在花珊珊家中，他因不惜艰难，向深山内觅了许多毒草，用水浸了两夜，到第三日取起，捣成毒汁，准备黑夜暗至花家，倾入水缸、水桶之的、使他们吃了下去，一个个毒入心肺，不消数日，自然死个尽绝。又向山阴县城泛衙门盗了数枝火箭，要烧陈雪贞的渔船。水面上火发起来，无处逃生，活活把陈实、雪贞一齐烧死，以泄心头之愤。故此一连两夜，足迹未到滟滟滩边，公孙大娘等分路拿他的时候，他正身藏火箭，肩背仙剑，腰悬毒草汁儿瓶，在潮神庙动身，要想今夜行事。

从潮神庙到花珊珊家，须先打从滟滟滩经过，子飞来到滩头留神一望，见陈雪贞的船上灯火尚明，人还未睡，他就掏出箭来，对准船棚的一箭，正中芦篷之上，火机击动，顿时烧将起来。子飞又是一箭，觑定稍棚射去，又射个正着。再要射第三箭时，忽见船身一晃，烟焰中冒出两个女子，正是红线、隐娘，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各起仙剑，将船棚砍倒，堕入水中，一霎时，烟消火灭。子飞大怒，觑定隐娘射去一箭。隐娘不慌不忙，将剑一迎，那箭反向子飞射回，满箭是火，幸亏躲避得快，几乎把鬓发烧去。子飞见势头不好，今晚又不是路头，把背上的芙蓉剑拔在手中，连连晃动，驾起剑光，飞奔而逃。红线、隐娘也驾剑光追来，不多几步，只见前边滩上剑光大起，乃是虬髯公、黄衫客率领雷一鸣、白素云、薛飞霞、花珊珊在前挡路。珊珊仗剑当先，看子飞来得切近，平地跃起有一丈多高，大喝：“恶贼，今夜看你何处逃生！”劈胸向子飞一剑。子飞没有防备，慌把身体一偏，当的一声，巧巧砍在腰间悬的那只水瓶之上，击成齏粉，这毒草汁溅了珊珊一头一脸，珊珊不知道是怎么东西，喊声“不好！”跌下地去。幸由素云扶住，并未受伤，不过满头脸顿时起出无数泡来，异常肿痛。虬髯公等顾不得珊珊受伤，各持仙剑直取子飞。子飞那敢抵敌，只把芙蓉剑虚晃几晃，向着来处逃生。

约行八九里之遥，远远见又有无数剑光直冲霄汉。子飞暗想：“这又奇了，前面已高潮神庙不远，那一班与我作对的人，方才分明多在滩边，只有空空师长不在其中，想来因念师生之谊，早经回山，故已数天不见，此间那得有人？”一头思想，一头如飞的走去。但见那些剑光来得愈近，定睛一看，为头的正是师长空空，后面又有两个道家装束，一个经商打扮，一个书生模样，一个道姑服饰，一个身穿舞衣舞裙的人。内中只有那书生模样的文云龙，曾在陈雪贞船上交手一次，本领尚是平常。余人却多从未见过，估量着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心下很是着慌。及至行近空空面前，不敢行强，只得高喊：“恩师饶命。并求须念数月师徒之情，放一条生路，以后自当回心改过，不再为非。”空空儿闻言，冷笑道：“燕子飞，你懊海迟了。俺当初传你剑术的时候，何等嘱咐于你，怎的不听训诲，败坏教宗，好色贪财，伤生嗜杀。论你造孽，死有余辜。如何今夜还想得活？”说毕，一剑向燕子飞顶上便砍。子飞见空空儿下了绝情，求又求不去，逃又逃不来，无可奈何，把手中的剑诀一收，落下平地，说声：“师长如此无情，弟子也说不得了。”拍的将剑

祭起空中，直取空空。恼了精儿、昆仑摩勒、荆十三娘，各祭仙剑，还取子飞。空空儿也把紫电剑祭起，后边虬髯、黄衫、红线、隐娘也赶到了，纷纷各祭仙剑取他，共有九柄仙剑与芙蓉剑斗在一处。那芙蓉剑夭矫盘旋，真如生龙活虎一般，力敌九剑，毫无破绽。

公孙大娘自从众仙祭剑之后，要看看这芙蓉剑力量，未曾动手。今见果然利害，始笑微微把檀口一张，吐出霜愕丸来，眼前起一道白光，好似一条雪链，向众剑中直扑入内。众仙见了，多恐伤了自己的仙剑，不约而同各将左手一招，急急收回。子飞见那穿舞衣的妇人，从口中吐出一道光来，尚还不知是剑。及见空空儿等多把仙剑收去，不晓为了何故，也想把芙蓉剑收转。岂知那白光飞近剑旁，只听得呼的一声，竟把此剑卷住。子飞大吃一惊，喊得一声：“啊呀！”起手急忙向剑乱招。那剑不向自己飞回，只在空中旋转，子飞急得目瞪口呆，大喝：“何来妖妇，破我仙剑。”一个飞燕出林之势，飞近大娘身旁，挥拳便殴。大娘喝声：“谁敢放肆！”起小足轻轻一踢，不偏不倚，踢在子飞手臂上边，只觉得满臂酸麻，不能运动。大娘始从容起手，向霜愕丸一招，喝一声：“捷！”吸住了芙蓉剑，一齐飞入掌中。子飞眼见他将剑收去，怎的不想拼命夺回，怒冲冲抢进一步，忍着臂疼，向大娘当胸又是一拳。此拳名黑虎偷心，十分着力。大娘见了，不去招架，将身一跃，使他扑了个空，乘势把霜愕丸祭起，寒光凛凛，直奔子飞。空空儿、聂隐娘等九位剑仙见大娘已将芙蓉剑收去，也各手持仙剑围杀拢来。

子飞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想仗着纵跳工夫，从剑林中拼命逃生。怎奈霜愕已经飞到，不及奔避，绕着子飞打了一个盘旋。但听得克察一声，从前心直透后背，刺倒于地，鲜血直流。众剑仙仙剑齐下，剁成肉泥。应了当日“如有为非作歹，死于乱剑之下”的重誓。著书的著到此处，有七言绝句一首，感叹这燕子飞道：

已得仙传造诣深，如何好盗复邪淫；

误人心术财兼色，利剑先须诛尔心。

公孙大娘与众剑仙既把燕子飞剁死，大娘向空稽首，道：“善哉，善哉！人生世上，财色关头，最宜谨慎。燕子飞本也是个绝顶英雄，又得仙传剑术。倘能从此修持正果，何难位列仙班，安有今日杀身之惨。这多是他自作自受，可叹，可叹。”众剑仙也没一个不唏嘘太息。空空儿究竟先曾收他为徒，更触动了师生之情，不免滴下几点英雄泪来。黄衫客等九位剑仙，与文云龙等四剑侠，多来劝慰。空空儿见黄衫客等多有门徒，想起当初五个人一同下山，如今儿独有自己一人不合误传大道，弄得冷凄凄的没有下场。这是那里说起，真觉又羞又恨，一句话也说不出。

武刚等众捕役见燕子飞已经伏诛，好不欢喜，一个个叩头罗拜，多说：“仰仗众仙侠神威，得除大害，不但我们受恩不浅，地方上也感激无穷。须请同至县衙一行，我们县太爷尚要尽些敬仰之意。这是虬仙长与文剑侠前日面见太爷之时，太爷亲口说的，务请众位一同前往，我们也好与花小姐到案下消差。”虬髯公道：“提起花小姐，方才面上受了那厮怎么伤痕，如今可好？”武刚将手对珊珊一指，道：“不知小姐所受何伤，现尚满脸肿痛。众仙侠可有那一位与他医治医治，并看究竟是何物所伤？”黄衫客闻言，令珊珊走近一步，仔细一看，见脸上边起了无数脓泡，象是毒物所伤，却看不出是怎东西，因令素云将方才所碎的破瓶向地下取来，仔细一嗅，有些水气，却又带着些烂草气息。把仙剑向碎瓶上一点，剑尖微有黑色，料着中的必是

水毒，谅还不甚紧要，急向身旁取些化毒丹来，与他敷上。不多一刻，痛止肿消，珊珊叩头不迭，又向众仙侠谢过杀贼之恩。谢毕，也欲坚请到县衙去同见太爷。

公孙大娘等本待不往，怎奈珊珊与众捕役一再恳请，虬髯公、文云龙又因方正果曾有言在先，未便固却，反使珊珊与武刚等为难，故令将子飞尸身派人交给地保，吩咐好好看守。珊珊与武刚在前引道，各仙侠随着进城。

到得衙中，天已大明。方正正坐早堂理事。武刚进内禀知，方正大喜，下阶相迎，说了许多感佩的话，并问虬髯公：“先时燕子飞在柳叶村采花一案，柳青的呈词中，是晚有个蜷须老人，不知是否即系道长，乞道其详。”虬髯公直认不讳。方正更觉肃然起敬，深赞义侠作事，随时随处长存为民除害之心，毕竟与他人不同。虬髯公略略逊让。方正又问了些捉拿时的情形，吩咐家丁取银千两，以酬杀贼之劳。众仙侠回称：“山野之人，无须需此，”那里肯领。方正又决什必要他们收受。虬髯公见出自至诚，遂即领了下来，把五百两分给武刚等众捕，五百两给予珊珊。岂知珊珊泪汪汪的跪地辞道：“承众位仙侠见赐，又是本县太爷的银两，小女子本来焉敢不收。无如小女子自父亲去世，万念俱灰，今幸大仇已报，与世无争，要此银钱也无用处。斗胆想求众仙侠转给滟滩渔户陈实并那被杀渔人的家属，以为养贍之资，不知可能允许。且小女子尚有一言，求众仙侠赐示。空空仙长等下山，原因收徒传道而起。刻下燕子飞既已伏诛，小女子老父已死，家无一人，孤弱伶仃。窃有愿随空空仙长弃家访道之意，未识众仙侠可容纳否？”说毕，叩头不已。虬髯公听罢，哈哈大笑，道：“不信你这小小女子，竟有如此志气。此事据俺看来，尽可使得。不知众道兄、道姑意见若何？”空空儿正在恼恨没有门徒，听得花珊珊要拜在他的门下，喜不自胜。众仙侠也因珊珊孝勇可嘉，大与燕子飞有别，故亦多向空空儿竭力赞成。珊珊遂在公堂之下，向着空空儿叩拜为师，并求本官把差事消去，好随众仙侠云游四海。方正见燕子飞巨案已破，珊珊正好拜师，日后可得剑术真传，不负是个女子豪杰，心下也甚欢喜，准将差事注消。一面饬备盛筵款待众仙侠，一面打道尸场勘验尸身。众仙侠回称：“愿随太爷将尸身勘过，即欲回山，不消惊搅。”方正再四相留，只是不听，因饬家丁速请员外柳青，又令值日差传齐三岔道大街事主贾仁，延月巷事主金满之妇黄氏、卧虹桥许采香之父许问渠，三岔道西街事主贾珍、北街事主金有光、滟滩被杀某渔人之子并陈实、陈雪贞等，多向尸场看明，燕子飞今已受诛，以便申详结案。惟有云燕飞因全家被杀，并无事主到场。回燕坡王姓富户家的血案，乃在钱塘县境，日后行文照会。那贾仁等闻知此信，多往观看。

霎时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渐渐的山阴县中百姓多晓得燕子飞已经杀死。这样淫凶极恶的贼人，那一个不想去看看。但见潮神庙左近人山人海，拥挤异常。方正到得尸场，看守子飞死尸的地保跪地迎接。方正吩咐：“起去。这是罪恶滔天、格杀不论的重犯，与寻常验尸不同，不必件作细验，只须本官略观一过。”见子飞血肉模糊，只有头颅未动，乃是众仙侠留着，待本官到来明正典刑。方正看了，传谕刽子手，立时割下，号令三岔道口，以昭炯戒，诸事已毕，方正传命起道回衙。众百姓也纷纷散去，多说：“这是作恶人的下场，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公孙大娘众剑仙就乘众百姓散去之时，偕同文云龙、雷一鸣、白素云、薛飞霞、花珊珊五侠，寻见陈实、雪贞，也下去辞别方正，或恐再多耽搁，一同到滟滩下船。众剑仙依着珊珊之言，把余下的五百两银子，二百两给了被杀渔人的家族，三百两给与陈实。陈实因船中损失之物不消如许银两，不肯收取。雪贞也道：“此银受之无名。”推来推去了许久。黄衫客道：“贫道倒有个主意在此。我等五人下山的时候，原想各人收个门徒，令他们行些真实侠义的事，要个明理之人，著一部书留传当世，使人晓得剑侠与剧盗、飞贼本是两途。如今门徒多已收了，雷贤契与白侄女三探卧虎营，腰斩秦应龙；文贤侄与薛侄女城武县盗印，警戒贪官，使贪官自尽而亡；又往临安行刺好贼秦桧，虽然气数未终，不曾刺得，却被薛花剑的剑尖在背心上暗刺一下，将来应主患发背而亡；文贤侄又打死恶贼乌天霸；花侄女为父报仇，捉拿燕子飞。这些义侠之事，正可著书传世。陈小姐请把此银收下，除了宝舟损失之物应银若干，余剩的替我们访个文人，著部《仙侠五花剑》新书，俾垂永久，岂不大妙。小姐料无推辞的了。”众仙也齐声称好。不由分说，把银放在雪贞船上。大家上岸，带着门徒，各回太元境仙山而去。空空儿传与花珊珊的青芙蓉剑，因公孙大娘用霜锏丸破他之时，锋刃略有损伤，须得大娘重行炼过，然后安排香案，即在仙山传授。一言表过不提。这陈实与孙女雪贞，取了那三百两纹银，除去船中损失器皿，不到数十两外，尚有二百数十两。陈实留出数十两作为川资，与雪贞一棹扁舟，遍寻可以著得是书的人。后在江南遇了一个海上剑痴，此人颇以侠气自负，因把五花剑的事从头至尾告诉于他，居然做出这部书来，就把那二百两纹银作为刻印之费。此书既成，海上剑痴复作一诗，以结之曰：

一部新书信手成，墨花飞舞笔纵横。

世间多少不平事，付与五花剑下平。

---

川资——旅费的俗称。

棹（zhào，音照）——桨；划船。

